
劉志丹
李建彤



劉志丹

文化藝術出版社

刘　志　丹

第　一　卷

李　建　彤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排　版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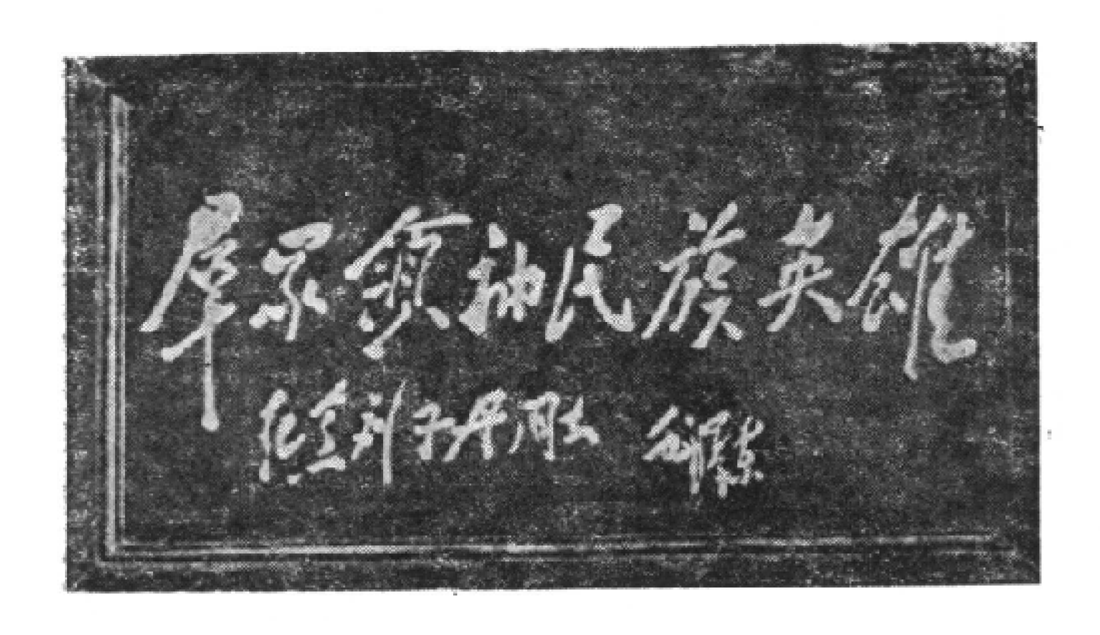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8^5/_8$　字数 352,000　插页4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2,500册

书号10228·121　定价1.90元





志丹軍長公志千古

紅軍模範

一九四二 五月 朱德

上下五千年 英雄萬萬千

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一九四三年 周恩來敬書

懿惟志丹 革命英雄 國際主義 奮志堅行 裹革沙場 雖死猶存 紀念先烈 以啟後人

葉劍英題

前　　言

一九六二年，《刘志丹》就被打成了反党小说，历时十七年之久。这是一桩中外古今稀有的奇案。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我们党内钻进了坏人，否则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他们践踏党纪国法，践踏党内民主，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康生的一个大阴谋。

这个阴谋已被粉碎，一九七九年小说得到平反，而且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现在我把第一卷重新修改后，又写了二、三两卷，同时奉献给读者。

顺便说明几点：

第一，这本书是写刘志丹一生的经历，不是写党史，因此，也就不给任何人物排座次，人物不分一、二、三。

第二，这本书是传记小说，除刘志丹本人和他的老师、一些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物都是多种素材塑造而成，不是真人真事。这次和一九七九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上卷有所不同，为写作方便，更换了些人物，重要人物也有所更换。因为这不是党史，不应用党史的标准去苛求。

但有个别人物，为写作需要，才写了真实姓名。在敌人

方面，绝大部分写的是真实姓名，否则，就说不清楚当时的事件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但是，其中有些人在日寇侵略中国，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一致抗日，他们的立场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杨虎城将军及其一部分部下，随着历史的变迁，改变了过去的立场，其中很多人成为了卓越的爱国者及革命烈士，这是历史已给予了定论的。但小说中所描写的是当时的史实，不牵涉到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问题，这点是需要申明的。

第三，这本书不是写家谱。刘志丹有十三个兄弟姐妹，除个别烈士、烈属外，没有写其他人。希望家属们不要计较。当然，刘志丹的祖父、父亲，必须写真实情况，否则，刘志丹就没有来历。

第四，书中写了路线斗争。因为刘志丹的生命很短，只活了三十三岁。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七年是在经历路线斗争，七年中有五年是挨打、受屈辱。但是他顽强斗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保护革命，终于得到了胜利。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同志在延安讲话时说："陕西要树立刘志丹的英雄形象"，他回忆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志丹同志迫害的往事，说："当时刘志丹同志在路上得到了逮捕他的信，折开看了说，'你们先走，我自己去'，党性很纯！……并且把他放出来后一点骄气也没有，是我和他谈的话。有一次到义和镇，一个瞎老汉听说刘志丹来了，用手摸了摸他都感到高兴。我讲的是真人真事。要写小说就是

英雄形象。"（见《人文杂志》一九八一年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专刊）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呢？因为，陕甘、陕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最后一块根据地，那里的一切都很典型，它代表一个时代。刘志丹是代表人物之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革命道路曲折，创业艰难，胜利来之不易。为那个时代留下较多的真实记录。为此花点代价也值得，它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第五，《刘志丹》小说中的大事件，全是真实的，都有根据。人物是经过高度集中塑造而成的。书中写了百十余人，这些人物代表着两三万红军和游击队，反映了陕甘、陕北根据地三十来个县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在一九三五年，这里是全国所剩下的唯一根据地，也是中央挽救了的根据地。

李 建 彤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刘志丹》是一部三卷集的长篇传记小说。这是第一卷，曾于198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近两三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作者以惊人的毅力，在撰写二、三卷的同时，对第一卷又进行了重大修改，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重新出版。

本卷主要写刘志丹从一个普通劳动世家生长，到他革命生涯的艰苦年代。以酣畅的文笔，生动的再现了刘志丹从一个正直的爱国青年，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黑暗日子里，如何努力学习，勇于革命实践，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历程。

他参加并领导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又从黄埔军校被派回西北，积极组织武装起义，进行公开和地下的对敌斗争。为了寻求真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在极艰苦的情况下，冲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几次搞起的部队，又几次被搞垮。但他从不提馁，昂首前进，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少年行 ……………………………………………5
第二章　闹庙会 ……………………………………………13
第三章　永宁山 ……………………………………………28
第四章　官逼民反 …………………………………………44
第五章　新天地 ……………………………………………57
第六章　怀旧迎新 …………………………………………71
第七章　入伍 ………………………………………………80
第八章　向西安进军 ………………………………………97
第九章　火种 ………………………………………………120
第十章　渭华起义 …………………………………………132
第十一章　星星之火 ………………………………………146
第十二章　难关 ……………………………………………163
第十三章　饥民中的赵宝魁 ………………………………184
第十四章　父子情 …………………………………………192
第十五章　大闹永宁山 ……………………………………200

第 十 六 章　仇人也联合 ……………………………………212
第 十 七 章　三道川叛乱 ……………………………………220
第 十 八 章　智取太白镇 ……………………………………234
第 十 九 章　风雪子午岭 ……………………………………249
第 二 十 章　联络罗礼臣 ……………………………………263
第二十一章　邠县下狱 ………………………………………277
第二十二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292
第二十三章　战士的爱情 ……………………………………306
第二十四章　走南梁 …………………………………………319
第二十五章　陈宏有疾 ………………………………………335
第二十六章　究竟为什么?……………………………………349
第二十七章　西安行 …………………………………………361
第二十八章　重新开始 ………………………………………377
第二十九章　姜海银巧闯土药局 ……………………………398
第 三 十 章　马踏十三县 ……………………………………407
第三十一章　五顷塬分地 ……………………………………419
第三十二章　虎列拉 …………………………………………438
第三十三章　香山寺借粮 ……………………………………445
第三十四章　“梢山路线”反不掉 ……………………………457
第三十五章　将计就计 ………………………………………477
第三十六章　如此革命 ………………………………………488
第三十七章　杜康心事重重 …………………………………500
第三十八章　骗局 ……………………………………………511
第三十九章　终南山暴风雨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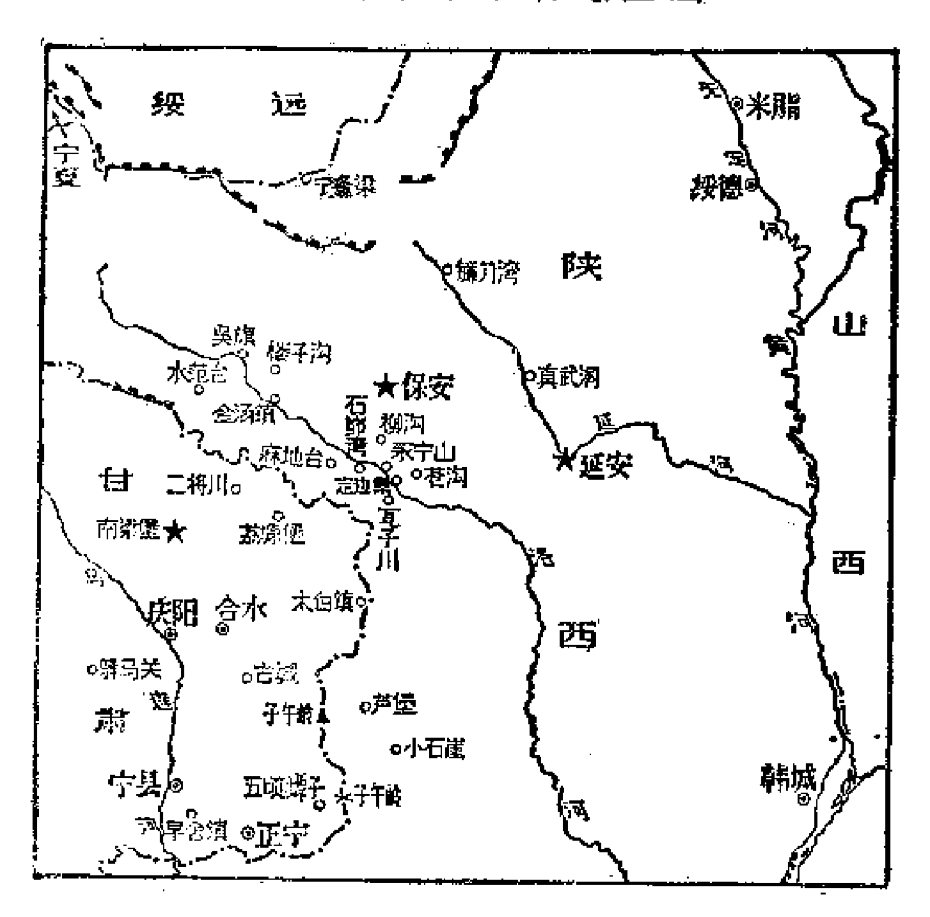
第四十章　捉鬼……535
第四十一章　出山……543
第四十二章　偷渡渭河……557
第四十三章　回照金……571
第四十四章　仲秋之夜……580

（一九〇三年至
一九三三年秋）

渭华起义地区图

山西
黄
河
潼关
固市镇
渭
渭南
赤水
华县
河
南
三张镇
大明（太平寺）
高塘
崇凝镇
阳郭镇
临潼
灞桥镇
陕
西
长安
（西安）
许家庙
两岔河
保安镇
洛南
蓝田
大龙庙
凤凰山
三要司
商县

刘志丹军事活动地区图


绥远
宁夏
米脂
绥德
镰刀湾
陕
山
西
吴旗
保安
真武洞
柳沟
永宁山
麻地台
延安
甘
二将川
南梁堡
西
太白镇
庆阳
合水
驿马关
肃
子午岭
小石崖
宁县
五顷塬子
正宁
韩城

第一章　少年行

陕西省西北边有个保安县①，人称“山保安”。一眼望去，满是云头似的高山大岭，古来有条大道，通往西夏，客商行旅，报马文书，穿梭般往来。沿路大小村镇，密如繁星，就中要数洛河川上游的金汤镇最出名，老辈人说是宋朝范仲淹挂帅西征时修建的。这城镇头枕半山，脚跨平川，看着有些古怪，却是个繁华的所在，光当铺就有二百多家。

镇上有个教书先生，名叫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廪生。这刘士杰为人正直，不畏强暴，遇见不平事，总爱讲个理，说个公道话。贫寒人家，都敬重他。偏是这个性子，引出一场祸事。有一回，刘家族中有个姑娘，被婆家谋害死了，男方是曹家河的大老财，花三百两银子买通了县官，县官来验尸，验了个“浑身无伤”，就要结案。刘士杰在场看见，上去夺了县官的红笔，质问说：“脑后有窟窿，耳朵里插铁子，怎说无伤？”旁观的老百姓跟着闹哄起来，县官素知边界民性强悍，怕激起变故，只得服软，推说眼花没看清。把仵作训了几句，吩咐重验。官司一了，县官记恨在心，找岔

① 为纪念刘志丹，一九三六年改称志丹县。

儿要抓刘士杰。刘士杰想，自古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今逼到头上，索性跟你作个对头。好在家中无牵无挂，铺盖一卷，便跑到土匪头儿董福祥军中当了个红笔师爷，一心想杀富济贫，除暴安良。

不料那些年，西北回民闹起义，反抗官府的压迫[①]。清政府派兵征剿，见人就要过刀，整个洛河川，几乎杀断了人苗子。起义声势越来越壮。清政府火烧眉毛，封了董福祥一个官儿，叫他西征"讨回"。

刘士杰心灰意冷，识破这是条借刀杀人计，落不着好下场，军队往西他往东，逃到山西临县去揽工。人家发现他能写会算，就聘他教蒙馆。过了几年，听说家乡太平了，才往回跑。一看金汤镇，好不凄凉！房倒屋塌，野草丛生，不用说当铺一家也没有了，连台阶上都长起了几尺高的树棵子。刘士杰两手空空，无法谋生，找人借了一斗粮食，跑到本县南部白砂川，找几孔破窑，开了个小店，回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歇脚、打尖，生意做得红火。不出三年两载，积攒了几个钱，讨了个婆姨[②]买了匹马，刘士杰就驮上婆姨，拉上马，高高兴兴回到金汤镇。

---

① 根据历史记载，陕甘宁青等地回民，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〇年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并曾和太平军入陕部队结合。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残酷镇压。当地回汉居民，受清政府挑拨，又互相残杀，死者无数。当地人称为"回乱"。

② 陕北称妻子为"婆姨"，如"婆姨娃娃"，即普通说的"老婆孩子"，对已婚妇女也通称"婆姨"。

镇上虽说有了几家人，大片上好川地，还是找不着主儿，刘士杰就近拣了几亩地开种起来。哪知好景不长，地没耕完，马发瘟死了。只得跟婆姨两个拾着木桩揭地。这一年，风雨不顺，谷子长得还没狗尾巴草高，差点白赔了种子。凑凑合合，喝两顿稀汤哄肚子。

老话说，“故土难舍”。人走千里，心念老家。年成不好，也往回跑。人一多，地面有了生气，县里也有了县官，居然还出了办学告示，刘士杰应了征，又在金汤镇当起教书先生，兼管义仓，一年有八两纹银的束脩，看看生活勉强安定下来，婆姨又死了，义仓失盗，又赔了钱，这一棒子打得刘士杰几年喘不过气，只好抱着一岁的独子，到学生家吃饭。白天给学生改卷，晚上给儿子缝补。儿子长到六岁，起个学名叫刘培基，跟着学认字。

刘培基十四岁进学，成了秀才。秀才也不能当饭吃，只好学手艺，跟着纸扎匠当徒弟。出了师恰遇年成好转，上下川道人口多起来，镇上慢慢有了店铺，破坏的房子要重盖，倒塌的庙宇要重修，过红白喜事的人家，也舍得多花几个钱，做纸扎活、油漆门窗的匠人，都忙起来。刘培基赶上这个年月，就找了几个帮手，大包大揽，两年光景，赚了二十两银子。有了本钱，便又开了个草料店，供来往客商的牲口草料，一心要“兴家立业”。

刘培基十七岁那年娶的亲，妻子是金汤镇王家的女儿，比刘培基小两岁。王氏自幼丧父，跟着寡母熬日月，练出一把管家的好手，推碾碾磨，针线手工，样样精干。一过门，

就当家。加上刘培基会做生意，刘家的日子从此好转，买了马，置了牛。隔不多久，家里添个娃娃，刘士杰做了爷爷。老公公抱上娃娃就摇头："可惜是个女娃！"生第二个娃娃，头摇得更厉害："唉，又是个女娃！"说得媳妇怪难为情，好象光生女孩，太对不起人。便暗暗思念，定要生个儿子。碰巧，一九〇三年古历八月十四，生下个男孩。老公公乐得眉开眼笑，忙翻开书本起名字。因为是八月生的，学名叫"景桂"，字是"子丹"。老爷爷捋着花白胡子一遍又一遍高声吟诵："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只是这学名，家里从来没人叫过，老老小小只管叫奶名"来生"。刘士杰哪料到，如今怀中的"来生"，后来竟成为穷苦百姓的亲人"刘志丹"。

辛亥革命那年，皇帝倒台，保安县哥老会起义，杀了旧官，老百姓推选了县长。刘士杰虽生在荒僻山区，却最留心国事。眼见朝廷腐败，今日割地，明日赔款，丧权辱国，社会黑暗，心中觉得不平。如今改称共和，想必万象更新，有了奔头。谁知事隔不久，陕西督军又派兵"讨乱"，把民选县长砍了头。那些民军也有捉走的，也有杀掉的，都被叫做"乱民"。

刘士杰大失所望，一咬牙，跑回山里务农。暗想，抗不过你，还躲不过你？当下便带着一家大小，回到金汤镇北三十里的楼子沟，那是刘家祖上居住的地方，"回乱"以后，他们还没有回来过。五十来岁的老人，发了狠心，起早贪黑，重理家业。清旧窑，打新窑，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窑背上，山脚下，种了些桃、梨、果、杏，圈起菜园、瓜园，垒起羊圈、牲口圈，盼望着后辈儿孙能在这山里安居乐业。

当地人常说："好男子不吃八年闲饭"。刘志丹六岁上就由爷爷带着，边念书边干活。不到六七年光景，就把那些四书五经，全读得烂熟；论起干活，耕耩锄耪，铡草喂料，无一不会；因此，一家大小没一个不夸奖的。这年春天，天气出奇的暖和，桃杏不到季节就开了花，红的红，白的白，好似一片云锦。清早起来，刘志丹随爷爷去收拾果木，把疯花摘掉，清理杂枝，在根上培了土，才回来吃早饭。爷爷吩咐说："明天三月三，吴旗镇玉皇庙有会。我跟你郑干大说了，带你赶会去。回头你把农具清理清理，开个单子，该修的修，该添的添。如今天暖农动，地上活紧，不要到用的时候缺东少西！"志丹答应了。爷爷又说："别忘了带干粮。叫你妈煮几个鸡蛋。"说罢，扛把铁锹，下地去了。

志丹紧忙一阵，把那些旧锅破锄，烂马鞍子归拢起来。第二天起个五更，用口袋盛了干粮，牵出毛驴，去前村约郑万银老汉上路。刚到前院，忽然墙角里转出表弟王兆平。志丹问声："不好好睡觉，在这里做啥？"兆平说："等你哩，我也赶会去！"志丹问："爷爷知道吗？"兆平说："爷爷怕我跑不动，不让我去。好哥哥！你偷偷带我走吧！"

兆平比志丹小，今年才八岁，是志丹舅父的儿子，从小丧父母，跟着志丹母亲长大的，平日和志丹最亲，形影不离，跟亲兄弟一样。听说哥哥去赶庙会，生怕把他撇下，夜里睡觉，衣服也没敢脱。志丹被他缠住，只得返身回窑，跟妈妈说了一声。兆平拉着驴前边去了。

兄弟俩来到郑万银家，星星还没落尽。郑家老两口正

捧着碗喝米汤。

这郑万银一家四口人，两老两少。大儿子已在外边揽工。万银刚四十出头，却留了一撮胡子。他原是洛河川人，几辈子都是佃户。前些年遭旱灾，交不起租子，地主三天两头上门打骂，金佛坪张家民团又要拉兵，万银无法应付，只得狠心弃了那个破家，搬进这条拐沟，想图个清静。当时刘家只有六十岁的老爷爷在家，正缺人手，便常请他帮忙，万银自家也种点地。志丹才七八岁，也跟万银下地干活，娃娃家瞌睡多，跑累了，就躺在地下睡，万银总要拿老羊皮袄给他盖上。志丹往地里送饭，也总是等万银吃饱了，自已再吃。有一年夏天，志丹放羊回来，忽然遇到暴雨，山洪暴发，把羊群冲散了。志丹慌急间躲进一个山水洞子，没想到山水过猛，眼看水洞要塌。万银在崖畔上望见，纵身跳过沟，连爬带滚，扑到洞口救出志丹。如今老汉看着志丹长成年轻后生，知书识礼，人又殷勤，心里更是喜欢。当下见兄弟俩手拉手走来，便说："摸黑走路，不拿个亮，一脚踹到沟里，怎么得了！"志丹笑说："这么熟的路，闭眼也摸得着。"万银老汉听说兆平慌得没顾上吃饭，忙去盛了一大碗米汤，端给兆平说，"快吃吧，路上饿趴下，可没人背你！"

不一会儿，赶会的人来齐了，总有十几个，都是前后村的后生，头上全包着羊肚子手巾。把干粮袋拴在毛驴背上，只等上路。志丹问："郑干大[1]，咱们走山走川？"后沟巫神的

---

[1] 干大——是对外姓长辈人的尊称，同"大爷""大叔"是一个意思。

儿子小七麻子抢着说："走川要远一二十里路，走山吧！"拦羊娃宝魁不耐烦地说："结伴走路，为的热闹。川道又宽又平，下可看水，上可看山，人烟也多，听那赶脚的骑着毛驴，唱起信天游，多美气。山道七弯八拐，忽上忽下，象钻迷魂阵。对面来个人，不到脸碰脸，就不知道，有啥意思！"话未落音，都叫嚷着："走川走川！"

一伙人拥拥挤挤，走出梢沟，上了大路。年轻后生们一字排开，个个摽着劲儿，放步飞走，打闹说笑，实在热闹，把个万银老汉赶得出了一头大汗。沿路见那些富人，穿绸着缎，骑骡子压马，抖着威风，好不惹人讨厌。一般百姓，破衣烂衫，背包挑担，赶猪牵羊，真是惜惶。一群脚户骑在毛驴上，拉开嗓门唱起来：

三月里来三月正，
三月里寒食带清明，
掌柜的吃的是鸡蛋油烙饼，
几乎儿气坏个揽长工。

歌声扬开，震得山鸣谷应，惊得野鸡咯咯乱飞。将近吴旗镇，人越发多了，一群群牛羊牲口堵着路口，哞哞咩咩地叫。大伙由果林里斜穿过去，刚到镇口，忽见两旁挤着一堆乞丐，有老有少，都是残废，缺鼻瞎眼，四肢不全，跪的坐的，躺的卧的，个个赤身露体，捶胸打脸，磕着响头，哀号呻唤，求人施舍。一个瞎老头子举着木板，不住地照脸上胸上拍打，哭告说："善心爷爷们，可怜可怜吧！"木板一起一落，身

上起一条红印子。兆平捂住脸，催着快走。万银老汉抓出两个饼子，丢到地摊上。

到了镇上，找家熟识的客店歇过脚，存了东西，要买的，要卖的，找活的，各自分头办事。大戏还没开场，小七麻子要去看耍猴子，独自走了。这伙娃娃中，数志丹念书最多，虽然才十四五岁，心眼最灵醒，叫着郑万银说："郑干大！咱们先办正事，回头再看热闹吧？"万银老汉说："对！"领着几个娃娃，先置办农具去了。

第二章　闹庙会

这吴旗镇，是古代靠边墙的镇子，属靖边县管，坐落在三条大川的交叉口上，洛河也在三岔口拐个大弯。有人说，一月照两省，鸡叫听三县。就是因为三岔口有三道川，三道水，一道通甘肃的庆阳县，一道通陕西的定边县，一道通陕西的靖边县。古来人犯法作案，走上几步，就到了“外省”，便逍遥法外。镇上不过十几户人家，五六座店铺。可是那些收税机关，什么盐务局，禁烟局，厘金局，倒一个挨着一个。因为镇子是三岔口，也就有两三道税卡，前街走到后街，就算到了“外地”，得多上一两道税。有那漏报的，轻的罚钱，重的货物充公。还有那些地痞恶棍，往往生着法儿敲诈讹人，老百姓好不烦恼！

万银老汉一伙儿，在市上拣来拣去，买齐农具，无非是铁锹、锄镐一类东西。志丹把带来的破铜碎铁，换了两把新镰。背后一个税务员，筛着破锣嗓子叫着：“上税上税！”万银老汉忙掏出些麻钱，把他打发走了。志丹呆了半晌说：“年年赶会，年年生气。这也上税？”万银老汉苦笑道：“连那打木板老汉哭来的钱，还有人家一份，何况这是交易！”志丹猛然想起瞎老汉红肿的胸脯，不禁咬着牙说：“这些人的心，

都被狗挖吃了!”万银老汉说:“小声点儿!”宝魁有个倔脾气,头一扬说:“他听见能咋?”也恨恨地骂了几句。

忽然,人堆里一声吼叫:“别叫他跑了!”宝魁拉着万银老汉说:“七阎王来了!”万银老汉一回头,果然看见是靖边县民团团总张贵,外号叫“七阎王”的,提根马鞭,大步赶来。前边有个狗腿,外号叫“驴脑”的,仰着长脑袋,直往前拱。万银欠着张家的债,大儿子已被拉去顶工,他一见张家的人,心里就发慌。一转眼,兆平又走丢了。志丹说:“郑干大,你们先去店里,我找他去!”宝魁说:“我也去!”这宝魁比志丹小一岁,却生得膀粗腰圆,大手大脚。由他前头开路,专往人稠处钻。

路旁堆着盐包,七八条毛驴散放着,啃草芽子,一伙驮盐的脚户,捧头圪蹴下,好多人围着看热闹。小兆平也挤在里边,志丹忙跑来拉住。

只见有个税官模样的家伙,一手叉腰,喷着唾沫星子说:“你们好大胆,敢贩运私盐,认打是认罚?”有个脚户分辩说:“好钱局长哩!我们给主家驮盐,工钱还不够一路盘费,哪经得起罚?从盐池到这里,过十来道关口,哪道关口也没漏过。不信你验验税票。后街刚上过税,你就截住了,哪能怨我们!”

这盐务局长,外号叫“一根筋”,一个麻钱也捏得出水来,立时泼口大骂:“狗杂种,还敢犟嘴!分明是走私,给我打!”团丁舞着皮鞭,一拥而上。脚户们急忙躲闪,拥挤推拉,正不可开交,“七阎王”张贵,摇头晃脑,弓着背,分开人

群，走近跟前问道："犯人在哪里？"一根筋手一指说："这些私盐贩子，人赃俱在，请张团总处置！"张贵的黑猴脸一绷说："公事公办，别多嚼舌头，先拉去押起来！"脚户说："大人，我们是脚户，不是贩私盐的。你看，这是税票。"张贵接过税票，扫了一眼，连撕带扯，喝道："真是贼胆包天，这是谁造的假票？说！"这一诈唬，把脚户都吓懵了，张贵又吆喝："来人，把犯人押下去！"驴脑忙上前摇着长脑袋，陪笑说："大人别生气，常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伙老百姓，也是为生计所迫，才犯了法。大人开开恩，放了他们吧！"转身又向一根筋作揖："请钱局长也开恩吧！"那张贵的黑猴脸皱了几皱，才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念你们是初犯，从宽处理。这盐包、牲口，一律充公！一半归盐务局，一半归团防局！下回再犯，决不轻饶！"驴脑忙说："这是大人的恩典，还不快送过去！"脚户们听见如此决断，都哭着叫屈。张贵一抬手，团丁们如狼似虎，扛盐包，拉毛驴，任脚户哭天叫地，寻死觅活，谁来管他。

志丹在旁，看在眼里，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这伙贼明明是串通一气，白天抢人，真该喂狼！"宝魁扒在志丹的耳边，悄悄说："咱们今晚去团防局放把火，烧他狗日的！"志丹紧皱眉头，脸起乌云，长长出口粗气。

正议论着，忽听一声锣响，耍猴的亮开场子。兆平又朝人群里挤。志丹一把揪住说："你光顾瞎跑，没听说会上有拐卖娃娃的？"兆平大眼睛忽闪两下说："真的？我怎么没碰见？"宝魁说："叫你碰见，还得了？"志丹也笑起来，摸摸表弟

的头说："你这娃，少个心眼！"

忽然听见一声熟悉的口哨，兆平跳着说："哥哥，阎小盛来了！"志丹在人群里找了好大一阵，才看见那小讨吃的，穿件没面的老羊皮袄，背个破沙锅，老远向他们招手，笑嘻嘻地往这边挤，志丹问："为啥来这么晚？"小盛说："我跑到楼子沟，找你们就伴儿，哪知你们先走了！撵了一路也没撵上。你们说，咱们上哪里玩去？"

正巧，万银老汉放心不下，也找了来。万银对大家说："天快晌午了，会场那边有卖粉汤的，咱们一人买一碗，泡干粮吃，吃饱好看戏。"这话正对娃娃们的心意，一伙都往玉皇庙来。只见庙上香烟缭绕，烧香焚表，敬酒献羊，忙坏了庙里的管家。庙前面就是戏楼，却是冷冷清清，锣无一声，鼓无一点。一个穷书生，正中端坐，象是泥巴塑的，偶尔念两句道白，也是有气无力，这是"垫戏"，又叫"坐场"，撑撑场面罢了。独有戏台西首最惹眼，一溜十多座赌棚，呼幺喝六，明宝暗宝，押单双，掷骰子，耍闷糊，掀花花，一处赛一处热火。这玉皇庙原有围墙，如今墙倒土塌，人们图近便，随意从缺口出进，正门倒无人走。大庙正殿檐下，摆满了香烛纸马摊子，吃食担子，几个人拣个空处圪蹴下，要过粉汤，也给了小盛一份，小盛并不推辞。

又见不远处，小七麻子坐着条凳啃卤猪蹄，满嘴流油。小七麻子朝众人挤眉弄眼地说："哈，你们来晚了，没看上热闹！一场赌，输得姜老大倾家荡产。"万银老汉吃一惊说："我才看见姜老大卖了条牛，怎么就赌上了？"小七麻子凑到

跟前，越发卖弄地说："还不是张福大人拉扯去的！福大人一开宝，就跌了槽子，光出槽子宝。姜老大得了便宜脱不得身。福大人又连亮几宝，翻过手来，姜老大就一败涂地，输了现钱输牛羊，押了窑洞又押地，我看出门道，他押单我就押双，我倒赢了他二百钱！"

万银老汉打断话头问："姜老大呢？"小七麻子说："气得吐血昏过去，怕醒不来了！啧啧，张福大人手段真高！"说着又啃卤猪蹄儿。志丹火了："看把你能的，你还吃得下去！"小七麻子噘着嘴说："这钱是我赢的，又不是抢的，还吃不得猪蹄儿！"志丹骂道："你跟乌头蛇是一路货，他们喝人血吃人肉，你啃骨头渣子！"

当地人说的"乌头蛇"是一种毒蛇，因为张福满脸黑圈，心又狠毒，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万银老汉见志丹骂张福，怕惹出祸，忙劝解说："来娃，少说两句！"又责备小七麻子说："十六七的娃娃家，就学赌博，把路走歪了！"随又叹口气说："这姜老大也是下力人，往年跟我贴邻，老诚得很。想必是张福看中他那几亩好地，设下的圈套。姜家银娃跟我的二小子一般大，怕也要变成阎小盛了！"

一刀戳心，小盛眼圈红了。小盛是个苦命人，比志丹大一两岁，生得又黑又瘦，细看眉眼，却还秀气。他家原住横山县，父亲是个毡匠，也挑过货郎担子，张家队伍那年驻横山，看着有些油水，把担子抢了。为了杀人灭口，反又诬赖毡匠勾通土匪，半夜里抓去，不明不白弄死了，家里连个尸首也没收着。剩下母子俩，无依无靠，逃到保安，几年安不

下家，只好讨到哪儿，吃到哪儿，住到哪儿。保安县大村小店，娘儿俩走个遍。有一回，娘儿俩分头出去讨饭，好久没有见面。过了两个月，小盛看见老娘的尸首倒在山沟里，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剩下个孤丁，心想，年轻轻的讨吃多丢人。就去给地主打窑洞，窑洞坍了顶，砸断了腿，没人要了，只得爬着去讨饭。腿好了，也没找着活干，就背个破沙锅，东游西走，到处流浪。志丹见他孤苦伶仃，受尽折磨，恨不得替他分愁解忧。只要小盛上门，总要多给些吃的用的。小盛逢年过节，不管路程远近，也总要跑来看望志丹。天长日久，俩人竟成了好朋友。

刘志丹从小是个软心肠，他为郑万银家流过泪，为阎小盛抱过不平，如今又为姜老大担着心。他紧皱眉头说："张家这样作恶，就没人敢出来作对？"粉摊掌柜的是个多嘴人，也是憋不住了，接过话头，就说了一长串："你这个年轻后生，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张家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一家都是武人，前清出过八个武举，如今还活着一个，叫张四疯子，跟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是换贴兄弟，又当着靖边、定边、保安三县民团团总，他的子侄，都仗势欺人惯了。这张福是他侄子，不如一条牲口，连亲外甥女都拐去霸占了。咱们这里人唱的《舅舅拷外甥》，就是唱张福的事。张四疯子有两个儿子，老二张贵，是个比蛇还毒的人，当着靖边县团总，牙行经纪，假造文约，没人能比。那个老大，官号叫个张鸿儒，更了不得！如今在井岳秀手下当营长。这弟兄几个，谋人钱财，夺人土地，杀人性命，霸人妻女，啥事不干！不光官府听他

们摆布，连教堂里洋人都跟张家一鼻孔出气。谁敢跟他作对？”

张家的臭事，志丹早听厌了。跟志丹要好的这一群人，都和张家是对头，平日遇上张家的娃娃，常对阵骂架。听了这番话，宝魁又冒起火来：“我要是李阎王，先杀他个满门！”志丹说：“这一窝子杂种，将来总有人跟他算帐！”

喝完粉汤，正要起身，一个团丁走到烧鸡摊上，顺手抓起一只烧鸡，边啃边走，小贩又气又恨，却不敢做声，见脚边有只野狗正啃骨头，就狠狠踢了一脚，骂道：“滚开！”那团丁扭过头，瞪着牛眼说：“你说啥？”小贩说：“打狗哩！”团丁说：“敢动动舌头，连根拔掉！”扭头又走，志丹说：“这狗倒会拣便宜！”人们都哈哈大笑。忽然人群乱动，场上起阵小风：“张大人来了！”

只见一群马队，踢土扬尘，一路吆吆喝喝飞奔来了，马胸前都戴着红缨剔胸，小草串铃。领头一匹高头大马，坐着张鸿儒，胖墩墩四方大脸，留两撇八字胡，身穿黑缎马褂，银灰软缎长袍，头戴礼帽，脚登四云鞋。屁股后头，跟了一长串马弁，枪上系着红绿绸子，个个耀武扬威。

再后是张家女眷，婆姨媳妇，丫头奶子，穿绸着缎，明光照眼。张家的老婆媳妇，都生着法儿争奇斗艳，穿的是绣花半大褂子，时兴的四方鹅头领，衣边镶着羽绦子，裤腿嵌着镂空辫子，脚穿半长统洋袜，脚底镂空高跟木底鞋，缀着小铃铛，手上又是黄朗朗手镯，金灿灿戒指。再看上头，越发

稀奇。麻花头别着十字簪，上边满插挖耳勺，七星簪，金手金爪，莲蓬寿桃，小铃吊钟，巍巍乱颤。一个耳朵戴两副大排环，大小秋叶，滴溜溜象打秋千，脖子上又挂着“富贵长命”锁。中间捧着个老太婆，张鸿儒的亲妈，脸上直掉粉末。老婆子眯缝着眼，东张西望，显得心满意足。一眼望见志丹，忙招手说：“那不是来娃吗？快过来我看看！”

这张鸿儒的亲妈，是刘家远房里的老姑娘，从前还有来往，因为张家不干人事，老爷爷见不得这号东西，走动就少了。志丹见那副怪象，心中厌恶，听见招呼，忙背转脸，装没看见，七麻子钻前赶后，看花了眼，恨不得瞅个空子，凑到跟前。见志丹站着不动，忙提醒说：“姑奶奶叫你哩！”志丹眼一瞪说：“我们刘家没这门亲戚，你觉着光彩，就认她当姑奶奶！”扭头走了。

张鸿儒一来，台上立时锣鼓喧天，那个穷秀才慌忙下场。张家女眷都上了高台子看棚，这棚是专给官面上人搭的，三面用布围着。马弁们拴了马，都在旁边伺候。两座看棚中间，拼了几张方桌，摆满茶水烟果，招待张家子侄，三亲六友。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后生，戴着火车头帽子，也杂在里边，翘着腿，歪着脖，大吃大嚼，说东道西。戏班班主拿着戏摺，请张鸿儒点戏，张鸿儒点了一出《单刀赴会》，老太婆点了一出《猪八戒招亲》。

志丹他们靠后站着，见张家作威作福，憋了一肚子火。宝魁说：“这一伙都是啥东西？走！咱们上前面去！”拖着小盛，挤到戏台跟前，一人搬了两块砖头垫脚，仰着脖儿看戏。

头出戏过去，台上出来个鬼脸，跳了两跳，红轴一扯，展出“天官赐福”四个字，有人喊声：“给张大人打加官！”看棚上着人端出个红盘，放着五吊麻钱，驴脑领头喊道：“张大人有赏！”完了，又给老太太、福大人、太太、少爷、姑娘们打加官，满台上只一个鬼脸，跳来跳去。

小盛看得不耐烦，低头见脚边一只野狗乱窜，顺手掏出块干馍引了引那狗，又往上一扔，那狗突然跳起老高，正好接着，小盛说：“也给你打个加官，快发赏钱！”旁边的看客哄声大笑。

不料惹恼张鸿儒的儿子旺旺，拿起个茶碗砸过去，一下子把小盛的破沙锅砸成几片。嘴里还骂着：“臭讨吃的，滚蛋！”小盛不示弱，也丢过去一块沙锅片：“这戏许你看，不许我看？”这旺旺见失了面子，又砸来一个茶碗，小盛一偏头，恰恰击中宝魁，宝魁给打得眼冒火星，大声骂道：“哪个狗日的，欺负老子！”旺旺子一听，喊声打，那伙戴火车头帽子的少爷，一齐跳上方桌，抓起茶壶茶碗碟子，没头没脑乱打过来。

志丹见张家行凶，生怕自己人吃亏，忙拉小盛、宝魁出场。旺旺子那伙人，一路追着打，志丹把心一横，扭转身子冲过去，揪住旺旺子喊道：“都上！”一群拢羊肚子手巾的，呐喊着拥了上去。万银老汉哪里拦挡得住。你拖我拽，连打带踢，顿时把一群火车头帽子打得七歪八扭。旺旺子见势头不好，急忙求救：“快来人，捉土匪！”那些马弁蜂拥而上。这旺旺子官名叫张廷芝，比志丹小两岁，娇生惯养长大的，哪

有志丹力气大？志丹揪住领口，连抽几耳光。那脸就变成了紫茄子。没提防，志丹又被个马弁劈腰抱住，正挣扎不得，宝魁一头撞翻那个马弁，救出了志丹，一面叫着："来生哥，快跑！"

张贵见会场闹起来，是个发财的机会，忙拔出手枪，"当当"两响，就象约好的，这里一放枪，到处都放枪，吴旗镇顷刻大乱，人们四散奔逃。牲口市，赌博场，都趁机打架，抢人。张家兵骑着马，横冲直闯，团丁提了马棒，追着捉人打人。哭喊打骂，闹了个翻天覆地。

志丹回头不见了宝魁，忙四下寻找，无奈人流滚滚，立脚不住，志丹被推来拥去，出了戏场，才能转身。急忙回店，门已关闭。叫开门，见万银老汉、兆平和几个伙伴都先到了。还有几个带伤的，幸好都不太重。万银老汉说："这祸闯的不小，魁魁子叫人捉了。"志丹问："阎小盛呢？"都说没看见。小七麻子咕哝说："张大少爷是个宝贝旦，你们平日骂架，我就担着心，今天把他打了，看怎么得了！"志丹说："少多嘴！死个旺旺子，少个坏种！人是我打的，死了我偿命！"又对万银说："干大！你们先走，我去找宝魁、小盛去！"说着就往外走。万银老汉拉住说："你去了又白搭一个，还是赶快回家，设法救人是正经！"店家害怕，催他们快走，众人只好起身。

天色渐晚，赶会的已经跑得一干二净，空洞洞镇子，遍地牲口草料，破东烂西。万银老汉心中七上八下，只怕碰见张家团丁，拐个弯，来到洛河边，洗了把脸，凉风一吹，身体

麻酥酥的，这才觉着乏累，兆平叫着腿痛，不肯再走，万银老汉哄了一回，才又强挨了几步。忽然七麻子把头一抱，狂叫起来："不好了，树上吊着个人！"就象劈头响个炸雷，都吓傻了。志丹边往前跑边喊："快救人！"

大伙蹚过洛河，爬上山坡，攀上大树，把尸首摘下，摸摸鼻孔，还有一丝气息。万银老汉指点着推捶捏拿，半晌，那人眼里滚出清泪，长叹一声，坐了起来。万银老汉问道："看你这后生，也不过二十来岁，年轻力壮，为啥寻短见？"那人摇着头说："有啥活头！"志丹见这后生四方大脸，高鼻大眼，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端详一会说："你是驮盐的脚户？"那人想不起哪里见过，便照直说："我是个赶脚的，给地主家运盐，到这里又被七阎王抢了。我家也没牵挂，不如这里死了，倒少受罪！"

万银老汉一味苦劝，又叫大伙把干粮凑到一起，足有小半口袋，都给了脚户。万银老汉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走不通的路！何苦只想窄处。这干粮少说也能吃两天。老弟走吧，年轻人哪里混不上一碗饭吃！"

志丹摸摸身上，还有十几个铜元，都递给那人。别人也三个五个相帮，脚户感激不尽，当众作个揖说："想我马罗武不该死，才遇见你们。这样不明不白死了，也太没出息，留下这条命，好跟张家算帐！"还要拜谢，万银老汉催他上路。马罗武这才提着干粮袋子走了。

回到楼子沟，已是半夜。志丹不敢惊动爷爷，兄弟俩只得在万银老汉家挤一盘炕睡了。天还不大亮，外面有人敲门，阎小盛也跑回来了。原来打架中间，他也被人捉去，张家诬赖他是土匪探子，要枪崩。押到路上，他挣脱绳子，乘机逃出来。万银老汉说："人出来了，就算便宜。先住下吧，慢慢想办法。"小盛说："张家耳目多，万一走了风，连累你们。我是怕你们着急，才来报个信，快想法救宝魁。"拔腿就要走。志丹拉住说："啥时候回来？"小盛说："那就不一定了，天下这么大，就没有我安身的地方？"万银老汉挽留不住，只得去舀了二升米，交小盛带着，小盛也不推辞，背上布袋，紧一紧老羊皮袄，一摆手走了。志丹望着他的背影，一阵难过。

万银老汉忙领着志丹、兆平来见爷爷。不料顶头撞上刘培基。刘培基不由分说，就大发脾气说："你做的好事！嘴上奶皮没退，就去闯祸！"

志丹一愣，父亲在金汤镇开店，怎么知道这事？刘培基又叫道："金汤镇赶会的人跑回来，都说楼子沟的人跟旺旺打了架，急得我连夜往回跑！"转脸又对万银老汉说："你也老没主意，为啥叫娃娃去撩拨张家，那不是虎嘴上拔毛，太岁头上动土！"

老爷爷听见吵嚷，知道是志丹回来了，急忙出窑，对培基说："娃娃们打架，算什么大事，闹得这样惊天动地！"志丹有了爷爷壮胆，才把张家仗势行凶的事，照实说了。培基听了，又骂儿子。老爷爷不以为然地说："惹了张家又怎么样？

都是人嘛，谁该怕谁！”

只听窑外哭哭啼啼，宝魁娘踉跄走来，嘴里娃娃蛋蛋的叫个不住。宝魁妈是个苦人，儿子刚会爬，丈夫就有病，无钱医治，几天就死了，母子俩靠揽工熬了十多年，儿子如今遭了事，妈妈如何不急，进门就央告说：“好老爷爷哩！救救魁魁子吧！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媳妇也活不成了。”求罢爷爷又求培基。

培基跺脚说：“把人真要难死！”志丹急了，脚一跺说：“谁也别管，我去换宝魁回来！”扭头就走。老爷爷苍白胡子一撅：“拼着这条老命，跟张家打官司！”说罢四处找拐杖。志丹妈扶着宝魁妈，不觉一阵伤心，两人又抱头痛哭。万银老汉不得主意，急得直打转转。刘培基见收不了场，忙喝住志丹，转身又给老人赔了不是。

一场风波过去，刘培基越想越为难，少不得硬硬头皮，自己去见张鸿儒一面，兴许给个面子，放了宝魁。当下打发人去金汤镇买些上等点心，宰了两只肥羊，当作礼物。第二天备了马，换身干净衣服，没敢告诉老人，悄悄走了

张家老窝住洛河川的金佛坪，离楼子沟二十五里路，半前晌就到了。只见整条川，人山人海。有无数老百姓，赤膊露腿，蹚水过河，往山上运石头、搬砖头，凿石穿井，在给张家修寨子。干活的都由团丁持枪监视，象押囚犯一样。张家看中这块地方土肥水足，一心霸占这条川。在坪子上修了石寨子还不算，又往对面山上修寨子，好多人逼得无家可

归，又被张家抓来做苦工。刘培基一见这场面，不禁冲口说声："真作孽！"

走到石寨门口，一个副官接了礼物，把刘培基让进客窑，回说营长有事，就撇下不管了。刘培基往年也去过金佛坪，张家也是好酒好肉招待。俗话说："邪不压正"，刘家老爷爷有些名望，远近几百里的人都敬重他，张家的人也想撑面子，见面也要下马打招呼，过年走动一回。老爷爷有个倔脾气，就是不攀这门亲。今天有事求人，刘培基只得下话。正象老话说的，"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刘培基坐了一会，觉得没趣，信步出来走走，遇见个团丁，团丁说："你来得不巧，张大人正陪三边教堂洋人说话哩。三边老百姓要夺回教堂圈的地，把教堂围了好几天，张大人派兵去解了围，洋人来道谢，看样子得吃了饭走！"刘培基原以为张鸿儒推托不见，听了这话，才有些放心。

直到午后，张鸿儒才送走洋人。刘培基说明来意，又往桌上放了五十块大洋，张鸿儒捋捋八字胡道："老弟，你是个明白人，这回闹了庙会，实在太不象话。不重办几个，张家脸面往哪儿搁？"

听话头儿，抓的人不止一个，刘培基忙笑说："老哥，这魁魁子是个吃屎娃娃，哪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何况是伤犯了咱旺旺，他同我再亲，我也轻饶不了他。老哥放了他，是他的造化。难就难在他家，只有一个寡妇娘，一棒子打死，全家都完了，我才不得不跑一趟。"

张鸿儒见刘培基送礼、塞钱，口气也松了，便对刘培基

说："人是捉了几个，叫副官查查，如有这个人，你就领回去，既然是你的亲戚，哪能不赏脸！"说完又哈哈一笑。

原来宝魁被抓来后，就罚去修寨子，刘培基到了工地，见宝魁裤腿卷到膝盖上，满脸黑泥，实在可怜，也不敢多说。跟副官道了谢，便带宝魁上路。谁知走出不远，旺旺子带了几个团丁，提着马鞭紧追上来。一路叫着："没有我的命令，谁敢放人！"

刘培基见事不妙，满脸堆笑说："旺旺，我跟你爹说好了，叫我带走的。"旺旺子说："我爹说了，得打五十皮鞭，杀杀威风，才能放走。"粗眉一横指着宝魁："跪下！"宝魁再忍不住，大骂道："你是啥东西？老子腿是直的，不会打弯！"

旺旺子气歪了脸，大声叫着，"快打！"抢先挥出一鞭。宝魁没来及还手，五六个团丁上来，就把宝魁掩翻。刘培基左右拦阻，全不顶用。一顿皮鞭，抽得宝魁皮开肉绽。宝魁咬着牙，至死不肯叫饶。回到楼子沟，才哭出声来。

宝魁家穷，志丹妈妈留他在楼子沟养伤，志丹、兆平端水端饭侍候，鸡下了蛋，兆平也跑去拣来，用铁勺炒给宝魁吃。宝魁性急，伤没全好，就要出外找活干。

几个朋友你东我西，剩下志丹，终日里闷头读书、干活，话也少了。手一闲散，脑子里就翻腾起来。为什么眼里见的，全是有钱人享福，穷苦人受罪？哪一天，大家都有吃有穿，不受欺压？越想脑子越乱，恨不得一脚踢破天，找出答案。

第三章　永宁山

暑往寒来，又是一年。冬天农闲，志丹和兆平除了干些零活，就是读书。有时也到亲戚家走走，打听些新鲜事儿。听说榆林城里有个学堂，办得不错，志丹想出外求学。跟爷爷一说，爷爷也点了头。志丹心里高兴，找新书，翻报纸，一心作出远门的准备。

过了腊月二十三，刘培基由金汤镇回来了。志丹见那脸色，出门的念头凉了一半。果然刘培基开口就说："这年头活不得了！"老人嫌儿子心里存不住事，瞪了他一眼："活不了就造反！"刘培基苦笑说："想造反的多着哩！省里又打起来了。关中几百口难民，逃到金汤镇，吃没吃，住没住。井岳秀再一出兵，咱保安就得大乱！"老爷爷心里本来不自在，如今是个乱世，无年不乱，无处不乱，听了这话，便哼了一声说："天下本来就不太平，有那些军阀，还愁不乱！"

刘培基愁上加愁："这回可不同，南北讲了和，陕西还要大打。七个省出了兵，来打靖国军。有人算了一算，咱省里住着二十万军队，别说真枪真炮硬碰硬，光草料一项，老百姓也供不起！前两天，捐税又下来了，咱一家就得一百多块，真要命！眼看这草料店也得关门！"爷爷说："当初就和你说过，

不如回来，老老实实种地，从土里刨碗饭吃就算了，你偏要做生意。那号事不是咱干的！”刘培基不住地唉声叹气。

志丹本想跟父亲说说心事，见这光景，知道说了也是怄气，只得强忍着。大年三十，老爷爷还是张罗贴门神对联，敬神、祭祖，端上饺子吃不到一半，外面“叭叭”两声，兆平说：“谁家放炮哩！”跟着又是两响，清清脆脆，带着哨音。刘培基忙站起来说：“这哪是放炮，明明是枪响！”一家子慌慌乱乱，收拾行李“跑反”。

民国以来，这里还是官匪不分，到处抢劫拉票，百姓时刻提防这一着，所有的粮食，贵重衣物，都藏在山窑里，只留换洗衣服、日用口粮在家，一有动静，灭了灯火，夹起包包就跑。刘培基催着家里人，赶快由地窨子[1]里逃走，回头见老人还端坐不动，便对志丹说：“你去照护爷爷，赶快进窨子！”说着夹起包包，先钻窨子走了。

志丹忙去搀扶爷爷说：“爷爷，咱们也跑吧！”爷爷说：“你们都走吧，我看家。要是真土匪，不会抢咱，咱们家就这几孔破窑，抢啥？要是官兵，躲也躲不脱！”志丹见爷爷不走，自己也不肯走。兆平到窨子口上，不见哥哥出来，又往回跑。爷爷叹口气说：“这是个啥世界！我原以为搬到山沟里，可以安居乐业，谁知都是白想。我活到老，跑到老！跑了一辈子，跑不动了，你们还得接着跑！朝代换过几回，皇帝变总统，总统变执政，变来变去，总不太平！”

---

① 地窨子——地下挖的地窖、通道。

志丹不解，拉着老爷爷问："世上就没有个能人，把老规矩变一变？"爷爷说："谁说没有，打光绪年就变，变到如今，也没变出个名堂。听说南边有个孙中山，主张均地，可又行不通！"

志丹又问："为啥？"爷爷说："如今全世界，都是枪杆子说了算！"志丹说："他没有兵？"爷爷吧嗒着烟袋锅，不言语。志丹说："世界上要是没有那些贼，又有吃穿，谁还跑反！"爷爷叹息说："也许有那一天，你爷爷是看不到了，我看见的都是人吃人哪！"

枪声紧了一阵，又去远了。爷爷叫志丹去院子里拿木桩顶住门，一老两少，摸黑坐着。爷爷对志丹说："你上学的事，怕不顶事了，世道这么乱，你大大① 不会答应，我也不放心。"

志丹偎着爷爷说："学生多着哩，人家都不怕，就我怕？"爷爷说："说的也是。要去也得过一晌。我听说榆林中学要考算术，你虽然读完了四书五经，但还得学算术，光学珠算不行，我看得先去永宁山住高小。"

志丹听说过永宁山，就是没见过。听爷爷一说，他就推推爷爷："那也行，反正我是不在家呆了。"兆平拉着爷爷说："我也去！"爷爷把他搂在怀里，拍了两下说："憨娃娃！眼下咱家供不起两个学生，叫你哥哥先去吧，过几年你再去。爷爷也给你买些新书，在家教你。"兆平怕离开哥哥，眼里一

---

① 大大——即父亲。

皴，长出口气。志丹忙拉住他的手，安慰说："兆娃，听爷爷的话，我将来供你念书。"

门外狗咬了一夜，幸亏无事。太阳出来半竿子高，刘培基夹着包包回来，在山洞里冻了一夜，谁也没心思拜年、放炮，只想喝口热汤，睡一大觉。屁股还没落炕，志丹的表哥王兆和，骑个毛驴跑来，急头急脑地说："姑夫，快去镇上吧！井岳秀手下一个连路过这里，夜里哗变，抢了金汤镇，你的店门也搗开了！"刘培基一跺脚，牵过兆和那头驴，急慌慌就走。

妈妈强留着兆和吃了三个荷包蛋，又问谁家受了害。兆和说："本地人受害就不说了。可怜那些难民，老远逃出性命，只随身带些细软物件，又被变兵抢了，惜惶死了！"志丹他妈不住地叹气。话没说完，远处又有枪声。人们慌了神，又要跑。只见万银老汉跑来报信说："外面正过兵，别乱动！夜里张家民团出来捉逃兵，抢了一路，我家养的几只鸡都捉个光，驴也拉走了。这阵子从罗儿坪转回来，驮了好多东西，从沟里出去了。"大家又替万银老汉焦心。

一过正月初五，灾难又逼上门。万银老汉欠张家债，还不清，大儿子过年回来了几天，又被张家拉走顶工去了。万银老汉强打起精神，收拾农具，准备开了冻好下地，志丹见他愁眉不展，想尽法儿给老汉宽心，给老汉剃头，擦烟袋锅，成天在他跟前转，还说："郑干大，不用愁，他们不在家，我给你帮忙。驴拉走了，咱凑钱再买一头，鸡没了，把我家的捉

些去。"

不管娃娃说的话顶不顶用，老汉心里倒也舒展一点。拿起烟袋锅说："来娃，我这烟袋锅自从见了你，总是明光光的，离开你，它就黑了，你是好心人，将来是个有出息的。"说着掉下两滴眼泪。志丹也低下头，再不言语。

老爷爷看在眼里，越发心疼孙子。这个年头，一家人难保不东流西散。把娃娃拴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便吩咐志丹说："你还是收拾行李，上永宁山去吧！本想平静点再送你走，看来兵变匪灾，老没个完。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老百姓水深火热，这个家还有啥守头！学不学得好，全看你的志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象你爷爷，到老无用！"说着流下热泪。

志丹心里酸甜苦辣搅拌一起，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点点头，转身去找妈妈。妈妈给拆洗铺盖，检点换洗衣服，还备足三个月口粮，才打发儿子上路。妈妈心里割舍不下，儿子一走，就躲在窑洞里哭了一场。万银老汉不放心，要赶着毛驴去送志丹。

这天，天气晴朗，四下一望，峰峦起伏，如涛似浪。山野间冷冷清清，路断人稀。崖畔上，山鸡成双成对，咯咯乱叫。梢林里，獐子黄羊，信步游走。有的地方，冰雪平整得象镜面，光滑难行，背阴的山坡，雪冻住不化，只留着几个爪印。小毛驴遇到上山，犹豫不肯上前，万银老汉前边拉着，志丹后边推着。翻过几架山，越过几条川，走热了，才觉得畅快些。

这地方几十里路不见人家，天快晌午，爬上一道山梁。志丹满身汗津津的，摘掉棉帽，解开蓝布棉袄，一阵山风吹来，禁不住嘶呼呼地叫着："好凉快！"万银老汉上前拦住说："小心凉着。人常说春捂秋冻，春天热着点不要紧。出门在外，有个三病两痛，可不得了。"志丹嘴里说："哪会那么娇气！"还是把怀掩上了。两人找个避风窝，给毛驴喂把料，又坐在石头上吃干粮。

一百七八十里路，整整走了三天。沿路也见些逃难的，讨饭的。太阳快傍山，两人翻过一架高山，走出一段平坦的川道，一眼望去，洛水冰光闪闪，弯弯曲曲，流入峡谷，河面跟岸上的冰雪连着，也不知有多宽。志丹望着出神，万银老汉把手向前一指："你看，那就是永宁山！"

志丹猛抬头，只见一座笔陡的石峰，黑乎乎地立在前边，好象一座大钟，真是一块奇怪的石头。就石岩上掏了三层窑洞，上下都凿的石梯，山上烟雾缭绕，好大一座寨子。志丹看呆了。万银老汉笑着催道："走吧！这要是春天，山上桃花、紫丁香一开，红艳艳的，能照花你的眼！"

志丹摇摇头，赞赏说："怪不得听爷爷说，永宁山易守难攻。这要是把住道口，千军万马也上不去！"万银老汉说："这话不假，'回乱'那年，咱县里有名的崖窑、寨子，都打开过，独这永宁山纹风不动，就因为它三面临洛水，一面有吊桥，有事抽了吊桥，不长翅膀就飞不过去！山上还有井，一直通到洛河，困不死人。那年逃来的总有几百户。"

两人吆喝着毛驴往前去。只见上下洛河在石峰下打个

圈，形成一条天然护城河。

一老一少一路走，一路说。老人把听到的传说又传给娃娃：据说，保安县衙门原来都在保安城里，因为陕甘边界常闹土匪，好多县官被绑走，挖掉眼珠，吓得后来的不敢上任，听说放到保安，就吐舌头。因此有一阵，保安独缺县官。老百姓少个虱子，倒也自在。直到县衙门搬上永宁山，县官才壮了胆，有天险可凭，不怕挖掉眼珠子。如今山寨上有二百来户人家，全住石窑。因为省里打仗，兵来兵去，难民成群，这里也是一日数惊，天不黑就拽起吊桥。学校在寨子边上，原来是三座小庙，关爷庙，观音庙，娘娘庙，摆成一个品字。把神像搬出去，都当了教室。志丹办了手续，找好住处，万银老汉才离开。志丹舍不得，又把老汉送出好远。

在志丹看来，永宁山算是大地面了。可是说也可怜，山上连一家店铺也没有。县长要抽根烟卷，也得等三天一班的邮差，到三百里以外的延安府去买。家里有人生病，最方便的还是跳大神。抓服药，得跑到八十里外的保安县城。买个顶针，得等半月二十天一趟货郎。永宁山小学也是由私塾改的，校长姓陈，是个老拔贡，头上还拖一条辫子。教员姓李，倒是个师范毕业生，能教点算术之类的课程，不过，大部时间还是给学生说《精忠岳传》，讲《东周列国》。

志丹虽说头回出门，又是人地生疏，到底是年轻人心情，喜好新鲜，也没觉得不习惯。只是心里常念着从前那些朋友：阎小盛、赵宝魁……得空就爬上山顶，向西川了望，想起阎小盛这个没吃没穿没人疼的人，不知又流落到哪里去

了？将来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不如一个蚂蚁。赵宝魁也同一个命运，不知被地主折磨成啥样子了。为什么这些好人都要受罪？千百年过去，就没人变变这个老规矩？这样想着，志丹不禁心事重重。下得山来，去问同学，同学说不上来，去问老师，老师说："不要胡思乱想，念书是正经！"无法，他只有如饥似渴地读书，但是无论是老师讲的，还是课本上念的，都不能解答他的问题。学校不能满足，他就到处找书读，托要好的同学四处搜罗。

永宁山巴掌大地面，却也有些戏文唱本，尺牍大全，闲杂破书，大多是老年人来往偶尔留下的。因为找书，志丹却结交上一个朋友，名叫葛明山，是个调皮鬼，好动贪玩，死不用功，自己害怕读书，找书却很热心。为的是考试起来，好求志丹帮忙。他腿勤眼尖，不论有用无用，只顾拿来，除了《名学》、《原富》、《天演论》，还有《保安县志》。因为永宁山有他的亲戚，不知在谁家，还弄到几本《东方杂志》。这些书，给志丹长了不少见识。

说话天暖了，志丹清早起来，就去帮伙房担了几担水，热出一头汗，索性脱光膀子，背靠着树，读起书来。猛不防背后有个人，拦腰抱住，志丹转不了身，却早猜出是李宜如，就说："春天早晨多好，你倒躲着睡懒觉！"李宜如哈哈笑着，撒开手说："这么用功，不怕白头？"边说边夺过书，扫了一眼，马上丢开，一脚把它踢到墙根说："看这刑律做啥？想当狱官？"

志丹笑个不住。这李宜如，跟志丹同班，比志丹大两

岁，个子不大，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思路清晰，头脑灵活，也是个热心快肠的人，最重感情，做什么事，不论大小，都一样认真，肯泼上性命。人又开朗，见不得藏头露尾，朝三暮四。平时跟志丹一起，研究学问，议论时势，谈抱负，说志向，好得象一个人。志丹见他认真，便解释说："我要是当狱官，先把这编书人押起来！这上面尽说些混帐话。富人犯了法，可以花钱赎罪。难怪这世上，只有富人欺压穷人。原来这法律上就有明文规定，花多少钱，减多少罪。可见这法律只保护富人，专坑害穷人。"宜如说："经你这一说，我也得看看！"弯腰又去拾书。

两人正说话，听见有人叫："钻书虫！跟我上山摘杏去！"志丹回头一看，笑着说："看那黑脸大个子，又没事找事来了。"葛明山敞着怀，蹦蹦跳跳，一路叫着奔来。宜如故意板着脸问："拿书来没有？"明山小圆眼一眨，做了个鬼脸说："你们这些书虫，光会啃书，哪知道找书的苦处！今天放假，还不叫我歇一天？"

宜如笑道："你天天放假，鸡蛋老吃不够！"明山见道着短处，忙岔开说："我刚去县政府，听到个新鲜事。说北京学生造反，放火烧房，打了总统府，把外国人都吓跑了！"宜如忙问："是谁说的？"明山抓抓头皮说："大概是县官的亲戚，刚从省里来的，我去县政府找书，躲在墙角听上一半句，可不知真假！"

志丹眉毛一扬，冲天笑起来："大概假不了。前几天报上登着，正开巴黎和会，咱们中国是战胜国，还要割地赔

款，怎不造反？城里人反，乡下人也反，不怕天下不变！听说陕北各县正闹硬肚哩！”宜如捡起块石片，使劲往洛河里一撇，打了个水漂：“反就反吧！放把大火，把那些总统府，皇帝宫，都烧个精光！”明山说：“看你这两个‘圣人’，今天疯了！说起来就没个完。摘杏子还去不去嘛？”志丹心里畅快，推了明山一把说：“走，今天咱们玩个痛快，吃不倒牙不回来！”

三个人相跟着，过了吊桥，又上石梯。这石梯真陡，全靠两手撑着，把身子吊上去，爬过的路只是一条窄缝，这条路曲曲弯弯，连着石壁上一个又一个窑洞，走过这段路，又进一个山洞，这是个没有顶的大窟窿，石梯由窟窿里穿过，出了洞，上了山，豁然开朗，只见苍鹰当空盘旋。再望山下，两眼发黑，洛河瘦成细线。远远近近，连片青翠梢林，笼着云烟。志丹凝神眺望，不禁叫声：“真美！”边说边走，不觉走了好几里，到了杏树林，明山飞步窜上树梢，抱着使劲一摇，那杏扑扑嗒嗒落了一地。

杏树林里，密不透风，那杏又香又甜，三个人光拣好的摘。不一会儿，闷出一头汗。志丹说：“走，下河洗澡！”三个人又往河滩跑。下了水，游得正欢，猛听见寨上鸡飞狗咬，人声嘈杂，三个人跳上岸，急往回跑，只听满山叫着：“硬肚来了。”

老年人给娃娃讲故事，都说：陕北各县，一连三年歉收，这年从春到夏，又干旱了一百多天，滴雨不见，地都荒了。官府火上添油，只顾勒索七捐八税。军队过境，撵

派粮草，拉夫抓差，哪天也要出几起人命案。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成群结队，拿着大刀、矛子，打着大旗，抗粮抗税，围城打县，和官府对抗，官军打得厉害就散，官军走了又聚。个个还挂上红兜肚，说是喝过符水，就变成硬肚，刀枪不入。陕北各县都闹硬肚，如今蔓延到保安，一早攻占了三台山。可见这故事是真的。永宁山立时乱成一窝蜂，团丁们提着枪上下跑，老百姓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有的说硬肚打了税棚，有的说硬肚杀了差人。大家听得入神，明山不禁脱口说道："硬肚能攻上永宁山该多好！咱们书也不读了，都去入伙，杀尽贪官污吏，把永宁山变成梁山泊！"忽然又一阵喧闹：县官王从授带民团下山，打硬肚去了。

三台山离永宁山只有三十里，正守着永宁山大门。民团冲到三台山，只见满川都是硬肚。王从授喊声"打！"团丁放了几枪。硬肚哇一声扑上来，喊叫着："打坏种，打坏种！"有跑得快的，冲到跟前，戳死几个团丁。跑得慢的，还没到跟前，就被子弹打中了。硬肚没有枪，抵挡不住，向旧城那边退去。王从授指挥民团，追了几里，抢了一路，骡马牛羊赶了一大群，牲口上驮着包包蛋蛋，应有尽有。回到三台山，又是拉人抢东西，把老百姓的鸡羊牲口都赶出来，捉的捉，杀的杀。老百姓哭叫嚎啕，乱了一条川，民团吃饱喝足，连夜开回永宁山。

第二天学生们一进教室，就纷纷议论，课也无心听。有的打听硬肚到了哪里，有的报告民团抢了谁家，有的骂王从

授不是人，早晚得叫硬肚挖掉眼珠子。葛明山慌慌张张跑来，大声嚷着："快看快看！县官审硬肚哩！"象滚油里掺了一瓢冷水，学生们炸了，轰一声齐往外跑，书本子扔了一地。

保安人有句话，说是县官断官司，拉到街上打屁股。这话不全对。因为永宁山并没有街。衙门前一道石墙，拦出一条巷子，两个人对面走，就过不去，挑担水还得侧着身子。巷外就是断崖，只衙门口有块桌面大的空地，也称不得大街。要说衙门口小，审不了案子，那可一点不假。这县大堂，就是个窑洞，土炕占去半截窑，当门摆了一张问案的条桌，衙役都站在外边。小巷子里早挤满了看审案的老百姓，志丹挤进人群里，看见当中那人，反穿件老羊皮袄，倒绑两手，心里猛地一震，冒喊一声："小盛！"那人回头对志丹凄然一笑，忙又扭过脸去。

志丹见拿的这人，果然是阎小盛，一腔热血直往上涌，把心一横，就往前闯。宜如死死拉住说："你要做什么？"志丹挣扎说："我跟狗官说理去！"宜如平时听志丹说过，有个叫花子朋友，料想这犯人，十有八九就是他。越发不肯放手，说："到底是咋回事？他就是你那个朋友？"志丹说："一时说不清，这个人太倒霉了！"

只见县官王从授，把桌子一拍，喝道："快给我招，为啥造反！"阎小盛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穷讨吃的，哪有这个胆子？你们捉错了人，我是从三台山路过，不是硬肚。"本来想照实说，上永宁山看望朋友，又怕连累志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王从授这回捉了好多人，可没捉到真硬肚，净捉些没干过硬肚的老百姓。王从授就象土匪拉票，家里宽裕的，花几个钱，都随地放了，手头紧的，押到永宁山，等家里人拿钱来赎。阎小盛是个穷叫花子，哪来的钱？王从授就硬说他是硬肚。见他不招，又把桌子一拍叫道："你们这些土匪！不用刑如何肯招！"两个衙役，上前伺候，王从授吹亮了纸煤，吸足了烟，才吩咐道："扎腿肚子！看他硬不硬！"团丁拿矛子就戳，小盛"哎呀"一声，血从裤腿流出。志丹一股怒火按不住，骂声："好狗日的！"纵身往前一扑，宜如死拉活扯，把志丹拖出人丛，埋怨说："你这个人，顾前不顾后，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志丹出口粗气。宜如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放心，水里火里，我跟你一起去！"

不一会儿，县官退堂，看热闹的都往回去，人们叽叽喳喳，都说小盛是个好样的，抵死不招口供，有的就又说，这人有骨气，准是个硬肚。志丹听了身上就象过了电，冷一阵，热一阵。宜如劝解说："急也没用，我听说放了官价，许拿钱赎，一个人二百两银子。快点想办法，人还有救。"志丹说："咱们都是穷学生，哪里弄钱去？"宜如说："拚着拿我抵押，也要典二百两银子。只是时间来不及。有个警察叫马罗武，跟我二大[①]熟识，要是他在，还能探个信，跑个腿，偏他跟绅士们打架，关了禁闭！"

志丹听这名字好熟，一时想不起哪里听过。回到学校，

---

① 二大——即二伯，二叔。

商量来商量去，几天过去了，还找不着门路。志丹愁得没法，那天正想回家找爷爷讨个主意，猛然发现窑外有人探头探脑，志丹定神一看，那人二十一二岁，宽肩大个儿，穿的黑衣服，背个小铺盖卷，头发乱得象鸡窝，衣着倒象个警察。志丹觉得奇怪，忙走到窑门口，细打量眉眼，四方大脸，高鼻大眼，正是在吴旗镇上吊的脚户。志丹说："你是马罗武？"罗武说："我常打听你，前天见到阎小盛，才知道你也上了永宁山。"

宜如听见声音，三脚两步抢过来，把罗武拉进屋，说："我们有了难事，只有你能帮忙！"志丹救小盛的心切，急着问："小盛怎样了？"罗武说："伤的很重。他这案子了不得，不想办法，命也难保。说起来，他跟我同命，那年从吴旗镇回来，我跑到太白镇，给烧坊喂猪，不多日子，他也跑来了，给饭铺当伙计。我害了一场伤寒病，全凭他照顾好的。后来他怕张家民团抓人，就跑到榆林去了。我也上永宁山当了警察，想找机会报仇，没想到上山就惹事，看不惯绅士欺压人，打了一架，县官押我一百天。谁知我还没出狱，他就进狱，又碰上了。"

志丹摇摇头说："真是一条藤上结出两个苦瓜！你快说，咱们怎么救他？"罗武说："不知你们是啥心意？"宜如说："我们商量好了，借钱赎他。"罗武笑道："老弟，不是我泄气。你们一不当家，二不主事，哪里凑得起二百两银子？就说有人信得过，肯借给你，那狗官又是座化银炉，无底洞，老填不满。万一看风涨价，你该怎么办？再说衙役听差，哪个不得使

钱？还得防着，银子到手，他又变卦，那时候可真人财两空。"

志丹呆了半晌才说："难道说，人没救了？"罗武说："我的心思，不说你也明白。别说小盛是朋友，就是不相干的人，有了冤屈，也不能叫他等死。人救了我，我能不救人？这事你们不用操心，都担在我一个人身上，千刀万剐，也要救出小盛。我今天来看你，也是为的递个口信，叫你放心。这回逃出永宁山，恐怕再难见面了。"志丹见他说得诚恳，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忙去拣了几件衣裳，凑了几块钱，托罗武带给小盛。宜如跟小盛素不相识，既是志丹的朋友，就当成自己的朋友，送了一双鞋。罗武把东西塞进铺盖卷，又嘱咐了几句才走。

罗武回到警察局，安置了行李，第二天，剃了头，换了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再跑到监狱，找值班看守，玩了一会儿花花牌，见志丹、宜如在附近转来转去，忙使个眼色，叫他们走开。恰好这天夜里，转过风向，下场牛毛雨，罗武又找值班看守喝了一阵酒，趁看守醉眼朦胧，迷迷糊糊睡过去，罗武取了钥匙，提着马灯，来到监狱，打开牢门，扶出小盛，用绳子吊下后山，爬到洛河滩上，神不知鬼不觉，游水过河走了。

志丹两夜没有合眼，天不亮就爬起来，探看动静，吃罢早饭，就听见满山沸沸荡荡，传说狱里跑了要犯，警察马罗武也不知去向。

县官王从授正守着烟灯吞云吐雾，得到警佐报告，发阵呆，急忙撇了烟葫芦传令搜捕。团丁们山上山下，搜了几个

来回，渺无踪影。要去追，夜里抽了吊桥，岭上又是绝壁，也不知由哪里跑的。

那些团丁也是恨县官平日刻薄，又见走脱个讨吃的，拿住也没有油水，都不肯下力去追，沿着川道游荡了一回，一个个无精打采回来销差。

老百姓捕风捉影，就编起神话来。有的说阎小盛经过异人传授，夜里驾道白光走了，有的说硬肚练就一副钢筋铁骨，穿山走的。又有人说，山上有硬肚的同党，这回救了小盛，不出七七四十九天，就要挖县官的眼珠子。王从授吓得心惊肉跳，夜里不敢合眼，县大堂通宵点着大碗油灯，门口派了团丁守卫，生怕有人行刺。志丹、宜如听说这事，都暗暗发笑。

第四章 官逼民反

转眼间，又过去两三个月，王从授暗自庆幸，眼珠一个没少，到底命里该当县官。收敛了好多天，爪子痒得难受。偏巧这年秋天，陕北土皇帝井岳秀下道命令，要收“羊捐”。

从来蝇子就贪馋血腥，王从授一见发财机会到了，把那些差役税吏一齐放出笼，立逼着要钱。本来七捐八税，把老百姓榨得只剩几根骨头，种大烟、收烟捐，不种大烟，又收白地捐；春夏秋冬，有棉袄单衣费，逢年过节，又有跑腿钱；连请客杀只鸡，都要交“血税”。如今血喝干了，又追“羊捐”，简直是敲骨吸髓。不光穷家小户受不了，连那殷实富户也叫苦连天。地方上推出几个代表，来向县官请愿，西川推出个刘培基。

志丹见父亲远道而来，还以为是看望自己，再看那打扮，穿件灰竹布大褂，戴顶草帽，骑了一匹马，又象去走亲戚。志丹迎上去，接住缰绳，打招呼说：“你老人家来做啥?”刘培基说：“见县官去!”志丹奇怪起来：“做啥?”培基摇头说：“到底是年轻人，就知道吃饱不饥。哪知道官府收羊捐，逼得好多人家丢儿卖女!”志丹说：“当官的爱财如命，心狠

手黑，见也是白见！”刘培基在西川是个念书人，既然被推为代表，就想为人办点事，听不进这话。一摆手说：“你们娃娃家，知道个啥！”等代表们聚齐，就奔县衙门。志丹忙把这事去告诉宜如。

那王从授得知代表们的来意，果然来个下马威，着团丁把住门，不让进去。代表们候了半天，也没人出面打招呼，都觉着败兴。眼看天黑下来，还是陈老校长打发人来接到学校住宿。这伙人一进校门，就互相抱怨。刘培基头回出阵，就碰了钉子，越发垂头丧气，闷头不说话。志丹背后给宜如使个眼色，宜如会意，忙去打水，倒茶，一边笑嘻嘻地问：“干大，你们的事办成了吧？”刘培基苦笑着说：“没有！县官不见面，有啥办法！”宜如惊讶地说：“狗官好大的架子！百姓们推的代表来了，竟然敢不打照面，咱县里不管是绅士，不管是代表，可从来没丢过这个人！”

志丹知道父亲有个逞强好胜的脾气，马上搭腔说：“这还算顾情面！万一打发个团丁，把人押下山，夜间上哪里睡觉去！”有几个代表连连点头。宜如说：“干大，这狗官把保安糟蹋苦了，留着是个祸害。依我说，就该拆他的台，扳不倒他，也叫他知道个厉害！”志丹故意激了几句：“这谁敢？人家王从授是省里派来的，腰杆子硬。惹翻了，轻的倾家荡产，重的白赔性命。”刘培基翻志丹一眼说：“难道王从授长着三头六臂？”志丹说：“要说他本人，不过是个赃官，早该挖掉眼珠子！他敢胡作非为，全靠背后有仗势！加上咱县的绅士和代表都胆小怕事，替他捧场，由他牵着鼻子走，他就更无法

无天了！”刘培基马上变了脸，拍桌子发作道："娃娃家说话，全没个分寸，牵什么鼻子？咱县的代表也是推选的，并不好摆弄！这回我出头，告他一状！”

那些代表们吃王从授一道闭门羹，本来觉着脸上无光，加上一番旁敲侧击，越觉得难堪。偏这“羊捐”逼得又紧，无法通融，恨不得转转风头，自己好松口气。刘培基话一出口，正对众人心思，马上就有人说："你出首我跟上！”七嘴八舌，纷纷列举王从授的罪状；又夸学生们胆识过人。刘培基在气头上，当下写了状子，在场的都署了名，陈老校长也署了名，末尾刘培基又添上一款“纵容警佐胡作非为”，给王从授数了十大罪状。忙乱了一夜，天麻麻亮，都分头活动去了。

人们一走，宜如对志丹说："你看清楚没有？有些代表是绅士，怀有私心，恐怕跟王从授撕不破脸，得些便宜，还得变卦。闹个雷声大雨点小，就白费一番唇舌了。”志丹觉得有理，脑子一转，有了主意，便说："北京学生能闹总统府，咱们就闹不得个县衙门！把窟窿捅大点，叫他们想补也补不住。你看咋样？”

宜如笑道："这叫逼上梁山，不留退路。趁热打铁，咱们马上动手！”当下找来几个同学，就在教室里磨墨，连写了几十张“揭帖”，揭露王从授的罪恶，随写随贴，到吃早饭的时候，要路口墙上，都贴满了，人们围拢去看，触目大字写着："打倒赃官王从授！”

王从授可没提防这一手，原想给代表们抬抬行市，回头

好讲价钱，万没想到弄巧成拙。清早着人打听，回说代表们赌气走了，就知道不妙。正要着人出面打个圆场，忽见王警佐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说："学生娃娃胡闹哩！看这揭帖！"王从授一看"狗官十大罪状"，墨迹还没有干，马上气得嘴歪脸扭，咆哮道："这是乱党干的事，陈老头子怎么不管？"王警佐说："老爷还蒙在鼓里，代表们联名把老爷告了，陈老头子同谋，指使娃娃败坏老爷名声，都是夜里商量好的！状子上还告我跟老爷通同作弊！"

王从授勉强镇定下来说："我找老狗算帐去！"出了县大堂，见个黑脸大个子的年轻后生，正往对面墙上贴"揭帖"，王从授吼一声："你叫啥名字？"那后生吓了一跳，撒腿就跑。王从授上去把揭帖撕了。那后生跑了十几步，猛觉得这是胆怯示弱，便回过头，往墙上又贴了一张，拍着胸脯说："明人不做暗事，咱叫葛明山，好样的你到学校，不灌你一肚子墨，也得给你抹花脸！"说着扬长而去。王从授跺着脚叫道："捉住捉住！"气得直哆嗦。心里暗想：去到学校，万一学生娃娃真给自己抹个花脸，怎么见人？忙又转身回窑，请来一帮亲信知己，商量对策。常言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县官得罪了地方绅士和代表，就拆了自己的台柱子。

警佐、民团团总、教育局长、税务局长这伙人，眼见县长同代表闹翻了，怕受牵连，也想抽梯子。所以出谋划策，都为的开脱自己。王从授见这情景，灰下一堆，苦着脸说："你们的心我明白，要怪只怪我荒唐，办事不周到。如今生米做成熟饭，也怨不得锅了！你们还是出出主意，看怎么收场

吧！是私下了结，还是花钱疏通？”

民团团总一直没做声，因为分赃不均，本来就跟王从授存着芥蒂，听罢这话，冷笑着说：“这话说晚了，我听得耳报，绅士们已派代表上榆林，把状子递给了镇守使。弄不好咱们都得滚一身泥！当初不能有福同享，如今落得有难同当！”一棒打得王从授魂出七窍，结结巴巴说：“真的？”税务局长奚落道：“谁不盼望是假的！你老兄省上有人，我们靠谁去！拚得挨刀剐，也没有几斤肉，早听我两句话，少收点子，何至于有今天！事到临头，可知道银子咬手吧？趁早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赌气走了。别的人怕引火烧身，也都溜了。

王从授没吃宽心丸，又淋一盆冷水，从头流到脚跟，里外夹攻，心里加倍懊丧。打发人去找陈老校长，想托他转转环，陈老校长又推说有病。王从授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学校里无人主事，娃娃蛋蛋都成了王。志丹、宜如几个年岁大的领头，说啥是啥。教育局长路过门口，刚说声“胡闹”，就被学生们泼了一身墨汁。绅士们一连递呈子告县长，井岳秀准了状子，将王从授撤职。因为王从授是省上派来的，跟井岳秀不一路，正好趁机换上自己的人手。去个苍蝇，来个臭虫。新县官周郁文跟着上任。王从授交了官印，丧魂失魄下了永宁山。学生们一路投着小石头，直把他送过吊桥。

谁知事情还不算完，王从授打听得这场官司是刘培基出首，转过来又要拿刘培基报仇。恰好王警佐的儿子王劳

子当巡官，带着二十来个警察，每人一马一枪，跑到金鼎山庙会放赌，有个高锁儿，外号叫“刀客”，跟金佛坪张家有些瓜葛，也来赌博。两人臭气相投，就拜了把子。那高锁儿看中了警察的二十条枪，拿个八音子，打死王劳子，把警察的枪一收，跑到金佛坪去了。

王从授得到这消息，就跟王警佐联名，诬告刘培基打死王劳子。刘培基还在榆林，连影子也不知道。听说人家告他有人命案，家也不敢回，就骑上马跑了。

王从授又给井岳秀那边使了钱，井岳秀派人下来查案。刘培基只得托人给县长大把使钱，周郁文见他出手爽快，就跟查案人串通一气，来整刘培基，要他出一千两银子。不到几个月，闹得刘培基卖了马，又卖牛羊，连开草料店积蓄的几百两银子，也挖出来花得精光。周郁文还不撒手，刘培基又把亲女儿卖了三百两银子，送给周郁文，还不能了结，刘培基走投无路，只得逃到外乡躲起来。

志丹并不知道这中间的风云变幻，只觉得官司打得走了样子，走个王从授，来个周郁文，半斤对八两，催捐逼税，绑票抢人，老百姓的痛苦丝毫没减轻。再加想起阎小盛、马罗武，心里越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把读书的心思都散淡了。

寒假，宜如、志丹都毕了业。保安全县就这一所高等小学，民国过去七八年，保安县才出了头一批十二个“毕业生”，一时成为轰动全县的盛事。县官周郁文大吹大擂，要显显自己的政绩。毕业那天，给教员、学生十字披红，瓜皮

帽上插了金银花，着报子往“毕业生”家里送大红喜帖，末了还请“毕业生”一人吃两个包子。

志丹没有到场，出了学校，就拉着宜如走了。两人把永宁山角角落落走个遍，回来天已昏黑，明山和几个同学还在窑洞里等着，舍不得离开，又不能不离开，都觉得闷闷不乐。第二天，学校里放了假，志丹、宜如冒着大风大雪，背上行李，各回各家。两个人约好，过了元宵节，就到榆林考中学。刚分手，忽然听见风言风语，“硬肚”围了永宁山。

志丹回到家，合家欢天喜地，万银老汉带了一家人，也跑来看望。到年下，刘培基也偷偷回来了。那场官司还没有完结，眼见这个家败在自己手里，心中又悔又恨。老爷爷安慰说：“只要你有志气，家里人喝稀汤也不要紧。”培基头回听见老人的体贴话，但是他忧心如焚：这回可真闹得鸡飞蛋打！成天闷着，不说一句话。

往常过年，后生们总要结伙耍耍秧歌，闹闹社火，如今兵荒马乱，谁也没心绪了。兆平闲不住，死缠住志丹，要上山打野鸡，志丹老提不起兴致，到山里转了一阵子，就哄着弟弟回来了。

过了元宵节，老爷爷扶着拐杖出去，东挪西借，凑起了二十块钱，打发志丹上榆林。培基虽不同意儿子升学，又不敢违背老人的意思。志丹雇了头毛驴，驮上行李，悄悄离了家。绕一段路，又驮上宜如的行李，两人一块上路。

从保安到榆林，七百多里，都是山路。平时客商来往，

怕土匪抢劫，都是结大队走。贩运贵重货物，还得出钱请官军保护。这官军比土匪还凶，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反而先下手，混水摸鱼。不是有些仗势的，也没人敢引鬼上门。

志丹和宜如虽知道地面不平静，因为求学心切，怕误了考期，顾不得跟人搭伴走，商量好早歇店，晚起身，走大路不走小路。朋友们说说笑笑，高兴了放声高歌，也不觉得寂寞。

那天出了保安县境，不料天黑错过了站口。脚户咕哝说："再走八十里才有店，还是回去吧！这样走路，我的驴也受不了！"志丹说："哪有往回走的道理，没有店咱们就睡山沟！"宜如耳尖，听见山坳坳里有娃娃哭，忙说："这里有人家，咱们去借个宿吧。"脚户赶着毛驴，黑乎乎地，找不到路，志丹深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四处都是沙窝子，也顾不得找正路，只顾朝哭声的方向走。下了沟，上了坡，哭声近了，宜如说："怎么搞的，不点灯，也不养条狗？"志丹说："把火柴拿来，点个亮。"在山坡上扯了一把茅草，摸了几根黍秸，捆成一把火把，就在眼前，黑咕隆咚立着几间破房子。

志丹掀起门上的草帘，只见炕上披头散发坐着个婆姨。那婆姨见有人进来，慌忙撇开啼哭的娃娃，趴在地上磕头："饶命吧！这一家子实在活不成了！"志丹忙说："我们不是土匪，是来借宿的。"那婆姨听说不是土匪，越发惊怕，哭着哀求说："我们真交不出来呀！你们的人来过几遍，东西都拿走了！我们好几天没见一颗粮，娃娃又有病。收税老爷开恩，放娃他大出来吧！"

宜如也上来劝说："大嫂，你不要哭。我们是过路的，有话好好说！"把娃娃抱起来，递到那婆姨怀里："快哄哄娃娃，他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婆姨也愣住了，半晌才说："你们不是收盐税的？"

原来这是一户盐民，这几天，盐务局催税紧，交不出款子，就把她男人抓走了。半前晌，收税的还来过一回，把这个穷家掳掠一空，那婆姨快逼疯了，见个人都以为是收税的，志丹和宜如费了好多唇舌，才解除误会。那婆姨刚安静下来，脚户也牵着毛驴来了，那婆姨又吓得直哆嗦，扯住两人央告说："先生救命！"志丹安慰说："不怕，这是赶脚的。收税老爷夜里不敢出来！"

幸好自己带有口粮，志丹在灶圪崂里生火，宜如添水下米。不一会，稠米饭做好了，志丹盛一碗，叫那婆姨喂娃娃。屋里没点灯，大家都圪蹴在地下，摸着黑吃。那婆姨摸摸索索，到破缸里捞了一把腌酸菜叶子，放在炕上说："光景愈过愈倒灶，盐民也吃不上盐，就吃这个烂菜叶子吧！"志丹尝了一口，菜叶子不但苦，还酸溜溜，臭烘烘的。

娃娃吃饱了，倒睡得安静。志丹靠门铺了干草，没解行李，就躺下来，虽然很累，因为心里翻腾，老睡不踏实。心想："这家人穷得连扇门也没有，土匪和狼都不屑一顾，偏偏逃不脱这些税狗子，井岳秀的人真比狼还残忍。"越想越气愤，翻过身，见宜如瞪着两眼，也没有睡着。门口一股股往里灌冷风，俩人索性爬起来，跺跺脚搓搓手，出去一看，是个麻阴天，细雨蒙蒙，夹着雪花，忙喊醒了脚户："起来！起来！

快点赶路！”

赶着毛驴，七弯八拐，上了大道。走出不远，身上就淋湿了。脚户说：“咱们绕路吧！”志丹奇怪地说：“为什么放着大道不走？”脚户说：“这路不能走，隔道山梁，就有税棚子，过路就得交钱，我赶一天脚还不够他的。”

志丹正跟收税的憋气，一听这话，火往上冒，把驴一拦说：“倒要看看收税的有多厉害！我替你付钱，看他口袋有多大！”宜如说：“你只管走，出什么事，有我们对付。”脚户无奈，只得又把毛驴拉上大路。上了山梁，脚户往前一指：“看，那不是！”志丹瞥了一眼，也不说话，跑到坡上，折了两根粗大柳木棍，递一根给宜如。回头对脚户说：“我们打起来，你只管顺大路走！”说着，把棍子一晃，毛驴颠颠簸簸下了坡。宜如小声对志丹说：“这棍子不轻，下手只打腿肚子，可别闹出人命。”志丹说：“看他的运气！”

茅棚里跳出个穿马褂的税狗子，一手抓住驴辔头，喊道：“这是谁的驴？”志丹把眼一瞪说：“怎么样？它是你家亲戚？”税狗哼一声说：“别装傻！常跑脚的，还不懂规矩？上税！”志丹说：“我大早出来，还没拿到钱！”税狗子说：“没钱把驴留下！”志丹举起棍子，先拦腰给了一下，大声叫嚷道：“快打！土匪抢人哩！”宜如也朝驴屁股打了两下，毛驴挣脱辔头，尥着蹶子跑了。两根棍一前一后，照收税的屁股上抡了一顿。志丹边打边叫：“捉土匪，捉土匪！”税狗子左遮右拦，连声分辩说：“我不是土匪，是收税的！”宜如说：“拿证明来！”税狗子说：“收税的还有什么证明？”宜如说：“你没证

明，谁知你是收税的，还是抢人的?”志丹说：“别跟他拌舌头，拿根绳子绑上，扔到沟里去，看他还敢拦路劫人!”宜如打圆场说：“只要改邪归正，饶你这一回，以后不许再害人!”一手拉住志丹说：“咱们走吧!”志丹一想，这些人都跟民团有勾搭，万一叫来几个团丁，自己就要吃亏。忙说：“不能白饶他，捆起来!”那税狗子猛一纵身，撒腿就跑。

只听“当当”一阵锣响，喊声四起，一伙老百姓，扛着大旗，拿着大刀、矛子、锄头、梭标、扁担，浩浩荡荡，漫山卷来。脚户喊道：“硬肚来了!”税狗扭头又往回跑。脚户上去，一脚把他踢翻，骑了上去，志丹忙去捆人。宜如向前一指说：“你看那个人，倒象阎小盛。”志丹一回头，看见个穿老羊皮袄、头扎羊肚手巾的，昂首挺胸，扛根矛子，走在前边。志丹叫了一声，小盛三脚两步跳过来，又惊又喜地说：“你们到这里做啥?”志丹说：“到榆林上学去，碰见这个家伙，要抢毛驴。”小盛二话没说，劈脸打了税狗子一耳光：“土匪!”那人说：“我是收税的!”小盛说：“这东西更不能饶!”对志丹说：“叫我捆!”一时，马罗武也背个大刀跑来，见捉住税狗子，便用刀背朝那人脖子抹了两抹说：“龟仔仔!你们靖边县的盐务局长，税务局长，都到‘阎王殿’里上任去了，你快跟去支差吧!”税狗子磕头如捣蒜。罗武要把税狗子拉上走，匆忙中对志丹、宜如说：“你们不要去榆林了，北路各县都造了反，正跟官军对打，路不通了。”小盛想跟志丹多拉几句话，舍不得走。志丹说：“你们都当了硬肚?”小盛叹口气说：“有啥办法!这是王从授的功德，硬逼我吃这碗饭!”宜如说：

"我们跟上你们，打到榆林算了！"小盛笑道："这些人都是饥民，横竖一条命，饿也是死，不如拼了。你们家中有老有少，干这做啥？"志丹说："这年头，不反就没有活路。你们现在到哪里去？"小盛说："我们打到哪里算哪里。反正哪里的官府都作恶，打光了算！"

队伍快过完了，小盛还在和志丹拉话。罗武不放心，把税狗交给别人，自己又跑回来说："快走吧！说不定井岳秀的兵又要撵来打。走！我送你们回家！"小盛说："我也送你们一程！"

阎小盛、马罗武把志丹、宜如送进保安县境，才各自分手。宜如回洛河川，志丹回楼子沟。刚进村口，就听见有哭声，还没到家，就看见崄畔上站着许多男女老少，有穿孝衣的，有戴孝帽的，有东张西望象等什么人的，有拧鼻涕擦眼泪的，有泣不成声的。志丹心里一惊：家里遭了什么事？兆平急头急脑跑来，叫了一声："哥哥！"倒头就哭起来。万银的婆姨郑家妈，一头扑来，哭叫着："来娃哟！你真回来了，你妈今早起……"志丹已经明白，妈妈死了。一进门，全家都哭，志丹喊了一声"妈！"一头栽倒地下，再也爬不起来，老爷爷又抱着志丹嚎起来："你妈有造化，想不到你会赶回来送终……"刘培基搂着几个小儿小女哭成一堆泥。一时满院满山都是哭声。

哭了一阵，大家又劝，婆姨们说："你妈到底修得好，今早下了一层白霜，天地间都戴了孝，只有她才配，说不定要成神仙！"

志丹明白这话虽是迷信，却说出了这些人的心情，他们都喜欢自己的妈妈。妈妈的生命太短，才活了四十来岁。她为了这个家，里外操劳，十几口人的吃喝穿戴，都离不了她的手。对于那些穷苦的邻居百舍，她没有个不同情、不帮助的。谁家有个过不去的，只要她知道，哪怕家里不吃不喝，也得给旁人送去。周围几十里的人，没有个不说她"贤"的。

志丹越想越疼爱妈妈，丧事过去，竟成了呆子，同谁也不说话。老爷爷也急聋了，担心孙子坏了身体，硬催他到处走走。志丹跑到洛河川，听见人说，井岳秀把民变镇压下去，杀了好多人。找宜如探听消息，也没有找到。志丹觉得焦躁难耐，心里忽而象火烧着，忽而象水淹着。忽而又象石头压着，竟没一刻舒展。

志丹正和爷爷商量，如何是好？突然李宜如跑来，叫道："景桂！路通了，到榆林去吧！"

第五章　新 天 地

刘志丹身穿长袍，头戴黑圆帽，已经坐进榆林中学的图书馆。正在翻阅各种报纸、杂志。不但有省报，还有从北京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

志丹从书报中发现：省里又起了战事。直系军阀派十一师冯玉祥、第七师吴新田开进潼关，把陕西督军陈树藩赶走了。井岳秀眼见冯玉祥得势，也出兵"讨陈"，混水摸鱼。冯玉祥当上了陕西督军，屁股还没坐稳，河南又开了火，冯玉祥急三火四往回跑，陕西这块地盘，又落在刘镇华手里。这刘镇华是镇嵩军一个头目，原是陈树藩请来的帮手。陈树藩一倒灶，他半路上抽梯子，投了冯玉祥。如今背转脸，又拉帮吴新田，来扯冯玉祥的后腿。光这几个回合，把陕西糟害得赤地千里。志丹不禁叫道："如何了得？都苦害了百姓！"

志丹最喜欢这个图书馆，虽然不大，却有些新东西。有从北京来的杂志，还有从上海来的杂志《秦锋》、《新时代》，西安来的《共进》。刘志丹看见了马克思、列宁的名字，知道了苏联十月革命。他暗想：真好！若不来榆林，我哪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主义"见面？虽然榆林并不理想，满地黄沙，人民困苦，只有城里那条串城河，还有点生气。这所学校，是

陕北二十三县的最高学府，是四年制的旧制中学，可校长杜斌丞，却是个新派，每年都从北京请来些新教员，但是为照顾地方名流，也还有些“老翰林”，这些人脑后拖着辫子，手捧水烟袋，常在廊子上漫步。象那位杜斗魁老师，自称是“儒学正宗”。一上课，就贩卖古董，听得使人生厌……真感谢杜斌丞校长订的这些杂志，他把马克思、列宁，请进了陕北。马列主义象一条看不到底的长河，望不到边际的新世界……我必须钻进去！……

刘志丹正在做读书笔记，李宜如拉着霍力坚跑进来。宜如说：“走！看赛马去！”志丹站起，把书本一合，照霍力坚的火车头帽子弹了一下：“快把这顶帽子换了，我看见就生气！”力坚脸一红说：“自从咱们同班以来，你见面就弹我这帽子，它咋能惹你生气嘛？”宜如把力坚的帽子抓掉，往院子里一扔说：“景桂和戴火车头帽子的人打过架，那些戴火车头帽子的人，都是大少爷，不讲理！”力坚忙说：“我爹虽是道尹府的秘书长，人家把我看成少爷，我可不听老头子那一套。好！你们把这帽子看成‘丧门神’，我就把它扔了！”用脚把帽子一踢：“滚他妈的蛋！”三个人说说笑笑去看赛马。

戊班[①]同学常达江，同班同学杨富生，迎面赶来，五个人说笑打闹，往街上跑。

这榆林城，背靠长城，风沙终年不断。城里两三万人

---

① 午班——学校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编班。

口，就有五六千是兵，穿的土灰军衣，象一窝土老鼠。跟老黄沙混成一气，把榆林城弄得没有一点生机。独独今天，因为赛马，街上兵少了。只见一条串城溪水，从北流到南，把一条街分成两半，一群妇女跪在街上洗衣。力坚说："榆林人水色好，就是指这道水甜，吃了长得漂亮。"宜如生性洒脱，摸摸脸蛋说："我吃这水快一年了，你们看是不是漂亮了点儿？"杨富生说："把杨贵妃的脑袋换给你，就成了美人儿了。"年轻人说话没遮拦，宜如杀出个回马枪："难道美人都出在你杨家？我可不敢同你攀亲，将来演《马嵬坡》，再唱一出《梧桐雨》，我就别活了。"人们哄笑起来，把杨富生弄个大红脸。志丹揪住宜如说："掌嘴！"

突然，一群骑马的人，拥着一个矮胖大头家伙，象是个大官，留着八叉胡子，在街心驰过。马蹄带起一阵黄沙，呛得人喘不过气。路上正走着的妇女，吓得连滚带爬，菜筐子也扔了，直往路边躲。风过去，马跑远，妇女们嘁嘁喳喳地骂着："砍脑鬼！挨炮子儿的！"这群年轻人，追着那股黄尘，也往西门跑。杨富生问："这是个谁？好大派势！"力坚说："他就是镇守使井岳秀！"宜如说："哦！就是他呀！听说这家伙不简单，专会十八般变化！"杨富生踢起脚边一块石子儿，鼻子一哼说："他又不是孙猴儿！"宜如说："你不信？我可打听得清楚。你听我摆摆：这井岳秀，原来是清末一个武秀才，蒲城人，爬了半辈子，在三边当上个统领。靠收编土匪，扩充势力，当上了陕北镇守使。这里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一个没本事的武秀才，一变成了陕北王。"

杨富生说："这才一变！"宜如说："袁世凯称帝，他上劝进表，云南起义，他又响应蔡锷。张勋复辟，榆林城也挂起了龙旗。光这几年，换的主子就没法数。前投冯国璋，后投段祺瑞。再投吴佩孚。陈树藩倒台，又巴结冯玉祥。东边有个阎锡山，年年去进贡。他要不死，总还得变！"

常达江说："宜如善于明查暗访，写下来倒是篇好文章。"杨富生外号"西路侯"，也是同学中"十八路诸侯"里的一个人物。平日总好占上风，最不惯听人说话，见自己插不上嘴，便催着说："快走吧！晚了就看不上了。"

榆林城内，一路石牌坊，高高矮矮，一座接一座。出西门，是一片平展展的沙滩，中间有个小湖，却是苇子成林，绿水生波，小鱼成群。一大群沙雁，受了惊，呼呼地绕着水面飞。远远一望，赛马的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有几个早来的同学，正指手画脚说得热闹。见了志丹他们，都说："你们来晚了，没看见井岳秀的马跌断腿！"杨富生没看上热闹，很是扫兴。嘟囔说："都是你们闹的，错过了机会。"宜如不理他，只管问："井岳秀的腿跌断没有？"有个同学说："真怪！这家伙摔个跟头，还得了第一！"志丹说："他不得第一，少不了有人掉脑袋！"

一提井岳秀，话就没个完。宜如说："你们看见没有？街上又出了布告，挑担青菜过街，也上五毛钱的税。这个乌龟王八旦，就会刮百姓！"力坚说："那算啥，陕北二十三县县长，不是他的马弁，就是他的干儿子，哪个不养得脑满肠肥！简直是一群臭虫！"达江说："听说咱们校长是个反井派，反

这么多年，也没反出名堂。”杨富生又哼一声鼻子说：“听他那一套！要是我有个八音子，早揭了井岳秀的天灵盖！”宜如说：“你要做暗杀党？”杨富生说：“暗杀党也是革命，做不得？”宜如笑说：“军阀可不止井岳秀一个，你一支八音子能杀得完？”

宜如的话一出口，大家嚷嚷开了，有人支持宜如，有人支持杨富生。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相上下，志丹插上来说：“刨树得刨根，留着坏根，就长坏芽。革命得推翻整个旧制度，象苏俄那样，翻个底儿朝天就好了！”

力坚说：“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就是盼着天下大乱，该杀该剐，都送他们回老家。”随手抓把沙土，朝天一扬，一群年轻人你撕我扯，在沙包包上翻滚踢打。人人心里一把火。恨不得把这大地烧个光。

放假期间，有些学生不愿回家，聚在一块读书。早晨，刘志丹正和李宜如、霍力坚、常达江一块看书，志丹朗诵道：“青春之自觉，一在冲决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活泼泼之我。……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人类造幸福，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突然有人叫道：“好呵！真是活泼泼之我！”

四人抬头一看：那人三十来岁，留着分头，穿身蓝布大褂，面带微笑，显得那么潇洒、飘逸，慢慢从泉水边走来。四人顿觉：这是不是新老师？拘谨起来。那人招招手说：“我叫魏野畴，刚来的，这学期教你们国文和英语。”四个人同声

叫道："魏老师！"

魏野畴说："走！到我那里喝茶！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四个人一愣："礼物！"魏野畴见四人不解，忙问志丹："你叫什么名字？"力经推着志丹说："他叫刘景桂，会写文章。"魏野畴一把拉住志丹，又招呼大家说："都走！怕什么？"

四个人随魏野畴到了东山宿舍，进了门，魏野畴先抱出一包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还有剧本：《列宁传》、《爱国贼》，每种数本。魏野畴说："你们先看，然后就放在图书馆，让大家都看！"

几个人象得了宝贝，抱起书就走。魏野畴说："喝了茶再走！"几个人说："不喝了！"魏野畴说："慢走！"几个人又站住。魏野畴笑说："真是些嘴上没毛的小伙子！我问你们：可喜欢这些书？"大家都说："喜欢！"魏野畴说："我已经过调查，刘景桂最用功，当你们的阅读小组长，读书要做笔记写心得哟！"志丹的脸刷地红了："魏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读，一定交读书笔记！"说完，鞠了个躬，四个人撒腿跑了。

还没有开学，刘志丹先交来一本读书笔记。他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都摘了下来，并写了心得。魏野畴翻开一览："好工整的小楷字！你从前读书很多？也爱写字？"

"读旧书多，古文多，新书少。到这里才读新书的。"

魏野畴递给他个书单说："读些理论书之后，再读些文学书。先读鲁迅和高尔基的！"

开学不久，学生们议论说："魏老师抓住了刘景桂，就牵

住了我们的'带头羊'！"李宜如说："魏老师是有来头的，人家是北京的大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前年就在渭河流域的咸榆中学教过书，那是个'学生王'"。力坚说："你真是个探子！什么都知道。"

常达江把话接过来说："这不是他探出来的，是老翰林杜斗魁骂出来的。那天，我从校长门口路过，听见杜斗魁高声嚷道：你请些什么老师？不是和学生一块打球，就是在课堂上讲'五四运动'、德谟克拉西、赛因斯。什么是'德谟克拉西'、'赛因斯'？把学生都引坏了。这样下去，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教书不教？杜校长直向他做解释。"志丹说："人家刚到不久，'猪尾巴'就想拆台了？真是些垃圾！"

过些日子，魏野畴就在学生中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刘志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各种研究会都以他为骨干。

志丹的担子重了，就得常常去找魏老师："魏老师，同学们要演戏。你看，是先演《列宁传》，还是先演《爱国赋》好？"魏野畴说："先演《爱国赋》，下学期再演《列宁传》。因为目前同学们还不熟悉列宁。"

志丹说："我们研究了《爱国赋》，那个男主角可不好演，得演出他的机智勇敢，我们这些人试了一下，都演得不够分量！"野畴思考一下说："这样吧，我先演给你们看，咱们俩演一个角色。我先演几场，你接着演，怎么样？"

志丹有些迟疑："我没演过戏！"

"什么都在于敢闯，闯过这一关，以后你什么戏也能演

了。先理解这个角色的特点：他是一位爱国青年、热血青年，抱着牺牲一切的决心，深入虎穴，定要盗出军阀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

《爱国赋》当天就开排了。利用业余时间排了半个月，就在学校内外公演。在校内是魏野畴主演，在校外是刘志丹主演。观众都激动得流泪，榆林街上的人都说：“榆林中学的新戏演得好，比‘包公戏’还引人！”校内可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新老师们的意见：“是要演爱国戏，才能开脑筋。”一种是老翰林的意见：“哪有老师和学生同台演戏的？师生不分嘛！要把学生都教成戏子？”杜斗魁又抖着一身肉，去找杜校长。

刘志丹几个人一听，火了：“索性再接着演《列宁传》，把‘猪尾巴’们气跑！”商量后，就去找魏老师。碰见魏野畴正在翻译《政治经济学原理》。魏野畴见学生进来，忙放下笔说，“又碰上困难了？”志丹刚说了一句“猪尾巴”，野畴就说：“知道了，不理他！从明天起，我就给你们讲《政治经济学》，每礼拜三次，晚上讲，自愿听，愿听者都来。咱们要用马列主义占领这块不毛之地，把封建余孽挤出去！”

听魏野畴讲完《政治经济学》，学生们象得了把钥匙，脑子全开了：原来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和经济有关系，有剥削压迫，就有压迫者的掘墓人，最后的结果，一定得走共产主义。志丹想得更多，他一个人常常坐在山半坡，回想阎小盛、赵宝魁、马罗武这些人的处境，自己家庭的遭遇……

他决定开始写作，要把那些事都记录下来。

志丹正在沉思，霍力坚连跑带跳赶来："景桂，魏老师找你！"志丹忙问："可知啥事？"力坚说："他要你一个人先去一下。"

志丹连忙跑到魏老师房中，见魏老师桌上又摆了一本《中国近代史》，是用毛笔写的。他问："老师，是不是要给我们讲这本书？"魏野畴说："不讲了。你可以拿去看看。我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现在给你讲另外一件事。"说着，从抽屉拿出一本《共进》杂志："这东西可看过？"志丹点点头："刚入学就看见了。"

"印象如何？"

"它是为人类争取自由的。"

"好！这本杂志，是在北京的陕西人办的，发行很广，现在各省都流传。而且越出了国境，跑到外国去了。"

志丹瞪着大眼静听。魏野畴解释说："《共进》是'共进社'的机关刊物。这个团体是为反帝反封建斗争而成立的群众组织。你们'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人，有愿参加的，我可以介绍。"志丹忙说："请写上吧，我头一个参加。还有些人，我再选择一下，把名单给你送来。"

"对！要选精华，不能滥竽充数。"

志丹沉默一阵，又问："魏老师，咱们的共产党呢？什么时候吸收我们参加？"

"不会很久了，大革命就要到来，革命需要人。"

"山雨欲来。我总感到你不会在这里长久待下去……

还有那些老翰林几次去告你，连井岳秀那儿他也跑……”

“是的，全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明天我去看看杨虎城，他是不得已而住在榆林。对他多做些工作，以后有用处，革命需要枪杆子。”

半月以后的早晨，志丹约上宜如、力坚、达江，去送魏野畴老师。几个人和老师同行，一直送到榆林城外的凌霄塔，才扶老师上马。

魏野畴一走，刘志丹象掉了魂，一头扎到宿舍里，拼命看书。忽听外面吵嚷：“澡堂那边打起来了！”

原来学生会给同学办福利，主持盖了个澡堂，因为地方窄小，排出名单，张榜公布，规定轮流去洗。今天头一天放水，该洗的同学都抱着衣服在门口等候。庚班有个学生杜士秀，仗着是杜斗魁的一家子，不服从规定，硬要先进去。宜如上前制止说：“不要为你一个人，坏了规矩！”杜士秀摆出斗鸡架势说：“什么规矩？学生会算什么东西！我就不听你们的。”劈手把布告和名单全扯了。直往里闯。达江伸手去拦，杜士秀扬手就是一巴掌：“这就是理！”引起在场人的公愤，都挽起袖子要打。学监赶到，大声喝道：“走开走开！什么了不起的事，乱贴布告，也不同学校商量。”

达江急忙上前解释，不提防杨富生提把椅子，从后边赶上来，二话不说，照学监劈头砸了过去。学监一歪身，椅子撞在墙上。学监吃了一惊，魂飞天外，缩着脖子跑了，杨富生卷起袖子，又去扑杜士秀。杜士秀一见来势凶猛，撒腿就跑，

嘴里不干不净地说："有胆量你别走！"志丹刚跑过来，一把没拦住，杨富生一路吆喝，追上去，杜士秀抵挡不住，逃到杜斗魁窑里，把门关上了。

学生收起课本，满院子游荡。那些小商小贩，卖花生的，卖麻糖的，都挑着担子，提着篮子，来凑热闹，招揽生意，学校简直成了庙会。杜斗魁拉着侄子去找学监闹，又嚷着去见"井大人"。有几个管事的，同杜斗魁不是亲戚便是朋友，串通一气，硬说这事是刘景桂几个人领头闹的，主张开除；学生会也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是件小事，学校要小题大作，学生早窝着气，正想闹事，决定正式罢课。

省里督学正在绥德视察，听说学生闹风潮，连忙赶到榆林。当下由学监、杜斗魁陪着，要给学生训话，后边还带了两个警丁保镖。这家伙一身胖肉，脑门流油，走两步就发喘。学生见那模样，就送上个外号"屠夫"。只听他开口就说："我早听说你们学校有'过激派'，果然不假。这学生会是个'过激派'的产物，必须取缔！……"刘志丹质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满嘴胡说八道！如果真是督学，就该把事情弄清楚，满足学生合理要求，你要是啥都不懂，就别瞎叫喊。"

台下嘘声大起，人头乱动。杜斗魁指着志丹，吩咐警丁说："那是领头的，快抓！"同学们把志丹一围叫道："不许逮人！"杨富生打个呼哨："赶秃驴！"提起棍子直奔督学。学生们涌上去，扔砖头，扔土块，学监护着督学逃走，身上也挨了几下。杜斗魁还装镇静，连声吆喝："找井大人！找井大人！"力坚叫道："打这老鬼，他是条毒蛇！"同学们丢开督学，把杜

斗魁围住，你撕我扯，霎时间，胡子拔个精光，下巴上淌着血珠子。杜斗魁呻吟着，直叫“救命”！吓得那些管事人不敢在校落脚，一个个悄悄溜了。

一时满城风雨，都说学生造了反，督学找上井岳秀，请求派兵弹压。井岳秀听说学校出了乱党，领头闹事的叫刘景桂，忽然想起什么杂志上有篇文章，好象也是刘景桂写的。忙吩咐师爷去查，果然不差，题目是《扫除朽骨》，揭露井岳秀抓了大批人，占了大块地，学着皇帝的样子，给自己修墓。井岳秀捻捻八字胡点点头：“说的倒是实情。”督学见他不开窍，就点破说：“他是攻击大人，死人与活人争地。”井岳秀越发懵懂：“不占块地皮，我死后埋哪里？”师爷说：“他主张火葬。”井岳秀大怒，拍着桌子叫道：“好家伙！死了还要烧我尸首。这还了得！不除这个祸根，死后可不得安生！快抓！”当下派出两个连，围了学校，命令交出刘景桂。

学监满城奔走，找家长接学生回家。还说，刘景桂太岁头上动土，两案俱发，凡跟着闹的一律拿问。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连夜写标语传单，分头张贴。又给学生家长、商会团体写信，要求他们主持正义。还组织一支敢死队，收集切菜刀、火棍、铁锨当武器，把守校门，准备厮拼。力坚担心志丹出事，提根木棒，守护左右，寸步不离。

再说杜斌丞，原是去北京聘请教员，路上得到消息，急忙赶回榆林。先到衙门，请求撤了兵。回学校一看，桌椅板凳都搬到院里，设置路障，想找管事人问一问，却一个也不露面。杜斌丞摇摇头，叹口气，进办公室，不宽衣，也不洗把

脸，看罢桌子上一大堆信，就接见学生会代表。一见来的五六个人，是刘景桂、常达江、李宜如、杨富生、霍力坚，都是平素自己赏识的学生，有的学生家长又和自己是朋友。心里越发埋怨那些管事人。随即说道："都是我用人不当，耽误了大家学业！"

刘志丹把罢课经过说了一下，杜斌丞连连点头。杨富生觉得不够激烈，缺乏气派，把脸一板，说："用不着婆婆妈妈的，反正课是罢了，你看着办吧！"说罢'嗖'的一声，从腰里扯出一把尖刀，往桌上一插，狠狠地说："谁同学生作对，咱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本来，事先安排好由常达江谈条件，被杨富生一搅，不知如何开口。志丹说："学生会有四个条件，请杜校长考虑。"达江掏出纸条，道念："一、学生要求参加校委会；二、废除不合理的教学制度；三、开除杜士秀，撤换学监，驱逐杜斗魁；四、军队不得干涉学生的活动，学生要言论自由……"霍力坚加上一句："不全部接受，我们决不复课！"

杜斌丞接过纸条看看，思索了一下说："这些要求并没有啥不好。"指着桌上一堆信说："学生家长、社会人士都支持你们，我还有不支持的。头两条是咱们学校的事，可以照办。杜士秀得罪了大家，应当受处分。学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只是杜魁老，一大把年纪，你们也把他整苦了。再要驱逐出去，恐怕有失宽厚。"

杨富生迎头一炮："那就不用谈了。"宜如忙说："我们不驱逐他，恐怕他也没脸进课堂了。"杜斌丞说："那就是另一

回事了！”谈到最后一条，杜斌丞沉吟起来，杨富生又要放炮，志丹插上来说：“杜校长，这里没有两全之策，既要改革又要跟旧势力妥协，怎么行得通呢？事到临头，只能顾全主要的一面。”杜斌丞心一动，觉得这话正道着自己的心病。平日处理问题，有些左顾右盼，落得两头为难，惹出好多烦恼。当下决断地说：“好，如今只能顾学生这一面，回头就去见井大人。”

代表们得到满意的答复，辞别出来。杨富生神气活现：“不是我老杨，他怎能答应那么痛快！”力坚说：“你象个草头王，乱闯！”

第二天，宣布复课。学监受了申斥。杜斗魁果然推病不出。杜斌丞又给井岳秀下了话，解释误会。井岳秀听说火葬还是佛祖用过的老办法，也就不再追究。

第六章　怀旧迎新

走了个魏野畴，来了个李子洲。头一堂课，就是批诸子百家里的封建思想。二一堂课，就讲起《共产主义 A、B、C》。

学生们又喜又闷。喜的是，李老师和魏老师一个思想，闷的是，为啥这么巧？想去问问杜校长，又不好问。志丹和几个"共进社员"正在议论，霍力坚笑嘻嘻地撞进来。把眼一眨，拉住志丹就跑。一直跑到山沟口，才对志丹说："我可听到了好消息。咱们的杜校长，跟北京的李大钊是朋友，和李大钊谈好，要他派进步教员来榆林。李大钊满口答应。西北是重点，不但派了李子洲来榆林，还派了王懋廷到绥德，派王懋廷的兄弟王复生到渭南。都是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要在西北遍地开花。……"

"这消息可当真？"

"真的，李子洲老师和杜校长谈话，校役听到了。那校役是我家的亲戚，一个字不漏，都对我说了。"

志丹说："这就好了，李大钊脑子里也装上了我们这些陕西小伙子！"力坚说："李老师不久就得走！"

"为什么？"

"李老师一来，杜斗魁又出来活动，去找杜校长，说他尽

请些'过激派'，思想不对路，把学生越教越乱，我们上课也没人听了。杜校长说：这是潮流，咱们挡不住，也不能把学生全捂在罐子里，不让呼吸新空气，怎么培养出人才？李老师可不管他们那一套，把学生们写的文章都拿去了。他要仔细看，从文章里看思想。"

果然，不出多日，李子洲就找刘志丹谈话。桌子上摆的是刘志丹的作文。什么《官逼民反》、《税狗子》、《官官相护》、《婚姻》、《引路人》……

李子洲问一篇，志丹说一篇。李子洲问："《官逼民反》中写的那些人物阎小盛、马罗武、赵宝魁，现在哪里？"

志丹说："'硬肚'被官军打散了，关的关，杀的杀，剩下的被官府收编，成了官府的帮凶。那三个人，跑到了山里，去向不明。"

"《官官相护》中写的可是真事？"

"是的，我家里发生的事，我父亲为告县长，把家告穷了。"

子洲上下打量着志丹：布衣布鞋，完全象个农民的孩子，只是那张脸，是个清秀的书生。子洲让志丹坐下，又问："你的学费困难吗？"

"吃饭可以将就。粮食从家里带来，只出个油盐钱。放假不回家，省了路费。"子洲叹口气："苦中才能磨练出人才！"又问："《引路人》可是写的魏野畴老师？"

"是的，我愿永远跟他走！"

"关于《婚姻》这篇文章，可是写的你自己？你被包

办了？”

志丹低头不语。

李子洲说：“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人人受着折磨。要做到婚姻自由，还得有个过程，旧势力很大，人的思想都被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捆住了。……”

提出封建思想，志丹又想起了杜斗魁，他说：“李老师，有件事我得说给你：杜斗魁联络老翰林把你告了。罪状是四条：头一条，是宣传共产主义；第二条，是说你要‘打倒孔家店’，把我们几千年的儒学思想给推倒了，这是糟害‘国故’；第三条，说你和魏野畴老师一样，支持学生会，把学生教疯了；第四条，说你专门教唆学生写歪文章，反对当代官府。”

李子洲问：“你怎么知道的？”志丹说：“力坚在道尹府看见的，是井岳秀把状子批到道尹府查处，力坚的父亲是秘书长，就在桌子上摆着。”

“力坚他父亲说些什么？”

“他是个旧人，也是旧思想，力坚和他爹吵了一架，说他爹是老朽，是垃圾。不跟潮流走，迟早要被淘汰。他爹正为难哩！”

“新旧斗争，总会见分晓，暂时不管他！”

志丹说：“李老师，我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不愿苟且偷生。……”

李子洲握住学生的手，久久不放。

李子洲可真有魄力，把学生带到长城外，在蒙古地里做

了一次宣传工作就走了。又听说，他到绥德师范去当了教导主任。过不久，又来了个绥德师范的国文教员，名叫王懋廷，是云南人。找几个学生谈了话，又匆匆走了。

李子洲和王懋廷的一去一来，刘志丹可是喜出望外，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几个月后，他就成了共产党员。

跟脚又来了事。杜校长把刘志丹叫到办公室，交代说："又给你们请个新教员，是教国文的，也教美术，他'国画'画得很好，你们学生会开个欢迎会吧！"志丹问："这位老师贵姓？"杜校长说："姓新，就叫他新老师吧！"

志丹的思想，并不象从前那么单纯，想法也多了：新，《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可能是个化名，也许是被官府通缉过的，不愿露真姓名。他在学生会做了布置，第二天就在操场上开欢迎会。杜校长陪着新老师来了，新老师是位高个儿头，也才三十来岁，穿的是西服。"猪尾巴"老翰林也跟在后边。志丹主持开会时，先朗诵了一首诗：

"我的亲爱的同胞呵！
真挚诚意热烈的同胞呵！
我们不必以弱者自居，
万众一心，协力同作！
打起我们决战的鼓！
吹起我们敢死的号！
振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杀！杀！杀！"

志丹诵着，大家都喊出："杀！杀！杀！"

新老师流出热泪，原来这就是他的旧作。同学们和杜校长也流了泪。"猪尾巴"老先生们瞪着眼问："杀谁？"学生们齐声叫喊："杀反动派！"

新老师讲课另是一个样子，专讲鲁迅、陈独秀的短文，讲雪莱、歌德的作品。杜斗魁觉得有仗势，在窗外骂道："一个比一个疯狂！这是榆林，不是北京。走着看，一个也不能留！"

新老师更有新花招，把学生的作品，投向了《大公报》，还创办了《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塞声》。刘志丹和同学们的文章，都在社会上发表了。志丹又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刘丹志和新老师一见如故，拉着他去参观榆林的"惠济地毯厂"。看见那些受苦的童工们，面黄饥瘦，怯弱发呆。再看他们亲手织出的绚丽图案，好似童工们洒上的泪花。新老师对志丹说："办平民学校！在咱们学校里办，学生会领导！"

老师又提醒了志丹，他开始跑着张罗，安排教室，组织童工，由同学们轮流教课。每晚必到，使童工们业余能受到教育。

杜斗魁早上一进教室，就骂起来："什么丧门神？尽出歪主意！那些目不识丁的娃娃，能教出个秀才？好好的教室，弄些披烂皮袄的穷鬼来上学，把教室熏得满是羊膻气！"

刘志丹气得眼冒火星，去找新老师："咱们再给他点眼

色看！我们要演《马克思进孔庙》，我演马克思，霍力坚演孔丘。到大街上演，用马克思的宇宙观，批驳孔丘的唯心论，用科学与民主，批驳封建古朽，叫'猪尾巴'们受受教育！"

新老师笑了："你们试试看！"

真的，志丹借了新老师的西服，霍力坚借来一套和尚领大袍。宜如就给化妆，照着书上的马克思像，给志丹贴了胡子、头发，贴后，站在远处看看："不错！景桂的眼睛很有神气，鼻子又高又直，不用化妆，嘴也很端正。嗯！得再给你加几条皱纹，要不，显得太年轻。"

给志丹化妆完，又给力坚化妆。力坚是挂的长胡子。宜如说："你这鼻子不高，是中国人的样子！"又在力坚鼻孔上画两个小黑圈儿。说："听说孔丘是翻鼻孔。"又给戴了假发，后边吊根小辫子。化妆时，人们就哄笑起来。

志丹抱了一本《资本论》，力坚抱着《论语》，两人就试着，在院子里说达起来。学生们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都笑得前仰后合。杜斗魁拉着老翰林们跑来，伸伸头，气歪了鼻子。叫着："简直是'离经叛道'！找杜斌丞算帐去！"

真是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一九二五年春天。报刊上传着各种消息：广东革命政府开始扫除境内的反革命势力。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志丹锐敏地感到，大革命的风暴就到眼前。五月九日，陕西军阀吴新田借故打伤学生，引起西安各校总罢课，展开驱吴运动。榆林中学接到通知，要选派一名代表，去三原参加全省学联代表大会。共进社也来了

通知，要在三原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学生会和共进社都选刘志丹当代表，去出席这两个会。没有路费，同学们就捐款，凑了十四块钱。

从榆林到三原，约有一千六百里，步行得走半个多月。志丹起早贪黑，一天跑一百几十里，走了十八天，到三原县，才赶上共进社大会的开幕式。到渭北中学报了到，进会场，迎门桌上摆着题字本。志丹拿起笔，写了几句："共进！共进！同去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进自有光明与幸福！"

忽然有人叫道："学生司令来了！"志丹丢下笔，见是魏老师，忙叫了一声。魏野畴双手扳着志丹的肩膀，看了一阵，笑着轻声问道："入党没有？"志丹说："李子洲老师派绥德师范王懋廷老师到榆林建立党组织，头一批吸收了我们四个人。"魏野畴又问："常达江他们几个人怎么样？"志丹说："达江寒假毕业，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力坚刚入团，他要求入党，党内通不过，说他家庭出身不好。气得他哭了一场。"魏野畴说："力坚是个不错的孩子，和他父亲可不一样。为什么要搞唯成分论？革命不革命，没有遗传性。"志丹说："要论出身，念书人几个是无产阶级？不看思想本质，盲目排斥出身不好的人，也是一种左派幼稚病。"野畴顾不得和志丹多说，两人匆匆分手，野畴上了主席台。

志丹从背后看，魏老师还是那身打扮，穿件灰布大褂，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再看那走路的劲头，比从前精神多了，人家为什么叫他"学生司令"？志丹还没弄清楚。坐下找

人问了问，才知道，魏老师离开榆林后，到省里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公开职业还是教书。去年，杨虎城带兵南下，觉得他那些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便请了魏野畴帮忙。志丹一想，从前听李老师讲过，杨虎城原是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那年靖国军吃了败仗，直系军阀吴佩孚要收编他的队伍，杨虎城跟那些人合不来，拉队伍到榆林，投奔井岳秀。井岳秀虽念老乡份上，让他住在榆林，可又不放心，把他的军队开到三边，只把他本人留在榆林，实际是软禁。在这期间，杨虎城和魏野畴交上了朋友。如今杨虎城成了陕西督军，请魏野畴给他培训干部，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

旁边坐的人说："魏野畴老师一露面，时间不长，势力大大发展起来，魏野畴现在挂着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名儿，所以人们都叫他"学生司令"。

台上宣布开会，人们安静下来。这是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刘志丹被选入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社内事务的议案。

会开了六天，接着又开陕西省学联代表会。魏野畴作了政治报告，提出"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装力量推翻统治阶级！"号召学生积极响应北伐，走向革命第一线。

大会宣布成立省学联，通过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决议，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各校学生到农民士兵中进行宣传。

会一结束，志丹急着赶回榆林布置工作，魏野畴又来看他，分手的时候，魏野畴问："你今年该毕业了吧？有什么打算？到北京上大学吗？"志丹摇摇头说："如今大学里，养尊

处优，我不喜欢那种生活，想参加实际斗争，走最艰难的路，挑最沉重的担子，过最热烈的紧张生活，才有意思。”魏野畴放声笑了起来：“好啊！有这气概，就能大闹乾坤！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处都需要人，我倒希望你到这里来！”志丹决然地说：“好！跟你一起扛枪杆！”

第七章　入　伍

在北海后门三眼井找了个公寓，安放了行李，志丹和几个同学到南池子党的机关去接关系。刚好，是北方党军委的人接见，谈完后又去师范大学找常达江。走到景山大街，忽然碰到一群戴白箍大盖帽的警察，拿着哭丧棒，轰赶行人，街上断了交通。几个人穿小胡同，七弯八拐，跑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地方。来到一条大街，那里叫闹喧天，挤满了百姓，拉黄包车的，赶马车的，不能通行，都占着座儿看热闹。那些顽皮孩子钻来钻去，扔着柿子皮。再看长安街那边，穿黑皮的保安队亮出明晃晃的大刀，披黄皮的宪兵队提着盒子枪，杀气腾腾地在街心列成阵势，如临大敌。志丹一打听，是防备师范大学的学生上街。

志丹忽然想起，报纸上登着十三国代表正在中南海居仁堂开"关税会议"，要把持中国的海关，各地人民都示威反对，下通牒要段祺瑞卖国政府下台，今天的事一定跟这有关。便招呼大家说："走，到前边去看看！"力坚早按捺不住，膀子一斜就往前挤。只听口号声冲天而起，学生大队冲上了街。一路呼喊着"关税自由！""民众自由！""解散关税会议！"军队冲过去举着刀背乱砍，伸手抓人，学生中有人受

伤，这样一来把学生激怒了：队伍里忽然飞出几十个暖水瓶，劈哩啪啦，开水四溅，砖头、瓦块、棍棒齐上，打得军警宪兵人仰马翻，一个个抱头逃跑。有的跳了臭水沟，老百姓乘势一涌，好象集群撵兔子。跑到警察分局，群众就闯进去，捣得稀烂，警察钻到桌子底下，缩着不敢动。冲到户部街，正是“京师警察厅”，门前警察垒一堵人墙，群众喊声“打”猛扑上去，警察逃进二门，把桌椅板凳堆在前边。学生砸了匾，又砸汽车，边走边打，直捣总统府。段棋瑞吓慌了，急调消防队、保安队迎头截击。救火车呜呜叫，几十条水龙带喷着水柱，群众和学生一齐向前冲。

刘志丹夹在人流里，只顾朝前冲，大街水流成河，几个同伴早冲散了。学生们停下来整理队伍，志丹跑到路边，脱下衣服拧水，忽然有人招呼说：“景桂，你什么时候来的？”志丹见是常达江，喜出望外，忙说：“我们去广东学习，打这里路过，昨天才到，正要找你。”达江顾不得细问，便说：“队伍要到天安门开大会，你跟我们走吧！今天晚上，陕北学生还要在法政大学开会，声援榆林中学同学！”志丹说：“我们离开榆林才几天，又出了事？”达江说：“井岳秀儿子井文龙，横行霸道，在戏场里打了同学，榆中又罢课了，晚上这个会，就是反对井岳秀，支援榆中同学。”说着，杨富生、霍力坚也找上来。力坚额角上鼓起一个大包，达江问：“怎么回事？”力坚说：“我去捣警察局，挨了一棍子！”达江忙招呼救护队，给敷了药。

队伍折到天安门，另外几个学校的学生，也一路和军警

冲打搏斗，赶来会合，到会的有好几万人。大会通过了关税自主的决议，队伍又出前门游行一周。这一天，整个北京都乱了套，志丹他们从早到黑，都没吃东西，也不觉饿。杨富生有个老表，在地安门开杂货铺，拉他去喝酒。志丹买了几个烧饼分给力坚，一边啃着一边又赶往法政大学开会。会场上烟雾缭绕，恶臭难闻。到会的有几百人，南腔北调，奇形怪状，多是来看热闹助威的。嗑着瓜子儿，吐着烟圈儿，交头接耳，人声嘈杂。志丹他们坐在后边，什么也听不清。只见台上上来下去，鼓掌的也有，喝倒彩的也有，打呼哨的也有。志丹拉着力坚跑到前面，找不到座位，就靠墙根站着。忽然听见台上断断续续传来"陕北地方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几句话，一个"拥井派"正宣扬井岳秀的德政。讲完，台下还有人鼓掌。力坚沉不住气，喊了一声："胡说八道！"坐在前排的人，立刻朝他开火："把他轰出去！"场子里又发出阵阵怪叫，趁机哄闹。力坚急得脸红脖子粗，说不上话。志丹挤过人群，跳上讲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出奇的举动，倒叫那混乱的会场猛的安定下来。志丹这才开口："今天讨论的问题，关系陕北数十万人的命运，我们应该抱着严肃态度！"停一停又说："我们刚从陕北来，知道实情。既然讨论问题，就要尊重事实，不能信口开河。刚才有人说，'陕北是乐土'。那是谁的乐土？军阀的乐土，帝国主义的乐土。教堂洋人可以随意圈地；井岳秀可以随意串门子，看中谁家闺女，把马鞭往门口一挂，就得把人送去；老百姓穷得一家几口伙穿一条裤子，十有九家连喂牲口的苜蓿也吃不

上。……”接着一件件数井岳秀的罪恶，数一件，下边鼓一阵掌。会场又混乱了。只听一阵呼哨，一片喊打，乒乒乓乓，椅子腿、凳子腿，头上乱飞。拥井派见大势已去，就动了武。双方对打一阵，拥井派夺门逃走，反井派占了优势，发出通电，声援榆林同学，打倒军阀井岳秀。

又住了几天，北方党管军委的人，主持入学考试，刘志丹、杨富生、霍力坚都录取了，其他几个人考了大学。三个人辞了达江，到天津搭船。当时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之间正酝酿大战，市面混乱，人心惶惶。

一上船，杨富生就象掉了魂，抽了筋，刚出门那点豪兴全没影了。不吃不喝，话也不说，志丹、力坚虽也有点头晕，还能支持，见杨富生身体不适应，便想尽办法照料他。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借宿上海大学。这里有党的组织，党员来来往往都住这里，刚安置好行李，门口有人说话，力坚一回头，见是魏老师。叫道：“魏老师！好希罕！你也去广州吧？”魏野畴说：“我来开会，听说来了陕北学生，我就跑来了。果然是你们。看样子路上吃了些苦头吧？”志丹忙说：“听说黄埔军校招生，我就没到三原去。”魏野畴说：“去黄埔更好！多学点东西。”志丹说：“就是坐船不大好受，三个人都吐了。”杨富生歪在床上，哼哼唧唧叫唤，魏野畴问：“富生怕是打摆子？”摸摸头，不发烧。杨富生说：“比打摆子还难受，我这一身都摇成了豆腐渣。”魏野畴说：“我头回坐船也这样。不要紧！风浪一紧，水手也晕船。吃点药睡一觉，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话没说完，杨富生呜呜咽咽哭起来：“魏老师，陕北也需要人，你给说说，叫我回去革命吧。恐怕到不了广东，我这条命就得扔了。”魏野畴笑着说：“哪有那么严重，谁见过坐船晕死人！你平常有股冲劲，敢拼命，怎么一晕船就泄气？”杨富生说：“不是我没种，真叫敌人一刀砍死也罢了，好歹图个痛快，总是为革命牺牲。就怕软刀子割头，活受罪，我受不了。”

力坚听得不耐烦，嚷道：“我算把你看透了，光说漂亮话。拿八抬大轿抬着你，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又享福又出风头，你受不受得了？”杨富生说：“我请你抬我吗？”魏野畴劝道：“都别说气话。革命是不容易，这才开个头，往后还得准备吃糠咽菜，坐牢杀头哩！”又劝杨富生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杨富生被力坚抢白一顿，心里不自在。魏野畴一走，他就借故出去“散散心”，一个人上街转游。眼里见的，尽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杨富生暗暗喝彩：“真是个花花世界！”不觉又心旷神怡、如痴如醉。志丹不放心，怕他摸不着路，出来找了几趟，不见个影子。一直等到半夜，才见杨富生丧魂失魄地溜进屋。

第二天，魏野畴安排好活动日程。上海大学挂出两块牌子：一个请肖楚女讲演。一个请陕北学生领袖刘景桂讲演。志丹讲了陕北学生运动的情况，又介绍了北京学生反段祺瑞的斗争。

可是，杨富生游兴大发，连日忙着逛大世界，逛城隍庙。临上船那天，魏野畴又来看他们，杨富生愁眉苦脸，嚷着头

痛。力坚看出他的心思，就试探说："老杨不舒服，不如就留上海吧？"杨富生吞吞吐吐说："那好吗？"志丹说："真不能走，也不能勉强。只是咱们一块出来的，半路把你撇下，我们于心不安。"杨富生说："那倒没关系。"力坚火了："你这人，就是五分钟热度！爱变卦！出来时就你神气，还说身穿黄呢子军服，足登长统皮靴，全副武装带，腰挂盒子枪，多排场！如今才走到半路，你就三心二意，节外生枝。我真替你害羞。"杨富生咕哝说："又不是我自己要留在上海的。……"魏野畴对杨富生的表现，也不满意，见他口气软了，就说："既然干革命，就得四海为家。革命的路很长，不比游山玩水，想歇就歇。还是振作精神，往前奔吧。"力坚说："人家哈哈镜还没看够哩！"杨富生怕他说出更难听的，一狠心说："走就走！都是人生父母养的，看谁装熊！"

杨富生憋一口气，路上不再多事。船走了五天，到香港北边一个小岛，因为近海多礁，要等引水人来，才敢开船，所以又候了一夜。天明涨了潮，轮船才启航。驶入珠江，水由绿变黄，太阳升起，遍野彩色斑斓，江面帆影联翩。船靠码头，三个人下船上岸。正要问路，只见一个青年军官，打着"黄埔军校接待站"的小旗，在那里张望。志丹见他穿一身黄呢军服，长筒黑皮靴，挎着黑皮包，斜披武装带，挺着胸膛，英姿勃勃。便走过去招呼说："同志，请问去黄埔岛在哪里搭船？"青年军官忙问："你们可是到黄埔军校学习的？请跟我来。"

三个人跟着上了小快艇，一路上，彼此客客气气，互道了姓名，青年军官说："我叫唐澍，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咱

们成了先后同学了。听口音你们也是从北方来的？”志丹想起在上海见报纸上登着，广州学生游行示威，有个带队的，也叫唐澍，兴许就是他？就问：“你当过游行总指挥？”唐澍含笑不语，志丹会意，便说：“我们三个都是陕西人，是从北京来的。”唐澍说：“我也是北方人，离开北京时候，那里还是死气沉沉，现在怎样？”杨富生眉飞色舞起来：“时势不同了，我们去的那天，就捣毁了警察厅！闹翻了整个北京城！”又说了许多天津、上海的见闻。志丹说：“现在是天下人心思广州，我们一路上，见到好多青年人，向往光明，都往南边跑。要上黄埔军校的，就占一大半。这是大势所趋，军阀闹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扛枪杆子不行了！”唐澍见志丹谈吐清晰，态度谦逊，心想，是个有头脑的人，就说起心里话：“说起黄埔，名声是不小。革命政府靠这支武装，统一了广东。不过，自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以后，军校内部也变复杂了！”大家等他说下去，船已拢岸，唐澍说：“你们留意观察，就会有体会。”

黄埔岛离广州市三十里，本是个大码头，岛上还有发电厂，因为长期闲着，屋顶漏了洞，锅炉也丢到乱草中生了锈。出码头就是营房。军校已办到第四期，这个学校是共产党提倡，和国民党合作办的，加上苏联出力帮助，所以建军原则，教学内容，都采取苏联的经验。唐澍领他们到校部报了到，当下被编进入伍生队，剃了光头，换上军装，杨富生穿上二尺半，自己也觉得添了几分威风，长了几分人才。如果留在上海，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不知落个什么结局。因此心

里暗暗觉得侥幸。参加党团员小组会，杨富生又表示决心，要坚持学习。回到宿舍，一些先来的同志，围拢来关照起居。杨富生有了兴致，不免信口开河，卖弄聪明，有人以为他见多识广，就另眼相看，杨富生越发得意。

听党内介绍：军学生活紧张热烈，除政治课、军事课，三操两讲打野外，晚上还有大会小会，各种社会活动，党内学习也抓得紧，《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等等，都是必读书，每星期要开时事讨论会，党内生活会。志丹等三个人都表示：决心学好！

一天早晨起床，杨富生在上下铺乱翻一阵，嘴里不干不净叫骂着，力坚说："你又发什么疯？"杨富生瞪着眼说："没你的事！"志丹悄悄地问："丢了什么东西？"杨富生说："讨论题。"志丹说："是不是黄排长没收了？"一听这话，杨富生一愣。这个排的排长黄舜尧，外号黄鼠狼，也是陕西人，一个老军阀的儿子，上期毕业，留校工作。志丹早发现他鬼头鬼脑，不是东西。杨富生说："要是他拿了，老子宰了他！"黄舜尧正在窗外偷听，手按着武装带咔咔跑进来说："你要宰谁？检查内务是我的责任，床上乱七八糟，影响整洁，我有权利没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杨富生也不示弱，叫道："你偷东西！"拿个水碗扔过去，黄舜尧拔出手枪，杨富生翻身从墙上摘下长枪，准备迎战。志丹看要打起来，一把拉住黄舜尧的膀子，夺了手枪，力坚也抱住杨富生说："不要胡来。"黄舜尧看这阵势，就大声嚷道："你们拉帮结伙想干啥？讲什么马克思、牛克思，这种学生就该开除。"杨富生说："军校不是

你开的，你开除不了！”志丹声严色厉对黄舜尧说：“话要说清楚，用不着旁敲侧击！同学们爱好社会科学，下课扯一扯，没什么秘密，你要喜欢，也可参加。”黄舜尧说：“我没那闲工夫！”力坚挖苦说：“你也不配。”黄舜尧说：“那是给穷鬼说话的，我家几代都做官，南方北方都有我的亲戚，不是大官就是大商，我能和你们一样，反对自己？”志丹冷笑说：“你到是说的真话！不过，各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谁也不勉强谁，黄排长也不必处处给人为难。我也说句真话，马克思主义不是洪水猛兽，是历史潮流，别说你黄排长，再大的人物恐怕也阻挡不住！”志丹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好象要逼他应战。黄舜尧眼睛死盯着志丹，一时无言答对，整了整皮带，哼一声说：“那就走着瞧吧！”把手枪塞进皮套里，赌气走了。力坚骂说：“什么东西，大金牙、金戒指、金壳手表、金丝眼镜，象个流氓！”志丹说：“这种人都有来头！”

志丹发现情况越来越复杂。同学们谈谈话，黄舜尧总在窗外游来荡去，鬼头鬼脑，象个侦探。一下课黄舜尧就领着“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满宿舍里乱窜。学校原来有个群众组织，叫“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员发起的，后来国民党右派另起炉灶，收罗败类，又成立个“孙文主义学会”，跟共产党唱对台戏。偷文件、造谣言、兴风作浪是家常便饭。校长蒋介石装聋作哑，背后却给他们撑腰打气。这黄舜尧正是“孙文学会”的活跃人物。有这一层，入伍生队一天总要出几场是非，不是争吵，就是打架。

三个月后入伍期满，力坚编入军官预备队，杨富生编入

政治科，志丹编入军官第一团三连，都分开了。这些地方虽比入伍生队好些，也不安宁，被右派搅得乌烟瘴气，正吃着饭，就飞起饭碗、凳子，回到宿舍，也寻衅闹事。幸好军官一团共产党员多，能压住阵，右派讨不着便宜，才收敛一些。

星期天志丹坐船过江，去广州市区农民讲习所，参加党员活动分子会，开罢会，时间还早，又绕到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去看唐澍。这两个人从见面那天就谈得来，以后又有些来往，竟成了朋友。前两个月，唐澍调到工人纠察队当总教练，见面机会少了，志丹每回过江，总要去看看他。将近东堤，见一队队武装工人，昂首阔步，唱着《国际歌》走了过去。东园里，人来人往，热气腾腾。绕过喷水池，当院一座红砖洋房，是工人纠察队本部。两侧搭了葵棚，是罢工委员会各机构的办公室。听唐澍说，省港罢工后，香港回来了几十万工人，除了下乡宣传，上前线配合作战，还组织了纠察队，把守路口河湾，警戒偷渡，缉拿走私，镇压工贼，担负封锁香港的任务。工人食宿、救济、抚恤，破获的案件，没收的财物，都要由罢工委员会处理，下面还设监狱，关押犯人。因此这里分不清上班下班，白天黑夜都有人工作。志丹刚上楼，猛听到唐澍嚷了声："岂有此理！"接着，门空通一声，黄舜尧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出来。志丹心里一愣，这家伙做什么来了？黄舜尧也不打招呼，象个受伤的老鼠，跌跌撞撞滚下楼去，志丹进了屋，唐澍笑说："黄鼠狼叫我轰跑了！"志丹说："他一出头就没有好事！"唐澍说："这家伙太不知

趣。我们前天夜里去虎门口巡逻，查到一批私货，全是罐头。刚押回来，他就拿着‘孙文学会’的公函来保，说是他姨父从上海发来的，不是英国货，看商标也不假，揭开一看，铁皮上明明铸着英文。真活见鬼！”志丹想了想说：“英国佬鬼大，恐怕是一封锁香港，他受不了，就把货运往上海，改个商标，再发回来。黄舜尧他爹是半官半商，姑父姨父都在上海有字号，靠帝国主义养肥的，还帮不了这个忙！”唐澍恍然大悟：“他原来是条走狗。没戴高帽子游街，真便宜了他！”正说着，进来五六个人，有领弹药的，有报告匪情的，唐澍都办得妥妥贴贴，打发回去。志丹说：“总教练还管这些事？”唐澍说：“人手不够嘛，我又兼了模范大队的大队长，专门到多事的地区搞警戒。近来常有武装匪徒袭击工人纠察队，掩护走私，工人牺牲了很多，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把各江岸的纠察队调回来，经过训练，抽出精干，配备新式武器，成立了模范大队。匪徒多是黑夜活动，每夜都要出海巡逻，或是伏路截车，打了几仗，才把匪徒的凶焰压下去。”这里话没完，一时又是人来人往，问这问那的不断头。唐澍说：“这里太乱了，不大声叫喊，话也听不清。”志丹说：“你这里有意思！”唐澍爽朗地笑起来：“咱俩一起工作多好！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紧张越有劲儿，周围闹哄哄，才睡得踏实。松松散散，就闷得难受。走，咱们吃碗面去。”

市上新开了几家饭馆，专做面食，象是特为北方人开的。饭馆里人挤人，两个人正找座位，有人打招呼说：“这边来坐。”志丹认出是常达江，正要说话，唐澍也举手示意，一

边问："你几时回来的？"达江说："刚到。"原来达江去年年底，来农运讲习所学习，同唐澍也认识，前几天去海丰参观，昨天刚回来。志丹先要了几碗面，说："我们借农运讲习所开过几次会，你下乡了，怪不得没碰见你。"唐澍说："海丰群众真了不起！第一次东征，我到过那里，讨伐陈炯明，农民出了大力，抬伤兵，运弹药，连妇女小孩都上了火线。军队急着开往前线，路上来不及做饭，农民就挑着饭篮，一路追送。没有农民支援，东征还不会结束！"志丹说："中国的农民最多，只要农民起来，革命势力就大了。"唐澍擦着筷子说："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不和农民合作，革命就不能成功。"达江说："现在问题复杂，农民要土地，那些右派军队，却替地主撑腰。"三个人吃着面，志丹又说："听说蒋介石也从东江回来了。"唐澍低声说："他一回来，右派活跃，谣言更多了。"

正议论间，几个工人来找唐澍，说南岸有股军队，跟纠察队起了冲突。唐澍立刻赶往东园。志丹也要回去，达江挽留说："见面不容易，到我那里玩一会儿。我要写个报告，还没理出头绪，你给出出主意吧。"志丹不好推辞，跟着又回到农运讲习所。

这里原是番禺学宫，进门是个水池，上有石拱桥。庭院绿树交荫，花木繁盛。第二层院是讲堂，两侧厢房，都是学员宿舍。达江引志丹进屋，只见室内摆满了两层架床，墙上挂着步枪。志丹刚坐下，达江就递过笔记本。志丹翻看了几页，发现调查项目很细致，农民生活各个方面，收入支出，油盐柴米，婚丧喜庆，都包罗无遗。志丹称赞说："你真细心。

这材料象个画面，连起来看，就能看出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达江笑说：“这是积几年之经验，彭湃、邓中夏同志，都在这里主持过工作，现在是毛泽东同志。他嘱咐我们，要多做调查，熟悉实际情况；要向群众学习，做农民的知心朋友。我们这次下乡，就是为了拜师访友。农民朋友真热情，我们夜里出去开会，他们担心地主暗算，总是扛上鸟枪打着火把，一村村接送，有的村子没有鸟枪，就筛锣擂鼓，呐喊助威。乡下土匪多得很，能有一批武器发到农民手里就好了。”

志丹想起《政治周报》上有篇文章说：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有些人说是个大不幸，那篇文章解释说：国民党的右派是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派，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工具。分裂出去会促进革命派的团结，并不是坏事。还说中国革命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切反革命假革命都要暴露出真面目。老右派已经分裂出去，新右派也要分裂出去。就象竹笋脱壳一样，竹子拔节上长，笋叶就要不断脱落。看现在的形势，这些话不是象敲警钟吗！达江忧愁地说：“广州方面这样混乱，我总担心会出事。”志丹思索了一会说：“列宁说得好，帮助动摇的人，自己先得不动摇。咱们有十万罢工工人，几十万农协会员，真较量起来，也不怕他。”达江谈得很多，他想把乡下的见闻写个报告，要志丹跟他一起分析研究材料。志丹天黑方回，紧赶慢赶，半路上还淋了雨。

那两天，岛上乌云乱翻，起了台风。三月十八日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担任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云龙，调中山

舰到黄埔听用，可是轮船开到码头，他又诬赖是“擅自行动”，当作“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证据，右派见时机已到，一个个拔出手枪，上了顶门子儿，要下毒手。志丹见这种情景，知道事情坏了。支部也下来紧急通知，叫党员们小心戒备。志丹枪不离身，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见码头上里里外外，摆了几层队伍。黄舜尧带着几名打手，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不一会儿，蒋介石坐着汽艇，走到码头上，屁股后跟着一大溜随从，拿着盒子枪，扳开大机头，如临大敌。志丹听见喧嚷，才知道中山舰已被解除武装。当天夜间，月黑风紧，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了共产党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十字路口架起机枪，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许多共产党员被拖出殴打，随后五花大绑，嘴里塞了棉花。黄埔岛上，剑影刀光，右派学生闯进营房，捕拿共产党员。只有军官第一团，共产党员紧握武器，严密守卫营房，匪徒遇到抵抗，不敢近前，相持到天色破晓，才呼啸而去。

紧张的黑夜过去，人们虽很疲劳，谁也没有睡意，偶尔抱着枪打个盹儿，有个风吹草动，立时一跃而起。各团断了联系，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半后晌，霍力坚由军官预备团逃出来，滚了一身泥，志丹见了一惊，问起原因，力坚才说：“那里捉走好多人，我质问了两句，挨了打，吃饭时瞅个空子才跑出来的。”他有些激动，拉着志丹的手说：“蒋介石这么搞法，岂不是叛变？景桂，在这个危急关头，你说我该怎么做？”志丹说：“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投入战斗，保卫革命。”力坚说：“听说杨富生被抓走了，我们团的共产党员也抓走了。在榆林

中学时，我要入党，没有批准，如今到了紧急关头，我死了也得是个共产党员，你最了解我，请你做个介绍人！"志丹答应得很干脆："好，你写申请书吧！"力坚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

过了两天，局势忽然缓和下来。听说是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提出了抗议，蒋介石又做巫神又做鬼，出面打圆场，说是"误会"，把捕去的人放了，几个"肇事人"也撤了职，一场政治阴谋，草草遮掩过去。志丹奇怪，蒋介石是罪魁祸首，怎么反而无事？他想起新近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上面说得清清楚楚，资产阶级总梦想着"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无产阶级要巩固革命领导权，就得提防资产阶级扰乱阵线。现在蒋介石举起右手了，就该给他一顿铁拳，叫他疼在心上，再不敢乱动。这样纵容他，总不是好事。可是，党中央领导机关，主张委曲求全，照顾大局。蒋介石得了手，果然得寸进尺。志丹严密注意着时局的发展：没有几天，又下令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了遮人耳目，也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另外组织黄埔同学会。口头说是"消除派别斗争"，骨子里是扶植扩展右派势力。黄舜尧一伙人，都当了同学会的干事。五月间，蒋介石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顿党务案"，许多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都受到排斥。志丹握着枪，站在连队门口沉思。

消息公布那天，达江正要到湖南工作，来向志丹辞行。谈起这些事，达江叹息说："蒋介石把军权、党权都揽到手里，变成独裁者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我们党内有人主张

反击，我们不但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可惜没人重视这个意见。看来要养虎为患了。”志丹说：“不过，你去搞农民运动，总是好事。广东、湖南农民都有战斗传统。我们有些人，总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眼睛只望着上层，不看下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就说过，中国的农民人口占大多数，正等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农民才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我们党一成立，许多优秀人物，不但注意工人运动，也重视农民运动。未来的局势也还取决于工农。”达江跟志丹相处多年，常有接触，觉得这人喜好思索，脑子里装的尽是大问题，感觉灵敏，勇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发现了正确东西，就为它大声疾呼，献身奋斗。达江想：“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人。”

虽然刚交五月，蚊蝇已经成团了。志丹送达江走后，就感到不适。第二天强撑着出了操，回来突然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志们忙备了担架，把他抬进平岗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痢疾，连打几针，也不见效。偏巧力坚患了疟疾，也住了医院。那天发作过了，扶着墙出来走走，发现重病室前挂个竹牌，写着“刘景桂”三个字，进去一看，志丹躺在竹床上，双目紧闭，身上蒙着白布单子，鼻孔只有一丝气息。身旁围了好多人，都紧皱眉头。力坚听说，重病室等于太平间，心里一急，出了一头汗，跑去质问医生，医生说：“医院没有特效药，没法治！”说着就要走，力坚拦住说：“你要不管，给我

立个凭据！”医生拗不过，只得把志丹又抬进普通病房。

力坚日夜守着，喂水、喂牛奶、接大小便。到第三天，志丹才睁眼，到第五天，才会说话，只是体温还很高，拉的全是鲜血。医生趁势说："还是易地治疗好，这是不服水土，无药可治，再拖下去，命也难保。"说得力坚心里七上八下，一打听，真有听劝回家的。力坚劝志丹赶快拿主意："还是回北方吧，那里也需要人，我们还年轻，什么事也没有做，这样死了太不值得。" 志丹说："你不能那样算帐。咱们是为革命来的，身外无物，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有的战士，刚上战场，还没来得及放枪，就被敌人打中，这就是革命到底了，也很值得。"力坚辩解说："组织动员回北方，又不是咱自作主张。"志丹说："革命者做事，不能光看合不合手续，要靠高度自觉，遇到什么事，都要从大局着想。照那医生说，北方人只能在北方革命，南方人只能在南方革命。那就不用北伐了！"力坚不明白话里的意思，眨眨眼，望着志丹。志丹说："决心坚持下去，水土就会服人！政治斗争是复杂的，脑子要多转几转。知道他是什么人？听他瞎鼓捣！"过了几天，志丹能起床，力坚也好了，两个人坐在门口乘凉，见那医生拉着黄舜尧，嘀嘀咕咕，志丹说："你看见了吧？" 力坚点点头，到底自己才入党，少锻炼，事情看得简单，情况稍一复杂，就看不清亮，不是志丹指点，差点儿上当。

七月初头，志丹下地走动了。学校传来消息说：国民政府要誓师北伐，四期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志丹、力坚没等痊愈，就出了院。

第八章　向西安进军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志丹病未离身，就参加了北伐誓师大会，随东路军出发了。不几天，唐澍、霍力坚、杨富生也上了前线。

刘志丹带着病容，走得满头流汗。他现在带着两个连队。一般新毕业生只带一个连队，这是新毕业生过重的工作，病身子也当好身子用了。这时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想的是：大半个中国，都受军阀统治，北有张作霖，东有孙传芳，中原地带有吴佩孚，一个个占地为王。广东国民政府早要北伐，统一全国。正面战场是湖南，北伐军五月间已打过株州。东路军进入江西地面，一路势如破竹，孙传芳望风而逃。我们也要乘胜紧追。

刚到江西吉安，志丹忽然接到命令，调他去北方国民军工作。志丹赶回广州，恰巧碰见唐澍。唐澍说："冯玉祥响应北伐，受国民政府任命，当了国民联军总司令，向广州要干部。这一回咱们同路了。"志丹问起湖南战事，唐澍说："我回来的时候，北伐军已攻克平江、岳州。按这个速度推算，该打过汨罗江了。"志丹笑道："吴佩孚刚吹罢牛，湖南防线至少守它六个月。他的日子可过得快。"唐澍也笑道："其实

他也打的糊涂仗。我们打平江，农民先动了手，拆桥梁，割电线，断交通；用松树炮、鸟枪、爆竹，锣鼓，遍布疑兵，扰乱敌人，最后领着革命军，抄了敌人的后路。吴佩孚前线摆了五万多人，就没逃脱几个，总指挥也给打死了。以后又从微水间道，包抄了岳阳。吴佩孚吃了败仗，还不知山里有这条路，也摸不清革命军有多少人。冯玉祥再一出兵，吴佩孚腹背受敌，日子就过得更快了。你听到北方的消息吗？"志丹说："听说西安的国民军，弹尽粮绝，危在旦夕。吴佩孚两湖失利，必然狗急跳墙，要在陕西大打！"

志丹脑子里有些根据。军阀连年混战，分化出一支军队，叫"国民军"，冯玉祥也是国民军一个头儿。一九二五年，北方爆发过一场军阀大混战，张作霖、吴佩孚合伙打败了冯玉祥，把这部分国民军赶到绥远。冯玉祥被迫下野，跑到苏联，住了三个月，到处参观访问，开了眼界，又见中国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再走老路不行了。因此回国整顿旧部，成立国民联军，归顺广东国民政府，配合北伐。国民军另一支队伍杨虎城、李虎臣部正坚守着西安，跟吴佩孚的走狗刘镇华作战。吴佩孚在两湖一败涂地，退守河南，急于打下西安，解除后顾之忧。

志丹整装起程，一路水陆交通兼用，赶到绥远的五原县，正是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要出兵援陕。刘志丹带的十几名军校毕业生，全副武装，满身深黄呢衣，脚登马刺长靴，到国民联军报了到，见过苏联顾问团，就开始工作。时局不等人，冯玉祥带着一部分军队，取道宁夏、甘

肃，开往西安前线。从苏联派回的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把志丹派到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负责整顿和改造部队，调整地方行政官吏。

志丹一看军队，直摇头：国民军本是旧式队伍，自从吃了败仗，散伙的散伙，倒戈的倒戈，十停去了七停。剩下的残兵败将，退到绥远，一团不过一二百人，一旅不过二三百人，都是衣不遮体，器械残缺，有的枪断了背带，有的缺了枪托，有的少了刺刀，有的丢了子弹袋。那些长官们图着升官，又去抢人家的枪、夺人家的人，互相火并。士兵们没吃的，就抢老百姓。志丹暗想："真是个烂摊子！"

总部的人，暂和大军分路走：越过长城南下，沿路都受到欢迎。那天来到榆林，有些熟悉的同学听说志丹回来了，都跑来看望，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本是随风倒，哪边势力大，就往哪边歪，如今也欢迎国民联军的人，设宴洗尘，尽力奉承。其实他五月间才就任吴佩孚封的"陕北护军使"，现在又自称是国民军。暗地里却令部下，制两面旗帜，刻两颗官防，两头敷衍。席间，总部代表督促井岳秀出兵，参加解西安之围，井岳秀推说缺粮、缺饷、缺弹药，一味叫苦。经总部代表再三劝告，井岳秀才勉强应承，临时拨出一个旅，听驻陕总部调遣。他本人也虚张声势，摆出南下的架势，传令南路各县，贴红纸标语，修理房舍，装点行辕，蒸上馍头，备好牲口，准备迎接大军过境。可是当刘志丹他们到了铜川县，见沿路的标语退了色，蒸的馍长了毛，还没听说井岳秀的兵要下来。

志丹暗暗骂道："原来井岳秀只是虚晃一枪，做做样子。"

到三原，街上很多人迎接，志丹头一眼看见的，就是魏老师。魏野畴也是一身军衣，他现在是驻陕总部政治部主任，师生俩成了上下级。师生团聚，又稍叙几句旧话：原来魏野畴曾代表共产党方面，出面联络陕军首领杨虎城、李虎臣，要他们坚守西安，拖住吴佩孚后腿，使他不能集中全力，跟北伐军作战。杨虎城当时是国民军第三军三师师长，一向反对北洋军阀，如今得到革命的帮助，老百姓又支持，便一口答应。陕西党组织也派出大批党员，到军队中、市民中、农民中做宣传组织工作。魏野畴又恐孤城难守，便带了一批学生，转到乡下，一面开训练班，训练革命干部，一面引导学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跟敌人斗争。魏野畴对志丹说："现在陕西热闹得很，临潼、蒲城、富平、栒邑等县，十天半月，农民就结队'交农'①，渭河两岸农民也拿锄头镰刀，轰赶敌人。"志丹说："根据这情况，你看咱这组织工作，该如何下手？"魏野畴说："现在要快刀斩乱麻，各方面都要派上咱们的人。"

休息一两天，志丹开始工作，驻陕总部，就设在三原城内的一个大院里，魏野畴在正房里办公，志丹按照魏老师的指点，拟定出了计划，把人分了类，有些人派去做农运工作，跟各地农民团体、红枪会、硬肚联系。有些人派到军队里去，有些人派到各县，顶替那些最坏的县长。

---

① 交农——农民罢种。

过了不久，西安战事忽然紧张起来。吴佩孚怕国民联军打出潼关，命令刘镇华攻城。志丹接到总政治部指示，又调他到四路军当党代表，即刻赴宁夏，督促四路军迅速向西安进军。

志丹披上黄呢大衣，骑了快马，连夜出发。赶到宁夏，队伍已入甘肃。志丹又奔固原。搭眼一看：原来这个城几年前闹过大地震，满城是断垣残壁。士兵们无处住宿，就搭起帐蓬住在野地里。到国民联军四路军司令部，见了马鸿逵：这马鸿逵，原是吴佩孚的一个军长，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马鸿逵见大势已去，才宣布倒戈，投了冯玉祥。这个军队也是"坐下来大，站起来小，吃饭的多，打仗的少"。已到严冬季节，冰天雪地，志丹随军行动，一边行军一边扫雪开路，士兵中生病的、开小差的、掉队的很多，也有冻肿了脚，冻烂了指头，成了残废的。加上军队旧习惯未改，沿途勒索粮草，老百姓吓跑了，好多地方要吃没吃，要烧没烧，所以行动迟缓，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过固原，总部又来了命令，催促快速前进。因为有的援军已开到西安前线，后续部队跟不上去，前军有覆没的危险。这样，走得是快些了，可也就越不象队伍了。志丹心里象火烧着，又急又气。

从固原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雪原、古柳，景色苍凉，好多树已被人砍了当柴烧。刘志丹默默走着，反复地想着所见到的形形色色。清楚记得，初到马鸿逵司令部，人们听说他是党代表兼参谋长，还兼做政治处长，都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呵！政治工作！"神气十分诧异。"这官好大哟！"军

需处长也叫唤起来："那要化好多钱吧？" 在那些人脑子里，做官，捞钱，才是政治，哪有"革命"二字。

忽然，志丹听见队伍前边人声嘈杂，接着又是一声惨叫，有人往前边跑，有人站住了，队伍混乱起来。一个骑马的军官，提着鞭子，从队伍前边闯过来，吆喝道："快走快走！"脚一蹬，马蹄子扬起雪，跑远了。

刘志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连打听几个人，都是摇头不语。走不多远，见雪地里有一块血渍，心想，是有人受了伤？问前边走的士兵，那兵头也不回，淡淡地回答说："抓住个逃兵，团长把他的耳朵削了！"随后又补充道："这人真笨，跑到镇子上换便衣，偏被抓住了！只割了耳朵，便宜了他。"

志丹听这语气，不禁吸了口冷气。这种情绪比割耳朵更叫人寒心。他们似乎习惯了，也麻木了。他越过人群，向前急走，想看看那个受刑的士兵，安慰几句。边走边张望，不小心撞着个人。说声"对不起"，又走。那人从背后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人，不走自己的位置，胡闯什么？"志丹回头看看，是个红黑脸膛，结实魁梧的小伙子，便点头笑说："我要找人！"小伙子生气了："这又不是赶大会！走开！"志丹依然笑着说："你是班长吧？" 小伙子正为割耳朵憋了一肚子气，又见志丹穿着士兵衣服，满身是泥，是雪，学生不象个学生，军官不象个军官，心想：准是刚当兵的学生，不懂行军的规矩。便没好气地说："这不用问，反正部队是我管的。"

志丹看这小伙子直杠，只得退回去。旁边有个人，吐吐舌头，对那小伙子说："万排长，你可闯了祸，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党代表、参谋长、政治处刘处长，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人，自己有马不骑，让病号骑！我直朝你使眼色，不叫你嚷嚷，你偏装没看见。”万排长眼一斜说：“你骗鬼去吧，听说新来的官是黄埔生，很阔气。他为啥和咱们穿得一样？有马不骑，让给病号！天下有这种军官？做梦吧！他要是那么大的官，我这两只耳朵当场也保不住了。”

志丹到处打听，第二天才听说，那个抓回来的逃兵，当天夜里到底脱下军衣逃走了。志丹没见这个人，觉得很遗憾：“我还没时间去了解士兵！”

出了平凉，队伍天天有几起“揭背花”、“打军棍”的事情，这里人烟渐渐稠密，骚扰百姓的事也就多了。老百姓也是抱着老规矩，远走高飞。马鸿逵对这样的事也习以为常，不闻不问。这样的军队哪能为革命服务？刘志丹迫切地感到，需要改造这支军队。他又想起，来的那天，听说有这么个笑话：冯玉祥把教育士兵的内容，都编成问答。有几句这样的话，“谁的军队？”“老百姓的。”“为什么当兵？”“为老百姓当兵。”另外，士兵上衣的第二个扣子上，都挂个小白缎条，塞在衣襟下边，印了几个字：“每一颗子弹都作全军的性命看”。冯玉祥到宁夏检阅马鸿逵的部队，照例也来这一段问答。冯玉祥问头一句：“你们是谁的军队？”连问两遍，没一个人答话，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下边才答：“是马大帅的军队！”原来马鸿逵是接受父亲的“遗产”，这些老官兵跟随过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脑子里还只有个“马大帅”。马福祥的队伍是回民起义后，被清政府收编的一股力量，以后马福祥

就成了回民的统治者。封建毒素根深蒂固，一下哪能改变。马鸿逵站在旁边，满脸通红，又羞又气，检阅完了，对参谋长一躬到地，作了个揖，扭头就走了。弄得参谋长当场哭起来，忘了说"解散"，就要卷铺盖不干。要叫这样一支封建军队脱胎换骨，改造成"老百姓的军队"，势必得做极艰苦的工作。

政治处只有几个人、力量太单薄，想加点力量，又有难处：上级有指示，不许在部队中发展党组织，只需要"团结上层"。所以行军途中，志丹就只好给军官讲讲话，往墙上写写标语，向老百姓宣传宣传。束手束脚，感到施展不开。

到邠州一带，情况有点不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展开工作，各县都有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农民们听说军队过境，自动地送粮食、腾房子、铡草料，要什么有什么。志丹心头的重压，立时轻了好多。可是到天黑时，忽然听说，外边有人找政治处，志丹出来一看，有个穿中山服的青年，引了个农民，见了先问："你是刘处长吧？我是区党部的代表，名叫张武轩。这位是农协代表，我们找你谈个事情。"顺手递过公函，志丹一看，又出了事：有几个士兵下乡搜鸡蛋，还打了人，已被农民协会扣留。军队拿了公函去要人，农民协会不放，派了代表非找政治处不可。志丹忙道歉说："这是我们不对，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张武轩忙接着说："我们也知道，都是旧军队，一时难改好。只要政治处说句话，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事，我们马上把扣留的人放出来。"恰好，副官处长、军需处长也闻风赶来，听了这话，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志丹有意大声说："总部早

有命令，公买公卖。革命军队是保护人民的，更不许横行霸道。这几个人你们先放出来，我们教育教育。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听农民协会处理。”说完又问那两个处长：“你们看如何？”两个处长只得支吾说：“好、好、好！”

不一会儿，扣留的人放了回来。志丹一问，原来出去抢鸡蛋的，就是那两个处长的勤务兵。志丹要顾全他们的面子，免得造成军队和农协的对立，只把勤务兵批评了几句，叫他们向农协道了歉。党部的代表张武轩把一筐鸡蛋放在地下说：“这点鸡蛋不值什么，就送给弟兄们吃吧！都是一家人，说清楚就对了，以后队伍上要什么东西，只管通知农协，准按时送到。”志丹见这个年轻人办事有分寸，心里欢喜，也掏出几张军票，要按价收买。农协代表无论如何不肯收，志丹笑着说：“这倒是强迫我们犯错误了！”两人才勉强收下。

送走客人，志丹扭头一看，两个勤务兵垂头丧气地还站在那里。志丹说：“以后再不许这样，这是革命军队的纪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鸡蛋快拿去！”两个勤务兵拿了鸡蛋，委屈地说：“参谋长，不是我们要抢人的，是上头叫我们去抢的！”志丹说：“是叫你们去买吧？”勤务兵说：“话是这么说，不给我们钱，拿什么去买！”志丹又安慰了几句。

夜里宿在小镇，下了一场大雪。天一亮，满地皆白，政治处动员司令部官兵出门扫雪，志丹扫了一阵，又去抬，已经满头大汗。见个小伙子拖着箩筐，用力拉，志丹忙过去抬，那小伙子一仰脸，看见他胸前戴着少将符号，不禁“哎呀”一声，丢下箩筐，就溜进小巷子。志丹觉着奇怪，也弄不清什么缘

由。那小伙子一路走一路叫着“倒霉”，跑回去躲了一天，不巧又被调到警卫连，夜里轮上代哨，刚到哨位转个圈子，又同一个人撞了个对面，借着雪光一看，心里冰凉。又是“刘参谋长”！志丹也认出是那个爱发火的万排长，就招呼说：“你是警卫连的？”“刚调来！”“查完了哨吗？”“完了。”小伙子心想，这回可真完了。志丹说：“到我那里坐坐吧！”听这口气，不象问罪的样子，放了一半心，跟着进了房子，志丹把炭火拨弄了一下说：“为什么站着，坐下来随便扯扯！你的名字怎么叫法？”“万友诚。”嘴里应着。心里直扑通。“今年多大了？”“十九岁。”志丹称赞说：“真是个好小伙子！”

万友诚局促不安地坐在火炉对面，搓着冻僵的手。志丹又问他家住在哪里，都有什么人？做什么？什么时候当兵的？万友诚身上一暖和，话就多起来。他说：“我是固原人，闹地震那年，差点儿砸死，幸亏运气好，叫人家从洞子里又扒出来。我父亲前清当过兵，眼下给人家扛工，母亲管家。对，她是赶上荒年，叫人家卖出来的。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就当成宝贝蛋。宝贝是宝贝，可惜养不起，十二岁就打发出来揽工，在磨房里踏罗子，放羊，拾粪。干到十七岁，叫东家打了一顿，我就跑回了家。为什么挨打？这话可长。东家不叫吃饱，我们放羊娃就把死羊羔子用泥巴糊了放在火里烧着吃。饿急了也烧活的。回来把羔子皮交给东家，就算销了帐。那天回来又交羔子皮，他就打。从那年起，我就不揽工了。……跑回家，拾粪割草，捎带念了两年冬书。听说出布告招学兵，就跑出来撞撞运气，也是该吃这碗饭，人家收下了。

学兵队出去，先当班长，后当排长。……”

志丹听着，微微发笑，这小伙子倒是口快心直，有啥说啥，便问："还有什么志愿没有？"万友诚一口就说出来："有！我想搞三百块钱，开个小铺，过两年安稳日子，免得再去揽工，还要挨打。"志丹笑出声来："要是人家把你挤垮，可怎么办？"万友诚没想过这个，有些扫兴。半晌才说："那就看运气吧！"志丹说："这不用看，商人就会大鱼吃小鱼。就算你有三千块钱，开个大铺子，也还有官府、衙门，抽捐纳税。你一个人，怎么抵得过官僚、军阀、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这不关运气好坏，是社会制度问题。依我看，你这安稳日子是过不成的。最好还是扛枪杆，打倒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没有人压迫，那时候你做工也好，种地也好，谁还欺负你？这比你开小铺子牢靠。"

万友诚睁大眼睛，一声不响。梦想多年的明晃晃的洋钱，好象都滚进了别人的腰包。他愣了一会儿，叹口气说："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家里有口饭吃，谁来作这个孽，受这个罪，今天揭背花，明天割耳朵。不把脑袋割下来，就是烧高香了。"志丹说："革命军队要解放人民，哪许人压迫人。一切坏东西慢慢都要改掉。好好干吧，不要三心二意。"又问："你能看书吗？"万友诚点点头，志丹顺手取出几本小册子，交给万友诚说："这里面讲的都是革命道理，你看看就明白了。穷人家娃娃，手拿武器，头脑也要武装起来，眼睛明亮，才看得清敌人！"小伙子又喜又惊，敬了个礼，走了。

刘志丹脑子里翻滚了一夜。从接触到的情况看，万友诚

的那些想法，很有代表性。既然可以随便"揭背花"、割耳朵，也就会随便割脑袋，只这一条，就不能担保士兵不逃跑。士兵做着奴隶牛马，哪有心思去解放别人！部队扰民害民，又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再不雷厉风行，改造军队，这支队伍就不能起革命作用。他觉得整顿改造部队，得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官兵关系，一个是军民关系。问题主要是出在上层，上边通了才好办事。所以早晨起来，志丹就去找马鸿逵，想把这些问题好好谈谈。

马鸿逵留着回民的脸边胡，正坐在圈椅上抽烟，见志丹进来，忙掐灭了烟头，起身相迎，道着辛苦，就象接待宾客，分明是"见外"的意思，志丹不理他那些俗套子，就开诚布公，把这几天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情，象割耳朵，揭背花，抢东西，作了分析。志丹说："这些事情，也许有人看着很平常。但它会危害部队的生命。一个部队如果没有革命觉悟，没有自觉纪律，不为老百姓拥护，就打不了胜仗！北伐军出发时，只有八个军，人数很少，可是所向无敌，把吴佩孚几十万人打得落花流水。就因为北伐军代表人民利益，得道多助。吴佩孚失道寡助，一时虽然强大，不过是乌合之众，早晚总得垮台。"马鸿逵听不入耳，嘴里却敷衍说："我是个武人，只知道打仗，不会管理部队，这要看你们的啦！"志丹一听，话中有话，心想：你既不明着反对，我就做个样子给你看。不扫掉这种旧作风，决不罢休！

事有凑巧，那天到了乾县，万友诚跑来对志丹说："我们那个团长去调戏民女，被士兵撞见，那家伙恼羞成怒，又要

打人。"志丹正想找机会整治一下，马上写个条子，请司令部撤职查办。马鸿逵一看软了手，都是他的老部下，不沾亲，就带故，哪下得手？志丹用政治处名义再三催问，马鸿逵才叹口气，批了照办。刘志丹又把这件事出了个布告，提醒大家注意，在全军干部会上讲话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并把眼看到耳听见的坏现象，都批评了一顿。刘志丹特别强调：既是革命军队，就要遵守革命纪律，谁不遵守，就要严厉制裁。

马鸿逵从此也怀了戒心，背地里嘱咐身边的人，不要胡来，既叫革命军，总要做出革命的样子，要不然，哪能站住脚。以后也真见了点效，副参谋长从来不理公事，居然夜里还出来查哨。军需处长光会捞钱，居然也立了帐目。那些副官、参谋，摸惯了麻将牌，居然用心背诵革命名词。政治工作从上贯到下，各师、各团、营、连，都派了政治工作人员。抢劫的事少了，逃兵也少了。抢人的、逃跑的，被农民捉住，就送回来。政治工作人员也慢慢深入到士兵中去。"政治工作"、"农民协会"，在士兵脑子里，比"马大帅"的名字响亮了。吃惯了白食的官长们，想不掏腰包，头一怕是"政治工作"，再就是还得问问："这里有没有农民协会？"这个变化，连马鸿逵自己也吃惊。

走走停停，到了咸阳。国民联军开到西安前线的，有好几个军，你推我让，谁也怕打头阵，总部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就是没人肯争"头功"。马鸿逵要保存实力，也按兵不动。志丹找到司令部，对马鸿逵说："下边吵嚷得厉害，说不打仗，太丢革命军人的脸。老这样等着，也不是事。"马鸿逵叹口气

说："还说打仗？好多连长、团长，生病的生病，请假的请假。叫谁指挥呢？"志丹说："怕都是一听打仗，借故推脱，只要主帅下决心，办他几个，谁敢临阵退缩！"马鸿逵无法，只说："等一等吧！"志丹说："时间等不得了，孙传芳已发动大规模攻势，战事中心转到长江下游去了，吴佩孚有了喘息的机会，就会用全力对付陕西。万一西安有失，咱们这些人马，都成了一着死棋。决定进退，总要统观大局。"马鸿逵踌躇不决。

志丹见他脑子有些活动，决定步步进攻。回到住处，正好万友诚和几个连排长来探消息，小伙子看了几本书，脑子开了窍，又见惩办了团长，给大家顺了气，更觉得这个刘参谋长神通广大，不管大小事，都要来找他。志丹笑着说："先不说这些。咱们谈谈怎么打得好仗。"万友诚说："我们这些糊涂兵，你给讲讲吧！"志丹趁机就说："革命军和旧军队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保护人民利益。咱们队伍上，还是旧法带兵，把士兵当奴隶，随意打骂。这怎么行？我们是穷人的孩子，那些士兵也是穷人的孩子，有的是抓来的，有的是来混饭吃，有的是找出路。如果他们连自己也保护不住，还怎么去保护百姓？现在总政治部指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废除打骂，你们看好不好？"万友诚说："我们也是挨打挨出来的，谁还喜欢挨打？"志丹说："说不定受气媳妇熬成婆，就忘记过去的苦处了！"大家都笑起来。志丹说："这也是个革命，实行好了，官兵一条心，就能打胜仗。你们的认识清楚，要做个榜样出来。看样子，这两天会有行动，你们要到连队讲讲！"万友诚问："有什么消息吗？"志丹说："还没有。

不过再吃白饭，怕农民要拿扁担赶咱们！”

万友诚回到警卫连，第二天就来调令，叫他到作战部队当连长。他猜想：“这准是刘参谋长的主意！”

隔了两天，部队果然开始行动。大军刚过咸阳，长安、蓝田、渭华、三原一带的农民，都在共产党领导下起了事。烧了刘镇华的粮台，打了刘镇华的子弹库，敌人成排成连地向农民缴械。国民联军各路人马同时发起攻击，刘镇华招架不住，狼狈逃出潼关，一刻不敢停脚。沿途溃兵如麻，大半被农民消灭。国民联军跟踪追击，前锋迫近灵宝。刘镇华跑到吴佩孚面前讨救兵，吴佩孚派两个师来援，听说张作霖派兵来郑州接应，吴佩孚怕他抢地盘，忙又把兵调回，防备张作霖。

西安受困几个月，城里早绝了粮，骡马杀个光，野草、树叶、皮革、中药材，只要是吞得下去的，都进了肚子，连老鼠也被捉来吃了。加上又是严冬，饥寒交迫，公安局见天要收一千多具死尸。老百姓望援兵望穿了眼。因此城外枪声一响，城里男女老少，都涌上四门助战。敌人刚溃退，各县老百姓都带着吃的穿的，进城看望亲人。来往行人，不论熟不熟，见面就打招呼，连卖小吃的摊贩，也叫人随便吃，不要钱。经过这一场大难，好象都成了亲骨肉。志丹随军入城，马上要政治处的干部，发动官兵捐献救济难民。正忙乱间，刘志丹接到中山军政学校来信，请他去教军事课，志丹要找万友诚，顾不得回信。到了鼓楼，那里有十来个连排长正议论纷纷。打了这一仗，万友诚升了营长，又被选为士兵委员会主

席。马鸿逵任用军官有条原则，不是本家，就是亲戚，他们平时当当官，顶个名字，临到上阵，就都“请假”走了，刘志丹趁这个机会，提拔了一些倾向革命的干部。现在战事告个段落，“请假”的回来销假，要“官复原职”。大家提起这事，气得骂娘。志丹说：“这不能由他们。有了士兵委员会，谁想回来，要交士兵讨论，看大家答应不答应。”万友诚活跃了，用食指抹了下鼻子尖说：“这就好了，包管一个回不来。”

万友诚领着士兵，喊起了口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推翻统治阶级！”“用枪杆子唤醒一般民众！”

士兵一喊，营房外的学生们也喊起来：“到民众中去！”“到工人中去！”“到军队中去！”街上一片革命气氛。

一时，营房和街上，混声唱起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

志丹回到红府街司令部，见了马鸿逵，开门见山地说：“如今战事稍停，听说有些请假的又要回来上任了，你看怎么办？”马鸿逵自知理亏，忙推脱说：“这我可没听说！”志丹说：“真这么办，怕士兵不答应！闹来闹去，谁还有心打仗！”马鸿逵说：“叫副参谋长查查看！”志丹一走，马鸿逵就把回来“销假”的军官召集起来，训斥了一顿：战事还没有煞尾，

关外还有恶战，你们回来，就不许再“请假”！一吓二压，居然又多了几张请假条。志丹抓紧机会，定出各种工作制度，编了几本通俗小册子，在士兵中开展文化、政治教育。士兵委员会、俱乐部在各连普遍建立起来。士兵学会唱歌演戏，到乡下和农民联欢，向农民宣传，一个个生龙活虎，显得比从前聪明多了。志丹又挑一些忠实可靠的干部，送到总政治部政治训练班去学习。里面也有万友诚。

传来正面战场的消息：北伐军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后，调转矛头，对准孙传芳。不到两个月，就在江西战场歼灭了敌人主力，直下福建、安徽。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办公，蒋介石心里有鬼，躲在南昌不肯来，还要政府搬到南昌去。后见形势不利，才硬着头皮来武汉看风头。国民政府组织了几十万群众欢迎他，蒋介石上台讲话，群众不听，光提问题，问他不把司令部搬来，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蒋介石慌了，屁股没坐热，又跑回南昌。接着在共产党领导下，武汉工人纠察队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好比疾风卷落叶，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眼看要抛进垃圾堆，蒋介石突然在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人民，乌云压顶，血雨腥风，这正是历史的紧要关头。

志丹焦虑不安，预料形势还会大变。从表面上看，西安城照样轰轰烈烈，皇城改成了“红城”，戴红帽箍的警察，天天督促市民清理垃圾，有几个士兵还拿红土刷钟楼。部队里，操练、上课，一切照常。各连士兵委员会积极活动，打骂

士兵的官长，被撤换了好多。但是志丹感到：革命根基不牢，眼前党没有掌握可靠的武装，国民联军里有几百个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带兵的。都做“政治工作”，拿笔杆不拿枪杆。虽然团结了一些有兵权的干部，工作也还没做透。如果发生变故，赤手空拳，拿什么对付？过去规定，不在国民军中发展党组织，是怕冯玉祥不放心，现在蒋介石叛变了，眼看革命力量要重新改组，这支力量我们不抓，就会被敌人拿走。志丹想来想去，决定到陕甘区党委，找区党委书记龙光谈谈。不巧，龙光被冯玉祥请去了，等了好大一阵，也不回来。又到组织部，也找不到负责人。正想离开，对面屋里跳出个人，紧紧抓住他的膀子摇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志丹见是霍力坚，高兴得把他抱住：“你也回来了！”力坚诉苦说：“我进了西安城就找你，找不着，后来打听出达江也回了西安，在中山政治学校当农运班主任，我又去找他。他说：前天还见你去给军校学员讲课，没出西安。我们跑到你那贵司令部，还是不在。你就那么忙？”志丹笑说：“我倒真想遛遛大街。达江呢？”力坚说：“我们分头搜索，他到魏老师那里，再扑空，就到区党部会师。”

两人上街走出不远，果然看见达江匆匆而来，几乎同志丹擦肩而过。力坚憋不住笑，将他一把拦住说：“当心撞破头。”达江一愣，看见志丹，不禁失声叫道：“哎呀，几乎当面错过，魏老师也找你们，大概要商量什么事情。咱们一块去吧。”力坚打趣说：“老兄真是正人君子，目不旁视，你要当上侦察兵，准是所到之处，皆无敌情。”大家笑了一阵，又返身

往回走，志丹问力坚："你几时来的？"力坚说："我算倒霉透了！你离开东路军，我也调到上海，参加三次武装起义，当了沪南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哪知胜利后，蒋介石耍流氓手段，把我们缴了械，逼到火头上，我杀了两个工贼。领导上叫我到武汉，又转到这里，昨天才到。"志丹觉得力坚比过去老练多了，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便问："武汉那边怎么样？"力坚说："谁摸得准，形势瞬息万变，叫人不易捉摸。现在风和日丽，转眼也许来场狂风暴雨。上海就是个教训。咱们党里有些老先生把事搞坏了。看见蒋介石磨刀子，他还和汪精卫联合发表什么声明，说没人准备反革命！真是糊涂到家了！"达江也摇头，力坚又说："两湖工农起来了，咱们的老先生跟着人家叫工农运动过火。只许反动派杀人，不许工农动手动脚，光让步，不抵抗，这怎么得了！"达江说："你们看过《向导》二百九十一期没有？上面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段，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惜只登了一半！"志丹说："那篇文章很有意义。现在事情明摆着，是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革命群众。有些人一心迁就国民党，不惜抛弃群众，把自己孤立起来，还得吃大亏！"

顺着大街，来到慈善第三中学，这是魏野畴的办公处。魏野畴正给一个女干部谈话，见他们进来，忙放下手里稿纸，迎上来说："你们来得正好，快过来出出主意！"又介绍说："这是冯蕙琼。"几个人目光一转，见这个女青年，身穿咖啡色镶黑边加白牙的旗袍，身材匀称，头发黑亮，两耳后边

梳两个圆辫发髻，衬得脸形越发端庄。达江打量了一下说：“我好象见过你，你是妇女协会的吧?”蕙琼点点头，抽身要走，魏野畴说：“问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蕙琼微笑着又坐下来。

魏野畴是区党委的宣传部长，却还是军人打扮，灰布军服，拦腰扎根皮带，下边横七竖八的打着绑腿。自从进城后，这是头回见志丹。魏野畴关心地问：“工作怎么样?马鸿逵的军队靠一套封建落后的东西，控制得很严。你在那里碰到不少困难吧?”志丹说：“也没什么，封建军队好比纸糊灯笼，经不得风雨。一旦戳破外壳，就会崩溃，一崩溃就不可收拾。只是现在时局变复杂了，恐怕没时间叫我们做透工作。”魏野畴知道志丹指的是“四·一二”政变，便说：“事情还难预料。蒋介石虽然叛变了，武汉政府还在革命，听说蒋介石的代表到了西安，来拉冯玉祥。只看咱们有没有正确的政策。”力坚说：“这个龙书记，大概也够呛。我一来就听不少人说，他有句口头禅：‘冯玉祥是革命领袖，他说咋办，咱就咋办!’”达江说：“许多事情叫人想不通!冯玉祥叫咱不革命，咱就不革命?”志丹说：“现在光强调一切通过上层，见农民捉拿几个土豪劣绅，就出面干涉，说是捉人判刑，自有政府过问，不许乱来。政府又不起作用。士兵写了入党申请书，也叫退回去，怕冯玉祥不高兴。连妇女运动，也有框框。只许妇女干部每天给团以上的军官讲讲话。这是做茧自缚，等于摆好架子，等着挨打。”

蕙琼毛茸茸的眼睛忽闪两下，望望志丹，又悄悄对魏野

畴说："魏老师，那篇文章，就请刘景桂同志改一改吧？"魏野畴笑着说："我没意见，看景桂怎样？不过，《西安评论》等着发排，最好明天交稿。"又专对志丹说："蕙琼这篇文章，提出了问题，却缺少分析。妇女运动为什么会有名无实？关键在于一切通过上层，信任统治阶级胜过信任革命群众。这个情况不改变，我们就要丧失战斗力，一切工作都会毫无生气。"

蕙琼见志丹没有做声，忙把稿子递过来说："谢谢你，帮帮忙吧。"志丹无法推辞，只得接过来。魏野畴打开抽屉，又拿出一封信，交给志丹说："这是李宜如从永宁山寄来的，打听你的消息。我准备叫他出来，你看怎么样？"志丹看了信，知道宜如已在永宁山办起县党部和农民协会。便问："这里工作急需吗？"魏野畴说："咱们准备给杨虎城那个军派点干部。现在形势变化莫测，多派点人去军队有好处。"志丹说："好，我马上给他写信。"

魏野畴见天色已晚，便留他们吃饭。吃罢饭，区党委开会，四个人辞别出来，蕙琼要回妇协会，问了志丹的地址，自己走了。力坚住在达江那里，志丹把他们送到政治学校。回来的路上，忽然碰见黄舜尧陪着一伙人，嘻嘻哈哈地进了皇城。志丹心里一沉。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家伙现在回来，搞啥名堂？

国民联军主力军沿陇海路东进，准备和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在中原会师。五月二十二日，第四路军也奉命开赴前线。志丹收拾齐整，等着出发，恰巧万友诚由政治训练

班受训回来，又升了团长。志丹嘱咐他，要注意团结群众，防备意外事故。

小伙子一走，志丹也上了马。忽然远处有个人边叫边追过来，志丹认出是李宜如。忙跳下马，迎上去。宜如刚赶到西安，急急忙忙说了几句话，宜如说："队伍走远了，你快上马吧，我跟魏老师去杨虎城部队工作。咱出潼关再见。"

可是出了潼关，志丹没见着宜如，也没见着魏老师。他们打到南阳去了。听说吴佩孚带着残部逃到新野，被农民武装包围，交了枪，只有吴佩孚只身逃脱。五月二十七日，志丹到了洛阳，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不祥的征候越来越多：《国际歌》不许唱了，《西北》旬刊没收了，因为那期登着《追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有个政治工作干部向士兵宣传"倒蒋"，被冯玉祥抓了起来，经总政治部抗议，才又放出。同一天，冯玉祥讲话，批评工农运动"过火"，竟扮上了二花脸，唱起反调来。

时局急转直下，那消息能把人气炸：六月十七日，冯玉祥瞒着总政治部，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心反共，回来又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开了郑州会议，促进汪蒋合流。

紧接着冯玉祥便用"集训"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管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审查。出名的共产党员有三十二人，另行看管，刘志丹也在其中。过了十多天，这三十二人，统统押上一截闷子车。冯玉祥总部悄悄向武汉拍了一封密电："共党过境，请即捕杀。"同一天武汉的汪精卫也向郑州拍来同样的电报，双方

都想用对方的屠刀杀害共产党人。

天亮到郑州，车皮甩下，停了一天一夜。车门加了锁，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第二天摘下他们的臂章符号，将铁闷子车挂到普通货车上，军方命令，要开往汉口，驱逐出境。到驻马店，煤烧完了，大家下来推车，刘志丹和同志们一起高声唱着《国际歌》，向敌人示威。夜里到了武胜关，趁押解人员交接忙乱，大家跳车跑了，步行到东篁店，才又爬上开往汉口的火车。一到汉口，就看见河南、陕西的报纸上，都登着冯玉祥捉拿三十二人的通缉令。

第九章　火　种

三伏天，八百里秦川，晒得焦黄。刘志丹跨一匹花斑马，顺着大道，一路飞跑。那身灰军衣，青一块，黄一块，溻满了汗印子。沿途驻军见他风尘仆仆，象有紧急军务，也不盘问。进西安东关，迎面又来一队巡逻兵，背着明晃晃大刀，刀把上拖着红绿绸子。志丹一抖缰绳，纵马驰过街心，巡逻兵急忙闪到一边。

志丹找到个骡马店，先寄下牲口，然后来到东兴巷。进巷子不远，坐北朝南，是个礼拜堂，对面一溜土墙，有个不显眼的小门，旁边挂着"崇道中学"的牌子。志丹进了门，老校役正歪着歇晌，见来个军人，忙调身朝里，大声打着呼噜。志丹也不惊动他。转过影壁，打量着院子，几棵槐树，遮得满院阴凉。教室冷冷清清，桌椅都叠放着。暗想，学校放了假，要找的这个"秀竹"，不知能不能见着。志丹略一迟疑，放步直往里走。穿过一条甬道，有个小天井，满院七红八紫，栽着些西粉莲、鸡冠花、天冬草。志丹只觉凉爽沁人，汗珠子都干了。

志丹走上石阶，轻轻敲门。还没有听见动静，门就开了。走出个年轻姑娘，穿着滚边月白衫，白帆布软底鞋。志

丹见了一愣："蕙琼，原来是你！"蕙琼笑说："我当上老师了，从前我请你改文章，现在我又给别人改文章。"志丹想起那次改文章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那是多久的事了。好象过了一个时代。"蕙琼让志丹坐下又说："那篇文章的底稿我还藏着哩，也算是历史吧。"

蕙琼的房子很简单，靠边一张小床，一个箱子，窗前一张写字桌。中间一个圆茶几，放一盆文竹。志丹刚坐下，蕙琼就忙起来，打水倒茶。一边说："看你这模样，大概走了远路。从哪里来的？"志丹说："上海。"蕙琼说："我也是才安下这个窝儿。清党后，妇协封了门，反动派到处捉人，我逃到渭南亲戚家躲了几天，上个月区党委要建联络机关，才把我调到这里代课，教国文。算个联络点。"说着，又张罗给志丹弄吃的，志丹说："这倒不用忙，我急于找区党委，能不能现在就领我去？"蕙琼说："区党委地点经常变，要接头，得找交通。你先歇一歇，我去看看。"

蕙琼一出屋，志丹心静下来，突然感到头晕脑胀，四肢困倦，忙站起来走走。

疲倦了，又坐下发呆；这几十天，往返奔波，历尽了风险。他们被驱逐的三十二个共产党员，到汉口找到中央。有的派往苏联，有的留下做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志丹在东路军工作过，就被派回原部队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行动。辗转到了皖南，不料刚一动手，敌人就发觉了。兵败后，又奔往上海。当时"八七"会议刚开过，中央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继续战斗。所

以志丹又被派回西北来。那陇海路又不能直通西安，只好骑马，沿途都是马上吃，马上睡。想着想着，一阵昏沉过去，立刻又一阵清醒，脑子里回旋着"八七"会议……近黄昏时，蕙琮带来一位交通，志丹化了装，随交通出了后门。

区党委组织部长李子洲，参加"八七"会议刚回来，正准备传达讨论。到会的七八个人，除了区党委委员，还有些负责实际工作的干部。其中有刚从陕北赶来的唐澍。李子洲传达了中央的决议，又提出些问题，请大家讨论。区党委书记龙光，过去事事做冯玉祥的尾巴，冯玉祥一叛变，他又吓得发昏，不知往哪里藏才好。如今听说中央号召武装起义，他更是害怕，一说不是"时机"，二说没有"条件"，还要摆第三条，大家忍耐不住了，有的批评他消极怠工，有的责备他瓦解士气，龙光辩解了几句，也没人听。李子洲把龙光以前那些右倾表现，一条一条做了批判，要求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挽救革命。

刘志丹早对龙光有意见，过去也反映过，都不顶事。现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他说："现在不能再有幻想，不能再犹豫，只有自己抓住枪杆子才是靠山。对待敌人，只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把过去积累的意见，当面都摆了出来，说龙光过去在执行和国民党合作政策中，只知道步步退让；把冯玉祥当做"革命领袖"，冯玉祥叫咋办就咋办。现在我们还掌握着一部分武装力量，西北地区又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只要有正确的方针，工作做得充分，就能挽救革命。听天由

命，甘心失败，不是共产党人的态度。志丹心里蕴藏了很久的东西，在这天晚上，象开了口的江河，滔滔奔流起来。

从陕北刚赶回来的唐澍，也忍耐不住，拍了下桌子说："你是怎么领导的？冯玉祥要把我们赶出部队，你还迷迷糊糊地说：'看冯总司令咋办吧！'冯玉祥早就说过：'好狗咬人不露齿。'他的牙都龇开了，你还念佛！现在咱们要自己干，你又缩脖子！"龙光见自己完全孤立，就咕哝说："你们都有道理，我思想扭不过弯来。谁有胆量谁干吧。"

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三四天，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改组了领导机构，通过了拥护"八七"会议的决议。龙光思想不通，就撤销了他的职务。为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把陕甘区党委改为陕西省委，选出一个农民干部担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又做出决定，迅速着手准备，实行武装起义，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派人到各县去整顿和恢复组织，传达决议。

唐澍拉住志丹叙旧："三个月，又是一段历史。我从南阳跑过陕南，现在又要去陕北，到井岳秀部下石谦旅工作。你到洛南许千峰部队，一南一北，准备大干吧！"

志丹回到崇道中学，准备出发，见蕙琼脸色苍白，嘴唇干得出血。便问："蕙琼同志，你病了吧？"蕙琼淡淡一笑，遮掩过去："我从来不害病。"从没人知道在白色恐怖下，她总是为同志们担着心。从志丹去开会那天，她就没安睡过一夜，担心他会出事。如今志丹平安回来，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随口问道："事情完了？"志丹笑说："只能说才开个头，最

艰巨最紧张的工作还在前面。我们要从头干起来！”只这么几句话，蕙琼就全明白了，连说：“这就好了！蒋介石叛变后，咱们手无寸铁，眼见许多好同志，被敌人杀了。活着的转入地下，话也不敢大声说。革命就这样失败，真叫人不甘心。”

志丹端详着蕙琼，觉得这位女将比初见时更明朗，头脑也更清楚了。一个年轻姑娘，能经起这么大的风浪，真不简单。很想坐下来，跟她谈谈，可是任务又急，洛南远在豫陕边界，要走好几天，哪还有时间？蕙琼觉察出来志丹心中有事，便问：“你就要走？”志丹说：“是的，我得去洛南三要司。那边出了些事，去迟了恐怕有变化。”

蕙琼聚精会神地听着，考虑着，决断地说：“好，我给你安排去。”找老校役到骡马店去牵马，回身又把志丹换下的军服从箱子里拣出来，一件件交代清楚，志丹见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连脱掉的钮扣也缀上了，连声说：“谢谢！”

志丹依旧是军官打扮，骑马出了西安，直奔洛南三要司。志丹的心，已飞向那个许千峰旅。党费尽心血保存下来这支革命武装，是由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组成。冯玉祥叛变后，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把它调出潼关，并吞消灭。在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就把这支部队拉出西安，准备找个地方扎根。当时冯玉祥对待自己收编的杂牌军，也是“大鱼吃小鱼”，各部之间互相疑忌倾轧，彼此勾心斗角。队伍就利用这个矛盾，“找主求生”，才得到合法存在的机会。好不容易呀！志丹翻山越岭，来

到三要司。

刚到村口，志丹下了马，一群穿军衣的跑来，又是敬礼，又是喊“刘教官”，都是许千峰部队的人，大部是中山军事学校出来的，认识志丹。几个军官领着志丹去旅部，走进街心，忽听风箱呼呼噜噜，铁锤叮当叮当响。军官们说：“这是兵工厂干活。部队有五门迫击炮，就是没炮弹。农民用土铁正给咱们造迫击炮弹。”说着来到龙王庙，志丹见院子里的工人正铸弹壳，沿墙根摆了一堆木柄手榴弹，屋里供桌上堆着迫击炮弹的成品。志丹问：“机器哪里来的？”几个人笑说：“哪有机器？杨伟林同志出的主意，把个铁匠炉一改装，就成了工厂。找了几个老铁匠帮忙，自已当工程师，指点着就造起炮弹来了。”志丹笑说：“这人不简单，又能文，又能武。”

来到旅部，旅长许千峰大声笑着跑出来，拉住志丹说：“景桂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志丹说：“千峰同志，你是韶关讲武堂出身，是老大哥，阅历多，我是来向你学习。”杨伟林甩着灰布大褂进来：“两个人都不必客套，千峰是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景桂是教官。这一来，军事学校的人都聚齐了，好办事！”又说：“省委有指示，我这个党委书记得交给你了。”志丹说：“你别忙，慢慢来。”

志丹洗着脸问：“听说队伍里出了叛徒，没受损失吧？”杨伟林说：“幸亏发觉得早，先除了叛徒。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就转移了。现在投了李虎臣，给个新编第三旅的番号，才算站住脚。”志丹说：“伟林同志，你办的兵工厂可真有点意

思！”杨伟林说：“事情总是逼出来的嘛！”志丹凝视着伟林那饱经风霜的脸，百感交集，这位北京大学毕业，大革命前的老党员，家中有万贯财产，可他全甩了，跟着革命奔波。西安解围后，在省政府管财务，那时一身军人打扮。如今是许千峰旅的党委书记。可是平常，他只穿件大褂，在部队里出出进进，一般人都当他是旅长的“上宾”。这个“上宾”又要管党务，又要为革命筹款。谈到部队情况，几个人又感慨起来，许千峰说：“从离开西安，投奔过两个军阀，真好比跟虎狼打交道，阴谋暗算，防不胜防。头一次，部队领导人史可轩被人诱去杀了；我只得接上史可轩的岗位。第二次，国民党又收买叛徒，打算里应外合，把咱们搞掉。投李虎臣算是第三次，还不知道怎么样哩！不过，部队利用合法地位，倒收容了不少没处藏身的同志。大家天天问我，将来怎么办。我们也是正发愁。”志丹说：“大路只有一条，实行武装起义。”伟林说：“我约摸得有这一天，除此无路可走嘛！”

晚上，志丹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讨论的情况。党员们听罢，都说“好得很”！千峰介绍了部队的生活和思想动向。志丹觉得，千峰性格很直爽，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经验也多。虽然入党不久，有伟林的帮助，头脑也很清楚。这样复杂的环境，没有这么个人，也应付不了。谈到工作步骤，千峰说：“队伍离开西安，受了许多波折，里面鱼龙混杂，还没来得及整顿，如果马上有行动，恐怕还有困难。”志丹说：“是的，整顿部队是个关键。不整顿就不能保证党的领导。我刚来不了解情况，还得你们拿

主意。"千峰说："咱们商量着办。照说这地方不错，是豫陕边界，四面高山大岭，没有军阀的驻军，只有西边的洛南，驻了李虎臣一个团，是来监视我们的。不过他也受冯玉祥的压迫，还顾不得消灭我们。他野心也不小，正在招兵买马，策划反冯，想当陕西督军。咱们归了他，为他壮了声势，又碍不着手脚，暂时也许翻不了脸。军阀也讲现实，对自己不利的事决不干。我们名义上归他收编，但有个原则，只要番号，不受调动。他一不发饷，二不补充弹药；吃的粮食，是分在群众身上，要我们自己去收。"志丹问："群众是不是拥护咱们？起义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军队，一个是群众。没有坚强的军队，起义就干不起来；没有群众，军队就会孤立。"千峰沉思半晌才说："这两个条件，目前都不成熟。"

志丹想摸清情况，第二天就下连队，和连排长、战士们一同生活。把不可靠的分子清除出去，撤换了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派到连队中做领导工作。杨伟林又派人去临潼、渭南，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参加部队。经过整顿，空气一变，连队生活活跃起来，早早晚晚，又唱起许久不唱的革命歌曲，镇子街道两边，村前村后墙壁上，都刷满了标语口号。志丹又和千峰、伟林商量，抽调了十几个连排长干部，组成了农民工作队。都把军衣脱掉，穿上老百姓的衣服，照当地人的样子，用白布把腿裹上，脚穿偏耳子麻鞋，头上包个白手巾，同农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干活。志丹也一样打扮，扛了把锄头，到村上去了。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李虎臣刮骨熬油，又摊派下四百

石粮食，要在这里征收。挂人家招牌，就得给人家办事。这可犯了难，春荒严重，收谁的呢？志丹说："百姓穷得象讨饭的，十家有九家揭不开锅，哪来的粮？要粮就得打土豪。"伟林说："一不做，二不休，弄就弄吧！"军队要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家庙、黄村、三要司一带热闹起来。豪绅地主跑到旅部说："谁种地谁纳粮。"佃户跑到农民工作队说："谁有粮谁纳粮。"豪绅地主忙着藏粮，农民到处追踪。豪绅地主结群到旅部请愿，口口声声叫着"旅长作主"，闹得不可开交。这边，志丹也发动农民到旅部告状："地主偷着往山洞里藏粮，被我们截住了，请旅长作主！"千峰指着豪绅喝道："抗粮不交的，都抓来枪毙！"豪绅见势头不好，急往外溜。农民们已拿起锄头，进山挖开了地主的粮窖子。

工作队趁势组织了农民协会，给了些枪，叫农民组织自卫队。地主失了靠山，哭哭啼啼，又去求李虎臣："许旅长闹共产啦！"李虎臣看罢状子，心惊肉跳，"这还了得！"当下吩咐马弁，打发人去召许千峰，要当面问罪。

看势头，李虎臣不怀好意，千峰来和志丹、伟林商量，伟林不同意去，志丹也说不去为妙，因为史可轩就是被人骗去害死的，保不定李虎臣也会下毒手。千峰想了想说："不去会引起疑心，反会坏了大事。我去一趟，说得通，好去好回；说不通，就这一块，随他咋办！"伟林说："如果要敷衍一下，还是我去。"千峰说："还是我去好！李虎臣头脑简单，素来只认乡亲，不认外人。只要跟他同乡，他就重用。看到谁不如意，就问人家是哪县人，一说是外县人，他就说：'我早就

看你不象临潼人，我们临潼人可不一样。'我是临潼人，跟他同乡，倒好说话。"志丹说："可是也不敢大意。在阶级斗争中，蠢人有时也变得很机灵！"千峰收拾收拾，立时起身。又嘱咐随后运去几十石粮食，给李虎臣吃颗定心丸。

志丹、伟林放心不下，把几个营长找来，嘱咐派些人暗中跟着，打探消息。同时加强防地岗哨。

将近天黑，渭华来了二十几个青年小伙子，要见负责人。伟林看了信，知道是陕东特委派来受训的。晚饭后，约上志丹，把那群年轻人找来，了解渭华的情况。带队的薛大德说："渭华这阵子红火了，村村又建立了农民协会。潸河川百姓烧了恶霸郭映贤的房子。渭南东塬百姓烧了老爷庙。杀了恶霸贺瞎子、三拐子、孙光祖。赤水百姓搞了个夜打豪绅运动。高塘镇百姓闹着要捉团头孙敬福。百姓们还把恶霸开的德兴国、田庆昌、同盛公几个商号砸了。"志丹心想：看渭华情况，进展很快。只是这烧房子、砸商号不是个办法。不过敢同地主豪绅撕破脸，面对面斗，还是好事情。出现些过激举动，眼下怕也挡不住。薛大德又说："现在就是武装配不上，不懂军事，也没枪。特委叫我们赶快学会，回去配合农民起义。"志丹见薛大德生得结实，谈吐爽利清楚，便问了他的经历：薛大德才二十四岁，念过中学，当过教员，大革命时入的党，领导农民打过刘镇华的粮台。志丹说："有你们这些人就好办，这里可以发枪。"志丹对渭华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渭河南岸的党，比陕北建党要早，大革命期间，党在渭华地区就很有影响，农村

里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中小学都是党团活动的据点。渭南县委机关就设在县立中学。蒋介石叛变后，反动派把农民协会解散了，还到处破坏。自从陕东特委成立，“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后，那里的斗争更尖锐。今年二月间，敌人砸毁了宣化小学，学生和农民赶来援助，反动军警又把渭南中学校长捉去活埋了。还派武装包围高塘镇，要把华县县委一网打尽。群众痛恨敌人残暴，二月二十九日，打死反动豪绅刘铭初。渭南、华县县委转到农村，坚持斗争，要领导农民起义。

伟林嘱咐参谋处，当夜将来人编了小组，发了枪，派个营长当教练。小伙子们把枪当宝贝，拿到手里不住抚摸，夜间抱在怀里，贴着脸睡。第二天清早，开始操练，学习使用枪支，瞄准射击。志丹也跑来指点。

收了操，志丹蹲在山坡上，又思索起渭华的情况。忽听河心里有人吆喝毛驴，志丹举目了望，驴上骑的那人，瘦长脸儿，穿件大褂，象个斯文人，赶脚的是个粗壮汉子。毛驴见水深，站着不肯走，赶脚的去拉辔头，脚下一滑，差点儿栽倒。骑驴的大笑，撩起衣服，下驴淌水。又隐约听见那人说：“还是你骑上，我牵着吧，赶毛驴你不如我。”志丹跑过去一看，认出赶脚的是唐澍，骑驴的不知是谁。也顾不得细问，便大笑着说：“你们到哪里去？”唐澍见是志丹，忙撇了毛驴，也笑说：“我去城里请医生，给老婆治病，谁知这驴不听使，一路尽捣蛋！”志丹说：“你这河北人，怎么到这里请医生？”骑驴人笑说：“就为口音不对，他才装了一路哑叭。”唐澍

忙介绍说："这是方自强同志，河南人，原在豫陕区党委工作，和咱们一样，搞军事的。"志丹忙上前握了手。

志丹陪他们回到旅部，见到伟林。志丹就问清涧兵暴的情形，唐澍说："别提了！去年秋天，省委叫我去搞暴动。可惜我们没组织好，失败了。我们还是幼稚，总共就那么几个人，号称工农革命军，我当总指挥，结果叫人一锅端了。"志丹望望伟林说："这很重要，农民不动弹，光军队也干不成。"

志丹见省委又调唐澍来部队，可知下了很大的决心。唐澍取出个文件，交给志丹，说是中央指定发给许旅的。志丹看那内容，是督促军队迅速发动群众，配合农民起义，脱离军阀队伍，自己单独搞武装。唐澍说："省委要你回去一趟，可能也是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冯玉祥和河南的樊钟秀、陈文华正火并，陕西军阀的反冯战争就要开始。"

说着，许千峰一脚踏进门，一见都是熟人，便说起见李虎臣的结果："闹了个笑话！地主告咱门闹共产。李虎臣对我大发脾气。我说：'你不要听野鸡子叫，不可靠。我现在弄的不是共产，弄的是工农革命。士绅抗粮不交，不弄工农革命，谁给粮食吃！'李虎臣一见运去了粮食，就说：'对呀！咱们临潼人就是不一样，工农革命你弄去，可不敢闹共产。'你看，我们临潼人就是这个样。"大家笑得直不起腰。伟林说："没有节外生枝，总算万幸。"志丹说："把几个告状的豪绅快抓起来。除了害虫，免得农民以后吃亏。"

因为志丹要回省委报告工作，部队作了调整，唐澍当参谋长，帮助许千峰整顿部队。

第十章　渭华起义

志丹风尘仆仆，回到省委，报告了工作，省委马上把起义计划定下来：

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分了几路：东路以华县、渭南、临潼为中心，西路以渭河以北的三原、高陵、富平为中心，南路以蓝田、商县为中心。在整个计划中，又以东路为中心，东路又以华县的高塘塬为重点，三原、渭北策应。但是形势发展很快。五月一日，渭南崇凝镇群众开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不出几天，渭华地区赤水镇、阳郭镇、三张镇，都举行群众大会，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暴动就开始了！根据省委决定，志丹连夜赶往渭南高塘塬，又找到陕东特委，一块领导这次起义，恰好薛大德也带着受训的人从三要司回来，每人都背着钢枪，穿着军服，佩戴着第三旅的符号，他们冒充捉拿逃兵，穿过李虎臣防地，没有遇到阻拦。陕东特委当下决定，以这些人做骨干，成立陕东赤卫队。薛大德当队长，下边还有中队、小队，共有一、二百人。群众有武装支持，便要求"踏团"，就是消灭民团的意思。当夜，赤卫队配合农民，袭击了高塘塬最大的民团，缴了民团的枪，杀了团头孙敬福，分了孙家的财产。群众情绪更高，从东到西踏了个

追，高塘塬郭、王、刘、庞四大地主都被打翻。他们专门放"捶捶"帐，高租高利盘剥。这里流行着一首民歌："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现在农民起来了，把地主埋了三十多年的陈粮，也挖出来分了。农民协会高喊着"火化文约"，把几辈子的陈帐，一火烧光，溜掉的土豪劣绅跑到西安，向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跪下求救。那逃不及的，手捧着地契文约，向农民告饶："你看着烧了吧，再不向你要钱了。"五月九日，敌人一个团来攻潸河川。赤卫队抗了一下，退到塔山。这是秦岭中靠近南边的一个万丈高峰。志丹观察了地形，这个山峰，恰在渭南、华县、洛南三县交界之处。前有大桥，左右有清明山、凤凰山。地势雄伟险要，上下只有羊肠小道，可作为军事据点。志丹对薛大德说："这里地形不错，可以落脚，以后是进是退，就灵活了。"县委也派来人，动员百姓，上山赶修工事。陕东特委估计敌人还会来，忙和志丹商量，写信给省委，请调许千峰旅，到渭华配合起义。

谁知那边发生了变故，李虎臣也动了手脚。李虎臣趁冯玉祥后方空虚，发动了反冯战争，一面派人围西安，一面派人打潼关，阻击冯玉祥主力回陕。李虎臣诡计多端，又命令许旅打头阵，替他"火中取栗"。唐澍、伟林、千峰找来干部们研究对策，讨论中却发生分歧，有人主张立刻起义，不替军阀卖命。有人又主张先打潼关，反了冯玉祥再起义不迟。双方都有理由，不好决定，只好一面请示省委，一面执行李虎臣的命令，开往潼关。省委接到两边的信，当即在渭

北调个县委书记徐一知，连夜去追部队。徐一知一路紧追，翻过秦岭，截住后卫一个营，许千峰、唐澍、杨伟林已带部队到前线了。徐一知也是个决断的人，拦住营长说："省委命令你们开往渭华，配合起义。"那营长也是个党员，马上派人去追大队。这时千峰已带着部队到火线上打了两三天了。李虎臣手段很毒，开始行动就把许旅夹在中间，到了潼关，又把许旅放在正面战场，经过几天战斗，许旅人员伤亡很大。眼看自己的人要被军阀打光，唐澍的心都快急炸了。接到省委指示，连夜通知伟林、千峰，同时往下撤队伍。赶天亮，全部撤出潼关。李虎臣派兵拦阻，又打了一仗。失了些人马，丢了些重武器，路上扯烂国民党旗子，打起红旗，一直开到高塘塬，群众敲锣打鼓，端着馒头，提着茶水，迎出几里路。

省委书记老潘赶到，主持召开干部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军队和地方的行动。推选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省委又任命刘志丹为领导起义的军委书记，直接对省委负责。部队和特委的领导人，都是军委委员。队伍编成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当总指挥，许千峰是总顾问，兼军事部主任。杨伟林把长衫一脱，又穿上了军衣。他是经济委员会主任。新调来华县县委宣传部长汪台基任参谋主任，徐一知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秘书长。起义部队共编了四个大队，司令部还有个小赤卫队，把骑兵卫士编了个骑兵队。由许千峰亲自带着，陕东赤卫队单独编制。

会议结束，刘志丹主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第一

号命令：军队和农民一起，迅速消灭反动势力，打土豪，分粮财，分土地。还贴出了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一放帐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帐手提桄桄子，打人不论亲弟兄。于今穷人要睁眼，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才能过成好光景：

切切此布

军委主席刘景桂、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①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命令和布告一公布，渭华塬上有八万农民举起了红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配合，疾风扫落叶，几天光景就把反动政权摧毁了。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北达渭河边，南至秦岭，有二百多平方公里成了红区。

五月十六日，高塘镇广场上开起大会，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军民联欢。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各村自卫队，都扛着红旗来了。上万群众敲锣打鼓，挤满会场。年轻人唱起自编的歌："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刘志丹、唐澍、华县县委书记，都上台讲了话。台下挥起几千条膀子，一片喊声。当场还公审了两个出名的大恶霸。群众情绪高，一时散不了会，唱戏，耍狮子，踩高跷，直闹到晚上。

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刘志丹感到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大革命时，他一直做政治工作，从来没有指挥过打大

① 刘继曾——陕东特委书记。

仗。千峰、唐澍都有作战经验，因此志丹决定把工农革命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唐澍指挥，西路千峰指挥。陕东赤卫队居中策应。这样安排虽合理，就是力量太小。最糟的是，有消息说，河南没有大打，冯玉祥回师陕西，李虎臣没占着便宜，双方要拉手言和了。下一步就会合力来对付起义军。如果情况属实，高塘塬的形势就危急了。

司令部设在高塘镇东南角一个小学里，几乎天天都开会。不是讨论军事部署，就是讨论苏维埃工作。自从来到高塘塬那天起，志丹就没脱过衣服睡觉，那身灰色旧军服，滚得象麻袋似的。六月八日，志丹正和苏维埃干部研究扩军问题，门前那口大铁钟，“当当”响了，接着周围几十个村子，都敲起警钟。唐澍说：“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啊。”飞奔去调动队伍。志丹出来一看，见东塬上，满是拿锄头、长柄斧、镰刀的农民，在山上砍柴的，也抡起扁担跑来，有的还端着火枪，一路喊着，铺天盖地，奔往龙尾坡。敌人一个旅，正由瓦塔慢吞吞地向前爬，企图攻占塔山，顶头遇见群众这阵势，立时吓麻了爪子。前边的骑兵勒转马头往回跑，撞着后边的步兵，步兵躲不及，拿刺刀直戳马蹄子，一下子踏得人仰马翻。忽然屁股后头，机关枪叫了。中了革命军的埋伏。唐澍、刘志丹一人领着一支队伍从两侧包抄上来。敌人一路逃跑，丢了一路尸体。头回打了胜仗，志丹却发现了自己的弱点：缺乏主动。因此他把四个大队派到边沿上活动，一方面扰乱敌人，一方面观察动向。那天夜里赤卫队员来报告：“大明市发现敌骑兵！”大明市离司令部只有三公里，是华县

到高塘的必经之路，地势很险要。那里只有三十几个赤卫队员防守。唐澍、志丹把情况作了分析：敌人是田金凯的一个师，来势很猛。但是突到大明市的只有一股子，大概是想钻空子，找便宜。唐澍说："他想钻空子就叫他钻，咱卡他的脖子！"当机立断说："严守阵地！"回头就集合司令部的小赤卫队，又派侦察，下急令，调各部人马往这边集结。

司令部的小赤卫队，只有三十来人，是用原来许旅的手枪连编的，都是短枪，马上就出发，奔向大明市。天麻麻亮，赤卫队队长挂了花，被人抬回来，唐澍又命令："老汪代理赤卫队长！"

参谋主任汪台基，住过黄埔军校，在陕军中当过营长，前不久在麟游闹过一次起义，打仗可不怯火。喊声"走！"提着短枪出了门。徐一知也提了把短枪，跟着跑出去。志丹正拿着望远镜，站在高坡上了望，忙叫住问："你干什么？"徐一知脸一红说："我也上去！"徐一知虽是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但在司令部里他年纪最轻，才十九岁。热情单纯，遇事总跑在前边。志丹说："你先别走！代司令部再拟个急令，派骑兵送给千峰同志，要他设法牵住西边的敌人。"徐一知匆匆起草了命令，交志丹签了字，却找不到通讯员，他就骑了志丹的马去送信。

突到大明市这股敌人，冲了几次没冲过来，调转马头向后撤。恰好第二大队长带队赶到，两下夹攻，一顿好打，没走脱的都当了俘虏。第二大队原是夜里到华县城外打游击的，到城墙边打了几枪，不见动静，料到事情不好，急往回

赶。天亮一看，路上尽是马蹄印子，正是朝着高塘塬来的！队长就拼命往高塘塬赶，跟撤退的敌人碰了个面对面。

另一股抄小路的敌人，被汪台基追了一阵，也溃退下去，半路又被第一大队截住好打，敌人把小炮、驮子都扔了。从太平寺进攻的那路敌人，没敢打，就向后撤，也被三大队追得稀里哗啦。西边魏家塬那路敌人，被许千峰带的骑兵和陕东赤卫队打得没敢进来。敌人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战斗结束，刘志丹召开军委会议。根据侦察：敌人在塬下没有走，是等援兵。渭华是豫陕两省的咽喉，是冯玉祥必争之地，高塘塬这地方，看起象山地，却跟平地一个样子，敌人说来就来，我们兵力薄弱，硬拼会吃亏。因此，志丹提出把队伍撤到陕北去。志丹说："先撤到渭北，慢慢向陕北转移，陕北是井岳秀的地盘，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这一二十年，陕北人恨透了他，群众也好发动。那里远离中心城市，地形有利，军队好活动。井岳秀和冯玉祥有矛盾，冯的军队进不去。当然，高塘塬党的基础好些，目前陕北还比不了。但基础也是靠我们去建立的。"

酝酿了一阵，有人说陕北好，有人说渭华好，又有人说要请示省委。正争论着，一个身穿重孝的妇女，提着上坟的纸元宝进了司令部。志丹见是冯蕙琼，忙起身迎接，说："就你一个人？"蕙琼说："又没想到吧？我给老财东上坟来了。"把纸元宝一扯，取出省委的文件，交给志丹说："你们闹得好凶！老财东们逃到西安，当街拦住宋哲元求救，宋哲元怕城里起事，就拼命抓人。跑交通的都被捕了，现在连个信也没

人送。……"志丹看了省委的指示，上面说要坚持游击战，不要死守一地，志丹立刻把军委讨论的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蕙琼照原样子装进元宝锭子，又说："省委经费困难，叫我带些钱回去。不知有没有现款？"志丹找伟林商量，伟林说："都带走买弹药去了。"只好又找苏维埃经济委员陈义，要了几百块白洋。白洋是新从土豪地窖里挖出来的，满是泥土，怕不好带，司令部的人全动手擦了一上午。蕙琼把白洋缝在布带里，随身缠了，就要上路。志丹见墙角立根竹棍，拿过来递给蕙琼说："带上它，壮壮胆！蕙琼同志，千万小心！"蕙琼笑了："你不要担心。我怎么来的，还会怎么回去！"志丹说："好吧，以后再见。我们很可能转移。"

蕙琼下了塬，忽见远处黄尘弥天，又是炮车，又是马队，铺地卷来。敌人又加了兵力。蕙琼忙避开大路，跑到一座荒坟上，挂了白纸幡，烧了几张白纸，等人马过去，才提了竹棍又走。天黑投宿一个农家，挑开脚上的燎泡，挤出清水，脚才敢走动。把文件贴身藏好，才和衣躺下。半夜里，猛听炮声隆隆，震得小屋乱颤，爬起来隔窗一望，南边火光冲天。蕙琼坐到拂晓，炮停了，火熄了，只见满塬上滚着硝烟。担心着："不知他们转移没有？"立时觉得烈火烧心。她不敢久停，向主人道声谢，连忙起身。脚疼腿疼，走路吃力，拄着竹棍，走一步挨一步。走到半路，后边开来几辆军车，满载着伤兵。蕙琼猛然觉得长了力气，心里说："我们打了胜仗！"

小战斗一直没断。不几天，刘志丹得到情报，六月二十七日敌人可能发动总攻。这次和前几次都不同，宋哲元

亲自出马指挥。有孙连仲的一个师，魏凤楼的一个师，还有个炮兵师。分三路向渭华进攻。志丹马上找来许千峰、唐澍、杨伟林、徐一知、薛大德和军委的委员们商量，这次敌人兵力太大，我们不能做硬性抵抗。目前撤到陕北的路已被切断，决定撤进终南山。随又布置了怎样抵抗，怎样撤退。头天晚上布置好，第二天早上敌人就全线猛攻。

敌人从东边来了一个师，经爪坡镇向乔峪进攻。企图切断革命军的退路。引路的是孔宪文民团。敌人从东塬下来，冲过乔峪河，满以为得了逞。没料到突然遭到伏击。陕东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带着十八个村子的自卫队和几千农民，一下子拥上来，虽然只有几十条枪，那大刀矛子，却明光光的刺眼。四方一响枪，敌人也摸不清这边有多少人，那种猛烈阵势，把敌人吓得倒抽气。敌人慌忙向后撤退，赤卫队和自卫军跟踪追击，追到乔峪河东，遇上敌人的重炮火，才撤到乔峪口外的蕴空山。这蕴空山是乔峪口的大门，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唐澍下来命令："赤卫队坚守蕴空山，等待主力部队进山。"

同一个时候，敌人的炮兵师，由逃亡地主薛良臣带路，从西边上来，闪击塔山和半截山。敌人很疯狂，用迫击炮拼命轰。这个阵地上只有赤卫队一个中队。坚持了四个小时，因为没重武器掩护，工事和营房都被摧毁，才转移了阵地。

宋哲元亲自指挥一个师，分两路包围高塘司令部。一路从赤水的东川来，一路从赤水的西川来。从东川来的到了大明市，用重炮猛轰。这里有工农革命军的两个大队防

守，刘志丹就在大明市和高塘之间的山坡上指挥。一面叫司令部的后方人员和伤病员迅速撤退，一面叫军队坚决抵抗。双方一接触，就猛烈激战。敌人不歇气冲了半天，也没冲上来。

从赤水西川来的敌人，也到了魏家塬，想和东川来的会合。这魏家塬是高塘西边的一个大门，也有工农革命军一个连防守。敌人一来也是用大炮轰。轰了一阵子，只听还枪，不见人影。原来唐澍在这里布置了暗工事，位置很高，任凭炮火多强，在塬下也轰不上来。革命军的战士手握武器，静悄悄卧在战壕里，居高临下，把塬下敌人的举动看得清清楚楚。敌人轰了一阵，又用步兵绕个圈子爬过来。刚要上塬，唐澍叫声："打！"战壕里射出密集炮火。敌人忙缩回去。敌人上不了塬，急得到处钻，宋哲元想了一条"妙"计，用一个营，化装成便衣，从魏家塬西侧，向革命军后边迂回。唐澍看得清楚，马上命令陕东赤卫队大队长薛大德："动员群众，把杂种们轰回去！"薛大德也换上便衣，悄悄绕到村上，叫来几百个自卫队和农民，吆吆喝喝上来，震得山摇地动。敌人那营便衣不敢前进，又溜回去。宋哲元没法，又加了一团兵力，向原路冲锋。薛大德领着四乡的自卫队赶来。不管是枪是炮，只是上前乱砍乱戳。敌人只得又退回去。

双方你来我去，战到中午，敌人又发起第四次冲锋。这次宋哲元又变了花样。后边用手枪队督着，前边的散开，一个挨着一个往上爬。唐澍也早有准备，在两边下了埋伏。等

敌人爬到跟前，薛大德枪声一响，赤卫队员们一跃而起，扭住敌人就打。正打得不可开交，徐一知带着一排革命军赶来。集中火力打敌人的屁股，敌人又溃退下来。

一直坚持到日头落西，两边阵地都没被敌人突破。志丹回到司令部，见后方人员和伤病员全部撤完，才松口气。警卫员催着快起身，志丹出了司令部，走到前院甬路上，看见用半截砖砌的那几个大字："同志们，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吧！"这是以前的县委砌的。志丹心里一热，站了一阵，叫警卫员用土埋上，免遭敌人破坏。刚出大门，迎面又抬来几个伤员，是刚从火线上下来的。正问话间，苏维埃经济委员陈义带来几副担架，帮着抢运伤员，担架不够，陈义就背上一个。志丹忙叫张医生："给你十个战士，赶快砍竹子再绑担架，把轻重伤员都要安置好，一个不许落下。"

司令部撤完，唐澍坚持到半夜，才把魏家塬、大明市两下的兵力撤出。拂晓，革命军主力已撤到箭峪口，将要进山，敌人一个旅又追来，想封锁箭峪，切断退路，把革命军消灭在山外。唐澍急令薛大德："抢占铁家岭！"这岭在箭峪的西侧，也是进山口的屏障。薛大德领着赤卫队飞奔铁家岭，抢在敌人前面，布置了工事，掩护大队进峪。敌人一个劲冲锋，赤卫队拼命抵抗，薛大德被火药熏得满脸漆黑，还提着枪一个劲地打。赤卫队员由七八十人，打剩下三四十人，敌人也没有爬上铁家岭。主力部队全进了箭峪，唐澍又命许千峰带骑兵来掩护赤卫队撤退。骑兵从侧面向敌人冲来，敌人乱了一阵，赤卫队趁机撤下。薛大德脸黑眼红，满腔怒

火，临下山还打倒几个敌人。冷不防，一颗流弹飞来，正穿他的胸部，几个队员忙把他抱住，连叫几声，已不能言语。

工农革命军从箭峪和乔峪两个口子撤进了南山，集合时候还有三四百人，刘志丹站在河滩里迎接队伍，扬着军帽对大家说："同志们！进了山就是胜利。几万敌人没挡住咱们，说明敌人是草包！咱们是扑不灭的火！"战士们一迭声都叫起来："咱们是扑不灭的火！"两边山里发出雷般的轰隆声。志丹说："军委决定，明天咱们去两岔河，摆脱敌人，休整几天，继续战斗！……"

部队到了两岔河，先消灭了地方土匪，就搭起台子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不几天又闹得轰轰烈烈，徐一知动员群众，准备斗争大恶霸高志玉，请志丹到会上讲话。唐澍和志丹还未走到会场，陈义迎面跑来，对志丹悄悄说："刘主席，上回来的那个女同志，说有急事。她要进山，我怕她找不着你们，没叫她来。"忙又撕开衣襟边，取出个纸条，志丹展开看了，是省委来的，叫他急速回去，另有任务。志丹预感到，必有新的变故。沉吟半晌，把纸条交给唐澍。唐澍说："你放心走吧，一切都交给我！敌人一时进不了终南山，进来也占不着便宜。有枪在手，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天塌不了！"志丹说："宋哲元虽然退了，估计李虎臣还会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如果有机会，可以分散化装，向陕北转移。"唐澍点头答应着。

志丹化了装，随陈义走了两天，夜里出了峪口，来到陈义家里。蕙琮坐在炕上，正跟陈义的老娘拉话，这回又是一

种打扮，梳条大辫子，扎着红头绳，身穿毛蓝布衫，象个农村姑娘。志丹说："同志，你又来了。"蕙琮笑说："又有事嘛！我这里亲戚多，去年春天，我在这一带住过，路跑得熟，没想到今年老走亲戚。"随后低声说："潘书记叫你快回去，没有合适人，叫我跑一趟。"志丹觉得蕙琮还有话没说出来，就问："有什么变故吗？"蕙琮说："子洲同志被捕了，有些工作停顿下来，同中央也断了联系，潘书记叫你去找中央。"

志丹听到李子洲被捕的消息，好象挨了一锄头。蕙琮说："不过也有好消息。听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站稳了脚。前些天，朱德同志的队伍，也去会了师，成立了工农红军。"志丹长出口气说："我们也得走这条路！只要有旗帜领路，人民就有希望！"

早晨起来，陈义已备好毛驴，志丹换了便衣，蕙琮提一篮鸡蛋，装作兄妹两个走亲戚。村里墙上，白灰刷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回望南山，峰峦巍峨，在云雾中忽隐忽现。志丹心里象潮水冲击着。高塘塬没有屈服，高塘塬坚持着战斗！也许山会崩，地会裂，石头变粉末，但是，红旗永远发光！

蕙琮骑着毛驴，回头看看，志丹紧皱眉头，不言不语，蕙琮猜他又在想心事，便也低下头，不去打扰他。志丹整个心思，都拴在终南山了。但是，他最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

二十天以后，李虎臣带着几个旅，来镇压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在保安镇，被敌人四个旅包围，唐澍带人去增援，一大队是撤出来了，可是他自己又被包围，唐澍骑

了匹枣红马，带了几个警卫人员，从碾子沟撤退，那是唯一的退路，不走这条路，就得跳崖。唐澍刚退到岭上，一股敌人也迎面爬上来，双方绕着民房拼打，敌众我寡，警卫人员全部战死，一股敌人猛扑唐澍，唐澍单枪匹马，奋力苦战，直把子弹打光，还没突出重围。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便打进自己的脑袋。唐澍牺牲的第二天，敌人还不敢走近他跟前。工农革命军现有的人员，由许千峰和陕东特委书记带着到河南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时刘志丹想的，还有另一些问题：这次起义的时间、地点是否恰当？为什么不早点把军队撤到陕北？即令不能到陕北，是否可早进南山和敌人绕圈子？我们这样打法对不对头？对地主豪绅、民团、商号，能不能分别对待？有些口号提得是否恰当？群众工作做得是否深入？军队撤走了，群众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搅得志丹脑子发胀。中午到了个茶棚休息，蕙琼拿出几个煮鸡蛋，端来一碗米汤，放在他面前，他也没看见，蕙琼推了推碗说："快点吃了赶路，晚了就走不到家了。"志丹才转过脑子，端起碗随又放下说："路还很远，咱们走吧！"

第十一章　星星之火

一

干雷滚滚，忽明忽暗，莲湖小路，有两个黑影走动，女人在前，男人在后，轻快如飞，转入一条小巷。……谁能料到是蕙琼和志丹走到这里。

天麻麻亮，雾气蒙蒙，西安城里那些卖菜的、卖吃食的，就忙着收拾筐担，准备应酬主顾。

晨光朦胧中，一辆马拉轿车，摇摇晃晃驶过街道。赶车人坐在车辕上，扬着鞭子，高声吆喝牲口，鞭子响得又清又脆，来到城门洞，门还紧闭着，好多男女围成一堆，等候赶早出城，赶车的跳下车，收住鞭子，向哨兵点点头说："老总，我们家老太爷有病，夜里打发我进城请医生，请你通融通融吧！"哨兵斜了一眼，不搭腔，赶车的忙递上烟卷，说："请老总赏光。"哨兵指着墙上的布告说："你看见告示没有？城里正搜查这个人，上头没打招呼，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休想出去！"

赶车的扫了一眼，布告上写着核桃大的字："缉拿渭华暴动匪首刘景桂"。还写着衣着相貌特征。哨兵又补上一句："走了人，谁担得起？"赶车的忙从怀里掏出个大信封，双

手捧着递过去说："请老总看这个护照！"哨兵接在手，抽出信瓤瞅瞅，一个字也不认得，只见上面盖着大红官印。捏捏信封，还有硬货，猜想是银元，立时满脸堆笑说："原来是张医生。"挑开轿车的门帘，看了看，见那医生，温文典雅，洋草帽，金丝眼镜，白纺绸衫，穿戴得整整齐齐。哨兵连连点着头说："认识认识！"把信封塞进口袋里，忙去摘下铁链，拉开城门，哈哈腰说："对不起！耽误你们了。"医生欠欠身子，抬抬眼镜，算作还礼，赶车的鞭子"吧嗒"一甩，轿车出了城，那伙男女趁势往外挤，都被哨兵挡了回去。

出城二三里，转进一条土沟，轿车"吱呾"一声停下来。赶车的拿鞭杆敲敲车篷说："先生，车轴坏了！"医生探出头问："到了吗？"赶车的笑说："谢天谢地，总算出了虎口！这哨兵是个笨蛋，还说同你是老相识！"医生也笑起来，说："他认得银元上的袁大头。"赶车的说："说不定他真以为，刘景桂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医生说："真长那副模样，今天就出不了城，化了装也不灵，人家一眼就认出来了！"说着，摘了眼镜，脱下纺绸衫，打开小包，换上一身蓝制服，又把脱下的衣物包好，交给赶车的说："这些东西，我留着无用，你还带回去。对蕙琼同志说，一路平安无事，叫她转告省委，不要担心！"赶车的把小包塞到车板底下，又嘱咐说："大路上贴满了告示，你也不要大意！"

这个医生就是刘志丹。上个月，他被省委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当时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刚开过，他读了"六大"文件。

志丹上了土岗，回头再看古城长安、八百里秦川，长出口气，又想到目前政治形势：是呀！文件上讲了，目前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既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发布了民主革命十大纲领，确定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现在我们的陕西省委也根据“六大”精神，结合西北的情况，对今后工作，重新做了部署，派出一批干部，到白军中做秘密工作。自己也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从事军事活动，等时机成熟，再打起红旗，实行武装割据。

前些日子志丹要动身，不料有叛徒告密，敌人出动大批军警，沿门挨户搜捕。幸亏那个冯蕙琼，把他化了装，转移过好多地方，才躲过去。今天得着机会，由后院翻墙出来，才由交通送出城。

志丹穿田间小路，放步紧走。一看景象，志丹心里发紧：今年夏秋苦旱，天高无雨，刀镰不动，庄稼苗子都枯死了。路上黄土冒烟，热风灼人。志丹把蕙琼给的黑阳伞打开，两脚不停，往前赶路，顾不得闷热似蒸，顾不得疲劳饥渴。过了铜川，开始爬山，走了两天，来到洛川。

这座小县城，坐落塬上，孤孤零零，毫无生气。但见路边土墙上，也贴了两张悬赏捉拿刘景桂的告示。志丹微微一笑，收了伞，走进南门一家小店，拣个红漆桌子，朝里坐下，刚叫掌柜的泡茶，后面跟着进来个人，中山服、黄皮鞋，掌柜的忙又赶过去张罗说：“书记长来了，请坐，看茶！”那人

嫌他啰嗦，挥挥手叫他下去。两眼象滚豆子一样，在志丹身上乱转。志丹听见招呼，一回头，四目相对。志丹吃了一惊。“黄舜尧！这家伙怎么钻到这里来了？”黄舜尧认出是志丹，转身就往外走，志丹伸手拉住说：“黄先生，一向少见！”黄舜尧见他认出自己，只得站住，绿豆眼转几转，装作刚认出的样子说：“原来是刘先生！我看见有人上塬，心里就奇怪，天气这么热，又是晌午头上，有啥急事，这么不要命地赶路。万万想不到，在这种时日，刘先生还敢露头！”志丹不动声色地说：“人生在世，总要走路，下几个雹子，还怕砸破脑袋？”黄舜尧说：“还是刘先生想得开。既然这样，请跟我去歇两天吧！”志丹说：“我还要等两个朋友！”黄舜尧见说，也坐下来。心想：谅你逃不出掌心。嘴里说：“那更好，大家谈谈！”志丹不理他，叫：“掌柜的，打酒！”

自从国民党叛变后，黄舜尧就在各县主持“清党”，新近才当上洛川县党部书记长，也是冤家路窄，就碰上了。志丹叫跑堂的摆上杯筷、酒菜。一边叫再添两副碗筷，一边给自己斟了酒，端起来略让一让说：“黄先生，失礼了！”黄舜尧也虚应一声：“请便！”翘着腿，眯着眼，看门外有谁进来。掌柜的跑出跑进，端茶递烟，忙着伺候黄舜尧。志丹本不胜酒，端起酒杯，无非沾一沾唇，做做样子，随即又叫：“炒菜！”“拿馍来！”连叫几声，无人支应。志丹进了柜房，问道：“怎么回事？”掌柜的却端着托盘，给黄舜尧送上两盘饺子，怕志丹见怪，忙陪笑说：“先生，请等一等！”

黄舜尧没有在意，嘴里吃着饺子，眼却溜着大街。

志丹见后院有道短墙，正好脱身。刚迈步要走，不提防掌柜房中跳出个穿军装的，一把抓住志丹的胳膊说："我等你好几天了，今天落到我手，看你往哪里跑！走，上公安局！"连推带拽，来到后院。志丹仔细一看，是马罗武，越发奇怪。罗武悄声说："快走吧，我救你来了！"志丹不及细问，跟着罗武出了角门。

黄舜尧吃到半截，不见志丹回来，忙撇下筷子，叫来掌柜的，问道："那个人呢？"掌柜的说："你们的人把他抓走了！"黄舜尧一愣："那人什么样子？"掌柜的说："大个子，黄军装，说是公安局的。你进前门，他进后门。说你要捉拿那人的同党，叫店里不要声张！还叫我给你包水饺……"黄舜尧气得跺着脚叫道："放屁！走了共产党，回头找你算帐！"提起志丹丢的那把阳伞，就往公安局跑。

再说志丹，跟着罗武出了城，怕人追赶，不走大路，只抄小路，顺着洛河川，跑出几十里，天也黑了。找个小村子住下，幸好罗武事先在店里买了几个馍，弄了一包羊杂碎，两人胡乱吃了，主家端来两碗米汤。两人不肯过分打搅，借了一领席铺在门洞里，躺下歇息，这才顾得说话。

罗武见志丹走动不大灵便，问道："你身上有伤？"志丹说："是长疥疮。今年夏天，在渭华打仗，经常露宿野外，那里地气太潮，就长了一身疥，刺痒得难受！多天没上药，大概腿磨烂了。刚才只顾跑路，也没问你从哪里来的。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小盛没和你一块儿？"

罗武长出口气说："说来话长。那年硬肚打败了，我没

处去，跑到朝邑县投奔熟人。在县政府当传达，把小盛叫来，给县政府打杂，他不愿伺侯那些人，又跑到南梁梢山里揽工去了。那几年，地方上过路军队太多，要粮要车，见天打人，没人敢管钱粮，县长就派我顶这差事。刚接手，吴新田的军队就派差，要一万辆大车。朝邑县有多大？哪里出得起！我去找县长，县长说：'我又不是开车马局的，你自己弄去。'逼得我走投无路，钻进烟馆里，一天没敢露面。当兵的把县长拉到大堂上，打了一顿屁股，县长没地方出气，就把我关进了监狱，自己也卷铺盖走了。后来老百姓围城交农，县政府无人敢露面，散了摊子，我才趁乱跑出来。心想，还是当兵的厉害！跑到洛川，投了杨衮的队伍，在营部当了个副官。不几天营长对我说：'看样子，你象是个老实人，不知信不信得过？'我说：'有话只管明说。我坏不了你的事。'他说：'有个发财的机会。上边发下一批烟土，充这个月的军饷。你运到外地去卖了，倒一倒手就是钱，得的利，咱俩平分！'我不干，他就骂我不识抬举。转天又叫我造假名册，吃空额。这些人面畜牲，光喝兵血，打起仗来，还得替他卖命。我当众揭了老底，下边就闹开了。营长气个半死，说我鼓动风潮，反抗官长，要军法从事，刚把我关禁闭，恰好赶上狗咬狗，井岳秀收了杨衮的枪，把军队解散了。如今树倒猢狲散，各走各的吧！我知道你要来，就等你做伴儿。"

志丹奇怪起来："你怎么知道的？"罗武笑说："墙上贴着告示捉拿你，想必你到这边来了。这几天，大小客店我都查问到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刚才见你跟那个姓黄的一桌

喝酒，我就捏了一把汗。想助你一臂之力，又怕打草惊蛇。只好绕到后边，等待机会。幸亏他也是一个人，没敢当场下手！”志丹说：“多亏你费这番苦心。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还敢找我，不怕受连累？”罗武说：“我闯荡小半辈子，到处受欺，碰钉子。正要找你指条明路，还怕什么连累！去年秋天，我在洛川看见杨衮枪毙刘含初。那人死得英雄，绑到刑场上，还大骂国民党。我问营长，刘含初是做什么的。营长说是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我看不象，又去问文书。文书说，共产党要闹共产，除暴安良，打富济贫。我想，这是好人嘛，难怪杨衮要杀他。前几天，看见告示，说你也是共产党。我就明白了，在党的既然专跟老财作对，这共产党一定是个好党。我白天黑夜，都盼你过来，把我带上，一起闹共产。”

志丹深深感动，觉得罗武每句话都出自肺腑，辨别善恶是非，全是凭着纯朴的阶级感情。便说：“你说得对。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翻转这个世界，不许人欺人。把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连他们的头头蒋介石都打倒，叫穷苦人当家主事！这就是条明路，咱们一起干吧！你经的多，见的广，心眼又实诚，能到革命队伍里来，会顶大用。”

罗武心里滚热，说道：“这可是件天大的事！我在社会上，东闯西撞，受够了罪，谁看得起我！难得你这样高看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也甘心！只要革命用得着，做饭，喂马，跑腿，我都舍命干！”停一会儿又问：“咱们要去什么地方？”

本来志丹打算，从洛川上去，经延安走大路去榆林找特委。如今看来，这条路不好走，沿途都有卡子，贴了告示捉

拿他，不如绕路走保安、靖边。前些日子，永宁山的同志还有信，顺路把保安县的工作整顿整顿。身上疥疮成了龙，太碍事，也回楼子沟找个土法治治，工作起来也方便。便对罗武说："咱们先去永宁山，听说李宜如也回来了，看看那里的情况，再拿主意。现在是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点一滴积蓄革命力量。三拳两脚打不出天下。干革命，这一代干不完，下一代接着干。水滴穿石头，铁梁磨绣针。只要不怕困难，革命定会胜利！"罗武说："我是火坑里跳出来的，没有回头路。干就干到底，粉身碎骨，海枯石烂，决不变心！还怕什么困难！"

两人谈得痛快，志丹半夜才合一合眼。罗武有了心事，却无法入睡。听见狗咬，有点动静，就爬起来听听看看，到屋子周围转转，怕有坏人来暗算志丹。东方现出鱼肚白，罗武招呼志丹起来赶路。

越往西北走，越是荒凉。几十里路，见不着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犬吠。志丹和罗武一路行来，不敢在大店落脚，只拣小村小店过夜，买两块糠饼充饥。一连走了三四天，才入保安县境。天傍黑，远远望见永宁山，志丹听不见河水的吼声，怀疑走错了地方，可是眼前明明矗立着一座黑乎乎的石峰。再望山脚下，有一条白线，正是贯穿保安县境的洛河。往年河水总是混汤一样，稠糊糊的，尽是泥沙，如今天旱水少，倒清亮了。两人走到河滩，浇着水，把身上搓了一遍，都觉得清爽一些，罗武说："今年可旱得不轻，把条大河快憋断了气！"志丹不禁又添了几分心事。

星星撒了满天，过了河，远远听见山上有三弦声，大概是瞎子在说书，永宁山平平静静，跟当年没有两样。好象动乱、斗争、血火，都离这里很远。罗武怕志丹遇见熟人，又要坏事，忙跑到前边去探路。来到小学，教员宿舍里透出灯光，李宜如倚着炕桌，跟两个不认识的人，小声说话。罗武喊声"宜如"，一步跨进门，宜如认出是罗武，忙跳下炕招呼说："真稀罕，哪股风把你吹来的？"罗武笑笑，悄声说："还有个稀罕人，你看是谁。"宜如一出窑洞，正迎上志丹，不禁失声叫道："哎呀，你可回来了！"窑里那两人，慌忙跑出来，抢着拉手。志丹认得一个是葛明山，一个是杨跃云，都是小学同学。志丹说："咱们有五六年不见了。在西安寄的信，你们可收到了？"明山说："收到了，刚才还念算你哩！"

罗武见是熟朋友，才放了心。便笑着对宜如说："人交给你了，我到公安局探探风，看有没有人找我的麻搭。"宜如笑说："县长换了好几个，谁还过问你那件无头案。就住在这里吧，晚上好说话。"罗武说："今天都累了，该好好睡一觉，听说如今公安局长是从前我们的卢队长，跟我有些交情，我去看看，到那里找个住处，万一有事，也好给你们送信儿。"志丹见他处处细密周到，正对自己心意。就说："去看看也好。明天早晨过来，咱们再商量事情。"

志丹突然归来，大家喜出望外，仓促间，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虽然乏累，见了老同志就又长起精神。送走罗武，大家又谈起别后情况。明山、跃云是住的绥德师范，毕业后，就回本县教书。大革命期间，都在县上办党部，

办农会。

对李宜如的情况，志丹也有所闻：李宜如随魏野畴到杨虎城部队，担任第二师的政治部长，辗转到了皖北。国民革命军开始"清党"，只有这支部队没有动，因为局势千变万化，杨虎城又跟魏野畴有那段历史关系，一时下不了决心。

志丹对宜如说："'八七'会议后，你的情况就断了线儿，怎么样？栽了几个跟头？"宜如说："八七"会议后，魏野畴老师开了个训练班，积极准备起义，安徽地方党也要闹暴动，魏老师要军队支持农民起义，杨虎城却下不了决心，蒋介石那边，又逼他"清共"，杨虎城两头为难，再犹豫不定，就会引火烧身。便来个"金蝉脱壳"，一甩手跑到日本去了。临走交代参谋长说："是朋友就留下，不是朋友就送走。"意思是既要"清党"，又不要得罪人。他觉得都是陕西人，自相残杀，没有好处，不如留个后路。这边农民刚起义，那边就把共产党员送出部队，起义没有武装配合，很快就失败了，魏野畴老师也牺牲了。我只得回永宁山，还不到两个月，刚和同志们接上头。

提起这段经历，宜如痛心地说："右倾机会主义把党害得好苦，看来革命暂时是失败了。保安虽然远离中心城市，白色恐怖不那么严重，革命组织也受了摧残。国民党叛变后，这里的农民协会解散了，县党部的牌子也摘下来，当劈柴烧了。在革命高潮中，什么人都卷了进来，投机分子也假装活跃。革命一失败，有的跟人家跑了，有的胆小怕事，躲起来不敢露面。永宁山支部现在只有五个党员，归延安区

委领导。我们三个支委，都在这里教书，工作还没铺开。前些日子接到你的信，支委会就讨论过，决定按你的意见，重新整顿，重新发展。现在你既回来了，咱们就一起干吧！”志丹听到这里，兴奋地说：“虽然只有五个党员，还在活动，还保持着战斗力。这很重要！五个党员不算少！共产党就是由几个人的小组发展起来的！反动派这样屠杀，镇压，咱们的人还是比过去多了。大革命前，永宁山没有一个党员。如今有个支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个火种，将来也会烧红一大片！大浪头一来，浮起几个泡沫算什么。江河会越流越长，越流越壮。反动派的江山是坐不稳，也坐不长的！”

大家听他语气坚定，不带一点沮丧，都很兴奋。宜如问：“打算从何着手？”志丹说：“万事起头难，还没想透。党开了六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就是建立红军，建立农村根据地，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蒋介石虽然窃取了权力，在城市站住了脚，但是他跟地方军阀的矛盾大得很，反革命阵线迟早要破裂。省委也认为，西北地区军阀派系多，广大的农村，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革命力量可以找到空隙。我一路上都想这些问题，恐怕归根到底，还是搞武装。现在的中国，有枪才有权。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是先抓兵权。咱们没有争，只做政治工作，不掌握军队，结果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原因很多，但是忽略掌握武装力量，要算最大的教训。后来渭华起义，军队又太少，地点还靠着交通要道，跟敌人硬拼，结果也吃了

大亏。力量太小固然是个原因，主要的还是策略上出了毛病。湖南秋收起义，最后只剩四百人，毛泽东同志及时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随后，朱德同志的队伍也上山会合，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那里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局面很快就打开了，搞得几省的敌人都无可奈何。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梢山。我们要照着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

宜如从炕上跳下来，笑着说：“你带来了一股清风！把我的脑子也吹清楚了。从前我也想了很多，老解不开这个扣。蒋介石叛变了，中国又成了老样儿，现在的国民党，不过是蒋介石加上张作霖之流的联盟，青天白日旗成了白色恐怖旗。怎样推动新的革命高潮？挽救革命的几次起义都失败了，城市又是反革命的中心，暂时还不能搞合法斗争。永宁山冷冷清清，哪一天熬得出头？所以才写信问你，该做什么好。我们就没有想到能转入农村，搞红军！”志丹说：“敌人不给我们活动的自由，只有走这条路，占领农村，站稳脚跟，推动革命高潮。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一番话说得大家兴高采烈，葛明山拍着手，咧着大嘴只是笑。杨跃云素性沉静，也点着头说：“好，好，我们也搞红军！”

天交半夜，宜如好容易才把明山、跃云支开，想叫志丹好好歇一歇。两人太兴奋，人走了，灯熄了，还是睡不着。早晨起来，陈老校长到校，无意间发现了志丹。老先生很看重师生情谊，马上就邀志丹去吃饭，还请宜如作陪。志丹见老

人诚恳，不好推辞，只得走一趟。一时永宁山上下，都知道"刘景桂回来了"。刚回到宿舍，罗武慌慌张张跑来说："咱们走吧，消息露出去了。我听卢局长说，崔县长吩咐杀羊，说要请客。我问请谁，他说请刘景桂。现在到处贴告示捉拿你，官面上的人还能不知道？说不定里面有鬼。"志丹问宜如："这个姓崔的哪来的？"宜如说："大概你认识他。从前在榆林中学教过书，按说也是师生关系。不过当时咱们同他很疏远。"志丹想起是有这么个人，就问："你看他是什么意思？"宜如想了想："难说！据我看，他倒是个好好先生，年轻时候跟我父亲换过帖，我回来他也帮过忙。明山同他的儿子，也是换帖弟兄。不过你可不同，报上登过通缉令，不能不多个心。若说设圈套害你，恐怕他也做不出来。现在是牵一发动全身。等他找到头上，不如你先去看他，倒能争取主动。"

志丹反复思量，觉得这主意也对，就是姓崔的有恶意，永宁山不是洛川，他一时也把我送不到西安，以后要开展永宁山的工作，也需要争取他。永宁山不是姓崔的一个人，众人的态度很起作用。又向宜如问了些情况，才知道公安局卢局长，为人耿直，和宜如、跃云都处得不错。财粮局长是个老头子，一生只认得算盘。教育局长是绥师毕业的，吃喝玩乐，没有什么人缘。只有民团团总，新起的绅士，飞扬跋扈，最好惹事。不过这家伙一时未必摸得清头绪。志丹了解了这些脉络，才拿定主意，去见崔县长。

当下志丹由宜如陪同来到县政府。崔县长抱着水烟袋

迎出来，让进客窑，递烟端茶，甚是殷勤。志丹谦让了一下，便说："前年冬天，路过榆林，没有看见你老先生，昨天回来，才知道你老就在永宁山，本想过来拜望，又怕天晚不方便。你老这几年还好吧？"崔县长听说志丹回到永宁山，本来怀着疑虑，不知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很想探探口风。见志丹很尊重他，心中暗喜，就趁机表白心迹说："说什么好坏，胡乱混碗饭吃罢了！比不起你们年轻有为，能干一番事业。不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也不做。免得年近半百，还落个骂名。"志丹笑说："人上五十，经历多了，正是该做好事的时候！"崔县长笑说："好坏都靠大家成全。你既然回来了，少不了也要请你帮忙。这保安县教育上最缺人才，现任教育局长，大家不喜欢，你给咱们办教育吧？"宜如忍不住插嘴说："这是再合适没有了！景桂不但有威望，还有真才实学，崔县长可谓识人。"又给志丹使眼色。志丹却说："谢谢你老先生的美意。我倒很愿意给地方办点事，只是我要回家治病，一时恐怕出不来。以后有机会，一定给你老先生帮忙。"崔县长说："老弟，我可是真心实意！"志丹说："我很相信你老先生。县里若急需人，我可以推荐一个，论起办教育，杨跃云是个人才，他一直教书，没离开过地方，人又老成持重，跟绅士们也合得来。"崔县长原有个想法：刘景桂名声大，熟人多，一言一动，都有影响，这个关系搞好了，他这个县长也当得牢靠些，搞不好，麻烦就多了，所以再三留志丹。志丹再三辞谢，崔县长才说："老弟既然荐举跃云，以后仍望全力襄助。"

这天晌午，崔县长拉开方桌，留两人吃八大碗宴席。志丹趁机讲些时代潮流，人心趋向，共产党的主张，来消除疑虑。崔县长是个明哲保身之人，便说："国共两党，政见不同，谁是谁非，咱局外人不敢妄言。"志丹不好多说。饭毕，辞别出来，回到学校里，宜如抱怨说："搞个合法名义，活动多方便。人家诚心请你，你还推辞。哪怕你应个名义哩，日后也好办事。"志丹说："再商量商量。"

永宁山忽然热闹起来。听说县长请客，县政府各机关都来请客。志丹不得不出面应酬。了解的情况一多，越觉得永宁山有条件搞成个立脚点。在这里扎下根，再向外活动，象养鸡一样，先养个鸡母子，下蛋，抱小鸡。但是又考虑整个陕北的军事工作还没布置，决不能轻易把自己缠进去，得尽快赶到特委。把这个意思跟宜如说了一下，宜如也觉得为整个工作着想，不该把志丹拴在永宁山。可是，错过眼前的机会，又未免可惜。

志丹说："先放开手脚干起来嘛！你们几个人分分工。叫跃云搞教育，顶替现在的教育局长，先占领这个阵地。你可以管总的方面，多下乡跑跑，和农民多建立联系。叫明山多跑跑县政府，民团、公安局也要见缝插针。目前永宁山和别处不同，革命和反革命都没有组成明显的阵线，所以不管是革命的、同情的、糊涂的、反对的，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不愿撕毁旧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打好基础，争取群众，把永宁山变成一座红色堡垒！"

这番话引起宜如的深思，觉得志丹部署工作，瞻前顾

后，有声有色，都是立在主动进攻的地位，永宁山好比一盘棋，全局都活了。和他比起来，自己就显得缩手缩脚，有些书生气。宜如说："你又走前了一步。我还没想这么远，回来只顾看守摊子。按作战说，是消极防御。象个不会下棋的人，一心想吃人家的车，结果恐怕连老将也保不住。现在这样安排，是放手撒网。你就晚走几天，帮我们把局面打开吧！"

转天，志丹被宜如催着，出门走亲访友，拜会同学老师。走罢这家，又走那家，出这个机关，又进那个机关。崔县长见他广有人缘，越发另眼相看。不几天，志丹托老校长和几个绅士出面，推荐杨跃云当教育局长，县长只得做个顺水人情，把原来的教育局长荐到外县，给杨跃云下了委任状。跃云又聘宜如当督学。借这个名义，下乡也方便。葛明山跟县长的儿子是结拜兄弟，靠着这点情面，也把马罗武荐进县政府当收发。逢到这些喜事，自然又要摆酒设席，彼此应酬。支部也决定切实整顿组织，把一些态度暧昧的党团员都找来谈了话，愿意革命的，给布置工作，经过考验后再恢复组织生活，太不象话的，经过支部讨论，一律停止党籍。还订出计划，发展新的党员。随后，志丹把保安的情况，向特委写了详细的报告。

事情有了头绪，宜如清理出几件换洗衣服，就要下乡。志丹估计，特委来信还得十几天，想趁这个机会，回家治疥疮。正要起身，志丹的表弟王兆平赶条毛驴来了。兆平已十六岁，一见表哥，高兴得撇下毛驴，扔了布袋，扑上来搂着

脖子叫道："哥哥！"志丹抱着表弟的头，摸着表弟黑黝黝的鬈发，几乎掉下眼泪，问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兆平放开手，又笑眯眯地说："听说你到了永宁山，接你来了！"志丹说："你来的正好，咱们就回去！"

宜如又忙坏了，搞吃的、搞住的，给毛驴弄草料。第二天清早，拉着弟兄俩到石峰上看日出，下了山去洛河洗澡，又要请客吃饭，连老校长也跟着忙起来。晚上院子里摆开摊子凑热闹，宜如拉板胡，志丹唱秦腔，明山唱道情，兆平唱山歌，轮到跃云，不会说，又不会唱，就学了个鸡叫。闹到半夜才散。

天一亮，兄弟俩离了永宁山。宜如也背个行李包下乡。跃云、明山送到洛河边上。马罗武赶来，塞给兆平一只卤鸡，说是卢局长送的，叫带到路上吃。过了河，宜如要奔西川。志丹嘱咐说："要多培养培养罗武。这人忠实可靠，任劳任怨，干革命没有二心！党的组织也要在农村扎根。下学期可多办几个学校，培养些干部。把永宁山当成个生根开花的园子。要一点点积蓄力量，一个个占领阵地。只要工作做到家，就会推进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宜如说："现在局面打开了，担子虽比以前重，心里倒痛快！"把随身带的阳伞交给志丹，顺着河滩走了。

第十二章　难　关

兆平长得跟表哥一般高，模样也相似，乌黑的鬈发，清亮的眼睛。这年轻人，虽然有点麦秸火脾气，心地却顶忠厚。大小庄稼活，样样难不住，都说他是个头号好劳动，还能写会算，讲《三国》，说《水浒》，撰对联，刻图章，路路都通。做木匠活，嫁接果木，也是把好手。一句话，凡是农村需要的，他都伸得出手，做得出来。远近几十里，都称他"人梢子"，就是出人头地的意思。自从志丹离家后，姑父刘培基怕他也抽腿走了，家中无人劳动，就把他关在家里，种了几年地，当作志丹的替身。志丹寄回过几本小册子，他看了就心急，恨不得也象表哥一样，走南闯北，大闹乾坤。今天表哥回来了，就象有股气流，把他凌空托起，正好展翅高飞。

兄弟俩过河上山，肩并着肩走。兆平见哥哥走路吃力，就说："骑上驴好赶路。"志丹说："走着好说话。"兆平把驴辔头一勒，站住说："骑着更好说话。"志丹只得上了驴。兆平跟在后面，吆喝着驴慢慢走，忽然问道："听人家说，你是共产党。共产党都做些啥？"志丹说："闹革命！"觉得背脸说话太别扭，就调转身，倒骑着驴。弟兄俩笑了一阵，不觉来到岭上。兆平问："什么叫革命？"志丹说："革命就是造反！你

听过闯王造反吧？那些好汉，抗官府，除强暴，是闹农民革命。共产党又不同，要闹个共产主义。”兆平就爱寻根究底，又问：“什么叫共产主义？”志丹说：“到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不愁吃穿。遍地是工厂，种地用机器，个个是工人，……”兆平站住，闭上眼，仰着脸，神往地说：“多美！那不是到了天堂？我也干去！”志丹说：“这娃娃！要干也行，得有一条：要革命到底！”兆平问：“怎么才算到底？”志丹说：“几时咽了气，几时算到底！”兆平说：“只要能闹成，死了也甘心！”

兆平虽然只跟爷爷念过几年冬书，一直没进过学校，可是头脑灵活，一点就通。一路上，只顾盘问哥哥：大革命是怎么个情况，又怎么失败的，以后的革命又怎么搞？志丹也恨不得把心里话全掏出来，给弟弟装上。从上永宁山，志丹就有个心思，要尽快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把见到的每个人，都设法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现在的人，大都不满现状，要找出路。只是各自为战，个人奋斗，也搞不成名堂，只有把他们组织到一起，朝一个目标进攻，才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见到兆平，他觉得这队伍里又会多一个战士。志丹说：“我原来想，哪怕只剩几个人哩，只要抱着一条心，诚心诚意闹革命，就能闹成。回来一看，我们的人还多得很。所以信心也就更强了！”兆平连连点头说：“咱陕北有闹头！赶上荒年灾月的，哪个不起急。有共产党领个头，都会跟着走！”

兄弟俩扯到劲头上，就把毛驴拴在树上，坐下来谈。

兆平坐在树根上问：“哥哥，你说说，这婚姻大事，定要

老人管才行吗?"志丹说:"怎么?家里要给你定亲?"兆平说:"姑父给我说过两次了,我不答应,他就骂我。说人家是有门第的闺女,还配不上你这个穷光棍?我说:是皇帝的闺女我也不要!"志丹说:"对!千万不可答应。老人有老人的打算,咱们有咱们的打算,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包办婚姻。"

兆平掉下眼泪,志丹说:"不要怕!老头子不敢把你怎么样。在家能待就待,不能待就走!"

两天的路程,整整走了三天,到家还摸了黑。家里人见志丹回来,就象过节一样高兴。连觉也不睡了,摸着黑就杀羊宰鸡,推白面,做豆腐,准备第二天款待这个"贵客"。前后村的人都跑来看望。万银老汉、郑家妈一家人都来了。志丹让他们炕上坐,一起吃饭,拉家常。虽然爷爷去了世,不免有些想念。可是跟家乡的每个人,比过去更亲了。

志丹在家虽然是治病,也闲不住,扫地,担水,铡草,喂牲口,伸手就干。

兆平忙着到处找偏方,给志丹治病。不到一个月,疥疮就见好。志丹住不下去了,想赶快去特委。兆平催家里人,连夜给哥哥做衣服,筹路费。志丹说:"衣服换不换不要紧,这名字可得改一改!"兆平说:"改名字人家也认识你!"志丹说:"这事只能应付官府。我原来的字叫子丹,就改成志丹吧!还得刻个章子。"兆平说:"这事不难,交给我办。"

兆平到窑里拿砚石刻了个篆字图章。兄弟俩又把旧书本的衬纸裁下来,用浆糊刷了几层,做了几张名片。一切齐备,志丹忽然想起来:"我倒忘了!最好再弄张护照,路上就

保险了！”兆平说：“让我想想看。”兆平脑子来得快，一转一个主意，办事又认真，想干什么，就得办成，不办成就不吃饭，不睡觉。听说哥哥还要弄护照，当下骑着驴，出去转了一天，第二天回来，果然搞回一颗保安县政府的官印，还有县长的私章。

志丹拿起，翻来覆去看了，说：“你这娃娃，怎么日鬼的？”兆平调皮地眨眨眼：“这可是机密！”志丹问：“你也学的蒋干盗书？”兆平说：“蒋干是个傻瓜，上了人家圈套，还觉得自己聪明。你细看看，这图章假不假？”志丹说：“怎么还是新的？”兆平说：“我不说清楚，你也不放心。我装着走亲戚，到老绅士家住了一夜，找到一张公文，连夜照样子刻下来的。”志丹笑着说：“这娃娃，真长了心眼！”

志丹写了护照，盖上印章，细看分毫不差。便备好毛驴，匆匆出发。兆平送了好几里路。

志丹起早贪黑，不几天，来到米脂县城。走进南大街，靠路东有一家小杂货铺，卖烟卖酒，也卖油盐酱醋。两旁是洋广百货店，把它夹在中间，越发不显眼了。刘志丹拴了驴，走进小铺，只见常达江在柜台里给人打醋。志丹叫着：“掌柜的！发财发财！”达江一抬头，见是志丹，让到里屋说：“还发财呢，老本都快赔光了！”

大革命失败后，达江被派回陕北，担任特委的农委书记。特委机关安在榆林中学。达江的公开职业，是榆中的国文教员。听说志丹要来，特跑到米脂接他。这小铺是达江父

亲开的，专管接头、转信。来接头的，都装作买东西，拿盒烟卷，使盒火柴，老头儿总不肯收钱。还劝着说："拿吧拿吧，都是自己的！"达江递过一盒烟说："抽吧！"志丹说："你这里好比梁山酒店，人家上山入伙，喝分例酒，你这里抽分例烟！"

达江把志丹拉到屋里坐下，说："你怎么才来，真把人急死！"志丹笑说："这身疥疮成了龙，害得我好苦！在家治了几天。怎么样？工作顺利吧？"达江说："一言难尽，在学校里倒站得稳。现在的校长是个共产党员，请假方便；特委组织部长是图书馆主任，开会方便；特委秘书长是学校刻蜡板的，印东西方便。就我这个农委书记泄气，上任快一年了，什么也没干成。"说完，觉得话里带些牢骚，便又补充说："这里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同志们见到你的信，交换过意见，认识并不一致。杨富生希望你到榆林，开个小铺子，掩护党员。"达江说到这里又停了，他是个组织性强，处事慎重的人，觉得私下传话，难免掺杂个人情绪，好多话就没说出来。志丹听说杨富生要他开小铺，以为是一时说的玩笑话，也没有在意，只说："这也可以讨论。"

两人紧走两三天，才赶到榆林。达江领志丹到东山上，走进当年魏野畴住过的地方，志丹触景生情，又怀念起自己的引路人。刚洗把脸，一个人在门外说："谁迟到，罚他三杯酒。"话没落音，人已到跟前，原来是霍力坚。拉着志丹的手说："可把你老兄盼来了！"志丹说："我在渭华闹了几个月，弄下一身病，所以回来晚了。"力坚说："听说你们在渭华闹，我也急死了，后悔不该和达江一块回陕北。"达江问："老杨

呢?"力坚气呼呼地说:"杨'儿人'回家了!"达江一愣:"怎么搞的?不是要开会研究工作吗?他又跑了!"志丹这才明白是说杨富生。

"儿人"这两个字,本来是称呼那些品行不正、不三不四的人。志丹也知道杨富生的为人处事,大家都是同学,随便惯了,不免背地开个玩笑。可是这个称呼和特委书记的名字直接连起来,听着还是有些刺耳。志丹问:"是不是生了病?"霍力坚说:"哼,什么病?思想病!他自己不工作,也怕别人工作。见到你那封信,他就气炸了,说你一回来,就把保安的党员鼓动起来,夺了人家的教育,还要夺武装,这就叫盲动!非要把你开除出党不可。别人不同意,他就拍桌子摔椅子的。坐着闲得无聊,又跑回了安定县老家。听说你要来,嘱咐我凑些本钱,帮你开个小铺。我和他吵了一架,也没个结果。"

志丹没想到杨富生是这样子,自己不明白情况,又不好说什么。思索了一会儿说:"大概我那封信没有把情况交待清楚。明天我去安定,找他汇报工作。他是特委书记嘛!"达江说:"等几天吧,他再不回来,我就去找他。把特委机关的工作撂下不管,也太不象话!"

达江冒着寒风,赶往安定县。偏巧杨富生不在家,听说被井岳秀手下一个营长拉着喝酒去了。达江心里着急,跑到一个熟识的党员家里打听,也说不知道这事。"不过,杨富生近来似乎很忙,和什么民团团总,敌军军官常有来往,那些人进烟馆,他也进,那些人找坏女人,他也跟着去。说

不清是啥意思。”

达江心事重重，只得到杨家等着。到天黑，杨富生才回来，见面就说：“天这么冷，你跑来做啥？”达江说：“景桂来了，等你去谈工作。”杨富生有些扫兴，皱着眉头，半晌才说：“来得这么快？他的工作不是安置好了吗？还谈什么？”达江说：“他是军委书记，怎么能去开小铺？再一层，国民党下过通缉令，榆林耳目众多，他也不好隐蔽。工作如何安排，还得从长计议。”杨富生哼声鼻子说：“大概他说了什么话，把你们的耳根子吹软了。注点意，这个人太危险，就知道盲动，跟着他跑，早晚是送死。”达江说：“我倒看不出有这么严重。你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再下结论。特委很久没有开过会，正好趁这机会，讨论一下工作。还是回榆林去吧，你常住在家里，也不是办法。”杨富生不耐烦地说：“我在家里也没有闲着，还不是照样工作。”

杨富生吩咐家里人，给达江做饭，又烫了酒。两个人闷闷地吃着，一晚上也没交上三句话。杨富生听说志丹回来，心里着实不痛快，达江远路来接，又不好不回去。一来在外面就喝了不少酒，二来事情不顺心，几盅酒一灌，就晕晕乎乎了。达江劝他早睡，明天好上路。杨富生哼唧了一夜，半晌午起来，磨磨蹭蹭，吃了饭，推说头疼，不能骑马，又着人去雇架窝子。陕北这地方，没有轿车，有钱人想出个法儿，坐架窝子。架窝子，是两头骡子，一前一后，上面搭了铺，顶上架着席棚，两头挂着布帘，放下帘子，躺下睡大觉，吊起帘子，坐着看风景。杨富生出门就离不开架窝子。达江急着

办大事，也顾不得说他。

到了榆林，志丹乍见杨富生，几乎不敢认，吃得胖囊囊的，脖颈多出几层肉，那个长得象蘑菇一样的脑袋，光得流油，眼睛眯成一条线，肿眼泡子，好象没有睡醒。杨富生一下架窝子，就诉苦说："这鬼牲口，差点儿把老子颠死。"转过脸又对志丹说："我以为你天暖才来，谁知你这么性急。"随着往炕上一倒，连说："好累好累！"好象没有多少话好说。

不一会儿，几个特委委员也来了，杨富生想显显自己的气度，只顾嘻嘻哈哈，跟这个开开玩笑，跟那个耍耍俏皮，绝口不提正事，似乎这就是他的领导派头。志丹说："我那个报告，写得不详细，有些问题，没有说透。这次当面向你汇报一下吧。"杨富生马虎惯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躺下就不想动，谈正经事，也没个正经样子。见志丹态度严肃认真，只得勉强支起身子说："算了吧，别绕那么些圈子。你的意思，我很明白，就是要搞武装。是不是？白色恐怖这么严重，整天隐蔽还来不及，居然又要夺人家的武装，这不是冒险盲动是什么？"

霍力坚向来对杨富生不客气，马上顶上去："你说人盲动，你只会跟民团拉拉扯扯，起什么作用？"杨富生装着没听见。达江心平气和地说："不能说搞武装就是盲动，盲动是指不顾敌我形势、群众条件，少数人打冲锋。隐蔽力量，并不是不做实际工作。象我这个农委书记，阵地应该是农村，一年四季住机关，哪能见着农民？这不是隐蔽，这叫偷懒。记得在广州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讲过，农民运动要和

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看来武装斗争是现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抓住这个中心，农民运动、青年运动，都会带动起来，特委机关的工作，也会有很大改进。"

杨富生象个爆竹，炸了："又出来个歪主意！武装斗争！中心内容！真是异想天开！特委是你领导，还是我领导？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达江气得脸色煞白说："你是特委书记，也不能你一人说了算。党章也没规定不许别人发表意见。"志丹怕闹起来，忙说："我说说我的意见。搞革命武装，创造工农红军，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有丝毫动摇。现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形成了湘赣边界根据地。陕北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又最受压迫，革命武装一定搞得起来……"

杨富生忽地站起来，一身肉乱颤，脸红脖子粗地说："你不要拿中央吓唬我。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娃娃！统治力量薄弱！陕甘宁晋绥，敌人有几十万人马，难道都是草扎纸糊的？大大小小的土军阀，哪个不在地方上生了根？不要说敌人的正规军，哪个县，哪个寨子，没有民团？你光记得井冈山，可为什么忘了海陆丰？远的不提，渭华起义的结果又怎么样？北方有几个地方闹起了红军？你要搬南方那一套，就是行不通。"

杨富生一番话，把有些人又吓住了。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杨富生以为把志丹镇住了，便又得意地说："同志，还是不要胡思乱想吧！你不愿开小铺，在榆林中学当个体育

教员也行。遇到机会，贴贴标语，撒撒传单，讲讲课，都能宣传共产主义，对敌人也是一种威胁。等到将来，群众觉悟了，再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不要连累得赐了这个摊子。回头你给永宁山写封信，叫他们赶快隐蔽，不要乱搞。如果不听，要执行纪律，得考虑要不要党籍！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未开始！”他很欣赏这个警句，算是对全部问题作的结论。

天黑下来，特委委员们见争论不出结果，都失望地走了。这时特委刚恢复不久，领导思想比较混乱。杨富生事事自作主张，偶尔开个会，也都是他一个人训话。他能说善道，对自己心思的，一背一大套；不对心思的，就扔到一边。大家不满意，也奈何不得他。力坚年轻，一发言就是声色俱厉，越争越纠缠不清。达江也能看出些问题，可是一跟杨富生交手，总怕引起个人纠纷，说话难免过多地考虑方式和措辞。其他几个委员自知惹不起，又怕影响团结，遇事总让杨富生几分。因此特委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志丹细心观察，觉得杨富生思想不对头，如果不扭转，工作就无法开展。人们散去之后，他还想跟杨富生深谈，就很严肃地说：“富生同志，希望你好好考虑别人的意见！我觉得你的看法，跟省委有原则性的分歧。好象你并不正视这个问题。今年秋天，省委就做过决议，要开展武装斗争。我个人的工作安排，倒是小事。特委应该先开个会，讨论怎样贯彻省委的指示。……”杨富生只希望志丹快走，便敷衍说：“好吧，大家都再想想！”

杨富生心里象个沤麻坑，咕嘟了一夜，想睡也睡不着。他觉得国民党的天下是坐稳了，革命还不知哪天胜利。如果开展武装斗争，势必天下大乱，还不知如何收场。城市环境固然险恶，可是只要“隐蔽”得好，多拉些社会关系，总比背个小包包，钻沟溜坬舒服得多。革这一场命，牺牲已不少了。再去引火烧身，未免不值得。杨富生越想越觉得不能沾武装的边儿。他觉察出刘志丹的主张，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如乘大家在朦胧中，来个快刀斩乱麻，把刘志丹治服，治不服就开除出去，好过安然日子。他又掂了掂两边的力量，觉得还有把握，刘志丹虽然被选上过省委委员，既到了这里，就得服从特委决定。从前他领导我，现在是我领导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一想，杨富生就鼓起了勇气。这天突然变了老习惯，没有睡懒觉。天一亮就爬起来，找特委委员们布置发言，准备斗争刘志丹。他也知道这些委员中，霍力坚是参加过上海工人起义的，对抓武装最有兴趣，还有常达江，搞过农民运动，也不大安分。没有刘志丹来还罢了，刘志丹一来，他们就都成了一气。杨富生决定先从他俩下手。当下找着达江和力坚，开门见山地说：“特委今天开个会，专门讨论刘景桂的问题。你们和刘景桂是朋友，发言要慎重，不要包庇！”力坚说：“我说话我负责，用不着别人打底稿！”达江怕杨富生说得出做得出，伤害了志丹，连忙劝说：“不必太匆忙，还是多酝酿酝酿再开会！”杨富生见他有顾虑，口气更硬了：“酝酿什么，越酝酿你们中毒越深，难道你们看不到他的错误？”

刘志丹也盼望快开会。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争一场，中央的精神，省委的决议，都贯彻不下去。当天，大家带了干粮，装作游山玩水，来到榆林郊外的风景区红石峡。杨富生雇了头毛驴，走一程，歇一阵，反而来晚了。骑驴走这四十里路，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杨富生一到目的地，找块石头坐下，又后悔起来，跑这么远开个会，真不值得。他没好气地说："现在宣布开会！特委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次要把帐算清楚，我认为刘景桂同志的意见是要毁灭陕北的党组织。……"

杨富生满嘴喷着唾沫星子，一件件数说着志丹的"罪状"，恨不得每句话都加个惊叹号。但是数来数去，无非还是鼓动别人夺武装，自己既不愿开小铺，又不愿当教员，这就是硬要把特委拖到盲动冒险的路上去。按杨富生的看法，国民党江山已经坐稳了，蒋介石成了全民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太小，不具备领导革命的条件。不承认这个事实，搞什么武装斗争，就是不顾群众觉悟，一意孤行。结果必然是多流血多牺牲。眼前能隐蔽下来，搞搞宣传，就很不错了。大家见他说得头头是道，都眼巴巴地望着志丹。

志丹一直闷着头抽烟。他觉得杨富生和从前的区党委书记龙光是一个思想，实质上是取消革命。杨富生一说完，他踩灭了烟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同意杨富生同志的观点。国民党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因为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还存在。如果说党的工作只能是宣传宣传，就是放弃革命斗争。国民党靠枪杆子维持统治，它不需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

议会民主来当幌子。你说得轻了，抓你坐牢，说得重了，拉去枪毙。我们怎么能赤手空拳，挺着挨打？革命要实现人民的统治，要夺取政权，就得有枪杆子，用自己的武装消灭敌人的武装。没有枪杆子，连敌人一根毫毛也拔不了，更不必说实行共产主义了！革命要尽可能少流血，也不能怕流血！要推翻整个旧世界，哪能不死人！如果不革命，死的人更多，饿死、穷死、病死、害死、逼死！一场灾荒，就死几十几百万，这个社会哪有受苦人的活路！革命，是逼出的，不革不行。'六大'确定了革命任务，也指出了行动方针：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今年秋天省委也做过关于军事运动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武装起来，要求共产党员到军队中去。……"力坚急问："什么决议？我们怎么没见着？"杨富生连忙掩饰说："那是过时的东西！决议下来不久，省委机关就破坏了！……"力坚跳起来冲着杨富生说："这象话吗？这么重要的指示，你竟敢压下来，不叫大家知道。到底安的什么心？"达江也忍不住了："机关破坏是常事，就是省委破坏了，这决议还有效！要这些党员是干什么的？瞒上欺下，阳奉阴违，哪象个党员做的事！"

别的委员也追问决议的内容。杨富生没想到原要斗争刘志丹，倒变成斗争自己，恼羞成怒，抓起做记录的墨盒子，往石头上一摔说："这会不用开了！你们搞你们的，我不负责！"提着长袍下摆要走。志丹拦住说："老杨，这是党的会议，问题还没说清，哪能这样走了。"委员们也都拦住不让走。杨富生心一横，赌气又坐下来，半晌才说："搞军事活动，我也

不完全反对。我和井岳秀的军官，就有不少往来。拉拉交情，将来出了事，自然会有个照应。……”达江说：“你那是什么军事活动呀！跟人家乱来，是你活动人家，还是人家活动你？”力坚说：“我看这就叫堕落！上烟馆，逛女人，哪象个党员！”刚缓和的空气，又紧张起来。杨富生说：“好，你说我不象党员，就不象党员；说我堕落，就算堕落。你们自己干吧！”

志丹觉得，老纠缠枝节问题，会把原则性争论忽略过去，以后事情更难办，便说：“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可以放一放。咱们应该集中力量，讨论党的政策方针。政策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解决得不好，会影响整个工作。老杨，咱们继续开会吧！”杨富生气呼呼地说：“开就开，奉陪到底！”

大家要求志丹说说省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指示》的内容，志丹当下详细讲了指示的精神。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要有计划地武装党员，训练党员，要求党员扛起枪杆子，领导群众，联合一切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时机成熟，打起红旗，实行武装割据。从省委的决议，又联系到杨富生的思想，志丹说：“杨富生同志的思想很混乱，对时局认识不清，右倾投降情绪严重。国民党叛变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把中国变成黑暗的地狱。蒋介石比过去的军阀更凶恶，人民的痛苦更深。可以断定，革命高潮还会到来。敌人暂时统治城市，没力量统治广大农村，反动势力之间矛盾很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条件，把重点转入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闹土地革命。陕甘交界的大山中，出了许多‘山大王’，

历代统治阶级都拿他没办法，就因为他有枪杆子，有地盘。……”杨富生小声说：“我可没这么乐观。你去农村走一趟，看有几个农民跟你走！”

达江对这个问题最敏感，他说：“老杨说话的腔调简直不象话。既不要武装，又不要农民！”杨富生素来欺负达江老实，见是达江说话，他又摆出斗鸡架势：“离开工业无产阶级，还叫什么共产党？我可不跟你们去当山大王。”志丹见他强词夺理，故意歪曲自己的意思，就批评说：“你不要回避问题的实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内容，就是发展农民战争。难道你不承认，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杨富生不服气，知道争不过多数人，越争论越孤立，干脆背过脸不做声。志丹说：“同志们！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井冈山为中心，创造了湘赣苏区。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这话鼓舞了每个人。

志丹再三讲西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要求每个人下决心，到农民中去，到兵营中去。大家认识到杨富生思想的危害，有两个人也批评自己有调和主义。力坚提议改组特委；志丹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先把情况报告省委。我提议委员们下乡巡视工作，接触实际，振作起来。”大家都同意。杨富生见大家鼓足了劲，担心以后不能过安然日子，只盼开完会，快些脱身，眼前还顶着特委书记的名儿，也勉强表示态度说：“你们要下乡，我不反对，将来出了毛病，我可不负责！”达江说：“少数服从多数，你的意见可以保留，应该跟大家一起行动。”志丹又安慰杨富生说：“你振作起来，

领着大家好好干吧!”杨富生想了想说:“那我就去安定县吧!”力坚说:“你可不能回家休息!”

转眼又过了年,委员们忙着准备下乡。志丹化了装,背个小行李卷儿,去葭县、吴堡。因为特委经费困难,从家里带的钱又花光了,志丹只好把从家骑来的毛驴卖掉当饭钱。他徒步沿着黄河西岸,从这个区,跑到那个区。一路上,看不完凄惨的景象。头年大旱,颗粒未收,眼看快到春天,十有九户断粮。农民只能靠树皮、干菜充饥。成群结队的难民,拖儿带女,往黄河东跑,有的往南川跑。志丹走的这一路,看见的大树小树,都是光秃秃的白木杆子。杆子旁边倒着死尸。天灾人祸,搅得几十里路,都断了烟火,拿钱买不到东西。志丹忍着饥,一程一程赶路。鼻子、耳朵都塞满了沙土。到各区找基层党员开会,反映的情况大致一样,灾荒严重,饥民四处逃亡,毫无办法。

一天傍晚,来到绥德城,正看见一群饥民打鸡蛋厂的烟筒。说是煤烟熏坏了龙眼,拆了烟筒老天爷才下雨。志丹看出群众需要斗争,更需要正确的领导。跑到县委,县委书记冯文方正给饥民谈话,解释拆烟筒不顶用。见志丹来了,赶快把饥民打发走,头一句就说:“你们还在呀,我以为特委被敌人抓光了呢!”志丹觉得这话分量不轻,可见他积下不少意见。志丹说:“你批评得好!特委的确放松了领导,这是错误。我向大家检讨。”冯文方笑起来:“我不是这意思。检讨慢慢来,你先给我们出些主意吧!这里灾荒严重,群众到

处逃荒，有的去打烟筒。党员也有逃荒的，今天早晨，我追回来几个。商量着想弄地主的粮。特委没有布置，不知行不行?”志丹说：“特委忙于整顿组织，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问题。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冯文方说：“我们给特委写过几次报告，没人理。大概是杨富生压下了。真是群龙无首，不知咋办好！”

当夜在冯文方家里召集县委开会，到了四五个人。志丹详细解释了“六大”的精神，省委关于武装斗争的指示，然后才转到饥民问题。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们迟了一步，责任在特委身上。现在我说点个人意见：文方同志想弄地主的粮，我赞成。只有地主手里有粮。怎么弄法，我也有个想法，要弄就大弄，把出去的党员找回来，开个大会，全面布置下去，叫大家去联络饥民，有组织的去分地主的粮，分官府的粮，你们看怎样?”大家都说：“只要特委同意，我们就敢弄。”志丹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可以试试看。”

志丹一表态，县委的同志就活跃起来。觉得特委来的这个领导人，当机立断，态度明朗，跟过去大不相同。自从国民党叛变以后，陕西省委曾派人到陕北恢复了一些组织，一九二八年三月，在绥德召开了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陕北特委。可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富生，不愿意深入实际工作，党的许多决定都没有贯彻下去，好多组织又涣散了。有些县写去报告，也没人理。杨富生偶尔“出巡”，一来就摆出领导架子，百般挑剔，什么也不中意，碰到个问题，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嘴头上老挂着一句话：“白色恐怖严重，要好

好隐蔽。”天下是个什么形势？革命是个什么前途？上级是个什么打算？大家就象蒙在鼓里。如今志丹一来，就讲形势，讲任务，大家头脑清楚了，信心加强了，也有办法了。冯文方高兴地说：“这回我们可跟上级党通了气！”

一连几晚，志丹都和冯文方睡在一个炕上，从闲谈中，他才知道冯文方是绥德师范毕业，在国民联军中当过营教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回来，也有很多想法。谈起以后的事，冯文方说：“你的话说到我们心上了。武装割据，陕北大有闹头。大革命失败，我还带回一支枪，正不知做什么用，你拿去吧，将来好闹红军！”说着就从炕洞里把枪拉出来。志丹见他本本分分，心眼实在，有啥说啥，就说：“这枪眼前是个无价之宝，还是留在县上，当个鸡母子，将来孵出一窝小鸡！”冯文方才把枪收回去。

志丹感到，眼前领导饥民是个大问题。再不抓紧，就会脱离群众。特委应作通盘考虑，统一步调。因此没敢多停，就要赶回榆林。

一路上，志丹都在思索，出来这一个多月，他见到许许多多好同志，都是忠心耿耿，奋不顾身，为党工作。如果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一定能够打开局面。他还想着，如果杨富生这次有大转变，以后工作就好做了。谁知回到榆林一看，特委委员都回来了，个别没回来的，也写回了报告。独独杨富生没有消息。

大家都等着向杨富生汇报。霍力坚说：“他准是在家睡大觉哩！咱们等到哪一天？为他一个人，误了多少事！”当

下借了匹马，跑到安定县去找杨富生。走了好几天，才到杨富生家。见杨富生果然斜歪在炕上，手里拿本书，旁边放把酒壶。杨富生这几天正犹豫不定，这样下去咋办？跟他们一块干就会倒霉，不跟他们干又如何脱身？一见力坚来了，心里发虚，忙陪笑说："这两天，我不大舒服。"力坚见他手里拿着《麻衣相法》，就来了气，说："你倒信这连篇鬼话！"杨富生辩解说："研究研究也没什么坏处，里头大有学问哩！看人看长相，谁好谁坏，一看便知。"力坚哪有心听他胡扯，二话不说，上去夺了书，拖着杨富生就走。杨富生平时就有些怕力坚的炸弹脾气，料到争起来，又是麻烦，只得忍气吞声，跟着上榆林。

恰巧省委也来了信，同意特委对工作的意见，不同意杨富生的意见，又提出改组特委。委员们长吁口气，象卸下个大包袱。杨富生半愁半喜，说不清是啥滋味。愁的是丢了特委书记的头衔，喜的是以后清闲了。心想："一失一得，也算够本。"所以又有些心安理得。

这天开了会，大家推选刘志丹任特委书记。志丹考虑到以后要抓军事，常往外跑，恐怕会影响特委的工作，就给省委写报告，请求再派人来。杨富生抱出一大堆文件，来交代工作。哪些处理过，哪些没处理过，自己也说不清楚。苦着脸要求志丹说："看老同学面上，代代劳吧！我脑子不好，看不得文件。"轮到汇报工作，杨富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原来他在家住了一个多月，都闲逛了。大家顾不得跟他纠缠，连夜开会研究如何领导饥民斗争。

从各地的情况看，群众斗争还是自发性的，因此，特委做出决议，要把斗争引上革命的道路，组织饥民反抗地主豪绅。从斗争中选拔骨干，恢复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就组织革命武装。特委委员们分头下乡，参加具体领导工作。志丹又嘱咐翻印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特委的指示一起发到各县，作为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学习材料。

杨富生见大势已去，料想无可挽回，就对志丹说："你们干你们的，不要把我算上。我要去西安。"志丹说："这里正有千斤重担，要你和大家一起挑，为什么要走呢？"杨富生说："我保留个人意见。再说，我适合做城市工作，西安也需要人。"志丹猛然想起三年前，路过上海的情景。那时杨富生要回陕北，赖着不肯上船，说话也是这个腔调，如今世事变了几变，这个人似乎依然故我。志丹禁不住激动地说："老杨，不要只拿自己当磨心，让革命围着你转。我们多少同志被敌人杀了，活着的人任务更重，我们还有什么丢不开的！"杨富生说："你把姓杨的看扁了，我可不装熊！咱们是路线分歧，我要找省委说清楚，究竟谁正确，还得走着瞧。"

杨富生不辞而别。先回到安定县老家，把衣服打点打点，雇了个架窝子，往西安进发。那天来到洛川，进城歇脚打尖，听说黄舜尧在这里任职，杨富生心眼活动起来，暗想，都是黄埔校友，趁此拉拉关系，日后也好有个照应。下了架窝子，一直来到县党部。黄舜尧满脸春风，迎了出来，老远

就伸出双手说："还是老弟够朋友。"杨富生说："过去冒犯了老兄，今天特地赔罪来了。"黄舜尧说："说的哪里话，我早看出，你同刘景桂不是一路人。"挽着杨富生的膀子，一同进了屋。

黄舜尧吩咐听差的端洗脸水，泡茶；又叫上饭馆炒菜、打酒。杨富生见他如此殷勤好客，心里过意不去，便说："我走得仓促，没有给老兄带点土产，倒来打搅你，实在不象话。"黄舜尧连连摆手说："越说越见外了。"随即又问："老弟要上哪里去？"杨富生实话实说："我有个亲戚在省里做买卖；最近写信叫我到西安找点事干，我虽不少碗饭吃，无奈榆林那边是非太多，不如躲开，图个清静。"黄舜尧见他话中有话，便试探问道："刘景桂到榆林啦？"杨富生呆了半晌，才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黄舜尧会意，称赞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弟迷途知返，还是好样的。"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闲扯，直到天黑，越说越投机。黄舜尧说："老弟，说句贴心话，你是捧着金碗讨饭吃。凭这黄埔牌牌，也不能寄人篱下。只要你写个东西，表明立场，保证前途无量。你到南京去吧，蒋先生必定另眼相看。"

杨富生醉眼矇眬，好象富贵荣华把他托上云霄，有些飘飘欲仙了。便恳求说："请老兄引荐一下吧！"黄舜尧一口应承下来。不几天，《国民日报》上就登出了《杨富生退党声明》。

第十三章　饥民中的赵宝魁

一九二九年春天，刘志丹出发到延安一带，组织饥民斗争。路过绥德，又见到冯文方。这里斗争声势，比去年大不相同。县委把逃荒的党员找回来，同官府干上了。志丹到绥德那天，县委书记冯文方正领着饥民冲县城。绥德地区人稠，一呼百应，饥民一来好几千，把个绥德城几乎要踏平。守城官兵架上枪，要动用武力。饥民喊声"拼！"冲上去夺抢，官兵吓得乱跑。饥民又冲县政府，县长也翻墙跑了。冯文方化了装，夹在人群里指挥，喊一声"开仓放粮"，饥民打开官仓，霎时间，就把粮食搬个精光。分完官粮，又抓地主，绥德城几家大地主，粮仓都给打开了。志丹和冯文方说了几句话，没有停留，又奔延安。

当时延安、安塞、保安几个县，还没有建立县委，只有支部，由延安区委领导。区委开了几天会，讨论特委的指示，延属几个县，都还没有动手。志丹说："不必关门讨论了。党员都下去，发动群众分粮。饥荒严重，一天死多少人，救命最要紧。"区委们立时散会，连夜分赴各县，开展斗争。

志丹又去保安，那里饥民成群，来自四面八方，听口音，十分嘈杂，多数是横山人，少数是本地人。饥民们拧成股，

随着沙尘滚动。有往南的，有往西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这个山头游到那个山头，从这条川滚到那条川。草根树皮都吃个光，山沟里有丢弃的娃娃哭叫。

志丹赶到永宁山，宜如下乡去了，不在家。志丹一边派罗武去找他回来，一边找葛明山来汇报情况。明山说："我们接到特委的指示，就活动县政府的几个人，成立了平粜委员会，公议粮价，在山下骡马小店里开斗过粮。还开了大锅，管过路的饥民吃饭。"志丹说："这办法行是行，不过，可得当心不能替官府搽粉，那会削弱斗志，不能激发斗志。这是革命斗争，要引导群众去反抗地主豪绅。叫群众动手动脚，争取自己的利益。"明山焦急地说："这么说，我们又弄错了？平粜要不得？"志丹笑说："这得看怎么说，它是根绳子，只能捆地主豪绅，不能捆自己；是个镢头，也只能敲地主豪绅！搞合法斗争，是要斗敌人，不是办慈善事业。"明山似乎想通了，抓抓头皮说："文件我看过几遍，就没想到这一条！"

宜如得到通知，连夜往永宁山赶。路上盘算着，他下过几次乡，走过多少村，发展了多少农民党员，吸收几个小学教员入党？他从延安区委要来那几个学生党员，到县民团当团丁后，工作开展得如何？宜如紧赶几天，到永宁山小学一看，志丹正在和杨跃云谈话，顾不上问别的，先向志丹汇报，保安县灾荒最重的是县区、西区和中区。群众已开始吃大户，走到前边了。宜如说："我们还守着平粜委员会，未免有些呆气。别说饥民没有钱，就是有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

食。官价是两块钱一斗，豪绅暗地一斗卖十五块，明山老丈人最讲公道，也卖十二块。……”明山没听完，就脸红气粗地说：“这老家伙真该死，我去敲他几镢头！”说着就要走，宜如笑说：“不劳御驾亲征，粮食已被农民查封了。”转问志丹：“听说绥德县委领着饥民，打进县城，围了县政府？”志丹说：“还夺了一条枪。能通过饥民斗争，搞起一支武装就好了。”宜如说：“枪不好弄。要弄只好来武的！”志丹说：“不要急，你先喝水吃饭，慢慢商量！”

志丹觉得时机不成熟，永宁山刚扎下根根，苗没长大就拔了，不值得。不如先把饥民组织起来，既要抓住“平粜”，打击地主；也要发动饥民，打几家大土豪。派党员们到各区领导斗争。当下开了个小会。明山家里出了那件事，觉得丢脸，一散会就跑回旦八寨子，找老丈人算帐。跃云下了县区。刘志丹也回楼子沟，发动群众。永宁山留宜如守大营。

志丹夜里到了家，只见院子里，左一包右一包堆着粮食，兆平正忙着清点。志丹问：“这是哪来的粮食？”兆平说：“刚买回来的，县里办平粜，有几户买得起？我借钱买了几石，打算分给咱周围断粮的乡亲。可别叫‘老头子’知道，怕他出不起这么多钱。”志丹笑道：“你办得好！”又叫兆平把婆姨女子们组织好，分两拨做饭。志丹说：“先在咱家开个头，凡是路过楼子沟的饥民，一律管饭，愿意多住几天的，就留着住下。明天你再用‘老头子’的名义，借钱买粮食去，能借

多少是多少，等'老头子'回来设法还债！羊饿瘦了还比鸡大呢！咱家还不至于讨饭吃！……"

说着，门口闯进个粗壮小伙子，生得臂粗腰圆，走路呼呼带风。志丹认出是赵宝魁。小伙子不等志丹发话，就瓮声瓮气地说："景桂哥！我来找你好多趟了，你是不是共产党？"志丹见问得蹊跷，一半猜中了来意，笑着反问道："是共产党又怎么样？"赵宝魁说："是共产党，就领我们打老财，百姓活不下去了！"志丹说："我也正找你哩！这几年不见，你做什么去了？怎么知道共产党要打老财呢？"宝魁说："我这几年，走南闯北，当过伙计，赶过骆驼，打过短工，连肚子也混不饱。前年我给国民联军拉骆驼，队伍里有个排长，跟我交上了朋友，就讲过闹革命的话。还劝我当兵，教我打枪。刚补上名字，有人捎信说，我妈得了重病，我急忙跑回来，妈死了，兵也没当成。眼前闹灾荒，村村饿死人。我约了一伙人，打算抢老财。听说你回来了，找你讨个主意。"

志丹把他让到炕上，先递上一碗稠米饭，才说："明人不做暗事，只能分，不能抢。粮食本来是穷人种的，就该拿出来给穷人吃。咱们先叫地主自动出粮，分给饥民，叫上等户开大锅。不愿出粮的，咱们就去分粮。你看这办法行不行？"宝魁说："你说咋办就咋办。我从小就爱听你说话。"志丹问了饥民的数目，灾荒的情况，谁家有多少存粮。宝魁说："我们都立了帐，准保一个不漏！"志丹说："好得很！再找几个领头的，把饥民编成队。要闹就闹出个名堂，不要分完粮，人也散了！"宝魁眉开眼笑："这交给我办！吼一声就都来了！

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跟上你闹一辈子共产，叫它雷打不散，火烧不烂！谁变心就抠他的眼珠子！”

志丹说：“你先吃饱肚子再走。”又递上一碗。宝魁吃着饭说：“听说你家也不富呀！那年老干大栽到官府手里，不是掏光了吗？”志丹笑说：“老头子不是去当‘豆腐官儿’了吗？他能弄几个钱，咱们就利用他的钱，干咱的事。”宝魁说：“真是燕窝里出凤凰，老子往西，儿往东，走的不是一条路。”

天不亮，女眷们都被兆平叫醒。厨房里，大锅小灶，点火冒烟，宝魁也忙着挑水抱柴。屋里屋外，熙熙攘攘。兆平怕哥哥过度劳累，强着把志丹按在炕上，叫他休息。志丹哪睡得着？他喜爱宝魁纯朴憨厚，爱憎分明的好脾性，躺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找宝魁拉话。说了些啥叫共产，怎么闹法。宝魁也很灵醒，一点就通。宝魁是个急性子，别了志丹，兴冲冲地四下奔走约人去了。兆平也赶着两头毛驴，出外买粮。

前院大窑里，已挤满人，来开大锅，万银老汉一家人也过来帮忙，挑水，烧火，招待饥民。志丹又吩咐把几孔破窑洞清理出来，留老弱住宿。过路的吃了饭，再背些粮走，每人三升五升，一斗两斗，也没个准数。志丹一面看着分粮，一面给饥民讲话：“大家不要过意不去，该吃的吃，该拿的拿，这粮食是受苦人种的，应该叫受苦人吃饱，这家的粮食能吃能拿，那些地主、豪绅家的粮食，更能吃能拿。他们要是不给，你们就结成队强迫他分。……”

风声一传开，四处动起来。志丹到樊家砭走了一趟，成

队的饥民也拥上来，围了村子。樊家砭的地主吓得大气不敢出，赶紧开了大锅。农民们背着口袋，领上婆姨娃娃，走东家吃西家，有的地主怕分到自己头上，也背上口袋，夹在饥民群里，分别家的粮食，领了粮又去卖黑市。宝魁一天查出三个，都罚了粮，开大锅。志丹接到信，且八寨子那边，葛明山领着饥民把他岳父家的粮食没收了。中区的地主反抗分粮，向饥民开了枪，饥民拿镢头赶跑了地主。接着又听说，吴家老庄的地主把粮食藏起来，高价出售，怕人发觉，都是夜间交易。志丹把宝魁找来，说："这些家伙，都是庙里的木鱼，不敲不响！该敲敲他们了！"赵宝魁调皮地望着志丹说："要活的要死的？"志丹笑说："你这娃！只会直来直去。这可不能图痛快。敲死了，谁出粮食？"赵宝魁笑眯眯地走了。

宝魁在山坡坡上，集合了千把人，背着镢头和口袋，凡是青壮年，一人分一根木棍。一路上呼唤招引，山洼洼又跑来成群的饥民。冲到吴家老庄，地主关了寨子。饥民们砸倒了寨门，地主吴老头子见势不好，便装出可怜相说："乡亲们，我们真没粮食啊，灾荒年月，救人要紧嘛，分啥你的我的！"宝魁说："少罗嗦，谁和你乡亲，快把仓库打开。我要买粮，十五块白洋一斗！"吴老头子见露了馅子，忙掩饰说："谁瞎嚼舌头？我要是有粮，天诛地灭！我连吃的也没有，哪里还卖高价？"宝魁对大家说："众位乡亲！吴老头子私卖黑市，抬高粮价，灾荒年月，坑害百姓。大家说该咋办？"饥民们一声吼："把老家伙捆起来！"宝魁象抓小鸡似的，一把将老头子提到仓库跟前。老头子说："好好，你们不信，我打开

你看……”抖抖索索，装着掏钥匙，宝魁不耐烦，一棒敲开大铁锁，踢开两扇门，饥民们一拥而入，一连打开两座窨，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大家瞪了眼。宝魁正不得主意，万银老汉满头大汗跑到跟前附在耳边说：“景桂派我来的，你们等等再下手，我去找个人。”

万银老汉在宅院里没有找见人，又找到牲口棚，有个小女孩低头给牲口拌料。万银过去小声招呼：“碧莲！”小女孩吃一惊，见是万银老汉，喊声“姨父”，扑到怀里就哭。碧莲是吴家童养媳，去年才买来的。万银说：“前天捎来个话，听到了？”碧莲点点头。万银说：“粮食藏在哪里，你清楚吗？”碧莲四下看了看，又指了指，小声说：“就在脚底下！”万银回头又向宝魁比了比。宝魁忙吩咐拿镢头。

十几个人拥到驴圈里，把木槽搬开，揭去青石板，洞里粮食都露了头。吴老头子发了疯，抱着头往门上一撞说：“我不活了！”老婆子也哭喊道：“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夹在饥民群里的王七麻子，丢了口袋，一手扯住一个嚷道：“快救人！”宝魁一把揪过王七麻子，说道：“你做什么？放开！看他们真死假死！”老头老婆翻翻白眼，愣了一下，又拉住宝魁撞头，宝魁挣开手，大吼一声：“捆上！”老头老婆缩成一团，再也不敢动。

那地窨有一丈多深，全装得满荡荡的。碧莲暗地指点饥民，又在灰圈里、野地里，挖开几个粮窨，起出六十石粮食，一石八百斤，背了一天一夜，也没背完。有个窨里的粮食受了潮，发了霉，长了虫子，结成大疙瘩。饥民恨得咬牙

切齿，挥起镢头把门楼子也砸了。

打罢吴家老庄，这一千多饥民，又分成几路，打到斗庄坬、朱家行庄。都是一个理由：不按官价卖粮，灾荒年月，坑害百姓，引起众怒，罚他开窖分粮。宝魁领着头，把分来的粮，一部分交给大锅上，一部分叫家中人口多的背回去。

正闹得红火，宜如来了急信，叫志丹快去。志丹猜想，大概出了事，对宝魁交代说："粮快分完了，把不愿散伙的年轻人，拉到梢山去，没有枪，先弄些矛子。回头我再派人找你们！"又嘱咐兆平里外通消息。当下骑了匹马，连夜赶往永宁山。宜如一见志丹就说："吴家老庄把你告了！说你鼓动赵宝魁白昼行抢！"志丹眉头一皱说："灾荒年月，抵抗平粜，私自抬高粮价，倒卖黑市，应该再罚大洋二百。"明山笑着说："正是正是，看这状子！"志丹接过一看，上面果然批着："灾荒年月，私抬粮价，囤粮不售，着即罚洋二百元。"原来吴家老庄告志丹的状子，递到县政府收发室，被马罗武截住，交给了宜如。明山跟县长的儿子崔四是把兄弟，只和县长打了个招呼，崔四就替老子批了。志丹也笑说："官司已了，还有什么事？"宜如又拿出封信，志丹一看，是达江来的，那边饥民斗争已到尾声，好多地方吃完粮人也散了。特委委员们提议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要志丹马上回特委主持会议。

第十四章　父 子 情

天气渐热，志丹到榆林那天，下了一场雨，一夜间，倒还凉爽。第二天集体汇报。特委委员中，除杨富生私自走了，全体都到了会。从汇报情况看，各县饥民斗争都很坚决，打了官府的仓库，挖了地主的粮窖，井岳秀派兵镇压，也发生过流血冲突。多数饥民分了粮，能活命，就回家了。只有少数领头人，不愿回家。达江说："神府的饥民聚了三十个人，从井岳秀军中偷出一颗手榴弹，要打收税的，里面有个共产党员，领头追了二三里，手榴弹扔出去，不炸，拣起来又扔，收税的吓傻了，只顾跑，拿着枪也忘了开枪。真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力坚说："绥德弄的那条枪，分粮时候又丢了。老百姓没摆弄过这玩艺儿，嫌它不如木棒好使。"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志丹说："一回生两回熟，象娃娃学走路，总要摔几个跟头才学得会。"

总结这一段工作，都认为领导饥民斗争是一个转机，打开了局面。在陕北来说，共产党第一次领导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反动派，动员了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一批骨干，扩大了党的影响，经济上使农民得到了利益，提高了觉悟。可是也暴露出弱点：没有武装力量配

合，不能持久。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趁热打铁，贯彻去年省委的决议，通过各种关系，打入旧军队中，争取下层士兵。把群众运动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可是从哪里着手呢？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大家又犯了难。志丹引导大家对陕、甘、宁三省的武装力量作了分析。大体上可分三种：一种是敌人的正规军，有"亲蒋派"、"反蒋派"；有的是上边反蒋，下边亲蒋，有的反过来，上边亲蒋，下边反蒋；比如陕北井岳秀，反革命最坚决，但他部下有个师长高自清，又是个"反井派"。还有一种，是各县民团，地主豪绅的爪牙。再一种，是游民武装，官府称为"土匪"，既反抗官府，也骚扰老百姓。这些武装力量，情况复杂，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坚决和革命为敌，有的暂时可以保持中立，有的可以合作。这么一摆，大家的思想趋向一致，结论也就作出来了：联合进步势力，通过上层，建立反蒋同盟；通过下层，培养干部，建立革命武装。这就需要有灵活的政策，能抓的抓过来，能派人的就派人去，该打击的坚决打击。在陕北，头一个要打击的就是井岳秀。

会议开了好几天，决定千方百计，灵活多样，大抓武装，在工作中有意识地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分兵四路：一路刘志丹，去三边、保安，对象一个是张鸿儒的骑兵团，看有没有可能派人进去；一个是保安县民团，能抓就抓过来。二路霍力坚，去宜川后湫天寨子，争取杨午的人，因为杨午曾入过党，是力坚介绍的，大革命失败后，杨午没和党接上关系，就当了"山大王"。三路田耕——榆林中学毕业。在高自清部队

当过营长，做兵运工作的能手。田耕去宁夏联络冯玉祥部下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因为该师原是杂牌军，被冯玉祥收编的，里面有两个团长是榆林中学同学，一个还是共产党员。四路有两大股力量，一股是井岳秀部驻神府的高自清师；一股是黄河边的商贩队伍。暂时也由霍力坚去联系。

方案定下来，刘志丹给省委写了报告，又安排些具体工作。不多日子，省委派吉国贞来接任特委书记职务。吉国贞传达省委的意见说：杨富生已叛变自首，投靠了国民党。特委机关要转移隐蔽，防止敌人破坏。同意陕北特委的工作计划，也同意把志丹抽出来，专任军委书记，搞军事活动。志丹向吉国贞作了交代，吉国贞用特委名义写了指示，发到各县，号召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农民，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武装起来。志丹还提醒说："党内刊物多介绍南方红军斗争的经验，供党员学习。"安排完了，志丹先去永宁山。

进了永宁山小学，见几个人正在炕上嘀咕，刚坐下，宜如急忙说："这边出事了！"志丹一楞。宜如说："民团团总路仰之放出风声，要往省里告你哩。吴家老庄的老财，又找路仰之求救，路仰之说，分了人家的粮，还罚人家的款，未免欺人太甚，非要同你见官不可。崔县长怕事态扩大，自己脱不干净，带话叫私下了结。"志丹笑道："原来如此，你看怎么办？"宜如说："依我说，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搬倒路仰之，把民团抓过来，大闹永宁山。"志丹点头称赞说："言之有理。不抓便罢，要抓就十拿九稳。可不能打草惊蛇。目前工作刚铺开，一着失策，就要影响大局。"宜如说："你放心，要打就

打他个措手不及。”

志丹还要去一趟靖边县宁条梁，不便久停，当晚向宜如等人传达了特委的决议，商量了夺民团的步骤。第二天又继续赶路。从永宁山到宁条梁，少说有一百八十里。土霸王张鸿儒的骑兵团在那里驻防。志丹得知父亲虽然因为爷爷去世，不得不回家务农，但还挂着骑兵团副官的名儿，家里外边两头跑，便想利用这个关系，在骑兵团安置几个人。刘培基早接到过信，知道志丹回了家，又听说生了病，父子之情在心，赶回家看望了一次，没赶上见面，儿子又走了。这次志丹来了，老头儿满心欢喜。志丹刚进门，刘培基就掉下泪珠，忙又擦掉，说：“你一出去就是三四年，连个信也不写一封，你爷爷咽气前，直叫你的名字。”志丹也热泪两行：“我临走前回来看过爷爷，也给他写过信，我怎么能忘了我那白发苍苍的老祖……”

父子俩默坐一阵，培基说：“你回来快一年了吧？闹起多少人马？”志丹说：“人马不少，就是没枪。”刘培基说：“有人无枪，叫啥队伍？”志丹知道父亲是个心里明白，嘴上糊涂的人，便直截了当地说：“有枪无人，照样无用。”刘培基微微一笑说：“先休息休息，吃过饭慢慢说话。”志丹又试探问了一句：“听说张鸿儒也有难处。”刘培基说：“他难他的，咱们不管。”志丹不再做声。刘培基虽听说儿子要拉队伍，可不知要干啥名堂。细细品味志丹说的话，心里起了疑，便问：“说实话，你到底有啥打算？”

志丹本想把心里话对父亲说说，一则知道他胆小，说出

吓坏他；二则不知道张鸿儒的情况，说了也是白费，不如先看看风头，便说："没什么，只是想看看你。"刘培基拉着儿子的手，又细看脸色说："你的病好了？"志丹说："本来没大病，疥疮也落了疤。"培基偏着头，打量儿子："你也闲不住。看你瘦成这样，就该在家多养养。你是咱家人的心尖儿，要是你妈活着，她能哭死。"又问："真的，你跑来还想做啥？"志丹说："顺便也见见张鸿儒。"刘培基是个多心人，知道志丹平日最讨厌张鸿儒，张鸿儒提起志丹，也是谈虎色变，这两人如何能见面？忙说："算了吧！张鸿儒不是好惹的！他的边沾不得！你没回来，他就嘱咐过，对你要多加小心！为啥要去撩拨他！"志丹抓军队心切，便解释说："见见面总不妨事。论起他的行事为人，本不值得一顾。另一层，你老人家既在他手下干事，看看他也是个人情！"刘培基见儿子说得入情入理，不好拦挡，到底还是揪着一把心。

张鸿儒听到报告说，志丹来了，心里迟疑不定，马上把当营长的两个兄弟叫来商量对策。没说上几句话，志丹掀开门帘进了大厅，打了招呼，后边跟着刘培基。张鸿儒拿出老年人的架势，点了点头。随后点上烟灯，邀刘培基上炕。请志丹就座。两个营长喝叫马弁倒茶、拿烟，两双眼睛不住地在志丹身上转。

这次志丹穿的是长袍，完全象个学生，不象军人。张鸿儒歪着身子，一条腿搭拉在炕沿上。浮肿面皮，象个吹足气的猪尿泡，膨胀得发亮。他眯缝着眼把志丹打量好一阵，才说："听说你南里北里都跑过，咱们这地方头一个见过世面

的人。是你家祖坟风水好。这次回来，还出门吗？”志丹说：“不一定，得看情况。”张鸿儒说：“地方上有啥混头！还是外边路子宽！你们文能写武能打的，又喝过洋墨水。”志丹说：“看怎么说。路宽路窄，全看人走。不为百姓谋利益，到哪里也没混头。”

一句话刺痛了张鸿儒，嗓子眼里呼噜噜象拉风箱，刘培基朝志丹使眼色，志丹只当没看见，又说道：“坑害老百姓的人，总没有好下场。老先生们有这支武装，应该多给地方谋福利！”张鸿儒讥笑说：“多谢指教！年轻人到底比老年人血气热。”志丹接上说：“是呀，你老先生队伍中，也应当吸收一些青年人。”

张鸿儒坐不住了，往炕上一倒，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年轻人更难缠。收些庄户人，不懂事；收些学生子，都是细腿子，不能打仗，歪主意又多，咱斗不了。”刘培基见志丹还要说下去，生怕两人顶起来，自己难处，忙把烟枪递给张鸿儒，打收场说：“眼下天晚了，明天再见吧。”

回到家，刘培基就抱怨说：“你怎么说那些话？”志丹说：“我说的是好话。”刘培基说：“好话！人家可听不进去！”随又悄声说：“你为啥要往火里钻？实对你说吧，我的处境也不好，那年打输了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官府还是不放，我到处藏，也藏不住，才不得不跑到张家队伍上，后来熬上个连长，我在这队伍上干了好多年，眼下也快被挤走了。以前这个团是三大连，我当个连长，还有点兵权。你一回来，人家就借着整编的名儿，编成两个营，把我升了团副，看着官大

了，其实一个人也指挥不动！”

老头儿从没向儿子诉过苦，这是头一次，也许觉得说得坦率，会被儿子小看，便住了嘴。志丹知道老头儿的弱点，虽然胆小，偏又爱面子，从不在儿子面前漏底。趁势就说：“照这么说，你们那点儿亲戚关系，也没有意思了？”刘培基摇摇头，再没说话。

老头儿的处境是不大妙。张鸿儒新编的两个营，营长都是张鸿儒的兄弟。下边的官兵全是亲戚本家，豪绅子弟。刘培基跟张鸿儒虽沾点亲，到底隔着好几层。中间又有个刘志丹，张鸿儒觉得迟早是个麻烦，更不敢给刘培基实权。现在志丹跑上门来，张鸿儒就心惊肉跳。他认准一条，枪杆子是命根，撒不得手。谁打他的主意，那人就是生死对头。就因为防的严，抓的紧，他这几百人，才没有被弄掉，连井岳秀也调不动他。志丹指望在这里安置几个自己人，真如海底捞月。

一大早，张鸿儒把刘培基找去说了一阵话，刘培基到小晌午才回来，见志丹坐在炕上翻报纸，老头儿叹口气说：“你真会给我找麻烦！”志丹问：“张鸿儒跟你说什么？”刘培基说：“还会说什么，叫劝你别错打主意。他这个庙小，安不下金刚。还是到外地去好。”志丹说：“他就这么害怕？”刘培基说：“张鸿儒是有名的贼精！陕北人谁不知道他，对待人，连眉毛都是空心儿。”志丹说：“你对他说，他这几个人毛毛，我还看不上眼。他敢和我们作对，没有他占的便宜！”刘培基说：“算了吧！井岳秀还斗不了他，你们这些后生还能斗了

他！”

老头子到底心眼多，不言不语，从炕头摸出一支手枪，一支驳壳枪，放在志丹面前说：“你爹不是傻子，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我也帮不上你的忙，你人大树高，我也拦不了你。这是我的私枪，给你两支，算你爹一点心意。到别处干吧！”老人又流下泪：“你爷，你妈，可是都舍不得你。难道你爹就舍得你？唉！你比我懂得多，我管不了你，也不扯你的后腿。记着，你爹决不干坏事，不给儿女留后患……”说着，泣不成声：“能脱身，我就回家务农。”

志丹虽没作大指望，可也没料到张鸿儒防得这样严紧。心想：“抓武装真难啊。回来一年多，天天东奔西跑，废寝忘食，至今毫无头绪。这要到哪天，才搞起一支大红军？”越想越上愁。转念又想：“有这两支枪，也算不白来。老人有老人的难处，能给我两支枪，他就冒了天大的危险。”带了枪，急忙赶往永宁山。

第十五章　大闹永宁山

刘志丹因心中有事，脚上生云起风，紧跑了一天一夜，回到永宁山。一进窑洞，宜如大吃一惊说："怎么累成这样？那边出事啦？"志丹把两支枪往炕上一搁，身子歪倒躺下，说道："一事无成，败兴而归。"宜如这才放下心，连忙安慰说："这边的事，十有八九倒办成了。"

明山拿起枪，一面摆弄一面说："好漂亮！"正赞赏着，崔四跑了进来，明山藏不及，只得把枪晃一晃说："我买了支手枪！"崔四见了枪，眼都直了，问："这是哪里买的？我父亲想了一两年，也没弄到这种好枪！"接过去左看右看，不住地咂嘴儿。明山忙岔开说："这算啥好东西，有钱还愁买不着枪。"忙把枪装进套子。崔四想再看看，明山只不放手。志丹说："明山！把枪送给崔县长吧，都是自己人，谁玩都一样！"明山结结巴巴说："这，这……合适吗？你才弄到手，我去送人情？"志丹说："什么我的你的，崔家兄弟喜欢它，就拿去吧！那支驳壳枪送给宜如。"

明山忙把手枪递过去。崔四直往回缩，不敢接。愣愣地看着志丹。志丹嘴角带着微笑说："不必客气，都是朋友！"崔四欣喜若狂，打躬作揖地说："哎呀，这怎么担当得起！"嘴

里千恩万谢，揣着枪，一步三跳跑了。崔四一走，明山就噘着嘴说："好不容易弄来的枪，又白送了人！"宜如也说："那是割的老人家心上肉呵！就是送他，也该等夺了民团，枪多了再说！"志丹说："物以稀为贵。多了就见不出人情了。只当是个鸡母子，叫它孵出小鸡来。咱们的眼光得放远些！"大家这才无话。

忙乱一阵，吃罢饭，才顾得谈工作。宜如一心想把永宁山民团抓到手，除掉路仰之这个祸害，这几天也绞尽脑汁，联络了些绅士，还跟县长打了招呼。怕县长撇不开情面，又搜集到路仰之几十条罪状，贪污公款，逼死人命，私种大烟，放赌抽头，侵夺牲口……条条都见不得人。这保安县民团原没有总团总，各区只有分团总，路仰之一上台，就把各分团都管起来，成了总团总，经济大权也随着抓到手里。上边发的军衣费，他一个独吞，各分团一文钱也分不到。下边摊派的款子，他又催着上缴。趁着灾荒，他抢先用高价卖掉一批粮食，卖完了，又派团丁去按议定的价钱购回，转手间发了大财。惹得百姓怨恨，绅士们也不喜欢。志丹想，路仰之既不得人心，就公开赶他下台，来个以毒攻毒，告他一状，看他如何对付。

宜如、跃云、明山奔走了几天，果然有许多绅士写呈子，有的个人署名，有的几个人联名，县政府的收发马罗武可忙坏了，一天收到好几封。凡是告路仰之的呈子，随来随转，县长见这阵势，慌了手脚，忙找儿子来商量："路仰之吵吵着要告状没告了，绅士们倒先把他告了，到底听谁的？"崔四早

已得到明山的指点，便说："咱县的团总历来是绅士们选举的，绅士们要改选，不答应，理上说不通。"县长说："话虽如此，也得给路仰之递个话，免得他见怪。"

志丹听说县长同意改选，反倒不放心，对宜如、明山说："我们再考虑一下，情况有没有变化？不要冒冒失失，坏了大事！"宜如一向稳重，要是平时，会点头同意这个意见，不过这回，一来急于抓武装，二来自己熟悉情况，就觉得志丹顾虑过多了。他取笑说："你真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志丹说："别把事情看简单了！路仰之是蛇，可不是井绳！我们跟他作对，偏偏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脚跟就不稳！"明山说："路仰之成了过街老鼠，还敢怎么样？"志丹说："你忘了，一只老鼠坏一锅汤！"

宜如听这么说，又把支持我们的人，支持对方的人，细细过了箩。随后说："十拿九稳，拼得过他。"志丹听宜如一计算，心里有了底，才说："提候选人吧！"大家要求志丹出头，志丹说："有宜如就行了，我不能老呆在永宁山。"宜如说："不是我不敢担责任。说句真心话，论声望，我压不住县长，论心眼，我没路仰之多。万一弄不成，咱们这块阵地就得丢。你先应个名儿，实际工作我们干。这叫移花接木。"志丹点了头，决定提出两个候选人，一个刘志丹，一个李宜如。

这边一动，绅士也动，县长那边又忙起来，绅士们出出进进，又吵嚷着："刘景桂文武全才，是保安县的人才！""灾荒年月，开大锅放粮，百姓都拥护！""李宜如学问渊博，为人正直！""打倒私抬粮价，倒卖黑市的路仰之！""打倒贪污公

款的路仰之！”

人们一走，县长迟疑起来：“有人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儿子急忙插嘴说：“刘志丹可比路仰之有人缘，气魄大，讲义气，不选他选谁？还有葛明山，人家说他也是共产党，谁敢说他不好！跟我拜了把子，亲热得象弟兄！”县长沉吟半晌，才说：“选就选吧！”因为思来想去，他跟共产党也有缘分。他跟宜如的父亲是结拜弟兄，处处受到宜如父亲的照应，在这个县做官，没有几个好朋友也不行。不如睁一只眼，合一只眼。共产党脸上又没贴条子，将来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也没罪过。

选举的会场，就在小学校里。吃罢早饭，人们象流水一样涌来。穿袍的，穿褂的，扶拐杖的，戴瓜壳帽的，形形色色。县长是监选人，也穿着大绸袍，捧个水烟袋进来了。志丹和宜如向他打了招呼，一边坐了一个。选民还在陆续入场。忽然，路仰之走上台，对着县长的耳朵低声说：“门外有群老百姓，是远乡绅士派的代表，要参加选举。”县长忙说：“行嘛！绅士们的代表，可以参加！”路仰之喜笑颜开，跑到门口招招手，一下子拥进来十多个。宜如心想：路仰之真刁，不声不响，到外乡找来一群地主、流氓，劣势顿时变成优势。宜如心里一急，头上冒出汗来，“路仰之真是条蛇！”明山在台下打手势，叫他下去。宜如扭头望望志丹，志丹两手交叉着夹在胳膊下，瞅着关帝庙的匾额出神。宜如以为志丹不了解会场的变化，连咳两声。志丹眼角也不往这边斜一斜。

县长走到台前，宣布开会。志丹飞快写了个纸条，宜如

展开一看，只有两个字："学生"。他明白了，忙走到台边，把纸条塞给明山。

县长刚讲完"开会的宗旨"，门外又拥进来一群穿学生服的小伙子。志丹说："崔县长，这些学生都是绅士们的儿子，老年人路远不能来，派他们来参加选举！"前面开了例，县长也只得点头："都是大后生了，能行能行！"

这群学生，还真顶用，因为大半的选民都不识字，拿着"票"团团转，学生们赶快写完自己的票，就去代笔。路仰之请来的十多人，也找他们帮忙。学生问："选谁？"回答："路仰之！""路总团总！"有的信口说："随便！"学生说："好！"笔尖一溜，都成了"刘志丹""李宜如"，一边写一边笑。等到开票，刘志丹当选总团总，李宜如当选副团总。路仰之得的有一半废票，有的票上没写名字，有的写着"路总团总"，还有一张写着"随便"。路仰之大败一场，气得脸上横肉直跳，一脚踢翻板凳就走了。

回到宿舍，宜如轻松地舒了口气，对志丹说："刚才真急死我！"志丹笑着说："这是教训。"宜如说："这路仰之可一败涂地了！"志丹说："路仰之不会认输！"宜如心里一动：这可不能不防。叫来明山："得作准备！动员民团里的党员，欢迎老刘上任。"

葛明山跑到县政府，猛听见有人叫闹，探头一瞅，是路仰之跟县长耍赖："刘志丹是共产党，上边通缉过，我不能给他交卸！"县长捧着个水烟袋，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众人的意思，我也开不得口。"路仰之顿足捶胸："谁说是众人的意

思？民团里都是我的人，有人挽留我！他刘志丹得了全票也上不了任！”明山慌忙回头，去找崔四。刚说上两句，隐约听见小桥那边在叫口号：“拥护路仰之！”明山拉上崔四就往外跑，一边说：“路仰之的人闹起来了，快想办法！”崔四说：“这事交给我，你不要管！”扬着志丹给的那支手枪，往窑前一站，远远对请愿的人喝道：“谁叫你们来的？眼里没个王法，有事不递呈子！吵吵嚷嚷，想造反不是？”

马罗武也找了几个公安局的朋友，站在门口，准备打架。那二三十人，是路仰之买通来向县长请愿的。叫“大少爷”挡这一驾，一时没了主意。正不知进退，民团二大队长路大昌，提着枪跑来。那伙人又叫闹起来。崔四问：“二哥，你来做啥？”这人也是他的结拜弟兄。路大昌说：“刘志丹上任，我这个队长不干了！”崔四说：“你们这一闹，把我和三哥的面子往哪儿搁？”明山说：“老二，话说在明处，咱们是结拜弟兄，我跟刘志丹也是弟兄。事情搞成这样子，我两边都对不起朋友。永宁山这碗饭，我也没脸吃了。”说着扭头就走。路大昌伸手拦住说：“老三快别这样，伤了弟兄情义！”又问崔四：“老四，你说怎么办？”崔四说：“依我看，你虽是路仰之的本家，也没得过什么好处，只有你出的力，没你沾的光。这家伙只认得钱。刘志丹待人不薄，最重义气，将来干好了，也不愁没你们的出息！”明山说：“你就不学学一大队卢队长，他就不听路仰之摆布！”路大昌是个火性子人，见两人怪罪，就捶着胸脯说：“我路大昌有眼无珠，给朋友丢脸！”回头朝请愿的人喝道：“都给我回去！”正说着，一个团丁跑来找葛

明山："我们卢队长找你，都准备好了！"路大昌说："算了算了，都是我不好！"

路仰之还在县政府大吵大闹，团丁们在家已拆了他的台，把铺盖卷儿都扔了出来。县政府和民团团局门前扯起红布，挂起彩绸，插上纸花，别起柏树枝子。路大昌也来给团丁帮忙，把"拥护路团总"的标语刷掉，贴上"欢迎刘团总"的标语。路仰之走出县衙，正遇上一群团丁、学生，敲锣打鼓，吹唢呐，喊口号，把刘志丹前簇后拥捧进了民团团局。

掌握民团就是掌上全县的军权。志丹一上任，就着手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进行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路大昌见志丹待人好，死要跟他，调出来给志丹当随从副官，人称他"大护兵"。另派个党员去当队长。宜如是副团总，又兼上高等小学校长。这一来，全县的军事、教育大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各区小学校长，有的派了党员，有的派了进步分子。一些教员、年岁大点的学生，也有不少入党入团的。永宁山真变成"红色堡垒"了。明山高兴地说："有了军权，说话顶事，工作也好做了。到底比光贴标语顶用！"

转眼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正开支部会，县长打发人来请志丹、宜如、跃云，三个人进了窑洞，县长从烟盘子底下抽出一份公文，递给志丹说："你们先看看。"志丹展开公文，宜如从椅背后探头一看，愣住了。那是陕西省政府来的通缉令，着保安县政府将在逃的共产党刘景桂就地扣押。县长

一枪接一枪抽着大烟，宜如猜不透他的用意，忍不住说道："这分明是路仰之暗箭伤人！"志丹不动声色地问："县长看怎么办？"县长哈哈笑道："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没得着证据。就请你们拟个回文吧！"宜如说："就写个'查无此人'吧。"县长说："好好，请你给咱办去。"依县长的想法，既得罪了路仰之，就不能再在这边落不是。况且山高皇帝远，官府公事一阵风，事过境迁，谁还来问。就是以后追究起来，也有说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三个人高高兴兴辞了出来。回到民团团局，见表弟王兆平坐在那里。兆平迎上来说："张先生来了！"这是志丹给田耕定的暗号。志丹听说田耕来到楼子沟，忙问："来了几天？"兆平说："五六天了。手里拿根棍儿，肩上挑着行李卷……"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个大信封，是张廷芝从金佛坪寄来的。志丹拆开一看，里面一张鲜红帖子，印着三个大金字"金兰谱"，反面歪歪扭扭写了一排名字，刘志丹排在第二，张廷芝排在第四，"丹"字一横上下各点了一点。

原来张鸿儒儿子张廷芝正在活动，要在苏雨生部队里当团长，只是人马一时凑不齐，便灵机一动，请志丹给他当团副，想利用志丹这块招牌，作为号召。怕志丹不理他，才想出这么个主意，谅志丹却不过情面，必得走一趟。志丹把拜帖连信都往桌上一扔说："真是活见鬼！老子坚决拒绝，儿子又死皮赖脸拉人帮忙。父子俩捣什么鬼？"宜如说："这又是个机会！送上门的买卖，能抓一把就抓一把，还能往外推？你抽不开身，就派别人去。"志丹说："这家伙是有名的

泥鳅，一把抓不住，还弄一手粘。”

几件事一齐来，搅得志丹一夜没有睡。想着田耕这次来，必有要紧事。田耕是新补上的特委的军委委员，也许他去过苏雨生那里，带来什么好消息。机会难得，该开个会，认真把军事斗争讨论一次。清早，便对宜如说：“这里工作已上了轨道，我可以离开了，一切由你主持。准备开个军事会议，你也去参加。”随又给绥德发了信，通知做军事活动的同志到楼子沟开会。

志丹和兆平到了家。田耕听见招呼，掀开门帘出来。志丹问：“你跑得那么快？苏雨生那里怎么样？”田耕说：“苏雨生要扩编，打算成立两个旅，各辖三个团，眼前正在招兵买马。我看是个机会，所以特来向你汇报。”志丹说：“从各种迹象来看，蒋、冯、阎大战快要爆发，冯玉祥军队纷纷调往河南，西北当会空虚。苏雨生没去河南，当然要乘机扩大势力。别的军阀也会互拉关系。我想开个会，研究研究，乘他们扩编，派一批党团员去当兵，先抓住枪杆子！”田耕说：“这是个好办法。进可以争取上层，退可以造就干部！”

不几天，宜如、力坚和几个做兵运工作的同志也都来了。志丹主持开会。大家从羊圈窑内进去，往里拐个弯，进了土窑洞，里面摆了几条凳子，就是会场。这窑又通着地窨子。窨子很长，里面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小洞，一直通到村外。当年老爷爷修这个窨子，原是为躲兵匪，现在竟成了会场。兆平在羊圈外放哨，把大门拴上，里面放个梯子，外边拴条大花狗。这花狗也机灵，半里路外，能听出人声。外面

一有动静，打声呼哨，人往地窨子里一钻，生人就难找到。保安县环境虽稳定，也得防备万一。

大家坐下来，又从头摆情况，都觉得拿到永宁山民团，是个大胜利。霍力坚说："我到后湫天寨子跑了一趟，见过杨午。他手下的三个营都不听他指挥，还在犹豫中。高自清部和黄河边的商贩队，特委已派党员进去工作了。苏雨生扩编队伍，是个新情况，他有千把人，编了个第七旅，现在又扩编八、九两个旅，人数还差得远，正到处拉人。"谈到这里，大家觉得，目前应把八旅当重点，这个旅的条件比较好，十五团团长王子元，和咱们有点关系，副团长丁皎是共产党员，可以大批派人进去。志丹说："通过丁皎，还可以办个学兵队，为党培养一批军事干部，将来闹红军，就有了基础。特委的指示发出后，各县早已动员好了，党员、团员、进步青年农民、学生，对于到兵营去，扛枪杆，都有思想准备。办个学兵队正好满足他们的要求。"田耕说："我还有个想法。后湫天的杨午那里，咱们再努把力，拉些人出来，咱也向苏雨生讨个价钱，叫他发一旅人的枪，弄他一个旅。"宜如说："如果人数不够，永宁山民团也能抽点人。"

志丹另有想法，他说："永宁山民团在咱们手里，暂时万万不能动。跟军阀打交道，总要多个心眼，留个后路，不能把全部本钱都放进去。"田耕说："还是这样稳当。"决定派力坚再去后湫天，田耕先去苏雨生那里讲条件，永宁山的民团不动，由宜如负责，作为后方留守。讨论到这里，志丹说："目前咱们这些小点子，发展顺利，就是一大片。人常说，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咱们将来的大红军，就要从现在的一兵一卒中来。不过要认识清楚，这种斗争形式会在一些党员中，引起些错觉，好象拉起队伍，个人好升官。忽略这个思想工作，将来会造成错误。”

开会间，宜如又提起张廷芝。志丹想了想说：“我还没考虑成熟。这是个敌人，不是朋友，沾上手是个麻烦，不理他也是个麻烦。”田耕说：“我也听说，张廷芝现在是苏雨生八旅的人。王子元、丁皎是十五团，张廷芝是十六团。八旅就这两个团，不抓紧他这个团，他和咱们顶上牛可难办。”宜如说：“依我说，得把张廷芝紧紧抓住。免得咱们才干起来，他就捣乱。他老子张鸿儒是三边的一霸，军阀之间都有勾搭，苏雨生既然叫张廷芝编团，想必是不愿意得罪张鸿儒。咱们卡住张廷芝，苏雨生那边也好说话。”志丹觉得有道理，可是派谁去跟张廷芝打交道呢？几个主要干部都有了任务，自己去又抽不开身。身为军委书记，要掌握全面，千头万绪，哪里都要顾到。正凝神沉思，田耕提议说：“苏雨生部既成了咱们的重点，你借这个机会到十六团，既抓张廷芝，又好就近指挥整个工作，不是两全其美吗？”志丹说：“先冷冷他，看看动静。”

正说话间，外面狗咬，接着兆平打了一声呼哨，开会的人，都钻进窨子。志丹出来问：“什么事？”兆平趴在墙头上，指指外面说：“西边来了骑兵！”说着下梯子，出了大门，一问，才知是“张四少爷”派来的。来人见了刘志丹，恭恭敬敬地说：“张团长打发我来接刘先生！” 志丹跟来人打了招

呼，嘱咐家里人好好招待。随后回到窨子，对大家说："张廷芝着人来接了，他倒等不得了！"

大家笑说："这家伙倒缠住你了，你就亲自出马吧！"大家坐下，又谈了一会儿，也都是这个意思，志丹这才下了决心，说："好，就这么办。我可以去看看情况，苏雨生那边的工作，暂托田耕指挥；力坚先回特委汇报，动员各县的人出发，然后再去一趟后湫天。以后一切联系，都通过永宁山。"

第十六章　仇人也联合

在楼子沟对面，山坡果园里，志丹和霍力坚散步。力坚披着件夹大衣，被风吹得象扬帆，仰脸望着那些果树叶子说："人的生活比树叶子还稠，可是，没有树叶子清爽。意外的事情很多。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你可记得有个方自强？他说在渭华起义时认得你，在旅部当过参谋。"志丹点点头说："有这么个人。那时他病了，我派人把他送出来的。"力坚说："他到陕北来了，是省委介绍到特委的，可是他有病，不能工作。"志丹说："到我家来养养，也参加军事活动。他是河南人，这里没有家。"力坚说："在清涧、绥德交界的地方，有他的亲戚，那家人不好，他不想去住，万一不行，只好住在你家了。""叫他来吧，交给兆平，保证他能养好病，他的年纪比咱们大七八岁，把老婆也叫出来，照顾他。"

"就是和老婆合不到一块，才要求不回河南的。"又问："你估计，张廷芝那边是怎么回事？"

志丹说："这可能是张鸿儒的一条计。咱们出马夺下永宁山民团，老家伙吃了后悔药，早知如此，不如早把咱们'笼络'住。可是话已出口，无法再往回收。左思右想，不得主意。正好苏雨生扩军，老家伙灵机一动，便指点他儿子张廷

芝出面，乘这个机会，拉咱们'共事'。心想，即使控制不住，也好就近拆台，叫咱们干不成。"

"张廷芝是个什么人？"

"就是从前我对你说过的那个人。当年庙会上打架的旺旺，一个花花公子，因为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四，人称'张四少爷'。长到二十多岁，还守着老子吃闲饭。闲暇无事，骑马玩枪，搜山围猎，带着卫队，横冲直撞。去年住宁条梁，抢了别人婆姨做小，不想那人家跟官府也有瓜葛，告了一状，行动文书要捉拿他。张廷芝狗急跳墙，带着抢来的婆姨，跑到陇东庆阳，投奔民团军头目谭世林。谭世林看在他老子面上，派他当了个连长。这年月，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只要逃出省界，就保平安无事。张廷芝到了庆阳，又有人马，越发无法无天。听了老子的如意算盘，喜懵了头。拿着老子的信，向苏雨生讨了个情，要编一个团。向老子要了几十条枪，把谭世林的枪拐走了些，跑回金佛坪，插上招兵旗，要当团长。又想挂咱们的招牌，给他开店。事情就是这么复杂！"

力坚说："他想利用咱们，咱们也利用他，只得将计就计。你去吧！我马上回特委汇报。"

志丹要去应邀，兆平放心不下，也要跟去。弟兄俩骑着高头大马，奔往金佛坪。

张廷芝得到口信，知道志丹要来，喜得抓耳挠腮，忙命铉头营长蔺士殿集合队伍，出三里外迎接。自己穿身灰军

装，扎上武装带，门前守候。约摸一顿饭工夫，望见一伙人，牵着两匹马，不紧不慢迎面走来，张廷芝几步奔到坪子上，扬手招呼："二哥！可把你等来了！"志丹下马问了好。张廷芝吩咐马弁接过缰绳，一手挽着志丹，一手挽着兆平，进了院子。

张家在金佛坪有两个住处，一个是寨子，一个是村子。寨子在洛河西岸一个高山上，离村子有二里来路，四边是断壁，只有一条路，还修有坚固的城墙，这是张家避乱之地，起个名叫"豹家寨"，平常没人住，都住在下边村子里。村子在洛河东岸。从吴旗镇到金鼎山，洛河这段有一百四五十里，数金佛坪这里河岸最宽，平展展的，一道平川，依山傍水，土地肥得冒油。张家当年霸占这块地方，就是这个道理。金佛坪村里，窑洞、房屋连片，张廷芝家就占了大半个。村子中间还有个石寨子，里边全是石窑洞，也是他家的。寨前一片树木，拴着战马，门口站着卫兵。当中是客厅，四边是一家老小的住处，全是石窑，组成个四合头院子。志丹弟兄二人进了客厅，只见墙上挂着红缎匾，炕上油漆明光，铺着软绵绵新裁绒毯，摆着锃亮亮大烟盘子。刚刚落座，马弁打水送茶，穿梭一般。

志丹见这情景，心里好笑。便说："你才当了几天芝麻官儿，派头可不小！"张廷芝脸一红："二哥！别笑话，我跟老人学了这点毛病。你是新派，我是老派。你看不惯，咱就改了！"忙又让着："二哥，快上炕抽口烟解乏！"一边又让兆平。兄弟两人只摆手。志丹挨炕沿坐下，喝口浓茶，抽根纸烟。

兆平连纸烟也不抽，觉得没趣，仰脸只看窑顶。

晚间，张廷芝摆上酒席，款待志丹弟兄。八碟子八碗，摆满一大桌。马弁副官，围了一圈，把盏斟酒，添汤盛饭，十分殷勤。兆平自小常路过张家门口，跟张廷芝打架骂仗惯了，这阵子见他，还是不大舒服，话也不说，只顾闷头吃饭。张廷芝三杯酒下肚，没话找话，啜口酒，咂咂嘴，感慨地说："打我奶奶死后，我们家再喝不到好甜酒了，这酒总有点发苦！"志丹见他捧出那个远门子"姑奶奶"，要拉扯那门亲戚，便不在意地岔开说："心不苦就好！"张廷芝"嘿嘿"两声，忙举起筷子："吃菜吃菜！"

吃罢饭，张廷芝又吩咐拉桌子，打麻将，一伙人里外忙碌起来，志丹一摆手："免了吧，咱们谈正事！"张廷芝连连点头："好好，听二哥的！"志丹不想给他兜圈子，便单刀直入地问道："眼前招到多少人？"张廷芝抹抹嘴巴："嘿嘿，二哥！我想弄个团，就是缺人。眼下只二百来人。你不帮忙，怕弄不起来！我这点家当，你最摸底儿，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又不得人心。"

志丹想：这家伙，倒也有自知之明。便说："恐怕我也没有多少办法！"张廷芝说："二哥不帮忙，只好叫他们散伙，兄弟全指靠你哩！"志丹说："咱们共事，得有个条件！"张廷芝恭恭敬敬地说："二哥说啥，咱听啥，只管说吧！"志丹说："头一条，不欺压百姓，要为百姓办点好事。办得到？"张廷芝随口答道："好办好办。"志丹又说："第二条，吸收些正派人，能干事的，比如学生、庄户人。不要搞些地主少爷、公子哥儿！"

张廷芝说："二哥！只要你能弄到人和枪，我都听你的。"志丹盯他一眼说："我这边人倒好找，就是弄不到枪，你要有枪，我找人来扛！"

张家有个祖传家教："枪杆子万不能离手"，张廷芝见志丹要抓命根子，心里直打鼓，暗想，怪不得老头子说他不好斗，果然不假。手里端着茶杯，眼珠子转了几转，才吞吞吐吐地说："二哥，你要体谅我的难处，原是没人没枪，才请你帮忙的……"志丹大笑说："你别跟我哭穷！我要有枪，早干成了，你用八抬轿，我也不来。"张廷芝怕他撒手，忙说："困难是不少，不过我父亲那里，还存着几条枪，这一桩就包在我身上。"志丹说："还有第三条，驻防的地点由我挑！"张廷芝直了眼，半天说不出话。这明明是要指挥权，答应下来，就要受制。志丹追问一句："你打的啥主意？"张廷芝说："这一条，我再想想。其实也不算啥，只要职位安排好了，事情就好商量。……"

志丹早已把他看透，笑了："你看我是个当官的？"张廷芝马上转忧为喜，忙说："论理，你是位将军，我算啥东西？草鸡咋能比麒麟？只是我已在苏雨生那里挂了名，不好再改。二哥不怕委屈，暂时当个中校团副。名义是我，实权是你，……以后队伍上的事，都听你的！"志丹说："我不象你，满脑子是官，人生在世，要为老百姓办些好事，才不愧是个'人'。……要我跟你共事，这一条最要紧。"志丹的话，象是对牛弹琴，张廷芝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当团长，以为只要当上团长，就算掌住了实权。所以，志丹提的条件，他都应承

下来。

志丹住了两天，摸清底细，派兆平回永宁山，同宜如联络。请宜如通知安塞、延安、保安的党组织，动员来些青年，到张廷芝部队。宜如怕志丹身边无人，不方便，把葛明山调出跟志丹当随从副官，兆平去当联络员。

志丹见缝插针，把张廷芝部队整顿一下，安排下自己的人。张廷芝见他指挥调度，大有章法，越发着意奉承。每天好酒好肉，大把花钱。在他看来，人生一世，无非"名利"二字，既要笼络人，就得下本钱。志丹只不动声色，拿张廷芝的钱，连忙添置枪械弹药。

快到旧历年，形势突变，蒋阎冯开战，苏雨生奉调守陇东。张廷芝想趁机捞一把，也要带队伍出发，来同志丹商量，志丹说："你要替人火中取栗，就去宁夏，听苏雨生调度。"张廷芝说："那你呢？"志丹说："我还要看一看。军阀火并，谁去替他们卖命？"张廷芝说："只怕苏雨生不答应。"志丹说："你派些人先去探探风声嘛！"张廷芝笑道："还是二哥见识高。"当下找来一营长蔺士殿，交代了几句，叫他带兵去宁夏，看机会行事。张芝廷摸不准志丹是啥心思，疑惑不定。当夜也带了十几个马弁，跑回宁条梁，找老子讨主意。

志丹早拿定主意，要趁军阀混战的机会，发展革命武装，大干一场。张廷芝一走，他也跑回永宁山，同宜如商量。不几天，田耕从宁夏跑回来说，苏雨生刚进甘肃，就被马鸿逵抄了后路，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林，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也想独霸一方，苏雨生两头挨打，进退不得。谭世林久

闻志丹声望，要请他去整编民团军。志丹听了，高兴地说："这可是个好买卖，把陕甘各县民团都吃掉，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田耕说："要吃掉人家，没有大胃口，怕消化不了。咱们的人呢？"

宜如怕志丹窝手，忙说："依我看，把赵宝魁的人调来吧！"志丹问："他现在有多少人？"宜如说："头一回咱们派人去找，他在甘肃边上，跟他走的饥民有二三百。二次派人去送枪，就剩百十个人了，陈珪璋打他们，民团也打他们，都是些饥民，又没有枪，几乎叫人家打光了，现在能剩一半也不错了。"志丹想了一下说："也罢。只好调出来。做买卖也得投点资嘛！"

宜如派人连夜送信。志丹又想起力坚去后湫天的事，久无音信。便和田耕商量，请他带着葛明山去走一趟。不几天，赵宝魁就带着人马赶到。宝魁见了志丹，双手托起驳壳枪施个礼说："多亏你这支枪，要不然，陈珪璋就把我活捉了。"

志丹点了宝魁的人数，真可怜，只有三四十人，五支长枪。志丹暗想，这么一点点力量，怎么能单独存在？便把新动员来的人，加上从苏雨生部带回的枪，同宝魁的人编在一块。又把马罗武抽来管军需。教育局的杨跃云抽来管党支部。

这边安排好了，志丹带了几个党员，就去庆阳见谭世林。谈判成功，队伍草草编成一个营，只有两个连。第一连连长赵宝魁，第二连连长杨跃云，跃云本不大懂军事，一则

眼下无人，二则跃云要做支部工作，也需要有个名义。暂时只好这样安排。每连四五十人，十几条枪，大部分人是空手。不过比先前强多了，到底还有几条枪。队伍暂时分扎在三道川的张家沟门几个村子。

第十七章　三道川叛乱

陕甘边界的吴旗镇西南边，有个三道川，恰恰躺在庆阳境内。川道上，散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落，村村都有名字，离庆阳城有二百里。真是冤家路窄，志丹想甩开张廷芝，又遇上了张廷芝。苏雨生一失败，这家伙靠老子的情面，也找上了谭世林的门路，要求他编队伍。

那天，刘志丹正要见谭世林，路上和张廷芝碰了面。

张廷芝见了志丹，就说："这谭老家伙真难伺候，硬说有多少人就当多大官！二哥，咱们还是合起来干吧！不然，我的人太少。"志丹想，这家伙真象条蚂蝗，粘上就甩不脱。嘴里却说："好嘛！扛枪的人多得很，你准备枪吧！"正说着，葛明山一路叫着跑来："后湫天队伍来了！"田耕、霍力坚随后赶到，还带着后湫天的头目赖老大。

田耕跑到后湫天寨子，说服了第三营的营长赖老大，因为他的弟弟是个共产党员，名叫赖随，经过党支部的争取，赖老大把他的两百来人拉了出来，志丹打量赖老大这人，突颧骨，尖下巴，眼珠子乱动，知道是久闯江湖的。寒暄几句，便着人带到齐家桥去安排住处。

葛明山说："这支队伍，二百来人，百多支枪。比咱们组

织起的人枪要多一倍，就是太复杂，土匪、流氓、兵痞什么都有。给他编一个营，赖老大当营长。你看如何？”志丹说："现在只好这样！"

张廷芝不知底细，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更是眼热。暗想，这些人就是鬼大，出去一趟，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真干开了，可是后患无穷！志丹见他发愣，就说："你拿定主意没有？"张廷芝说："好，好，我马上想办法！"跟众人敷衍几句，拔腿走了。

田耕乍见张廷芝，也是奇怪，问志丹说："这瘟神怎么也跑来了？"志丹笑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他团长还没当够呢！不过，我先提醒你，不除掉这个人，咱们别想在陕甘边界干顺手。"

力坚说："我们在山里呆了几个月，不知道外边都有些啥消息？"志丹说："红四军进入闽赣边，打下几座县城。苏区大发展了。"田耕说："惭愧，咱们还没弄出影子！"志丹说："种子落在泥土里，早晚要发芽。有一天，咱们也要搞起红军！不过，现在蒋阎冯大战已结束，国民党的统治暂时趋向稳定，给咱们的活动会添些困难。但也不要紧，只要咱们干起来，转过来又会给敌人增加矛盾。"

第二天，在水范台村立下团部。志丹把队伍交给田耕，自己带上力坚、明山又去庆阳见谭世林。谁知谭世林突然变了卦，要委张廷芝当团长。一探口气，原来张廷芝搬动老子，给谭世林写了封信，又使些坏主意，谭世林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志丹心里骂道："这真是白日做梦，共产党搞军队，

哪能叫你这个狗杂种来领导?”不过嘴里却对谭世林说:“张廷芝这人,不牢靠,吃谁家饭,砸谁家锅。还是田耕好,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他会带兵!”

一句话提醒谭世林,可不是,张廷芝拐过他的枪,拐过他的人。老家伙马上改口说:“好嘛好嘛,田耕也行,你也行,反正张廷芝不行。”志丹说:“你不要犹豫,田耕就行。我托人一说,苏雨生还委他当旅长哩,比张廷芝强得多!”谭世林说:“就这样吧,不过,你可别笑我,我有些老脑筋,听说你是个正牌黄埔毕业生,还给马鸿逵当过参谋长,姓马的还怯你三分。那个田耕才在高自清手下当过几天营长,怕他拿不下这个团长。我还想请你给我训练部队,兼个团长。”

志丹一听,急了:“照你老先生说的,张廷芝连个营长也没当过,怎么能当团长呢?你放心,你的部队我还管训练,还可应个小小营长的名义。”谭世林不解,瞪着眼,把志丹看了半晌:“你怎么见官就往后缩呢?”

志丹猜测他是要牵制张廷芝,自己只得应个小名义,也捆不住手脚,就答应了。民团军二十四个营,都没有训练,谭世林硬留下志丹主持练兵。霍力坚就留在司令部当文书,暗中做发展党的工作。马罗武见志丹、力坚的职务都安排得比田耕小。想了半夜,才悟出点名堂:金花儿怎能都捧出去?

志丹一出来,张廷芝随后赶到,找上谭世林急头急脑地说:“我父亲叫我对你老人家说,刘志丹、田耕都是共产党,不把他们除掉,就会惹火烧身。如何还能重用?”谭世林见他管到自己头上,就觉得张家父子心里有鬼,哼一声说:“我

为啥不能用他？你不也是请了刘志丹，才把队伍弄起来的？”张廷芝吃一顿抢白，自觉没趣，赌气出来，骂道：“老混蛋，哪知道他们的厉害！早晚叫你自作自受！”

原来张鸿儒见志丹四处活动，要成气候，自己又控制不住，就害了怕。暗地嘱咐儿子：“得想方设法拆他的台。他要搞成了军队，这三边几县，咱张家就别想站脚。”

到底是青姜不如老姜辣，老家伙看到这一着，也就算看到底了。自己不出面，只背后出谋划策。当初还以为利用职位，可以挟制志丹，不想一出马，就处处被动，心里正觉着失算，如今志丹索性把他撇到一边，父子俩更急得烈火烧心。张廷芝在谭世林面前使坏没成功，回到三道川，又气又恨。要想动手，又怕人单势孤，整日里到处钻营。转到齐家桥，忽然看见赖老大，同几个人在营部推牌九。张廷芝咳了一声，缓步走了进去，赖老大心慌意乱，两手一撸，把骨牌撸到怀里。张廷芝连连摆手说：“玩吧玩吧！老刘没有来。”说着，袖子一卷，拣个椅子坐下：“我来当庄家，看看手气如何！”

说来也怪，张廷芝上场就输，越输越高兴。有一回，赖老大手中的牌是幺娥带长三，心想：起个背时，输定了。谁知张廷芝也赔了注，说是自己起的是四六带大五，没有掀开就洗了牌。这赖老大吃喝玩乐惯了，来了这么多日子，进项不大，生活拘束，正后悔走错门路，忽然遇见这个福禄财神，出手这么大方，竟是相见恨晚。玩了一会，张廷芝说：“人生在世，还不就是图个吃喝玩乐。”赖老大说：“可不是，宁作富叫

化，不作穷皇帝！”张廷芝拍手叫好：“真是知己！明天我作东，请老哥喝两盅。”老大也不逊谢：“那就叨扰了，这几天也真瘦断了肠子。”张廷芝推罢四圈，见天色不早，起身告辞。赖老大送出营部，情分难舍。

果然第二天，张廷芝摆了一桌酒席，单请赖老大。酒席筵前，张廷芝送马赠金，又许配妹子。把个老大哄得团团转，恨不得掏出肝肠肚肺。赖老大虽大几岁，只因和张廷芝妹子结上亲，对张廷芝马上以内兄相称。赖老大说：“内兄，用着小弟，只管随时吩咐！你这恩德，我做牛做马也还不清了！”

张廷芝见赖老大已上钩，便说：“没啥大事。我现在是个光杆儿，队伍隔在下马关，想接回来，又怕路上不好走。……”赖老大抢着说：“我派人保护你去！”

赖老大回来，找到弟弟赖随，把他和张廷芝妹子订亲的事一说，赖随说：“咱两家既然成了亲戚，还分什么彼此？我去给他接队伍。”

赖随拉上陈宏去请示田耕，田耕也不以为然，接就接去！

赖随劲头很大，忙去抽了长短枪各二十条，二十个精干小伙，一人两支枪，一长一短，跟上张廷芝去接人。一路上，吃喝嫖赌，啥都干了。张廷芝黑夜闯到下马关，打了一仗，拉出队伍。回头路上，张廷芝对赖随说：“你们辛苦了！我父亲住在安边，请大家到那边歇歇脚，酬谢酬谢。”

赖随受宠若惊，这回可要见见大世面了，急忙往安边走。张鸿儒急不可耐，顾不得头脸，赖随带的人一到安边，

就被他下了枪。当下给赖随下命令："你给你哥赖老大写封信，叫他把枪交了，那边的事办完，再放你们回去。"赖随傻了眼，只得照办。

张廷芝连夜赶回三道川，忽听说刘志丹这两天就要回来。心想事不宜迟，不如先下手为强。当下摆酒设宴，来请赖老大。老大当了张家女婿，又立了大功，满以为抱上了张家的粗腿，要走红运，便大摇大摆去赴宴。一进门，正对上张开嘴的大机头。赖老大懵了，怎么还没喝酒，他就醉了？结结巴巴地说："内兄，怎么回事？"张廷芝瞪着眼喝道："放下枪再说！你别做梦！张家的饭是好吃的？"两个马弁上去夺了武器。张廷芝说："看你兄弟的信。"赖老大一看，上写着"请先把枪全交给张兄"。赖老大说："内兄不必生气，既然我兄弟说了，咱就照办。咱们一块去齐家桥。"

到了齐家桥。只几分钟工夫，全营的枪都装进了麻袋，做得滴水不漏。

收拾完赖老大，正是鸡叫头遍，张廷芝又奔水范台，那里离齐家桥只二三里路，路口早有人把住，封锁了消息。张廷芝说："这回跟共产党拼了！擒贼要擒王！先捉小田耕！团部没有兵，使劲往上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这三百兵，都是张廷芝挑选的亲信。当下猛扑水范台。张廷芝象个煞神，提着枪，捋起袖子，去寻田耕。窑洞里安安静静，张廷芝飞起一脚，踢开了门，朝炕上当当两枪。提着马灯左右一照，炕是空的，一摸还有热气。张廷芝跺脚叫道："跑了跑了！"手下营长蔺士殿说："准在张家沟门！"张家沟门是刘志丹设的

营部和第一连的住处，离水范台五里路。张廷芝叫道："快追！把刘志丹的队伍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不许走脱一个！"

这群豺狼红了眼，一阵风滚到张家沟门。哨兵打了几枪，连长赵宝魁翻身起来，忙集合队伍，敌人已冲进院子。赵宝魁领着队伍，冲出后门，边打边退，正要上山，匪兵四面拥来，断了退路。那张廷芝来了三百多人，枪齐弹足，赵连只有四五十人，十几条枪，眼看抵挡不住。赵宝魁抡起枪托，打倒两个敌人，又有十多个敌人冲到身边，把赵宝魁封膀抱住。这小伙子有水牛般的力气，两膀一举，甩开敌人，又用枪托打倒几个。敌兵们阻挡不住，由他闯了出去。

第二连住在张家沟门几十里路以外，也被蔺士殿带的骑兵冲散了。

天亮，搏斗结束，张廷芝一清查，只捉住二连连长杨跃云，没有捉住田耕，四股人跑了三股，马上又派蔺士殿带兵四处去追。又叫把捉到的二十几个人押上来。张廷芝提根马鞭，一只脚踏着板凳说："刘志丹是共产党，跟他走是死路。跟我姓张的，保险当官！愿意跟我的，向前两步走。不愿意的不强迫！"杨跃云眼瞪着，骂了声："王八旦！"张廷芝劈脸抽了一鞭："叫你硬，吊起来！"几个匪兵抢上前，把杨跃云吊在树上。张廷芝见没一个人跟他走，气得发昏，一脚踢翻板凳，吼道："你们吃了刘志丹的迷魂药！都给我扒光，拉到河滩去！"一伙匪徒拥上来，扒了战士们的衣裳，战士们骂着："你张廷芝是什么东西！总有一天，要杀光你们这些土

匪！”大家光着身子，手挽手向河滩走去。一时蔺士殿着人报告：刘志丹到了金汤镇。张廷芝冷笑道：“这真是自投罗网！马上去追！谁放走刘志丹，提头来见！”回头又指着杨跃云说：“你歇着吧！等刘志丹来给你作伴！”

七月天，谷子灌饱了浆。赵宝魁逃出来，光着个膀子，赤着脚，在谷子地里躲了一阵，太阳晒得口干舌焦，闷得受不住，又钻出来。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说笑，回头一看，有四五个跑散的同志，在山圪圪上啃西瓜。赵宝魁见里面有个是营部的文书，这人在北京念过大学，爱说几句英文，还穿着西服，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陶尔曼”，宝魁说：“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在这里贪嘴！”

“陶尔曼”说：“把人渴死了，快吃西瓜！”赵宝魁说：“咱们得快给老刘送个信，别叫他撞到张廷芝手里！”“陶尔曼”问道：“他走哪条路？”宝魁说：“不管哪条路，咱们几个人分头去截！……”话没说完，蔺士殿领兵追来，“陶尔曼”跑了几步，西装吊带断了，裤子绊住脚，被人抓住，打了两个耳光，又给了一枪。趁这当儿，赵宝魁窜上山头，后边叭叭响枪，他也不理，跳坎跨沟，只顾跑。一气跑了五十里，又饥又渴，到了金汤镇，一头栽倒。心里明白，就是不能动。过了一会儿，觉得凉津津的，有人往脸上喷水，微微睁开眼皮，正是刘志丹！

刘志丹和葛明山早上到了金汤镇，表哥王兆和杀羊擀面，硬留着吃饭。志丹见赵宝魁这样，早料到事情不好。赵宝魁只受了点暑，歇一会儿就清醒过来，忙爬起来说：“不要

回去了！张廷芝变了脸！”志丹急问：“田耕呢？”宝魁说：“听说跟兆平一块走了。”志丹松了口气，又恨恨地骂道：“张廷芝这个杂种，真下手了！”宝魁说：“你跟明山快走吧！我再回去听听消息！”志丹拿了双鞋，一件小褂，给宝魁穿上。“你去接骡驮子，从庆阳运来的军衣、官防、符号，正走到路上，叫他们不要到三道川，运到苍沟马大爷家里藏好。”王兆和家做的面刚下锅，宝魁等不及，别上两个馍馍就走。志丹送到门口嘱咐说：“留点儿神，如果遇到田耕，就说我到永宁山等你们！”吃罢饭，明山拉上战马，两人匆匆离开金汤镇。

才出去半里路，蔺士殿一营人马，就围了镇子。匪徒们搜个遍，也没有搜着。副营长说：“人早走了，回去交差吧！刘志丹跟咱无仇无冤，何苦把事做绝？”蔺士殿扫帚眉一扬：“放走刘志丹，就是纵虎归山！撵，看他跑到哪里去！”带着人马，紧紧追赶。

志丹和明山快马加鞭，一气跑了二百多里，到了永宁山，明山去外边草棚里拴马，志丹到民团团局找宜如。

这几天刚放暑假，办学的人也都在团局，开留声机、玩象棋。一座窑洞，热热闹闹。志丹一进门，众人忙起身招呼说：“从哪里来？”志丹点点头说：“从庆阳！”往炕上一蹲，使劲吸着纸烟。李宜如见志丹不说话，忙撇下没有终局的象棋，凑过来低声问道：“出了什么事？”志丹说：“张廷芝翻脸了！”宜如正要细问，一个团丁来报告说：“山下来了张廷芝的人，要找刘志丹。”宜如说：“对他们说，没这个人！把吊桥

拉起来！”又对志丹说：“张廷芝来意不善，你千万不能露面。我跟县长商量一下，想个对策。”

宜如顾不得整衣，慌忙去找县长。没说上几句话，蔺士殿派人送来了信，要见县长。县长问宜如：“你看怎么办？”宜如说：“张廷芝过河拆桥，还要赶尽杀绝，未免太不象话。他们是甘肃省的军队，我们是陕西省的保安队，各无统属。又无公文，见他做啥？”县长说：“有道理。”照着宜如的意思，提笔写个便条，把人打发回去。

宜如出来，交代团丁加强戒备，一边观察山下动静。蔺士殿没有撤兵，在洛河对岸的馒头山下扎了营，还派了巡回哨，在小学对面监视。宜如看事情一下完不了，暗中作了应变准备。果然第三天，蔺士殿送来正式公文，说要见刘志丹解释误会，请他回话。宜如说：“都准备好了，叫他上来吧？”志丹思索了一下说：“好！看他要什么花样。”宜如忙招呼路大昌：“大护兵，传令接见！”

蔺士殿带两个马弁，腰里别着盒子炮，大模大样上了山，刚过吊桥，就见山道两旁摆了两列团丁。蔺士殿睬也不睬，紧往前走。只听枪栓哗啦一响，一声猛喝：“把枪放下！”蔺士殿原来气势汹汹，见这苗头，头上冒出汗珠子。团丁上来摘了枪。哨兵又问：“干什么的？”蔺士殿一边交验公文，一边回答：“见刘志丹。”哨兵说：“上边有命令，只许上去一个人，你们谁上去？”蔺士殿硬硬头皮：“我上去！”

走到拐弯处，又听到哨兵喝叫：“站住！”一眨眼，两杆枪对着胸口。蔺士殿脖颈发阵麻，乖乖站住。两个团丁上下

搜一阵，又叫脱下鞋看看，才吆喝道："走！"

蔺士殿有气无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当初强充好汉，落得受这场惊恐。看这阵势，凶多吉少。"还能活着下山吗？"这样一想，忽然感到两腿酸软，不听使唤。正走到木板桥中间，石缝里又一声喝叫："别动！"大护兵路大昌抡着盒子枪，一纵身跳到桥头，蔺士殿眼一黑，几乎栽到深涧里。路大昌问道："你是谁？""我是蔺士殿。"路大昌眯缝起眼睛，左看右看，哼着鼻子说："你就是蔺士殿呀！怎么只一个脑袋？好，跟我来！"蔺士殿怕他下手，站在桥心，不敢上前。路大昌嘟嘟囔囔骂着："真是狗胆包天，敢找永宁山的麻搭！滚过去！"

通过三道难关，才是县政府，蔺士殿已是精疲力尽。县长出来接见，李宜如作陪。蔺士殿低声下气地说："我奉上官差遣，不得不来。张廷芝请刘先生回去，并没有别的意思，请县长美言几句。……"县长摸摸八字胡，为难地说："你们两家闹气，我帮谁好呢？你去见刘先生吧，我们永宁山也管不了甘肃的事！"李宜如一招手，把蔺士殿引到另一个窑洞。

志丹一个人，坐在靠窗户一把椅子上，抽着烟，动也不动。蔺士殿敬了个礼，满脸陪笑说："刘先生别见怪，张廷芝听了别人一句玩笑话，就闹了起来，咱们都是世交，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志丹紧问："什么玩笑话？"蔺士殿说："有个河南人说，你老兄说过，不消灭张廷芝，就在陕甘干不顺。"

志丹一听非常奇怪，这话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对！那天我对田耕说时有个河南人在场。果真如此？不会！那河南人不会那样随便说出去的。

志丹知道蔺士殿是张廷芝一根脊梁骨，跟张鸿儒干过多年，心狠手辣，张廷芝拉队伍，他老子把这人派来给他主事，也就是干坏事方便。志丹盯着他那长葫芦脸，盯得他站坐不是，半晌，志丹才开口："怪不得说你是张家一条忠实走狗！我们哪一点得罪了张廷芝？"蔺士殿干笑着说："你要出口气，骂我几句也行。实话实说，张廷芝并无恶意。只因赖家兄弟不会办事，闹了误会。叫我请你回去，把疙瘩解开，好一起共事……"志丹猛的站起来，骂道："你瞎了眼珠子！我刘志丹会在狗下巴上捉苍蝇？我也不好惹！对张廷芝说，叫他小心着！一条独木桥，有我走的就没有他走的！他今天挖下坑，明天叫他自己跳！"蔺士殿脸胀得象熟猪肝，嘴里陪着小心说："好好，准把话带到。我总算见了你，也好回去交差。"

蔺士殿流星般下了山，吩咐手下人，围了永宁山。张廷芝给县长送来一封态度强硬的公文，明着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如不立即扣押解省，他的队伍就要上山"捕匪"。这一下把县长唬住了，叫李宜如赶快想办法。真闹翻了，怎么担当得起？

永宁山三面临水，一面被匪兵封锁。李宜如看出，凭张廷芝那个脑袋，还想不出这么多高招，这一套把戏，都是张鸿儒的主意，老家伙狡猾毒辣，想挖掉革命的老根儿。这样

相持下去，会耽误大事。问志丹的主意，志丹也说："突围！"

突围只有小学那边一条路，敌人又安了流动哨。宜如不肯放他去冒险。找了几个老百姓，下山摸清敌情，趁着黑夜，叫路大昌带了两个团丁，坐上柳筐，从后山吊下去。三个人头上顶着手枪，手榴弹，游过洛河，绕到蔺士殿营部后山上，往底下甩了几个手榴弹。敌人一时乱了，小学对面的监视哨慌忙往回撤。就在这个时候，刘志丹和葛明山跨上备好的马，从小学那边冲了出去。

鸡叫三遍，两人跑出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山坬坬上，跳下马歇了一会儿。明山说："宜如真是足智多谋，还会使调虎离山计！"志丹说："咱们可是做了一件蠢事，引狼入室！"猛听得半山上有人叫了声："老兄！"志丹碰碰明山的膀子："有人！"两人隐蔽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田耕！

田耕穿件破烂袄，身上露出肉。跑下山来说："不认得我小王了？"明山吃吃地笑。志丹说："笑啥！小王就是小王！"田耕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志丹见到田耕，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把几天的经过简单说了说，又问田耕："你呢？"田耕叹口气说："幸亏兆平，不然身上早穿几个窟窿了！"

当初王兆平跟志丹到张廷芝团当了兵，志丹离开时把他留下了解情况。这次随部队回到三道川，晚上发现张廷芝偷偷摸摸调兵遣将，暗地打听，才知道张廷芝起了坏心，趁张廷芝不防，跑到水范台，报告田耕。刚跟田耕说了两

句，就听见外面枪响。田耕拿上手枪，两人抢出后门，想到齐家桥集合队伍，顺小路走了不远，碰见赖老大队伍里逃出来的人，说队伍的枪被张廷芝收了。回身往张家沟门跑，翻过山包，远远听见张家沟门四外人喊马叫，枪声乱响，知道张家沟门也被包围，无奈何，两人翻过一座大山跑了。

幸亏兆平路熟，避开大道，沿荒野小路走，走了两天，翻过山岭，赶晌午跑到楼子沟，兆平把田耕藏在山窑子里，住了两天。田耕着急，叫兆平出去探听消息，找打散的人，自己来到永宁山。不想永宁山又被敌人围了，就在山里躲了起来。昨晚枪响，老百姓给他换了装，叫他快跑，在山沟里躲了半夜。……说到这里，田耕又叹了口气："这回倒了大霉，倾家荡产！"

志丹理解田耕，毫无责备之意，只是说："咱们麻痹大意，没早防他一着！"田耕说："怨我对赖老大工作没抓紧。对赖随教育不够。也是我糊涂，总以为陈宏跟李尚德当过马弁，入党几年了，如今也是个小干部，便同意他和赖随去给张廷芝接队伍。唉！这一回，我的错误犯大了。赖老大不向那边倒，张廷芝也没机会下手。就是下手，咱们也干得过他。"志丹说："脚尖只有朝前的，没有朝后的！他张廷芝自找绝路，咱们干起来，再跟他算帐！"三个人牵着马，一路往东走了。

第十八章　智取太白镇

赵宝魁出了金汤镇，顺大路跑了几十里，遇见送军装符号的，把话交代清楚，着押运员把驮子送到苍沟，自己又跑回三道川。本想探探消息，无奈人跑的跑、关的关，老百姓又被兵吓坏了，闯荡几天，也讨不出准信，跑到楼子沟，说田耕也走了。心想，还是回永宁山，找老刘吧。主意拿定，找个粗大木棒，提在手里。碰不上张廷芝的人便罢，碰上先撂倒几个。

晌午，走到白豹镇，肚子饿了。道旁柳树下，有个小店，门前挂着笊篱把，摆个破桌子。一步跨进店门，见屋角上坐着一个大个子，怀抱着枪，在啃干馍，宝魁高兴地叫了一声："罗炎！"大个子忙站起来，把他搂住。

大个子罗炎，在赵宝魁连里当战士，原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为做民团工作，延安区委派来四个党员，罗炎就是其中一个。志丹在三道川成立队伍，他也调出民团。张廷芝叛乱那天晚上，他提着枪跑出来。乱后重逢，格外亲切，话不知从那里说起。半晌，宝魁问道："你都见谁了？"罗炎说："碰见马军需，背个包包回县川去了！"宝魁说："你倒不错，还有条枪。"罗炎说："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能丢这枪！"

宝魁只知道罗炎老实，不爱说话，有些腼腆；可不知道也是个有心人。宝魁说："你比我强，我把东西丢得净光，这个小褂还是志丹给的，你看瘦得扣不上扣。"罗炎眼睛一亮："你见到了他？"宝魁说："这会儿该在永宁山了！"

两个人吃罢饭，坐了一会，你看我我看你，等着对方付钱。罗炎会意，有点为难地说："我也是身无分文，跟店家说几句好话，把这件小褂子给他吧！"宝魁笑道："把我这件也添上。要光膀子，都光膀子！"罗炎说："都剥光了以后吃啥？这回我请客，下回再吃你。"回头叫来掌柜的说："我们是刘志丹的人，受张廷芝坑害，东西丢光了。不好白吃你的，留这件小褂当饭钱，多少都是它。"掌柜的不肯收。从来当兵的，生的蝗虫嘴，吃光喝光，扭头就走，还敢要钱？这两个兵就是不同，掌柜的说："官长！这万万使不得。刘志丹是个打富济贫的人，去年打老财分粮，我们都得过好处，你们吃顿饭算啥！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有一天路过这地面，有钱就给两个，没钱只当做个人情。人不亲土亲，哪有把人剥光的道理？"话说的实在，不好勉强。两人道了谢，离店上路。

到永宁山，见过宜如，才知道志丹走了，又听说张廷芝的兵，还上山搜查过。宝魁骂道："驴日的欺人太甚，早晚要揪掉他脑袋！"宜如说："这还不算歹毒呢。刚才接到信，说杨跃云被张廷芝押起来，打成了残废，要拿两千元去赎，半个月期限，过了期就抬棺材收尸。杨跃云家里只有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老人家救子心切，把田产窑洞都抵给张廷芝还

不够，在亲戚家凑了一千元，这几天全家都没吃的。想周济周济，手头没钱，怎么办？”

说着，马罗武来了。罗武一进门，宜如就说：“财神爷，快来救命！”马罗武说：“财神爷只能救穷，可救不了命。”说着把包裹往桌上一放。宜如说：“什么东西这么沉？”罗武说：“这可不能动！金条！”宜如说：“真的？哪里弄的？”罗武说：“老刘筹借来的活动费，还想买些弹药。他还没回来，张廷芝龟孙子就动手了，亏得那晚上，我枕着它睡，没叫那些龟孙子抢去。这东西可把我担心苦了，家里又没个藏处，日夜守着它，觉也不敢睡。我看还是放在你这里保险。”

宜如听着，满脸带笑，心想，这真是个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还保住这捆金条。这样的人，真比金子还贵重。宜如说：“好同志，你真救了命，张廷芝把杨跃云扣起来，叫拿钱去赎。逼得他老娘卖尽家底，连饭也吃不上。你快拿些出来，去跑一趟，不知这金子是多少？”罗武说：“老刘交给我，说是一百两。”把包袱打开，取十两一条，其余交给宜如存了，就要动身。宜如叫宝魁和罗武一道，顺便到三道川打探情况。

不几天，三道川又陆陆续续逃回不少人，宜如一一作了安置，跑到别处的，都写信来接头。旧历九月十四日，天还没有黑透，大护兵路大昌又送来十几封信。宜如坐在炕上，翻看了一下，最惹眼的是宝魁的一封。马上拆开看，信上说杨跃云已出来了，只是受伤很重，抬回家休养去了。兆平被张廷芝的人追捕跳岩，把腿跌断，在亲戚家养伤。马罗武去

三道川那边，安置伤员去了，有些事没办完，不能马上回来。宜如又惦着伤员和兆平的安全。

这些日子，宜如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山上山下，事情不断。他象个老牛，不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从不叫苦，更不嫌累。只是有点焦急，志丹走了一个多月，才来了一封信，说是到特委开会去了。各处给志丹的信件，怎么回复？正踌躇着，一仰脸，窑洞门口进来个戴麦杆大草帽的，宜如赤着脚跳下炕，高兴得滚出眼泪："老弟！正念算你，你就来了！真是心到神知，说风便雨。"志丹笑说："雨是雨，就是不及时。"说着把麦杆草帽往桌上一扔，吊腿坐在炕沿上，宜如问："从榆林来？"志丹说："特委转到绥德了，从绥德来。"宜如忙上忙下，打水提茶，一边斜望着志丹，志丹穿一身老蓝布衣服，看着好象瘦了些，深陷的眼窝，把鼻子衬得更高。忙乱了一阵，宜如关上窑门，也上了炕。一五一十，说着这边发生的大小事情。

宜如说到赵宝魁、杨跃云，说到罗炎、马罗武、兆平。志丹听着，也很激动，站起来走了两步，说道："这些好同志，都是党的无价之宝！有这些人，什么都做得到！"宜如又问："特委有些啥消息？"志丹说："我到绥德那天，特委就要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我刚接上头，不知怎么搞的，又走了风。敌人全城戒严，到处乱搜。达江给我换了衣服，叫我快走。敌人从西街搜过来，我从东街出了城。会也没开成。"宜如笑说："听说张鸿儒串通井岳秀，下命令叫各县民团抓你。这回全陕北敌人来了个总动员，可

也没制住你。下一步你怎么打算？"志丹说："从蒋阎冯大战开始，我就下了决心：自已单独搞队伍！因为形势变了，策略也得变。去年咱们才开始，敌人还麻痹；今年咱们活动范围大了，敌人也清醒了，互相串通起来，对付咱们。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咱们得搞起一支革命军队，真刀真枪地打天下。"宜如思索了一会说："这个问题我也细想过。利用敌人的壳子，培养咱们的力量，太没有把握。咱想吃掉他，他也想吃掉咱。咱人少势单，他占统治地位，咱们吃亏的时间要多。只是咱们自已搞，小了站不住脚，大了一时搞不起来，有人无枪，也是困难！"志丹说："困难总会有的，革命一发展，困难会更多，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勇气克服它。敌人虽比去年狡猾，但是咱们的条件也变了，闯荡了一年多，也有了经验，办法多了，底子厚了，特别是造就出一批干部，条件比过去有利得多。去年撒下的种子，今年会有点收成。甘肃和宁夏撤出那么多人，加上永宁山民团，总算是个力量。没有这一年的锻炼，哪能打下这个底子！枪少咱们就想法夺枪。还是那句话，哪里能抓就抓一把。不下决心就搞不到手，周围这么多反革命武装，总能想法搞他个把子，他们能搞咱，咱就不能搞他？"

宜如听了，点头赞同，觉得今天这样办，也合时宜。真干好了，就打开搞大红军的门路，西北革命局面又得一变。宜如问："特委是什么意见？"志丹说："原则都同意了，我已请求把特委的一切工作卸掉，专门来搞军队。但是从哪里着手，还得咱们考虑。你看周围这些民团，哪个最反动？哪

个武器好？哪个情况最了解？”

宜如沉思一下说：“比起来，还是太白民团的情况掌握得多些。你还记得吧，上次给你说过，去年闹罢饥民斗争，阎小盛跑来找你，我说你到榆林去了，他要上榆林，我把他劝住，派往太白民团。最近十天半月，小盛总有情报送来。听说这个民团也属谭世林，改编成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后，苛榨老百姓越来越凶，太白镇的老百姓出不起粮款，跑了不少。营长黄二子，是个恶霸，营副姓王，是个老土匪。……”志丹说：“这倒是个对象，太白镇属甘肃管，永宁山属陕西管，敌人陕甘两省不通气，咱们就利用这个空子，搞掉它再跑回来，这保安又不驻正规军，民团是咱们掌握，谁敢把咱们怎么样？”

两人围着清油灯谈了半夜，宜如送志丹到隔壁窑洞去睡。早晨去看，地上扔满了烟头。刘志丹穿得整整齐齐，两手盘在胸前，靠在罗圈椅上。宜如忙问：“你没有睡觉？”志丹笑了笑，把两个哈德门空烟合捏成一团：“这就是睡觉的成绩，我给你站了一夜岗，跟黄二子打了一夜仗。”原来他思索了一夜。

当天赵宝魁也回来了，他特地绕了一趟，去给店家送饭钱。志丹召集从三道川回来的人谈了话。经过这一场风险，大家见面更觉亲热。听志丹说，要搞自己的军队，打游击，个个眉飞色舞，都说早盼有这一天。讨论了一阵，又归结到一个问题，一下手就得要人要枪，到哪里弄去？虽然保安县民团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都拿去拼了，又有点舍

不得，辛辛苦苦养出个鸡母子，轻易宰了，以后有事就没个依靠，再说力量也太小，总团只剩下三十来个人，四个分团合起来，不过五六十人，光这点力量，怎么降得住黄二子？

志丹想："太白镇是陕甘交界的一个重镇，打得下来，将来开展军事活动，有很大便利，要打就得有绝对把握，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自己力量小，只能智取，不能硬攻。"志丹双眉紧锁，拼命抽烟，熏得满窑洞迷迷蒙蒙。从昨天晚上起，他没有一刻不在盘算"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这个难题！

一时，站岗的团丁回来报告说："外边有人要见团总。"宜如摆摆手，叫大家留神。又问团丁："是什么样人？"团丁说："平鼻平脸，穿的绿军衣，以前没来过！"志丹说："是力坚吧？"宜如站起来："我去看看。"又对团丁说："把他领到小学校，这里有事，不便见客。"团丁还没有转身，客人随后赶到。只听大嗓门嚷道："好呀！登门求见，还要躲我！团总好大架子！"志丹抬头一看，果然是力坚来了。忙招呼说："快进来！"宜如把力坚拍了一掌："我当是个反动派呢。原来是你。从哪里来的？"力坚说："庆阳。"志丹拉他坐在身边问："谭世林老狐狸怎么样？"力坚说："天天抱怨张廷芝夺了他的口食！"

三道川叛乱后，谭世林把张廷芝着实埋怨了一阵。因为谭世林早先上过当，也怕张廷芝势力一大，反过来收拾自已。原先想把刘志丹拉到自己跟前，暗地里打算，也是想叫刘志丹和张廷芝互相牵制，自己好从中取利。虽然谭世林听说过刘志丹是共产党，是他的对头，可是又觉得刘志丹能

牵制张廷芝，不该赶走太早。加上张廷芝得意忘形，对他有些不敬，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灵机一动，又打起志丹的主意。便给力坚开了护照，叫他寻回志丹，借以对付张廷芝。霍力坚说："老狐狸要我把你'招抚'回去，愿当他的参谋长，愿当团长，愿兼骑兵第六营长，都随你挑。老家伙怕张廷芝暗中捣鬼，当面交代太白镇民团二十四营王营副协助我。"志丹脸色立即开朗，一脚把半截烟头踏灭，笑着说："真巧！正逼到山穷水尽，愁得吃不下饭，你就来了！你不是招抚使！简直是天使！"

窑洞里的空气，马上变得活泼愉快。力坚没赶上讨论打太白民团的事，觉得不解："怎么？你们真信老狐狸的话，听他'招抚'？"志丹摸摸刚长起来的胡子茬，笑道："招抚？老家伙别做梦了，看谁招抚谁！咱们来他个将计就计。"回过头又对宜如说："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派人去催明山！"

回永宁山的路上，志丹就派葛明山去苍沟取当初藏下的军衣，估计队伍搞起来会有用处。宜如马上派罗武去接。走到半路，就遇见明山赶着驮子回来了。两人脚不沾地，连夜赶上山，宜如查点了物品，军服、军旗、臂章、符号、官防一应俱全。马上分发下去。

志丹集合起来四五十个人，宜如从永宁山民团抽了一些枪、马，公安局卢局长又跟志丹、宜如、罗武是朋友，写个条子，也送了一些枪、马。连原先留下来的枪、马，一共弄到长短枪二十几支，战马二十来匹。队伍编好后，志丹派霍力

坚去太白镇，先稳住敌人。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二子，准备粮草，安排住处……

避免夜长梦多，晚上二更时分，志丹带着队伍，悄悄下山，天明以前，到达白沙川。白沙川离永宁山四十里，古来是个大镇，经过历代战乱，现在只住了几家穷人，周围森林繁密，前些年，有土匪盘踞，很少有人来往。后来土匪变成官兵，四外的路都被荒草棵子封住了。只得铺着荒草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刘志丹向全队动员说："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参加战斗，敌人比我们多十几倍，我们要加紧训练，做到以一当十。这次战斗胜利了，我们就是陕甘边界的第一支工农革命军！……"人们欢呼着，拥到村外，操练起来。练枪练马，然后又操练如何突然袭击、如何收枪支。

旧历九月二十八日拂晓，乘着云雾迷漫，队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向太白镇进发。人人穿着崭新的绿军衣，佩戴着臂章、符号。刘志丹骑着一匹枣红高头大马，走在前面。从白沙川到太白镇，要经过一百多里的梢山地带，这里古来有条大路，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森林，到处散发着霉味，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腐叶，马蹄子踩上去，好象掉入泥潭，战马不住打着响鼻。战士们弯着腰，勒紧缰绳，催马前进，下午进了太白镇。霍力坚迎上队伍，带到东南头一座烧坊住下。

太白镇有两条东西交岔的斜街，中间一条河，街上不少开店的。黄二子的民团只有一个连住在镇上。二连住在太

白镇河东的黄家砭，三连住在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刘志丹随着队伍走进烧坊，掌柜的跑来说："你还认识我不？"志丹惊奇地说："你不是蒜客？李先生？多年不见，头发都白了！"掌柜的叹口气说："住在太白镇，还能不白头？这几个酒缸都成了气缸了！"

掌柜的李绪增，五十多岁。以前也在保安开烧坊，因此志丹认识他。这人年轻的时候，爱和别人打拳头，人家送他个外号叫蒜客（大蒜头的意思）。这个人读过点书，仗义疏财，抱打不平，是绿林好汉一流人物。因为在保安得罪了豪绅，站不住脚，才逃到此地。一些闹革命的人，来往陕甘边境，路过太白镇，住他的烧坊，总是好酒好肉相待。志丹问："生意还好吧？"蒜客说："烧酒有人喝，就是没人出钱！"

正诉苦，外面有人叫："蒜客，来二两！"蒜客正说到气头上，便头也不回地答道："不卖！留着自己喝！"外边的人擂着柜台，叫道："我还钱来的，不白喝你的。"蒜客听这声音好熟，慌忙起身，把那人一把拉进屋里："小盛，快见志丹！"小盛挣脱手："我就是找他哩。"扑到志丹跟前，一把抱着。志丹说："我们好多年不见面了，听说你吃了不少苦。"

小盛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不过，也不是多说的时候，只是眼里含泪说："过去的事不能提。那年硬肚打散了，我跑过蒙古，下过关中，一直无法谋生。后来跑到南梁种地，揽工，还是熬不出眉眼。去年夏天，我上永宁山，没找着你，宜如就让我来这个民团当兵。这个民团，光坑害百姓，依着我，早不干了！"志丹说："咱们搞起队伍，事情就随心了。暂

时忍一忍！”小盛说：“只要跟上你，咱就干一辈子，死到临头都不散！”志丹想和小盛多拉一会话，又怕黄二子耳目众多，看出漏洞，问清情况，就从后院把他送走，小盛嘱咐说：“黄二子三个连不住在一块，趁早动手吧，吃掉一个是一个。”

连着两天，刘志丹、霍力坚忙着跟黄二子、王营副打交道。其余的人也分头活动，官对官、兵对兵交朋友。一边虚张声势，一边侦察对方的动静。

葛明山拿着粉笔满街号房子，说是大队随后就到。三十日晚上，在烧坊里开了干部会议，研究战斗部署。根据敌众我寡的情况，提出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因此决定，刘志丹和霍力坚把敌人的营长和副营长活捉过来，要他们下令交枪。如果活捉不成，就先打死这两个坏蛋。黄二子的第一连住镇上，由赵宝魁带几个人，跟他们联欢，瞅准机会下枪。蒜客准备酒菜，小盛要跟着连长，叫他“赴宴”。罗炎带两个人，到镇南桥头上，警戒河东黄家砭的敌人。大护兵路大昌放信号，明山装个传令兵通消息。只听枪响，一齐动作。

第二天清早，赵宝魁给黄营一连长下了请帖，蒜客备好酒菜，战士们都找黄营战士下棋，玩花花牌。天快晌午，刘志丹、霍力坚打点停当，去看王营副。大护兵、传令兵后边紧跟。来到一个高门大院，王营副迎出门外，志丹说：“今天白天战士们联欢，晚上请你们二位营长到我营部喝酒。”王营副连忙让坐，说：“你们是客，我们是主，照例该给刘营长接风，哪能先打扰你们！”志丹说：“都是自己人，不必客

气，以后还得麻烦你们。”力坚也说：“他们明天要来一二百人，还需要点给养草料，怎么安排，也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你陪着上一趟寨子吧？”王营副想了一下说：“刘营长不必劳驾，我把黄营长请来，这里方便些！”当下写个纸条，着人请黄二子，王营副见天色还早，吩咐护兵摆大烟盘子，志丹辞谢了，王营副又叫打酒，志丹朝明山丢个眼色，明山连忙退出。

明山出门，见大昌叼根烟卷，跟王营副的护兵“小兔子”东拉西扯。明山打个招呼，又到烧坊。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赵宝魁提着酒壶，里外劝酒。明山说：“喃！这里真热闹！谁敬我两盅？”赵宝魁上来揪住耳朵，笑道：“有种张开嘴！”把着酒壶往嘴里倒，明山假装呛住嗓子，一溜烟跑了，引得座上哈哈大笑。

明山回来不见“小兔子”，大昌一个蹲在门口，明山嘴巴往上一翘，那意思是问，“黄二子来了吗？”“来了。”大昌嘴往烧坊那边一扭，明山点点头，意思是都准备好了，大昌一手拉明山，溜到窗户跟前，向里指两指。明山细听是黄二子的护兵跟“小兔子”在里边叽叽咕咕说话：“刘志丹又来了人。”“营长说，来齐了才好收拾他！”“你可要小心，这些细腿子贼精！”外边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暗骂道：“好狠！”再去细听，下边声音小了，明山往前挪，身子一歪，头撞着窗子。“小兔子”惊问：“谁？”大昌趁势把窗格子摇了几下：“小兔子，你俩瞎鼓捣啥？王营副叫你备马，快出来！”小兔子应道：“就来，就来！”慌慌张张往外跑，大昌眼看时间已到，就得动手，说：

“你等一等，我问个话。”“小兔子”说：“等我备好马就来。”慌忙紧跑。大昌一把没揪住，扳开大机头，当当两枪。黄二子的护兵急往外跑，大昌一返身，拦腰抱住。明山提着手枪，一头撞进窑洞，高声叫道：“黄营长，你的兵变了！”王营副正在守着烟盘子，给黄二子烧烟泡，听说兵变，推开盘子去拔枪，被志丹一枪撂倒。黄二子歪在坑上，挣扎着往起爬，霍力坚一枪，把他脑袋打开了花。几个人摘下敌人的枪，一路往外打。

烧坊那边，划拳呼叫，笑闹喧天。枪声一响，赵宝魁酒壶一丢，变了脸，拔出手枪喝声：“交枪！”各桌上陪席的人，也都拔枪要打。阎小盛一步跃到桌子上，举起枪，大声说：“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咱们一家子，咱们是受苦人，谁家没父母姐妹，干民团坑害百姓不是咱穷人的出路，跟刘志丹走吧！”

当场有二十多人交了枪，敌人连长一惊怕，酒也醒了，刚喊声“打！”蒜客从柜台上顺手抄起个青花酒坛子，从后边劈头砸下去。只听哗啦一声，坛子摔得粉碎，酒流了满地。匪兵有的钻了桌底，有的钻了草堆，逃出门的，又被大昌、明山几枪打了回来。

住在黄家砭的敌人，听见枪响，不知怎么回事，二连长带了十几个人，跑来探根底。刚要过河，罗炎顶头打了两枪，敌人扭头就跑，罗炎抱着枪，坐在桥墩上，也不去追。二连长越发起疑，勒转马头，又往回走。恰好赵宝魁带着十多个人赶到，猛追上去，夺了两匹马、三条枪。二连长跌下马，

闪了腿，两个护兵搀着逃上了山。

战斗干净利落，太阳当顶，就结束了。就在烧坊门口，展开一面红旗。志丹命令把缴获的粮食、衣物都分给穷苦百姓，把黄二子抢来的三十多头毛驴，也都归还原主，镇子上，除了害，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成群的人带着笤帚、铁锨，来给蒜客清理屋子。

队伍要出发，老百姓拉住马缰不松手，一直送出一里多路。志丹跳下马，向众人说："别送了，乡亲们！我们的军队走到哪里，都跟穷人一条心，替穷人出气！我们还会来的！"蒜客也帮助苦劝："回去吧回去吧！是军队就得开差。"

队伍向林锦庙急进。走到枣刺砭，碰上两个兵，在道旁遛马。志丹命令葛明山："缴他的枪！"葛明山飞马过去，拿枪一指："把枪放下，交个朋友！"两个兵看到后边来了大队人马，只得交枪。明山问："是谁的人？"答道："我们是黄营第三连，我俩是连长的随从兵。"明山喜得咧咧嘴，忙问："你们连长可是马建有？在哪里？"随从兵点点头，又指一指旁边的院子："在里边逛破鞋！"明山不管高低，奔进去，在烟灯旁边拖出了马建有，吩咐随从兵说："你们帮个忙，把他捆在马上！"马建有糊里糊涂，乖乖就绑。当晚赶到林锦庙，马建有命令部下，交出全部枪支和马匹，志丹对他说："我们最讲理，只要你以后不和我们作对，不欺压百姓，我们决不为难你。"给了几块钱，当场释放。

清查战果，前后缴获长短枪六七十支，骡马几十匹。人人一马一枪，精神抖擞。都说："有了枪，就熬出了头。"明山

喜得大嘴合不拢，走一路，唱一路。有十几个俘虏不愿离开，也参加了队伍。

夜里回到白沙川，开了联欢会。志丹叫来小盛交代说："我给你几条枪，几个人，你去合水、庆阳、宁县三县交界的地方，再搞一支队伍！"小盛说："我以为自己有了枪，有了队伍，再不会离开你了，想不到还是要我走！"志丹笑说："咱们需要快发展，你那里人熟地熟，好活动，过去你弄过枪，心眼儿也灵动，你能再搞支队伍，咱们两下汇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你想想看！"小盛高兴地说："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就干个样子看，我明早就走，不搞成队伍不来见你。"

第二天小盛一走，队伍也上了路。刚出梢林，马罗武、王兆平也带着十多个人，扛着枪，迎面赶了来。志丹一问，才知道他们从张廷芝营也拉出一部分人，跑到永宁山，听说要打太白民团，急急赶来接应。志丹说："有话慢慢说吧，先开回永宁山！"又问兆平伤好了没有，兆平只是笑。

两下合兵一处，沿路没有停留，队伍打着红旗，吹着号，开回永宁山。宜如跑到山下迎接，远见红旗引路，后面是大队人马，不禁心里一热，两眼滚出泪珠，紧紧抱着志丹的膀子，连声说："我们真搞起来了。"

第十九章　风雪子午岭

井岳秀有个老习惯，清早守着大烟灯，抽到半晌午，长起精神，才问问公事。自从刘志丹打了太白民团，他就不那么自在了。睁开眼头件事，就是叫参谋，问南路的情况。那些消息，也真叫他心惊。一个说，保安东岭上出现了革命军；又一个说，革命军到了南边瓦子川大梢林；安塞县报告，革命军打了真武洞；靖边县又报告，革命军打了镰刀湾民团；穷苦人都跟上革命军走了。打土豪，分牛羊，抗粮、抗款、抗税，到处组织农民会、贫农团、妇女会。南路几县都风传着："红了，红了！"井岳秀坐卧不安，下道命令：着驻延安的旅长高双城带兵"讨匪"，限期三个月，不肃清"革命军"，就要撤职。高双城着了忙，如今天寒地冻，不要说打仗，光走路也得扒层皮。队伍出去几天，四望茫茫川道，遍野飞雪，哪里去找革命军的踪迹？

革命军就在深山密林里。打罢太白镇，回永宁山只住了一夜，刘志丹就把队伍带到保安、安塞的交界处，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东西，队伍扩大了，就撤到永宁山南边的瓦子川，在石峁弯安下指挥部，竖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帜，摆出阵势，要在这里扎根。队伍撒出去几条川，康家沟、

蔡家砭、刘家老庄、定边集、旦八寨子附近，都有人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些地方老百姓被欺压怕了，见了兵就逃跑。开始刚到，战士们吃完饭，把钱放在锅里，还写个条子："我们是人民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然后又满处贴上标语："推翻旧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穷人要翻身！""打倒土豪劣绅！"

不管认字的，不认字的，都偷偷跑去看。那些留下看家的老年人，见军队不打不骂，不抢东西，说话和气，进老百姓屋子，先在门外打招呼，就认定"这是好人中的好人"。不等动员，就跑到梢林里找家里人。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跑反的都回来了。开了会，拉了话，打了土豪，又分牛羊牲畜。群众再不害怕，还拉着战士，要拈香"拜把子"，一生一世做弟兄，这是这里的风俗习惯；照他们的想法，拜了把子，才是最亲的人。有的叫他们"革命军"，有的叫他们"游击队"，有的叫"红军"，有的就叫"刘志丹的队伍"。说来说去一句话，都是一家人。贫农团，雇农工会，各种群众组织，都成立起来了。一些受苦人，懂了道理，又要求参加共产党。年轻小伙子三三两两，结伴来参军。打罢真武洞、镰刀湾回来，缴枪多了，群众又撵来要学打枪。刘志丹觉得，连打了几个胜仗，收了二三百农民战士，也该整顿整顿，训练训练了。就趁这个机会，把队伍集中到石峁弯大练兵。打靶，上操，又讲军事，讲政治，那些爱唱的，就随口编起《信天游》来：

李闯王造反黄河边，
刘志丹练兵石峁弯。
要把那世事颠倒颠，
受苦人跟上刘志丹。

石峁弯是深山密林地带，外边人很少进来。那天清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战士们还是一个劲儿冒雪操练。刘志丹从旁指点了一阵，就去村东头，打算看看从商贩队回来的杨小箴。这杨小箴，是个年轻小伙子，原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调到永宁山民团当兵，做士兵的工作，楼子沟会议后，志丹派他去黄河边联络商贩队。因为商贩队有个首领名叫杨剑，是他叔叔，有这个关系，说话方便些。那杨剑本是农民出身，家住延川县，是个好劳动力，百姓称他"劳动状元"。那个社会，好劳动也吃不饱饭。他忍受不了地主和官府的压迫，才联络商贩，买了些枪，组织起一支商贩军，专门保护黄河沿岸商贩走私，反抗官府收税。前两年，特委就派人去做过工作。杨剑受了革命的影响，愿跟共产党联合。最近听说这边搞起了队伍，便想来会合，所以又派杨小箴回来接头。志丹跟杨小箴谈了话，问清情况，也同意商贩队开到保安来。见杨小箴远路辛苦，就嘱咐他好好休息。

志丹回来，一路上见战士们抱着松柏枝子，忙着装点门面。进窑里看看，战士们把炕烧得热腾腾的。有拉有唱，有说有笑。兆平研了一碗墨，炕上摊着纸，正替老百姓写对

联。一问才知道要过旧历年。这几天，志丹忙着练兵，把过年的事情也忘了。心想，许多人头回离家，一定把年节看得很重，应该叫大家过得快快活活。回来叫供给主任："罗武同志，你去买些猪肉，给大家会餐。"罗武正拿个铅笔，趴在桌上计算，见志丹嘱咐，忙说："不用你操心，吃的喝的都齐全，好几天以前，百姓们就送来了！"志丹问："付钱没有？"罗武说："我正为难哩！送一回，退一回，没有人要。"正说着，参谋葛明山在外面嚷着："老马，快来卸驮子，又送吃的来了！"罗武出门看，窑前赶来七八条毛驴，都驮着东西，猪肉粉条，油炸糕，油酥散子，黄米馍馍，还有两罐子黄米甜酒。明山咧着大嘴笑说："这个年可过美了！"罗武迎上去，跟老乡打了招呼，志丹悄声说："东西要照价收买，人要留下过年。"

罗武忙着找人卸驮子，政治部主任霍力坚又来找志丹商量军民联欢的事。力坚说："各村都捎了话，请咱们去过年，这个村十来家人，家家也要请吃饭。简直应付不了。我想，等人来请，不如咱们主动些，把各村代表请来联欢。"志丹说："对！这也是个政治工作，你安排一下，最好也派几个人到各村当客人，还带点礼物。"力坚说："这事好办，打真武洞弄到的布匹，还存了不少。山里缺布，一家送几尺。"志丹说："好吧，人来齐了，你出面讲讲话，苍沟马大爷来请过几回了，入乡随乡，今天又是他孙子满月，我得去看看他！"

马大爷本名马海旺，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说起这哥老会，原是一种无业游民的封建行帮组织，在下层社会很有

势力。梢山地区，文化落后，又加官府压迫，人们有难无处求助，不少劳苦农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想求个互相帮助。这地方的哥老会，大都是劳动人民，有钱人极少。哥老会也确实神通广大，官府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到，官府探不到的消息，它能探到，官府到不了的地方，它也能到。讲起义气，颇似梁山好汉。这些人被革命利用了，能做好事，被反革命利用了，也很能做坏事。刘志丹早看到这一着，这个阵地我们不占领，反革命就要占领。在山区活动，不把哥老会争取过来，就难站住脚。根据不同的政治态度，对哥老会的头面人物，志丹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敌视革命的，坚决打击；徘徊观望的，努力争取；倾向革命的，加强团结。目的就是要跟敌人争夺群众。这个马大爷，当地人都说他正直，是个好老头子，周围百十里，哥老会的人都听他的。马大爷又爱给人帮忙出气，远近都有威望。当初在永宁山竞选总团总，志丹找他谈过话，在绅士里活动，他也出过力。队伍进了梢山，他又帮着探信儿，买东西。如今到了年下，再忙也得看看他。

志丹拉了匹马，正要上路，背后钻出个人，死抓住缰绳不放。志丹回头看，是定边集的赵羔子。小伙子是个揽工汉，二十来岁，性子急，走路快，办事快，力气大。军队一来，事事领头干。指挥部的人都认得他。志丹见他急头急脑，就开玩笑说："到底你的腿快，没请就来了。"赵羔子紧紧拉住缰绳说："跟我走！"志丹笑说："你要拉票子？我去苍沟，你跟我去吧！"赵羔子说："我们酒摆好了，菜也摆好了，就等

你一个人，不去不行。”明山出来看见，一把拉过赵羔子说：“我正要找你过年，快到指挥部来！”志丹脱开手，骑上马跑了。回头对羔子说：“等我回来，咱们喝一杯再走！”羔子急得跺脚，揪住明山说：“你赔我人！”明山只得说好话。

一时窑里窑外，端锅的，拿碗的，提壶的，送盘的，忙碌起来。猪肉味，羊肉香，窜了一道庄。划拳的，喝酒的，说笑声，喊叫声，震翻山沟。热闹间，东头的王嫂子，西头的黄嫂子，送来两盆饺子，又把霍力坚、马罗武拉走了。葛明山正拉着赵羔子灌酒，哨兵跑来报告说，永宁山来人找老刘。明山丢下酒壶，出村一看，原来是李宜如，拉着马上来了。明山笑说：“你倒不错，还能赶来吃年饭。”

宜如不慌不忙，跟着明山进了村，从马上卸下捎裢，进了窑洞。宜如问：“老刘呢？”明山说：“去苍沟了。咱们先喝两盅！”宜如说：“快打发人找他，有急信！”明山不敢怠慢，牵出匹马，直奔苍沟。赵羔子见来了生客，抽身要走，宜如拉住羔子，笑说：“我把主人赶跑了，我陪你喝两盅！”

石峁弯离苍沟十几里路，骑着马一阵就到。马大爷正在窑前张望，远远看见志丹来了，忙迎上去，接了缰绳，又让志丹进屋，拿炕笤帚扫雪。志丹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也备了一点礼物，向马大爷道了喜，拿出一双虎头鞋，一顶兔皮铃铛帽。马大爷连声道谢说：“我可不是为做满月请你来的。有大喜事！”说着拿出一条新马拐枪：“你看看，这是咱们新造的物件。”

革命军的“兵工厂”就设在马大爷家里，只有两三个工

人，平日修理修理枪械，现在竟能造枪了。志丹把枪拿在手里，看了好久，称赞说："咱们也能造枪了，不简单！马大哥，这都是你的功劳！"马大爷说："一家人不说外气话，大家的事大家办。你为的谁？一个心都是百姓。说实话，这辈子不遇上你，我这份力气也没处使。如今有处使了，还不都拿出来！"说完，放声大笑。给志丹点上烟袋锅，吩咐家里人端出酒菜。马大爷知道志丹忙，出来一趟不容易，特为志丹做了"八大碗"等着。

正一边吃一边说笑，明山骑马跑来说声："宜如找你，快回！"扭头就打着马跑了。志丹忙起身告辞。马大爷猜出有要紧事，也不挽留。志丹嘱咐说："马大哥，这儿的事都交给你了。"马大爷一口应承说："你放心吧！我已托人上榆林买机器，等运回来了，我再去请你。"

志丹路过定边集，正赶上赵羔子回家，硬拉进屋喝了两杯才罢休。回到指挥部，酒席还没散，划拳、说笑，喊成一片声。志丹笑说："真象过除夕！"过去跟各村代表握了手，敬杯酒，回到自己窑洞，宜如焦急地说："你可回来了，有急信！"忙打开捎褡，取出一包文件，一封信递给志丹。志丹拆开看，信是延安区委来的。上面说，高双城正在调集兵力，要来"围剿"，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叫快作准备。志丹看完信，问宜如："高双城队伍到了哪里？"宜如说："我出来时，听说到了县川！还有，阎小盛昨天来了信，他在太白川张家砭消灭了合水民团，队伍已发展到一百来人，四十条枪，前些时，又消灭了古城川民团，想来会合。我看情况有变化，

把人打发回去了。”

志丹问：“你怎么打算？”宜如说：“永宁山这块阵地还得守，我留下来坚持，万一情况再变，把永宁山民团也拉出来。你看怎样？”志丹思索了好久，才说：“永宁山已完成了历史任务，民团也该拉出来了。如果能早些撤出，都到合水集合，我们接你。”

当下开了党委会，作出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集中兵力，突破“围剿”。志丹命令兆平：“马上带一小队人出发，去和阎小盛联系。”兆平刚吃罢饭，被一群老乡扯着，正说《三国》，得到命令，跳下炕就走，老乡们才散了。

志丹打发人送走宜如，又给几个干部派了任务，抽一个人到山西去买弹药，同时给特委送个信，明山去苍沟，设个后方留守处，今后各方面一切联系，都通过留守处。写了封信，托马大爷照看。明山答应着，一阵风走了。

大年夜里，本来打算和老乡们通宵联欢，不料发生敌情，只好通知战士们，早点睡觉。老乡们见战士们不玩了，兴趣大减，都回了家。后半夜，雪下大了，队伍怕惊动老乡们，悄悄集合。谁知老乡们都贴窗看着，呼啦来了一大群，拦住马头不叫走。志丹好说歹说，再三下保证，以后还回来，才得出发。老乡们心里过意不去，把猪肉白面，一应过年物品，都打上驮子，赶上毛驴，一路送上走。送了一天路，志丹苦苦劝说，才返回去。

部队行军一天一夜，雪仍不止。积雪渐深，脚步愈沉。

上山打滑，下山出溜，一个拉着一个的衣角，挣扎前进。天快亮，休息一下，又冒着雪走，夜里过了子午岭，到平正川，人困马乏。侦察报告，东边敌人追来了。志丹马上传令："走路的骑马，骑马的走路，连夜急行军，通过葫芦河。"自己随把马交给步行的同志，大踏步走在前边。人们屏着气，紧紧跟上。又走一天，到太白镇西边，要翻过桥山中段，走到山脚下，马乏了，打死也不肯走。人们只得下来，在前边拉着缰绳。鸡叫二遍，爬上山顶，总算甩脱了敌人，队伍停下休息。

桥山上，雪急风猛。战士们找到避风处，打柴烧火，围起来抱着枪，背靠背，坐在地上睡着了。冷风吹，大雪飘，雪片在睫毛上结成冰珠，在嘴唇上化成雪水。渐渐，人也埋在雪花里，透过山风，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刘志丹睡得正甜，突然冻醒了。猛地睁开眼坐起来，一片雪光，天亮了。摸摸脸上身上全是雪，怀里裹进去个雪疙瘩，化成水。他站起来使劲抖了抖，立时感到彻骨的寒冷，上下牙得得打架。四下一望，天连地，地连天，银光耀眼，不禁叫道："好雪！"又见前边后边，左边右边，人们横躺竖卧，身上都盖了一层，象些雪丘。志丹怕冻坏了同志们，忙招呼大家起来。

马全低着头啃干草，冻得打响鼻。志丹绕过一个个雪丘，心头滚热。铺雪盖雪，还睡得这么安然！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纯钢铸成的人，风雪冻不透他们的心，冷不透他们的理想。理想永远是火热的，可以融化冰雪，可以充饥御寒。志丹见眼前睡个大个子，就圪蹴下来，轻轻推了一下：

“罗炎！”罗炎抓了一把脸上的雪，完全清醒过来，问道：“行动吗？”志丹摇摇头，替他扑打着雪，一边问：“冷坏了吧？”罗炎说：“够受！”志丹说：“快叫大家起来，睡久了会冻病的。”罗炎点点头，推推旁边的人：“值日班长，快吹哨子！”又大声叫着：“哦！起床了！”好多人翻身坐起来。有人抓一把脸上的雪说：“这一觉睡得真痛快！”顺手捏个雪疙瘩，朝睡着的人抛去，一时雪球满天飞，战士们叫闹着，打起雪仗。

哨子一响，马上站队集合。雪丘变成了雪窝。空中又落下雪片，把雪窝填满。身上抖落一层，又堆满一层。战士们成了雪人，都挂着枪，拉着马，踏雪前进。正月初三，来到了古城川。

古城川有个堡子，当地人称作“古城”，堡子内没有人家，东西两边，各有个村子，叫古城村。队伍就住在东村。刚安顿下，兆平回来报告：阎小盛带着队伍开到了西村。志丹说：“这么快？”戴上帽子跑了出去。走到半路，阎小盛也带着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从雪地里跑来了。志丹见小盛换上老羊皮袄，就说：“怎么又是老打扮？”小盛说：“我讨厌民团那身狗皮，还是老羊皮袄好，冬天正穿，夏天翻穿，热不着，冷不着。”志丹又问：“队伍安顿好了吗？”小盛说：“这是熟地方，各人进村住各人的，还安顿啥？”志丹说：“那好，咱们进村说话。”扭头看见小盛旁边站着个年轻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小盛介绍说：“这是姜海银。”志丹忙去握手说：“我好象听过这名字。”小盛笑说：“你们也算老乡。他父亲是姜老大，你记得吧？那年在吴旗镇庙会上，被张家逼死的！”姜

海银说："张家不逼到这一步，我哪能到处揽工闹事哩！"又问道："高双城出来多少人？子午岭西北有敌人，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志丹暗想："这年轻人倒懂事不少！"

大家拥着志丹，说说笑笑，踏着雪走。回到窑洞，小盛才得空报告队伍发展的情况："这支队伍，成分比较复杂，里面有不少横山饥民，是我在边沿区组织的，海银带来的几十个人，大半是揽工汉。还有一部分人，从前跟过宝魁，也都跑了来。其余的，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刚组织起两三个月，还没有受过什么革命教育。"志丹听罢说："成分复杂不怕，问题是要教育。愿意来革命，总是好事情。况且成分也不算坏，基本上是劳动人民，被压迫阶级。"

当晚，在东村召开干部会，会罢餐，又研究编制、配备干部。刘志丹是总指挥，霍力坚是党委书记，把队伍编成四个大队，一大队长赵宝魁，二大队长阎小盛，三大队长姜海银，四大队长由力坚兼着。兆平、罗炎都分在各队。兆平当副大队长，罗炎当班长。这几个大队长，就数海银年轻，才十九岁。志丹跟他谈了很久，才知道，他已经拉了两年队伍，是个"老资格"。

第二天一早，宣布编制，志丹向全军讲了话。休整了两天，队伍出发，南下甘肃宁县，一边打土豪，一边打土匪民团。这一带也是山区，沟上有塬，塬上有山，人家不多，给养、弹药补充都很困难。先消灭了一股土匪，打了一家大土豪，然后去袭击早舍镇。开到张皮塬，刚吃过早饭，忽然哨兵跑来报告："发现敌人。"

志丹和一大队住在前村，侦察员也来报告：是陈珪璋手下谢牛一个旅，从宁县来袭击。陈珪璋的队伍从前就跟赵宝魁打过仗，还几次托人说合，要收编，都被拒绝。这一阵听说队伍闹大了，更是眼红。谢牛手下人多是亡命之徒，打仗又刁又狠。敌人说来就来，战斗已不可避免，志丹对力坚说："快作准备！"又命令一大队正面抗击，派大护兵路大昌去调二大队上来，三、四大队向东撤退。赵宝魁一听打仗，全身精神抖擞，提着盒子枪，带着人，飞奔出村。到了塬畔，敌人一个连已到脚下，宝魁喊声"打！"战士们如猛虎扑食，齐扑上去，敌人见来势猛烈，扭头就跑。宝魁紧追，敌人大队拥上来，正好阎小盛带着二大队，从侧面又一个猛扑，敌人顶不住，扭头又跑，就象一群黑老鸦，天晓找不着宿处，满天乱飞。小盛追了一程，拣的有枪，也有毛皮帽子。

忽然，敌人的骑兵插到背后，把三、四大队截断了。大行李、骡驮子、粮食驮子冲得四散，人挤人，马踏马，整个塬上，只见敌人的马群往来冲杀，赵宝魁急红了眼，见马就砍，见人就杀。一匹白马闪电似的迎面奔来，赵宝魁把刀一横，削掉半个马嘴，那马带着刀，四脚腾空，马上的人跌下来，头倒插在雪地里。宝魁回过头，又去找大队。

四处枪声零乱，左一堆，右一堆，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雪地上，东倒一匹死马，西倒一具死尸。遍地撒的粮食，骡驮架子，破布片，烂麻袋。

志丹这边，也被敌人骑兵割成几股。志丹身边只跟着力坚和一个警卫班。他们且战且走，敌人越来越密，看看四

面合拢，阎小盛提着短枪，领着十来个人，一路冲杀过来。两股人胶合起来，再打不散，来了个反冲锋，敌人退了半里。志丹命令："撤退！"志丹在前，小盛在后，敌人的步兵又攻上来。兆平和罗炎也提着枪赶到，两人拦住敌人就打，掩护志丹他们撤退。志丹他们走远了，兆平、罗炎的子弹也打光了，只好用大刀矛子杀开条路冲出来，去找志丹。志丹跑到一个山嘴子上，了望着远方，又命令："插起红旗，集合队伍！"宝魁看见红旗，跑到这边山上，累得脸色焦黄，赤着两脚，被冰碴子扎得稀烂。一停下来，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啃雪。

一场遭遇战，打到天黑，还没有结束。在山头上集合起二百来人，力坚、宝魁、兆平、小盛、海银、罗炎都在眼前，独独罗武不知下落。队伍打散大半，战士们情绪波动，志丹走过来，沉静地说："同志们！咱们打了败仗！五百多人只剩下二百来人，这是因为咱们才到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吃了遭遇战的亏。不过，用不着垂头丧气，咱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要为穷人打天下，战士们都是有志气的，打散了还会回来，胜利总是咱们的！可是敌人就不同了。敌人是死一个少一个。打跑一个，就不再回去。他们的兵是雇来的，拉来的，真心卖命的没有几个。有个三长两短，就各打各的主意。同志们！要把眼光放远，一两个战斗打败了，算不得什么……"战士们又累又饿，本来都在雪地上，东倒西歪，听见志丹讲话，都站起来，整整衣服，挺起胸膛。

志丹整顿了队伍，连夜撤到麻子掌。老百姓听见枪响，

逃走一空，黑灯瞎火，吃没吃的，喝没喝的。队伍在村里正进退不得，马罗武赶着几匹骡子，从另一条路跟来。骡子上还有些粮食，炊事员跑丢了，也没法做饭。志丹叫队伍找些烂窑暂时歇着；又叫路大昌跟罗武去找水，黑更半夜，找不到井，就化些雪水，下了米，煮得半生不熟，无碗无筷，用帽子兜着，一把把抓着，胡乱吃了。天明，敌人又来围攻。后边高双城的队伍也赶到了。革命军处境不利，人无粮，马无草，枪无弹，志丹决定迅速摆脱敌人，指挥队伍钻进了芦保梁大森林。

第二十章　联络罗礼臣

芦保梁是桥山山脉的大森林，古来也是通边疆的大道，村庄稠密，如今改朝换代，千百年过去，只遗留着些破烂窑洞。周围几百里内，几乎断了人烟。一眼望去，森林里枝桠交错，葛藤盘纠，阴阴森森。一入夜间，狼嚎虎啸，枭鸟乱飞。指挥部安在一座古窑里。

没有一盘炕，没有一把干草。志丹、力坚、罗武三个人，夜里没法睡觉，只得背靠背坐在冷冰冰的地上。罗武冻得发抖，站起来说："再不能坐啦，裤子都潮透了！"志丹也站起来，听听外面，风声怒吼，树枝劈劈喇喇乱响。几个人跑到窑后，拖来些干树枝，生了火。窑里又是烟，又是蒸气，烤得暖和起来，把火炭拨到一边，坐在火烧过的地方。不料天亮，志丹浑身起了疙瘩，又疼又痒，满把乱抓，罗武发愁地说："这都是睡出来的病，得想个办法！"

当天，换了一座古窑，那里有两个一丈多长的石槽子，罗武把树枝放在石槽里烧过，等烧热了，拨出树枝睡在石槽里，两个人腿弯套腿弯睡下去。志丹笑说："这倒舒服，就是烫些！"到后半夜，石槽又凉了，大家只得坐起来，抱着膝头，志丹说："咱们林中夜谈吧！"

革命军摆脱了敌人，总算得到喘息的机会。志丹连日观察，感到这里不是长驻之地。兵员得不到补充，作战得不到掩护，伤员得不到照料，打听个消息也很困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区，纵使敌人不来，没有群众，部队也无法生存。无论如何，得先改变这个局面。志丹召开党员干部会，把这些难题和他的想法，都摊给大家，叫共同出主意。会上决定，派赵宝魁去收集失散的队伍；霍力坚到西安去请示省委，因为这里离陕北太远，离西安较近；马罗武去苏雨生部搞些药品和子弹。因为前不久，志丹听说，冯玉祥失败后，杨虎城进潼关，占据了陕西。苏雨生收拾残部，想投靠杨虎城，现住在邠县。这个关系过去并没有撕破脸，现在不妨利用一下。

领受了任务的人都走了，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三天两日，哪能回来？过了十来天，不见消息，粮食也吃完了，志丹又焦急起来，带了两个人，跑出去观察地形。忽然在林子边上发现个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这是森林周围独一无二的村子。志丹回来让兆平牵了一匹骡子，去换粮食，老百姓听说是保护穷人的军队，拿骡子“换粮”，就送来些馍馍和白面，把骡子又还了回来。馍馍当时就能吃，白面可就犯了难。既无锅，又无灶，只得利用古人留下的破瓮底，化些雪水和了，在石头上烤饼子。大家整天守着火堆做饭，到头才分一小块。过几天，粮食又光了，待要再筹，村子又小，老百姓负担不起。这该怎办呢？

战士们守着古窑洞，烧起柴火，拿粗磁碗轮流煮开水哄

肚子。志丹坐在火堆边，拿根棍拨拨灰里烧的黑豆。这是仅有的粮食。看见烧熟了，又叫送给伤员，自己也只喝口开水。海银叫给他留下几颗，他摇摇头，摆摆手。千头万绪尽在不言中，只顾低头沉思。火苗烧着了木棍，灼痛了手，才一惊，抬起头，盯着海银看了一阵子，忽然问道："你跟罗礼臣熟不熟？"海银回答说："是小石崖那个罗礼臣？熟得很。当初我在那一带闹队伍，还亏得他帮忙。"海银也不转眼地看着志丹，也可以说，从见面那天起，只要有机会，他就没停止过观察，他发现，志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在凝视着什么。志丹沉默一会儿又问："你还敢不敢找他？"海银说："怎么不敢？只看咱们需不需要。"志丹说："很需要。我们不能困死在这里，得赶快打出去。现在四面是敌人，行动很困难，听说罗礼臣有个小地盘，如果能争取他不反对我们，再利用他的地方休整一下，咱们就有办法。"

罗礼臣是小石崖民团团总，贫农出身，也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年轻时候，受不了豪绅的压迫，跑出来搞了些枪，在山中独霸一方。他占那个地方，又是陕甘交界上的一个口子，地势险要，官兵难得进来，国民党怕他造反，才给个团总名义安定他。志丹认为，罗礼臣有合作的条件，一来，罗礼臣是个外乡人，当地豪绅也排挤他；二来，革命军目前还没有损害他的利益。如果打开罗礼臣这一关，以后摸民团的底子，就有了门路。我们可以耳快眼明，争取主动。论地势说，能打通这个口子，以后在山区活动，也有很大的方便。海银胸有大志，要干大事，志丹说一他不二，当下收拾武器，

备足子弹，骑上白马，穿林越岭走了。

过了两天，连牲口料都吃光了，有人主张杀牲口。阎小盛紧一紧老羊皮袄，嚷道："谁这么瞎出主意？不信树林子里会饿死人。飞的走的，跑的跳的，哪一样吃不得？偏得杀马！你们等着，我请客！"兆平心眼儿灵活，也跟出去，当下去了十几个。一会儿，兆平跑回来嚷道："树林里有宝，快来挖！"一下子能动的都出了窑。原来森林里有成片的核桃树，这里没来过人，核桃落下没人管，年年积攒，都成了核桃堆。阎小盛挖出个核桃窖，自已先尝了尝，又拿去给志丹。志丹赶来一看，核桃个儿真不小，用手扒开雪，就是干树叶。再扒开树叶，到处都是核桃窖，核桃味道也还不坏。有了这，眼下不会饿肚子了。志丹笑着对小盛说："你真比土匪还精，饿死土匪，也饿不死你！"阎小盛笑着，只顾砸核桃。大家饿急了，都边拣边砸边吃，拣到天黑，又围着火堆烧核桃，越吃越香。小盛指手画脚起来："这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树林吃核桃！"

这一晚上，烂窑里特别热闹，说笑话的，唱小戏的，直到半夜才睡。志丹醒来，发觉窑洞里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志丹出去走了一圈，几个窑洞都有人提着裤子往外跑。一眼瞅见小盛，志丹问："你做啥去了？"小盛说："拉稀嘛！核桃油性大，又喝些雪水，肚子受不住。"志丹心里着急，队伍里没有医生，都病倒了咋办？扳指头计算："海银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见影子？"

从芦保梁到小石崖，只一百来里，姜海银当天就到。上了石崖窨子，见了罗礼臣，送上志丹的信。罗礼臣把信捏了半天，往桌上一放，对海银说："刘志丹这个人，倒常听说，只怕我没福气交这个朋友。"海银笑说："老哥是不放心吧？老刘不是口是心非的人，说跟你联合，就不会暗算你。他不找别人，怎么偏找上你？"罗礼臣说："你这娃很会说话，但不知是真是假？兴许刘志丹吃了败仗，日子过不下去了，想到我小石崖来拣些便宜？"海银说："你又错了，老刘哪会看中你这几条枪？他谋算的是国家大事！你想想看，当初老刘没有一人一枪，这些人为啥跟着他走？许多人放着大官不当，硬要跟他当兵，睡雪窝子，钻烂窑洞，吃没吃穿没穿，也不抱怨，这又为的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一心要为穷人打出个天下吗？这样的军队吃几回败仗算什么？我不怕老哥生气，你谁都可得罪，就别得罪共产党！别人的日子长不了，这共产党干事，可是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

海银以前跟罗礼臣关系密切，说话也不知忌讳。罗礼臣知道海银向来不把人放在眼里，如今对刘志丹百依百顺，自己平素对刘志丹的活动也时有所闻，心想：刘志丹不是个干大事的，不会这样得人心。可是，他也有些不快，当初是他见海银机灵，说一懂十，才给人给枪帮着拉起队伍的，不想小伙子硬要自己干，罗礼臣以为他不肯"屈居人下"，也没有相强，谁知他竟投了外人，来当说客。这未免太"忘恩负义"。

罗礼臣在石窑里迈着大步，走了一阵，思前想后，说道：

“这刘志丹闹共产，我也耳闻过。能结交他，也是高攀。都说他讲义气，够朋友，可他也打过太白民团！”

海银聚精会神观察罗礼臣，听他提起太白之事，忙说：“老哥先说说，黄二子该不该打？”罗礼臣摇摇头说：“那就难说了，哪个民团没作过恶？”海银说：“我和你是老朋友，会来害你？”罗礼臣冷笑说：“人心隔肚皮，你跟他干事，还有个不向着他的？”海银说：“你老哥还是个有眼光的，可惜不识人，连自己的弟兄也看不准！”罗礼臣说：“思来想去，这事麻搭，刘志丹心大、事大，麻搭也大！”话到此为止，两人都僵住了。

当晚罗礼臣留海银吃了饭，就住在窨子上，海银心里焦急，知道罗礼臣的脾气，话说到头，再不转弯，事情没办成，回去如何交代？正思量着，罗礼臣手下三个连长，来约他下窨子打牌。海银没有钱，牌打不成。说了阵闲话，一连长忽然凑到耳边说：“你在刘志丹跟前，说不说得上话？我们几个人拉上队伍跟你走吧！这小石崖也没大出息！……”海银说：“拆朋友的台，万万使不得！老刘讲联合，要取信天下，哪会干这样的事？”起身要走。一连长叫道：“银娃子若漏了风，咱们都活不成，快把他干掉！”三个人扑上来，架膀子，掐脖子。只听一声断喝：“你们做什么？真正丢死人！”罗礼臣怒气冲冲，站在门口，三个连长垂下手，不敢做声。海银以为罗礼臣指使这几个人来试探他，只是冷笑。半晌，罗礼臣对海银说：“海银，你也太不小心，明知道这几个人不是东西，还往一处凑。要有个长短，我罗礼臣还见不见人？”又

说："天不早了，又跑远路，上窨子睡觉吧！"海银走出去几十步，还听见罗礼臣在那里叫骂。

海银回到窨子上，哪睡得着？翻腾一夜，天亮又去见罗礼臣，说是出去了。心想十有八九，没有指望。队伍不能困死在老林子里，志丹一定等得焦急。事不宜迟，整整手枪，到下边村子，装着闲逛，把看到的，暗记在心。过午，罗礼臣回来，海银又去找，几个连长也在场。见了海银，都绷着脸。海银全不在意，径直问罗礼臣："你老哥也得给个话，愿意拉拉交情，你们就见个面，不愿意，也就算了。"

罗礼臣瞟了海银一眼又闭上，想了一会儿，才开了腔："你知道，我是爽快人，向来不弄玄虚，不和稀泥。既然你老弟来了，总得顾全面子。话说在前边，我信得过你，只要你能担保，刘志丹不把我当黄二子打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只要够朋友，我都愿意帮助，从前帮过陈珪璋，后来也帮过你。我可没有拆过朋友的台。"海银说："你老哥放心，刘志丹既派我来，就是知道你的根底。这里要是黄二子，他早来打了，何必还费口舌？虽然现在吃了败仗，打个民团，还不费力。打黄二子的时候，只四五十人，现在少说也有五六百。"

罗礼臣一听，又喜又怕，喜的是，刘志丹没有把他当坏人看。怕的是，这些人势力大，办法多，万一得罪了，自己就要吃亏。不管怎样，小小心心，交个朋友，最为稳当。罗礼臣说："只要你们不嫌委屈，把队伍开到这里住几天，吃的用的，由我准备。"海银见罗礼臣摊了底，也不再多说，只问：

"住哪里呢?"罗礼臣说:"上畛子。"海银出了窨子，跳上马，踢了两脚，头也不回地跑了。

海银刚走，几个连长就围上罗礼臣说:"银娃子是刘志丹的探子，为啥放他走了?"罗礼臣冷笑一声:"不懂事的娃娃，怕他做啥?你们听我调度，再不许轻举妄动。刘志丹不来便罢，他要来，只看我眼色行事。"瞥了连长们一眼，忽然上了气:"你们要顶海银一半，我要少操多少心!"

海银回到芦保梁，把会见罗礼臣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报告，末后说:"罗礼臣希望跟你当面谈，依我看，他还在摇摆。"志丹问:"他会捣鬼?"海银说:"那可保不定!搞不搞鬼，也由不了他。他那几个连长，太不是东西!我怕他小看咱们，没敢实说队伍人数。"志丹笑说:"你吓唬他了?"海银叹口气说:"这也是没办法。罗礼臣也怕咱们把他当黄二子打了。我侦察了地形，若是不行，也只得如此。"志丹说:"罗礼臣不是黄二子，打了罗礼臣，以后在山区就不好交朋友，这个口子也没人替咱们守了。估计罗礼臣未必肯和咱们结仇，如果他有阴谋，就不会那样试探。事情成不成，就看能不能消除他的疑虑。有个临时朋友总比孤立自己好，何况一切朋友都是有条件的。我看咱们还是去一趟小石崖，转变一下目前的处境。"

军队离开了森林，开往小石崖，派人先去通知罗礼臣。离小石崖还有三十里路，罗礼臣的一个副官来迎接。副官说:"罗团总请刘总指挥的队伍住上畛子村，那边房子都准

备好了！”海银说：“上畛子地方太小，我们人多，怕住不下。”志丹说：“听主人安排！”队伍开到上畛子。罗礼臣的团丁三五成群，垂着手站在路边，见这支队伍有的穿军衣，有的穿便服，有的背着长枪，有的挂着短枪，手里长七短八，大刀矛子，禁不住都暗笑。志丹走在前边，打着招呼。又见东边村子里，出来几个挑担子的团丁，后边还有几个牵羊赶猪的，都往上畛子来。进了村，又有几个团丁挑筐铲雪；志丹都看在眼里。

队伍安顿下来，团丁又送上酒菜饭食。副官一手提壶一手擎酒杯，笑着对志丹说：“给刘总指挥挡挡风寒！”志丹谢过了，立地饮了三杯。才说：“麻烦你们了，罗团总安排真周到，随后上去拜望他老哥，再当面道谢！”副官说：“罗团总今日感了些风寒，没有出来迎接。怕这里不够住，叫问声刘总指挥，愿意的话，可挪到冠家砭。”海银又要插嘴，想说后边还有人马，志丹忙说：“够住够住，我们的人都来齐了。”副官又问了一些琐碎事项，便上山回话。

副官一走，海银就皱着眉咕哝说：“这老家伙架子不小，今天连面也不照。”志丹说：“明知他害怕，为啥要吓唬他？”海银说：“今天送东西的，都是团丁，不知什么意思？”志丹说：“你把罗礼臣看得太简单。他今天不会打仗，论地形，那小石崖道路狭窄，利守不利出击，要是打起来，只几杆枪，就把他的路锁住了。再说，咱们人也不少，他未必敢轻举妄动。我看罗礼臣只是不放心，怕我们打他，所以不差老百姓挑东西，偏用团丁，一方面是来探虚实，一方面也是给我们

吃颗定心丸儿。表示他并没有准备打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小盛、兆平几个人都说:“宁防其有,不防其无。还是谨慎点好!”说着,罗礼臣着人送来帖子,邀请志丹上窨子见面。志丹接了帖子,回说:“请回复罗团总,明日上午准去拜会!”

来人一走,大家又议论起来,都说罗礼臣没安好心。不然,他怎么不下来呢?万一把人赚到山上扣住不放,可怎么办?海银说:“他那几个连长贼眉贼眼,贼心贼肚,暗地下手做出来,罗礼臣又有啥办法?”

志丹坐在炕头上,边听边使劲吸着旱烟叶子,从各方面考虑,他都认为能不能争取罗礼臣,决定于我们的态度。海银的顾虑并不是没有根据,但又想:罗礼臣这样的精明人,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部下。如果这样迟疑不决,就会引起疑心,再有坏人趁机挑拨,就更难办了。这样想着,便站起来说:“我们得从大局着眼,不明大势,就会做蠢事。这不光是争取罗礼臣一个人的问题,凡是可以利用的人,我们都要利用,凡是能联合的人,我们都要联合。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如果争取罗礼臣成功,我们就好争取更多的人来为革命服务。既然来了,他来我往都是一样。”海银说:“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清早,志丹着大护兵路大昌送去礼物,十条纸烟,两匹好马。随后带了海银,去会罗礼臣。小石崖是个半崖上的石洞,洞口垒着墙,里面流着水,存着粮。上下左右全没有

路，只有用人工在崖上挖了些脚踏的石磴。可以拉着绳子往上走。最下面一截，连石磴也没挖，上下得搭梯子。平时把梯子吊上去，用时才放下来。罗礼臣就住在石洞里，当地人叫"石窨子"。志丹正想："难怪罗礼臣称霸一方，住在这里，管你飞机大炮也不顶用。"

罗礼臣穿上"八大块"军服，已迎出石洞，一边行礼，一边哈哈笑道："你不怕？我还当你不敢来呢！"志丹见他生得高大魁梧，留两撇八字胡，四十多岁，黑脸膛透出一股老经世故的气概，便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自家弟兄，怕些什么？"说着也回了礼，罗礼臣慌忙拦住。志丹说："老哥，我们给你添麻烦来了。"罗礼臣说："自家兄弟，说啥麻烦。出门在外，离得开父母，可离不开朋友。"

果然，罗礼臣见志丹亲自上山，又把自己当作弟兄，心里坦然些了。当下献烟敬茶，说些仰慕的话。志丹坐了一会儿，便谈正事："老哥，我这回来，是向你道谢的。从去年十月，我们消灭了太白民团，接着连续行军作战。陕甘两省敌人跟踪追剿，又受了很大损失，五六百人，垮了一大半，困在森林，弹尽粮绝，弟兄生病。不是老哥慷慨，哪能到这里休整？……"

罗礼臣见志丹说了真情实话，心里更觉踏实。一边让茶让烟，一边打量志丹，穿件半旧的灰布面短皮大衣，短头发向后梳着，年纪虽轻，却生了满脸毛茸茸的胡子。可是听声气，倒不象打了败仗的样子，罗礼臣不禁肃然起敬，心想，这是个干得成大事的。志丹又谈起国家大事，革命形势，罗

礼臣连连点头说:“老兄说的不假!这国民党腐败无能,只会排斥异己,上边虎头蛇尾,下边营私舞弊;既不得民心,如何坐得长天下。共产党早晚得成气候。……”志丹说:“我们这支队伍,你也知道,跟别的队伍不同。只要不反对我们,都愿联合。素知老哥也受过不少气,这回咱们见面,也商量个长久之计!”

那海银微斜着眼,听两人说话,一扬脸,发觉窨子外边有几个人窃窃私语,来来去去。心里疑惑,想去看看,志丹一把拉住,按在椅子上,笑着说:“你这人,真没有坐性!”罗礼臣是个乖觉人,忙到窨子口喝问:“什么东西?鬼鬼祟祟!”志丹排解说:“都是自己兄弟,早不见晚见,老哥不用动气。进来进来!”几个连长无法,只得小心翼翼进来,志丹上去一一握手,说说笑笑,毫不在意。罗礼臣说:“都是自己弟兄,用不着多心,以后再要这样,必不饶你们!”连长们方才告退。

晌午,罗礼臣摆了酒宴请志丹,席间又谈了联合问题。罗礼臣答应,只要刘志丹的队伍不把他当敌人看,他要尽力供给一些弹药和粮食,枪支由他负责买,伤员也可以送到小石崖治疗。志丹心想: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慷慨的朋友,也就很可贵了。

志丹下了石崖,走出一二里路,只见兆平、罗炎领着几个人,都趴在村头土沟里,雪化了,人人身上糊满了泥巴。他们天不亮就埋伏下来,准备一有动静,就抢上窨子。志丹挥挥手,撤除了警戒。再走不远,小盛、大昌也领着几个人,从

沟里钻出来。志丹说："快休息去吧！"

队伍休息了几天，安置好伤员，补充了弹药，忽然听说中部县城开来国民党的正规军。小石崖也属中部县管，上下只有几十里路，敌人随时可到。志丹料想，罗礼臣必定心里恐慌，决定转移出去，减轻敌人对小石崖的压力。当下派海银去说明这个意思，罗礼臣见志丹这样顾全朋友，心里越发敬重。不等上来辞行，便随海银来到上畛子。志丹迎进屋里，边说："正要去拜辞，不想倒惊动了老哥。"罗礼臣说："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又问："还缺什么东西？子弹每人五排够用吗？"志丹道过谢，随说："这里住着伤兵，也得有人照顾，想留个人，老哥看怎么样？"罗礼臣说："好嘛！以后联系方便。"

这件事，志丹昨晚就想好了，准备把海银安插在附近民团里，给自己当个耳目。便说："这海银本是你一手拉扯起来的，我想，还是把他留下，你老哥随意安置吧！"罗礼臣连连摇头笑道："这位小将可惹不起，吓得我几夜没睡好觉！"海银见道着心病，脸刷地红了。忙分辩说："你也太多心嘛！"大家都笑。罗礼臣说："这事不难，蒿蕖堡有个民团，我写个信去活动活动，让海银当个团总，也可以来回跑着照顾伤员。"回头又对海银说："你这娃心眼太多，长硬翅膀，可别欺负我老头子。"

部队要出发，路大昌给拉着马，志丹走在前边，罗礼臣一路跟着说话。他感慨地说："老弟，不瞒你说，这几天我才真看出来，你比我强。别的不说，那海银刚起事，我可帮过

不少忙，到底也没有拉住他。可是一跟上你，就出死力。你叫他东，他不敢西。有好兵又有良将，必能前程万里。有我那几个饭桶，别指望成什么大事！”

志丹见他说得诚恳，便说：“成不成大事，只看能不能为民谋利。革命是人心所向。老哥也看得清，这个历史潮流是挡不住的。只要老哥顺应潮流，自然会有人死命跟上你。”罗礼臣叹口气说：“我跟你说句真心话，这个世道上，能吃碗安宁饭也该念佛了。老朽之人，哪敢存心妄想！”志丹说：“人老雄心在，你也不必气馁。以后有事，可随时派人来商量。”罗礼臣说：“那是自然！”

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路，罗礼臣催志丹上马，走不几步，罗礼臣又追上志丹说：“老弟志在天下，我比不了。要讲情义，罗某也称得起是个好汉子！只要你不嫌弃，有事尽管直说。有我一碗饭，就有你半碗！”说完抱起双拳，往肩上举了几举，目送着队伍走远了。

第二十一章　郃县下狱

按刘志丹的打算：只要出了森林，暂时找个立足点，休息几天，同志们身体一恢复，就可以转移到山边边上，找个人烟稠密、富足的地方，打些土豪，筹些粮款，扩大部队，然后再进山。

大家一合计，觉得栒邑县织田镇最合适。那地方既靠山区，群众条件也好，一九二八年，当地的群众领袖许才升，领导过栒邑县的农民起义。再一层，附近没有别的敌军，和苏雨生防区接近，有以前那段关系，短时间内不至于打起来。从小石崖起身，志丹就派阎小盛到织田镇打前站。小盛灵机一动，脱下老羊皮袄，换了身俘虏军衣，就走了。

部队一路南下，又打了几家土豪，弄来点经费。到了织田镇，阎小盛、马罗武领着镇长、商会长出来迎接。

恰好，罗武去苏雨生部队也带回两驮子军装、药品、子弹。苏雨生还派人护送到织田镇，正碰上小盛，小盛就把他留下了。

这织田镇，是座小土城，房屋破败，街面冷落，镇里有座庙，安了指挥部。战士们都分散住民房。百姓们挑担提篮，来送馍馍面条。刚过正月，天气正冷，百姓们穿着烂单裤，身

上的破棉袄都是碎块块，包不住棉花，志丹看着惜惶，也无心吃饭，问了罗武去郊县的情况，就出来访贫问苦，沿门挨户进屋子看看，炕上都没铺盖，有的连块席片也没有。心想，这还是出名的富地方哩！却弄得这样穷困。又问小盛：“百姓们这么苦，怎么忍心吃他们的？”小盛才说了实话：“我和老马两个人，也打不了土豪，只得先找镇长，叫他筹粮筹草，镇长见我们穿这身老虎皮，把我们当成了官兵，就按我说的人数，去摊派粮草饭食。我又怕把百姓吓跑了，叫他敲锣安民，说我们的军队不拉夫，不抓差。……”

谁知，镇长正跟在后面，战战兢兢，惟恐官长怪罪。志丹回头对他说：“好吧，今天吃了饭，照价开钱，不能白吃。”镇长以为怪他招待不周，心中惶恐不安，又作揖又鞠躬，说：“怠慢怠慢！”小盛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刘志丹的队伍，公买公卖。”镇长才如梦初醒。

第二天，织田镇正逢集，赶小晌午，人来得多了。趁这个机会，刘志丹上了戏台，给群众讲话。随后又贴出安民布告：“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扰民，不害民，公买公卖，望工农商学各界，各安本业。”又下了几条禁令：不准赌博，不准抽大烟，不准偷盗。百姓们你传我，我传你，都说：天开了眼，来了这么好的军队。见个战士，就往跟前凑，说几句话，问个情况。不几天，亲亲热热，如鱼得水。

这地方四通八达，刘志丹决定抓紧机会，扩大部队影响。一面派人到各处活动，调查情况，一面在织田镇上设立招待所，接见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还开了干部会，讨论行动

方针，决定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军队给养，救济百姓。据汇报：离织田镇二三里地方，有个马家堡，里边住有几十家地主，其中有“八大家”是大地主，不是兼经商，就是兼做官，都存不少粮食。三十里外，还有个刘日新，是栒邑县数一数二的老财，在国民党省党部还挂着名义，常跑西安，仗着有钱有势，在这一带无恶不做。家中存有七八百石粮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军队出面，找绅士谈判，先礼后兵。叫马家堡“八大家”各拿五十石，分给百姓，叫刘日新拿三百石，供军队用。小地主暂时不动。找来小盛，叫他带两个人，去跟刘日新办交涉。安排已完，力坚从省委回来了。

力坚进门就说：“我回来晚了，叫你们等得苦吧？”志丹笑说：“苦尽甜来，就很不错！”又问：“省委有什么指示？”力坚说：“省委叫我带来十几个人，补充军队。情况变得真快，我走的时候，还担心你们在芦保梁饿肚子，哪料到你们已冲出来了，还有招待所可住。”志丹说：“鱼离不开水，哪能老钻梢林啊！”力坚说：“你们同省委想到一起了，省委也认为部队目前应该在织田镇、三家塬一带活动。我一路上还琢磨着，到哪里找你们？万没想到，你们行动这样迅速，已经拉开阵势，打开局面了。”力坚很兴奋，觉得志丹这着棋，下得巧妙，同省委不谋而合。志丹只微笑着，不言语。他料到力坚的话还没有说完，不肯打断他的思路，等待他再说下去。果然，力坚更凑近一些，神情严肃地说：“省委的意思，部队在这一带活动，要争取和苏雨生联合。苏雨生正跟西安杨虎城谈判，请求收编。”

志丹掏出烟袋锅，装上烟叶，使劲吸了几口，沉思半晌才说："这问题得多考虑考虑。"力坚忙解释说："对当前的局势，省委作过分析。认为蒋阎冯大战结束，敌人内部矛盾虽有缓和，但是蒋介石两次'围剿'中央苏区，都遭受惨败，这个矛盾又要尖锐起来。在陕西方面，蒋介石虽把陕西交给了杨虎城，但是很不放心，屁股后边跟来顾祝同的三个师，住在潼关不走，明明是来监视，这等于在杨虎城喉咙里扎了根刺，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看来蒋杨彼此戒备，冲突只在早晚。杨虎城和西北各派军阀方面，也有大大小小的矛盾，各有各的打算。省委打算抓紧这个时机，联合各派势力，建立西北反蒋大同盟，从中扩大革命力量。各处杂牌军都派了人去联络。初步计划，先搞五个旅。搞成了，请杜斌丞老师出来挂帅。联合杨虎城，反对蒋介石。苏雨生也是个争取的对象。想在他那里搞一个旅。省委的意思，叫你去邠县看看苏雨生。摸清情况。你看怎么样？"

志丹还是光吸烟，不做声。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下决断，是他的习惯。这样的大事，牵动全局，更不能轻率大意，脑子一热就作决定。凡事不但要想如何开头，还得想到如何结尾。应该想好了再干，不能干起来再想。这几个月，部队虽然一直在行动，对于陕西时局，志丹也有些预感。听了力坚一番话，思想上不停地翻滚，如果西北反蒋大同盟成为事实，西北局面可能变个样子。只是去见苏雨生，志丹还有些迟疑，苏雨生是个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人。又想，苏雨生到杨虎城那边，只是骑马找马，必不长久。杨虎城也不一定

就诚心要他。他跟我们又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和他合作，也不是没有条件。志丹沉思一会儿说："反蒋这个口号，有些地方势力能够接受，但要巩固这个联盟，还需要有一套实际纲领。这个问题，省委研究过没有？"力坚说："这就要看局势的发展了。各派有不同的利益，总是要照顾的。田耕离开苏雨生部以后，省委也派人去联系过，苏雨生一再表示，愿同共产党合作，他害怕孤立，也想搞合纵连横那一套。这个六国相印，咱们来佩吧！"

省委这个打算，是有吸引力。志丹不能不去作些设想，论历史渊源，论现实处境，苏雨生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么一想，冒冒风险也值得。但他还是嘱咐力坚说："我这一走，不知何时回来。这地方只能临时打打游击，筹筹粮款，随来随去，不是长久之地，山区才是根本。赵宝魁已把张庭塬打散的人集合起来，我写信对他说，就在合水一带打游击，暂时不要过来。有事也好互相策应。还有小石崖、蒿蕖堡、永宁山等处，也要经常联系。"工作交代清楚，天也亮了。志丹派罗武先去给苏雨生送个信，正准备起身，不料出了件事，大土豪刘日新抗粮不交，上吊死了。小盛憋一肚子气跑回来。志丹嘱咐力坚：赶快开个群众大会，说明事实真相，免得坏人乘机捣乱。

不多日，苏雨生派副官到织田镇来接志丹。志丹只带大护兵路大昌随行。临别，又嘱咐力坚说："古书说，文事必有武备。谈判能否成功，要看实力。家里要加强戒备。"力坚说："你放心去吧！这里交给我，万无一失。"

到了郯县，苏雨生派汽车出城接到公馆。当天设宴招待，次日又游花果山、水帘洞。第三天，开始谈判。一切顺顺当当。苏雨生再三表示，愿同我们合作。晚上，志丹刚躺下休息，忽然窗外塞进个纸条，志丹拿起一看，上边写着："事情有变，一切小心。"下边没有署名，字迹也不熟悉，一时估摸不透。志丹烧了纸片，心情复杂起来：纸条来的蹊跷，其中必有缘故。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是走，还是观察事情的变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就这样走了，弄了个虎头蛇尾，哪象干事的人？再说苏雨生谈得好好的，怎么会中途变卦？想来想去，还得提防一手，当下吩咐路大昌说："你连夜赶回织田镇，对力坚说，叫他们加强戒备，不可疏忽大意，此处恐有意外。"路大昌问："你怎么办？"志丹说："我留下。"路大昌说："那不行。我不能离开你！"志丹说："这是命令！"路大昌死活不肯走。志丹生气了："你不听话，要坏大事。"路大昌眼里含泪说："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你就杀了我，我也不能丢下你！"志丹叹口气说："你真死心眼！部队的安全，比我个人的安全要紧，再拖时间，就走不出去了！"

正说着，苏雨生着人来请志丹，说有要事相商。志丹向大昌使个眼色，要他离开，自己随来人到了苏雨生公馆。苏雨生神色不安地说："事情坏了，上边下来密令，要我就地扣留你！"

志丹早有思想准备，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他都想过。就看苏雨生拿出一副什么嘴脸。志丹把脸一沉说："你设的什么圈套？他们怎么知道我在你这里？"苏雨生说："老弟，你

还不明白，西安给我拨来一个营，其实是来监视我的。什么事情能瞒得住？”志丹冷笑一声，两手向后一背说道：“胆大的和胆小的朋友我都见过，你看着办吧！”苏雨生忙辩解说：“老弟，不是我难为你！是织田镇逃到西安的绅士，联合请愿，说你在织田镇打土豪，闹共产，把绅士刘日新逼得上了吊。省里下令，要我‘剿匪’，并把你解往西安。这该怎么说！我正和他们谈判收编，他们就给我出了这个难题！”志丹哈哈一笑：“难道为一张委任状，就可以出卖朋友？”苏雨生抄着手，来回走了几步，嘴里说：“难办难办！”志丹说：“你也不必为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雨生用手拍拍额角，细声说：“老弟！暂时委屈你，我慢慢设法！”

话没落音，只听外边路大昌叫着：“你们搞什么鬼？老子非见总指挥不可！”接着就是“叭叭”几枪。苏雨生脸色灰白，喝问道：“怎么回事？”马弁在门外答道：“报告军长，刘先生的护兵要进来，叫我们截住，警卫要下他的枪，双方打起来，警卫受了伤，他也中了两枪。……”苏雨生跺脚骂道：“你们真该死！”刘志丹听说打死路大昌，恨得圆睁两眼，指着苏雨生说：“苏雨生，你记着，打死我们的人，是你一笔血债，早晚得拿血来还！”苏雨生摆摆头，做个手势，两个马弁上前，打个立正：“请刘先生外面说话。”

•

军阀总是军阀。刘志丹真的被下到牢里，当场砸上十二斤大铁镣，夜里，有人大声吆喝着：“犯人在哪里？”看守打开门，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提着马灯，走进牢房。用灯把志丹上

下照一照，吩咐看守说："这个重犯，得解往西安，你们要严加看管，不可怠慢！该吃给他吃，该喝给他喝，不许刁难！外面送东西来，不许克扣。出了意外，小心着！"看守答应着。志丹听他这样交代，更加摸不着头脑。说是好意，他又叫严加看管；说是恶意，他又叫不要刁难，真叫人费解。听声音好熟，在黑暗中，脸面又看不清。忽然又想起那个神秘的纸条，必定同这人有某种联系。眼前又不便询问，只得闷在肚里。

志丹拖着镣，来回走动，一刻不停。那哗哗的响声，好象他的心在战斗，在思虑，在烦躁！他最担心的，还是部队的安全。党辛辛苦苦培育的部队，出生还不到一年，就遭到重重魔难：风雪，森林，饥饿，寒冷，围剿，苦战。在这短短的路程上，付出了多少鲜血！如今苏雨生变了卦，部队是否做好了应变准备？一想到这里，心里火烧火燎。……

过了几天，苏雨生派副官进牢看志丹。这人去织田镇迎接过志丹。他也感到自己参预了一件卑鄙无耻的勾当。因此乍见志丹，表情不大自在。低着头，把几件换洗衣服，日常用品，放在志丹身边，说："这是苏军长叫送来的。苏军长叫我转告刘先生，他绝不会害你！"因为苏雨生在宁夏当过军长，他的部下一直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现在只是个陕西警备骑兵旅的旅长。志丹看了副官几眼，指指脚镣说："这就是你们待客的规矩！"副官说："这也是不得已，苏军长怕委屈刘先生，才着我来送东西。"志丹说："你对他说：我是个囚徒，只能享受囚徒的待遇！"副官哑口无言，讪讪退出。

刘志丹带着脚镣，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正思念

着同志们，忽听牢门外有人招呼："老刘！"志丹猛一转身，被脚镣绊住，几乎跌倒。志丹呆住了，是罗武和罗炎站在铁栅外看他。志丹忙问："你们跑到这里干什么？队伍呢？"两人眼圈一红，齐声说："王八旦苏雨生把咱们整苦了！你被捕那天晚上，苏雨生开去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包围了织田镇。我们的人死了不少。……"志丹听说部队被苏雨生打散，胸中血往上涌："苏雨生是真正的两面派，反革命！罪恶滔天！什么省上的命令！明明是他要发咱们的洋财！"又捶着自己的脑袋："愚蠢愚蠢！跟豺狼同行，竟会不提着棒子，倒下睡觉！"

他忘了牢外有人。带着脚镣，来回急走，好大一阵才安静下来，问道："你们怎么来到这里？"罗炎说："我们突围出来的人，分了三股，一股去找宝魁，一股到了宁县，去联合李培霄。还有几十个人，临时住在东山里，兆平当队长。同志们惦着你，派我们两个进城来看看！"志丹问："力坚呢？"罗武说："去省委了！"志丹摇摇头说："咱们上过好多当，流过好多血，以为聪明一点了，结果还是上当。事物错综复杂，我们以为看透了，其实是光看个表面。头脑里少点辩证法，光往好处想，到头吃大亏。"罗炎说："都怪苏雨生反复无常。"志丹说："他反复无常，我们一厢情愿。"罗炎说："你骂我们一顿吧！我们都是蠢货！谁也没料到苏雨生变得那么快。出了刘日新那个案子，部队都分开做群众工作，还没有集中，那天晚上，就有人送情报来，刚接到手，敌人就来了，打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准备好，苏雨生也占不了便宜。"

志丹听说有人送情报，又回想起自己收到的那个纸条。想了想，不得要领。便问："这里警戒森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罗武悄声说："苏雨生部队里有个文书，名叫徐一知，过去认识你，他送我们来的!"志丹猛然想起渭华起义时的秘书长徐一知，大概就是他，打入杂牌军做兵运工作，是苏雨生部队中的秘密支部书记，忙说："这是个是非之地，你们以后要少来。苏雨生耳目众多，切不可麻痹大意。也叫徐一知小心谨慎，提防暴露。"又说："东山也不是久留之地，回去对兆平说，要赶快转移，不要弄得都被人吃掉。"罗炎说："我们想住得近些，有事好照应。"志丹说："切不可轻举妄动，你们要帮助兆平把队伍带好，同省委取得联系，转到山里活动。不要跑到敌人鼻子底下，等人家收拾。"两个人答应了，志丹催他们快回去。罗武塞过个包包："我们几个凑了点钱，给你留着应急。"志丹说："我用不着，你们拿去买些书籍纸张，抓紧学些文化。罗武念书不多，罗炎多帮助他。将来革命一发展，文化就有大用。……"罗武眼睛一酸，泪从眼出。志丹说："你们不要替我担心，铁镣算得什么！它响一声，就走近新世界一步！等它不响了，这些反动派就该完蛋了。"

两人站在牢外，不忍离去。看守催着说："有人来了!"苏雨生的副官提着大包小包，往这边来了。罗炎拉拉罗武的衣袖，急往外走，出了甬道，罗炎又拉拉罗武的衣角，两人停下。罗炎看那围墙，都不过一丈来高，墙下就是房子，路也不复杂，心里暗暗有了主意。忽听里边劈里啪啦摔东西，又传来志丹的怒骂声："你对苏雨生说，别再要把戏！咱们是敌

人，不是朋友。”接着铁镣哗啦响，副官紫着脸皮跑了出来，罗武捅一下罗炎说：“快走，别叫他撞见。”两人刚出大门，又听副官问看守：“这两个人怎么进来的？鬼鬼祟祟，想干什么？出了事，先崩了你！”罗炎拉拉罗武的衣角，趁机溜出大门，在监狱周围转了一圈，找一家客店住下，天天打探消息。

再说苏雨生，一把志丹扣起来，才感到事情不妙。他的左右部属，至交好友，都责备他做事鲁莽，言而无信。苏雨生闹得骑虎难下，省党部来提人，他也不敢交。因为他知道，人一解到西安，事情就做绝了。到头还得给人垫背。放了刘志丹，他又没那个胆子。想来想去，只好把人关在狱里，两边敷衍，静候事情演变。过了不久，省党部又下来密令：“着即将刘志丹就地枪决！”苏雨生慌了手脚，找知己来商量，都说：“这分明是要借刀杀人。杀了刘志丹，你就给西北人留下了公愤！这事万万干不得。”

志丹跟外界断了联络。赶走副官那天，脚镣下掉了，待他也更殷勤。可是他再也得不到外面的消息。苏雨生下令，除了他派去的人，谁也不许放进去。还在监狱设置警卫，以防意外。志丹见这光景，自料难以幸免，心里倒也坦然。谁知第二天，牢房里又关进一个犯人，把他的心搅乱了。

这犯人很年轻，上了脚镣，穿的黑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有点蓬乱，两眼却炯炯有神。志丹一见是熟人，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假装不认得。来人苦笑一下说：“你不认得我啦？”志丹走近铁栅，向外看看，回头小声说：“一知，我们分别整整三年了！”徐一知伸胳膊扑过来，忘了带着脚镣，差点儿栽

倒，志丹把他紧紧抱住，说："我最担心你暴露，叫罗炎他们带话给你，你到底还是被抓进来了？"徐一知说："这也怪我性急。那天晚上，我给你送去个纸条，因为情况紧急，没有功夫去看你。我又找人给部队送信，那边也打起来了。昨天罗炎来看你，回去找我商量，要劫狱救你，不知怎么闹的，引起敌人注意，把我抓来了。"志丹说："你们一片好心，只是太冒险。邠州驻有重兵，就是劫狱得手，怎么逃得出去！我们的血流得不少了，为我一个人，再牺牲好多同志，值得吗？"一知说："你放心，外边已经准备好了。这监狱外边，就有咱们的暗哨，只要你发个话，里外一齐动手！"志丹严肃地说："不行，我不同意！革命不是靠哪个人。有你们在，我死了也放心。谁也没有权利轻易牺牲，要为党保存力量。"

正说着，一伙人慌慌张张跑来，对看守说："快开门，苏军长提人！"一知觉得大事不好，顿时乱箭穿心，拉着志丹的手不肯放，眼泪簌簌往下落。志丹说："望你保重！"大步走出牢房。

刘志丹被护送着，穿过邠县大街，见是往苏雨生公馆走，心想：事情定在今天！便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跨进苏雨生的朱红大门。副官在门边守候，恭恭敬敬给志丹让路，嘴里说："里边请，里边请！"志丹迈开大步，直往里走。客厅里跑出个军人，抱住志丹说："苦了你了！"志丹推开一看，却是力坚！志丹有些茫然，力坚说："你看，杜老师接你来了！"

杜斌丞老人穿着军衣，已立在台阶上，招呼说："景桂！好险哪！"志丹向杜老师敬了个礼："杜老师，你怎么跑来

了?"杜斌丞让志丹和力坚进客厅坐下，才说起来："力坚跑到西安找我，才知道你出了事。本来已用省政府的名义给苏旅长写了个信，要把你放出来。我不放心，借着到这里检阅苏旅长的军队，我接你来了。"

志丹连忙站起，自责地说："杜老师，我们太蠢了！"杜斌丞说："我看也是这样，陕甘边界多少山大王，都能站住脚，就是你们站不住，老失败，刚攒起点力量，就忘乎所以了。"志丹说："老师说得对，我们太急于求成。"杜斌丞说："这个力坚，更是一副书呆子气，你们的上级也太天真！联合联合，不看看自己有多大本钱，也不研究研究人家。书本子上那些东西，同实际还有不小距离哩！"力坚歉疚地说："苏雨生的两面派耍得真地道，咱们吃了大亏。"杜斌丞吹着纸媒，吸一袋水烟，笑笑说："你们得记住，同军阀打交道，睡着了也得睁上一只眼。这回你扮我的随从副官，来接景桂。咱们可一言为定，下不为例。"力坚调皮地说："下回我扮机要秘书。"

要问杜斌丞为何有这么大能量？原来他是陕西省政府的高级参议，借着阅兵的名义，专程赶到邠州，营救志丹。苏雨生正请求杨虎城收编，上边既然叫放人，自己又何乐不为呢？又怕见志丹不好说话，推说去办点事，溜出去了。留杜斌丞把话说清楚，自己少费唇舌。天快黑时，苏雨生回来了。一面对杜斌丞说："都准备好了，请杜参议明天检阅。"一面又连声对志丹说："对不起对不起！"随叫："端菜！摆酒！给杜参议洗尘，给刘先生陪罪！"志丹说："还有替我受罪的人，怎么办?"苏雨生一愣，志丹说："真是贵人多忘事。你们

牢里还押个小文书，叫什么名字？今天抓去的，说有嫌疑。什么嫌疑？"苏雨生似有所悟，忙说："放放放，我还搞不清楚，叫副官去查一查，马上放！"当下吩咐副官，去放徐一知。吃罢饭，杜斌丞又把刘志丹、霍力坚叫到一边，问了些情况，又安顿说："你们得赶快离开这地方，省党部和省政府是两股叉，他们听到消息必定追查。快去办你们的事吧，越快越好，夜长梦多！"

志丹和力坚辞别杜老师，又给苏雨生道了谢，便迅速来到街上。

黑影里转出罗炎、罗武、兆平，还有一伙人，紧跟在后边。志丹问明了，才知是等着"劫法场"。志丹叹口气说："人在这里，总算被你们劫住了。都回去吧！"一起来到客店。志丹把弟弟兆平拉到跟前，抚摸着头上的鬈发说："你们为了救我，宁肯把这几个人都拼光？这可不行！"兆平说："革命还怕流血？拼光也值得。"志丹说："拼命得有个拼法。目的是把敌人拼光。自己先光了，还打什么天下？"

志丹眼见队伍又打得七零八落，心里实在难受。又听说，路大昌那天并没有死，受了重伤，徐一知托人弄到医院里治疗，总算把命救活了。志丹心里才松快一些。

志丹急于重整旗鼓，恨不得立刻挽回危局。力坚说："苏雨生这一闹，名声很臭。他自己也不好见人，得给他冷一冷。"志丹问："省委是什么意见？"力坚说："省委要你去平凉，借陈珪璋的名义，把宁县李培霄那股饥民武装收过来。"

志丹皱起了眉头，分明这又是虎口夺食。想到杜老师

的劝告，再看省委的作法，更觉得不对头。省委领导机关住在西安，不了解自己部队的实情，下的指示，实在欠周到，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能量！不执行，又说不遵守纪律，硬去执行，又会碰钉子。苏雨生这段公案还没了，又要打陈珪璋的主意，会有什么结果？

志丹问："你有什么想法？"力坚说："现在我也说不清，省委叫我回去，也不知有啥任务！"志丹说："你给反映一下，请省委多研究研究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不能太依靠这种做法。建立反蒋大联合，无疑是正确的。讲联合，先得自己有力量。合股做买卖还得资本相等呢！不然，联合也是纸上空谈。共产党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光凭三寸不烂之舌取相印。"力坚说："我也想不通。省委的指示，也不能说不正确，可是一实行起来就出毛病。"

第二天一早，力坚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志丹把事情做些安排，就催罗炎、罗武、兆平出城，叫他们把人编制一下，成立个支部，在附近山里活动，建立个联络点，使打散的人有个集合的地方。

不一会儿，徐一知找来了，领志丹去医院看望路大昌。大昌伤势很重，肩膀穿透了，上了夹板，疼得只能躺着。大昌一见志丹，就失声痛哭："我没有把你保护好，还被那些王八旦打成这个样。你带我走吧，与那些王八旦算帐！"志丹安慰说："你安心养伤，过些时罗武来接你。"把力坚从西安带来的纸烟、点心，二十块白洋，交给大昌，这才告辞。刚回到客店，阎小盛从宁县跑来了。

第二十二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志丹打听往平凉的线索，徐一知说："这事交我去办，陈珪璋有个副官，到这边买枪，一两天就回去，正好可同路。"

志丹把一切托付给徐一知，便自己回到客店，阎小盛正坐着等他。志丹说："你的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我出来了？"小盛说："我有探子通风报信。苏雨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跑到宁县，想拉李培霄来收拾他。正好罗炎给我送信，要我带上自己人，来邠州劫狱。我怕兴师动众，走漏风声，先来看看。谢天谢地，你已经出来了！"

志丹说："上级的指示，想把李培霄收过来，你看有可能吗？"小盛说："只要你出面，一定没问题。可是，你给他个啥名义哩？"志丹笑说："我如今拿啥名义给他？给个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独立师，他干不干？只要他肯替穷人打天下，还怕没人承认他！"小盛也笑说："是这个道理。李培霄是个念书人，痛恨官府，同情穷人，他领了千把子人，大部分是饥民，也有老涟家子，不大好对付。官军见他就打，他也没个准章程，咱不抓到手，他早晚得垮。"志丹说："你先回去对李培霄说：我去一趟平凉，见了陈珪璋，就去会你们。"小盛说："怎么又见那个狗东西？你就忘了张皮塬那一仗？"志丹笑说：

"那回打军事仗，这回打政治仗。谁吃掉谁，还得较量较量！"

说话间，徐一知领着陈珪璋的副官来接头，志丹一见，又是个熟人，忙起身招呼："武轩，你还好！"徐一知诧异地说："原来你们是老相识？"张武轩说："大革命那年，刘参谋长行军路过郃县，我们共过事。"

一提起从前，志丹笑说："马鸿逵那些官可叫你治怕了，出门买个鸡蛋，都要问问有没有农民协会。"武轩见无外人，谈话不用避忌，就说："刘参谋长还记得这些事。大革命失败，我在家站不住脚，跑到杂牌军里混了这些年。你去见陈珪璋，我给你保驾。陈珪璋手下有些亲蒋派，暗地拆他的台，日子也难过。"又谈了些别的，都分头办事。一知、武轩去找汽车，小盛回宁县等候。志丹又交代罗武照顾大昌，再抽空到合水、保安看看宝魁、宜如等人，通通消息。自己带了罗炎去平凉。

当时军阀间勾心斗角，张武轩来往买枪，也是秘密行动。特别是陇东和陕西交界地区，两省军阀都要把口，往来盘查严密，很不易通过。幸亏司机机灵，一路无事。离长武城二三里地，张武轩敲敲车篷，汽车停住。张武轩掏出红炮台，对司机说："抽支烟再走吧！"又对志丹说："车要穿城走，城里驻军检查最严，我陪你下来走几步，老罗留在车上，有事由司机应付。出西门十里，车子等我们！"志丹见他胸有成竹，也不多问。跟着绕城走，到西郊才又搭上汽车。到了

泾川，进入陈珪璋地盘，这里住着陈珪璋一个旅。有张武轩随行，再不用停车检查了。

志丹早了解陈珪璋的身世。这人是个油坊工人出身，弄了一根毛瑟枪，又靠罗礼臣的帮助，才干起军队，后来混大了，投靠了官军，成了小军阀。这几天，又听武轩介绍，知道陈珪璋处境很不利。他驻在平凉，四处都是敌人，镇远有毕梅轩旅，固原有杨万清旅，靖宁有张应坤旅，三边有张廷芝的地主父子兵，宁县有李培霄一千多饥民队伍，远一点的，还有个苏雨生，都三天两头和他打仗。陈珪璋要对付这六路敌人，就不容易，况且，他的手下人也有不少捣乱的，够他头痛的。他要谋生存，求自保，就不得不找朋友。共产党力量还小，构不成威胁。所以就想利用这些人，来对付种种压力，抬高身价。

说也凑巧，志丹有个旧交，叫刘保堂，在陈珪璋手下当警卫团长。武轩是个细心人，觉得通过这个关系，礼仪上更周到。所以，一到平凉，就陪志丹先见刘保堂。这人矮个子，黑胖脸，人倒实在，早年在保安县一带拉队伍，被陈珪璋收编后，并不如意，春上派人去织田镇，找志丹接头，志丹去了邠县，没有见着。如今志丹一来先找他，不忘旧交，他内心高兴。当下就陪志丹去见陈珪璋。

陈珪璋还记得张皮塬那一仗，见面就诉苦说："我那个旅长谢牛不是东西，自从打了那一仗，他就和张廷芝的父子兵勾结起来了，闹得我日夜不安。"志丹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看前边不看后边。"陈珪璋说："我是个武人，没有眼

光。不看前面还好，越看前面越是艰难。"

志丹早知陈的心思，就一刀挑开说："你只要反对蒋介石，我出个主意，你的环境一定能好转。"陈珪璋也是急想找人帮忙，便说："我向来不尿蒋介石那一壶，有高见尽管直说。"志丹说："你先收了李培霄，回头再消灭张廷芝，然后和那三个旅谈判，能联合的联合，要是不能联合，先打镇远那个旅，固原、靖宁那两个旅见势头不好，即使不愿联合，也可保相安无事。剩下个苏雨生孤掌难鸣，就好对付了。只要齐心反对蒋介石，地方冲突就少了。切忌四面树敌。"

陈珪璋一听，正对心思。心想：还是共产党有谋略，打仗也有不少学问哩！就试探问："你能不能收李培霄？"志丹说："只要你下决心，这事我可以派人去办！"

陈珪璋也说了心里话："我知道你是共产党，这共产迟早是要闹的，只是咱西北地瘠民贫，没啥闹头。"志丹说："你既这么直率，我也不回避看法。共产党就是在穷百姓中扎根的，它最有前途。把眼光放远，才是真英雄。"

自从张皮塬一战，志丹虽然吃了败仗，可是名声越传远了。陈珪璋一心想借志丹的力量来转变局势，遂任命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并把刘保堂的警备团拨到十一旅，归刘志丹指挥。调张武轩当参谋。叫志丹带这部分人去收李培霄。这正合志丹的本意。刘保堂、张武轩自然满意。

志丹带上刘保堂团来到宁县，在关外找个大院住下，成立了旅部，插起十一旅的旗号，又从刘保堂团调出几十个精壮士兵，编成警卫连，由张武轩当连长。派罗炎回去接东山

的人，好当骨干。

不是冤家不聚头，谁知陈珪璋手下有个旅长，是“亲蒋派”，耳闻山里那支武装要落到共产党手里，暗地就下了手。志丹刚见过李培霄和阎小盛，召集李培霄的人讲了话，准备整编。那个亲蒋派黄慕石和谢牛两个旅来了个突然袭击，把李培霄的人消灭了大半。残余部队四六大散。

志丹跑到合水县，只收集得几百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罗炎领着兆平几十个人跑来了。志丹忙问：“回来这么快？”罗炎说：“半路上听说这边打仗，没明没夜拼命赶嘛！”志丹问：“苏雨生那边有无动静？”罗炎说：“别提了，苏雨生那边出了事。你一走，省里说苏雨生不可靠，密令消灭他，我到邠县正遇上打仗。苏雨生的人打散了。”志丹说：“这苏雨生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你们先休息吧！”

正说着话，刘保堂进来说：“刘旅长，黄慕石旅长来拜望你，商量些事！”志丹正没好气：“哼！他来个先兵后礼，颠倒行事。把李培霄打掉了，还拜什么！你说见不见？”刘保堂笑说：“人家是主，咱们是客，总得赏光。”志丹一边起身一边问：“黄慕石是怎么个人？”武轩回答说：“听那名字，就知是个亲蒋派。”

志丹迎出门，不禁大吃一惊：这黄慕石竟是黄舜尧！事到眼前，志丹竭力使自己镇静。不动声色地说：“黄先生，久违了！”黄慕石也呆了，原来刘志丹就是刘景桂！刘保堂见两人都很尴尬，摸不着头脑，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刘旅长！”黄慕石才醒悟过来说：“久仰久仰！我们是老熟人。”黄舜尧

神色紧张，进了屋，就紧贴着刘保堂，惟恐遇到暗算。志丹叫人端茶、拿烟，待以客礼，一边搭讪说："黄旅长有何见教？"黄舜尧如坐针毡，头上直冒汗，好一阵才说："今天先见个面。我身患小疾，改日再畅谈！"拉着刘保堂，连忙告辞。志丹说："恕不远送。"依然端坐不动。

天空阴云密布，云缝里射出闪电，一阵狂风过后，落下铜钱大雨点。志丹点上灯，坐下又深思起来。看黄舜尧那神气，定有不利举动，得早作准备。这家伙真象条毒蛇，到处乱钻。志丹清理了文件，正准备去通知武轩、罗炎他们，刘保堂水淋淋的，慌慌张张跑来说："刘旅长，快走！黄慕石要加害于你，……说你就是搞渭华起义的刘景桂，在太白镇杀了他表弟，在织田镇逼死他姨夫，他要报仇！想瞒过陈珪璋，把你捉了，解往南京，给蒋介石献礼。他叫我把你扣起来！怕他今晚就动手，你快走吧！"

黄舜尧为什么在这里？得说几句：他仗着是黄埔出身，是蒋介石的嫡派，在陕西那时，只钻到党部里活动，在军队插不上手，便找了门路，到甘肃杂牌军中来，一心想建立奇功，讨蒋介石的好。这次意外遇上刘志丹，他是先惊后喜，只要捉住刘志丹，不但报了血仇，还能邀功请赏。到那时候，不要说陈珪璋，就是杨虎城也不在话下了。

外面大风大雨，时机这样紧迫，顾不得细说。志丹托付刘保堂说："旅部的人暂时留下，由张武轩负责，一切托你照管！只是我这一走，会不会连累你？"刘保堂说："管他那个，黄慕石要翻脸，我就拖他去见陈珪璋，捉不住你，他敢放个

屁！”一口吹灭了灯，把手电筒塞给志丹，自己跑去照应。志丹冒雨跑到武轩他们住的房子，同志们连日劳累，都睡着了。只有武轩警醒，听见有呱唧呱唧踏水声，忙翻身坐起，喝道：“谁？”这一嚷，把大家惊醒了。志丹忙说：“黄舜尧要搞咱的鬼，我得马上离开。”兆平、罗炎等人要求一齐冲出去。武轩说：“城里城外，几千人马，我们只几条枪，冲不出去，反倒坏了大事。”志丹说：“说得对，我已跟刘保堂谈好，你们暂时留下工作，等我的消息。由武轩负责，行动听他指挥。同时要尽快把情况报告省委。”志丹换了便衣，拿了把短枪，冒雨走了。

两三个月来，受了几次风波，人的精神该受多大的挫伤！共产党人竟要受到敌人如此的仇视，要创业竟是如此艰难。大家在黑暗中抱臂坐着，满腔愤怒，竟说不出一句话。

志丹离开不到十分钟，来了几百匪徒，灯笼火把，团团包围了旅部。几十个人冲进院子，冲进屋子，盒子枪张着嘴，只听吆喝道：“刘旅长，请出来！”提着马灯，在每张脸上照个仔细。照到最后一个，匪徒们吼道：“刘志丹跑了！快追！”只听外面劈里啪啦一片溅水声。

前跑后追，钻沟绕梢，到合水县的包家寨子，志丹才吃了一顿饭，没敢休息，又奔蒿嘴堡。海银在那里当民团团总，想到那里喘喘气，再去找宝魁。

这里天干无雨，烈日似火，快到中午，闷热难当，脚下的

土，烫得脚心痛。志丹的汗珠子湿透了衣裳。解开扣子敞开胸，望着前边的山头，鼓足了劲儿，要往上爬，那脚就象生了根，别想抬得动。忽然头上发出声音："唉！可碰上啦！"山坡下来了马罗武。

志丹光顾喘气，说不得话。罗武赶忙扶他上山，坐在一棵树下。志丹喘过气才问："永宁山有啥消息？"罗武叹口气："宜如被捕了！"志丹"唉"了一声：又是晴天霹雳，打击接着打击。但是志丹没有被压倒，他只是皱皱眉头，咬紧牙关。呆坐半晌，站了起来，低声说："走吧！"

罗武跟在后面，边走边说："我到永宁山，见到宜如，他对我说，到河东买弹药的人被捕了，东西也丢了。明山四处去打听你的下落，跑了两个月，连他自己也没了下落。就在见面那天下午，敌人把宜如抓走了。还说永宁山是共产党的老窝，他们要剿老窝。把崔县长也撤了职。我瞅空溜走，跑到蒿蕖堡，海银说你今天要来，叫我接你。"

志丹虽然疲倦到极点，还是撑起精神问："到底敌人拿住什么把柄？"罗武说："听说那边给宜如写了封信，上边说，从山西买的羊毛已经运过黄河，速派人来取。……被敌人扣住了。"志丹说："真是书呆子！保安县是出羊毛的地方，怎么能从山西往保安运羊毛？难怪敌人怀疑！"

两人下了山，到了蒿蕖堡。志丹站住，不知道是进去，还是不进去。经过一连串祸事，他几乎不敢相信，还会见着海银。正迟疑着，海银远远迎出来，张开膀子把他抱住，说："累坏了吧？快进屋喝水！昨天刘保堂打发人骑马送信来，

说黄慕石追你两天了，叫我接你！”小伙子好久不见志丹，显得格外亲热。原先那种自尊自贵的矜持样子，一点也没有了。他一边倒水，一边吩咐杀鸡、宰羊；志丹没有坐下，也没有喝水，站在门口观察着地形，指指外面说：“咱们到山上小庙里去吧，这房子空气不好。”

海银左手提着茶壶，壶上坐两个碗，右手拿着两盒哈德门烟，前头引路，出门向右转，过一条沟，再上个小山坡，就是祖师庙，庙里阴凉，又有穿堂风。海银倒上水，志丹拉一块木头坐下，端起碗，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海银又递过纸烟。志丹一眼望见远处飞起尘烟，用手一指说：“你们看，来了！”海银说：“狗日的，真狠！怪不得你不肯在下边休息。”人马越来越近，一会儿，包围了村子。罗武说：“你快去招待‘客人’吧！”海银说：“早准备好了！”说着跑下山。

太阳偏过脸，志丹和罗武一前一后下了沟，路过个村子，见几个男人光着脊梁，躺在树荫下打呼噜，老婆婆坐在门洞里，捻着麻绳打瞌睡。天真是热，狗卧在大门口吐着舌头喘气，连苍蝇也往阴凉处飞。志丹见这里离蒿薰堡太近，敌人一岔路就追过来，没敢停，又往前跑，一连又翻了几架山，刚才喝的水变成了汗，嘴里干得发粘，连唾沫星子也没有一点。红日西沉，两人走出四十里，进了一个拐沟，这里离大路远一点，打算找个地方歇歇，吃点东西。

这地方叫姚家园子，两人都没来过。进村子转了一圈，也没碰见人，两人来到一家门口，往里望，前边是大房子，后边还接着窑洞，前房象个客厅，摆着许多纸人纸马，一个纸

扎匠正低头做纸活，两人进了大门，向纸扎匠打招呼道："老先生，我们是行路的，能在这里打个尖吧？"纸扎匠头也不抬，不耐烦地说："你们打尖吧，这里可是挤得很！"罗武说："我们睡地下也行。"

纸扎匠不言语，也不瞟一眼，这就是不欢迎的意思。罗武低声说："他嫌麻烦，咋办？"志丹摇摇头，拉着罗武进了屋，往炕边上一靠，长出口气："可歇下了！"用好大力，才把发硬的腿，拖到炕边上。罗武掏出旱烟叶子往炕上一放："吃锅烟吧！"一摸，烟袋锅跑丢了。志丹咂咂嘴，罗武求纸扎匠："老先生，借烟袋锅用一用！"纸扎匠出口粗气，理也不理。

志丹歪在炕上，看着纸扎匠的动作出神，纸扎匠动作熟练，一把浆糊刷子抹几抹，就糊成一个金银斗，志丹搭话说："给谁做纸活？""姚家给老人过周年！""这金银斗不画点什么？""要画。"志丹顺手拿起一个金银斗："做得这么巧！"纸扎匠慌了："你可不敢动，弄坏可不得了！"说完又低头做活。志丹说："大概弄不坏吧？"拿起笔，头脑一清，把几天的事情全抛开了。聚精会神，连画了两个，一个画的是琴棋书画，一个画的是梅兰竹菊。纸扎匠见两个人没打扰他，正奇怪，一回头，见志丹在画，忙去夺笔："呀！你这人。"志丹说："老先生，你看画得对吗？"纸扎匠看看画，又看看志丹，惊喜地叫起来："你从哪里学的本事？我学了十几年，也没你画得好！"

志丹松口气。纸扎匠忙递过烟袋锅，不安地说："你们

该是贵人遇了难吧？我真有眼无珠。看样子，你们走了远路，也没问吃饭没有！”志丹笑了笑，问纸扎匠：“你们掌柜是谁？”“姓姚，人家都叫他姚三。”“光景过得好吧？”“自种自吃，托天保佑，日子过得还好。”纸扎匠说着，就往窑里跑。

不多时，姚三提着酒壶，打后窑出来。这人四十多岁，穿一身白色土布短裤褂，中等个子，给志丹两人打过招呼，又去看画。边看边夸：“画得真好！”纸扎匠跟着送来大盘子炒肉，大盘子炒鸡蛋。姚三殷殷勤勤，给两人劝酒：“你们真是贵人遇难了。这么大学问。……”志丹也回敬姚三一杯，笑着说：“我们是老百姓，不是什么贵人。说是贵人也行，民为贵嘛，老百姓比官贵得多。”说得姚三眉开眼笑。纸扎匠又用木盘子端上几碗面条。

睡了一夜，早起，罗武回蒿蕖堡找海银。下午，姜海银背着一斗麦子，罗武拉着一只羊，两人一道来到姚家园子。见了志丹，海银说：“昨天给那些家伙弄了些酒菜，吃到天黑才走了。”

原来海银得到刘保堂的信，就作了准备，打了几罐烧酒，想把敌人拖住。志丹叹口气说：“亏了这个刘保堂！不是他，这个跟头可栽到了底。”海银忽然想起个人来：“我见到阎小盛，打宁县跑出来了！”志丹问：“他在哪里？”海银说：“他带了几十个人，逃到蒿蕖堡，又去贾家沟泉找宝魁去了。”又问志丹：“咱们咋办？”志丹说：“干！这回倒透了霉，也该把霉气倒光了。我去看看宝魁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再干！”

又住了一夜，临起身，姚三把海银拉到后窑问："这是个谁？"海银说："不用问，自己人！"姚三说："麦和羊我都不能要，你拿回去！你这一来，都成了自家人，还怕我管不起饭？"海银说："路这么远，再背回去多麻烦！你先留下，这些人短不了还得来住。"姚三才不好推辞。

贾家沟泉在姚家园子东边，只有几十里路。志丹和罗武走了大半天，眼看就要到了，忽然看见成群的百姓乱跑。罗武对志丹说："前面打仗了？"志丹说："问个确实情况，另打主意。"罗武拦住个百姓问："老哥，谁打谁哩？"百姓说："黄蒜石开来一团人，打赵宝魁，今早麻明就围上了，叫赵宝魁交出刘志丹！赵宝魁打得硬，一枪一个。"说着慌忙又跑，罗武看看志丹说："先往北走吧，东边去不成了。"

志丹决定改道。刚走出二里来地，背后马蹄子"蹄踏"响，回头一看，是敌人的骑兵巡逻队。罗武说："这狗日的还有暗探哩？"拉着志丹转进拐沟，又往西北方向走。一连走了两天，也没敢踏实地吃碗饭，睡个觉，进了合水和保安县交界的平正川，两人已累得腰直腿硬，饿得前心贴后背，坐在石头上休息了一下，志丹说："这里不要紧了！"

这一带是梢林地带，刘志丹的军队曾经来过，老百姓也熟悉，进入梢林，就象到了老家。拐到个村子，名叫"老场"。这村子只有几家人，有个老婆婆正喂猪，忙迎上来说："哪股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回来歇歇！"志丹说："你老人家还康健？"老婆婆说："康健着哩！咱们穷人多会儿也康健着哩！"

忙着扫炕端水倒茶。罗武抢过壶来说："老人家，你坐下歇歇，我们自己倒吧！"老婆婆说："就你们两个？咱们的队伍怎么老不过来了？"回头叫儿子去村头放哨。又叫媳妇快做饭。

两个人什么也顾不得，歪到炕上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志丹一觉醒来，见桌上摆着七碟八碗，油盐酱醋，油炸辣椒，韭菜花，葱花，喷鼻子香。老婆婆送上一碗荞面条，志丹忙接住说："又麻烦你老人家！"老婆婆说："自己人不说外气话。你们出门在外，披星戴月的，累成这个样子，吃得上啥？回到家里，还不该吃口舒服饭！"说着又去端面。志丹叫醒罗武，端碗就吃。志丹吃了几口，把碗放下，见老婆婆又端来几碗热面，便问："老大妈，你们家新荞面收下来了？"老婆婆笑道："好吃吧？我们媳妇巧！"志丹说："巧媳妇能把陈荞面做成新荞面？"老婆婆见瞒不住，只得实说。原来去年的荞面早吃完了，家里又没一把白面，老人家见志丹远道而来，不弄个象样的饭食，心里过意不去。知道志丹爱吃剁荞面，婆媳俩摸到地里，现拔了些荞麦苗子，回来揉下棵子，放锅里烤干，擀面杖擀烂，过了细箩，才做成荞面。志丹听了，无心再吃，罗武也放下碗。志丹说："你这样待承我们，我们日后不敢来了。哪有吃青苗子的！"老婆婆笑道："好你哩，快别说这话。只要你们闹红闹成了事，把心摘下来，我老婆子也舍得。去年咱们军队分过粮食就走了，地主老财又得了势，穷家小户谁不盼你们回来呀！"边说边又换上热面。志丹笑说："老大妈，有你这样的人，咱们准得闹成事。等着

吧，过不几天，咱们的队伍就回来了。”

吃过饭，老婆婆点上“艾腰儿”熏蚊子，扫罢炕，放好枕头，又说：“你们只管睡，老汉和儿子轮流放哨着哩！”倒关上窑门走了。等两人睡着了，老婆婆又悄悄进来，把两人的衣服、鞋子拿出去，对媳妇说：“看这些衣服、鞋子，又脏又烂，你把衣服补好洗了，明早好穿。”回头又去箱子里翻出两双新鞋，悄悄放在志丹、罗武的脚下。见两人睡得沉甸甸的，老婆婆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嘛，谁的娘不心疼谁的儿，为穷人的事，看把人累成啥样子！”

第二十三章　战士的爱情

有一件谁也不知道的秘密，这秘密不是发生在白面书生身上，却是发生在黑壮粗鲁的路大昌身上。平日无闲心去想他，如今躺在病床上，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路大昌，虽然姓路，可和路仰之不是一家子。是路家远族的一个"抱疙瘩"。所谓"抱疙瘩"，就是从穷人家里抱来的孩子。虽然抱到路家，一个族中也是有做官的，有打砖的。我穷得吃不饱饭，穿不起裤子。十二岁上就给老财家拦工，放羊、打柴、种地，全套活计都干。

放羊娃有放羊娃的苦，不料却遇上个女娃。那女娃比我小两岁，长得象山里的野百合花。那脸蛋，红鲜鲜得喜人。那眼睛，水灵得会说话。她家姓田，给她起个名字叫"美玉"。美玉她爹，一年有八个月卧炕害病，家里无劳动力，自然也是个穷。美玉从小也上山拦羊，碰上我，总是把带的干粮和我分着吃，天长日久，两人也学唱家乡的情歌，最爱唱的是"走西口"。每天上午把羊往山上一赶，就站在山圪圪里唱起来。两人还一唱一和，唱热闹了，羊也到处乱跑。我就跑到山上吆羊，吆了自己的，又吆美玉的。美玉也跟着跑，遇上爬峁、跳沟，我就把美玉拉上走。

两年以后，美玉不见了。听说她妈把她留在家里学针线，做茶饭。我象丢失了个亲妹子。

美玉她爹又病了，她不得不又出来放羊。有一天，雷电交加，突然下起大雨，两人急忙把羊吆到山窑子里，我们坐在窑口守候。盼着天晴，可是盼呀盼的，那雨就是不停，两人坐着都打起瞌睡。美玉睡着了，不知不觉躺在我的大腿上，“咔嚓”一个炸雷，把美玉吓得“哇”的一声，直扑到我怀里。我连忙把她抱上，两手给她捂上耳朵。连声叫着：“美玉，不要怕，有我在你跟前，什么也不要怕！”

自那以后，两个人心里装上了感情。再见面，都羞羞答答的。一转眼，人就大了。我长十八，她十六。美玉说：“大昌哥，从明天起，我再不来了。我妈说了，成了大姑娘，不能再野山里乱跑了。就是我爹再病，妈也不让我出来了。”

我心里一“咯噔”：“你家的羊谁拦？”她说：“我弟弟刚到八岁，妈叫他上山了。”“好吧！你弟弟放羊，我也帮助他。”

美玉低着头，再也不说话。我说：“美玉，我给你商量个事。……”说了半句，没敢再说。美玉眼里掉出一串珠珠。我心里一软，又拉上自己的衣襟给她擦脸：“美玉，我的心事你看不出来？可是我不能出口，我家太穷，没有人愿把姑娘嫁给我。”美玉哭着说：“我把心嫁给你！”

我一激动，抱住了美玉，流着泪说：“只要你有这句话，我这一辈子，就等着你了。”

美玉还真胆大，回到家里，把这事对妈说了。妈疼女儿。忙去给爹商量。爹把美玉叫到跟前，二话没说，劈脸就

是一耳光："他路大昌别痴心妄想！去打听打听，谁家的闺女不卖钱？没有八百两银子，他别想娶婆姨！就他那个揽工汉，我把闺女喂狼吃了，也不能给他！"

美玉并没有死心，只要爹妈一出门，她就站在崄畔上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在难留。有几句知心话，哥哥你要记心头……"我听见歌声，也站在对面山上唱道："走路要走大路……咳嗨哟，万莫要走小路……"两人唱着，哭着。那时，象摘心一样……

以后，美玉的弟弟上山放羊，我总是跑前跑后照应。美玉的弟弟叫"铁玉"。铁玉不是给我带干粮，就是带双袜子，或者一双鞋子。说是他姐让给的。我总是掐一把野百合花，托铁玉带给她。可是我纳闷，这鞋和袜子，她怎么敢做呢？

我估计到美玉的难处，定是每逢给爹做鞋袜时，多剪出一双，人在时给爹做，没人时给我做，听见脚步声，就得藏在炕席下。

我拿着袜子舍不得穿，宁可光脚穿鞋，也要把袜子揣在怀里，每逢想起美玉，就偷偷掏出看看。……

大昌躺在病床上，又悄悄摸头下的包包，拿出那双绣着鸳鸯的袜子，放在脸上，哭起来：我多么想再见见美玉呀！

美玉十八那年，爹把她卖了。她哭死哭活不愿去，羊羔羔斗不过狼群，还是被狼叼走了。是嫁给一家财主当填房……她跑来找过我，人家又把她捆回去……

等了她三年，再没消息。我一咬牙，跑到民团上当了

兵。那兵也不是人当的，团总喝兵血，不给人吃饱饭。幸亏遇上了刘志丹，他算救了我一条命。如今虽是受了伤，心里也踏实。就是不知哪天美玉能得救？

大昌躺下想老刘，也想美玉，不知不觉又流下汉子泪。……

那天，大昌正躺着，有个百姓来接他，说是赵宝魁派的人，还牵着一条毛驴。大昌回部队心切，向徐一知打了个招呼，就骑上毛驴随百姓走了。

走了好几天，到了陕甘边界梢林地带的贾家沟泉，出来接他的，不但有赵宝魁，还有田美玉。把大昌喜傻了。宝魁说："今天先住下，你和美玉先说说话，明天咱们再说。"

美玉已经二十六岁，毫不羞怯，拉住大昌往东头窑里走。那是宝魁给她安置的住处。进了窑，也顾不上吃喝洗涮，美玉先哭起来："听说你受了伤，不知好了没有……"大昌说："没事！人家要开枪，我一闪，没伤着骨头。伤口长严了。"忙问："我的天，你怎么敢跑到这里？"美玉哭着说："那个大烟鬼死了。头天埋人，二天我就跑到这里。找上宝魁哥，我就说，要和你结婚。……"

大昌问："你就这么胆大？不怕婆家找来？"

"不怕！我到他家几年，打了几年架，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

"宝魁答应咱们结婚了吗？"

"宝魁哥答应了。他说：部队是他带的，他作主，我们还打土豪分田地哩，还保护不了一个苦命的妇女，保护不了自

己战士的婚姻？宝魁哥说：有钱人十几岁就娶亲，我们受苦人，二十七八了，还娶不起婆姨，自己找上了，还不让结婚，那还革啥命？”

大昌说：“只要你有这条心，我还能说个啥？咱们的事，啥时办？我可是个穷战士，啥也没有呀！”

“不要你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只要你一颗心，要咱们从小的情意。……”大昌流下泪，拉住美玉不放。

战争年月，快刀斩乱麻。第二天，宝魁就主持为他们请了客，大家吃了一顿羊羔肉。宣布：“给大昌和美玉成亲！”宝魁还宣布说：“请大家注意，如果有坏人来捣乱，把他打出去！要保护战士的婚姻自由！”

从此以后，大昌和美玉，就在队伍上安了家。这件事，刘志丹还不知道。

七八月间，后方留守处主任葛明山，在老沟接到一封信，叫他到梢林里去见刘志丹。明山跑到瓦子川，打问了地点，一口气跑了四十里，到个叫柳沟的村子，才找上志丹。一见面，明山就诉苦说：“天老爷，可算找到了，哪里没跑到啊！听说你们打败仗，愁得我吃不下饭。跑出去撵你们，天天撵，撵不着。……撵到小石崖，说你被苏雨生扣住了，罗礼臣留我住了几天。耐不住，跑回永宁山，宜如也出了事。痛哭了一场，又找宝魁，正遇上敌人收拾他。跑去找海银，说你头几天才走。……心想，难道今生今世见不着面了？”志丹笑起来：“你这一肚子牢骚尽管发吧，免得吃不下饭。”明山说：

"不是为我自己，我是担心你！"

冷静一下，两人到个破窑里谈起来。志丹说："这回你辛苦了！你见着宝魁啦？我从姚家园子出来，就去贾家沟泉找他，走到半路，听说打起来了。"明山说："黄綦石调来两团人，发誓要把咱们的人消灭光，不捉住刘志丹，他不姓黄，结果被宝魁打得落花流水，不知他改姓没有？"志丹说："该改姓的人多得很，高双城、张廷芝都立过誓。"明山说："这几天又变了花样，听说省上下了令，谁捉到你，赏一万元。你的脑瓜也真值钱，天天涨价。"志丹笑说："等涨到一百万，蒋介石就该掉脑袋了。"明山笑了一阵，忽然想起来："老马呢？海银说他跟着你哩，哪里去了？"志丹说："到了平正川，我叫他找宝魁去了，接上头就到苍沟找咱们。""啥时候去呢？""我叫你来，就为这个。苍沟情况怎样？""没事。敌人来过几回，他们在上边坐着，咱们修械所在下边还照样干活。"

早上，志丹叫醒明山说："起来吧，咱们到森林里走走。"明山睡得正香，顺口说："森林有啥看头？"志丹说："我现在另有打算，很喜欢这块梢山，我走了好多天，看过好多地方了。"明山没摸透志丹的心思，也还是跟着走了。

顺着森林小道，弯弯曲曲走着，志丹时而观察森林，时而观察山势，跑到山上四下望望，又在笔记本上写写。明山说："你想当作家了？游山观景，写个游记？"志丹说："我可没那闲心。"明山催促说："快走吧！这里人烟稀少，赶黑找不到人家，连饭也吃不上。"志丹笑说："吃饭事小，办事事大，光往有人处走，有些地方咱就到不了。"半夜摸到丑驴嶮

崄，找到一座没有门窗的古窑住了一夜。这里是无人地带，东到定边集，西到二将川，上下几百里，一户和一户人家总隔五六十里，大树遮严了天，两人走路隔个十几步，就互相找不到了。不知哪朝哪代，这里有过繁荣的村庄，不知哪年哪代，这里又断了人烟。天亮肚子饿得咕咕叫，明山翻身起来说："哪里找点吃的才好。"志丹说："森林里饿不死人，走！"两人转了一圈，果然发现山坡一块空地上，长着几个野南瓜。明山大喜："真怪，还有这东西！"志丹说："大概从前老百姓跑反，在这里种过南瓜，留下了种子，就自生自长起来，可见这里也能种庄稼。"明山说："这可是便宜了咱们！早知要走梢林，春上咱先来种上些。"

说着，两人抱着南瓜，回到古窑门口，志丹用树枝在地上刨个坑，放进南瓜，封上土，下边又挖个洞，洞后开了烟道，随后架火烧起来。不一会儿，南瓜唧唧咕咕发出香味。明山馋得流着口水说："味道真美！"志丹说："你不跟我来，哪会有这种享受，你还叫屈呢！"明山说："我就不喜欢梢林！"志丹说："你可不能小看梢山，革命要成功，还得靠它屯兵养马。这里是桥山山脉中段，有山有川有森林，又是两省交界地带，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要是建立起根据地，咱们就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红旗插遍西北！"

明山笑说："还说哩！叫人撵得到处跑，命也差点儿丢了！"志丹认真地说："咱们是走了些弯路，失败过几次，吃亏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好象人没有脚后跟，走路歪歪扭扭。应当象井冈山那样，搞一块根据

地。"明山凝神听着，似乎有点明白。不提防"崩"一声，南瓜炸开了，盖的土飞了一脸。志丹一手揉着眼睛，一手拿树枝拨土，明山不管不顾，抓了一块就往嘴里塞，烫得乱卷舌头，直翻白眼，志丹大笑起来："哪就饿成这样？"明山说："这梢林就是怪，生的南瓜也比家里的甜。"志丹说："快吃吧，吃饱好办正经事。"

当初，志丹回到陕北，就已看出，陕甘边界有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但是究竟选择什么地方落脚，考虑还不成熟。如今走遍桥山南北，心中才有了数。同时，志丹也细心研究过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他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住脚得到启示：革命力量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得到发展。桥山山脉北段，荒无人烟，没有群众基础，南段靠近敌人统治中心，只有中段，位跨两省，又是个"三不管"，看来比较合适。因此志丹脱险后，就决定到这些地方走走，把这几百里周围的情况弄清，好在桥山中段扎根。在森林里又走了几天，志丹才对明山说："大约队伍快集合起来了，咱们也走吧。我准备再走一趟南梁，作一次实地考察。"两人又绕道往莕沟走，走了两三天，才到马大爷家里。

马大爷见志丹远道而来，心里大喜，拉着手让进窑洞，忙着端茶装烟，又忙着拉话："这几个月，都为你担惊受怕，听说你森林受困，邠县遭难，合水遇险，……这魔难也真不少！"志丹笑道："唐僧取个经，还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哩，咱们闹革命，要推翻旧世界，还少得了伤筋动骨！"又问："这边还好吧？"马大爷说："前几天，高玉亭的便衣，出来搜过几趟，

我把他们让进来喝口茶，他们东瞅西瞅，看了一阵，又鬼鬼溜溜地走了。"

一时酒肉饭食，端上桌子。明山吃饱喝足，闲坐不住，跑到下边去看修械所。随后，马大爷也领志丹下了地窨子。里边正在做工，修械所新添了几把虎头钳，一些手工工具，几个河南工人，一边修枪，一边研究造枪。志丹见安排得有条不紊，连忙向马大爷道谢说："真不简单，才几个月嘛，修械所和从前不同了。"马大爷笑着说："你不用谢我，我可没受累，这工具都是高双城帮着运的。他的兵到榆林领弹药，我看着顺路，就托哥老会里的弟兄运来了，一直送到门口，没花一个运费。"志丹跟工人说着话，帮着拉风箱，忽然外面明山招呼："老马来了。"

志丹钻出地窨子，罗武迎上来报告说："宝魁、小盛都找到了。宝魁有一二百人，小盛从宁县突围出来，剩下八十几人，二十来条枪，跟宝魁会合后，和敌人连打了几仗，人员又有些伤亡，现正集中休整，都要求你快去呢！"随手从捎褳里取出两条纸烟："这是从黄蓁石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宝魁叫带给你的。"志丹往炕桌前一坐，把烟打开，请大家抽。几个人围上来，志丹说："我想晚几天去。前几天接到情报，杨剑的队伍也往这边来了。队伍一集合，得作长期打算，再不能满处瞎跑，消耗力量。队伍壮大了，敌人'围剿'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没有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就很难生存。所以，我想趁队伍集合以前，到南梁走一趟，看看情况，然后把队伍带到那里去。"

马大爷满脸带笑："老弟！这一步你算看对了，南梁几百里梢山，有粮有草，正可养精蓄锐。那里有我几个兄弟，你要去，我先给扯个底线。"罗武见志丹胸有成竹，自然无话。当下志丹给马大爷安排：多注意永宁山敌人的动静，有啥消息，随时派人送来。修好的枪，造好的枪，都先埋藏起来，日后队伍上派人来取。另外，天快凉了，宜如他们在榆林狱中，赶快到宝魁那里弄些钱送去。马大爷见志丹事无巨细，设想周到，便满口答应说："都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吃过早饭，三个人带了干粮上路。因为保安县党组织受过几次破坏，好多人被敌人捉去，只西川有几个党员没暴露，工作也停顿了。志丹想顺便去看看，整顿恢复一下。离开茬沟，就往西川走。

太阳快落山时，来到麻地台川的阳坬河，刚坐下休息，不巧门外跟上来个人。志丹一眼看出是王七麻子，忙问："你来做啥？"王七麻子说："好你哩！老干大叫我给你送封信，这两条腿都快跑断了！……"打怀里掏出封信，志丹接过看了，是父亲写的，不禁皱着眉头，"哼"了一声："糊涂！"随手把信扯了。又对王七麻子说："你回去对他老人家说，不要管闲事！我跟张廷芝势不两立。他是反革命，只有消灭的，没有讲和的，除非他投降！"七麻子吞吞吐吐地说："老干大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张家既然来求上他，愿意和解，就该宽宏大量些！……"志丹火了："这不是私仇，张家是一窝子反革命，这仇解不得。张家父子作够了孽，现在又假惺惺赔什么情？这是圈套！叫他老人家不要上当，血债

还没还清，就不能饶他！”

七麻子咕嘟着嘴，还想说点什么，明山说：“话说到头了，还不快走！”七麻子翻他一眼，赌气走了。罗武说：“这个人二流打瓜，不是东西，旦八寨子驻有敌人，离这里只一二十里，万一他搞咱们的鬼，可就糟了！咱们也走吧！”明山说：“依我说，老刘不必去西川，那边满住的是张廷芝的兵，狗杂种得到风声，保不定就得跟来！还是我走一趟吧。一个人不打眼，也免得跑冤枉路！”志丹想了想，觉得有理，便答应了。

三个人分了路，明山自己去西川，志丹和罗武直奔南梁。路过曹家圪塄，见个拦羊的，甩着鞭子，赶羊群下山。志丹扬手叫了一声：“老赵！”赵羔子撇了羊群奔上来：“哎呀！你们真回来了。”志丹问：“你不在定边集揽工了？”赵羔子叹口气说：“队伍走后，老财拿咱撒气，我才跑到这里，开荒揽羊。”又四下望望：“你们要去哪里？到我家住几天吧！”志丹说：“我就是找你哩！”赵羔子拉着志丹和罗武，送进窑，把门反扣上，才去安顿羊群。

赵羔子忙手忙脚，就去宰羊。婆姨问：“来的是个谁？”羔子当过贫农团长，有见识，心想，老刘没带队伍，一定不能走风，新娶的婆姨没经过事，也不能叫她知道。就顺口答说：“永宁山的两个拜识①，贩羊皮的。”

不大工夫，婆姨炖好大架子羊肉，剁了荞面，赵羔子端

---

① “拜识”，结拜兄弟的意思，有时对尊敬和客气的人也称“拜识”。

过来，左一碗右一碗劝两人吃。志丹说："我们一进门，你就忙这忙那，也顾不上说话。"羔子只是傻笑。志丹笑说："你还是那个样子，白军没把你吓坏？"赵羔子说："谁怕他不是娘养的，白军都是耳聋眼瞎，到处搜，到处查，也没把我这个贫农团长查出来。定边集离他们太近，招眼，我就搬家。再不对，还能撩开蹦子跑，能把我咋的？"志丹问："咱们的人有变的没有？"羔子说："真正变心的还没听说。只是有人胆小，有人胆大，论起心，可还是红的。都盼望咱的队伍快回来呢！"

志丹见羔子还是老样儿，便问："你敢不敢对大家说，咱的队伍快来了？"羔子把眼一瞪："真的？我马上去宣传，到各村去开群众大会。"志丹笑说："眼下还不能开大会，只能找可靠的人，悄悄说一说。派几个人在大川里刷些标语，吓吓敌人，给群众壮壮胆。暂时要做得秘密，既要发展咱们的势力，又要保护咱们的势力。"羔子笑着点头："我懂啦！"志丹说："还给你派个工作，你敢干不敢？"羔子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你给我根绳子，我把龙王爷给你捆来。你说吧，啥事？"志丹说："我派你当个秘密区长！"

羔子吓坏了，两手抱着头："我的老天，可别作这个孽！"志丹笑说："咋样？你真不敢吗？"羔子忙辩解说："老刘哥，不是我胆小，区长这个官，谁知道咋个当法？看这两手老茧，两条黑腿，哪有个区长的相儿？"志丹说："咱这区长，可不能象永宁山的官老爷，得给百姓办事。眼下要把穷人暗暗地组织起来，给咱们通风报信儿，监视永宁山和旦八的敌

人。等咱的队伍来了，筹粮草，动员穷人参军。……”赵羔子一拍大腿，跳下炕说：“干这些事，我能。队伍过来，保险要啥有啥！你早说清楚多好，偏说当啥区长，绕这么大弯子。”

吃罢饭，志丹又问了些地方情况，就要去南梁。赵羔子自告奋勇说：“我给你保镳！”罗武笑说：“你这区长，今天就上任啦？”

走到路上，羔子又告诉志丹一件事：路大昌，被宝魁接到他那里结了婚。志丹问：“和谁结婚？家里穷得没裤子穿，谁家闺女嫁他？”

“女方自己找上门的，是个小寡妇。”

“寡妇卖得更贵，谁给他出钱？”

“人家自小找下的，就是因为穷，才折腾到现在。”

赵羔子把听的一五一十说了。志丹想：谁没有爱情？战士心里也埋藏着爱情，而且很纯真！穷人有穷人的难处，也有穷人的好处：从小没有人给他包办，如今到革命队伍上，可以自由了。不过，万一打起仗，往哪里安置呢？他们谁也没有家。志丹想起了高尔基小说中写的《红星》，那也是描写红军战士的婚姻，庄园主追赶，红军首长就保护他们的婚姻。我们也应该保护他们。

第二十四章　走南梁

从曹家圪塄到南梁，只有五六十里，穿过森林，又翻一架大山，就到南梁地区。所谓"南梁"，这不是本地人的话，而是保安县人的话。这地区，在保安县南边，满布森林，又是接连不断的大山梁。保安县洛河川的人，总是向南一指说："南边山梁上，好大的树。"灾荒年月，逃难的来多了，洛河川的人又说："南边山梁上人口多了。"以后人们都称这里是"南梁"。更准确地说，如今这里叫"南梁堡"。

因为这里偏僻荒凉，兵匪如麻，百姓到处修了堡子，一有动静，都带上干粮，背上铺盖，抱上娃娃，往堡子里钻。其实，大股兵匪来了，也躲不住，是官兵，要占堡子，是土匪，也要占堡子，百姓还是得让着他们。虽然堡子不顶用，还是年年修堡子。前几年，中心山梁上又修了一座，那道山梁最高，堡子也就最出名，老百姓就称它"南梁堡"。这"南梁堡"就渐渐变成了几百里梢山地带的通称。

刘志丹几次路过南梁，都没停留多久。这回下决心把人民的生活作个调查研究，路上把要找的人，要办的事，都想好了，赵盖子又提出几个线索。既要扎根，就得挑好土。

志丹一路访贫问苦，那天来到井岔沟，志丹想起有门远

亲住这边，叫白文秀，顺便打听一下，都说没有这个人，只有个毡匠姓白，叫白毡匠。志丹想了想说："就找这个白毡匠。"见到这人，原来就是白文秀。穷人有个名字也叫不开，毡匠就成了本名。白家住的土窑破炕，没铺没盖，倒也打扫得干净。

白文秀正擀着毡，穿件染黑的破军衣，身上满粘的是羊毛，一脸胡子茬。志丹说："几年不见，你学会手艺了。"白文秀把志丹让到炕上，双手递过一根旱烟袋，说："老弟，你不知道我的苦……" 话刚出口，嗓眼哽塞了。婆姨见男人这样，又是见着家乡人，索性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好你哩！前年，我们一家人几乎饿死，拉棍子讨饭，才从林锦庙逃到这达。……"白文秀怕扰得客人心烦，强压住一肚子苦水，劝解婆姨说："够了！你做饭去吧。泪珠子流上三升，也说不完这些伤心事。"婆姨拉起衣襟，擦擦鼻涕眼泪，往后窑去了。

赵羔子抽空出去找熟人。马罗武坐在炕上闷头抽烟，皱起眉头，一句话不说，好象人家诉起苦，就勾起了他的心事。白文秀叹口气对志丹说："老弟，要说也真寒心。咱一家三个强劳力，拼死拼活，还养活不住一家人。民国十八年闹灾荒，眼都饿蓝了。没办法，只得逃荒。爹六十多岁的人，背着破锅，我挑个担子，一头担个娃，一头担铺盖，婆姨背了一把糠炒面。逃到这里，窑没窑，地没地，当年掏荒，哪就长出粮食？一家大小七八口，张着嘴没吃的，老爹饿得起不了炕。幸好我早年学过擀毡，又拾起这个手艺，赚个斗二

八升，眼下顾住餬口。不然，这几根骨头也早烂了。……”

志丹听到这些，也是愁上加愁：“社会逼人，家家户户一个样儿，多会儿把那些军阀、民团、地主豪绅都打倒了，才有活路。”白文秀早知道志丹是闹革命的，今天既到自己家来，准是有事相托。白文秀说：“听说你还搞队伍着哩，能不能把我带上？”志丹知道白文秀被民团拉去当过兵，后来开了小差。便说：“你不愿当兵，跟我做啥？”白文秀笑了：“老弟，你真把我看成糊涂虫了。不愿给民团当兵，难道还不愿跟你当兵？我虽是个粗人，这几年也听的多了，谁是干啥的，我心中有数。不信，我干出个样子你看看！”志丹忙说：“我来找你，正为这事。咱们的军队，最喜欢的是工人、农民。凭你是个毡匠，也得要你。不过，你几个兄弟出外揽工，都不在家，你一走，这一家大小，更吃不上饭。要是真心想干革命，就在地方上干吧。咱们的军队快过来了。”白文秀满脸皱纹都笑开了：“你们真是还有队伍？”志丹笑着说：“原来是试探我呀！你以为我们失败了？”白文秀说：“我听人说，你的队伍叫谢牛打光了。想必是谣言？”志丹说：“世上有穷人，咱这队伍就打不光。这回还要在南梁扎根哩！”白文秀轻松地舒了口气：“这一来，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第二天，白文秀找来十几个贫雇农，跟志丹一块拉话。志丹了解到：这南梁周围几百里土地，都属于两家大地主。一家是裕茂隆，一家是恒义兴。这是庆阳八大家中的两家。这两家地主在许多城镇都开着买卖字号。自从清朝同治年“回乱”以后，这里断了人烟，两家地主就说，这一带的山都

是他们的。从此，满山遍野荒地，无论是谁开了，都得给他们出租子。这一带的农民，大都是裕、恒两家的佃户。这几年裕、恒两家更发大财，因为这里的土地多，从榆林、横山逃来的难民年年增加，劳动力越多，裕、恒两家收的租子越多。这块地方属四个县管，西南一块，属甘肃的庆阳县，东南一块，属甘肃的合水县，北边一块，属陕西的保安县，东北一块，属陕西的甘泉县。真正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政权组织有区，区下边有"排头"，一个排头管一片，替官府摊派粮草，收捐收款。还有"寨头"，就是堡子头，一个堡子一个头，大部分是官府指派的。官府管不到的时候，老百姓就推选一个。每个区都有民团，每个堡子上都住几个团丁，民团团头和排头、寨头，往往就是一个人，这些民团和惯匪没有两样，三天两头抢，谁家也存不下一块干净被子、一件象样的衣服，这股子过去，那股子又来。两家大地主，都住在几百里外的庆阳城，只派人下乡收租子。当地只有少数经营地主，也跟官府有勾搭，真正受害的，还是穷苦老百姓。

志丹听到这些，脑子已经有了底子，觉得这块地方，正合需要，只要扫清民团、土匪、封建势力，这几百里梢山地区，就成了我们的，两省三不管，地多土肥，只要没有剥削，百姓好好生产，粮食就多。百姓又多是难民，容易闹革命。只要有一支红军，给他们撑腰，真可以闹出名堂。志丹向大家讲了闹共产、闹红军，穷人翻身的道理，直到东方发白，大家才散。

志丹见这边的事情一时完不了，又怕宝魁担心，就派罗

武先回去打个招呼。随后，又打发赵羔子，拿个名片去南梁堡大山上，请郑大爷。

这郑大爷，也早听说过刘志丹的为人行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着人来请，倒有些过意不去。便对羔子说："这刘大哥，我早听老沟马大哥说过，今天有机会见面，我哪能等他上门，你在这里等着，我接他来住几天。"借了两匹马，到白文秀家来接志丹。

郑大爷家，村名叫南弯子，在南梁堡南边。离荔塬壁川的井岔沟有二十多里。郑大爷来到白文秀家，天就黑了，志丹已吃了饭。既然人家来接，志丹也不推辞，就骑上马动身。到郑大爷家，当晚叙叙家常，说说心事，喝几杯酒。

郑大爷四十多岁，是个满腮胡子的瘦老头儿，却一口一声称志丹"大哥"。这里边有个原因：马大爷为志丹活动方便，信里就说他是个哥老会的"大爷"。幸好志丹在特委工作时，研究过争取哥老会的政策，熟悉哥老会的内情，因此，顶上这个头衔，也没闹出笑话。两人谈到深夜，各自安睡。赵羔子不放心，夜里几次爬起来，去外面巡风。

天亮起床，郑大爷就吩咐家里人，准备酒席接风。他虽然不富，家里用的全是粗盘子粗碗，倒也有些吃的。因为他交往的人多，是个场面上的人物，常得撑撑面子，地窨子里总存着点腊肉猪油，人来客去好应承门面。再说，这地方荒山野地，草多树稠，家家户户都揽羊喂鸡，杀一只羊就是全席，杀几只鸡就干炒一大盆。郑大爷张罗罢饭，就和羔子说："我要找些哥老会的朋友陪客。"羔子问："都请些谁？"郑

大爷说了几个名字，羔子摇摇头说："老哥，这些排头、寨头，可请不得。他们虽是哥老会的弟兄，又和官府有拉扯，难免胳膊肘不往外扭。要请，就请受苦人。"郑大爷恍然大悟："幸亏你指点，出了麻搭，可对不起人！"

吃饭时候，来了五六个陪客。照郑大爷的本意，要请两桌人作陪，怕有些人不可靠，就勾去了一大半。这些人见了志丹，都跪下磕头。志丹笑说："不必多礼，请坐下拉话！"赵羔子怕笑出声，忙背过脸去。行过礼，就了座，志丹趁机又讲起要革命、要推翻反动官府的道理。还说哥老会里的穷弟兄，要捏成一个疙瘩，打倒欺压人的人。随后又给大家干了一杯酒。撤席后，郑大爷又交代说："大家可都听清了！刘大哥叫咱们抱一个膀子，同心对付坏人。你们出去都警醒些，听到啥风声，都来报告。"那几个人，全是些贫寒人，素来和郑大爷交厚，都说："大哥放心，如有三心二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客人走后，赵羔子扒在志丹耳朵边说："你为啥叫人家磕头哩？"志丹笑起来："这不是开贫农团会议，这是哥老会的人拜头目，头回见面，不叫磕头，乱了规矩，他们就不信了。以后还怎么工作呢？我们要好好团结教育这些人，等他们认识到贫农团比哥老会更有力量的时候，你再叫他磕头，他就把你拉下来！"

志丹在郑大爷家里一连住了几天，天天和郑大爷拉话，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对哥老会的政策，勉励郑大爷跟共产党走，不要上坏人的当，作地主豪绅的帮凶。这郑大爷原是

横山逃来的难民，弟兄几个，劳动多少年，种了几十垧地，累得腰直腿硬，还没有翻过身来。经志丹指点，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又见志丹看重他，待人诚恳，他也掏出真心来对待志丹。那天，志丹约了几个农民拉话，不料张廷芝一股骑兵窜来骚扰。郑大爷出面应酬了一下，把那些家伙支走了。

赵羔子又领着志丹离开南梁堡，走了好几天，从这架山到那架山，从这道川到那道川，崖前垴畔，见个农民就拉话。志丹发现许多人少言寡语，一诉起苦来，就象大河开闸。有人看着笨手笨脚，他们一旦看到出路，眼里就有了神采。南梁的民情、政治、经济、地理，志丹已了如指掌，便打算再回到南梁堡这架山上，那天到了寨子弯。

这村子离南梁堡有十来里路，在个沟崖的半山上，沟里是大森林。还没有走下沟，羔子尖起嗓子"喔——"吼了一声，又摆摆手，对面山上，那个锄地的就下来了。志丹说："那是个谁？"羔子说："就是我那个拜识高生华。"他们爬上第一层窑洞，高生华已先到了家，扫罢炕，等着接客人。志丹见这个二十来岁的人，腿弯背驼，头上搭块旧白布，时时擦着红眼睛，料到定是个几辈子揽工的庄户人。便先开口说："老哥的日子过得好吧？"高生华让着烟说："唉！好啥！这日子不能提。羔子知道，我们是咋活着的。"

志丹听这口气，倒象个老头子，苦日子竟把人压成这样子。羔子说："生华哥，给老刘哥好好拉拉话吧，他最爱听咱受苦人的话。"生华苦笑一声："正好，我这苦水也没处倒哩！"志丹问："老哥是哪里人？哪年到的南梁？"生华说："我

也是横山人，我爷、我大都是揽工汉，我五岁那年，我大背个铺盖卷儿，我们弟兄们跟着跑，逃到林锦庙，刚安下锅灶，今天谭世林的兵来一趟，明天张鸿儒的兵来一趟，见啥拿啥，还要抓人，逼得没法住，全家才逃到南梁。我十三岁上揽工，十六岁自己下苦，租庆阳裕茂隆的地。”

志丹问：“种了几垧地？一年打多少粮？够不够吃穿？”高生华说：“这里都是倒山种地，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我每年种三十来垧，拴一对牛，平常年月，能打十二三石粮。”志丹说：“不错嘛！”生华说：“乍听起来，是不错，按庆阳石说，一石也有五六百斤，十二三石合六七千斤，可一算细帐，就不顶事了。租子是包产一石七，闹了荒年，一颗不收，也得出一石七，牛是租的，一头犍牛，出租两石二，一头母牛，出一石五，养下牛犊，也是人家的。每年向官家交一石八。光这三宗，就出去了六七石，把大半拿走了。谭世林的民团、本地民团都来要粮，张鸿儒的兵，如今他儿子张廷芝的兵，都来要粮，三天两头踢塌门，连个数目也算不来了。这里头还没算上零星土匪抢的。每年藏藏躲躲，一口人留不上几斗粮，光还帐就得七八石。”志丹问：“哪来这么多帐？”生华说：“每年不够吃，总得去借。借谁的？还是裕茂隆的。出个条子，借一斗，一年三斗利，利上再滚利。每年我家得借两石，利息就是六七石。要穿件衣服，还得跑到裕茂隆店里买，咱们没现钱，赊下，还是利滚利。就是不穿布，穿件老羊皮，也不行，我揽的羊，也是人家的，三七分，人家七分我三分，死一只，得赔一只，穿件羊皮，也得折价，利滚利。过

个红白喜事，买个零碎用的，锅碗瓢勺，也没个零钱，欠下帐，还是利滚利。这样下来，每年还不清，越垒越多，照这么下去，连子孙后代，都得卖给裕茂隆了。”

赵羔子咂咂嘴说：“怪不得你的脊梁骨也压弯了，眼也急得血红。”生华说：“这光景，谁不上愁？”志丹说：“要是有一天，把裕茂隆打倒，地租不出了，旧帐不还了，你自种自吃，牛羊谁拦是谁的，怎么样？”生华说：“要是天开了眼，有那一天，我全家人对天磕一百个响头，叫我干啥我干啥。”志丹说：“天不管这事，得靠穷人齐心干，把井岳秀、高双城、谭世林、张鸿儒、张廷芝、土匪、民团都消灭，裕茂隆也就倒台了。咱们百姓自己拿枪，闹军队，坐天下，不出租，不还帐，就要过好日子！”生华说：“就是我敢闹，也得有个人领头。”羔子说：“你记住，老刘哥就是个领头的。”高生华露出了青年气，一身发热，拍着胸脯说：“我姓高的累断筋骨，也是个死。谁愿意子子孙孙都受罪？我跟你们一辈子。”志丹说：“咱们这辈子能干好，后代子孙就享福了。”

正说到劲头上，白文秀来找说：“马罗武来接你了。”志丹就要起身走，高生华舍不得叫走，拉住问：“你们走了，我干点啥？”志丹说：“找些象你一样的庄户人，拉拉话，算算细帐，叫他们也明白，不打倒军阀豪绅、地主民团，日子就过不下去，对心思的，就结成伙，替咱们办事！……”

几个人别了高生华，来到郑大爷家，马罗武牵着两匹马，在门口等着，见了志丹就说：“宝魁他们急坏了，叫我连夜来接你。”志丹向郑大爷辞了行，打发赵羔子回家，又给白

文秀安顿了几句，才上马随罗武离开南梁。

赵宝魁的队伍，如今住在太白镇附近的稻水湾，志丹他们一直向东走。第二天又走了半天，刚下了坡，后边赶来个穿军衣的。罗武说："咱们停停，看是个干啥的？要是高玉亭或张廷芝的人，就把他收拾了。"

两人勒住缰绳，拔出手枪。那个穿军衣的越发跑得快了。老远就叫着："哥哥，我是兆平！"志丹、罗武忙收了枪，跳下马，兆平奔过来拉手。罗武笑说："兄弟俩见面，差点儿闹出人命，坐下歇歇吧！"三个人坐在草坡上，志丹问："你怎么回来了？"兆平说："武轩叫我来送信……"顺手脱下上衣，撕开衣领，拿出个小纸条，志丹细看，是杨剑商贩队，在黄河边站不住脚，要来陕甘边界会合，叫派人去接。因为找不到志丹的下落，把信送到刘保堂手里了。志丹说："上个月，我也听说他们要过来，就是没取上联系。现在有了准信儿，到宝魁那里再想办法吧！"又问："留在刘保堂那里的人，都安排工作没有？"兆平说："都分到连队去了，有二十来人当了班长、排长，干的都起劲。省委派人来接过头，成立了支部，武轩当支部书记。还把几个党员调到石子俊旅去了。……合水那边，黄慕石旅，谢牛旅撤走了一部分，海银也松口气。我路过蒿蕖堡住了一夜，他叫我问问你，啥时候把队伍拉出来。"

三人穿过森林，翻过梢山，怕打扰熟人，也怕耽误时间，总避开村子走，紧赶了两天，才到稻水湾。赵宝魁迎出村。

从芦保梁出来，宝魁总在这一带活动，敌人也没放松他，有一回，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以后陆陆续续，又收了些散兵、饥民、揽工汉，还有织田镇突围出来的人，整顿了一下，又打过几仗。前些日子，黄慕石大"围剿"，因为打的游击战，损失不大，眼下有二百来人，几十支枪，前几天才又回到稻水湾。

宝魁见志丹头发好长，又黑又瘦，急走上前，挽着手说："听说黄慕石追你，可把我急炸了！"志丹问道："你的脚好了没有？听老马说你追赶敌人，把脚都扎烂了。"宝魁说："没事！别听老马吓你。幸亏你来了，再迟几天，我要把人都得罪光。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见人就冒火，真象害了相思病。……"大家笑了一阵，志丹问："小盛呢？"宝魁说："小盛在和尚塬一带活动，前天还打听你哩！海银也急得要命，怕人家吞掉他。我看早日都拉出来好，敌人一发觉，就会吃大亏！"志丹说："我也这么想。趁敌人不注意，队伍赶快扩充。咱们先去看看同志们吧！"

当下由宝魁领路，到各排各班看了看。志丹找战士们谈了话，问了生活情况。路大昌也在这里当排长，志丹对大昌说了一句："恭喜你！"大昌就羞跑了。

回到大队部，又商量集合队伍，开往南梁的事。主意已定，派兆平去接阎小盛，又着马罗武去蒿蕖堡，帮助姜海银，把队伍拉出来。

非常时期，一切都打破常规，迅速快当。罗武赶到蒿蕖堡，把志丹的意思跟海银一说，海银喜得要命，当晚就把团

丁召集起来讲话，说要拉出去打游击，愿干的就走，不愿干的回家。那些团丁，大半也是穷得没法，才出来当兵的，都愿跟着共产党走，当下砸毁团旗，打了两家土豪，给穷人分了东西，离开蒿蕖堡，开往稻水湾。这回拉过来八十多人，四十条枪。一时，小盛的队伍也开到了。三下里合起来，有四五百人。

稻水湾周围的村子，立时住得满满当当。志丹又召开会议，讨论编制，给队伍起个名字，叫"南梁游击队"。刘志丹是总指挥。下分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宝魁，第二大队长阎小盛，第三大队长姜海银。马罗武、王兆平、路大昌，都担任副队长。开罢会，海银对志丹说："我听安定来人说，那边过来一支队伍，到处打听刘志丹。你知不知道这事？"志丹精神一振："这么说，杨剑的商贩队过来了！咱们的动作也得快，好去会合。"小盛说："人一多就好打大仗了。"志丹说："不光能打大仗，创造陕甘根据地、创造西北红军的条件也成熟了。"说得大家火热水滚，坐也坐不住。

休整了两天，志丹决定，先把队伍开到保安一带，迎接杨剑的队伍，然后一同到南梁。忽然侦察员报告，张廷芝骑兵由北面来到二将川。黄慕石队伍由南面来到大凤川。黄慕石干了半辈子暗探，最狡猾毒辣，打听出刘志丹在稻水湾集结队伍，姜海银也投了刘志丹，便勾结张廷芝来"围剿"。志丹暗想，在梢山里可没你们占的便宜。马上把队长们找来布置：阎小盛带二大队去牵制张廷芝，赵宝魁、姜海银的一、三大队对付黄慕石。小盛收拾收拾，马上出发。

时已深秋，细雨连绵，四下阴云低坠，寒风飒飒，战士们冒雨行路，淋得透湿，离二将川不远，天黑下来，找个村子住下，生火烤衣裳。小盛布了岗哨，派出侦察。回到小庙，刚坐下来，院子里有人嚷道："抓住个探子！"又有人叫："我是过路的！"一时争吵不休。"不是探子你跑什么？别听他的，押去见队长！""就见你们队长，也得叫人走路！"小盛听声音耳熟，朝黑影里问道："什么事？"哨兵回答："捉住个探子！"那人也嚷："我是过路的，再说是探子，抽你两耳光！"借着灯光一看，押上来的，却是明山。明山也看见了小盛。甩开膀子，高兴地叫着："你是个啥队长，连我也抓，咋日鬼的？"小盛忙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明山说："先慢点审问，给我弄饭吃了再说！"小盛笑着对押解的人说："你们可真没有眼色，张廷芝还没打上，倒抓住个二猫子，还得管饭吃！"大家都笑。

原来明山跑到西川，要找的人，住得分散，白天不敢露头，夜里才出来活动，好容易把人找齐，开了个会，党员们要求到军队里来，一次就出来五六个。明山怕目标大，不好走，就分开各走一路。明山留下处理几件零星事，一来二去，误了几天。听说张廷芝队伍开到二将川，猜到必定有鬼，打算探探消息。不料放哨的新战士不认识他，就当探子抓了来。小盛张罗着给明山弄饭吃，烤衣服。说说笑笑，两人越发对劲。

天明晴了天，明山刚要起身，侦察员回来报告，张廷芝带狗腿子蔺士殿，领着骑兵来了。小盛听说，忙把队伍埋伏

在梢林里，随把老羊皮袄一撩，拉上明山，跑上小山包观察敌情。果然是蔺士殿带着一百多人，从北面大模大样过来了，那些家伙不知这里有游击队，连个尖兵也不派。阎小盛对明山说："把那些马夺来才对劲儿！"灵机一动，想出个主意，叫一个中队诱敌追击，自已带一个中队埋伏下来，准备夺马。

蔺士殿一队人马，都斜挎着枪，嘻嘻哈哈，扯开嗓门唱着下流小调。忽听前面山坡上，"叭叭"响了两枪。有人叫道："那是刘志丹的人！"蔺士殿忙叫去追，那伙人顺着山坡，都上了小山峁。坡上长满圪针，马进不去，蔺士殿叫道："下马去追，不要叫跑了！"一时都下了马，交几个人把马牵上。小盛见敌人追远了，跳起来打个呼哨，战士们一拥上去，夺了马，守马匪徒慌了手脚，乱放两枪，急忙逃命。蔺士殿听见山下枪响，知道中计，忙吩咐手下人往回跑。山上的游击队返身追下来，匪徒们连滚带爬，窜进北沟，又被小盛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这伙人出来四条腿，转眼都变成了两条腿，被游击队打死不少。张廷芝折腾这一阵，无心作战，连夜退回老窝，游击队趁势进入二将川。

明山夺了匹小青马，当下辞了小盛，回稻水湾报信。进了村子，只见一群人拥着宝魁，正说得热闹。原来这边的黄纂石，拉上合水民团打头阵，宝魁给他下了个埋伏，刚一接头，宝魁八枪打死八个，活捉三十多人，收了三十多条枪。黄纂石见仗不顺利，也收了兵。明山又报告打垮蔺士殿的消息，大家都高兴得活蹦乱跳。

志丹说："今天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去年这时候，咱们消灭了黄二子。今年这时候，打了两个胜仗！"罗武又张罗着要会餐，忽然志丹的表哥王兆和从人堆里挤进来，掏出封信递给志丹，志丹看着，兴奋得满脸发光。举起信向大家说道："同志们！又有好消息！山西游击队失败后，有二十七个人过了黄河，他们和商贩队合起来，编成个大队，因为商贩队的大头目姓师，就叫'师大队'，已到了保安，马上就要和咱们会合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后边的话，全被欢呼声淹没了。

一时，志丹给商贩队领导人写好了信，请他们到南梁会合。又派人送信给赵羔子、白文秀、高生华、郑大爷，请他们给军队弄粮草、送消息。回头又叫明山去通知小盛，也到南梁等候。明山又骑上小青马，望原路跑了。

队伍跟着出发，开到南梁堡北边的玉皇庙川。迎面过来五六个人，志丹猜想，准是"师大队"的人，紧往前赶两步，见个中等个子，圆脸大眼的人，认出是戴鸿远，以前他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过。两人多年不见，格外亲热。志丹紧紧握住鸿远的手说："你们太辛苦了！"鸿远说："大家都一样。"没等鸿远介绍，志丹一把又拉着个留小胡子、短下巴颏的人说："这是杨剑同志吧？"杨剑也拉着志丹说："咱们没见过面，可是早就熟了。"杨剑是商贩队的二首领。大首领老师，也跑来给大家握手。

戴鸿远原是个老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以后起义，参加了山西游击队。

戴鸿远向大家介绍：这支队伍，是山西省委组织起来的，本来在吕梁山打游击，因为敌人重兵"围剿"，打得只剩下三十来人，弹尽粮绝，无法坚持，山西省委就把他们转交陕北。到陕北只剩下二十七人，过了河就打仗，队长陶第宽牺牲，政委王思学被党派到北平汇报工作去了，剩下的就托姓白的负责，经过陕北特委的关系，就和老师、杨剑的商贩队合兵一处，编成师大队，杨剑是副队长。特委又派了些人进去，队伍共有三百多人，在陕北还是站不住脚，决定到南梁找刘志丹会合。志丹听他们说起部队的情况，心里很激动。忽然又想起一年前派去联系的那个年轻人，杨剑的侄子杨小箴，便悄悄问杨剑："小箴怎么没来呢？"杨剑叹口气说："这孩子在雁门关[①]战斗中牺牲了。"志丹连声叹息："太可惜了！那真是个好小伙子！"

忽然一阵锣鼓声，一个老汉带着一群青年后生，扭扭搭搭过来了，一边敲打小锣小鼓，一边唱着自编的歌。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南梁附近的农民，来庆贺游击队会合的。杨剑说："陕甘边界老百姓真热情，有这个地方落脚，就能打开局面。"志丹微笑说："把土匪、民团一扫清，这里就可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基础。"

---

① 雁门关——指延长、延川之间的一座山。

第二十五章 陈宏有疾

在陕甘边界，刘志丹已把队伍带到南梁的荔阳堡。这里村子大，从荔阳堡到阎家洼，有十五里路，到处可以驻队伍。七八百人的队伍，编两个团也不算小的。

刘志丹可真忙，先找新来的每个头面人物谈话。在刘志丹心目中，戴鸿远是个老干部，他们在西安见过面，就先找戴鸿远谈。鸿远说："我受过军事训练，可是我不会打仗，只能打杂。"

这个人，从表面看，忠厚老实，脸上表现的，也是和善可亲，连长圆脸上的五官都是端正的。眼神也很精明。志丹想：这人和赖随可不相同，是个正经八百的人，便笑着说："没关系！打仗是锻炼出来的，你是老同志，以后多做些工作。我相信你一定能把工作做好，请你先介绍一下山西部队的情况。"

戴鸿远也很殷勤热情。他介绍说："在山西那一段，就不用说了，听说山西省委给陕北特委转来了材料。"志丹问："你见过陕北特委书记老赵同志吗？"鸿远摇摇头说："没见过，不知道特委书记是谁？"志丹有点纳闷，又问："谁带你们过的黄河？""现在是白成林，这人年轻，能打仗。"再多问，

他就说不清了。

志丹想：这么个老同志，怎么不了解全面情况呢？是他没找过特委，还是特委的人不见他？志丹又找白成林谈。据志丹看：这人确实很精干，瘦削脸，白生生的，一双大眼，明明亮亮。小伙子很坦率，一口气就说出了部队的全貌，他说："我们过河时有三十人，带队的是陶第宽、王思学。听王思学说：他见了陕北的特委书记老赵同志。陶第宽战死了，思学又调回北平，临走时，他把部队交给了我。原是三十人，路上又牺牲一个，现在只有二十七人。"

志丹问："王思学是什么职务？"

"他是政委，和山西省委联系，和陕北特委联系，都是他。走在路上，我们成立个党小组，成员就是陶第宽、王思学和我。"

志丹心想：戴鸿远这么个老同志，怎么没参加党小组呢？是否里边的意见不一致？但是他撇开这个问题，又说："我看你这个队伍不小嘛！总有六七十人。"

"多半不是我们的。一部分是特委派进来的，还有些是大家路过老家时叫来的老乡。那些老乡也不是党员，我们的二十七人中也有的不是党员。还有，到陕北后，有人听说我们要到陕甘边界找你，自动跑来一些：比如王之西、谭德、强大光……我们杂编到一块，才有六七十人。他们推我当头头，我只得应承下来。"

志丹又去找杨剑。杨剑正在房里擦枪。一见杨剑满脸胡子，他就心里发酸。他看出杨剑的神色还带着内伤，又想

起杨小箴：小箴的脸盘多么象叔父，圆脸高鼻子，眼眉向上挑着，眉头一皱就是一个主意。当初，我是多么喜爱小箴、信任小箴呵！如果他不牺牲，可以在“师大队”中当个政委。牺牲得多么可惜！志丹拉住杨剑的手，久久不放，虽未见过面，心里却成了亲人。杨剑擦把泪，向志丹谈起自己的队伍：“我从前在家务农，吃不饱，跑到河南当过兵，回来后井岳秀的人抓我，我一狠心，就跑到黄河边上搞贩运，弄起一百多人，几十条枪，后来碰上师介人，两人对脾气，就合起来了。反正都是抗捐抗税呗！他的人比我多，他有二百多人，百多条枪，我们合到一处，就有三百来人，一二百条枪，和井岳秀的一个整营差不多。我们人多势众，那些小股敌人，就不敢惹我们。”

志丹问：“你们怎么和白成林的队伍合起来的？”杨剑说：“还是小箴牵的线。”志丹想：是了！小箴走时，我给力坚写过信，可能力坚把小箴介绍给特委，这就好办事了。杨剑说：“我们和白成林他们合编后，大家就选师介人当大队长，编成个‘师介人大队’。因为他的人、枪最多，打仗也有经验。白成林那部分人，大多数没有枪。”志丹问：“师介人怎么样？有没有嗜好？”

杨剑的侄儿、外甥，全是共产党员，杨剑受党的熏陶多，虽然他没办入党手续，到底和党是一条心，对志丹说话，总是掏心说的。他说：“有！他的那些人中，打仗一个顶俩，可是二百多人中，就有几十个有嗜好。贩运那东西，很少有人不沾的。我是硬着头皮不沾。再有，我多半是贩运羊毛和

枪弹，很少贩那东西。"

志丹心里有了底，才去找师介人，师介人正坐在窑里抽水烟袋。见志丹进来，忙递过去。志丹说了声"谢谢！"忙掏出哈德门烟，打开递过去，点上火："抽这个，是缴获品。前几天，赵宝魁又打了黄綦石，缴获不少物资，分给大家用。"师介人欠欠身说："你这些人很能打嘛！我来后到处看了看，个个都是硬棒小伙子，那拿枪的架势，就象受过正规训练一样，是你训练出来的吧？"志丹说："不！他们自己练出来的。"又说："你老兄一来，咱们的力量就大了。'师大队'的名声不小呀！"

师介人听见志丹夸奖，也说起心里话："我那些人，有不少是带毛病的，连我在内，都有毛病。不过，我们愿意听你指挥。听霍力坚介绍过你，我盘算了一年，总觉得最后得归你，我们那种弄法，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虽有口嗜好，也要决心戒掉！"志丹笑说："欢迎你这个决心！中国这个社会，无处不种大烟，陕北更甚。旧军队上的人，歪好是个官儿，都沾了这个毛病。你们当然不属旧军队，搞贩运，也难免不沾。咱们派人到西安买些药，就能把毛病戒掉。"师介人握着志丹的手说："你算给我治了心病！"

摸过底，志丹把师介人、杨剑、白成林、戴鸿远、赵宝魁、阎小盛、姜海银、王兆平、马罗武、葛明山、路大昌、赖随……找到一块，互相作了介绍，开了个会。决定暂时定名南梁游击队，志丹是总指挥，编两个团。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下编三个连：第一连长赵宝魁、副连长王兆平，第二连长阎

小盛、副连长路大昌。第三连长姜海银、副连长葛明山。第一团团长师介人，下边也是三个连：第一连长杨剑、副连长王之西，第二连长强大光、副连长强二光。第三连长白成林、副连长赖随。马罗武在指挥部任副官。

刘志丹特别介绍了一下参谋长朱凯。他说："朱凯同志刚来，是黄埔军校毕业，在内蒙部队里当过参谋长。从邠县监狱刚出来。"说着伸了伸手，朱凯站起向大家敬个礼。引起一片掌声。

部队究竟用什么名义？志丹已派人去请示省委。依他考虑：部队大了，应当独立行动，再不能用从前的办法。我们要紧紧掌握住这支武装，从现在开始，就要打出自己的天下。志丹把意图向大家一讲，都欢呼起来："用人民的武装，打出人民的天下！"

不免又是联欢一番。

夜晚，刘志丹正和朱凯坐在炕上研究部队的行动。突然闯进来个人："报告！我迟到了，向志丹同志请罪！"志丹一把拉住说："不是陈宏同志吗？听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陈宏说："在百姓家休息几天，已经好了。之后，又到你家看了一回老干大，才赶到这里。"志丹说："白成林同志已说过你的情况，你先养几天，一切战斗、上操、开会，都可不参加，养病第一！"陈宏一听志丹的口气，心想：他真信了我的话，忙向志丹敬了个礼。

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省委派来了人，是省军委的巡

视员郭老三，后边跟着方自强。志丹喜出望外，下午就召集全体人员集合，听省委的人讲话。在荔阳堡的后山梁上，七八百人坐了个满山，郭老三操着清涧口音，对大家说："……这个部队，现在要编一个旅。由方自强同志任旅长，这是你们大家的要求：省委接到了'师大队'的信，要求方自强同志来领导，我们接受了'师大队'的要求，满足大家的愿望！刘志丹同志，是亲手建立这个部队的，由他任副旅长……"

会开得不长，散会时，一片混乱。

师介人抓起烟袋锅，在石头上敲得当当响："对天地发誓，我决没写过这种信！"杨剑摸着子弹打过的短下巴颏，坐在石头上不走了，一句话不说。可他心里直翻腾：小箴叫我来找刘志丹，怎么又节外生枝？若是刘志丹不能拿事作主，谁知将来是个啥下场？那个陈宏、赖随，我早在黄河边听说过，是两个歪把儿葫芦，既能卖假药，又能哄骗人。那嘴还甜得象蜜糖，能把人粘上。不合他的意，那心毒得象恶狼，能扒吃你的祖宗三代。一路走，我看了他们多少故事儿。听说还有领导人被他们迷糊着……怎么得了呵！这天，老杨剑病倒了。

第一团的三个连，乱哄哄地吵闹："师介人咋能代表我们全体的意见？事先也不和大伙儿商量，瞎要求什么？谁給省委送的信？师介人不是党员，他怎么知道找省委？"

有人提出了怀疑："是不是陈宏搞的鬼？他离开部队快一个月了，害的什么病？"有人说："我看他就没有病。还是方头大嘴，胖得象个二和尚。"有人说："可能是思想病！"

不管怎么闹，志丹是稳如泰山，一言不发，因为他一点不了解内情。晚上郭老三把志丹叫去开会，在场的只有刘志丹和方自强，自强把陈珪璋的任命状拿了出来。志丹一看，才明白，是陈珪璋又任命方自强为十一旅旅长。志丹看看自强，那眼光，是疑问。自强说："听说你打太白民团，我就离开休养地，跑到西安找了郭老三同志。在豫陕边界时，我们见过面，我要求工作，他就把我派到甘肃去了。听说陈珪璋那里的旅长名义还在。我说我是河南樊仲秀部的团长，他们一听说樊仲秀，就很感兴趣，陈珪璋说：'樊仲秀嘛！陕甘两省的人都知道，从前河南人叫他土匪，后来他投了孙中山，参加了北伐，成了一支革命军，去年被蒋介石炸死的。他的人都很能打仗！'一说起这些，我们就近乎了。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双方谈判好，那个十一旅的名义，还是由我们拿过来。前几天老三同志来了，我一汇报，他也同意，你呢？"

志丹沉闷半晌，才说："这条路，我们已走得焦头烂额，现在有七八百人的军队，再归人家收编，简直是挖我们的肉，掏我们的心。不是我没有毅力，恐怕大家也不同意。老三同志，省委是否再研究一下？还是我们自己搞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成林来找指挥部，向志丹、自强、老三报告："我们那个连，要求整顿部队，大家对陈宏意见很大。"

志丹想，陈宏和自强是老乡，还是由他处理好。便说："人熟好办事，这事请自强作主吧？"自强接过来，对白成林

说："好嘛！在你们连里开个会，叫大家讲个够，但是不能扩大。是小范围，不是大范围。"自强到底是了解陈宏，深怕说出些见不得人的事。

会议是在山窝窝儿里开，由方自强坐镇，白成林主持，只开这个连的六七十人的会议。郭老三想了解情况，也跑来听。

白成林的话还没说完，就开了锅。这个说："我们这个部队，一路闹不团结，问题就出在陈宏身上，他的故事儿最多，最跋扈！"那个说："有几天，白成林病了，陈宏代理几天中队长，象当了皇帝一样，今天打这个、明天骂那个。吃饭时候，他一人守着锅，谁再去舀第二碗，他就瞪眼，气得人家把勺子都扔了。""他打人没数，不是用拳打，就是用脚踢，把我的门牙都踢掉了。你们看看，到现在还豁着！"一个战士张着豁牙大嘴。

"他一身流氓习气。看见个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每逢打罢仗，路过个村子，部队走远了，他总是半天不出村，干什么去了？这象个游击队员吗？称得起红军游击队吗？我当了几年兵，没见过一个这种人。陈宏简直是个害群之马，把我们的名誉都败坏了！"

"我们都是来革命的，为啥克扣我们的伙食？每逢他值班管伙食，饭就不够吃。可是他，却拿着小米去换鸡蛋吃，这简直是贪污！"

"每逢打仗，他就往后缩，不是说肚子痛，就是说发烧，要不，他就找个山圪塄睡觉。象个革命战士吗？"

“这次他不跟部队一块走，到底是病了，还是有别的事？还是临阵逃避？”“有病还红光满面？到底什么病？到哪里去了？快一个月才回来，得说清楚！”

有人提出：“要给纪律处分！”“我说：应当开除！”“应当枪毙！不管拿出哪一条，都应该枪毙！”

大家都吼起来：“开除！开除！”

“枪毙！枪毙！”

听见一阵吼声，陈宏吓得发抖。偷眼看看郭老三和方自强平静的脸，自己暗想：大概不要紧，这两个都是熟人，还能不保我过关？果然，老三说了话：“让陈宏同志自己讲讲嘛！要给人家发言权！”

自强也说：“陈宏！你讲！不对的你可以反驳！”

陈宏看了一眼自强，大嘴一咧哭起来：“我没有调戏过妇女！”

下边同声说：“呸！把你的脖子伸出来，叫大家看看，人家婆姨把你的脖子抓了几道血口子，现在还有疤哩！”“看看他的耳朵，人家婆姨给他撕开个豁子！”

陈宏忙用双手捂脖子，又捂耳朵，一句话说不出来。

方自强一看情况：恐怕是赖不掉了。忙和郭老三低声商量。郭老三也悄声说：“不要说调戏没调戏妇女，就凭贪污伙食一条，就得开除！甚至枪毙！”自强说：“我看还是宽点吧！给个处分算啦！”郭老三说：“你是主管，又是你的老乡、老部下，由你决定。”

方自强作了难：真的开除、枪毙吗？这可是个有用之

人。脑子灵，办事快，活动能力大。除掉他，是真可惜。再说，他对我来说，那是万分忠实。那年在南阳打仗，我跌下马，是他把我背上走的。心一横，便宣布说："我单独和陈宏谈谈，然后再作决定。"

方自强要找陈宏谈话，陈宏心里也直打鼓，虽然知道老方是自己的保护伞，可到底是两个人身，两个脑袋。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也得在心里打个底稿：比如我在路上装病不走说不说？我路上杀人说不说？……这些事，恐怕烂到肚里也不能说。离开自强后，到了陕西，我还给李团长当过马弁，李团长是共产党，我对他侍候有方，他就介绍我入了党。李团长结识广，和他来往的人物，我哪个不认识？除了国民党、杂牌军还有许多是共产党里的有名人物。我这些事传出去，在党内就混不下去了。谁还再认我？再说，自强一贯高看我，都说出来，也给他丢人。……

陈宏正蹲在树下呆想，方自强打发人来叫他。

方自强和陈宏，单独在一个窑里谈话，自强开口就问："你到底啥时离开的部队？到哪里去了？"

陈宏把皮帽子往炕上一扔，脱鞋蹴在炕上，一狠心，终于把实话吐了出来："实对你说，我是装病！"自强一惊，跳下炕，坐在椅子上。两眼一瞪，骂道："你真丢人！既然入了共产党，当了游击队员，就得象个样子！流氓习气不改，怎么得了？"陈宏说："要骂你就骂吧，我有我的难处。"

"有什么难处？你说！"

陈宏咳一声，“叭”地吐了一口痰，清清嗓子，便低声说：“我不去西安，你能来当领导？”自强说：“什么？我来工作，要你去找省委？我在豫陕区党委军委当过巡视员，今年又在上海受了训，中央有新精神，凡是受过训的人，都要重用，要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你没听李团长说过？”

陈宏说：“听山西省委来人给李团长谈话，是有这么个意思。可你，哪能压得住刘志丹？他的名望大，能力强。就是你来，也得放在他下边。”

“他领导过我，都习惯了，怕什么？”

陈宏拍起大腿：“我的老方，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你忘了三道川的事？那次是咱们捅了漏子。听说你在保安山区养病，我去看你，你说了些刘志丹对张廷芝的看法，回到三道川，在饭桌上一喝酒，我就走了嘴，说出了刘志丹的那句话：‘在陕甘边界不消灭张廷芝，咱们就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张廷芝听见后，就去勾结赖老大，把三道川闹了个底儿朝天。这事，难道刘志丹不知道？不说咱们‘出卖’？还有，另件事，可能你不清楚，当地百姓都知道。赖随得了二百两大烟土，是张廷芝给的，因为我也去下马关为张廷芝接过队伍，他就分给我一半，卖了二百块大洋。钱一到手，赖随又叫我去陕北特委，先把田耕告一状，说‘三道川事件’，全赖田耕指挥无方。田耕受了处分，成了一般干部，到地方上跑腿去了。这事，难道他们不会听说？特委的成员，拥护他们的人多，信我们话的人少，万一都传给他，他能轻饶咱们？就说他肚量大，不理会，他的那些部下，什么路

大昌、赵宝魁……能饶我们?”

方自强沉默一阵。又问:“你到省委找的谁?怎么写的信?用谁的名义?就你这么个人,谁信你的?”

陈宏说:“这事你不清楚。赖老大在西安开铺子,他的钱,也是张廷芝给的。张廷芝没有把妹子嫁给他,给了几百两大烟土堵嘴。一两烟土卖两块白洋,五百两就是一千块白洋,在西安开个铺子也不小赖老大也知道,田耕能批准赖随去给张廷芝接队伍,是我和赖随去求的田耕,左说右说,把他说服了。因此,我到西安找上赖老大,一说来意,他便明白,找人替我写了封信,是借用师介人、杨剑的名义,说是他们两个代表‘师大队’,要求你来领导。因为你在河南当过团长。然后,我就去找郭老三。那个郭老三,他在延安教书时,我认识他。你也清楚,咱们河南和陕西的军人来往多,那年,我去延安找赖老大,被井岳秀的人抓了去,说我是‘土匪’。郭老三听说我是李团长的马弁,又是共产党,他就托人把我赎出来,我给他磕了个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也放过话,以后有事就找他。如今他到了省委,我一找就灵。他看了信说:和省委商量商量。我也听出来,省委很看重你在上海受过训。很拥护中央路线。现在不是成功了吗?你总算跳上来了。”

方自强叹口气:“这种作法不正当!既然作了,就千万别再说。传出去,师介人和杨剑也不饶你。”

陈宏突然跳下炕,拉住自强说:“我对你是绝对忠实。我给你当马弁时没出过错,什么话都对你说。咱们都是河南

邓县人，这次没有你，他们还不枪毙我？你不救我谁救我？”

“这事，还得和郭老三商量一下，否则，他回头咬住，我还得受你的牵连。”

第二天，方自强召集白成林连开大会，宣布说：“我们研究决定：把陈宏调出部队，给几条枪，叫他到别处活动，作为考验！”

大家一听，都站起走了。一路走一路骂：“这是什么处分？这是包庇！”

陈宏终于离开部队。方自强去掉一块心病，宣布把部队开到陈珪璋防区——庆阳县的边界。自强准备当十一旅旅长，郭老三回省委，请示报告。

在半个月内，陈珪璋派人送来了军衣、鞋袜。正在接交，郭老三又急急忙忙跑回来，要方自强召开大会。到了会上，郭老三当即宣布：“上级有新的指示：现在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火候，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商，都已卷入抗日高潮。上级决定：我们再不和军阀合作了。要搞自己的部队，成立‘反帝军’，趁此机会，施行土地革命！”一阵掌声。

郭老三又说：“领导人是，郭老三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方自强同志任政委。把‘团’变为‘支队’，第二支队长由志丹同志兼，第一支队长仍由师介人同志担任。下边分大队和中队，把一支队的第三连改为警卫队。上级决定，部队暂时开到正宁县的十亩塬，听上级调遣！”

会毕，郭老三把部队交给方自强，自己又往省委跑。

听说部队就要开动，路大昌来找志丹。进门张张口，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志丹说："有事只管说！"大昌低着头说："我那个婆姨咋办？是扔了，还是另找个地方安家？要是扔下不管，我怕咱们部队走远了，她婆家仗势欺人，把她害了。"

志丹问："她现在哪里？"大昌说："往庆阳开时，我把她藏在南梁老百姓家里了。"志丹说："我已考虑到你这个问题。特殊情况特殊解决。路过南梁时，你雇条毛驴，把她驮到十亩塬，之后，设法把她送栒邑县安家。那里有个老县委书记，名叫迪伯仁，我和他认识，托他找个可靠地方，就不要再搬家了。"

路大昌问："别人会不会说闲话？"志丹说："我已和自强同志打过招呼，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她是个苦女子。"

第二十六章 究竟为什么?

数九寒天，桥山南北大风大雪，一夜间，高山大川，都变了样儿。沟沟洼洼填满，梢林披上白衣。天地间，迷迷茫茫，只有银龙飞舞，三卷两滚，万物都化成了白雾。天将亮，窑洞照进了一道道雪光。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战士们立刻从梦中醒来，意识到就要起程，跳下炕就打背包，抓武器。

雪下得正猛，队伍一出村，马上被风雪吞没。出来打食的野鸡，迷了路，惊慌着往场院飞。靠近川道的地头上，架着一捆捆小麻、糜谷，有的被风刮倒，有的被雪埋住，象些小坟堆。陕甘边界地多人少，多年养成一种习惯，秋天收割的庄稼，都放在地里晒着，等冬天农闲再往回背。这中间，雀啄鼠盗，风吹雨淋，不知抛撒多少。过去指挥部动员战士抢运过，如今路过南梁，余下的粮堆还躺在地里。

刘志丹默默走着，心里千头万绪。队伍往南开，他有些想法：艰苦的斗争实践告诉他，我们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是在敌人统治较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山区。井冈山的胜利，给了他启发；张皮塬失败，织田镇被围，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这个真理。因此，这一年来，

他走遍桥山南北，深入调查研究，下决心给红军安排个可靠的落脚点，再步步向外扩展。通过实地考察，最后选中了南梁。如今脚未扎稳，就匆忙南下，背后无依无靠，将来不知是个什么结果？现在部队不由他主管，别人不说话，他咋能违背省委的意图呢？

翻过一座大山，天色已晚，战士们又冷又饿，离宿营地还远，志丹和自强商量，决定就在寨子沟后沟住一夜。赵宝魁、阎小盛这两个队长，都是拉饥民队伍起来的，南梁附近几个县都跑得烂熟，两人一听宿营地点，忙提醒说："那个村不行，只十来户人家，别说住不下几百号人，恐怕借锅烧水都有困难！"志丹笑道："难道锅都砸烂了？夏天我走过一趟，村里好象还有十四口大铁锅！沟前沟后空窑多得很，难道都塌了？"志丹说得真切，两人却将信将疑。紧赶一阵，进了村子，志丹亲自分配指点，果然都住上了暖窑。原来前后沟还有五六家散户。宝魁暗暗称奇。小盛说："再数数铁锅看！"两个人挨户去数铁锅，不多不少，正好十四口！宝魁大吃一惊，不禁叫道："人说志丹是活地图！一点不假！"

罗武最了解志丹，他暗想：志丹不光是本活地图，他还是一部百科书：天文、地理、物产、习俗，尽都包罗无遗。桥山南北，无论是哪条川、哪个村，他都熟悉。哪座山有些什么石头，哪条川是什么土质，长什么庄稼，用什么方法耕作，哪里水甜水苦，哪里树多树少，哪里庙大庙小，哪个村有几家地主，几家贫农，甚至有几条驴、几口锅、几个牲口槽子，无不了如指掌。黑夜行路，他从不迷向，摸摸山边石头，捏

捏地里泥土，就能判断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候，根据核桃仁的软硬，枣核的形状，他能猜出这是哪里的出产。他想在南梁建根据地，不是脑子一热就决定的。他经过长期考察，才得出结论：南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应该花心血经营这个地区，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但是，现在却要违背心愿，离开山区，南下平原！

天亮，队伍出发。走了七八天，进入平原地带。这里是高山平原，虽不比八百里秦川，远处一望，也是平展展的，连树木都很稀少，当地人叫"塬"。每块塬几十里长，几十里宽不等。塬和塬之间，隔着深沟，沟里有河。从这个塬到那个塬，还得"翻沟"。来到新地方，接连打几仗，情况不熟，处处被动。战士们都说："麦子好吃，仗可难打！"翻了几条沟，走过几块塬，且战且走，来到正宁和栒邑之间的十亩塬。

头一个迎来的，是栒邑县委书记迪伯仁，拉着志丹、自强说："好啊！郭老三路过这里一说你们要来，我就跑来等上了。咱们成立了'反帝军'，这就好啦！先住下，我去布置开庆祝会。"

志丹喜爱这个老农民干部，四十来岁，胖大个子，迈着大步，到处张罗。晚上，给全体部队会了餐，第二天又挂起红旗，开庆祝会，十亩塬附近的百姓都跑来参加。有人说："这是刘志丹的队伍，去年来过织田镇，还给百姓分过粮食。"

赖随挤在人群里，听见百姓议论，忙解释说："现在是方自强的队伍。刘志丹的部队啥时候来过栒邑县？"有个百姓说："哟！原来你不是刘志丹队伍上的人呀！去年春上来

过，你不知道呀！”赖随的脸一红，走了。

方自强站在主席台上讲话：“从今以后，我们要进行土地革命，还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部队的待遇，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月发二十元的薪饷。……”战士中一片掌声。

群众挤在队伍旁边，议论纷纷：“人家这队伍可是富足！比杨虎城的队伍有钱。听说杨虎城的兵，每月才有十块薪饷。”另一个老汉说：“十块钱还包括饭钱，人家这二十块只是零化。我再有儿子，也得当这个兵，比当个教员挣钱多。织田镇的小学教员也是二十块，还不管吃穿！”有个老婆婆更多嘴：“你的儿能当上这个兵，你老汉就别穿这件烂棉袄了。你老婆也不会冻得不敢出门了。”

又听方自强在台上说：“今后，我们的活动地区，是关中道的三水（栒邑）、淳化、三原、长武一带。因为那些地方，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

赖随在下边叫了声：“好哇！”赵宝魁悄悄说：“好个啥？平原上怎么打游击？”路大昌说：“老赖，你怎么还是晕晕乎乎的？”赖随一瞪眼：“把你老婆带到了吃麦子的地方，总比吃小米强吧？”

正开着会，陈宏赶回来了，背着枪，气吁吁地站在自强跟前。战士们指着陈宏说：“嗬！他倒没事了！”“这叫换个地方闹革命！犯了再大的错误，到外面转一圈儿，就完了。”“恐怕是上边有话，要不，他怎么不怯不战的呢？”

开完会，就打土豪，先挑近处打，再往远处打，没有多少

日子，就到了腊月。部队发不下饷，战士们有了闲言碎语："说大话，使小钱，干打雷，不下雨。二十块银元跑了！"

方自强听到战士们嘀咕，就召集干部会。

这地方，和陕甘边界不同，住的不是地上窑、山边窑。因为这里没有山，除了塬，就是沟，那窑洞，都是平地挖坑，坑里三边打窑，一边开大门。大多是平地盖平房，村子是不小，就是干巴巴的没有几棵树。

方自强住在平房里，冻得干冷，虽然夜里陈宏来给烧过炕，还是得穿上皮大衣，偎在炕上。他周围，住的是第一支队。刘志丹住在二里以外，是和第二支队住在一块儿。

方自强召开的，是党的队委会。队委只有三个人：刘志丹、方自强、戴鸿远。

在队委会上，三个人争论了三个问题，一直还作不了结论。一个是薪金问题。方自强说："二支队怎么不接受这个口号呢？"

志丹说："不接受还好些，接受了更被动。到时候拿不出钱，怎么交代？我们一无税收，二无地盘，三没有中央发饷。光靠打土豪，部队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能发这么多饷？你算算帐：按八百人计算，每人二十元，每月得一万六千元。再加上吃穿，每月共需两万元左右。眼前我们能办到吗？"

又转到在哪里建立根据地问题。不等自强提，志丹就说："那天你在大会上一讲，我就有想法：怎么能在平原上建立根据地呢？杨虎城答应不答应？"自强说："这不是我个人

的意见，是省委的意见。郭老三带来个文件，我是照文件精神说的。我只能拥护省委的，不能另有想法。既然老郭把部队委托给我，我就得坚决照办！”

志丹说：“难道不能向省委提个意见？”

“我现在不能提，因为我同意省委的意见。”

“那就不好说了。你一来，我就和你交谈过，还是先在陕甘边界的山区为上策。”

方自强说：“这个问题咱俩说不清。以后问省委书记吧！现在研究一下部队的整顿问题。依我看，各支队思想都很混乱，成分复杂，要下狠心整，开除一批，枪毙一批！”

志丹说：“刚集结的部队，当然要整顿，这个原则我同意。但是，不同意用开除、枪毙的办法，有些有毛病的人，可以教育，教育不过来的，劝其回家务农，还要打发点路费。因为他们都是穷人，只是在社会上流逛多年，沾染了很多毛病。这个情况，两个支队都有，甚至连白成林带的那个警卫队里也有。”

自强又问戴鸿远的意见。鸿远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提不出第三种意见。”自强说：“好吧！这些问题放下。再说两件事：一件是，快过年了，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土豪活动。不然，这个年关过不去，战士们意见更大。另一件，把陈宏和赖随派出去，到西安搞些子弹，打仗总得用子弹嘛！”鸿远忙点头说：“这两人有这两人的用处，能活动！”

从腊月十五，到腊月二十八，两个支队都出去打土豪，特别是在栒邑县的织田镇，打的土豪最多。粮食、猪肉、布匹，要啥有啥，正在杀猪过年，陈宏和赖随回来了。骡子上驮着子弹，也不知有多少。初一会餐，初二分子弹。

老杨剑来找志丹，嘟囔着说："为啥给我们发的子弹那么少？两个人只合一粒。打起仗来，难道只有一半人上阵？另一半人歇着？"志丹说："不要计较这些，子弹主要靠打仗缴获，不能靠向别人索取。第二支队是每三个人分一粒子弹，比你们还低一等。要是靠这些，咱们就别打仗了。"杨剑说："我不是计较，只觉得办事不公。为什么警卫队每人分五十粒子弹？他们仨月也用不完。"志丹说："那叫警卫队嘛！是得受些优待！"

"相差太远，战士们气得直骂街。"

志丹再没言语。杨剑又说："下边谣言很多，赖随说，路大昌行军还带个婆姨，影响军容。"

马罗武进门搭了腔："人家二十八上还娶不上婆姨，赖随十八上就娶了亲，到山西又娶一个，听说那婆姨一直跟他到黄河边儿，才回了娘家。不影响军容吗？"

志丹说："路大昌的婆姨过几天就走，迪伯仁已给她找好了住处。在迪伯仁的家乡给大昌安个家，问题就解决了。"

三天之后，早饭毕，指挥部通知紧急集合。两个支队都跑步到指定地点。方自强讲话："把枪背好！""哗啦"一声，枪都背在肩后。自强的第二句话就说："现在开始，整

顿部队！”

志丹还没反应过来，陈宏把路大昌劈腰一抱，赖随照大昌脑袋一枪，大昌立即倒下。陈宏丢下大昌，又去夺了志丹的枪，赖随夺了王兆平的枪。宝魁、小盛拔枪要还击。志丹厉声喝道："把枪放下，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这一来，志丹压住自己的人，那边更疯狂，陈宏大声叫道："我是执法队长，警卫队听指挥！打！"警卫队的人，全对二支队开了枪。打死打伤大片，满塬乱跑，血流成滩，死伤横躺。

方自强又大声叫道："凡是第二支队的人，全部解散，立刻缴械！"

陈宏和赖随把刘志丹架走了。

赵宝魁、阎小盛、姜海银、马罗武、葛明山，都已被开除。他们离开部队前，去看志丹，志丹被关押在平房里，门口站着哨兵。兆平要往里闯，哨兵拦住说："上边有命令，谁也不许进去！"兆平去找方自强，方自强说："你们的人已被解散，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兆平火了："你还有良心没有？"

"我是执行省委的命令，省委同意整顿。"

"为什么只整我们，不整别人？大家同样打土豪。有什么差别？"

"你们的人走路带婆姨！"

"你们的赖随，去调戏大昌婆姨，被大昌婆姨打了，如今就假公济私把大昌打死，你怎么领导的？"

“算了，算了！你已被开除，要走快走吧！”

兆平一转身，碰上刘三丙。兆平说：“走吧，咱们同路回老家。”刘三丙呲开长牙笑着说：“我和你们不同。他们没有开除我，也没撵我走。”

兆平忽然想起：刘三丙为了争当参谋长，和朱凯打过一架。这次朱凯被打死，是刘三丙和他们串通干的，便冷笑一声说：“无耻！卖友求荣的家伙！我们二支队被撵得净光，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有脸，就跟着他们作恶吧！”

兆平背个包包走到塬边，忽听路大昌的婆姨田美玉骂道：“挨刀的家伙！打死我男人，我和你拼了。”回头一看，田美玉正和赖随撕打。赖随叫道：“没有男人跟谁不行？反正你是个寡妇。”

田美玉大叫了一声：“大昌！”用剪刀扎进自己的喉管，躺下了。

兆平下了坡，正碰上郭老三。兆平劈脸骂道：“你是什么共产党员？就叫这么整顿部队？你去看看死伤多少？我们创建，你们破坏！”

郭老三莫名其妙：“我没有说叫整顿呀！”郭老三吓得连忙往十亩塬跑。一问情况，刘志丹正被关押着。老三慌了手脚，问方自强，自强说：“陈宏去省委问过李可夫，他同意我们整顿。”郭老三说：“前边不是有例子吗？陈宏的问题那么严重，既没开除，也没关押，更没枪毙。这些人比陈宏如何？”方自强无言对答。郭老三说：“你把刘志丹关起来，我怎么向省委交代？他是个老资格，地位比咱们都高。万一

省委怪罪下来，咱们都吃罪不起。赶快放出来！”

就在郭老三来的那天晚上，师介人吓得带上二百人跑了。临走对杨剑说：“不能和方自强共事，那个姓郭的是他的后台。”

郭老三急得直捶头：“我的天，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被你搞得只剩下一百多人。我这次定要受处分。省委早向中央打过报告，要在陕西成立一个红军师。你却这样拆省委的台！陈宏拿去的信上说，你最听省委的话，想不到，把你一提拔上来，你就拆台。中央知道了，连省委书记也得受处分。”

刘志丹要到省委去告状。往西安走。他打算绕山区，多走几个地方。那天，来到三原县的午字区。先去看看朋友。从那里去西安，方便些。因为他早就知道，三原县党的基础好，群众斗争情绪高。搞武装斗争，也总走在前头。王思学弟兄两个，都是搞武装的能手。还有从邠县出狱的徐一知，也在三原县委工作，找他们谈谈，请他们给点人，准备补充这个被自强搞垮的部队。唉！下一步怎么办？自强究竟为什么这样？真难使人理解。

刘志丹到了王家村，正碰见了三原县委书记徐一知，徐一知留一脸细绒般的胡子，志丹乍看没有认出来。徐一知双臂展开，紧紧抱住志丹说：“老兄，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志丹惊喜地说：“怎么装扮成这个模样？”徐一知说：“这里人都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留上胡子好办事，说话有人听。”

又问："队伍下来啦？"志丹笑说："你也着急了？想把三原城打下来？"徐一知忙摆手说："我头脑有点热，还不到发昏的程度！"

徐一知把志丹领到一所大院，进屋坐下。主人王家兄弟都不在家，一知打来一盆洗脸水，又叫王家的老妈妈给志丹搞饭吃。

吃过晚饭，一知引志丹到王家村的沟下窨子里住。据说，这是王家老辈修下的，名叫"鹞子翻身"，当年专为躲土匪用的。如今午字区正"闹红"，离三原城又太近，白军说来就来，为防万一，来往干部，都在这里隐蔽。一知摊开铺盖，坐下来，又说了些渭北斗争情况。"九一八"后，这里的群众又起来了，党组织恢复了，农民中组织了反日会，青年人又拿起红缨矛子，反动政府假装面子，要开反日大会，王思学从北平回来后，在午字区召集了两千多人，都带的是武装，到三原东关大操场一集合，县长就害了怕，下命令："快散会"。大会没开成，政府的头头脑脑都吓跑了。

志丹熟悉这个地区，王氏兄弟的为人，过去也听说过。不过，由一知一讲，就更活灵活现了。一知说得兴奋，一时睡不着。怕耽误志丹明天走路，才急忙收住话头，躺到炕上。末后又说："听说你们的部队要来三原？这地方可守不住。离敌人太近。"志丹说："现在还来不成。你们能给我们些人不？"

"你们不是有七八百人吗？"

"现在只有一百多。你们再给一百多，能凑够三百，就

好活动了。”

一知一口答应：“我和县委商量商量，一二百人没问题。”

吃罢早饭，志丹要上路，徐一知要送志丹，走到塬畔，往下看，一眼不见底。跳下沟，走了一段，回头再往上看，志丹不禁叫道：“好险的地方，上不见天，下不见地，象个万丈峡谷！”

一知跑来和志丹并排走着说：“这就是咱们的大门。下塬过条小河，走二十里路，就是三原城。城里的人叫塬上是北山人，你看象不象？”志丹说：“过去我走过一趟，可没大注意，看起来真特别，不过它总是塬，不是山，路也很大，可以走马车。”一知说：“坏就坏在这里，现在官军、差役，零零碎碎虽不敢上塬，因离三原太近，敌人一来就是几个团，把整个塬占得满荡荡的。咱们的目标大了，也不好活动。我总担心，这里立脚不长。”下了塬，两人才分手。

第二十七章　西 安 行

黄昏时分，进了西安城。路灯刚亮，稀稀洒洒，照得马路上灰楚楚的。志丹穿过西大街，拐到南大街，找到“长安洗染织补厂”。这间铺面有一两间大，掌柜的正低头看报，志丹上去招呼：“伟林！”掌柜的忙扔了报纸，把志丹拉进柜台。回头对妻子李静说：“快把楼上的灯点上。”跑到门外看看，没有可疑形迹，才引志丹上楼，李静点上煤油灯，跑上跑下弄茶弄水。志丹说：“李大姐，不要忙了。”李静向志丹招招手，赶快跑下楼。

楼上剩下两个人，伟林凑近志丹，对着脸细看：“你倒没变样。报上登着‘栒邑阳坡头消灭共匪’，还‘悬赏十万元缉拿匪首刘志丹’。你却钻到他们心脏里了。”志丹笑说：“这个战斗我没参加，我离开那里十来天了。报上还瞎咋呼。”志丹端详着伟林说：“你这几年过得好？当上资本家了？”伟林说：“见鬼！光这身打扮，西服革履，就累死人，整天得挺着脖子，不如穿大褂舒服。”

提起渭华起义失败后的情况，伟林很感慨：“我跑到北平，在市委工作。北平市委被破坏了两次，又跑到河南，找上党的关系，才调到陕西省委。”志丹已听郭老三说过：伟林在

省委搞宣传工作，李静是省委的妇女部长。公开的职业就是开这铺子，作联络点。志丹对这个家庭很熟悉：李静是北平师大毕业，老党员，专门做上层妇女工作。她很老练，也很和蔼。刚才见她穿件紧袖玫瑰色长袍，头发向里卷个圈儿，端正的鸭旦脸，眼里留着微笑，风度可称高雅。渭华起义那年，志丹就见过她。大家都称她大姐。她和杨伟林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志丹说："老杨，想不到你还会干这个。"伟林说："我虽是学数学的，也懂一点化学，开个洗染店不外行。就是生意清淡，赚不了钱。店里一个技师，一个管帐先生，一个学徒娃娃，都是自己人。如果我是资本家，工资也开不出去。"

不多会儿，李静托个红漆盘子，端上四样小菜，一壶酒。伟林把酒放在火炉上温了，给志丹满斟一杯说："给你接风。"志丹让李静坐，李静说："你们先坐，我叫小徒弟去买羊肉泡馍，再晚就关门了。你们说你们的，看门的事交给我。"抽身下楼，脚步轻轻，一点声响也没有。志丹赞叹说："李大姐到底不同，有了她你省多少心！"伟林叹息说："还不是穷凑合，多亏她料理，才不挨饿。我们结婚十几年，颠沛流离，安不下家。快四十了，还没有孩子，有时也感到一点寂寞。"志丹说："斗争这么紧张，最好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这一代人，该丢掉的东西太多。虽然寂寞，只要工作能见成效，也还感到幸福。"

志丹心里有事，不肯多喝，伟林也不强劝。志丹说了来省委的意图，伟林说："这样吧！你先见见李可夫，他现在主

持军委工作。”“这人怎么样?”“从苏联回来的，又在上海受过训，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背得透熟，一提就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不过，这人还能听进去意见。”

志丹说：“我先写封信，请他先去作个调查，然后再谈，免得多费口舌，弄得我和自强纠缠，不合适。”伟林说：“你就写，我送去！”

志丹伏案写信，伟林去地下室找东西，等志丹写完，伟林取来两本文件，塞给志丹说：“你还记得冯蕙琼吗？这是她去上海前留下的，叫我设法捎给你。你看看吧！”志丹一翻，一篇是《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一篇是《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决议》。志丹聚精会神地翻阅着，连李静送来的羊肉泡馍也顾不上吃，一直看到半夜，伟林催他快睡，他兴奋地说：“从前也看过，没有这次领会得深。这两个文件好象就是为我们写的！里面提到的问题，我们几乎都碰到过。根据地建设，军队政治工作，各种政策……真是搞革命武装斗争的百科全书！”

伟林这些年都是做地下工作，对于军事斗争已经生疏，但是凭他和志丹过去的接触，他感到志丹很稳当、很慎重，不成熟的话不说。对于搞革命武装，搞根据地，比这里任何人都想得深，决心大，看得准。虽然也受了不少挫折，但方向是对头的。在西北来说，还没有哪个人象他这样，一次再次，不屈不挠，亲手搞起军队，失败了马上又干。因此伟林相信，目前这一场争论，志丹也是对的。伟林说：“除了我个人，一定还有人同意你的看法。不过，要省委改变这些既定

方针，恐怕有困难。”志丹坚定地说：“迟早会改变！事实能说服人。能再看到这两个文件，我也不算白来！这还得感谢蕙琮了。”

早起李静上楼给煤炉加加火，又送上油酥火烧，羊肉粉丝汤。等他们洗漱后，端给志丹一碗说：“趁热吃吧！”志丹夜里没睡好，加上心里焦急，头有些发晕。刚吃了两口就停下。殷勤的女主人又给加一勺，志丹连忙躲闪。伟林笑说：“到我家做客，就得放开吃。不然，你就要得罪女主人。”李静说：“景桂，你细品品，这汤味道如何？”志丹说：“实在鲜，实在美，很爱吃。大姐，我今天不行了，明天再吃吧！”李静看见志丹眼里有红丝，猜到他没有睡好觉，便不再勉强他。

伟林出去送信、找人、摸情况，跑了半天才回来，正好，志丹趁此机会睡了一觉，心里很踏实。因为他想好了，真理在他这一边。

伟林回来说了一大串消息：头一个消息，李可夫马上就起身，到部队调查情况。第二个消息，是前几天，已把“反帝军”改成了“陕甘游击队”。这是省委书记杜康下的命令。第三个消息，郭老三已被撤职，到甘肃去了。最后一个是，杜康正急得团团转，军队垮了怎么办？一百多人，咋能称得起“陕甘游击队”？

志丹说：“叫他们偏听偏信吧！头疼的事还在后边！”伟林说：“听汪台基说，他的部下见过师介人，师介人直骂街。他赌咒发誓说，方自强这辈子干不出一件大事，地位再高也不顶个屁！……不用说了，反正他投奔了杨虎城。”志丹

叹口气："我们的部队变成了人家的，这就是结果！为渊驱鱼嘛！"

来西安的路上，志丹考虑过，搞垮部队问题，容易解决，而根据地问题，恐怕难解决。万一杜康谈不通，又该怎么办。他也感到，杜康不是个虚心听取意见的人。除了他自以为是，还因为他执行的是中央四中全会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偏又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不同看法，难免会受"无情打击"。可是总不能眼看着革命事业受损失。革命嘛，牺牲都不怕，还怕"无情打击"？只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张武轩穿着杨虎城部队的军衣，来看志丹，见面先诉苦："我转到张汉民警卫团后，就去给自强送了情报，帮助他打了个阳坡头战斗，一胜利，他们就冲昏头脑。现在可好，正围山河镇哩！那是个县城，人家有机关枪，咋能打开嘛？"

武轩把了解的情况全告诉了志丹：郭老三被调出省委后，杜康又派去个张金——一个矮小的广东人，外号小广东，他也在上海受过训，是杜康的得力帮手。张金跑到部队，不由分说，就下了死命令。先把队伍拉到栒邑县史村塬，宣布成立二十里地的苏区。部队进去三天，就被打出来。又叫一鼓作气，迅速攻下正宁县城山河镇，争取一个县的首先胜利。杨剑说："山河镇是正宁县城，驻着正规军，有重武器。真不能打。"张金说："不许犯调和主义！有尚方宝剑，我就代表省委！"杨剑说："山河镇不好打，城头上架着机关枪哩！"赖随说："你就想跟刘志丹钻沟走梢，见过啥世面。

机关枪有啥了不起！老子有信心，就顶机关枪！”张金到了部队没有过笑脸，听赖随这样说，喜得拿不住劲了。忙拍手夸奖说：“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嘛！你们这里，只有赖随最理解省委的精神！好好干，打下山河镇，给右倾机会主义者看看！我提拔你当总指挥！”方自强为完成打山河镇的任务，派人到各县去动员地下赤卫军，叫大家帮助围城，现在正围得凶呢！

志丹听后说：“一百多人，怎么能打大仗？”武轩说：“听说徐一知又从三原县派去一百多人，给游击队作了补充。”

武轩走后，伟林又去街上买了一张报纸，志丹拿起一看：报纸上却登出大字标题：《郭、刘二匪窜犯山河被我全歼》。志丹虽知敌人惯于造谣，不可信，可是这条消息却使他震动。部队去打山河，有什么理由？李可夫三五天也回不来了。志丹忙找伟林商量：“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伟林接过报纸细看一遍，苦笑说：“这只有杜康知道。”志丹说：“你陪我去见杜老师吧，或许他从杨虎城部队能了解情况。”志丹说的是杜斌丞。伟林立刻同意，他和杜斌丞在北大是先后同学，已好久不见了。

志丹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墨镜，到大街上，看见到处贴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货！”学生拿着红绿旗，在街上敲锣打鼓，呼口号：“誓死不做亡国奴！”国民党省党部的招牌也打得稀烂，木片躺下一地。到南院门，两人分开走，一前一后，志丹见人们挤进挤出看告示，也站住看了几眼。只见一张画像，大脑袋，长腿长胳膊，手指象钢叉，脚

象两只船，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好象个凶神，上边写着"匪首刘志丹"。

伟林在背后拉了志丹一把："走吧，有啥看头。反正是吓唬老百姓。"志丹笑说："这样倒好。越是荒谬，越没有人信。"说着两人跳上洋车，直奔大湘子庙街五号杜斌丞公馆。伟林进去通了话，杜先生迎到屋门口。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穿着长袍，神情健旺。留着人丹胡，面带笑容，见了志丹，就急着问道："稀客稀客！是从山河来的吗？"

志丹不好把自己受屈的事对老师说，只是说："我从杨公府上来，还不知道山河的事。"杜斌丞问起搞军队的情况，志丹先说了些感谢老师在邠县营救他出狱的话，也说到自己搞军队的意图、决心和失败的教训，又说到现在的情况。杜斌丞说："你们在山河吃了亏，损失不少人。俘虏就要解到西安。我真不解，你们哪里不能去，非来关中不可？"志丹说："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杜斌丞说："对嘛！问题是争得起争不起！我有句要紧话对你说，关中是十七路军的地盘，你们既是红军，必定水火不容，恐怕要有恶战。行动可要小心！"志丹不好解释，只说："这倒能想得到，再看看吧！将来有了根据地，希望杜老师回来。"杜斌丞点头笑着："只要有那么一天，我这条老命不要也甘心。"

天快黑了，志丹就要告辞，杜先生取出一支手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带上使用。"又取出二百块钱，交给伟林："杨公，你看志丹缺啥给买一些！"志丹说："枪拿上，钱放下。"杜斌丞说："不行！都拿上。"志丹不好再推，伟林替他

拿上，出了杜公馆，伟林说："你先回去，我去给你买件大衣。"志丹说："不行，杜老师一定要给钱，咱们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也很困难，有的连饭也吃不上，留给他们用吧！"

回到洗染店，李可夫已坐在楼上等候，伟林叫道："你好快！那边不正打得热闹吗？"李可夫一边和志丹握手，一边说："我去时他们正作准备，我赶快先把'整顿部队'弄清就回来了。借汉民的汽车，跑了个来回。"伟林说："你们俩先谈，我下去坐柜台，放个哨！"

伟林走后，李可夫先开了口："这件事是我的错误，陈宏是说，师介人部队有抽大烟的，要整顿，我就同意了。这次到那里一看，师介人倒没被'整顿'，是专整的你们，而且整得很惨。我发现他们在搞鬼。"

志丹打量李可夫，清瘦面庞，细长身材，一脸书生气，操南方口音，又满口自我检讨。志丹对他发生了好感。他说："整我个人，倒是小事，可惜我那些干部、战士，损失得太可惜！"可夫说："如果你愿意再回部队，能找回来的，再把他们找回来，受伤的送到张汉民部队医院治疗，死了的设法照顾家属。我已向省委请求处分！"

志丹说："有这个态度，就行了，还处分谁？"

李可夫递给志丹几份材料。志丹翻了一遍说："你调查得很准确，是这样！"可夫说："当时我气极了：明明是整的二支队，他向省委报告说，整的是一支队，明明是一支队的人叫着'部队不发饷，土匪不放抢'，他们就乱搞。却赖在二支

队身上。那个警卫队，自强说，'最可靠！'我一看，流气得很！陈宏是个坏根，我已决定把他调走，还要给处分。至于二十元薪饷问题，省委马上发正式通知，赶快取消。那也是个祸根。"

志丹问："建立根据地问题呢？你怎么看法？"可夫说："这个问题，要请你和杜康同志面谈。这是中央的意图，我不敢作主。看省委书记怎么说吧！"

送走李可夫，李静上来说："警卫团的张武轩正在后院等你。"说着武轩已上了楼，志丹急忙迎上。武轩对志丹说："张团长请你哩！换换衣服，跟我走吧。"说着把包裹打开，志丹立刻换上军服。两人出门往北大街走，愈走愈荒凉，街北头简直没有什么人家，全是荒地，拐到玉祥门里，再往西，也是一片荒地，走到一座房子，是个大院落，一推门，黑影里有人叫声："口令！"志丹站住，那人低声笑着，上去拉手，粗声说："你摸我的手，听我的声音，猜是谁？"志丹眼力特别好，感觉很灵，伏在那人耳朵上说："杨虎城将军部下的团长，万友诚。"万友诚在国民联军第四路军时，是刘志丹介绍入党的，离开马鸿逵部队后，又通过党的关系，到了杨虎城部队。几年不见了，万友诚高兴得跳脚，几乎是拥抱着志丹进了房子。没等屋里人说话，万友诚立个正，敬个礼说："报告张团长，我现在是刘将军的侍卫官。"张汉民忙推开友诚，拉住志丹说："友诚这人，是个乐天派，总爱说笑，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不怕人听见？"友诚用食指抹了几下鼻子尖，不再做声。

张汉民身材魁梧，为人慷慨，山西口音。把志丹的手紧紧握上："咱们虽然见面少，印象可深，我和宜如是好朋友，他以前常说起你。"志丹说："宜如是我的老同学，他对你也是念念不忘，可惜他在永宁山工作时，被敌人逮捕了，现在还押在榆林狱中。"说到这里，大家都沉默了。

万友诚拿上酒菜，四人坐下。汉民说："环境不如意，不能到馆子吃饭，咱们喝杯酒，表示个团圆。"友诚和志丹对喝了两杯，忙往外跑。汉民说："慌啥？"友诚说："放个哨。"汉民说："有咱们两个在，谁敢进来？"友诚说："防个万一。"定要出去看看。汉民说："老弟，今天请你来，是给你透个消息，你们的队伍可能搞光了。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游击队打山河失利，退回十亩塬整顿，你是回去收拾残局呢，还是想别的办法？"志丹大吃一惊；情况比报上说的还严重。汉民的话，他不能不信。但是没有省委指示，又如何能擅自行动？志丹思索一会儿说："既已如此，只有重整旗鼓再干！"

汉民虽是共产党员，和志丹可没有党的组织联系，也都避免往这上面扯。意思说到，彼此心照，也不便深谈。汉民把陕西的军事动向说了一下，他也认为：游击队到关中打了就跑，问题还不大，要长久呆下去，恐怕不行。目前南京的蒋介石，也把陕西抓得很紧，命令关中各县加紧修公路，架电线，准备对付红军游击队，可能以后活动更困难。

喝完酒，拿出麻将，友诚把大门上了锁，也回来参加。汉民打出一张牌："东风！"又说："你要什么东西，都跟武轩说吧，由他送出去。都是朋友，该帮忙就得帮忙。不过，碰上

我的人惹了你，你也别客气，该咋办就咋办！”志丹明白他的意思是说：管他是谁带着，该打你们就打，打光了再说。志丹也打出一张牌：“红中！”又笑说：“我是该吃就吃，该碰就碰！只要不让你包庄，就胡他个满贯！”汉民大笑：“你的胃口倒不小！我输了不要紧，上下左右都是自己人，都会有照应。杨主任不会因为我赌博不高明撤我的职。我是他的学兵队出来的，没换过第二个部队，一星半点能包涵。”志丹又问：“我那几个伤员怎么样？”汉民说：“都住在陆军医院，你放心。”友诚和武轩拼命搓麻将牌。就是有人来听，也只能听见牌声，听不清人声。

志丹把游击队急需的东西开了个单子，就要告辞。武轩送志丹回到洗染店，已是深夜，伟林夫妻都还没睡，在给他等门。伟林说：“杜康来了通知，约明天去榆林会馆见面。不闹个倾家荡产，你还见不着他哩！”志丹说：“但愿事实能说服他！”

志丹按时来到骡马市大街榆林会馆，走进个小房间，杜康已先来了。这个人谁都知道是出名的花花公子，家里是个大地主，陕南的一大霸。家里养过戏班子，惯会寻欢作乐，爱看个酸戏、鬼戏、古怪戏，既会唱戏，又会打鼓拉胡琴。但是在人前，还装得道貌岸然、正人君子，又好充风雅，题字、赋诗、玩古董。在上海大学混入党内，回到西安就开了个古董铺，算是他的公开职业。渭华起义时，跑了几天交通，以后到上海受了几个月的训，更“海气”了，三十来岁的

人，留了一撮日本小胡子，穿戴也不同了，料子服、黑呢大衣、鸭舌帽，象个洋行少爷，又象个假洋鬼子。前个时候，戏园子来了个有名的花旦“玉兰花”，演《花田错》，《小寡妇上坟》，杜康看入了迷，有空就跑戏园子。还跑到后台去给玉兰花敲鼓。戏园子混熟了，人家见他长脸尖下巴，背后都叫他“东路毛驴”。报上登出山河镇失败的消息，交通才把他从戏园子里找出来。杜康惯会嫁祸于人，出了戏园子，先骂张金。

现在是接待志丹，一点不露声色。从前杜康和志丹见面总是恭恭敬敬，现在地位变了，虽免不了装腔作势，却也不好太放肆。同志丹握握手，让了座，把鸭舌帽往桌上一撇，自己就往圈椅上一靠：“你看报了吗？敌人又在造谣，企图挽回阳坡头失败的影响！”志丹胸有成竹，却不挑破他，只随口答道：“但愿如此。”谁知杜康心里有事，这句话也受不住。勾子眼看着志丹：“这话的意思是不相信省委啰！”刘志丹一向很严肃，部队现在情况如何，自己不掌握直接材料，空口争论也无益，只想说说今后的行动方针。可是杜康又拿出张稿子，逐条念道：“这是省委的结论。第一，游击队的主要纲领没有实行。一开始就应当分土地，农民只有得到土地，斗争才会积极。这一点，方自强也右了。第二，虽然在阳坡头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但是敌人方面死伤太大，也是缺点。我们的口号是‘红军不打士兵兄弟’，‘士兵兄弟不打红军’，他们在战场上用火力射击士兵，等于取消了我们的口号。俘虏的敌九连连长不杀掉，又放了，这是军官路线。第三，游

击队走过的地方，还没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第四，捉豪绅是秘密逮捕，不是发动群众。分粮食又是在夜间，这都不对头。第五，在军事上的表现，不是进攻，而是退守，看见敌人力量大，就不敢前进。直到现在还没有到三原来。第六……"

杜康一连念了十几条，志丹越听越不象话。他虽是批评游击队，与自己毫无关系，但那理不能服人。杜康自称"理论家"，能讲出一套一套的歪道理，唬得学生娃娃们一愣一愣的。志丹感到：杜康离开事实来推理，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检查政策，而是用一成不变的方案来套实际，南辕北辙，怎么也不合拍。把辩证法装进形而上学的框子里，就成了诡辩，不会争出什么道理。但是，志丹还是耐心地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马列主义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想咋样就咋样。游击队刚开始行动，缺点很难免。没有经验，一切都在摸索。可是象你说的那样，注定行不通。他们分粮的情况，我还不清楚，不过，在游击队没站稳脚以前，群众顾虑很大，硬把土地分下去，效果不会好。战斗也不是纸上谈兵，敌人没有放下武器以前，总是敌人，如果在战场上限制射击敌人士兵，如何打胜仗？他们向我们射击，我们怎么能不还枪呢？这和争取士兵是两回事。苏维埃政权是要建立的，革命就是要夺取政权。但是总得有个过程，今天建立起来，明天走了又怎么办？至于逮捕豪绅用秘密还是公开的方式，也要看具体情况，灵活掌握。……看来这都是具体问题。"

志丹又绕了个弯，就把主要问题提了出来："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根子，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这个

根本问题，必须取得一致。目前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应该是进军平原，攻打中心城市。下渭北要看时机。有利，步子放大一些；不利，就转移目标。游击队应该大力经营山区，壮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武装割据，利用山险很必要。山区是根本，中心摆对，我们就无所畏惧。如果是蜻蜓点水，东奔西走，固然能扩大政治影响，但是严重局面一到，难免弄得不可收拾。用全部力量开辟渭北苏区，不留后路，是没有考虑到敌强我弱这个事实。有人对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以为打一两个胜仗，敌人就会垮台，这想法太天真。湘赣边的斗争经验证明，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要有几个条件。……”

杜康阴阳怪气的，似笑非笑，似恼非恼，其实，心里早就不耐烦了，只是不好当面发作。听到这里，他就冷冰冰地打断了志丹的话："我早知道，你是要学朱毛那一套。不行，那是违背中央精神的！……”

志丹心想，这人中毒不浅！便说："人家违背，连打胜仗；我们这里不违背，就是行不通。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杜康嗓门大起来了："游击队执行省委指示不坚决，路线有问题！”志丹说："陕西也是敌强我弱！省委开个会讨论讨论吧。谁是谁非，应该摆到桌面上。”

志丹原就预料，仅仅一场谈话，很难把杜康的思想扭过来。他只希望开个会，让省委成员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相信，多数能够理解他的意见。志丹一心挂着军队，他想，万一去不了南梁，暂时不妨在照金山区活动，虽不十

分理想，总比平原强些。谁知就连这一点，杜康也反对。杜康说："平原照样打胜仗，阳坡头就是例子。山河镇也不难打，敌人造谣就是证明。你等着瞧吧，……今天太晚了，这个问题明天再谈。"他怕再争下去，要耽误他去看戏，小花旦玉兰花等着他去敲鼓。只好草草结束谈话。

可是，第二天晚上见面，杜康的口气完全变了。杜康说："志丹同志，你得赶快回去！"志丹冷冷地问："为什么？"杜康想说又不愿说，想了想，还是倒咬一口："这张金和方自强就是不能指挥，我叫他们不要动，他们偏偏去打山河镇，使军队受了损失，战士们吵嚷得厉害，要撤方自强的职，你的意见可以保留，不必再争了！"志丹最关心部队，很想了解详情，杜康一意回避，只说："没什么。打了败仗，还不是怨他们自己！"志丹问："难道得不出结论？"杜康说："据我看，是军事指挥无能！方自强这个政委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请你担任总指挥。另派政委。"志丹怀疑其中有名堂："这不是指挥问题，是路子不对，象这样干法，谁去指挥，也一样碰钉子。……"杜康拱拱手："今天到此为止，你先回部队，我随后就来，再慢慢谈。"

杜康对志丹最不放心的，是他主张上山。当初为什么同意提拔方自强？是方自强在上海也受过训，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的路线。

对敌人斗争要紧，志丹不愿多耽误时间，回来忙打点上路。伟林说："这个资本家当够了，趁我还跑得动，跟你走吧！"志丹说："虽然队伍很需要人，可是都跑回去，我们在西

安就两眼墨黑，寸步难行。"伟林叹息说："是我命该如此。"

天刚亮，伟林已雇好洋车，送志丹到钟楼，武轩接着，又换上轿车。志丹认出赶车的是王思学。就悄悄说："我来的时候，在你家住过一夜。你的事办完了？"思学说："我来接老婆，她刚出狱，要治病。在你来以前，我还跟杜康干了一顿，他老是左里吧唧的，说话不沾边儿。听说有人把队伍搞垮了，我得去看看，和你一块儿干！"

武轩穿的军服，提一盒点心，坐在外边。马车走了不远，见一辆大卡车，抢先过去。武轩说："这是警卫团的车，咱们要的东西，都装上了。送到栒邑城外，再想法转。"轿车走得快，武轩把棉帘子放下，自己坐在外边。到城门口，哨兵敬个礼，武轩一点头，就过去了。出北门不远，见几个同志，在路旁等着送行。万友诚腰里别着枪，在大路边上走来走去。车过去好远，他才默默返回。武轩把志丹、思学送了几十里，才下了车，把点心盒递给志丹说："文件全在里边。"志丹挥手致意，心已飞回部队。

第二十八章　重新开始

一

红军游击队仍驻在十亩塬，志丹回来一看，情况真凄惨，只剩二百来人，午字区给这里补充的人，也葬送了进去，真是些“败家子儿”！从阳坡头缴获的弹药也都打光了。还有不少伤员，无医无药，躺着呻吟。有的骂张金，有的骂赖随，有的埋怨自强。杨剑也是垂头丧气，满腹委屈：什么要迅速攻下正宁县城山河镇，占领城市；要分土地，建立一村一乡或一区一镇的苏维埃政权；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路线”。硬攻山河镇，死了多少人？白成林同志也牺牲了。这是被错误路线害死的！

方自强走了，刘志丹任总指挥。志丹和思学到部队不几天，李可夫也骑马赶到，他被派来接任方自强的工作，当政治委员。

三个人研究了现状，便派王思学去四处找人：要把志丹原带的人找回来；要午字区再派些人来；要去西华池，把有党员掌权的军队，哗变过来。不弄到五六百人，誓不罢休。

志丹的老部下，能得到口信的，都陆续往回跑。徐一知又从午字区送来一百多人。过了几天，王思学也把张汉民送的药品、子弹，运了回来。伤病员得到治疗，情绪逐渐

稳定。

志丹接过这个烂摊子，把部队重新编制：分成三、五两个支队。每支队下各分三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三支队队长志丹兼，政委李可夫兼，五支队队长王思学，政委戴鸿远。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刘志丹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名义，发出了反对军阀屠杀革命学生造成的"四·二六"惨案，支援陕西的革命学生运动。下边署名是刘志丹。宣言到处印发，刘志丹的老部下又跑回来好多。赵宝魁、姜海银、马罗武、葛明山……连杨跃云都带着养好的伤病员回来了。志丹是又忙，又高兴。

志丹和李可夫、王思学研究，先打几个胜仗，要唤起士气。省委又发来指示：要红军游击队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切断西兰公路；一路向南到三原，配合渭北斗争。所以，杜康已赶到渭北的午字区，要就近亲自指挥。难题又来了，志丹考虑：不执行，就得分裂；执行，实在没有把握。又反复研究了形势，决定让思学、鸿远带五支队去渭北三原，听从杜康指挥。自己带三支队西去打栒邑。

李可夫接受前段的教训，不敢轻举妄动。他拿着杜康的指示，感到无所适从。指示有二十来条，什么"加强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一切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简直记不清。事实教训了他，不顾实际，一味蛮干，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现在又到了节骨眼上，既去平原，又是分兵，后果不堪设想！他见志丹没有反对这个方案，越发着了慌。忙问："打个满天星，这能行得通？你怎么不说话？你若不方

便，我找杜康说去！”志丹想了想说：“我没有顾虑。现在形势有些特殊，咱们可以考虑灵活些。不过，这可不是去建立什么城市苏区。”接着便向可夫说了他对形势的看法。

这一个多月，陕西的局势确有变化。陕西敌人的注意力已放在甘肃，对陕西有点放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军阀各有打算，蒋介石和杨虎城都看上了甘肃。杨虎城估计：日本人如果一再进攻，蒋介石还是不抵抗。山西的阎锡山是个老滑头，也不会拼老本儿。万一山西不保，陕西就成了前线。自己不找个退路怎么办？就看上了新疆。去新疆势必先占甘肃。再一层，他虽帮蒋介石打败了唐生智，蒋介石才把陕西交给了他，但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两人中间总隔一条沟。说不定蒋介石翻手就来收拾他，不得不防一手。占上甘肃和新疆，也好对付蒋介石。蒋介石又是一个算盘：新疆是中苏边境，拿到手，一来可作将来对付苏联的准备；二来可防中国红军取得国际援助。也得先抢占甘肃。甘肃军阀多如牛毛，陈珪璋、马廷贤、马仲英、马鸿宾、雷仲田、鲁大昌等等，各有几千人，各占一块地盘，最大的军阀是陈珪璋，占据陇东十四个县。这些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好比饿狗抢骨头。杨虎城近水楼台，抢先插进一条腿，自知甘肃一口吞不下，便先稳住陇南的鲁大昌，联合势力最大的陈珪璋，共同打兰州的雷仲田，给陈珪璋许下条件，拿下兰州，叫陈珪璋当甘肃省主席兼第一路警备司令。没想到一打下兰州，陈珪璋还没有上任，杨虎城的部下杨子恒就把他打死，把部队消灭了。军阀们正在甘肃闹得火热。我们从湘

赣边界斗争的经验体会到，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红军战略必须是逐渐推进；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战略可以比较灵活些，这个道理合乎实际，跟湘赣边界不同的是，我们离开了南梁，没有“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不过能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扩大队伍，补充弹药，按目前情况来说，也是个重要任务。如今有机可乘，就捞它一把。

真理愈辩愈明，可夫对志丹的计划满心欢喜，他说：“我现在才看出：不知虚实，不明进退，不顾利害，不懂战略策略，实在行不通！回头想想，前一晌我好似做梦。”志丹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践。简单说，就是在实际中学习，在实际斗争中了解社会。打仗是最实际的东西，丝毫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只能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灵活运用自己的兵力，自己的战略战术。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没有什么神秘。”

部队开始行动。据侦察，栒邑敌驻军还是十七路军的警卫团。这个团原有四个营，阳坡头打掉一个半，剩下的人，两个连驻栒邑，两个营驻邠县。打栒邑这两个连，不成问题。栒邑离邠县虽然只一站路，那两个营要来增援，也得走一天。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再去西路，从从容容。

天没亮，头上顶着星星，县委书记迪伯仁前边带路，人不知，鬼不觉，赶到栒邑西塬。一大队长赵宝魁领着步兵紧跟伯仁，接近城墙，搭上云梯，迪伯仁第一个爬上西堡子，先放倒哨兵，赵宝魁抢上去，扔出几颗手榴弹，把堡子门炸开，二大队长强大光，三大队长姜海银带着人一拥而进。里边

敌人吱吱哇哇乱叫，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滚的滚。游击队占领了西堡子。这堡子在塬的半坡上，县城在川道里，紧连着堡子。居高临下，又攻占了北城楼，城门也开了。

骑兵队长杨剑带骑兵冲进城。刘志丹带警卫队占了南城楼，发出指挥枪，骑兵和步兵同时动作，"刷"地一阵包围了营盘院，排炮和手榴弹，打得砖瓦乱飞，把敌人的连部打得乌烟瘴气。宝魁在外边叫着："警卫团的弟兄们，快缴枪吧，红军优待俘虏！"战士们都喊起来："欢迎警卫团弟兄参加红军！"

警卫团上次在阳坡头受过教育，也受过优待，不一样了。许多敌军士兵举枪投降。这边把敌人消灭，那边赵宝魁打进了县政府。反动政府官吏，跳窗的跳窗，越墙的越墙，县长和团头听见枪声乱响，才钻出被窝儿。跑出一看，西堡子插上了红旗。知道事情不好，调转头从东门跑了。

赵宝魁打开监狱，放出二百多犯人，脚镣叮叮当当满街响，游击队员忙着砸脚镣，解绳索；宣传员在街上贴布告，宣传红军政策。捉来的几个大豪绅，用绳子拴着，在街上游街。这地方灾荒严重，大批饥民涌入城里，等待红军开仓放粮。一时全城沸腾。从县政府抱出一堆帐目，当场烧了。

刘志丹又给百姓讲话，解释红军的任务和政策。百姓拍手称快。中午，处理了俘虏，除真正愿留下的，一律发给路费回家。刘志丹命令迅速撤出城外。走了几里，回头望见栒邑城内一片火光。听百姓说，饥民和犯人痛恨县政府，放火把衙门烧了。

打了胜仗，士气起来了。刘志丹按原订计划，带队伍向西南走。过泾河，急行军，到永寿县的长宁、南坊、赤乾几个镇子，迅速消灭了民团，领导饥民分粮，分财物，宣传红军政策，撒下革命种子。

就要离开，忽然得到情报，井岳秀派队伍南下，企图占马栏。刘志丹分析这情况，退路将要被切断。和李可夫商量，连夜撤到照金，通知五支队也撤到照金。

到照金，给群众分了两天粮食，五支队还没回来。

指挥部决定，趁这空子，到东边活动，既可四面八方侦察敌情，又可打些反动民团，顺便筹款扩军。

志丹去西安时，绕照金走，就看上了这块地区，是靠近平原的山区，是块小梢林地带，万一渭北情况紧急，还可以临时落脚。因此出发前，就派了几个人，到照金等着，和五支队联系，同时做些群众工作。可夫对志丹的部署几乎是言听计从。

那天出发，翻了两架山，到庙湾后山。骑兵侦察员曹满囤押来个俘虏。刘志丹亲自审问，那人直磕头："长官！我姓王，是庙湾民团的副官，刚要出去筹款，就被那位兄弟抓住了。我可不是探子。"

志丹已知道，这个地区出名的民团就是夏老九，在哥老会，又当过土匪。手下有四五百人，分住在柳林、川口、庙湾各地。庙湾是团部，是这一带的中心，筑有碉堡，离照金只有几里路。如果我们常来常往，总要路过这些地方，他要和我们作上对，就很麻烦。民团成分复杂，一部分是土匪，一部

分是本地人，都是地头蛇，枪法也好，人数比红军多，我们目前还打不了。不打，对我们是个威胁。弄不好，光这个民团就把游击队缠住了。不如把他们稳住，先打些小股敌人，将来力量大了，再收拾它。便问："你们团总是不是夏老九？"姓王的低下头："是！"志丹说："你起来，我知道你们夏团总。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放回你去，告诉你们夏团总：只要你们不打我们，我们决不打你们。要是不讲信用，可别说我们不够朋友。红军的人到处有，得罪了我们，他就别想在这块地方混事了。"然后把姓王的交给满囤，带到一边，等部队走远了，才放他走。

陕甘游击队到铜川西塬，活动几天，又到铜川矿区。刚要下山，望见一伙民团，打着旗子，向耀县逃跑。志丹命骑兵队长杨剑，带骑兵追赶，赵宝魁带些人上山守卫，防止后山敌人。自己带部分人去煤矿。

只见山坡下，成群的人，慌慌张张乱跑。近前一看，个个穿的稀烂，浑身漆黑，头上顶着灯，推着小车。刘志丹紧走几步说："喊话！"战士们齐声喊叫："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工农的军队，自己人！"站在煤窑口的工人，都撇下了小车，招招手，笑着迎上来。志丹也加快脚步过来，笑着说："兄弟们好！今天怎么都出了井？"一个工人说："就是奇怪嘛！平常三个月才准上来一回。这次不到半个月就叫上来了。工头说，要给掌柜的做寿呢！"又有个矿工插嘴说："见他的鬼！我们工头也这样说。上来找不见掌柜的，连工

头也找不见了。”李可夫说：“这倒是新闻，掌柜的生日怎么都赶上这一天？”志丹笑说：“我们今天就是给掌柜的做寿来了，他们虽非一天生，将来也许同一天死。”说得工人们眉开眼笑。

据工人们说：这矿区的煤矿是三家开的，掌柜们听见风声，说来了一股军队，穿得五花八门，便知是红军游击队，都跟着民团跑了。还吓唬工人说：“红军杀人放火哩，你们可要小心着！”志丹笑着说：“掌柜的可是好意！你们怎么不小心？”工人们又笑。忽然人丛中钻出个老工人，走到志丹跟前，递上一个纸条。志丹看了，是县委的介绍信，这个老矿工，就是矿上的支部书记。志丹握着老矿工的手，高兴地说：“老吴同志！”

老吴站在旁边，向矿工们说：“这是红军游击队总指挥老刘同志，你们可认准了，谁要想干游击队，就去找他。”矿工们听说，都笑着往前挤。

老吴才四十多岁，一脸皱纹，两道长眉，弓腰驼背，拉着志丹的手说：“可把红军盼来了！你们下井看看，工人过的啥日子！真是人间地狱呀！”志丹传出命令，让战士们到矿上去参观，警卫班长王之西在四外布了岗哨。

老吴头上顶着矿灯，领着志丹下矿井。顺着采煤坑道，走不多远，就闻见一股恶臭，身上冒出汗来。李可夫走在后边，只觉得透不过气，眼前金星乱闪，刚一直腰，头撞到石头上，刷刷落下些碎石碴子。志丹伸手拉着他。可夫透口气说：“简直到了地狱！”

微弱的灯光，在煤井里象鬼火。志丹跟在老吴后边，弯腰摸索。一边问："这里怎么做工呢？"老吴说："都是趴着干活。爬三个月，才上去一回。出去看见太阳都是黄的，眼睛睁不开。等睁开眼，又要下来了。""吃饭呢？""上边着人送，一天三次，一个包谷面窝窝，一碗包谷糊汤，一碗开水。"志丹问："大小便呢？"老吴说："也在井里。当上矿工，就是这样，井里吃，井里拉，井里死，井里埋，连骨头也见不了天日。"几句话，说得人心惊肉跳。半晌，志丹又问："一个月多少工钱？"老吴说："让我算算看。我是一天两毛钱，少的一天只五分，一顶草帽是两毛，你看，一条命还不值一顶草帽。就这样，还拖欠三个月工钱呢！"王之西在后面骂道："掌柜的真该杀！"老吴说："他知道现在没人杀他，就怕红军给工人出主意。"李可夫说："工人就该罢工嘛！"老吴叹口气说："你没看见逃跑的民团？给掌柜的保着镖哩！再说，咱们的工作也没做到家。"志丹说："这里面有没有官家的股份？"老吴说："这倒没听说。"

出了矿井，又看了工人宿舍，这是个大窑洞，有三丈六尺深，没有门窗，只有个狗洞样的窟窿，弯了腰才能钻进去。这就是七八十个工人的"行营"。干满三个月头，才许上来，挤在地铺上睡两夜。志丹钻进洞里看了一下，"地铺"上只是一堆烂草，连块破席也没有。又钻出来，对老吴说："咱们给掌柜的'拜寿'吧！"

志丹出来，见那些政治宣传员正提着浆糊罐到处刷红绿标语，有的用大毛棕刷子在墙上写字。一个黑瘦孩子，

跟在参谋处长葛明山的后边，纠缠不休。明山指着那孩子说："小家伙要当游击队员哩！"志丹说："还没枪高，哪能当兵？"小家伙见志丹一脸和气，一把拉住他的衣服不放。志丹捧住娃娃的脸，看了又看。老吴说："焕焕，快别胡闹，瞧你妈来了。"焕焕听说，撒腿就跑。老吴说："这孩子才十四岁，可是个老矿工了。他爹是在窑里砸死的，孩子八岁就下井背煤养活自己。"

远远看见几孔新石窑洞，都是玻璃窗、油漆门。明山奇怪："还有这样的好地方？"老吴说："那是掌柜们住的，工人不能进门。"大家进去一看，客窑是客窑，饭窑是饭窑，睡窑是睡窑，还有套窑哩。炕栏炕围全是油漆的，炕上铺着栽绒大红毯、绣花枕、红绿绸缎被，还摆着银质大烟盘子和银烟灯、玉烟枪。炕对面放的是八仙桌、小条桌，红漆罗圈椅上，还铺着棉垫子。桌上放的座钟、帽桶、穿衣镜，还有个八音匣子。套窑里炕上又是榆林毯、漆炕桌、细瓷茶盘、油漆大木柜。

志丹说："你们掌柜的，好象又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这倒是一部活教材，叫战士们都来看。老吴同志，你也把工人们都叫来，比一比，工人住的啥地方，掌柜的住的啥地方。"明山揭开八音匣子："这是啥东西？"可夫说："留声机。"顺便装上片子，叽叽呀呀嘀嘀哈哈唱起来，可夫说："这是洋人大笑，怪声怪气！"把明山笑得抱住肚子，骂道："穷骚情，有啥味道！"一弯腰，拾起一根鞭子，奇怪起来："这是个啥？还挽了六个疙瘩。"老吴进来，瞅一眼说："这是皮鞭，有个名堂，三弯六疙瘩，打得工人到处爬。谁惹了掌柜的，就要挨那三弯

六疙瘩。这几年，不知抽死多少人。”可夫说：“快扔掉！”明山一气，用刀剁了好几段儿。

三个矿的工人都陆续来了。好多人是头回进掌柜的门，一见这窑，都气得立眉竖眼，骂起来：“好狗日的，老财真会享福。睡觉怕硌脊梁，坐椅子怕硌屁股，就是嚼工人的骨头不怕硌牙！”

外面院子里，工人越聚越多。志丹走出来，对大家说：“同志们都好好看看，咱们作牛作马，流汗流血，挖的煤，挣的钱，都叫老财们刮去享了福。老财欺负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白军，有国民党政府给他们保镖。咱们穷人要翻身，就得建立自己的红军，自己的政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就是要为穷人打天下，消灭反动派。叫那些老财永远不能刮涮穷人！……”话未讲完，周围的人都嚷着要参加游击队。志丹说：“好！愿意干的，找老吴同志报名。”

老吴向工人们招手说：“都跟我来！”矿工们一窝蜂拥到政治部那座窑洞。志丹对工人们说：“今天晚上，都不要进那三丈六尺深的黑窑，掌柜的那几个窑，几盘炕，红毡子、花毯子、绸缎被、花枕头，都能睡。”随又叫明山通知政治部主任杨跃云，和老吴一块登记参军矿工的名单。

志丹、可夫出来，迎面碰上财经处长马罗武。罗武报告说：“矿工们在北边打开三座大仓库，里面全是麦子。怎么处理好？”可夫望望志丹，志丹说：“咱们对资本家和地主，得有分别，再问问，这是不是矿工的口粮？如果是，咱们就不

动。免得资本家造谣，说不是他不给吃，是游击队把粮食分了。"罗武说："工人们说：他们的口粮全是包谷，麦子是掌柜收的租子，要求分了。"志丹说："那就按工人的意见办，和那几家地主的粮食一块分。"志丹想了想，又说："临走门上贴个条子，说明只分了他的租子。"临完，罗武又对志丹说："准备跟工人们会餐，猪肉、鸡、鸭都买到了，今晚你休息不成，现在快睡一会儿吧！"

说着，一伙赤膊露腿的娃娃们跑来，见了志丹，就缠住不放，要当红军。志丹看见焕焕也在里面，就笑着说："我做不了主，你们要参军，得向吴大爷登记！"焕焕说："那就去不成了。总指挥，你是好人，带我走吧！"志丹问："你跟妈妈说通了？"焕焕不开口。志丹把孩子们的头都摸了摸说："你们太小，打仗跑不动。"焕焕说："你们里边有比我们还小的哩！"志丹知道是说的少先队，一时僵住了。当初，红军游击队里陆续跑来些孩子，怕跟不上大队，把他们分开，在每个大队里编个童子班，行起军来大家照顾。打山河镇以前，在宜君的蒿子洼打仗，孩子们偷袭了敌人的后路，使全军打了胜仗。都觉得孩子们能行，才专门编成了少先队，有一个中队的样子。志丹心想，眼前环境艰苦，天天行军作战，敌人跑一百，我们得跑二百，大人身体弱的还受不了，何况孩子？还是愈少收愈好。孩子们见他不言语，就推推焕焕说："这个人不答应，咱们去找葛参谋！"又一窝蜂跑了。

日头落西，战士和工人们都在掌柜窑里，拉开桌子会餐。窑里摆不下，又从院子直摆到外边平台上。罗武里里

外外，忙了一头汗。忽然看见明山在席间穿来穿去，象是找人。罗武上去问道："是找老刘？"明山摇摇头说："几个娃娃，在暗窑里发现七个大木箱，里面装的全是皮货、绸缎、金银器具，还有一箱子古董，一箱子麻钱，一箱子银元。没收委员会研究了，还要请示政委。"罗武说："老李和老刘都在窑里。你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志丹提着酒壶，正向工人劝酒，明山给可夫说了，可夫说："一律没收！"志丹听见，放下酒壶，把可夫叫到一边悄悄说："可不能这样，银元、麻钱，应当先补发工资，因为资本家克扣了工人的工资。其余东西留下，也不许毁坏。临走留个条子说明，我们并不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可夫说："这可不行！中央的精神，是要促使中产阶级破产，叫它无产阶级化。"志丹说："这么一化，就把中产阶级推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咱们这样作，也刺激他想想，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要这些人不反对红军，少虐待工人，又何必更多树敌。"

忙乱间，可夫也没正经主意，就照志丹的意见决定了。明山出来，罗武拉住袖子说："你先别走，这边完了事，咱们去喝两盅。"明山听说喝酒，忙摆手说："你老兄还不知我这脾气，端起酒盅就放不下。上回在织田镇会餐，喝了个醉，老刘把我狠批了一顿，说我没有革命军人的志气。这回我立志得管住自己。"罗武笑道："你有恒心，我也不勉强。"正好老吴来说："登记参军的有八十多人，有几个没顾上会餐，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去了。"志丹走出来，嘱咐说："你们今夜跟工人一起歇，人来齐了再编队。晚上还得再谈谈话，务

必做到自愿，家里离不开的，还要说服他，别叫他参军。这是初次吸收工人参军，搞不好，会留下坏影响。”

刚安排好，杨剑带队伍回来了，说敌人跑得太快，都抄小路溜了，追上只打了个尾巴。宝魁也换下山，另安排了岗哨。炊事员拿出留下的酒菜，几个人又摆了一桌。志丹给他们敬酒。

矿上整天敲锣打鼓，要分粮食和财物。因为游击队在西塬住过几天，做过些工作，听说分东西，西塬村庄的老百姓来了很多。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孙子扶着，也来分东西，挑来拣去，都不中意。罗武给她挑了件皮袄，喜得老婆婆满口念佛。到天黑，粮还没有分完，回家商量的矿工都回来了。有的带来了弟弟，有的带来了哥哥，参军的人又多了几个。志丹和大家一商量，把这百十个人，编为步兵第四大队，老吴当队长。再配个军事干部帮助。第三天又分了半天粮，下午撤出。

走出二十多里，忽然后面追上来个娃娃，志丹认出是焕焕，一把拉住他说：“你怎么也跟上来了？”焕焕一甩手：“你别管，我要找那个葛参谋。他答应偷偷带我走，自己倒先跑了。红军骗人还行，我得跟他评评理！”志丹不忍把他再赶回去，便说：“你不要找他了。就跟我走吧！”焕焕说：“真的？”志丹说：“红军骗人还行？”焕焕高兴起来，象找到了老朋友：“你得先把我藏起来，别叫吴大爷看见。”志丹一把将他拉到马上，坐在怀里，笑着说：“这么大个人，哪藏得住？我替你求求情吧！”又问姓啥、叫啥，家中几口人。焕焕回答

说："我姓于，算命的说我缺火，给我起个名字叫于炳焕，从小都叫我焕焕……"

部队路过桃渠垣，靠山边有几个村子，敌人都跑了。当夜得到情报，南边又来了敌人。志丹带着队伍，在敌人来的路上设下埋伏。工人们刚编起来，穿的还是原来的衣服，拿的全是些大刀矛子或斧铲，一心想着打好这一仗，好扛上枪。

天亮，敌人果然进了埋伏圈。有一二百人，穿的蓝衣服，打的蓝旗子，工人认出，里边有逃跑的铜川民团。不等发信号，有几个工人，就哇哇叫着冲上去了。民团见是一群矿工猛地冲来，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志丹指挥着游击队，紧攻上来。打得民团鸡飞狗跳，哪有还手的工夫。工人们趁势抢枪夺枪，民团有打死打伤的，交枪投降的，还有几十个，顺着山梁跑，钻了洞，跳了沟。刘志丹下命令："搜！"几个大队散开搜索。志丹进了沟，听见不远处有人叫"救命"，焕焕说："总指挥，这个水洞洞里有人哩。"转身跑到水洞子边上，大声叫着："你是个谁？"志丹忙招呼说："当心放枪！"战士曹满囤紧跑几步，要拖焕焕。焕焕挣着说："你看，水洞里扔出个东西来。"满囤忙说："那是手枪，快拣过来。"焕焕跳两步，拣起枪，交给志丹。志丹把焕焕拉到一边，正要向水洞里问话，宝魁一把拉过志丹，自己走到洞边，向洞里说："你出来吧，红军优待俘虏。交了武器，不杀不打。"那人说："这水洞太深，爬不上去！"宝魁轻蔑地说："真熊包！"志丹摆摆手，宝魁忙改口说："你等等，我们吊你。"叫了几个工人，到洞口一看，水洞有两丈深，水淹到那人胸口，怪不得他叫。接了几

根皮带和绳子，才把那人吊上来。那人上来就趴下磕头，口口声声叫"救命恩人"。老吴认出是铜川民团的一个队长，叫刘振家。便问："你们逃到耀县去了，又回来做啥?"刘振家见矿工们都拿着新缴的枪，心中早明白八九。忙说："是我有罪该死，早知红军来了，我就不跟他们跑了。跑到耀县又配合他们的民团来打红军。真是罪上加罪。"说完又要磕头。志丹说："你不要害怕，既缴了枪，我们不伤害你。"让老吴把他带到指挥部，换衣服，弄饭吃。晚上志丹又同刘振家谈了话，把他放了。

工人们拿到了枪，有长有短，都武装起来了。红军要去照金，一路行军，走近庙湾，又顶头碰上队伍，志丹以为是敌人阻击，把队伍调到东山梁。只见一个人飞风跑来，招呼说："你们是红军游击队吧？我要见刘总指挥！"满囤认出是前个时候放回的那个王副官，便问："又来干啥?"王副官笑说："我认得你！"不等满囤说话，他就向后摆手："撤吧！是自己人！"对面山上的队伍随往后撤。满囤引他来见志丹。王副官敬了个礼，谢了不杀之恩，又说："上次我回去报告了夏团总，他说只要红军不打我们，怎说都好办。红军这次打了铜川，远近闻名。夏团总以前就听罗团总说过，刘总指挥仁义，一直无缘见面。夏团总让我们等着，无论如何，请刘总指挥上寨子住几天，队伍就在咱寨上宿营，赏我们个面子！"志丹说："谢谢夏团总，今天顾不上了，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回去替我回个话。"王副官见执意不去，只好告辞。志

丹对可夫说："咱们一打铜川，夏老九感到孤立了，才来拉交情。怎么样？咱们也派个人上去吧？"

可夫抬抬眼镜说："这是个问题。从前见文件上说，什么上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不知这叫什么？跟敌人交朋友，合不合原则？"志丹说："你叫他统一战线也可以。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坚决的，有不坚决的，不能一律对待。统一战线的方式，也有各种各样，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可以干。依目前咱们的处境说，只要不妨碍咱们站脚，对发展红军有利，就合乎原则。列宁说过：要会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各种联盟，哪怕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动摇的同路人，我们也可以利用。夏老九是土匪出身，在社会上混了半辈子，对国民党感情不多，对咱们也无冤仇，一心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势力大了好做官。我们就利用他这一点，争取他暂时中立。"李可夫犹豫一阵，吞吞吐吐地说："既是这样，你看着办吧！"志丹马上叫杨跃云去庙湾，跟夏老九讲条件：互不侵犯，互通消息。

回到照金，听留守的人说，省委书记杜康已带五支队撤到栒邑南塬，要三支队迅速赶去会合。

原来，五支队下去的时候，渭北特委已成立，省委派去许多人，都住在午字区，发动了二十几县的农民，搞"五抗"运动：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闹得轰轰烈烈。三原、富平、高陵的群众都围了城。今年春荒严重，家家户户靠吃野菜、树叶、树皮度日。国民党不顾群众死活，照样催粮催款。农联会引着会员到太和堡分粮，地主一反抗，惹翻了农

联会员，带头拔苜蓿，把地主地里的苜蓿拔个光。消息一传，各村都拔开了。陵前乡、长坳堡都拔起来。豪绅地主不敢再抵抗，就偷偷溜到塬下，向敌人求救。搬来泾阳、高陵、三原三县的民团"围剿"，捕走了几个干部，杀害了几个百姓，火上加油，群众更加痛恨。农联会一号召，又组织起人民自救军。杜康就命令五支队配合，向民团进攻，在马额坡、辘轳把、田家营、孙家坡打了几仗，缴了些枪炮。杜康脑子发热，便命令迅速夺取渭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县城，"毫不迟疑"地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截断渭河交通，以城市为中心，开辟一大片苏区。命令一下，就围三原城。三原城内敌军重兵坚守，围了几天，城也没打开，反而把自己的人损失了一大堆，才不得不撤下来，转移到栒邑。

志丹心里万分焦急，倒不是怕杜康批评他"上山"，把军队撤到照金。他是担心部队的前途。根据报纸消息，甘肃局面趋向缓和，敌人很快就会调转头，对付红军游击队。杜康只图"轰轰烈烈"，不把建立根据地放在心上，到如今还在塬上打转转，严重局面一来，哪里有个依靠？志丹满腹心事，带了三支队，连夜赶往栒邑南塬。真没想到，进瓦房院一看，杜康坐在炕上，正和王思学大谈西安的羊肉泡馍、三原的疙瘩面呢！大少爷派头又出来了。

杜康见了志丹、可夫，不禁高谈阔论："你们打开栒邑县城，又逼近铜川，威震关中，证明省委领导不错吧？我代表省委，祝贺你们的胜利！"话头一转，又批评说："为什么不分

土地呢?"李可夫不象先前那样说啥听啥了，嘴头子也硬起来:"你想得美，分土地哪有那么容易!得有时间调查统计，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分地。原准备在史村塬分地，户口还没弄清，敌人就来了。能怨大家不执行决议?"

志丹想，从可夫嘴里说出来，杜康总该相信吧?哪知杜康照样生气:"你调查统计了没有?"可夫说:"调查了。比如织田镇，我们去过两次，调查出那里有八十户人，三十家负债，十九家是佃户。史村塬还没弄清……"杜康说:"弄清的为啥不分?"可夫说:"部队住的时间太短，还没动手，就得开差。"杜康说:"谁叫你开差?"可夫说:"敌人叫开差!我跟部队一个月，才感到打游击不简单。敌人来打，不动行吗?咱们队伍新来，群众还不大了解，地形对咱们也不利，敌人又不放松。到个村子，住不上三天，分地谁敢要?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咱走了敌人就来，又是打，又是杀，分地也保不住。史村塬就是例子。虽没分土地，他们组织了二十里地的苏维埃政权，敌人去了，咱们一走，一切落空。"

杜康满嘴喷唾沫星子:"你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什么'力量小'、'不敢要'，都是富农口气，右倾机会主义的腔调。"可夫也不能冷静:"你不右，不去三原围城，占领渭北各城市，跑到这里做什么?难道你没有带着队伍?你为什么不在三原分地?说了实际情况，你就不爱听!"杜康见伤了面子，变了脸:"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李可夫说:"你到第三国际查去!"

干部们听见吵嚷，都跑来了，挤了一屋子，杜康指手画

脚，直骂“右倾”。志丹拉长声音说：“我们都是右倾！按实际情况办事，才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实际工作是真枪真刀，要流血流汗。不象写文章那么容易，大笔一挥，想分土地就分土地，不想分就勾掉。分地容易，群众也不是不想要，是不敢要。真正敢要，还得个过程。一是觉悟，二是斗争锻炼，最主要的还是看我们的力量，是否能有块巩固的根据地。”

杜康无理可辩，把勾子眼一瞪，哼了一声，又耷拉下眼皮，把脸拉得更长，一句话不说，一股子粗气憋了回去。他的心眼象蜂窝，一转眼一个鬼。因为他曾向中央写过报告，说他有了强大的红军，要求派来坚强的军事干部。在中央没有派来人之前，他还得利用刘志丹，就不得不和志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正面冲突，怕撕破脸，眼下再找不出带军队的人。要批评志丹，也是旁敲侧击，打骡子给马看。

葛明山咳了一声，大声说：“大家都说老李左了，你说右了，难道就没个标准？”杜康可找到了出气筒：“那是你们大家都右了。”王之西说：“这左和右应当有个原则，有个标准，不能随便戴帽子。依我看，政策能符合实际情况，群众能接受，能扩大红军，打胜仗，不光照顾眼前利益，还符合长远利益，才算正确，否则不是左，就是右。”杜康狠狠盯了王之西两眼：“群众也有落后性，我们不能当群众的尾巴！”

王思学倒是杜康的一个对手，他头脑敏捷，主意多，口才好，有人说他讲起话来，三天三夜不重样，他这一手，专会对付杜康。前个时候在西安，杜康说他右倾，他就拉上杜康，要一块去打省政府，把杜康吓跑了。这次五支队到三原，杜

康叫打三原城，王思学说："不行！敌人的旅部、直属部队、民团都在里边，咱们啃不动。"杜康非打不可，说："只要有信心，就能打开。"思学说："你最有信心，咱们一块去打，免得以后你又怨我们都没有信心。"

他就拉上杜康，一块去围城，围了三天，没打开，损失些人马，杜康差点碰上炮弹，他才罢手。现在思学又使出这一手："省委书记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我拥护！咱们现在就分地。这块小平原，人家也不少，地主富农，昨天晚上咱就收拾了。今天就可以分地，书记亲自领导，我们坚决执行。"

大家看了思学两眼，谁也没搭腔。杜康脸红脖子粗的，半天开不得口。宝魁虽然文化低，却看出是将了军，也凑了一句："我也坚决拥护，拿出一个月时间，把地分下去。敌人来打，咱也不走，书记到哪儿咱到哪儿。"

鸿远说："雷厉风行，干半个月，把部队撒出去，马上就分，能分下去，都不右倾了！"

赖随是个糊涂涂，信以为真，一拍大腿，说："这办法使得！谁不干谁右倾！"

大家不理，都望着思学、鸿远、宝魁，喊着"拥护！""服从！"杜康弄得骑虎难下，坐不住了，只是来回紧走。低声说："敌人不来，当然可以。"思学说："你给下个命令，叫他不要来。"

志丹见杜康那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但这毕竟不是儿戏。便严肃地说："大家冷静点。现在敌情紧急，哪有时间争吵。根据情报，敌人已调集八个团的兵力，要来'围剿'。赶快准备打仗吧！"

第二十九章　姜海银巧闯土药局

情况错综复杂，说变就变。陕西国民党当局原以为红军初出茅庐，不是对手，有各县民团，再摆上一两团正规军，足可以对付。他们感到压力最大的地方，一是甘肃，蒋介石正在那里网罗实力；二是陕南，四川军阀虎视眈眈，也要伸手。这两方面，把十七路军的主要力量牵制住了，关中只放了少量警卫部队。谁知红军乘虚而入，打了阳坡头，又打栒邑城，扫了乾县、永寿几个镇子，回头又威胁铜川，三原告急，西安震动。豪绅地主跑到城里呼救喊冤，青年学生也闹起来，围了省政府，打了国民党右派头子戴季陶。闹得火烧眉毛，顾不住眼前了。正在这时，蒋介石跟日本签了"上海停战协定"，腾出手"全力剿共"，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因此，陕西绥靖公署也忙着调兵遣将，来"围剿"红军。井岳秀也化了本钱，把高双城旅四个团调来三个，左协中团出动一个营，陈佐武团、张瑞芦团都越过延安南下。十七路军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一个团从甘肃出动，四十二师师长兼渭北绥靖司令冯钦哉调两个团来三原、耀县，警卫团也向栒邑一线集中，再加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特务团，共有八个团兵力。志丹把情况一摆，都看出是要在关中

同红军决战的阵势。

干部们散去以后，几个领导人研究如何应敌。杜康一见敌情严重，六神无主，把“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都扔到脑后了。对如何冲破“围剿”，提不出一点办法，又想脱身：“我回西安开会研究研究再定。”志丹说：“你回去研究也来不及了。红军向南梁转移，变被动为主动，待机破敌。”

对于这点，杜康警惕性最高，他最怕的是“上山”，忙说：“钻梢山是农民意识，是一种脱离无产阶级的倾向。绝对不能去！”王思学说话可尖刻了：“西安有大工厂，怎么不在西安就近闹块根据地？你就会当钦差大臣，发明些‘原则’，拿来吓人，凭领导地位压人，用大帽子扣人，出瞎主意害人。有了功劳都归你，出了错误找我们！既然你绝对正确，你就跟我们一起跑跑，看看，打打，闹出点名堂，我们也陪着光荣光荣，正确正确。一有事你就溜，事后再来算帐。好吧！你走我也走，咱俩去西安打省政府，建立城市苏维埃！”

李可夫扬着脸，不说话，知道同杜康争不出名堂，事情还得志丹下决断。志丹怕纠缠不休，会误大事，就说：“大敌当前，说说整个部队怎么办吧！”思学气不消，又冒出一句：“有啥说头，队伍搞光了，自有人向中央交代！”

杜康也怕把部队搞光，真搞光，他这省委书记就当不成了。他也看出，渭北是守不住了，万一刘志丹再把队伍带回南梁，这半年的心血白费不说，还显得刘志丹“正确”，自己“不正确”。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思考了一阵说：“那就去黄

龙山！黄龙山离西安近，山南是韩城，又是平原，真建起苏区，不在渭北以下。我正式宣布：进军黄龙山！建立韩城苏区。建立韩城苏区是上策，进黄龙山是中策，呆着不动是下策。这也是省委的正确方针，要坚决执行！”

鸿远忙说：“简直是胡闹，黄龙山太小，土匪太多，又在韩城、宜川、洛川几座县城之间，东边是黄河，产粮也不多，活动不开。至于韩城，更不必说，跟三原、富平一样，是大平原……”杜康急于脱身，不耐烦再听，就对李可夫说：“我现在就回去，向中央报告，你可不能阳奉阴违，政治委员要保证按省委的决定执行！”杜康见李可夫低着头，一声不响，觉得只要能镇住政治委员，别人也不好不执行。便望望大家说：“事情已定，我还有事要回西安。”思学说：“你不要当太上皇，也留下打打仗吧，清清你的脑子。”杜康望着志丹求救，志丹说：“你放心，我派人把你送回去。”

思学拉拉志丹的袖子，生气地悄声说：“咱们是拼命的，他是捣乱的。什么臊佛爷，咱们还得保护他！”志丹摆摆手：“反‘围剿’第一，咱们要打大仗，留下他是个累赘，送他走吧！”

刘志丹只盼杜康快走，免得碍手脚。既然不许去南梁，也只有上黄龙山。他发现有一种奇妙的巧合，杜康怕红军回南梁，敌人也怕红军走南梁，所以不惜血本，派出重兵，从北往南压，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就地围歼。敌人的企图很恶毒，可也太轻看了红军。只要跳出合围圈，敌人就会扑空，红军一旦转为有利地位，下步棋也就好走了。

杜康一走，志丹迅速把部队撤出南塬，立刻召开军事会议。他画了个草图，一边指点，一边分析敌人的部署。接着就说："这是敌人头一次大'围剿'。咱们只有三四百人，敌人八个团，再加上地方民团，比咱们多几十倍。但是，我们要看到，敌人也有空隙。按照惯例，洛川以上是井岳秀的防区，洛川以下是十七路嫡系部队的防区，素来互不沾边。我们要利用这个矛盾，冲破一个缺口，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争取反'围剿'的胜利！"

经志丹一讲，大家豁然开朗，"对！鬼要鬼捉，神要神拿，打铁要用钢锤哩！"志丹又提出：马栏有左协中一个营，比较孤立，先吃掉它，给敌人一个下马威，然后东进。原则一定，就布置行动。

这次行军不比先前，打了几个胜仗，人多了，行李也大了。元宝、银元、军衣、弹药、枪械，都多得拿不了。炊事员也背的是枪。刘志丹准备打个迷魂阵。从阳坡头出发，往东走三四十里，就是马栏。但他没有停步，故意越过马栏，又往东走了三十里，天黑赶到刘家店子宿营。敌人以为红军走远了，都安然睡觉。趁敌不备，志丹半夜起来集合队伍，两小时急行军，又返回马栏。

侦察报告：镇上人家不多，只一条街，街中间有条小河，房子很少，只住五六家人。大部敌人都挤在这里。城也不大，城上有个楼子，还有个小庙，上边住敌人两个排。敌人刚从陕北下来，一路抢劫，行李不少。

拂晓，游击队已到马栏城下，用几根椽子一架，就是云梯。宝魁带队爬城。他个子大，腿长，蹬上椽子，一抬腿，纵纵身，就爬上城豁。抽出枪，封锁了楼子。紧接着，下边又上来几十人。赶天亮，百十个红军进了城。城楼里的敌人，被火力压住，冲不出来，都当了俘虏。

听见枪响得紧，街上的敌人爬出被窝，光着身子乱跑。那些蒸馍袋、锅盔袋、子弹箱、大烟土包包，总有四五十驮子，乱七八糟扔在街上，也顾不得拿了。红军战士叫着："缴枪不打人！"他们哪里肯听，象奔丧一样，往城外跑。哪知正中了计，王思学、戴鸿远带五支队从川道两头一挤，象包饺子，把敌人都包了进去。杨剑带领骑兵，又在敌群中来回冲。敌人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滚来滚去。红军边喊边打，一阵工夫，把一个营消灭干净。收了二百来条枪。

打了胜仗，继续前进。出马栏，往东北走，沿路又在宜君的苦泉镇、大石板，消灭了几小股敌人，连战连捷，人心振奋。前边有个五里镇，离宜君城只有五十里路，镇上住有宜君的民团，团头杨老万，是宜君的头号老财，反动透顶，无恶不作。打掉他，等于挖掉敌人在宜君的一只眼睛，以后红军来往就方便了。

这时，李可夫提出："怎么打法？"志丹说："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挑个机智勇敢的人，进去闯一闯，弄个黄鼠狼捉鸡！"明山忙指指自己的鼻子。志丹笑着摇摇头说："你有你的长处，别人比不了，比如做经济工作，你就比我强！"鸿远说："不用挑了，姜海银就行。"志丹说："我也想的是他。"明

山没二话，忙去传令。海银一进屋，无事的人忙悄悄退去。志丹说："海银同志，要你完成个重要任务。明天打五里镇，你化装先进去，作个内应。强大光给你做帮手。"海银答得干脆："保证完成任务！"志丹顺手拿起块泥巴："这是鱼食！"

姜海银回来，找上大光，连夜赶工。这强大光，雇农出身，实手实脚，不言不语，也是一名好战将。两人和了几块泥蛋蛋，用白麻纸包上，从缴获的物资中，找出点大烟土，弄成稀糊糊，把纸包放进去滚了几滚，放鼻子上闻闻，烟味冲鼻。晾干了放进白布捎裢。收拾停当，躺了一会儿，忙又起来，挑出五个战士，一块化了装，都是商人样子。海银戴顶新式细草帽，穿件灰绸夹袍，嘴里衔个烟嘴儿，腰里挂个钱袋儿，牵匹大白马。大光穿件白竹布衫，散腿裤子，背个褡裢，牵匹大青骡子。就起身了。

吃早饭前，赶到五里镇。先到收买烟土的土药局，把牲口拴在门口，土药局才开门。海银一步跨进门说："掌柜的！生意兴隆！"掌柜的拱下手："托福！托福！先生哪里来？"海银说："从甘肃来。收货不收？"掌柜的说："咱们是坐庄，有货就收！"海银向大光一招手："老弟，拿货！"提起夹袍，坐在长板凳上。大光把捎裢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看货！"掌柜的袖子一甩说："不用看，一闻就知道。"拿起麻纸包，闻了闻说："味道不错，哪里的货？"大光说："甘肃。你看价钱怎样？"海银见拉上了买卖，说要找饭铺吃饭，带两个人，先出去了。

跑到街上，正遇集市，人来人往，挤得走不动。海银一边吆喝，拨着走着，才出街口。不远有块韭菜地，海银大踏步来到地边，见民团正在塍畔上下操，枪都架在中间。海银一使眼色，两个战士一东一西，走在塍畔两头。海银见正是时机，瞄准喊操的人"砰砰"两枪。喊操的应声倒地。

红军大队，早在镇外埋伏，听见枪响，飞步赶到，对准民团，猛扫猛射。民团团丁跑去取枪，一连被打死几个，其余的翻身往河滩里跑，见沟钻沟，见河跳河。

再说强大光这边，价钱老讲不好。一个嫌低，一个嫌高。大光把手枪一亮，对准掌柜的："你做不了主，找你们东家杨老万去。走，给我带路！"门外三个战士，一齐掏出枪，掌柜的吓傻了：好厉害的客人，哪能这样做买卖？不敢去，又不敢不去。只得战战兢兢，前边带路。爬到山上，进了寨子，杨老万刚过完大烟瘾，正睡早觉。下边枪响，大光踢开门，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用绳子捆了，拉上就走。刚下坡，遇见海银，也带着一队人，来搜寨子。这寨子是杨老万的老窝，光烟土就有两大缸，银子元宝驮也驮不完，各种财物数也数不清。

枪声一响，街上集市大乱，收摊子、背包袱，都往外跑。鸿远已先带了几个战士，赶来维持秩序。人们一跑，鸿远马上跳到条桌上，叫道："乡亲们！不要跑，我们是红军，公买公卖。只打豪绅地主反动派，不动百姓一针一线。……"人们听说是红军，就站住听讲话："红军闹宣传哩！"胆小的怕打枪，只顾跑。战士们跟着喊话，又叫回一些。游击队驮来

杨老万的财物，在集市上摆开，给群众分，边分边讲话。分了财物，又上寨子分粮食。那些四乡来的穷人，都庆幸好运气，碰上红军，赶个好集。

陕西地区，连年灾荒，红军连打胜仗，消息越传越远，加上宣传动员，分粮分物，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正合百姓心愿，名声就更大了。这里的群众和第一次进织田镇时的群众大不相同，胆子很大。红军游击队一动，后边就跟来成群的饥民，要粮吃，要衣穿，要参军。从打马栏到现在，一路上红军骤然扩大到千把人，一二百匹马。枪多得拿不了，只有驮上走。物资多得压倒骡子。部队编制扩大，干部一个劲往上提拔。政治工作、参谋工作、供给工作，都有条不紊。经理部、医务室、文化俱乐部，也建立起来。还有个小小的修械所，一个铁砧，几把钳子，装上口袋驮上走。

过龙房镇，顺手牵羊，又消灭敌人一个营。当晚就地宿营。刘志丹和李可夫并排躺在麦秸垛跟边。哨兵在远处来回巡逻。整个塬上，静悄无声，只听见战士们的鼾声。初夏之夜，月明风清，不热不冷。刘志丹沉思了好久，刚要入梦，李可夫翻个身，又坐起来，推推志丹说："你看月光多好！这几天连打胜仗。我一兴奋，就睡不着。"志丹轻轻笑了一声："我正担心哩，你倒兴奋得睡不着了！"李可夫说："我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吗？"志丹也坐了起来："一两个胜仗，决定不了全局，整个形势对我们还是不利。我们钻空子，拣了些便宜。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五关好过，麦城难走啊！"

李可夫不由暗暗佩服，刘志丹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

自己头脑太简单了，凡事只往好处想，不肯往坏处想。可是，事物太复杂，有自己发展的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得碰壁。要想万无一失，就得有多方面的考虑，光一厢情愿不行。他越想越远，觉得自己学过的辩证法也有点用处了。

刘志丹想得更多，虽不想多说，可又不能不让李可夫明白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悄声对可夫说："这个地方是三岔口，往东去黄龙山，往北可到陕北，往西可到南梁。我们打了个遍地开花，把敌人都调动过来了。如果我们当机立断，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往南梁，既可摆脱十七路军，又可摆脱井岳秀。叫他们瞎子捉迷藏自己人逮自己人吧！"李可夫把志丹一拉，几乎落下眼泪："老刘，我已经明白，太委屈你了。如撤回南梁，十亩塬的悲剧就会重演！杜康找个借口，说你违抗命令，再杀一批，抓一批，赶走一批，把部队骨干搞光，红军还得调出南梁。那时谁来收拾残局？你我一死不足惜，红军也就毁灭了！"可夫仰望明月，忽然吟诵起苏东坡的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志丹见可夫几乎哭出声来，知道这些话都出自肺腑。可夫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杜康有临时中央的支持，说得到就做得出。真弄到那一步，就不堪设想了。志丹心里也不平静："我们是为了整个的事业，却得不到支持。真难啊！"

第三十章　马踏十三县

在那个年月，想真正干点事业的人，真是难上难。想投机弄权的人，倒容易。刘志丹想到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怎么也不能实现，在紧箍咒捆绑下，只能凭共产党员的良心办事。既不能违背省委，又要能打些胜仗，他带上部队，往东南进发。

天明，部队进到洛川县的机子嶮，敌人一路尾追不放。这镇子坐落在山口要道，两边山上有旧碉堡，可没驻军队。部队烧火做饭，憋了一屋烟，志丹见要下雨，就和可夫出来，观察地形。部队不去南梁，就要采取果断行动，摆脱敌人。这时，姜海银迎面跑来报告说："这地方不对头，到处是留分头的人。"可夫随口说："这也大惊小怪！可不能不相信群众。"志丹说："这地方学生才留分头，学生不到暑假，为什么回家？叫王之西派人了解一下。"可夫说："不可多疑，如今当教员的，做小买卖的，当学徒的，都留分头，别弄得草木皆兵。"海银素来细心，他说："还是小心点好！"找王之西说了，就到隔壁院子，躺在石槽上休息。炊事员切菜，老婆婆拉风箱，叮叮当当，吵得睡不着。刚闭上眼，仿佛有个留分头的人在跟前一晃。海银一睁眼，人影又不见了。海银起身问

老婆婆："老大娘，刚才谁来了？"老婆婆说："东头王财东的儿子。出去几年，前天才回来。他说有病，谁知道？"海银忙叫王之西派人去监视。

不知哪里传的风，红军一住下，饥民们又陆续赶来。拖儿带女，有好几千人。红军把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饥民。刘志丹趁这机会，召开大会，给饥民们讲话。王之西急急忙忙跑到台上，报告说："孙辅臣的特务团和高双城的一个团，三面包围了镇子。"志丹问："今天的哨怎么放的？事先就没有消息？"王之西说："上塬时候，赖随没派哨。"志丹眉头一皱，回头对鸿远说："快集合部队，过河！"

话刚落音，会场上突然响起枪声。原来敌团长孙辅臣，鬼心眼最多，几天没追上红军，就先跑到这里等着。派了些人，化装成饥民，混着分粮食，装着打短工，卖小吃。那些留分头的，正是奸细。一时枪声四起，群众大乱，中弹的，挤倒的，哭哭喊喊，搅成一团。海银一眼看见有个留分头的混在饥民群中，拿枪对刘志丹瞄准，海银抢先开了枪，那人应声而倒。刘志丹冲出人群，思学正在城墙下集合队伍。敌人几十杆枪围上来，红军也开了火，杨剑带骑兵猛冲过去，把敌人冲倒一大片，敌人又拥过来，向志丹这边扑。王之西带警卫队护着志丹，集中短枪，打出一排，又放倒十几个。赵宝魁一枪穿过去，打倒一大溜，敌人急往后退。忽然，天色突变，雷声滚滚，炮声隆隆，暴雨袭来，风刮雨，雨搅风，天昏地暗。雨下得好猛，连天接地，茫茫一片。人睁不开眼，马抬不起头。志丹对思学说："快传命令，抢渡洛河！"

整个塬上，都在咆哮，都在颤动，敌人象一片黑浪，漫地卷来。红军大队陆续下了塬，姜海银带了一班人，抢占一块坟头，掩护大队撤退。猛然间，瞅见敌人骑兵，从塬上下来。姜海银一抹脸上的雨水，牙一咬，打出一颗手榴弹。前边敌人倒下，后边又扑过来。

海银指挥十多杆枪，紧扭住敌人，打得敌人近不了身。敌人又拖出小炮、机关枪，轰了一阵，炮弹掘开坟头，战士们又跳进坟坑里打。忽然海银觉得肚子一热，一块弹片割破了腹部，肠子顺着伤口往外冒。海银扯开绑腿，三缠两裹，勒住肚子，又打了几枪。

暴风雨过去，西边又出来太阳，塬上安静下来。姜海银从泥水里爬起来，发现身边还有两个人，也都负了伤。在卧倒的地方，泥浆全是红的。海银回头望望，这里是座断崖，崖下就是洛河。在上游不远，红军已全部渡过了河。夕阳斜照着红旗，红得象火。海银抹去脸上的泥水，笑了笑说："同志们都过去了，咱们也走吧！"三人强撑起来，轻伤搀扶着重伤，往河边走。敌人在背后吆喝些什么，也没听见。海银的心，象清水冲过，干净得发亮。两眼望着洛河对面，盯着耀眼的红旗。忽然背后有马蹄溅水声，海银头也不回，对同伴说："跳河！死也不当俘虏！"三个人紧挽着臂，一齐纵身跳进河里。

只听一声震耳雷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数丈。敌人赶到河边，望着滚滚洪流发呆。海银三人，刚向下沉，又被浪头托起。河上出现一道五彩长虹，群众纷纷传说：三个红军

战士通过彩桥，踩着彩虹走了。红军真是“神军”！

刘志丹在对岸集合队伍，清点人数，短了不少，望望西岸，敌人集了一堆，被洪水堵住，过不来。戴鸿远说：“咱们的人也过不来了，派先头部队去找宿营地吧！”志丹老放不下海银，看对面断崖上没有动静，就对明山说：“你带几个水性好的人，去找海银。”

到个村子，宿营做饭，指挥部正要开会，王之西和几个战士用绳子把赖随捆来了，要求惩办。刘志丹皱着眉说：“先放在一边，问清再说。”赖随以为是袒护他，忽然来劲了。跺着脚吼叫说：“我又不是反革命，凭啥捆我！”思学说：“你还有理？论你的罪过，枪毙也不亏！”可夫也说：“你总说‘革命得干，错误得犯’，这回可犯得好！今天你是值日队长，因为争房子没争上，赌气哨也不派，差点儿全军覆没！”赖随耷拉着脑袋，不再做声。志丹考虑：战事正紧，枪毙人不是时候，便说：“把绳子解了，撤职当战士。”王之西一边解绳子一边批评：“你犯了众怒，不是我拿绳子捆来，早被战士撕扯烂了，你还蹦达啥？”

转眼，明山回来报告：海银三人的尸体冲到岸边，已打捞上来掩埋了，三个人到死还是紧扣着臂。志丹一跺脚：“真可惜！好人都葬在错人手里！”背过脸，擦掉腮边泪。宝魁咬着牙，照赖随脸上“呸”了一口。赖随怕挨打，忽然狠狠打了自己两耳光：“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咧着大嘴干嚎起来。大家背转脸，不理他。

饥民报告，敌人一个营，已到鹰儿窝。志丹判断，敌人可能要拦阻红军东进。当下派出骑兵侦察，大队天黑出发。一夜急行军，翻过一条大沟，第二天下午，才到离鹰儿窝二十里的村子。指挥部传令隐蔽休息。侦察回来说：敌军是井岳秀部程佐武团辎重营，路上遇雨，行动迟缓，还没来得及挖工事。

志丹分析：洛川一带，正是陕北和关中的交界处，井岳秀怕红军北上，必定死命来堵，趁它立脚未稳，一锅端了最好！随下作战命令：步兵打正面，骑兵迂回追击。要坚决果断，迅雷不及掩耳，远途奔袭。赖随自知名声太臭，压得抬不起头，巴望有个机会，洗刷洗刷，就要求当尖兵。志丹只得答应，又派两个人同去。

天快黑，逼近鹰儿窝。尖兵捉了敌人哨兵，发出信号。部队一个冲锋，直捣敌人指挥部，先打个膛内开花。敌人正吃晚饭，来不及抵抗，满地乱窜。赖随飞步上房大叫："红军老爷来了！"连扔几颗手榴弹。宝魁正冲到跟前，红光一闪，弹片呼啸而过，宝魁连忙贴墙卧倒，叫道："别打了！自己人！"赖随跳下来一看是宝魁，呵呵笑道："咋日鬼的？打到你头上啦？"宝魁吼道："你总是乱打！"又忙说："程佐武跑了！快追！"

红军快速东进，冲破井岳秀的堵击，随又南下，进了宜川县的集义镇，敌人跑个净光，红军没放一枪，镇上百姓不惊不怕，高等小学照常上课。明山跑来给指挥部号房子，志丹说："不要占这个地方！"又叫政治部在门前贴了大标语，

“红军保护学校”，派哨兵守卫，防止坏人捣乱。志丹、可夫到学校给学生讲了话，还同学生一块打球。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分粮分物。住了三天，又向前进。以后那里就流传几句歌谣：“天旱盼雨水，人穷盼志丹。”

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利用在集义镇的三天，队委开会，检讨了沿路发生的问题，清算了部队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杨剑表现最好，入了党。正要调整人员。赖随跑来要求，还要当中队长，保证以后不犯！

志丹和可夫、思学研究后，认为可以给他个考验的机会。赖随自然痛快，出出进进，又敞开嗓门有调无腔地唱起来：“你妈妈打你，咋不对哥哥说。……”

李可夫终究是个书生，一见多日没有敌情，又动了心，侥幸心理抬了头。看来杜康的主意还行得通！他问：“部队也休整了，是进黄龙山，还是去韩城？”思学说：“我看要下黄河！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很快就会集结兵力，迫我们背水一战。”可夫说：“那就快进黄龙山吧！”思学眨一眨眼说：“杜康把你卖了，还得你自己掏钱哩！黄龙山土匪多如牛毛，可有仗打！”马罗武说：“按理说，哪里条件也不如陕北好。”思学说：“照金也比黄龙山强。”可夫望着志丹说：“快拿主意吧！”志丹有个习惯，每逢争论问题，都要等人把话说完，从不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见问到头上，就笑笑说：“两个说得都有理。”李可夫说：“我和志丹商量过了，还是得去黄龙山和韩城。如不去，我们都得撤掉。到头来，你们还是得

去，因为杜康不放手！”

志丹又把话拉到正题上：“既然如此，就先派个人进黄龙山走一趟，摸摸底，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腹背受敌。红军从渭北出战，已摆脱了一部分敌人，但到黄龙山和韩城，还有敌人等着我们。”

可夫很矛盾，既怕杜康，又怕陷入敌群。内心愁苦，只不敢说。当下，志丹写了封信，找来马罗武说：“咱们队伍要过黄龙山，那里有土匪盘踞；你有些社会经验，带上这封信，进山走一趟。叫他们别跟红军作对。”罗武看那封信，是写给郭宝权的，便说：“黄龙山土匪有三个大头目，郭宝权虽是个三头目，手下人可最多，这人我不认识，不知啥脾性。大头目贾德功有个堂兄弟，跟我一块吃过粮，得先利用这关系，找找他。”志丹笑道：“那就随你了。到那里，看情况办事，处处小心。要知道，黄龙山这一伙人，官府对他们没办法，咱们也打他不得。”罗武说：“我一时回不来，这工作交给谁？”志丹说：“我早给你想好了，交给明山。”

罗武出来，找着明山，交割帐目。明山翻开帐本，直皱眉头。只见横横竖竖，全是道道。他知道罗武的脾气顶直，又不敢说。只好听他一一交代。在哪个村打土豪，没收委员会交来多少布、多少钱。哪一仗缴来多少弹药、多少军衣。又派谁买进多少东西。这支队取多少鞋，那支队取多少子弹。在哪个村开多少饭钱，给俘虏发多少路费。……搅得明山头脑发胀，连打哈欠。罗武翻他两眼，明山才细心去看帐目，又觉得一清二楚。闹到半夜，把手续交清，罗武

忙去改装，穿个大褂，戴个草帽，农不农，商不商，连夜走了。

红军没敢直走黄龙山，只贴着山边走，幸好没人拦路，大家松了口气。

到韩城的涝井，正过端阳节，吃粽子，喝雄黄酒，松快了一天。又到韩城北乡，镇子正逢集。只见赶集的人，都是脸青脚肿。集上摆的，全是破烂，旧衣服、破家具，标价拍卖。有几个差人，提着鞭子狂吼乱叫："收税！收税！"宝魁忍不住，叫声："红军来了，打差人！"战士们冲天放了几枪，就抓差人。

群众轰然四起，拿镢头的、打扁担的、抡凳子的，一齐都上，把提款委员、衙役公差，都打死在集市上。

红军又到远近村庄，打土豪，分粮食，抓差人。韩城的地下赤卫军，听见红军来到，也拿着红缨矛子，来配合打仗。到个镇子，先收了公安局的枪，又打了区民团老窝。红军威名传遍韩城，债主不敢讨债，地主不敢要租，群众都说："红军是咱们的队伍！"

豪绅地主闻风而逃，钻进县城不敢出窝。县城四门紧闭，城墙上大油灯彻夜不灭，各机关职员，昼夜不睡，卷上铺盖准备逃跑。守城部队，手不离枪，准备交战。民团团丁，窜来窜去，担心挨打。城外又是一样：四乡的租、债、差、粮、捐、税，完全抗着，一个不交，县长也不敢再逼差人下乡，差人也缩头缩脑，不敢露头。城里城外，红白对立，两个世界！

绕到城南，在芝川镇打了土豪，又上巍北山。韩城县委书记来接头，在山上开了个联席会议。县委书记请求打韩

城，李可夫又动了心："这里百姓好苦，起来也快。群众一呼百应，韩城可一取而得。"赖随一拍胸脯："我打头阵，搞个城市苏区，痛快痛快！"思学说："把老本拼光了，你可痛快！打进去也守不住，得不偿失。不如在城周围扫扫小股敌人，打打差役，替百姓出出气，能站住脚，再另打主意。"志丹觉得有理，便说："就这样吧！"县委书记央告说："请你们多活动几天，只当我是为民请命吧！"李可夫象是做了亏心事，忙一口应承下来。

红军到过的地方，群众愈来胆愈大。开头晚上才敢分粮，后来白天也敢分了。西塬二三十个村子，红军都走个遍。村村分粮，村村组织。刘志丹、李可夫带队伍到韩城西南乡，县委召开群众大会，把附近村子群众、赤卫军、穷人会、少先队、妇女会，都动员起来，列队欢迎红军。正闹得红火，第三天晚上，刘志丹忽然悄悄传令，部队撤到黄龙山边沿的雨山，赤卫队一部分撤到小香山，配合红军作战，一部分掩护群众隐蔽。县委书记跑来挽留，"群众刚吐口气，你们不能走啊！"可夫心软了，也帮着劝说："再呆两天吧！"志丹说："你们都是菩萨心肠，再拖下去，都要遭殃。估计这几天风声传出去，敌人就要集中主力，寻找我们决战，不早作准备，就会被动。"果然不到天亮，侦察回来报告，敌冯钦哉一个旅已从大荔分三路出动，还有一个炮兵营。县委书记觉得志丹料事如神，可夫也恍然大悟，这次东进，本是迫不得已，事到临头，自己常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头脑不清醒，后悔也来不及，忙对县委书记说："这里要有大战，你们

快组织群众疏散!"

敌人贼精，红军一东进，特务团即向西安绥靖公署报告，西安连夜通知驻大荔的冯钦哉："共匪窜韩城，迅速就地消灭。"冯钦哉马上出动，早已往这边运兵。

六月十一日晚上，刘志丹通夜没睡，找赵宝魁布置任务："部队要突围，你带一个中队到雨山，掩护大队突围，无论如何，要把敌人牵制住！任务完成以后，如果追不上大队，暂时撤到黄龙山区，同罗武取得联系。"

宝魁说："保证完成任务!"立即出发，跑步前进。刘志丹命令部队准备转移。天快亮，侦察又来报告：敌人除从大荔调一个旅和一个炮兵营外，还加上五个县的民团，分三路来"围剿"。

刘志丹把各种情况一摆，感到情况严重，敌人力量这么大，看情形，比突破那八个团的包围圈要麻烦得多，得早点设法，摆脱敌人。谁知已经晚了。外面枪声四起，敌人和红军已接上火。

刘志丹命令强大光："带一个大队往香山接应赤卫队，互相掩护，撤到黄龙山区。"大光带队赶到香山，赤卫队已撤走，敌人正攻占雨山。大光知道雨山紧要，不打一场恶战，自己突不出去，香山也受影响。大声喊着："冲!"全队一齐猛冲，打得敌人退了半里。敌人用机枪扫射，又反冲锋。眼看到了跟前，大光咬牙瞪眼，抽出大刀，直往敌人窝里乱砍。战士们跟着大光，个个如龙似虎，猛打猛扑，敌人纷纷滚

落。………

香山这边，已被敌两边包围。刘志丹见被敌人缠住，非战不可，忙令骑兵抄敌人的后路。杨剑提着盒子枪，带着骑兵，往敌人窝里冲去，所到之处，敌人一堆一堆往后退，死尸往下滚。骑兵绕个圈子，敌人的大炮、机关枪也哑住了。红军趁机冲锋，大炮机枪又吼起来，打得松枝叶子落下几尺深，把人都埋住了。红军只有步枪，子弹已经不多，手榴弹也少了。刘志丹用望远镜一看，香山和丽山之间已被敌人切断。宝魁那个队，正和敌人拼刺刀，估计那边子弹完了。忙命警卫队，打掉敌人的机枪，又命强大光，带几十个人，接应宝魁，掩护大队撤退。王之西扔出几颗手榴弹，打哑一挺机枪。大光刚带人跑过去，敌人机枪又叫起来。宝魁打红了眼，抱颗炸弹，滚了几滚，扔进敌人窝里，又打哑一挺机枪。敌人集中火力又来打宝魁。宝魁腿和胳膊连中几颗子弹，他躺在地上，用力捏着枪柄，把那支短枪直捏成血疙瘩，身边石头也成了血块。

枪声稍松，大光跑来，拖起宝魁，放在大树根旁。宝魁说："枪你拿去，不要管我，快顶住敌人！"大光接过枪说："好好歇息！回头我来背你！"

天已过午，大家还没喝口水。刘志丹下命令："尽一切力量，迅速突围。步兵上山，骑兵下川，退到黄龙山边会合。"

敌人发疯一样，又是一阵攻击。红军四面突围，大光带几十人断后，掩护大队撤退。大光是有名的铁打手，一声不响，抡着双枪，直是射击，边走边打，一枪一个。等到大队走

完，他又绕到大树根前，去找宝魁。哪知宝魁已不见踪影。大光无法，长出口气，带着十来个人，才翻过山梁。

红军游击队撤退下来，走到个村子，不见一个百姓，进家里看看，奇怪得很，好多家灶台上，都放着锅盔和开水。鸿远去地里找人，细问缘故，才知那些干粮，都是给红军准备的，怕白军来了报复，便想出这个主意。刘志丹下令："吃了干粮，把钱放在锅里。"百姓发现，都说："红军真和百姓心连心！"

五黄六月，关中平原，热得闷人。日头偏西，有点凉风，人才喘过点气。头脑一清，精神也来了。一路急行军，天黑赶到黄龙山西边一个背静沟口，才停下休息。李可夫嘴唇干得出血，脸色惨白，累得腿直打颤，往地上一倒，忙又爬起来催促说："赶快走吧，把敌人甩掉，快回渭北！"赖随咕哝说："早知还要回去，当初就不该来。"思学说："将来既然会死，当初就不该生！"赖随翻翻眼，到底心里糊涂。

红军马不停蹄，直返照金，经过澄县、白水边境，再绕铜川城北。路上虽又打了些小仗，可也没再吃亏。

自从红军打进栒邑城后，西到永寿、乾县，切断西兰公路，回头又打这个大圈子，百姓称为"马踏十三县"。还编了歌谣，到处传唱："红军马踏十三县，威名震西安，五月打韩城，县官发了懵。西安哇哇叫，调来同州① 兵。红军名声震全陕，人人大惊叹。"

---

① 同州即大荔县。

第三十一章　五顷塬分地

照金是个小镇，属耀县管，在梢林边上，只有几十户人家。周围山峦起伏，好象波涛动荡的海面，照金小镇就象飘泊海面的小船。西北边是渺无人烟的大森林，由石门关进去，穿山钻林走上几天，直通陕甘交界的南梁堡；东北也是梢林地带，莽莽苍苍，无边无际。西边是淳化，东南九十多里，可到耀县城。红军到关中后，路过照金两次，打了土豪，群众分过粮食财物。白军出来“扫荡”，也不敢停脚，周围尽是梢山，交通不便，来多了没吃的，来少了又害怕。前几天，来了几十个民团，百姓把锅一拔，背上铺盖卷儿都钻了梢林。红军游击队回来，民团逃走，百姓这才回家，帮助红军铡草做饭，安置住处，还忙忙碌碌找人放哨。

志丹和可夫进了树林，去查看地形，边走边拉话。经过这一段实际斗争，李可夫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见这光景，感慨万千，就对志丹说：“事物的发展过程，确有内在规律，不由个人意志来决定。记得咱们头回来，分粮还没人敢要，二回只敢晚上拿，三回大白天就忙着放哨了。”志丹说：“将来也还会有反复和曲折。经过一次又一次‘围剿’和反‘围剿’，群众同敌人撕破脸，自愿拿起武器来，争取自己的解

放，游击区就会变成根据地了。”

李可夫笑说：“你不用说服我。你那句：‘没有根据地，等于没有脚后跟’的话，我是领会深了。这回马踏十三县，影响是不小，可是，背后没有依靠，力量老壮大不起来，成了洪水中的孤舟，漂来漂去，老靠不了岸。”

志丹高兴地说：“老兄，你这个见解很正确，如果你能说服杜康就好了。”李可夫脸上起了愁云，一想起杜康，心就发冷。“唉！谁能说服他？准备检讨吧。”

两人到了照金街上，庙湾民团夏老九派了王副官，赶了群羊，驮几驮粮食，拿几条纸烟，来慰问红军。志丹回信道了谢。休息几天，把部队整理了一下，决定分开活动，杨剑、鸿远带骑兵和少先队，到宁县和合水活动。刘志丹、李可夫、王思学带步兵去渭北，目的是为补充人。

游击队在照金附近的前崖村、后崖村、绣房沟、薛家寨、北梁、香山寺、姚峪村，打了些土豪，翻山过来，出照金山沟，往三原午字区。太阳露出半个脸，照得塬上一片红。高粱、谷子有尺把高，黄蜡蜡的，没有水分。远远看见许多穿白裤褂、光着头的农民，在麦场上练武，有的刺枪，有的劈刀，有的射击。王思学走在前边，给哨兵打个招呼。那哨兵扭头就跑，扬着红缨矛子叫着：“大哥！二哥回来了！”王思农扬了下手，叫了口令，渭北游击队整整齐齐，站下两行，举枪敬礼。刘志丹、李可夫也举手还礼。紧接着陕甘游击队过来，也举枪向兄弟部队还礼。霎时间，塬上一片欢呼。

王思农三十多岁，是思学的哥哥。个子比思学高一点，

脊背略有点驼，脸盘和思学一样，长脸长鼻子，梅豆角嘴。他是讲武堂出身，在杨虎城队伍当过团长，前两年才回家闹革命。看那身打扮，也还带点老习惯，穿身破军服，可不扎皮带，背着手，大踏步迎过来说："部队都来了？"思学说："可夫和志丹同志带步兵来的。"没等介绍，思农和可夫握了手："几个月不见，你变了样儿。也领兵挂帅了。"忙又拉起志丹的手说："志丹同志，你们辛苦了！"志丹说："你们正练兵？"思农说："你们东进韩城，把这边的白军调走了，我们也松了口气。特委决定把自救军编为渭北游击队，午字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叫我一身二任，既是苏维埃主席，又兼游击队长。"志丹说："你们是渭河北岸第一个苏区，对红军游击队支持很大。"思农说："这个第一可难当。平展展大塬，敌人的大军两天不来三天来，没个遮拦处。我们白日不敢露头，压上枪，在家种地。你们把敌人调到东边去了，我们才敢公开活动。"

进了陵前街，群众早已等着，锣鼓喧天，唱的叫的，欢迎兄弟部队。米汤桶，馍馍筐，摆了一大溜，到处贴的红绿标语。几个女学生，剪发头，下穿黑布裙，上穿月蓝色布褂，带着宣传队，喊着口号："欢迎陕甘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群众伸胳膊、举拳头，跟着喊叫。志丹问："哪里来的女学生？"思农说："'四·二六'学生和官府斗争后，从西安跑出来不少学生。"

妇女慰劳队也迎过来，拿着鞋袜，分送给红军战士。队长穿着月白衫，个子瘦小，却很精干。王思学对她做个怪

样，又把志丹、可夫招到一处，微笑着说："来，认识一下，渭北妇女队长沈梦云——我的……'屋里人'，就是不在屋。"梦云满脸绯红，嗔怪说："这个鬼，就不会说句正经话！"几个人都笑了。志丹过去握手问好："梦云同志，你也回来了！"梦云说："人家把我哄得团团转，说回部队看看，就来接我。谁知一走就不露面了。我又有病，行动困难。西安天天抓人，没办法，自己跑吧。没死了，还得惹人讨厌！"思学听出话中有刺，只当是说别人的。满口称赞说："咱们梦云可是好样的，革命最坚决，天不怕地不怕。敌人抓住她，灌凉水，上老虎凳，都没有屈服。头个孩子生在天津，自己没法带，送进了育婴堂。二孩子生在北平监狱里，也顾不上，我在山西搞游击队……"梦云心里一酸，要掉泪，思学自知失言，触动了妻子的伤痛处，心里十分懊悔，梦云强作笑容说："就会吹你自己，谁没有妻儿老小的！"

晚上，思农、思学陪志丹、可夫住在王家村下沟窨子里。志丹春上路过，和徐一知就是住在这里。如今午字区虽说成了苏区，到底离三原城太近，白军说来就来，为防万一，领导机关还是得在深沟里隐避，今天撤这村，明天撤那村，这个窨子也常住。早晨，刚要吃饭，徐一知领着个青年一直找到窨子里来，大家打了招呼。思农说："如今一知是渭北特委组织部长，正在各县组织游击队。快吃饭，好说话！"

一知转过脸，见小方桌上已摆满了稀饭、白薯、馍馍，一大盘子咸菜。先挑块最大的白薯，双手捧给志丹，志丹笑说："就给我这个？"一知笑了："我知道了，你还要人！"志丹

说："猜对了！这个忙不能不帮！"一知说："这是义不容辞！"思农也接上来说："你要多少？说吧，把我这个游击队给你，我再组织！"志丹说："我们只要鸡蛋，不能抱母鸡。给些好农民就行。"一知说："这更没有问题。"思农说："你算找着人了。他昨天跑高陵，今天跑富平，明天又跑耀县，象盆火，热乎乎的，谁靠近他谁发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只要打声招呼，保险给你一个军！"

梦云来给大家添饭，也冲着一知说："他是个傻瓜，宣传队有个女学生看中了他，老找他谈心。他嫌麻烦，就留了满脸胡子，充'小老汉'。白搭，人家就喜欢'小老汉'。"一知说："别胡扯，谁顾得那个。"思学问："女学生叫什么？"梦云说："杨郁文，高中毕业，能写会画的。"思学说："不要慌，等我有空时开导开导一知。"

大家又问起和一知同来的那个青年，他叫庄凡，高陵县委书记，本来有点腼腆，见大家随意说笑，亲如一家，也不拘束了，凑到志丹跟前说："志丹同志，我昨天从西安来，省委叫我捎个口信，叫陕甘游击队到五顷塬子集合。"可夫心情紧张起来，忙问："你见到杜康了？"庄凡笑笑说："没有。他正在作检讨呢。我到省委取文件，小广东张金叫往下传达：杜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

可夫惊得把眼镜掉到地上："你说什么？世上还有比杜瞎子更左的吗？真不叫人活了。"志丹也觉得奇怪："这些人啊，关门搞路线斗争搞昏了头，'欲往城南忘城北'，搞得左右分不清。只要抢一顶左派帽子戴在头上，便心满意足

了。”思学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是最最最革命，最最最光荣了。革命前途如何，都撇到一边了。这些人害怕长期的斗争，恨不得明天革命就胜利，就象个赌徒，抱着侥幸心理，押上老本，作孤注一掷。”

刘志丹预料到要面临一场严重的斗争。但是，它怎样到来，结局如何，他却完全没有考虑。他已看到，这些年，红军虽然几起几落，却造就了大批干部，红军还是发展起来了。他有信心，因为他从斗争中，看到了力量的源泉；他有信心，因为他是植根在群众之中，有雄厚的基础。只有脱离人民的人，才会无能为力、铤而走险。

住了两天，志丹把午字区动员的一百五十人，匆匆忙忙编了队，和原带人马合在一起，共有三百人，开往正宁县的五顷塬。

不几天，杨剑、鸿远也带队伍赶到。他们的人数也多了。因为上次志丹叫思学捎话给张武轩，叫他到石子俊旅找到何鹏，动员两个连在西华池起义了。大家在村头见了面，武轩跑到志丹跟前，举手敬礼：“我回来了！”志丹拉着他的手说：“干得漂亮！这几年，咱们组织过七十多次起义，你这个算最成功的！”武轩说：“可惜我去晚了，再早一个月，能拉出一个营。咱们当初留在刘保堂、苏雨生部队的人，都已转到石旅，参加了起义。罗炎也回来了。……”

志丹看见村口进来辆独轮车，轮轴吱吼吱吼响着，车上载的人，正是罗炎。志丹高声打着招呼，罗炎不等车停稳，就一拐一瘸地蹦过来。志丹见他脚上捆着破布，拉起裤腿问：

“受伤了?”罗炎不好意思地说:“起义那天,我去拖大炮,挨了一枪,不妨事,快好了。”志丹知道罗炎常对人说:“再漂亮的姑娘也不爱,就是爱枪炮!”刘保堂部队被打散后,武轩派他去石旅,他看中了一门大炮,硬是想拖出来。志丹笑道:“难怪人家说你是枪迷,你不想想,一个人能拖动大炮?”罗炎叹口气说:“可惜只带出一包零件,那炮可真漂亮!”

四面八方的人都往回走,部队又有了七八百人,真是人强马壮。

在个大场院里,正要开会研究重新编制,省委新派来的政治委员到任了。杨剑一见这人,就倒吸凉气,对可夫说:“坏了!又要闹虎列拉!”可夫认出是张金,也不自在,攻打山河镇的情景又显现在眼前,把部队毁得好惨呵!真象闹过一场虎列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天哪!不是做恶梦,可比恶梦还可怕。张金一见在场的人都板着脸、绷紧弦,他窘住了。他和志丹不熟识,就对鸿远说:“快发通知,开全体干部会,传达省委决定!”鸿远说:“叫赖随通知吧!”

红军游击队成立以来,人事调动频繁,你来我往,大家一见换了政委,又猜这猜那。张金感到自己很孤立,周围充满了敌意、不信任。但他是新任的政委,劲头儿正大,对这些人也看不上眼。所以,他气很壮,把带来的文件摆了一桌子,一份一份念起来:“我传达省委会议的精神:杜康主张上黄龙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刘志丹不在韩城建立苏区,也不进黄龙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李可夫犯了右倾调和主

义。杜康已作检讨，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应即改组，以保证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省委决定：刘志丹、李可夫均予撤职，由戴鸿远任总指挥。……”

张金的话没讲完，会场一片嗡嗡，都在议论。张金见众人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忽然来了邪火，指着王思学说：“你瞎嘀咕啥？有话出来讲！”思学说：“我牙疼！”坐在旁边的杨剑插话说：“不离开韩城，就得全军覆没。象这样的不分青红皂白，乱整一气，把人都搞糊涂了！”

思学扯着杨剑的衣角，悄声说：“跟他说没用，根子在上头哩！”杨剑性子最刚直，一直强自忍耐，怕爆发出来，影响不好，听思学小声叽咕，倒把他一肚子话勾出来了：“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撤出韩城，不算什么错误。敌人兵力大我们几十倍，不撤，等着挨打呀。再说，回照金，大家都同意，为啥撤总指挥？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兵怎么带？上黄龙山，进军韩城，都是杜康的点子，反过来又整别人。谁当总指挥，谁背黑锅！”张金怕乱了阵，忙声色俱厉地叫道：“这是省委的决定，反对这个决定就是反对省委，反对省委就是反党！”

张金见无人说话，忙又挑出一份文件，念道：“省委决定：红军游击队坚决守住五顷塬，立即解决土地问题，限二十天分完土地……”跃云在下边插了一句：“这地方能住上两天就不错了！”跃云这个人，素不多言，这句话也是憋出来的，只有熟悉的人，才理解话里有多大分量。张金哪摸得透？心里很不耐烦：“一派右倾机会主义腔调！”要传达的文

件很多，顾不得一个个细究了。他又挑出一份文件，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指出：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北方各省，亦是突飞猛进地发展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陕甘边红军的成立，创造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基础。……帝国主义指示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积极开发西北，建立西安陪都，巩固西北边防，开辟上海至新疆的航空线，公开地宣布，要布置从西北进攻苏联的战线。苏维埃运动在西北的开展，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致命死敌。……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四次'围剿'正在进行，陕西国民党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向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作新的进攻。……北方会议指出：陕甘红军要逐渐演习堡垒战和平原战，以加强战斗力。边区范围：目前以枸邑、织田塬、清水塬、土桥塬、淳化、安子坡、盘客塬、耀县、照金、马栏一带和正宁之山河北塬、湫头塬、史村塬周围四百里为中心，军事根据地在湫头塬。立刻开始测量边区中的一切军事险要，建筑防御工程，搜集一切旧式大炮火器，配合在工程上面。……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贯彻正确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李可夫克制住内心的慌乱，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他神情专注地看着张金，好象对那张稚气的小圆脸，深眼窝，特别有兴趣。他从张金身上似乎看清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只是张金讲话的声调、表情，比自己更热烈，也更自信。真是"初生犊子不怕虎"啊！他对张金充满了同情、惋惜，既不想

责备，也不想挖苦。他用商量的口气说："张金同志，这些问题值得再研究。你说的有些地方，我走过一两次，至多算是游击区。有的还没到过，全是白区，周围尽是堡子，往地图上画个圈，就当作苏区可不行。这五顷塬我们只路过一次，还没来得及做群众工作，哪能分地？我跟着你回省委汇报一下，再作决定好不好？"

可夫说话很平静，张金听着可象头顶打闷雷，弄得神情紧张。心想，怪不得有人说刘志丹能说活木头人，连李可夫这样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都向他投降了。他警惕地望着志丹，怕他也发言。志丹也一直在听、在想，觉得省委里那些小王小张，跟上杜康，都把"山"和"右"当作一个意思了，上黄龙山就等于右倾。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反而把问题的实质掩盖起来了。其实杜康并没有认识到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他是主张"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搞流寇主义。只是敌人"围剿"得紧，想不出别的办法，临时逼出"到黄龙山"去罢了。这些糊涂观念不澄清，干部思想难免要发生混乱。

志丹站了起来，全场立时安静无声。志丹说："撇开枝节问题不谈。我觉得一切批评，都牵扯一个根本问题：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红军打了个大圈子，可以得出结论，平原不行，要建根据地，必得去山区。派出一批得力干部，深入地方工作，和军队一起，一步步打下基础。不这样，什么'测量军事险要'、'建筑防御工程'，都是纸上谈兵，很多战斗也是盲目的。敌强我弱，这是事实。不承认不行。打了半年多，

也没建立起一个城市苏区。三原午字区搞起来了，也不稳固，敌人一来，就得压枪。已经几起几落了，土地也分不下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以左反左，越反越左，就会越来越糟！”

张金是第一次听见志丹讲话，原以为刘志丹统兵挂帅，叱咤风云，一定是个天神恶煞，行事鲁莽的人物，杜康又把刘志丹说成是极端危险分子，因此张金早就怀有戒心，现在听志丹说话并不那么气势汹汹，他倒有几分失望，不知怎么对付才好。他对志丹说的话似懂不懂，但从别人的表情上，他断定都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因此，他更不想就这个问题来评论是非，省委叫他来分土地，就分土地。他一看还有几个文件没有传达，干部们已纷纷离去，更不知所措。后来，他把文件收拾了一下，对志丹说：“你们的意见可以保留，目前是要贯彻省委的指示。省委决定你担任大队长，老李当大队政委。这是考验你们的机会。……”李可夫说：“扯淡！不分清是非，这个政委没法当。我还是回西安搞老本行吧！编编刊物教教书，眼不见心不烦。”张金望着志丹，象是乞求。志丹说：“我们是职业革命者，以革命为职业，不是为职业找革命。职位高低，不值几何！问题在于：路子一错，步子再大，也走不到头。”

张金说：“这些事我也搞不清楚，省委叫咋办就咋办。上回是执行省委指示，这回还是执行省委指示。”可夫说：“人糊涂的时候觉得幸福，清醒的时候最痛苦。再象过去那样盲从，我做不到。我要去省委汇报，弄个水落石出。”志丹见

他眼泪汪汪，动了感情，就说："你走吧！应该让省委了解情况。"张金也不反对。志丹连夜写了报告，交可夫带给省委。可夫急忙收拾东西，往西安赶。

尽管张金有意向大家讨好，一些老战士，还是不谅解他。上回来支持攻山河镇把队伍搞垮了，这回来又撤了刘志丹、李可夫的职，因此背后就处处同他作难。张金走到哪里也没人理，开饭找不到碗筷，炊事员不给打饭；晚上睡觉也没人和他住一个窑。张金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发作。跑到麦秸垛旁躺了一夜。

天亮，抱着文件去找总指挥："老戴！要抓紧分地，不然省委追究下来，就是消极怠工，党性问题。我已想好：咱们在五顷塬子先分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二十天内，一定分完。湫头住着民团，得快打下来，把民团消灭，我们守住寨子，就可筑工事，建立军事根据地。湫头离这个塬十五里，只隔一条沟，打下湫头，五顷塬子也容易守住。"鸿远心里也不舒畅，又不好再纠缠，见张金这样安排，就说："我们刚喘过气，怎么能打寨子。那寨子在塬上，是个碉堡，人家有机枪，我们不好攻。"张金说："你还没有打嘛，就知道打不开？这就是失败主义。"鸿远说："这土地目前也不能分，周围都是敌人据点，群众不敢要。"张金又说："你还没有分嘛，就知道群众不要？这是不相信群众。"鸿远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哪来这么多帽子。"

张金嫌鸿远讲价钱，怕完不成任务，就自作主张把队伍分成两股，大部分让鸿远带去打湫头，小部分叫杨剑带着，

去周围游击。还抽了几十个人，叫政治部主任杨跃云组成工作队，分散到五顷塬上。志丹留下，帮助指挥分地。指派已定，催着出发，谁也不再说话。思学说："吃屎娃娃成精啦！"

五顷塬，是靠山口的一块平原，塬上只有十几家人，几百亩地。和这个塬相连的是史村塬、湫头塬、三甲塬。张金打算以五顷塬为中心，把这几个塬的地都分了。派跃云当工作队长，带队到村上宣传组织群众，罗炎是班长，也下了村。

群众正忙，锄草、浇地，无人在家，跃云见这情形，一时闲不下来，带着几个战士跑到地里，帮助锄草，找个老汉拉拉话，了解情况：村里多少人，多少地，谁家的地多地少，老汉起了疑："问这做啥？"跃云说："我们要调查统计，准备给没地的人分地。"老汉摸摸胡子一笑。跃云忙问："分地好不好？"老汉大笑起来："好同志哩，分地还不好？我知道咱们红军，就是要闹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地，分给贫雇农。要不，穷人种地，地主吃粮，穷人愈种愈穷，地主愈吃愈富，咱们分了地，就翻过来了。"跃云见老汉懂得革命道理，心里高兴，就问："老大爷，你家有几口人？种多少地？"老汉说："我有七口人，租种二十来亩地。年年没吃的。"跃云问："为什么？"老汉说："这地方，塬地得五六亩，坡地得十来亩才够一口人吃。二亩坡地，只顶一亩塬地，还得好年成，要是歉收年，坡地就一点不收。论下工夫，一亩坡地得下二亩塬地的工夫。"跃云说："你家是佃户，要是分给你几十亩塬地，你就

好过了。"老汉笑起来："你真是好心！"跃云说："我们明天开大会，就是为了分地，你去讲讲话吧！"老汉说："在这上头，我不懂！"跃云说："分了土地，建立咱们的乡政府，这块地方就是红地，再没有收租要税的了。"老汉提起水罐说："同志，喝口水吧！"跃云喝了口水，还只是说，老汉光笑，不搭腔。跃云心里起急，连问了几声："老大爷，你说说心里话，到底怎么想的？"老汉叹了口气："唉！我的好同志，你们红军的心真好，百姓都知道。就怕你们住不长呀；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说实话，谁还不想要地？今天分了地，你们一走，明天白军来了，保甲长也回来了，丢了地事小，这全家性命可就难保。你们要能住上一年半载，白军不再来，我给你找人，咱们分地，我头一个要，还想要好地。"跃云想："这大概是真心话。"

晚上回来汇报，各班说各班的情况，报出一大堆数目字。跃云把老汉的情况说了说。张金说："这是落后群众。"拿定主意，不管什么剥削关系，要统统打乱平分。先分地多的。志丹说："不能这样，地有好有坏，人口有多有少，劳力有强有弱，主要应看剥削关系，核桃枣一齐数，打乱平分，就要侵犯中农利益。地主、富农也不能一样对待。还是多听听群众的意见，按具体情况办事。"

张金急于求成，催着说："那就快开群众会。"张金自己下命令，叫战士下地去找人，到半晌午，老老少少，稀稀拉拉才来了一二十人，张金要作动员报告，跳到个土台台上，刚讲个开头："我们红军再不走了，要给贫苦农民分土地，建立

红色政权，苏维埃运动在大西北猛烈开展着……”敌人的小炮“咚咚”打来两响，张金连忙卧倒，气也不敢出。半晌，不见动静，爬起来一看，群众都跑光了。罗炎跑来说：“敌人正要上塬！”张金问：“老刘呢？”罗炎说：“带工作队上去了！”张金定住神，下令说：“打打打！快打！”

罗炎和跃云跑个面对面，跃云说：“敌人从山河来的，何高侯的一个团。”志丹挥了下手：“边打边撤。咱们人少，不打硬仗！”张金没了主张：“撤！撤！撤！”张金紧跟着部队，抱着文件紧跑，志丹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就说：“不要紧，杨剑的骑兵快来了。”张金说：“他打游击去了，哪顾得我们！”敌人一边打枪，一边往塬上爬，忽然一阵混乱，红军骑兵抄了敌人的后路。杨剑真的来了。游击队撤到沟里，敌人又追过来，游击队上了另一个塬，转了个圈子，杨剑又从敌人后边冲了一阵，敌人才撤退。

原来志丹估计，红军住久了，敌人定会来袭击，昨天晚上，就通知杨剑，今早赶回五顷塬。张金只当是“碰巧”，还觉得侥幸。

游击队退到秦曲的狼牙坬。鸿远也带大队回来，许多马上都驮着伤员。鸿远沉着脸，一句话不说。中队长赖随一路叫骂：“活见鬼，队长越当越小！仗越打越大！老子不干了！”

张金见滩头没打开，马上就要开队委会，批评斗争。鸿远说：“这寨子就不应该打，人家守住碉堡，用机关枪直扫，我们攻了两天两夜，伤亡一大堆，也没攻上去。今天早上杨

子恒一个团，又抄我们的后路。两头挨打，怎能打开？”张金说：“不是打不开，是你们不坚决。”思学本来觉得张金无知，有些同情他，一见他强词夺理，就来了气：“你坚决，别撤出五顷塬子，回去住上二十天！”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志丹从外面进来说：“大家不要吵吵。还是讨论下一步怎么行动吧！”张金一肚子委屈说：“省委还有很多决定没执行，湫头没打开，五顷塬子没守住，地也分不成，大家都得负责任。”思学说：“你别扯别人，都有你这个政委顶着哩！”张金见这么多人都和自己作对，又伤心又气愤，就说：“政委又不是我自封的。你们不听党的领导，光看我的笑话。”说着哭起来。志丹连忙劝解说：“都不要怄气。这怪不得张金同志，他是个年轻人，没经验，执行的是省委决议，省委又是执行北方会议的决议，北方会议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精神，叫他一个人有啥办法？”王思学说：“他有点自我批评就好了。老照着杜瞎子的样子学，根本不行，将来还要栽跟头。”

张金还在固执，要在这里构筑防御工事，等敌人退走，把队伍再拉回五顷塬分地。志丹苦苦劝说，他才同意了志丹的意见，可是又要部队分散活动，思学说：“分散了要吃亏。”张金说：“这也是省委决定。”思学也懒得多说了，只得和志丹带上队伍，到清水塬、织田塬一带活动。

志丹、思学一走，张金翻开文件看看，又来了主意，要开展正规训练。赖随嫌张金办事不和他商量，思想不痛快，拿个军毯一蒙，又睡大觉。武轩刚来红军不久，不了解情况，第

一次打了败仗，心里过不去，想和赖随说说心里话，赖随又不理。鸿远知道他发了牛脾气，只得自己去派哨。第二天早上，下了大雾，还没有起床，张金就找鸿远说："从今天起，红军每天要上四小时政治课，两小时军事课。练操拔慢步。"鸿远说："眼前天天打仗，哪有时间拔慢步？我们天天都练习跑快步。"

张金说："你在旧军队干过，还不懂得军队的规矩？三操两讲很重要，不正规训练不行。"鸿远说："白军那一套不能用，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办事，不讲究形式！"张金说："真是游击习气！"话没说完，来了侦察报告：杨子恒一个骑兵团，分三路包围过来。鸿远下令："快集合队伍！"赖随把军毯一踢，提起枪就往外跑。武轩也提着枪赶出来。鸿远叫把部队分开，武轩带一个队打正面，强大光带一个队打西路。赖随和杨剑打后边的骑兵。浓雾笼罩，看不见人马，兵一散开，也看不出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两边都冲锋，冲到一块去了。人抱人，马踏马，打了大半天，扯了好几里长，红军拉了白军的马，白军也拉了红军的马。张金骑上匹马，在后边叫鸿远："往马栏撤！"使劲儿打了几下马，跑了。

天黑撤到马栏，点名报数，少了大半。跑散的，伤亡的，几乎全军覆没。武轩、大光都不见了。鸿远急得跺脚："为了分一块地，打了三个败仗，这么搞法，部队真得完蛋！"战士们对鸿远有意见，对张金更有意见，大声吵嚷着："这仗是怎么指挥的？政治委员是谁派来的？是冯钦哉的，还是蒋介石的？"下边的人跟着叫："撤总指挥的职！撤政委的职！"

赖随也跟着起哄。鸿远说："该撤该杀，我也跑不了。总得先把伤员找回来！"罗炎从来不嚷嚷，听说要找人，忙说："我带一班人去！"提起枪就走。

张金见无法收场，哭丧着脸，派人通知刘志丹、王思学赶快把队伍带到马栏镇。第二天中午，他们都赶到。战士们还在院子里嚷嚷着：要撤这个，要毙那个。志丹进屋子一看，张金坐在炕上，低着头，一声不响。志丹问："怎么啦？"张金说："打了败仗，大家意见很多。要枪毙我！"志丹说："打了败仗做个检讨，叫大家提提意见就行了。"张金说："我怎么检讨？上边满意，下边不满意。回去挨整，下来挨骂，我真受够了。"说着又要哭。志丹说："我能理解你，闷气也不解决问题。外面越闹越凶，不如叫大家当面讲清楚，再说下一步。"张金强打起精神说："开个群众大会，叫大家出口气吧，我回去也好交待。"

大会一开始，又是大吵大闹。有人指着张金，骂他反革命。张金有口难分，把身子一挺，说："你们把我碾成粉末，我每个细胞也是布尔什维克的！按照文件干，没有错。"鸿远说："人死的死，伤的伤，抱个本本，顶个屁用！"全场立时大乱，有的喊撤职，有的喊赶走，有的又叫枪毙。志丹忙出来收拾这场面："同志们，张金同志这一套作法不对头，可以提意见，但他还是我们的同志，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他年纪轻，经验少，我们是红军，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也是最有组织的军队，不能随随便便，想干啥就干啥！要是这样吵烂包，敌人来了，咱们又会吃亏。……"话虽简单，却顶了大事，

想吵吵的人，就忍回去了。

晚上罗炎回来，一匹马上驮的武轩，一匹马上驮的大光。大家见他两个受伤，气又来了："两个能打的健将都受了伤，还怎么打仗？"罗炎说："现在吵吵顶啥事？"只管忙着为他们安置吃饭、睡觉。大光坐在炕上，鼓着嘴，好象噙着鸡蛋。这人就是这样，越不高兴越不说话。武轩直想发作，勉强忍耐着，不由得嘴里就冒出一句："真见鬼，这是鼻子嘍脸上吊秤锤，寻着挨打的！"志丹进来，查看了两人的伤口，叫用药布包好。又叫明山多弄些好吃的。两人见志丹这样，滴下眼泪："志丹同志，你也休息休息吧！"志丹说："我不累，你们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转的！"

第三十二章 虎列拉

虎列拉！虎列拉！几天之间，在照金地区真蔓延开了！人一染病，上吐下泻，顷刻就要丧命。老百姓传说着："天降大难，人要发瘟。"尽管烧香许愿，拜佛求神，天天都要死人。部队里有两个战士病倒了，抢救不及，也死掉了。人们又借口骂张金是"瘟神"，是虎列拉，给部队带来的不是正确指示。

张金害怕挨骂，总跟志丹寸步不离，正规训练、三操两讲，也不敢再提了。王思学开玩笑说："你翻翻本本，看有没有治虎列拉的方子？"张金倒认了真："那是上级的指示，咋能治病？"思学说："杜康不是万能吗？坐在西安，把哪里该修碉堡，哪里该挖工事，都写在文件上了，难道没料到这里发生虎列拉，规定个方子？你是政治委员，看怎么解决吧！"张金说："杜康又不是神仙，哪能把什么都料到？"思学说："是呀！他既然不是神仙，难道什么都说对了，为什么你全听他的？就不看看实际！"张金无言答对。

虎列拉无法扑灭，张金命令红军迅速转移，离开照金。志丹劝阻说："这里的百姓和红军生死相依，百姓有难，哪能撇下不管？"张金说："你们不走，我可要走了。"思学说："你可不能犯逃跑主义！"志丹说："赶快组织人力抢救，把农村

中医找出来，把草药利用起来，一定能扑灭虎列拉。"

当下找鸿远商量，抽调一批战士，由杨跃云带领，到各村清查患者，消毒、隔离，消灭蚊蝇，宣传卫生知识。张金又嘀咕说："上级没有这个精神，咱们这样搞法，犯不犯错误？"鸿远说："老天爷！这也等上级精神？等你有了'精神'，老百姓已经没有命了！"张金说："我跑回省委请示一下吧！"思学说："你不用请示，杜瞎子也怕虎列拉，他准不敢来。"

半晌午，杨跃云回来向指挥部汇报，还带来个挖药材的老汉王喜堂。跃云说："村里死的人都深埋了。还熬了几大锅草药，一人喝一碗作预防，喜堂老大爷把挖了几年的药材都拿出来了。"

喜堂老汉上前捧着志丹的手，笑眯眯地说："总指挥，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志丹说："我不是总指挥。你看，这是新来的张政委！"喜堂老汉说："我不认识他张三李四，有话只对你说。这虎列拉是从香山寺传染出来的，香山寺的菩萨害人哩！百姓有点小病就找菩萨求神水，喝了神水就患虎列拉。你们派人去把菩萨打了吧！"

志丹想：原来如此！可得调查研究一下。便征求张金的意见说："咱们去看看？"张金心里又在打鼓：跟他去吧，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将来撕扯不清。不跟他去，又怕刘志丹一走，有人拉住他辩论，他又说不清。想了半天，还是说："咱们各走各的吧！我留下守摊子，你们去吧！"张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事业打算的少，真是举步艰难。他脑子里转着念头：路线斗争，生死攸关，一不小心，跌进右倾泥

坑，就会万劫不复！王思学见他遇事退缩，硬把他拉上，叫他去见见世面。

罗炎带一班人担任警卫，喜堂老汉前头带路。志丹对鸿远说："喜堂老汉挖药为生，药咱们用了，该给些钱。"喜堂老汉听见，撅起胡子说："你把我当啥人哩！红军百姓是一家，稀的稠的，烂在锅里。一家人做啥买卖？"志丹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带点钱，日后碰上红军用的药材，你好买了送来。"喜堂老汉说："这话说得还差不多。"

从薛家寨北梁翻过山，走十五里地，穿过森林，远远望见，一座大石山，山峰象个骆驼背。喜堂老汉一指："这就是香山寺。"志丹说："我们队伍路过好几趟，多是夜间。到底没有本地人熟。"

王喜堂老汉给志丹带路，上了西峰，登上三层楼房，向周围一看，好大的山势。远远近近，围绕这香山寺的，全是高山密林。对面山半坡那些村庄，撒在林中，只能看到几个屋角。环山的几条小河，远看象几条断线。志丹指着西边说："这些都叫什么名堂？"喜堂老汉说："我挖了几十年药材，把这些山都走遍了，这些名堂也听俗了。那边是绣房台，再南边是凤翼山，下边那个石洞，是莲花洞。再过去，是魏王楼、秦王楼。按照和尚们说的，里边住的，不是神仙，就是王子。"志丹笑说："就没一个楼是给穷人修的？"喜堂老汉说："照和尚的说法，咱们受苦人，就是这个命，活着受罪，死了还得受罪，说不定还得下十八层地狱。哪能住上楼？"志丹说："如今不一样了，阴曹地府也闹起革命。那些被逼死、饿

死、杀死、冤死的穷人，把玉皇大帝、阎王老爷都推翻了。金銮宝殿上坐的是工人和农民！"喜堂老汉说："要真是那样，可就好了！"志丹又往远处看，这边的森林比照金大得多，心想，这地方真不错，在这里和敌人绕圈子，倒也有意思。

转身向北看，喜堂老汉说："靠北山坡，那个石崖下边有股泉水，和尚们说：那叫龙泉。泉下边那个水池子，叫凤凰池。"志丹又往东看。喜堂老汉说："从中峰的云严寺背后过去，再往东，就是东峰。下边那些洞洞楼楼，也有名堂，又是什么月亮崖、朝阳洞、九龙岩、梳妆楼。东边还有个阁老洞。"

志丹用望远镜再往东北看："那个山可是长条岭接着九龙寨？"喜堂老汉说："对！你再往东南看，那边还有个唐王洞哩！"思学也奇怪："这寺到底敬的什么菩萨？又是魏王楼、秦王殿，又是唐王洞？"志丹笑了："你没听戏里唱过《唐王拜真女》？这寺的主神是真身菩萨，唐王的公主！"罗炎问："真身菩萨在哪儿？能看不能？"喜堂老汉说："谁都能看，每年古历三月十五，十月十五，两次庙会，朝山的有几万人，各省各县的人都有，都要看看真身菩萨。我们这里的百姓，哪一年也来两次。"志丹问："求神水的地方，就在那边吗？"喜堂老汉说："在洞旁边。"志丹说："得去看看！"

张金嫌喜堂老汉罗嗦，老有话说；刘志丹也不可解，和谁都谈得津津有味。也许他是个"超凡入圣"的人物，撤过几次职，仍然面无忧色。不然，就更不好理解了。张金跟随着，下了西峰，又往中峰走，到两峰的山腰险处，还得绕过一大片房子，才到中峰的云严寺下。进了走廊，见高楼下面有

个靠山石洞。两个小和尚把守着洞口。喜堂老汉说："小和尚！这几位客人要看真身菩萨，你给引引路！"小和尚说："这个是正洞，真身菩萨就在洞里！"志丹一脚踏进洞，觉得阴森森的，冷气扑人，抬头一望，这洞有几丈高，两边还有厢房，罗炎揭开厢房一看，地下有个洞口，摆着梯子，便问："还有地下室？"小和尚说："地下室多着哩，从这里下去可以穿几个山，通着各院楼房。上次有个民团来，说他们的金佛爷丢了，立逼我师傅赔他两个。我师傅不高兴，下去藏了两天，他们也没搜着。"志丹点点头："这香山寺真是无奇不有！"张金不愿进去，志丹让警卫也留下。和思学、罗炎离开厢房，再往里走，迎面是个大神案，敬着塑金菩萨，罗炎说："这就是真身菩萨？"小和尚说："不是，在里边呢！"

小和尚引他们从神案后边穿过，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罗炎忙拿出手电，给志丹照路，走进黑石洞，一节一节，走了一二里路，再拐个弯，里边一个小洞，有一盏清油灯，照得小洞半明半暗，小和尚说："这就是真身菩萨！"志丹用力看，有几个善男信女跪着祷拜。案上是个玻璃柜子，里边坐着个泥塑的裸体少女像，粉红肉皮上披着白纱，看起来真象活的。罗炎说："这菩萨怎么偏坐着？"小和尚说："这菩萨原来是唐朝皇帝的公主，她要修仙，唐王不许，她一生气，就跑到这座山上，带着真体，修成了神仙。后来唐王患了病，来这里求神治病，菩萨给了药，就治好了，唐王给修了寺院，可不知道是他的公主，有一次唐王来拜菩萨，往下一跪，菩萨见父王下跪，忙起身要躲，身子一扭，就成了这样子。"思学

说："怪不得都来朝山，就是专为看这个！" 小和尚说："来的善男信女，都是为叫菩萨治病，保佑全家平安，有的也来抽签算命，要升官发财！"罗炎问："灵不灵？" 小和尚说："灵得很！"罗炎说："陕西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上万，菩萨为啥不显显灵？"小和尚没话说，只低头笑。

志丹想：就是这么个泥像，不知骗了多少老百姓，这东西不打倒，终是个害，可是破除迷信，又不是一日之功。泥像是群众塑的，到头还得群众自己把它打倒。志丹问："如今闹虎列拉，你们怎么给百姓治的？"小和尚说："我师傅说，是得罪了天神，佛爷生了气，要降服这片人哩！"思学说："这里的人都该死？"小和尚说："谁知道？"罗炎问："真身菩萨不说情？" 小和尚说："这是神仙的事。" 思学说："菩萨高高在上，光知坐享清福，哪管人间之事？"

出了院子，看见石崖下边有个洞，里边一洞混水，有几个男女，提着瓦罐打水。志丹问："这水是干什么的？" 小和尚说："这是神泉圣水，百姓有了病，买一碗水喝了，能治百病，近日闹虎列拉，不少人来买，一碗一块白洋。" 喜堂老汉把脸一沉："你们死了，都得下地狱！替枉死鬼抵命。" 小和尚念一声阿弥陀佛。志丹一看，石崖上有个水沟，滴着水，明明是山上流下的雨水，却说是神泉圣水，水中小虫乱跑，喝了岂不更病，真是害死人。志丹对求神水的人说："这水太脏，千万不要给病人再喝，喝了要死人。你们回去吧，红军给你们治病。"喜堂老汉也帮着劝说，那些人才走了。

罗炎问小和尚："你们和尚有闹虎列拉的，难道也喝这

水?”小和尚低着头说:“我不知道。”思学说:“对你师傅说,快把洞子封了,不许再骗人。”小和尚又念佛。出了中峰禅门,志丹坐在石台上,在小本本上,画了个简单的香山地形图,又站起来往山下走。穿过树林中的平坦横道,到东峰下边,转弯下山,走了一段砖台路,拐了几拐,又走石子路。从半山往上看,一眼望不到顶,黑乌乌的大树,抱着几座石峰。亭台楼阁,只能从树缝里看到些红绿角落。再往下看,望不到底,被松柏核桃树拦住,象个林海,各种花鸟,在树中串来串去。志丹不禁赞美说:“将来可以办一座山区疗养院!”

正走路,只见小和尚哭哭啼啼追上来,哀求说:“长官,你们的人要捆我们,把银元也没收了,救命吧!”志丹忙去找张金。果然张金把看洞的小和尚捆住一个,正在审问。志丹说:“放了他吧!”张金说:“这些害人东西,不杀几个,解不了恨!”志丹说:“这不关他们的事。”又问被捆的小和尚:“你叫什么法号?”小和尚说:“我叫智诚,跑的那个叫智化。”张金啐一口说:“什么智诚智化,叫蠢驴吧!”

志丹见天色不早,还要赶回部队,就请思学带一半人进寺,讲清红军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不许他们搞不正当的活动。卖神水骗来的银元暂时封存,用来救济病人,小和尚释放,明天再派跃云到洞口来发药。喜堂老汉觉得这些作法入情入理,自己又认识寺里住持,愿意陪思学去做工作。张金虽觉得这些作法都是右倾,可也没敢说话。

过了几天,把虎列拉扑灭,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张金赶快给省委写报告诉苦,要求省委再派人来。

第三十三章　香山寺借粮

张金终日愁眉不展，等待省委的消息。

突然，方自强拿着杜康的介绍信，来到部队。张金一看，是叫方自强当政委自己暂时留下当副政委。杜康还特别写着：自强同志路线觉悟高，在上海受过训，他反对上山，和省委主张一致。还嘱咐自强到后，赶快撤出照金，寻机拿下几个县城。

原来，杜康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员，迟迟要不来，又接到赖随的信，说刘志丹把队伍拉到山区，杜康把指挥员换成戴鸿远，仍然在山区，比来比去，还是方自强最合适。

可是，戴鸿远跳起来："方自强同样打败仗！他能攻城？哪次攻开过？他比我强多少？"赖随说："叫什么？都是自己人，谁干不一样？老方当政委和张金当政委，都能支持你。不是早把他们的人打死、打伤一些，赶走一些，你能当总指挥？"戴鸿远又后悔起来。

张金心里犯了难：我来了三个月，文件也念完了。还是打不出个明堂，正胡思乱想，听志丹对自强说："半年多来，关中道跑个遍，已经三起三落了。"自强说："我回河南看了一次家，那里政治环境太差，我把家搬到陕北，又去了一

次上海，才到西安。这次来，是想多听听你的，咱们好好合作，打出个名堂。”鸿远问：“可夫没回来，也在做检讨？”自强说：“还能放过他？杜康批评他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他不接受。他批评杜康是盲动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杜康写报告，他也写报告，杜康要撤他的职，他要上告，两人还在打官司。”

志丹说：“谁来了都批评右倾，回去又检讨右倾。我看可夫争不出结果，不如让事实做结论。关起门来论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有个标准？真理要经得起事实考验。不能凭谁说了算。杜康就不想想，他那一套正确，为什么老行不通？”自强说：“他要想通了，还当得成省委书记？他抓着反右倾的大旗把别人都打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杜康看了你的报告，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杰作。等着吧，够你检讨的哩！”鸿远插话说：“检讨对他是家常便饭！谁做工作越多，检讨也越多。坐在城里享清福，瞎指挥的人，倒不用检讨，永远正确。”

张金正没好气，总认为别人在讽刺自己，坐不住了，气愤地说：“你们明明是对杜康同志不满，这都是反党言论。”思学说：“杜康就成了党，不能让人说一句？他是从天上下来的？谁还不知道谁的老底？”

战争繁忙，不叙闲言。据情报说：敌人要来“围剿”，东西两线敌人都出动了。喜堂老汉跑来报告，他去三原采购药品，碰见有股民团，好几百人，正往这边来。自强马上派出侦察，又问张金：“咱们是打是走？”张金说：“等我查查文

件。”抱出文件，翻了一阵，失望地说：“上级没有精神。”自强笑说：“再查查，有没有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张金说：“有这一条！”自强说：“就是这个精神，打吧！”张金说：“你文件背得比我还熟哩！”

侦察夜里回来报告，富平、铜川、耀县、三原、宜君五县民团，正开往照金。总指挥是党谢芳、蔡子发。自强、志丹等着报告，都还没睡。志丹问：“胡三怎么不来？”自强说：“除非傻瓜，谁抢着挨打？”

据志丹记忆：从一九三〇年起，陕西就成立了全陕民团总指挥部，总指挥由绥靖主任兼，也就是说，西安绥靖主任，十七路军总司令，民团总指挥，都是一个人。每县发一百多条新枪，目的在“剿匪”。到一九三二年，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前后，民团总指挥部更加了油，在县下面又成立了区民团，各县还另有县团头，还有几个县的联防民团，比如泾阳、三原、高陵三县，是一个指挥部，富平、铜川、耀县又是一个指挥部。胡三早年就很反动，常和三原午字区作对，原是富平的团头，如今当了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指挥官。这次胡三没来，由两个县团头党谢芳、蔡子发指挥。

赶天明，夏老九又送来情报，志丹一看，和我们侦察的一样，不禁笑起来：“这家伙真滑头，咱们知道了，他才送信！”

自强说：“民团，都是民团。这回给他们点颜色看。”志丹说：“派一个班，从薛家寨过去，先监视夏老九，再写封信，稳他一下。咱们给党谢芳调换个位置，来个回马枪！”张金

问："打仗咋不挖工事？文件上有规定啊！"自强一时说不清，就说："那里自然有工事。"

一计算时间，敌人赶天黑，一定会到照金。指挥部命令部队，赶快吃饭，收拾行装，整队出发。杨剑带骑兵队迂回。日头偏西，红军完全撤出照金。真巧，刚走出十里地，敌人就来了，五六百人，兴兴冲冲，一心想立大功。谁知到了照金，四面一望，空空如也，连个百姓也找不见。只有一条野狗，在街上跑来跑去。党谢芳扑了空，却抖起威风，大声骂着："红军真胆小，不敢应战，听见民团来，就跑个光。"

红军撤出几十里，睡了一觉，半夜又返回来，拂晓回到照金。四面山上一围，把块小盆地，围得四面不透风。张武轩带队，担任主攻，趁清晨浓雾，派满囤去摸了敌人哨兵。游击队悄悄进入镇子，武轩指挥枪一响，各队一个冲锋，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打出去。把一条街打得象大锅炒豆子，四面开了花。罗炎带一班人堵上敌人指挥部的门，边喊边打，有的上了房，封锁院子。团头蔡子发被打死，党谢芳跳窗户跑了，鞋也没穿上，带了一伙残兵败卒，顺着山沟狂奔。罗炎紧追不放。党谢芳慌不择路，猛抬头，薛家寨石山梁上，下来一股民团，打着胡三的蓝白旗，都是一长一短。党谢芳庆幸万分："天无绝人之路，胡团总援兵到了。"

对方一个团头模样的人喝叫："站住！你们是哪部分？"党谢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不清，指着后边叫："红军红军……"打着蓝白旗的队伍，忽然变了脸，短枪一齐逼近胸口，"交枪！"党谢芳忙说："别误会！"就被绑上了。

罗炎一班人追到山前，发现这股民团的团头，原来就是在韩城受伤的赵宝魁，养好了伤，带着伤员，乔装打扮才返回来。两下会合，欢天喜地。罗炎说："我回到部队就听说，海银牺牲了，小盛、兆平被人赶走了，你又没有下落。难过得我几天吃不下饭。"宝魁说："我是拣了一条命。我受了重伤，老百姓把我背回家，养好后，我领着百姓去打了民团，换了衣服和好武器。昨天半路上，我们就跟上这伙王八羔子了！……"不提防，党谢芳挣脱绳子滚了沟。罗炎新缴了一支德国自动驳壳枪，手一挥，当当两响，党谢芳不动了。宝魁接过枪一看，连声称赞："好枪好枪！"罗炎说："简直是个枪王！"

部队打扫完战场，收了二百多条枪，正准备转移。宝魁到指挥部报了到，向自强、志丹报告了这几个月活动的情况。情况紧急，也顾不得细说。张金是头回参战，以前跑过几回敌情，还不知仗怎么打法。一见打了胜仗，还要撤退，更想不通。他分明是不懂战术的人，却偏要谈论兵法。在会议上，他说："这个仗打得不合章法，一不筑碉堡，二不挖工事，根本不符合文件规定。拉上队伍瞎跑，还说是杀回马枪，稀里糊涂就打赢了，纯粹是撞大运，典型的机会主义！这倒也罢了，为什么打了胜仗，还把照金让给敌人。这里面有鬼。"

方自强接受上次的经验教训，有所警惕，听了这番议论，肺都气炸了，真想骂他"白痴"。他脸色铁青，好一会儿才宣布说："少数服从多数，现在就决定部队立即转移。我

和鸿远带骑兵去北边，老刘去西边，老王去渭北，打些仗专门搞给养，准备过冬，谁有意见以后再提！”张金说：“我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分散主义！”自强说：“杜康说过，要撤出照金。你不逃跑，就在这里等着。”站起来走了。张金坐着不走。思学说：“你等着当俘虏呀！”死拉活扯把他拖出来，推上了马。鸿远说：“快送他回西安！”张金早想往回溜，听鸿远一说，正中心意，骑在马上，满脸笑容，向鸿远招招手走了。

方自强到北边保安一带打游击，鸿远、杨剑带着骑兵队，奔袭了真武洞，井岳秀忙把南下部队调回保陕北。方自强又去攻保安县城。刘志丹的队伍，到宁县边上转了一圈，截击敌人的运输队，敌人发现红军出现在背后，也慌忙龟缩回去。刘志丹经踏儿塬、黑蒿塬，一路打了土豪，重又返回照金。

才离开几十天，这里大变样了，周围几十个村子，百姓都喝野菜糊糊汤，饿得走不动路。见了红军，就抱着哭诉。今年秋粮收成不好，敌人来了几次，打人、杀人、捕人，家家户户的粮食、衣服都被抢得精光。志丹下了决心，要把这里的工作搞好，和群众一块度过难关。喜堂老汉把几个村的群众都找来，志丹给讲了话，说明红军和百姓是一家，一定要帮助度过灾荒。群众有了靠山，情绪好转起来。志丹把赵宝魁抽出来，和喜堂老汉一块，组织贫农团。

要吃无吃，要穿无穿。不但要照顾军队，还要照顾群众，供给主任葛明山急得走投无路。打听得香山寺有几千

亩庙产，是这几县最大的地主。那里粮食不少，明山灵机一动，连忙报告志丹："把那些和尚当土豪打了吧，要多少粮有多少粮。先弄点来救救急。"志丹想，这倒可以解决些问题，只是香山寺是全国有名的古迹，有一千多和尚，这里群众还很迷信，搞乱了，就会引起和尚和我们作对，万一和敌人勾搭起来，对群众、对游击队都不利。又估计到，敌人刚来"围剿"过，群众刚受过害，游击队刚回来，不明白群众都想些啥，叫喜堂老汉去找来几个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问他们的意见。都说："眼前吃粮要紧，借也好，打也好，吃饱肚子再说。不能迂就迷信饿死人。"

喜堂老汉说："平时和尚吃咱们，咱们就吃不得和尚？只是这和尚也有不同，不能混打一气。"志丹说："有理！"当下定出几条办法，向寺里借粮。直传到每个战士。又对明山说："做什么事，都要照顾群众情绪，注意政策，和尚是和尚，土豪是土豪，不能混打一气！喜堂老汉还很有政策水平哩！"

红军和老百姓一块出发，仍是喜堂老汉带路。老汉一路传着话："到香山寺借粮去！"姚峪村的群众也跟来一群。上个山坡，就到香山寺的第一层大殿，上次来去匆忙，志丹没到这里来。只见一片高大楼房，红绿琉璃瓦，好象宫殿。尖兵进了寺院，和尚们正吃早饭，有的正在念经。罗炎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说话间，军队沿着石子路上了山，穿过松柏树林，进了中峰院子，一部分人从西边绕过去，又爬上更高的山，到了西峰。一部分插到东边，上了东峰。

在几个峰上放了岗哨。

小和尚们都站在一边，不敢进前，只交头接耳，咕咕哝哝，明山说："我们向你们化缘来了。"小和尚见他说得有趣，都笑起来。明山耳朵尖，进了中峰院子，听见有个和尚说："上次有个队伍来，拿了很多金佛爷。"有个小和尚说："那是白军，这是红军。"明山说："我们不爱金子，也不爱佛爷。"一伙少先队蹦蹦跳跳，往大殿跑，要看真身菩萨，焕焕叫道："老刘说过，那是念经地方，不许进去。"

志丹也进了院子，看见两个小和尚忙招呼说："智诚，智化，还认得我吗？"两个小和尚高兴地叫道："这是刘志丹的队伍！"跑过来拉志丹的手，智诚问："那个南蛮子没有来？他好凶啊，差点儿把我崩了呢！"志丹说："他是广东人，说话你们不懂，他是吓着你们玩，红军不乱杀人。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听说寺上东西多，想募捐一点，救济百姓。去把你们师傅找来，我们商量商量。"

小和尚们见红军说话和气，又不进屋子，便放了心。有的上来搭讪着说些话。志丹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家里有什么人，什么时候进的寺。原来这些和尚，远近县份的都有。有的是穷人子弟，灾荒年月，舍进寺里的。也有从上海、天津来的半老和尚，在社会上流浪半生，穷途潦倒，愤世出家的。也有些官僚政客，官场失意，找上会道门，来享"清福"的。更多的还是受封建迷信太深，专来自欺欺人的。

不一会儿，出来个老和尚，见了志丹，双手合十，叫声"阿弥陀佛"说："红军保护香山寺，这是真身菩萨的造化！"

志丹笑着说："这是共产党的政策！"老和尚又念了一声佛："寺里住持不在，就跟小僧说话吧，菩萨是救苦救难的，寺里的东西，拿去周济穷人，也是功德。"志丹说："平常寺里吃百姓，有了年馑，百姓应该吃寺里。"老和尚忙说："长官说得对！过几天打点打点送去！"志丹见他有意推辞，就说："百姓哪能等待？你是舍不得吧？"老和尚说："岂敢岂敢！"志丹说："既然舍得，你去打开仓库，我们自己打点。"老和尚不好再推，只得叫管事的，拿钥匙开仓库。志丹对宝魁说："挑几个人，跟喜堂老汉一块去。一面检看，一面登记，然后再研究要些什么东西。"

志丹到山坡的永善堂，只见宝魁、明山都跑得满头是汗，跟在老和尚后边，看了这个仓，又看那个仓，一连看了十来个仓，第一个仓，五间屋，全是木柜，一个挨着一个，打开柜子，全是糖点心、蜜枣、花生和核桃。西边几座仓，全是一丈多高的大衣柜，整匹的黑白蓝布，红绿绸缎、黑缎马褂、长袍、马靴，还有几囤布鞋布袜子。东边几座仓，全是海参、尤鱼、罐头、果脯。明山揭开门后边的缸一看，还有一缸腌猪腿。明山伸了下舌头，老和尚急忙念了声："阿弥陀佛！"还有个仓，全是大木箱，装的全是现洋、元宝、金银首饰，还有几缸铜元麻钱。最后几个大仓，全是装的细米白面，一眼看不尽。还有个油仓，里边清油、芝麻油、花生油、核桃油、杏仁油，排了几十缸。看完，赵宝魁、葛明山、喜堂老汉拿着本子来汇报。志丹听完说："咱们只要粮食、布匹、猪肉、鞋袜，其他原封不动。"明山说："和尚道士鞋要不要？"志丹瞪他一

眼说："你这个人，当然是挑背通的鞋袜！"明山说："把牛羊拉上些，咱们宰了过个十月革命节！"志丹说："这次不要动，下次再说！"

宝魁出来和老和尚办了交涉，又对群众一说，大伙就动了手，装的装，扛的扛，背的背。明山又在寺上要了几十头骡马，打了垛子，驮上走。宝魁和喜堂老汉带着群众先走，一路浩浩荡荡，运回各村。明山办完事，对老和尚憋了一肚子气："这些家伙，口里念着阿弥陀佛，背地不知造下多少罪孽！依我说，就该把这些秃驴赶走，别留着他骗人！"志丹说："佛教源远流长，骗人多了。佛是梵语，意思是'觉悟者'。受了麻醉，还说觉悟了。你把他赶走，还怕没人欢迎他？没人烧香磕头，也就不会有菩萨。"

正说着，老和尚来请志丹到方丈献茶，志丹说："你们这寺可真不小！"老和尚以为志丹称赞，忙说："这寺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每年朝山的还有外国人哩！"志丹说："你这寺里的和尚都是自愿来的？"老和尚说："这自然啦！出家人，心不真，就修行不成！"志丹忽然问道："你们寺里的小尼姑想还俗，是否可以？"老和尚脸一红说道："长官真会说笑话。"志丹说："我们进来的时候，门口有两个十几岁的小尼姑，哭哭啼啼，说她们想家。这事你可知道！"老和尚发了慌。志丹盯了他一眼说："我们要派人把她们送回家。红军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可决不允许利用宗教欺压人民，或者反对红军！"老和尚念了声阿弥陀佛，说："只要红军保护香山寺，小徒弟要回家，就叫她走吧。"

出了方丈，志丹就派人，把小尼姑送回家去。

从香山寺回来，先到照金东边的薛家寨宿营，这里有个险要的大石山，可以多住两天。部队补充了给养，群众也都分了粮食、猪肉、布匹、衣服。都说："真身菩萨不能救人，只有红军才能救人！"志丹又告诉宣传员，利用这个机会，宣传破除迷信，叫老百姓不要再去朝菩萨，吃神水。

焕焕这两天，特别高兴。逢人就说："你们没见香山寺的饭锅有多深，盛饭得搬梯子。要是掉进去，别想爬出来，锅口儿比我们矿上的井口还大呢！"明山说："老和尚也吃猪肉，别信他吃斋念佛！"喜堂老汉说："这回可摸了香山寺的底儿，他们说咱们遭灾是得罪了神，他们可吃的美，难道他们不是人？这回咱们也没烧香、没磕头，就把粮食弄来了，倒没得罪神。他们说神水能治病，他们和尚得了虎列拉可不喝神水，全是骗人哩！"宝魁说："要是百姓都不去烧香拜菩萨，不给他们交租子，光靠神仙保佑，他们也会饿掉牙！"喜堂老汉说："咱们以后也叫他们遭遭灾！"

动员百姓给红军做衣服，百姓都欢天喜地愿帮忙，连夜赶工，不出两三天，大家都穿上了棉衣。志丹叫拿些吃的穿的送给伤病员。又给罗礼臣、夏老九写了信，感谢他们照顾红军伤员。

难题解决了，志丹并没有松心，时时刻刻想着戴鸿远，不知他们的日子怎么过的，赶紧整顿部队，带上物资，去找鸿远。从照金出发，走到正宁县的边境，恰遇上戴鸿远，他也正要找刘志丹。鸿远说："王之西他们在真武洞打了敌人

运输队，缴了十几头骡马，两驮子银元。我们都穿上了新衣，给你送东西来了。”志丹也指指牲口驮说：“我们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给你们留的，有布，也有钱。”

两人是一个心，都是想着别人。志丹凝视着鸿远：“怎么？你的头发要白了？”鸿远叹口气：“真要把人愁死！我发了昏，跟上政委跑去打保安城，吃了败仗，退到墩儿梁，钻了梢林，那困难就别提了，把军队分了六股。好容易才熬了出来。”志丹说：“这回喘过点儿气，沿着照金打些小仗，做些群众工作。脚跟能站稳就好了！”

两个部队会合，战士们互相慰问着，又互相送东西。利用这个时间休整，重新编制，准备回照金。果然不出所料，杜康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开到转角镇。

第三十四章 “梢山路线”反不掉

转角镇，是宜君、正宁、栒邑三县交界处一个古老小镇，只十来家人。在五顷塬子东边，相距有六七十里。自强、志丹带队伍进了转角镇，省委书记杜康也才赶到。同路还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王思学，他回去把渭北游击队也带来一部分，午字区又站不住脚，一部分人压了枪，一部分人撤出来。

思学和杜康同路，一路走，杜康给他扣了一路大帽子，他虽然不在乎，也憋一肚子气，杜康一变脸，就吃眼前亏。另一个是张金，自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他已经来过两次，来一回发一回“杜氏精神病”，总要把部队搞得稀哩哗啦，自己也闹个丢盔弃甲。回去不知在杜康面前嘀咕些什么，又把杜康搬来了。杜康初见部队，倒是客客气气，进了窑洞，拍拍呢大衣，摘下鸭舌帽，把围巾一解，露出大长脸，笑一笑，招一招手，便坐在炕上。

杜康这次来，变了个样子，不象过去那样，一来就这也指责，那也批评。他早已下了决心，要解决两件大事：一件，他早接到赖随写去的报告，说红军中成分不纯，有反革命阴谋。要整治。第二件，要彻底反掉右倾机会主义。他已察

觉到，这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在南方，临时中央的八月宁都会议上，已批评湘闽赣根据地的领导是“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根据四中全会“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和“反右倾”的纲领，把那里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都改组了。前有车，后有辙，杜康善于闻风而动，决心在西北做出非凡的成绩。不过，新到部队，并不露声色。照样跟大家打招呼，说笑，催着戴鸿远汇报工作，戴鸿远说：“早就准备好了。”杜康听鸿远汇报了一半，又来了主意：“下午再开个会，指挥部的人检查总结一下，不疼不痒是不行的。”

可是开会做总结检查，杜康还是听不进去。脑子里早已装满了“敌情”。为啥检查汇报都回避这个要害，可疑！杜康自有主张，他又下连队活动，找战士、班长谈话，找党员、支部委员谈话。既有反革命阴谋，就不难寻出蛛丝马迹。结果很失望，得到的材料，无非是些“老刘肚才好，政委爱攻城。”“山里打过败仗，平原也打过败仗。”杜康拉下长脸，思索了几天，得出个结论：反革命迷惑了群众！数来数去还是赖随可靠。马上吩咐张金：“把大队长赖随找来！”

赖随听说省委书记召见，受宠若惊，杜康也不绕弯子，单刀直入地说：“你的报告我看见了。你说的那些情况，实质上都是ＡＢ团、改组派的活动。你可明白？”赖随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最拥护省委路线，希望赶快打开西安。他们老另搞一套，我不满意。只是看不出和ＡＢ团、改组派有什么联系。我文化低，不会写，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杜康说：“你再说说，湫头寨子没打开，是谁反对张政治

委员?”

赖随这个人，三教九流都懂，邪魔歪道全会，出手前先来个骑马蹲裆式，把自己表白几句：“省委知道我那个脾气，从山西到南梁，开总结会时，人家说我违犯军纪，要开除我，要不是自强、陈宏替我说了话，省委保护我过了关，现在还见不了你哩！一想就恼火，由不得要骂人。湫头寨子没打开，我也骂了人，可我是骂谁呀？……”

杜康忙说：“没事没事！骂人也有讲究，看是谁骂，还分好意、恶意。你骂张金，张金骂你，这不算，都不是恶意。过几天我也要骂人，你看我怎么骂法。我骂右倾机会主义，是革命的骂。他们骂我们的政治委员，就是反党、反革命。”赖随小眼一眨说：“我明白了，政治委员代表党，别说他做得对，就是完全错了，也不能提意见。”

杜康说：“对了。你说说除了刘志丹、戴鸿远之外，还有谁反对省委的路线？”赖随说：“我是个粗人，路线不路线，也看不大准。反正不满意的事，我都反对。你提起路线，我倒想起来了：打湫头杨剑不同意，说省委左倾盲动。也反对军队正规训练，跟张金争吵。这还不是路线问题？……”杜康说：“对呀！回去好好干！咱们要成立红二十六军，省委有意要提拔你。记住，可不能跟他们跑！……”赖随见杜康器重自己，十分得意。

过一天就开群众大会，张金宣布开会，杜康把大衣扣子一解，敞开怀，就跨上土台子，勾子眼在眼镜里转了一圈儿，操着南腔北调，演说开了：“同志们！今天的报告，共分三部

分，第一部分……”下边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站在队伍里的罗炎，悄悄问明山：“这是个书记？”明山哼了一声说：“你没回来的时候，他就来过几次了，来一次部队垮一次。”罗炎说：“这还是个宝贝！”明山说：“你听听他那些外号，就知道他有多大道行，他本名杜康，人称杜胡子，因为省委里只有他一个人留胡子；又名‘东路毛驴’，是戏园子里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给玉兰花敲鼓敲累了，一擦胡子上的汗珠，下巴就搭拉下来；还叫杜瞎子，因为他尽瞎说瞎道。也叫杜万言，因为他给上边写过万言书。等着看吧！头头们又得挨整了！”罗炎也隐约听说过，杜康把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向中央驻北方代表作过长达万言的报告，因此得了个“杜万言”的外号。可不知道那报告的内容，这次得用心听听。明山说：“离正题远得很，这才说到一，要翻好几个山头，才到二呢！进去烤烤脚吧，我的脚都冻麻了。”罗炎翻他一眼，明山只得勉强留下。杨剑又问：“明山，他说些啥？什么美国英国，降低百分之三十五点八？”明山说：“亏你抗了半辈子税，当了半辈子兵！他说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杨剑摸摸子弹打过窟窿的短下巴颏。感叹起来：“听起来倒是个念过不少书的人，就不会说得好懂一点，什么喂鸡喂鸭，点七点八，象是念经！”

忽然，杜康提高了嗓门，明山注意到，才说到中国，象是背文件：“中国革命运动的空前高涨，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激起了全国的反帝高潮，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猛烈的发展，国民党已经崩溃，革命已经成

熟，争取湘、闽、赣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已经来临！……”

明山抗抗杨剑的肩膀：“听见了吗？革命快成功了。”杨剑说：“打倒国民党，恐怕还得几年。”又听杜康说：“陕西国民党经济崩溃，各军阀继续混战，蒋介石和杨虎城冲突剧烈，明争暗斗，各自派人招兵买马，抢夺地盘，时时准备厮杀，革命危机深入。……”明山说：“快去打背包，准备进西安！”鸿远说：“哪有那么便宜，军阀之间矛盾是不少，打起红军来，可谁也不手软。”明山说：“要是念念万言书，学会撒豆成兵就好了！”罗炎说：“别说话，快听吧，说到咱们了！”

只听杜康大声说：“现在我要骂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听着：省委几次派人来，批评过你们的‘梢山主义’，‘逃跑路线’，你们都置之不理，到现在还想钻山沟。指示你们守住五顷塬，二十天分完土地，也抗不执行。这次我一定要贯彻中央的路线，保持布尔什维克的严肃性，跟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赖随偷偷扫了一眼，看有什么反应。刘志丹、戴鸿远、方自强、王思学都毫无表情，好象根本不在乎杜康这一套。杜康把眼勾成个三角形，使劲往远处看：发现人们忽然屏声息气，神情紧张，心里暗暗满意。便宣布说：“我的报告，回去要讨论讨论！”

一散会，赖随便到处往人群里钻，探听消息。明山把鸿远拉到一边悄声说：“肃清反革命，要杀人了！”鸿远说：“听

他瞎鼓捣！这些人，队委早了解过，不是省委派来的，就是地方党派来的。要么就是本地参军的贫苦农民，或者起义过来的，很少收无根底的人。哪里来的反革命？"明山说："你看他们要干什么？"鸿远虽然同情过陈宏、赖随，可也怕杜康整到自己头上，便说："这是要找碴儿整人，谁对革命认真谁倒霉，逢场作戏不碍事。"

夜里各单位开过讨论会，也没扯出啥名堂，天一亮，杜康又催着开大会，要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事前没酝酿，谁也不摸底。就由杜康一个人折腾。队伍刚集合起来，他就宣布说："按照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要在西北成立红二十六军，今天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布正式成立。"又宣读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令，任命杜康为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兼步兵第二团政治委员……此令。"即刻就职，又念誓词："我誓以无产阶级的至诚，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路线，同时也执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给予的任务，以争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宣誓毕，演讲，散会。

敌人无情，要给杜康开玩笑：刚散会，就听见枪声，杜康叫着："快，快！撤退！"自己忙往人群里挤，张金也往人群里挤。刘志丹赶快叫："焕焕！吹集合号！"人们听见号声，又跑回来集合。刘志丹说："都不要慌，有秩序地走，迅速地向杨家店子转移！"王思学指着杜康和张金说："他们还在瞎跑，跑散多危险，赖随，你赶快去叫他们转回来，跟着队伍走。"赖随大声叫着跑远了。

队伍到了杨家店子，准备宿营，都议论起来：“正规红军，有闹头了！”有的说：“今天政委宣誓，明天该军长宣誓，还要热闹哩！”大家又议论：“红二十六军，红二团，都只有政委，没有军长、团长。不知老刘、老戴干什么？”“那还用说，有当军长、有当团长的。”“想得美，杜瞎子要斗争他们哩！”“瞎子跑丢了，最好别回来！”

谁知半夜里，赖随又把杜康、张金带到杨家店子。人们还在议论。赖随去偷听，然后去向杜康、张金作了汇报，杜康心里恐慌：“完全是反革命活动。看那些人的表情，就象ＡＢ团，得赶快肃反！”

张金碰过两次钉子，有点发虚，对杜康说：“先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免得弄不好，把咱们装进去。”杜康舔舔干嘴唇，摸摸小胡子：“刀把子在咱们手里，怕啥？谁不听说，我可以抓，也可以杀。”

打发走赖随，又把王思学叫来：“老王，你来这里可是戴罪立功的，你看目前这种情况怎么办？”王思学本不想说话，问到头上，倒有点为难，说真话他不听，说假话又违心，沉默了一阵子才说：“我问你：你是想当皇帝，还是决心闹共产？古代的皇帝是一打下江山就杀功臣，就是你想当秦穆公，还没有打下天下，现在也不能把战将都打光。如果想闹共产主义，就要考虑……”话没听完杜康就上了火：“你的意思完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说话。”思学说：“我是替你着想，你不爱听，就肃吧！咱们得准备好，把队伍搞光！军队搞光了，你连政委也当不成。”

关于杜康的种种传说，不是没有根据。杜康的的确确给北方代表写过洋洋万言的报告书，里边说尽了陕甘游击队的坏话，说什么领导人对省委决议执行不力，尽钻山沟，不敢去平原，不敢打大城市，不敢打阵地战，不分土地，十足的“逃跑主义”、“梢山路线”，也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北方代表也是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同意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红军二十六军时，原议定选个工农分子，可靠党员为政委，杜康代表省委提出自己，北方代表认为，虽然不是工农分子，但能坚决拥护他们那个路线，也就同意了。

杜康野心勃勃，下定决心，非用这条路线搞出个名堂不可，将来不当秦穆公，也得当个红色的西北王。要达到这个目的，先得抓住实权，把刘志丹、王思学、戴鸿远、方自强都拿下马。如今番号有了，政委有了，下一步就是配备干部。杜康想，红军的团长得挑个又听话，又能打仗的，这政委才能当得牢靠。可是人又不熟，挑谁好呢？当过总指挥的、当过政委的，当然不能用。往下数，头一个是王思学，这个人句句都听姓刘的，固执起来，比那两个还难对付。心眼子太多，三绕两绕，就上了他的圈套。强大光太嫩，老杨剑太老，张武轩太灵，戴鸿远糊涂，赵宝魁太冲，底下的连长、指导员，也未必可靠。挑来挑去，杜康咂咂嘴，挠挠头，叹口气说：“我看只有赖随合适，和咱们一条心，好驾驭，打仗也还可以，又拥护省委路线。可是这人将来怎么样？可就难说了。不妨先试试看。”当即着人按圈定的名单，通知党员开

会。又命令警卫队长王之西："严密戒备，没有通知的，一律不得参加。"

一时人来齐了。王之西背着那支长枪，在门外走来走去，他越想越气闷，根本无心注意里边说些什么。杜康一来，把他的短枪换成了长枪。背这根长枪倒也不要紧，那理由实在叫人寒心，警卫队战士都是短枪，独这个队长换了长枪，杜康向他解释说："贫雇农可靠，队员中虽然有些不是党员，可都是贫雇农，该拿短枪！你虽然是共产党员，可你家庭是中农，又念过中学，成分不好，只能背长枪。我们的好武器不能让中农拿去。"

王之西一肚子话没处说："这个杜瞎子，就会说瞎话。又叫当队长，又说不信任，这不是开玩笑？难道你自己就是贫雇农？你没在上海念过大学？你的成分还不如我哩，你家不是大地主？"王之西想到这里，可累坏了，靠门口坐下，忽然听见杜康大声嚷嚷说："你们就认准了刘志丹、戴鸿远、方自强、王思学？把他四个除外，再用脑子想想。把你们找来，是相信你们，不要稀里糊涂，跟着他们跑，给你们说实话，他们都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能领导红军。我已经说过，红二十六军不要军长，我一个人就行了。二十六军就这么个红二团，团长也不能叫他们当。这么多人，还选不出个团长？"

底下没人敢说话。王之西心里不耐烦，猛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忽然看见武轩、明山往这边走，王之西问："你们来干啥？"武轩说："听说开党员大会，怎么不通知我们？"王之

西说："老兄，等开斗争会吧，政委有命令，中农、富农、旧军官，都不许参加这会，要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

明山没好气地说："就说我这个党员不算数，我丈人家是富农，不叫我参加也罢了。武轩可是贫雇农，到白军里工作，是党派去的，怎么算旧军官？"王之西说："你问谁哩？不要说我是党员，照说我这个中农成分，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哩！你们不信，去看看书本。我们是共产党，偏偏不按马列主义办事，是谁不对？"说完把长枪往地上一蹾。武轩见他俩上了火，忙拉明山说："咱们回去吧，没通知，就是不能参加。有些会，不参加也没什么关系。"

屋里的会开得很沉闷。政治委员既然说刘志丹他们不够当团长的条件，大家也就觉得再挑不出合适的人来。杜康说："你们在班长里找，在战士里边找！"还是没人搭腔。杜康说："这样吧，我提一个赖随，你们再在班长以下的人中选一个。"好象谁憋得难受，冒出几句："赖随一打仗就犯纪律，又爱打人骂人。"张金悄悄劝杜康说："这人怕压不住阵。"杜康板起脸说："我们往上抬他嘛！抬上去占个位位就行。"靠后坐着的几个战士，一阵嘁嘁喳喳，杜康指着曹满囤说："你们说什么？"满囤站起来，满脸通红："我们不同意赖随。"杜康说："你们想选谁？"旁边的人小声鼓着劲："罗炎、罗炎！"满囤说："我提议选罗炎！"大家也都嚷嚷说："选罗炎！选罗炎！"

杜康嘴头子虽硬，也最怕打不好仗。忙问："罗炎这人怎样？"大家都说："是个老实人！"杜康点点头，又问："打仗怎么样？"都说："打仗勇敢，从不犯纪律。"又问："以前做

啥？”大家都说：“当过兵。”杜康说：“能行。”杜康并不知道罗炎的家庭成分，也不知罗炎念过中学。听说人老实，能打仗，也就不再追问了。

到选举那天，杜康定下个条件，除赖随外，班长以上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又在党内布置好，绝对不准选别人。以为这样一来，十拿九稳能治住刘志丹他们。定下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赖随，一个是罗炎。开票后，罗炎当了选。杜康也没办法，只要能过得去就算了。

接着就开大会，斗争刘志丹等几个人。这几天，开了无数小会，他们也申述过自己的意见，杜康都听不进去，每次都说：“共产党员嘛！要多检讨自己！”刘志丹说：“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王思学说：“共产党员要能分清是非，不能随风倒。”戴鸿远说：“盲目服从的人可耻！你们为啥连方自强也斗一斗？真是连自己人也咬了。他到底有啥错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听省委布置，连最听话的人你们都不容？”杜康说：“谁叫他把队伍拉到山里分成六份的？谁叫拉到陕北去收土匪哩？你们两个勾结起来，把几百人的队伍搞剩下一百七十人，你还有啥说的？”

现在一开会，就冷了场。有几个炮筒子，象“富农”葛明山，“中农”王之西，都借个事由躲开了。照他们的说法是：“眼不见，心不烦。看他能弄成啥样子。”

杜康见大家不发言，急了，一连点出几个人的名字，那些人纹丝不动，杜康就把少先队娃娃叫出几个人“诉苦”，娃娃们被逼不过，只得说，哪回打了败仗，几天吃不上饭；哪回

不许毁坏资本家的窑房；进了香山寺不叫到大殿听念经，不叫打神像；在瓦子川，没被子盖，没吃的，身上挂烂草。杜康得了理，马上鼓动说："这还不明显吗？他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哪会有吃的？蹲在梢林里，还怕不穿树叶子？这不是逃跑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梢山路线是什么？戴鸿远、方自强，你们有啥可辩驳？平原有多少大城市、小城市，里边有的是大米白面，楼房瓦房，金银布匹，要是进了城，还会冻着饿着？"

杨剑是个老实人，见他说得不沾边，站起来说了几句："咱们不是没走过平原，没打过县城，头回打山河，吃了大亏，二回打三原，碰了个钉子，三回走韩城，人马折了大半，四回打保安，又损兵折将。城市是比乡村好，可惜不在咱手里。平原是比梢山好，可更容易摔跟头！"

杜康听不入耳，又点党委书记老吴。这个老矿工，满脸不高兴。只得站起来说："老杨说的是实情。我们在山区，住不上三天，在平原，住不上一天，就会招来敌人。刚才娃娃们埋怨打败仗。其实，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你们数数看，古往今来，哪个将军元帅没打过败仗？咱们力量小，装备又坏，拿大刀矛子，对洋枪洋炮，要每战必胜，不受一点损失，根本不可能！胜利能表现指挥员的才能，失败也能表现指挥员的毅力，还要问问打败仗的原因，上边定的路数对不对？就说韩城那一仗……"

杜康想不到他会替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忙说："真不得了，右倾机会主义果然根深蒂固，真正的工人阶级也受了毒害！你们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哪里去了？象你们这样，革

命就别指望成功！"鸿远忍了又忍，转念一想，不趁这个机会提意见，做出结论就更难说话了。不等点到头上，就说："我们可以检讨，可是省委也应该检讨，每次大失败都和省委的路线有关，为守五顷塬子连打三个败仗。能怪我吗？……"

杜康马上变了脸："难怪人家说你是反革命头子，你还在煽动大家反对省委。从前打败仗，就是因为你们对省委的指示推三阻四，一直发展到反对政委，要撤职，要驱除，甚至要枪毙政委，这里一定有阴谋！"鸿远说："可能有些人说话没分寸，应该批评。不过，都是因为看到部队吃亏，赶到气头上，才发牢骚的，也不能说是反革命……"

张金说："是不是反革命，等着瞧，目前先不给他戴帽子。"思学说："有些人说话有错误，但不能说是反革命！"

杜康看看赖随。赖随直出粗气，做了亏心事，心里直扑腾。就结结巴巴地说："打湫头寨子回来，我听见戴鸿远骂，我也骂了几句。他还叫王思学把张金送回西安。我现在认识到：政治委员是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委员就是反革命！……"杜康说："对呀！赖随自己承认了，你们还有什么说头！"大家见问题严重，反倒不敢发言了。杜康说："我们已经研究过，赖随表现较好，不予追究。刘志丹、戴鸿远、方自强，一律开除军籍和党籍！"

大家吃一惊，都嚷嚷起来："处分太重了！"杜康见会场一阵骚动，忙说："你们可以提意见，咱们讲民主，我对谁也没成见。"杨剑说："处分太重了也不好！"矿工老吴说："难道这三个人就没一点区别？"张金捅捅杜康："这些意见可以考

虑！”杜康马上说：“我们考虑一下，休息十分钟。”

杜康、张金、思学，开了个小会，思学不同意开除任何人，杜康勾子眼一勾：“怎么？这次便宜了你，你们还不是一个样子？你再替他们说话，干脆也扯清楚。”说完，再不理思学。其实，他最头痛的是王思学，但是，他不敢动思学。思学是三原午字区的群众领袖，动了思学，三原县就反了。省委的人再不要想到三原去歇脚，要钱。兵源也要减少。

杜康和张金便作了决定。然后杜康就宣布：“我们不给他们作反革命结论，处分也不一样：戴鸿远白军军官，反革革嫌疑分子，开除军籍党籍，回家自谋生路。方自强，不坚决执行省委路线，是调和主义、梢山主义、流寇主义，撤职，调到河南工作。刘志丹，用各种方法反对省委路线，总想把军队拉到陕甘边界，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撤职，送上海学习。”

决定一宣布，大家还是嚷嚷。明山、王之西几个人得到消息也跑来了。刘志丹坐在旁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不准备检讨，也不准备发言，话早说尽了。自强气得脸色灰白，头仰了几仰，象是要说，又不愿说，考虑多久，才声音嘶哑地说：“我为党死而无怨，叫我到哪里也行。只要求把我的意见反映给省委。”杜康说：“你们的意见，自然要报告省委。其实不报告也没要紧，省委是我说了算。你们要想辩白，就到中央说去。你们得快离开部队，我们要打仗。”

大家立刻吵翻了：“哪有连根挖的？他们都走了，谁指挥打仗？”“谁比他们熟悉情况？”“遇上困难谁出主意？”明山

说："怕什么！有政委嘛！政委引咱们到哪里，就到哪里！"王之西赌气地说："怕要跳沟！"杨剑见乱成一团，也顾不得了，大声说："为革命的事业着想，应该把老刘留下！不是他，这个队伍早垮光了！"这句话大家早憋到嘴边，只是不敢出口，趁这个劲儿，都叫起来："把老刘留下！把老刘留下！""不留下老刘，我们都不干了！"

一直憋着的罗炎，也站起来说："你们选我当团长，我不敢反对。可是你们不想想，我哪能行？论说打仗，我敢冲敢拼，要我指挥，一句话，我干不了！……"

杜康说："赖随帮你的忙！"罗炎说："不行，不是我不相信他，老实说，这不单纯是指挥打仗，既要熟悉各种情况，又要和各方面的敌人斗智，我看谁也比不上老刘。赖随，你自己说，你行不行？……"

罗炎几句话，说得杜康直冒汗。连新任团长都发虚，可见这兵不好带。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几个人齐声叫着："把老刘留下！不留下老刘，把我们都送走吧！"杜康搔搔头皮，没了主意，只好宣布"散会"。回来越想越难办。找张金、思学商量，思学绕了个圈子说："部队情绪很乱，要是都散伙，各走各的，可没个抓头。"张金说："从前咱把他整过两回，整完又找不到人，还得用他，他虽不同意省委的路线，指挥打仗确实还有一手，咱们军事干部少，暂时留下吧。"杜康说："我也考虑到，一定要他走，也不是不可以，我担心打仗咱弄不了，暂时把他利用一下吧！"

杜康还怕夜长梦多，催着鸿远快离开部队，又叫思学带

渭北游击队，先把鸿远和自强送到西安。心想，打发走一个是一个。他俩走后，杜康又打发走些人，处分了些人。觉得连老吴也靠不住，都遣送到地方去工作。

正式进行编制，红二十六军只有军政委，没有军长。唯一的军队，就是红二团，就是说，红二十六军就是红二团，红二团就是红二十六军。罗炎是团长，参谋长赖随，直属单位：政治处长张金，经理处长葛明山，参谋处长杨剑，警卫队长王之西。下编有步兵连、骑兵连，少先队编成青年连，渭北新来的人和新参军的矿工，编为补充连。各连有连长、指导员。总共人数有三四百，枪枝一二百。另外还有个随营学校，是轮训干部的。

这样编制，大家又纳闷：怎么还是没有老刘的职务？都莫测高深。有人议论说："杜康想当军政委，自己干不了，抓老刘垫底子，又怕丢面子，就把老刘当石头，踏在脚下，自己站在上边，还怕人家看不见？"张金听见了，就对杜康说："下边不服啊！"杜康说："你看怎办？"张金说："要就给分个工作，要不就调到地方，这样下去，影响部队情绪。"杜康说："我也考虑过。这人不能给工作，可也不能叫他离开部队！"张金说："战士们说：你又见不得老刘，又离不得老刘，是利用！"杜康说："利用也是暂时的。我已经给省委去信，向中央要人，中央正按照四中全会的精神，向各处派能贯彻路线的人，我们也要求中央，派些军事干部、政治干部，整个换班子。咱们的人一来，这一伙都换了，团长连长都换新的。"张金说："能给我们派一个团来就好了。"杜康说："中央不会从

别的苏区把军队调给咱。”

刘志丹呢，始终心地坦然，相信党有力量，把歪风邪气廓清。即令是钻进了坏人，也会把他挖出来。整个队伍经过多少次失败，都能站起来。个人这点小小遭遇，又算得什么！他从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也不和任何人掂斤拨两。凡是同志，他都尽量团结，就是有人打击过他，他也不念旧恶。有人说他能克制自己，照顾全局，照他的说法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常说：“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从献身崇高事业那天起，就要抛掉一切个人的东西。”正是有这种想法，尽管杜康百般折磨他，伤害他，表面对他客客气气，背后刁难咒骂他，把各种罪状加到他头上，他也不以为然。只要他有革命的权利，就一定为革命奋斗到底，不管有无职务，也不管伙伕马伕，有多少热就发多少光。因为他想得比别人多，参加革命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么复杂，在共产党人之间，还有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是什么原因？逐渐明白了：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哪能都是出污泥而不染？看来党内发生这些情况无非是两种原因：一种是党内钻进了阶级敌人，兴风作浪。一种是中国社会给人们灌的毒汁。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谁当了王，谁说了算，成了天经地义。共产主义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们却借革命来建立个人功业，脑子里想的是：“定要取而代之！”因此不免把封建思想、买办政客作风，带进党内。杜康的所作所为，就是证明。怎么办？只有我们这些人加倍努力，两面作战，一面抗击敌人，一面抵制党内的歪

风邪气。当然，要准备挨打，忍辱负重，一步步走下去。

想到这里，志丹决心利用这点时间，做些平常没时间做的事情。除了帮助罗炎研究材料，分析敌情，就到百姓家中，和群众拉话，了解地方情况。罗炎见他这样，就说："你的心倒净！"志丹说："心无杂念，哪能不净！"罗炎说："杜政委说正规化的部队训练，也得有个固定教材，你看怎么办？"志丹说："你要学会发动大家办事，把参谋长赖随抓上，叫他出主意。这是参谋长的工作。"罗炎说："找他不行。他把眼一瞪：'你以为你是团长我就听你指挥呀！没门！'我只得来求你。"志丹叹了口气："依我的看法，还是不能机械地搬弄教条，现在虽是正规红军，还是游击环境，还是敌强我弱。可以把过去用过的，总结整理，充实提高，写成书面东西，就能用。"罗炎说："你帮我写个草稿吧，我从来没弄过这事。"志丹说："今天晚上我就动手。"

刘志丹几天几夜没停手，写了这个，又写那个；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每样一份。罗炎拿给杜康看，杜康虽然觉得不大合胃口，可也说不出个长短。把嘴咂了几咂，只好说："这人到底有点本领。不不！这人到底有点技术，就是思想不对头。别的还可凑合，这战略战术可不能用。什么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偷袭奇袭……都是抄朱毛的。现在中央正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从前南方红军那个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主义，是右倾逃跑主义。咱们可不能

给军队讲这个。”罗炎只得又去请教志丹，志丹说：“这是在南方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也适用，难道都右倾了？”上下隔万里，志丹哪里知道，井冈山的正确路线，正被左倾路线污蔑和排挤。

说也奇怪，那天队伍上操回来，杜康突然叫干部集合，要听报告。大家集合在一棵大树下，杜康带来个中等个子，穿着黑长袍的人，杜康介绍说：“这是曾楚川同志。”大家互敬了个礼，曾楚川就讲起来：“……近来李可夫同志在省委主持工作，作了新的决定：要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因为这里军事、政治、地理环境、群众条件，都是中心……”

突然一阵掌声，杜康在旁直皱眉头，明明这和他批评的梢山主义有矛盾。志丹他们也感到，如今省委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提的口号也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游击队的中心任务是“以三原午字区为中心，建立渭北苏区”或者“建立陕西新苏区”，现在是“以照金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新苏区，支援渭北苏区”。这是个很大的改变！照金虽离平原太近，不及南梁，但总还是山区，比渭北平原好得多。这梢山路线实际是反不掉的。志丹眼睛发亮。他想，一年来，李可夫和我们一块作战，到底是有了转变，他在省委起作用了。再者，游击队走来走去，一遇困难就来照金，总算没有白走。在照金也做过点群众工作，再加把劲，工作就能展开。散会后，明山兴冲冲地说：“这是打杜康的嘴巴！”志丹说：“不算旧帐，杜康又没提出反对，咱们何必提那些旧事？”

杜康没有反对曾楚川的讲话，并不是他没有意见，是他顾不得说话。他一眼看见曾楚川身上挂的那支钢笔，思想便跑远了：他老婆和曾楚川是同学，平时就有来往。她也有支钢笔，怎么跑到他身上了？开罢会，回到窑里，他推说要写个材料，向曾楚川借钢笔用一用，细看，果然一模一样。杜康暗自冷笑说："好呀！你们真勾搭上了！你曾楚川的名誉比我好，长得比我漂亮，就能欺负人？趁我泡戏园子，把我的老婆挖走了？不拿下你的脑袋，我就不再见人。"越想越恼，一拍桌子："叛徒！"钢笔断成两截。曾楚川吓一跳。杜康瞪着眼说："你什么时候出狱的？"曾楚川说："我没有被捕过。"杜康说："没坐过牢的叛徒更可恶。"

赖随端来一盘子炒鸡蛋，提把酒壶，准备款待来客，一见双方剑拔弩张，摸不清头脑，杜康吩咐说："把他抓起来！他是个叛徒！"曾楚川抗议说："你诬陷好人！"赖随不由分说，拿根绳子就捆个结实。曾楚川还要分辩："特委有同志能证明……"杜康说："马上送你去特委！"

赖随押着曾楚川，要送特委。杜康眼珠子一转，把赖随拉到身边交代说："可要小心，那里有个叛徒集团，他们串通起来，你不是敌手，弄不好倒把你扣下。你要随机应变，不如半路……"赖随心领神会，把曾楚川拉走了。

第三十五章　将计就计

王喜堂老汉喜啦啦地到处传："要开辟照金苏区了！要开辟照金苏区了！上级派来好多人，留胡子的、光脸的，都有！"

果然，有人找喜堂老汉。问他，能不能找几间空房？喜堂老汉笑呵呵地说："有！有！搬到我院子里！"

可是喜堂老汉还不明白，来的人就是省委派的新特委。

省委决定建立照金根据地以后，成立了照金特委，又调配干部。徐一知调来任特委书记，矿工老吴调来任组织部长，不几天，照金一带红火起来。志丹看那阵势，李可夫也调度有方了。

李可夫真的硬棒起来，他竟发下指示：要加强军事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群众工作条件，支援渭北辛、午两区的斗争。

杜康心里腻烦，总觉得不对口味，对"游击战争"四个字尤其厌恶，又无可奈何。好在刘志丹已拿下马，这"游击战争"也就无所谓了。既要当政委，就不得不研究作战计划，先消灭周围敌人。这个原则没人反对。一讨论怎么打，

意见又不一致了。杜康说："先打庙湾！"张金说："先打焦家坪！"赖随说："先打柳林！"几个人争执不下。罗炎说："还是请老刘说说吧！"

杜康见大家处处尊重志丹，表面上他也不敢慢待，他怕刘志丹撒手不管，自己无法抓挠。忙说："好吧，听听老刘的锦囊妙计。老刘，请吧！"

志丹没有理杜康，从房门口走到中间，很严肃地说："开辟照金苏区，事关大局。不是打一两个仗的问题。打好了就能扎下根，打不好就全局被动。这就不能光顾打仗这一头，应当是军事行动和群众工作双管齐下，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支援军队。军事行动能胜利，不仅能提高士气，也能提高群众的情绪。所以这开辟照金苏区的第一仗，要有绝对把握。一定得打胜。根据这个原则，我就同意打焦家坪。因为这个敌人最反动，力量最小。咱们以三四百人，对付百十个人就占绝对优势。庙湾民团太大，有四五百人，又是攻坚，不易得胜。柳林团也大，地形又不利，以后再找机会打。"

张金忙给杜康使个眼色，意思是说："人家全说出来了，你就不会表个态？"杜康装腔作势地说："如果打焦家坪，怎么打法？"赖随新当上参谋长，总着要露一手，忙说："有情报说，焦家坪民团见天来侦探咱们，咱就先捉侦探！"杜康高兴得从炕上跳下来，拍着赖随的肩膀："到底是把你这个参谋长选对了。好！先杀几个侦探，等他不敢来了，趁他不防，咱们一鼓作气！"

罗炎说："人家警戒很严，有工事，五里外的凤凰山上有岗，日夜轮班不撤，就是没有侦探，咱们到头道岗，哨兵一打枪，敌人还有时间准备，守着工事往外打，咱们伤亡小不了。"

武轩急得直冒汗，抢着说："还是请老刘出出主意吧！打仗这种事，不能冒充内行。"志丹笑说："从敌人侦探上做文章就很好。"赖随一拍大腿："着，老刘的意见和我一样，没有别的花招，只能用这一手。"老杨剑不耐烦了："话还没听完，你就瞎高兴，请志丹再往下说。"志丹点上烟袋锅，继续往下说："在侦探上做文章，咱可不是捉他，只是利用侦探，象张飞智取巴州那样，来个将计就计！"杜康听出些门道，也来了兴趣。心想，可不是，张飞还粗中有细哩，我们也粗不得。斜眼直冲志丹笑。

杨剑说："都说志丹最会斗智，可一点不假。请你再讲细点儿！"志丹说："咱们佯动，叫敌探报告，他以为咱们走了，就不提防，咱们再回来猛打！"罗炎从前听志丹讲过，这种打法，就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杜康最厌恶这种战术，自己不懂，听人说这是游击主义，他就反对。志丹今天换了个"将计就计"的说法，杜康倒能接受。真是对什么人，用什么话，否则就会顶牛。罗炎看看赖随说："老兄！就这样打吧！"葛明山本想再挖苦赖随几句，见他噘着八戒猪嘴，便懒得理他。

志丹正帮罗炎布置战斗，杜康带进来个赤红脸，大个子的军人，志丹一抬头见是杨冲，又惊又喜，忙拉手说："你还

活着?"杨冲说:"人家要枪毙我，我越狱跑了。当了一阵花子头。……"罗炎也拉着杨冲问长问短，杜康见他们熟识，也不用介绍，就说:"老杨不走了，暂时留在指挥部。"罗炎眉开眼笑对杨冲说:"加上你这把手，我更不愁了。"志丹望着杨冲直是笑，杨冲也笑。他听说志丹没有职务，还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照常筹划谋虑工作，就挤着坐在志丹身边，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见他头发老长，披着破大衣，神情泰然，一点不沮丧，不泄劲，心里更加敬重。

志丹继续讲战斗计划，用铅笔在纸头上指点着说:"焦家坪离这里四十多里，在东北角上，焦家坪再西边是转角。刘家店子离这里三十里，在西南角上，再往西南三十里是马栏。"又画了个圈子说:"夏天晚走十里不黑，冬天早走十里不明。现在是冬天，我们今天下午出发，敌人的侦探，今天晚上才能回到焦家坪，明天吃了早饭，咱们到凤凰山，可能敌人的警戒刚撤。……"

开完作战会，罗炎急忙跑去向各连连长下达任务，又派出便衣，沿路探消息。

午饭后，红军到转角镇集合，当场下命令向马栏出发。故意大摇大摆，在大白天行动。一长串队伍，打着红旗，向西南行进。焦家坪的侦探果然回去报告:"红军往南撤了!"

红军下午到马栏附近，吃饭睡觉。夜深人静，又悄悄返回转角，直奔焦家坪。便衣一路探消息，百姓说:"焦家坪团

总说，没事了，红军走远了！”

走到凤凰山，天已大亮，便衣到小庙上一看，敌人的哨兵不见了，烤火的灰还有火星，一问百姓，都说：“撤走不到一袋烟的工夫！”

红军急行军，直奔焦家坪。民团撤回的哨兵正蹲下吃早饭，张武轩领着二十来个便衣，进了大院，一齐举枪，堵住屋门，“叭叭”打了一排子，吓得团丁把碗都撩了。团总张慌失措，直是喊叫：“哪里来的兵？”曹满囤撩倒团总，大喊：“红军到了！”罗炎带大队一拥而上，打一排枪，房里乱如麻，转眼工夫，百十个民团，打死大半，其余全交了枪，一个也没跑掉，缴了五六十条枪。

在这里住了两天。不想，井岳秀也得到命令，要配合十七路军“围剿”红军。井岳秀听说现在成立了红二十六军，也心神不安，总怕打到陕北。忙命令高双城，派人参战。

井岳秀的两个连，从宜君来增援，又怕被吃掉，只在远处虚张声势，不敢近前。罗炎和志丹一商量，派了几个人，连着两夜袭击骚扰。弄得敌人心惊肉跳，夜里不敢睡，白天不敢动。乱糟糟的，打算逃走。红军准备好兵力，截断尾巴，又缴了几十条枪。

红军离开焦家坪，路过姚渠，趁敌不备，又消灭一股民团。红军连战连胜，无一伤亡。缴枪一二百。

返回照金，正开大会，矿工老吴在给群众讲话，宣传红军的胜利。远近百姓，风闻红军作战顺利，又扶老携幼，撵到照金，要求分粮。把个小镇挤得水泄不通。喜堂老汉看

到志丹，跑来抓住直叫："老刘老刘！"老吴也跳下土坡，抱上志丹："你还这么结实？"志丹还没顾得开口，许多人都围上来叫："老刘老刘！"

老吴见志丹还穿着那件破大衣，但是神采奕奕，意气豪迈。老吴说："你越磨越坚强，越练越成熟，真是根擎天柱，立起就倒不下。"志丹指着人群说："这才是擎天柱哩！"老吴说："杜瞎子还没给你职务吗？真该死！"志丹说："他要考虑的问题多如麻。脑子一时清亮不了，这也是常情。眼前有许多大事要抓，咱们又不能闭眼不问嘛！"老吴叹口气，几乎要落泪："我明白你！群众等着你讲话，你说几句吧，大家心里好有个底。"志丹上了土台子，刚开口说："红军要在照金建立根据地，再不走了！"全场鼓掌欢呼，好似响起阵阵春雷。

照金地区工作虽说铺开了，困难还不少。局面越大，问题越多，也越复杂。徐一知和老吴分出轻重缓急，决定先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因为连年灾荒，家家户户没吃的，照金地区红军来过几次，土豪也打光了，没处弄粮食。谁知问题一提出，杜康就叫搜查存粮户："谁家粮食多，就分谁家的！"徐一知赶快制止："那怎么行！这几家都是中农，动不得。中央苏区有政策，不许侵犯中农利益。"

杜康不以为然："这是权宜之计，总不能饿死人吧！"徐一知说："不讲政策，死人更多。政策不正确，根据地也建立不起来。"杜康碰上挡头，一把无名火，又窜几尺高："李可夫

代理了几天省委书记，就搞得乱了套。贯彻的是什么路线？中农不能动，群众又无粮，等天上往下掉馍馍？"徐一知不理他，请志丹来商量："你看怎么办？"志丹说："听听群众意见。"徐一知说声"行"，就往外走。杜康见徐一知对志丹言听计从，恨得牙根发痒，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打着鬼主意。

徐一知跑到各村，征求群众意见，各村群众都说：香山寺是头号大地主，上回刘志丹领着借过一回粮，只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那里还存着几万石粮，敬神不如敬人，百姓快饿死了，为啥不分它？特委和红军指挥部研究后，答应了群众的要求。

杜康要怪罪这是刘志丹出的主意，却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就乘风转舵。徐一知说："既然志丹同志去过香山寺，就来主持分粮吧！"老吴又补上一句："反正他没职务，干啥都行。"杜康被刺了一下，脸又拉长了。志丹说："你们更熟悉情况，我帮忙就是了。"

当下就作准备，各村选出代表，军队也选出代表，成立没收委员会和分粮委员会，讨论了分粮办法。又分了工，谁看仓，谁过粮，怎么运输，哪村多少人，分多少，牛羊怎么分，香山寺有多少和尚，留多少粮食？一件件都细致安排。罗炎带红军先到香山寺，在东、西、中各峰都放了哨，又把和尚们集合起来讲话，宣传了红军政策。

各村群众都往香山走。七十来个村子的群众，加上远地来的饥民，有几千人，男女老少，背口袋的，赶毛驴的，挑

扁担的，都到了香山脚下的姚峪村，这村子虽是大村，也才几十家人，在个山半坡上，几千人拥到这里，就显得人山人海，从土台上一直站到河滩里，都是人。村子里到处贴着标语和布告："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开展分粮斗争！"

群众大会开始，各方面的代表讲话。徐一知、老吴也向群众讲明土地革命的道理。最后是杜康压阵："亲爱的同胞们！今天我给你们分粮了……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讲完话，群众还不动。杜康说："我命令把粮库打开了，快去吧！"下边乱嚷："老刘还没讲话哩！"杜康无法，只得强扮笑脸，招手请志丹。心里不是滋味，也不好当场发作。群众不承认他这个领袖，他也无法。

刘志丹一步跨上石台，一站在那里，几千人静得鸦雀无声。哪里发点声音，就有人"嘘嘘"。一个孩子叫了声"妈！"喜堂老汉忙说："快把娃娃管好，听老刘讲话哩！"

刘志丹面带笑容，向全场巡视了一周，才开了口。他说："乡亲们！……从去年到现在，一年了，红军游击队来过不少次，分过不少次粮，打了不少土豪，可是不敢分香山的粮，因为迷信，怕真身菩萨怪罪、降灾。自从香山借粮以后，大家才明白了，真身菩萨不能救人，只有红军、共产党，才能救人。有人说：'和尚抱着泥蛋蛋骗人哩！'这话一点不假。庙里的大头子，就是骗人的大地主。穷人要翻身，先在脑子里扔掉泥菩萨，胆子就大了。能把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派都打倒，身就翻过来了。百姓和红军、共产党靠在一块，把拳头

捏成一个，就能打出天下，当家作主，过好日子。如今大家都明白，红军是保护劳苦人过光景的，这次红军不远走了，要在周围百十里地方打反动派，建立咱们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全场“哗”的一声，掌声似爆竹，武轩带群众呼口号，几千条胳膊乱晃。刘志丹又说：“要打倒反动派，就得先扩大红军，没有红军，反动派来了就要抢人、杀人、捉人。咱们要把红二十六军扩大，还要组织地方游击队，年轻力壮的人要积极参军！”又是一阵口号声：“劳苦农民参加红军！”“组织农民游击队！”“打倒地主豪绅反动派！”“劳苦人当家作主！”喜堂老汉大声说：“我的小堂今年十八了，参加红军！”许多年轻人也举起拳头说：“我参加红军！”“我们参加游击队！”有的跳起脚喊：“我要掂枪！”刘志丹挥了挥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又指着对面说：“大家注意：那边墙上挂了个红布条，写着参军报名处。你们懂得了意思，回家商量商量再来报名。报名处的办事人是赵宝魁。咱今天主要是分粮！”大家又是一阵掌声。

赤卫队拉来了香山寺的住持法宏，老和尚一见这场面，吓成一摊泥，扑通跪倒，浑身打颤，头也不敢抬。受过害的人涌上来诉苦，全场沸腾。有人说：“他占地几千亩，还要夺地，有几百头牛，几千只羊，还要猪要鸡。民国十八年，地里没收成，他逼着要租子，逼死过人！人家婆娘去烧香，他扣下几天不叫出来。”有人说：“百姓得了心痛病，他叫喝神水，两天就死了。他还说：‘这是喜事，升了天！……’”有人说：“交不上租子的人家，孩子被拉去罚苦工，夏天晒个昏，冬天

冻个僵，两年没回来，直受死。”还有人控诉他和反动派有勾结，常跑上海、南京。同耀县民团、公安局有勾结，把红军叫“共匪”，偷偷去给敌人报信儿。

喜堂老汉也上台发了言：“从前刀把子在他手里，今天刀把子在咱手里。他当了一辈子和尚，造化更好，也叫他‘升天’！”大家都叫：“叫他‘升天’！叫他‘升天’！”说着冲上来几个人就打起来。有的要拿刀砍。老吴忙拦住说：“乡亲们，不要动手！大家提出意见，交给红军处理！”四周喊声象雷鸣：“枪毙！枪毙！”徐一知说：“红军和共产党允许信教自由，他们要烧香念经，咱们不干涉。咱们反对的是他欺压人，害人，勾结反动派，反对红军。他的事一天也说不完。大家分了粮，还可以说意见。各村代表把材料交到红军指挥部，我们按政策办事！”

赤卫队把法宏押下去，开始分粮，徐一知宣布：“不要破坏寺里敬神念经的地方，也不要破坏神像。咱们允许信教自由，也要保护古迹。”

各路人马都开动了。象个大兵团，香山的前山后山，大路小路，都有成队的人往上爬。象几股粗绳子，把好大一座香山，横七竖八，捆得紧绷绷的。分粮委员会的人，早在山上准备好，农民一上去，就背粮、牵牛羊。有那早到的，已经背着粮袋，赶着牛羊下山。上上下下，穿梭一般。人来人往，说说笑笑，比香山寺庙会还热闹。

在村里设的“参军报名处”，也是拥挤不堪，赵宝魁忙得不可开交，年轻后生一个接一个要当红军。几天内，就成立

了照金游击队，队长就是赵宝魁。

红军到栒邑打了个圈儿。那些小股敌人，没有大军配合，也不敢来照金骚扰，有游击队保护，群众心里踏实，工作也好做了。

地方党大发展，农民中党员多了，群众活动更好开展。照金的消息传开，远近农民，十个八个，三十二十，弄几条枪，都要成立游击队。不到一个月，在几十里范围内，就组织了十几个农民游击队。就在这个劲头上，徐一知、老吴主持召开了照金地区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临时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徐一知当选为主席。老吴和王喜堂都成了政府委员。王喜堂老汉想法多，他考虑，照金是个镇子，又是十字路口，有敌人骚扰，不安全。他拉上徐一知跑到十五里外的薛家寨石山上看了看，徐一知很感谢喜堂老汉想得周到，就把政府机关搬到山上办公。革命委员会依照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规定的办法，颁布了各种法令：土地法、劳动法……还出了布告：戒烟、戒赌、劝放脚。这些法令和布告都贴在照金街上。有了这个政府，群众欢天喜地。

红军返回照金那天，各村还在敲锣打鼓闹社火，就象过年一样热闹。

杜康脑子又乱了，越想越不对劲儿，工作一顺利，群众吃两天饱饭，不瞎折腾几下，他就难受。觉得这一段时间，都听刘志丹摆布，将来把自己放在哪里？今后谁听谁的？问题真太严重了！这样下去不行，得赶快想对策。

第三十六章　如此革命

杜康这个人，大少爷日子过惯了，吃不得苦，放不下架子，既不熟悉军队，也不熟悉地方，还要不懂装懂。坐在王家大房里，思前想后不自在。把赖随找来商量："这照金地区，就数庙湾是个大钉子，如果把它拿下来，红军不是更好活动了吗？为什么不打？"

这赖随，最会看眼色行事。听出政委的口气，便顺着竿子爬上来："他们不愿打嘛，依我说，早该打。你下命令，咱就打。包在我身上！"

赖随敢拍胸脯，也给杜康撑了劲。杜康又把赖随将了一军："你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光背后充好汉！你敢公开提？你要真是个布尔什维克，开会你就提出来！"赖随说："这还不是一句话。"

听赖随的劲头，杜康放了心，马上下令说："赖随，你去通知，马上开会！把刘志丹也叫来！"

不到一袋烟工夫，干部都跑来开会。等人们往长凳上一坐，杜康就宣布开会。果然，赖随把脖子一伸，纵纵鼻子，提出打庙湾。罗炎忙说："不行，怕啃不动。老刘，你说呢？"

志丹凝视着门外的山峰，根本没理杜康和赖随。本不想说话，听罗炎问他，他又不得不摆情况："庙湾这个民团，有四五百人，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多是土匪出身，亡命之徒，打仗有经验，还守着碉堡。夏老九在这一带又是哥老会头目，前后左右还有些小民团给他帮忙。咱们得十拿九稳，才能动手。没把握，就不要捅这个马蜂窝，打翻了，他匪性大发，和别人勾结起来，专找咱们作对，咱们就会孤立，不如先剪枝叶，然后除根。把周围扫清，使他孤立无援，他感到压力，能投降更好，不投降再坚决消灭。过去咱们和他搞过点关系，也是这个原因。一年来，他始终没敢打过咱们。"

杨冲新来乍到，本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志丹一摆情况，马上说："老刘说得对，只要他暂时不侵犯咱们，何必一定要打。咱们力量大了，他能投降更好。"

杜康扭动着身子，心里老不自在，翻了杨冲一眼，心想：又给刘志丹来了个帮手，我得把他压回去，突然站了起来："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咱们是红军，要消灭苏区内的白点，不能叫敌人替咱们守大门。"罗炎说："能有个守门的，还算好的。再换个民团，还不给守呢！"

杨剑对杜康、赖随，早就憋着气。他连讽带刺地说："不是瞎折腾了一年，咱们现在能有五六千人，打个夏老九，就不在话下了！可眼下，你们大家看吧！"

杜康一摔烟头儿，发了脾气："话说清楚，谁瞎折腾？你们替谁鸣冤叫屈？工作是做好了还是做坏了？革命是发展

了还是倒退了？这可是个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大帽子一压，谁也再不说话。杜康又说：“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打！”罗炎为难地说：“一定要打，得先派个人，把伤员接下来。”杜康说：“你还是团长哩！就不懂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派人去接伤员，等于通风报信。”张金说：“政治处已经派杨跃云去接伤员了！”杜康说：“这就更不能迟疑！迟则有误！伤员一下山，这边就进攻，来个里应外合。”赖随说：“咱们是正规红军，还怕他个小小民团，我不信就拿他不下！”杜康说：“我命令，这次赖随同志直接指挥，拿下庙湾，就粉碎了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谬论。”

赖随兴冲冲地作了计划：自己带步兵从山上攻，把敌人轰出碉堡，罗炎带骑兵再从川道袭击。赖随怕罗炎不坚决，又把刘三丙调进骑兵连，监督冲锋。刘三丙大牙一龇：“哈！这回可用上我啦。伙计！自从咱们见面，你就用过一次，就是打死朱凯和路大昌、解散二支队那阵子你老找我。以后，你的眼就只向上了。这回，你看我的吧！”赖随说：“不到火候上不用你。老兄，干吧，我姓赖的亏不了你。”赖随和杜康规定：派赵宝魁头天晚上去庙湾办交涉，第二天早饭前，带伤员离开庙湾，早饭后红军打响。

到规定日期，红军后半夜就开始行动。杜康心急，一个劲催赖随。赖随也想早日成功，催着队伍急行军。照金离庙湾只有三四十里，翻山走，只有二三十里。有两个钟头就能赶到。翻过薛家寨，步兵和骑兵分开走。杜康跟着骑兵，跑得更快，天不亮就赶到庙湾对面山上，罗炎下令隐蔽

休息。

罗炎观察，庙湾的地形特别：称为"庙湾"的这个镇子，坐落在南北川道上，是个三岔路口。往北可到焦家坪，往南直通柳林，往西可到香山。民团的碉堡就在南北川道上，坐西向东，背靠着香山边上的"小香山"。碉堡前边有三间过街楼，鼎足修下三个城楼子，靠山一个，山角一个，当院子一个。靠山的窑洞上又有暗窑，象土窨子，一层一层，通到山上。每层暗窑都有枪眼，窑顶上又有碉堡。民团都住在楼子或暗窑里。罗炎心里直嘀咕。

杜康根本不管什么地形，只是得意忘形地催着快打，他急于要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一刻也忍耐不得。罗炎见杜康心急，忙上前劝说："天刚亮，咱们的伤员还没离开，步兵还没赶到。原决定步兵先打响，等到敌人下了碉堡，骑兵再追。咱们打早了，反而不好。"杜康说："兵临城下，不早动手，等人发觉，可要前功尽弃。"张武轩说："我看见楼子上有人走动，可能是咱们的人要下来。"杜康说："不能等了，要先发制人，快冲！"罗炎扭头对骑兵连指导员张武轩悄声说："你带些人先去探探情况。"

杜康哪知道，夏老九这人比他还刁，早已有了准备。武轩刚到三岔路口，只听楼子上一声声叫骂。武轩仔细再看，跃云和宝魁被绑着手，押到砖墙上，左右都是夏老九的人，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嘴里骂红军不讲信用，如不退兵，就拿这两人开刀。杨跃云眼巴巴望着下边，发现了武轩，大声喊道："老刘呢？"武轩使劲摇摇手，跃云见说志丹不在，眼泪

刷地滚了出来。随即俯下身子，把头搁在砖墙上，动也不动。

武轩顿时万箭穿心，咬紧牙，勒转马头往回跑，要和杜康争一争，不能眼睁睁坑害自己同志。杜康见前面停兵不动，催着："冲锋！冲锋！"刘三丙急跑几步，从焕焕手里夺过号："还等什么！政委发脾气了！"自己就吹起了冲锋号！武轩没来得及开口，骑兵就冲上来，猛向楼子上放枪，一连打死了几个团丁，只听楼子上一声喊叫，武轩猛一返身，跃云的头顺着斜坡滚了下来。赵宝魁挣脱绳子一纵，从楼上跳下来，敌人从背后打来一枪，伤了左肩。

武轩身上立刻象着了火，热血沸腾起来，喊声："上！"一马当先，冲进了街道。刚逼进楼门，一颗子弹打上胸部，武轩趴在马上，再也挣扎不动。骑兵连长杨剑又上去，在街道上，冲个来回，又猛攻楼子。楼上扔下几颗炸弹，红军倒下几个，杨剑的马受了伤，栽倒河滩里。杨冲策马赶来，拉起杨剑，边打边走。

杜康头回上阵，听见枪声乱响，头已懵下好大，又见武轩受伤，杨剑倒下，更慌了手脚。见个水洞，把头一抱，撅着屁股，就往里钻。张金见杜康钻了水洞，也跟着钻，水洞太小，装不下两个人，又被杜康蹬出来。张金抱着头又钻了草窝。罗炎见仗打成这样，忙传下命令，叫骑兵往南边迂回。队伍走远了，杜康还不敢动。明山看见，照屁股上踢了一脚："快走，敌人下来了！"杜康忙钻出来，拉住明山不放："你有党性，快救我回去。"明山说："我没有党性也救你回去！"

把他扶上马，照马屁股上踢了一脚，马跑开了。张金听见，忙钻出草窝，拼命飞跑，大声叫着："政委！把我带上！"拼命去拉马尾巴。

红军步兵从后山赶到，接上就打，一直压到崖畔碉堡跟前，敌人就钻进暗窑，守着枪眼往外打。志丹跟着步兵也到了前边，见这情形，就对赖随发了火："打仗怎么能开玩笑？骑兵打早了，没配合好，快撤兵！"

赖随正在劲头上，哪里肯听，脖子一扭："有种的跟我来！"挑了些好打手，集合起十来把驳壳枪，又攻打碉堡。一边命令步兵连长："强大光，去烧碉楼！"强大光脚伤刚好，鼓了把劲儿，带两个人，点上扫把，就爬碉楼。敌人又从上边丢炸弹，步枪加炸弹，堵得攻不上去。碉楼没烧着，红军又倒下几个。强大光又受了伤。赖随上了火，一纵，跳进过街楼，揪住夏老九的老婆狠打，打得鬼哭狼嚎。夏老九匪性大发，守着暗碉堡，一个劲往外打枪，扔炸弹，又伤了些人。赖随支持不住，才撤退。

明山冷眼一看，这个仗吃了大亏，人马损失不少。计算干部伤亡，从陕甘游击队成立算起，除了陈宏和方自强在十亩塬搞的那次"整顿"外，要算这次损失最多，明山哭起来："赖随呀！你真赖，这部队就毁在你手里！"

罗炎命部队开到香山寺，准备总结检讨。大家一肚子气，又骂开了，葛明山说："杨跃云的头掉了，拿谁的头去顶！"王之西说："赖随头回出马，就打败仗，不杀也得撤职？"杜康知道是找自己的麻烦，只装着没听见。罗炎也皱着眉

头说："这样打法，我真干不了，还是把我撤职吧！"杜康要转移目标，就训斥赖随："你真是盲动主义！"赖随万没料到当了个垫背的，忙分辩说："都是你的指示，我是执行人呀！"杜康说："你还狡辩，要打庙湾，是谁提的？大家都听见过，你赖不掉！"赖随说："那是你叫我提的。还说这一仗打好了，就把老刘、罗炎一伙人都赶走，叫我当团长！"

杜康原想训斥赖随几句，把事情遮掩过去，好保全自己的面子，不想赖随不开窍，把老底儿兜了出来。杜康勃然大怒，指着赖随鼻子说："我早看出你不是好人，今天果然真相毕露。我拿党性担保，这话我没说过！你纯粹是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反革命行为！"

赖随见他变了卦，更急得发疯："你说话不算数，还叫我打死曾楚川……"

前个时候有人说，发现曾楚川死在梢林里，还以为是民团暗探下的毒手，听说是杜康指使杀掉的，都惊呆了。杜康勉强镇定下来："我怎么说的？"赖随说："你说曾楚川是叛徒，派我把他押到特委。叫我随机应变，半路把他干掉。……"杜康冷笑说："我叫你送到特委，你没完成任务，还胡搅蛮缠，真不是东西！"当即命令刘三两："把赖随押起来，听候审查！"又嘱咐说："注意看管，别叫他跳井死了。"

赖随被押出来，正碰见刘志丹在抬伤员，不禁抱头痛哭："老刘呵老刘，快救救我吧！我上了杜瞎子的当，他要杀我呀！"志丹不明底细，不好深说，只得安慰几句："事情总会弄个水落石出，你不要害怕。"赖随哭得更凶了。

杜康住在香山寺中峰正殿，一直心猿意马，安定不下。又怨下边不服，又怨这仗难打。催逼着张金，取赖随的口供，好平息众怒。究竟能逼出个什么口供，他也心中无数。

杜康心里烦躁，看见什么都有气。出去转转，见那飞檐画栋，越发心烦：个个殿都是油漆柱子！去东西峰走走，更不顺眼："都是三四层大楼房，要是敌人住上兵，红军更难招架。"正没地方出气，回来就下命令："烧寺！"

刘志丹这几天，有意避着杜康，怕一时克制不住，跟他冲突起来，影响部队情绪。另外也是想着，叫杜康心平气和地好好想想，是真心革命的，总会从中得到教训。谁知杜康和别人不一样，编着法儿出歪主意。你越想把部队搞起来，他越想搞下去，总不能安宁。志丹听说要烧寺，急忙跑到大殿，见罗炎、明山也在那里。杜康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人商量商量！……在这里住了几天，越住越闷气。这么大个寺院，全是泥菩萨，一色封建迷信东西。我们保留这些干什么？苏区不需要这些东西，应该统统烧掉，彻底消灭封建迷信……"明山说："我以党性劝告，多考虑考虑，烧房影响不好。"罗炎说："法宏斗倒了，多数和尚目前并不反对咱们，烧寺也消灭不了封建迷信。"志丹强忍着气，劝说杜康："封建迷信这东西，一把火也烧不掉。真的烧了寺，一千多和尚立刻变成敌人，反动派利用他们煽动群众，反对咱们。苏区的群众好说服，广大白区的群众影响

怎么挽回？这寺既是个古迹，何必要烧？这地形我也看过，从军事上讲，敌人守着山庙也没啥用。他们要是为'围剿'红军，第一打不上薛家寨。第二红军是游动的，他守这寺干啥？再说民团，尽是住的大路镇子，为的是守碉堡寨子，梢山里的古寺，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他们也不愿住。"

杜康见大家和他顶牛，他把上衣扣一解，双手叉腰，大声贼道："咱们是共产党，不能保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和尚反对咱们，咱们就不会反对和尚？咱不烧寺，敌人也要煽动。还是烧了彻底！"志丹也来了气："放火烧房是土匪行为，不是红军干的！"

杜康心想，你们反对，我偏就干，看谁的权大。心一横说："错了我负责。我是政治委员，有决定权。谁不同意告我去！"随下命令："张金、罗炎快去动员烧寺！"看他们不积极，杜康就跑到现场亲自指挥。叫战士们在各个角落里搜集干草、席片子、干树枝子，一堆堆往房子里抱。大小和尚哭哭嚷嚷，挟着枕头，抱着被子，往寺外跑，有的边跑边敲着木鱼。

志丹见这情景，越发愤慨，各处查看一遍，到底也找不出烧的理由。不仅仅是政治影响，从建筑艺术着眼，烧了也可惜。东峰、中峰都冒起了狼烟，志丹赶到西峰，这里柴草还没堆好，杜康正发脾气："动作这么慢！"曹满囤鼓着嘴，不肯动手。志丹赶上杜康，气愤地说："这寺根本不该烧！"杜康不理。扭头走了。满囤追上志丹："老刘同志，给我讲讲，不烧这寺，算不算红军？"志丹说："红军没有烧过房子！什么

时候也不应当烧房子！”又去追杜康。杜康硬赌这口气，好象着了魔，发了狂。大声叫着：“快点火！”看见刘三丙从对面过来，不由分说，截住刘三丙大叫大嚷：“快快快！违抗命令，我崩了你！”

刘三丙刚当上中队长，跑到现场，曹满囤忙说：“刘队长，你看，西峰三层楼，层层都费了大工，是百姓费了心血盖的。咱们一把火烧了，我心里想不通！”刘三丙大声喊着：“政委说烧，想不通也得烧！”葛明山跑过来，嚷道：“谁叫点火，就把谁扔到火里！还不快把火从中间打掉！”

战士们点火不积极，灭火可积极，一阵乱棍，把火打灭。烧了半截的西峰，才算保存下来，可是别的房子，都已变成灰烬。从此，这一千多和尚，就把红军叫做：“火烧香山寺的军队”，成了敌人的义务宣传员。

烧罢香山寺，队伍就转移到薛家寨，杜康的气还没消，天天起来找事。王之西跑来找志丹，拖着就走，喘着气说：“老刘，请你帮个忙！杜瞎子又要杀人了！三原特委来了个同志，没带介绍信，瞎子说是敌探，叫我吊起来打了一顿。审问几遍，人家都说是黑金特委从三原要来的，还认识咱们的人。杜瞎子不信，还叫再打。我真下不了手。要是打死了，我也得犯错误，你快去说说吧。”

王之西这么着急，有个缘故：前些日子，在桃渠垣放的那个俘虏刘振家，来给红军送情报，杜康硬说他是敌探，把他杀了。怕杜康这次又要乱杀。王之西把志丹带到杜康门

口，对志丹说："你进去吧，不要说是我透的信儿！"

杜康正拍桌子："警卫队，快取口供，打死了我负责！"志丹进门就说："暂时停停吧，派人问问三原特委，如果是咱们的人，打死可不好。如果是敌探，有警卫队押着，也跑不了。"杜康说："老刘同志，你怎么老管闲事？"志丹说："这是为党的利益着想。如果没适当的人，可派我到三原调查！"杜康冷笑两声，没言语。心想：你自己连个职务都没有，还管别人！

外面忽然进来个人，是栒邑县委书记迪伯仁，这个老农民干部，一进门就大声笑着说："我来晚了，我一去西安，省委就催我来，说照金特委的徐一知当了革命委员会主席，你这个新特委书记还不到任？可是敌人老'围剿'，路不好走，一直过不来。这次趁渭北游击队送罢去河南的人回来，我才上来了。"志丹不顾说别的，先问："伯仁同志，隔壁有个人，你去看看认不认识。"伯仁不知底细，过去一看，见那人被绳子捆着，不禁"哎哟"一声，就要叫出名字。杜康说："慢着！"伯仁会意，回头轻声说："认识！是我向三原特委要的。听你们捎信说，红军少干部，我就要了这人。他的名字叫魏子荣，可以当连长或指导员！"志丹逼视着杜康，严厉责备说："封建帝王才有生杀予夺之权！共产党哪能靠杀人立威，草菅人命！对待人这样轻率，简直是伤天害理！……"

话没说完，外面又冲进一个人，大家一愣。这人一脸黑泥，光着脊梁，赤着双脚，只穿条裤衩。冻得上牙打下牙。仔细一看，是戴鸿远。志丹一把抱住就冒出泪花，抓起个军毯

给披上，回手又脱自己的棉袄。罗炎忙把大衣给鸿远穿上，杨冲拿衬衣，杨剑拿鞋袜。杜康站着象木鸡。不知怎么才好。鸿远喝口热水，才说出话来："杜政委把我开除了，叫我回家，我只得服从，到了西安，我向省委请示：我当兵那年，陈宏把我老婆从河南送到黄河边上，如今在黄河西岸住，我得把老婆也接回去。省委叫我往陕北走，走到宜君，被敌人抓住，打了一顿，押起来，说是政治犯，要往西安送。他们要打仗，又把我拉到庙湾，夜里把我衣服脱光，拉到山里枪毙，我趁天黑，就滚下沟，他们打了两枪。"

志丹忙问："伤着哪里没有？"鸿远说："没打中。"志丹松了口气。鸿远说："情况紧急，十七路军两个营，昨晚到庙湾，要'围剿'咱们，快作准备。"

志丹忍无可忍，就要发作。恨不得一拳把这个"大少爷"打闷过去，但他还是压住火，不让自己冲动。他紧盯着杜康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想党的利益，党的政策，不能一意孤行，自招祸乱！人的性命，只有一次。你一句话，把人就毁了。这样作法，你还能带兵？你真比帝王还帝王！残害同志，这是背叛马列主义！"

杜康申辩说："审查干部，是我的权利。每件都是事出有因。据我看，你是处处和我作对！"一甩手出去了。

刘三丙急头绊脑跑来报告："政委，政委！大事不好！赖随没看住，夜里跳井自杀了！"杜康说："死了倒好！快通报全军：赖随畏罪自杀！是个反革命！"

第三十七章　杜康心事重重

赖随一死，杜康除去一块心病，坐在石窑里闭目养神，忽听隔壁窑里有女人声，脆声脆气象鸟叫。他忽地站起来，走到窑口细听，那女人说："我们路上住百姓家，百姓都说：红军烧了香山寺，不知是谁带的队？有人说是刘志丹带的，有人说不是刘志丹带的。还有人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是西安来的大官干的。有人还说，听说是个杜瞎子，瞎子尽干坏事，把刘志丹都拿下了马……"

另一个是徐一知的声音："不敢瞎说！"那女的说："是瞎子才瞎说哩！"徐一知叫道："郁文！你这张嘴，就没把门儿的？"

杜康暗点头：原来是西安来的女学生杨郁文！再往前靠一步，耳朵贴着墙听。又传来杨郁文的声音："西安来了我们的同学，都说西安那个唱花旦的到处找'杜大少爷'，说杜大少爷答应给她个钻石戒指……"

徐一知说："郁文！你再瞎说，我可不答应！"

杜康暗想：这两个人是谈恋爱吧？说话这么亲切？谈恋爱的内容也议论我？都不是好东西！杜康脑子一转：又想起了西安戏园子里那个花旦玉兰花：多少甜言蜜语……

我也真想她了。……

杜康的思想在西安，罗炎、志丹他们的思想在战斗。日夜不停地派人去侦察。发现：敌人果然已到雨原，离薛家寨只十几里路。敌人两个正规营，还有三个县民团，分成三路，向这边进攻，由夏老九民团打头阵。干部们都来找杜康，看他是个啥主意？葛明山先撩出一句："要是不打庙湾，敌人可找不着打头阵的。"杜康只瞪一眼，他也拿不了主意，问罗炎咋办，罗炎也拿不了主意，就把他撇开，去找志丹商量后，就整队出发。

部队刚走出不远，杨郁文甩着两条小辫子跑来："罗炎同志，把我带上！"罗炎扬着手说："你不要来，打仗你跑不动！"说着，杨郁文已跑到跟前，边走边说："你看，我穿的黑裙，月白褂，不象本地百姓，全当你们抓的俘虏，我跟上你们当侦察。"罗炎说："不行！出了事，我可没法交代。"志丹见郁文执意不走，便说："郁文，叫罗炎给你一支手枪，你回去参加游击小组，以后再跟大部队。"杨郁文接过罗炎的枪，笑着回头跑了。

从薛家寨向东，走了十来里，向前一望，敌人黑压压地过来了，还扛着机关枪。志丹见这情形，对罗炎说："这仗打不得，向北撤，先叫渭北游击队掩护。然后派个连打敌人侧面，再掩护游击队撤退。"罗炎传下命令，部队边打边走。王之西提根枪，跑在别人前边，趴在山半坡打了几枪，一连放倒几个敌人。敌人退了几步，又往上涌。渭北游击队过来，

顶住打了一阵，红军往后撤。

杜康既当政委，就得跟上部队走，抬头一望，又过来一股敌人，问声："那是谁的人？"罗炎说："是夏老九串通些小民团，合股来追。"杜康觉得无处存身，又发出议论："我早知道嘛，这山沟里住不长，三天两头打仗，还是到渭北好。"王思学说："渭北天天打仗，更站不住脚。"杜康说："红军还怕打仗？"大家见他左右逢源，浑身是理，没人理他。只是敌情紧急，总得解围。暂时到远处转一下，然后再回头。

红军往渭北开，尖兵前边开路，一路上听见百姓打听："红军怎么还不来？"庙里烧香的老太婆，也诚心诚意祷告着："保佑红军！"不知谁在庙后边贴了张漫画，把红军画得个个雄伟英勇，白军个个抱头鼠窜，杜康又长起精神，教训起大家："看见没有？敌人望风披靡，红军所向无敌。平原上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你们中'梢山路线'的毒太深，咋能看得到！"思学说："西安城里也有'拥护红军'的标语，咱们就开进去？省委开辟照金根据地的指示，你全忘了？"杜康说："那是叛徒曾楚川搞的鬼！"

到宿营地，刚在村里住下，杜康又打小算盘，他知道，王思学送罢人刚从西安回来。杜康问道："有什么好消息？"思学拿出一支钢笔："你夫人带来的。"杜康接过一看，手直哆嗦：把老婆冤枉了。思学说："省委催曾楚川快回去！"杜康扫了兴，拉长驴脸："曾楚川回不去了！他是叛徒，押送到特委，半路上，顺随把他处决了！"思学火了："他没被捕过，怎么是叛徒？谁说的？"杜康说："这才是形而上学！没被捕就

不能当叛徒？我一眼就看出他象叛徒！李可夫就会重用这号人！”

王思学气得咬牙切齿：杜康这人，抓住他手腕子，还会反咬一口，他什么事也做得出来！思学说：“既然人已死了，你应给省委打个报告！”杜康说：“回头请人代我写一个，就说有人检举他，即使杀错了，我也是好心，是革命警惕性过高。革命嘛，还能不死人！”

王思学还带来了省委的信，本想先给志丹、罗炎看了再给杜康，他怕杜康捣鬼，战争紧急，来不及了，只得交给杜康。杜康看了一半，就叫骂起来，看一句批一句：“李可夫搞的啥名堂？什么‘坚持游击战’，‘化整为整，化零为整’，都快化光了！庙湾为什么不该打？他了解情况吗？他念念不忘的‘照金根据地’，早成明日黄花了。这些论调本身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根本违背中央路线，违背北方会议精神！他搞偷梁换柱，不行！这里有大阴谋！我得回去斗争！”

杜康说走就要走，罗炎明知他早晚要施脱身计，说也无用，不想多费口舌，只提出：“赖随死了，没有参谋长，你再一走，我干不了。”杜康说：“我回省委再找人！”罗炎说：“还是找老刘干吧，没他不好办事。队伍到个地方，一说老刘的队伍，要啥有啥。干部和战士也是这样，一说是老刘说的，叫怎办就怎办。咱们两个的名字都不响亮。”杜康说：“这几个月他没职务，还不是照样办事？”罗炎说：“是呀！没职务，他可照样出主意，干部和群众还照样相信他，咱们俩有职务，说话可没分量。你忘了香山分粮？谁听你的？你不照顾这

个情况，就会脱离群众。”杜康呆了半晌，才说：“叫他暂时当参谋长，张金代理政委。这可行了吧？”

杜康归心似箭，连夜收拾包包，从骑兵中调一匹快马，赶快跑了。他一走，都松了口气。张金看到这些前前后后的事，也觉杜康做得太绝，自己也有了戒备，惟恐惹祸上身，顶着代理政委的名义，再不敢象先前那样发号施令。怕出了错，杜康拿他当替死鬼。

刘志丹重振队伍，转移到耀县西原，县委正领导分粮斗争，还成立了个四五十人的游击队，拉豪绅，抓差人，吓得伪政府不敢到西原收粮款。红军又到富平西区的淡村、都村，游击队正活跃，在闹分粮斗争。红军住下，县委说声开欢迎会，群众跑来好几千。一号召参军，一来就是二三十。过一两天，到了泾阳边境，泾阳游击队又跑来会合。

罗炎一了解：这个游击队才成立两三个月，人数不过三四十，枪枝不过二三十，成立以来，也打了不少小仗。队长姓苗，当过兵，去年从敌人警卫团起义过来的，和王思学惯熟。

罗炎把思学找来，思学问苗队长：“你们来这么快，接到通知啦？”苗队长说：“前几天县委捎个信儿，叫往这边靠拢，一边联络午字区游击队，一边联络红二十六军。我们就连夜跑来了。”正说着，张金找人开会，苗队长上去打招呼，张金只淡淡应酬几句。思学说：“你怎么认得他？”苗队长说：“去年冬天，午字区受损失，特委跑散了！他象个没头苍蝇，

到处碰，就碰到我那里了！”思学说：“这个小伙子，没有知识，去年我回到午字区，敌人来‘围剿’，他瞎指挥，我们两个几乎打起架。”

大家又说起张金的故事：原来张金在攻山河城后，回省委一边瞎吹，一边检讨右倾思想。又被派到三原特委工作一阵子。去年省委决定，搞个十月革命节示威运动。十一月七号，午字区动员几千群众，到离三原城十里的西阳镇去游行，散发了七千多份传单，就是他和赖随强迫地方干部干的。就在这天，敌人分三路来“围剿”，胡三带了六个县的民团从东面来，敌人驻小丘的正规军从北面来，保安队从南面来。王思农带着游击队和赤卫军，一股掩护群众撤退，一股抄敌人后路，才击败了敌人。过了三天，敌人又来。张金还叫守住午字区分地。思农不理他，把队伍硬带上走。打算住在山区，从侧面和后面袭击敌人。张金拦住不让走，说：“决不能离开午字区，要不，就犯上山逃跑的错误。”思农没法，只得在午字区边的马额镇住下。没出两天，就被敌人包围起来，挨了一顿好打。张金跑了。游击队一失败，敌人更猖狂，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午字区一时陷入大混乱。直到泾阳游击队成立，打了些小仗，午字区有了邻居，才又慢慢活跃起来，十个支部恢复了三个，几十个农会恢复了四个，十人二十人的小游击队，又组织起来两三个。前个时候，王思农叫思学带到照金去的是个最大的游击队，才四五十人。思学提起张金，直摇头：“这人太年轻，还是个娃娃嘛！就这样，杜康还吓唬他，动不动就说：‘小心右倾帽子！’他也学

样，手里拿着右倾帽子，总想给别人戴。到处开展无情斗争。”

苗队长说：“怪不得他象有心事，大概是琢磨怎么斗法。”思学心里也不舒畅，就尽情发泄：“帽子能养活人，可也压死人。你没看老刘，一次又一次把红军搞起来，一次又一次受打击。曾楚川死得不明不白，戴鸿远无缘无故弄成反革命，明知错了，还是不认错。革命可不简单！”苗队长说：“斗争斗争，闹得人人自危，咋能得民心！”思学说：“所以说革命不是简单的事。得学会和敌人斗，也学会和歪人斗。”

罗炎见他们说得热闹，好象忘了打仗。就问：“泾阳游击队来了，看怎么配合？”苗队长说：“国民党修的泾惠渠吊儿嘴工程，有很多炸药，咱们不如去打了，弄些炸药装手榴弹。”明山说：“能弄到炸药，就干它一下。”志丹说：“去的人不要太多，敌人只几十个警卫，红军抽一个连，配合游击队就行了。到那里，只准弄炸药，收枪，可不要破坏工程。”

吊儿嘴离红军驻地只有几十里，半夜出发，天明赶到，打了一仗，赶晌午就返回来。苗队长高高兴兴地来报告：“缴了几十条枪，几十包炸药，还捉了个洋人！”罗炎一问，是华洋义振会的经理，美国人，名叫安利森。志丹叫思学去谈话，交代红军政策。思学的外国文也忘光了，只好打手势：我们决不伤害你，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是打你的，过几天就送你回去，不要害怕！美国人似懂不懂，见思学说话和气，不象有恶意，只顾点头，哇哇啦啦嚷一阵，思学只听懂他的意思，要求放他回去。

想不到，小事弄成大事，西安传来消息：为这个洋人，国民党南京政府着了忙，叫西安赶快想办法，西安绥靖公署更忙，派人给游击队送了些钞票和洋面，要求释放洋人。苗队长跑来请示，红军为这事也开了个会，研究放不放。提了三种办法。第一是不放，叫国民党送二百条枪来。第二还是不放，叫敌人慢慢送东西，想要洋面要洋面，想要枪弹要枪弹。第三是，干脆枪毙了。刘志丹认为这几种办法都不行，敌人不会只送东西不来兵，现在送东西是一种阴谋，利用咱们困难，送点东西作钓饵，等上了钩，他再开来大兵，一网打尽。咱们可不能上这当，赶快把红军和游击队一伙开到照金，占了有利地形，再和他慢慢谈判。这个意见全体通过，苗队长也没反对。张金很为难，开回照金，怕杜康来找后帐，自己担责任；不回照金，又怕队伍垮了，更不好交代。急得打转转，也不敢表态。

罗炎当机立断，下令准备出发，向照金转移。部队还没起身，就在这个晚上，跑来个青年人，深眼长下巴，急得满头出汗，说是泾阳游击队的小队长，名叫赵文启，要求见刘志丹。志丹一出来，赵文启一口气直往外倒："事情紧急，苗队长不同意游击队去照金，动员落后队员，坚决不离开泾阳，如果红军硬叫他走，他就带上队伍另找出路。"

志丹觉得事情严重，忙査问苗队长的政治情况。赵文启说："过去入过党，犯过错误，受处分后脱党，起义回来又搞游击队。他听说杜政委撤了你的职，就怀疑党不信任他，怕到照金撤他的职。"志丹笑了："各人情况不一样，怎么能瞎

怀疑。"思学说："这怪我不好，他多心了。我去和他谈谈，解决这个糊涂思想。"杨冲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时间也来不及，赶快拿出个对付的办法。"鸿远说："命令游击队跟红军行动，不服从就缴枪。"罗炎说："随他们去吧，咱们何必给他们为难，咱们不来，他们也一样干。"鸿远又说："派人先把队长押起来。"明山说："你刚挨过整，又想整别人！"

志丹说："现在没时间争论，不能靠武力解决！光一个队长，恐怕也不敢这样做。队员都是本地人，新战士也有乡土观念。加上队长思想有毛病，扭在一起，就不好办。硬性强迫，就会造成内部分裂。共产党做事，总要以理服人。游击队成分不纯，自己打起来，敌人拣便宜。如果不管他们，又怕他们被敌人消灭。敌人这几天正往这边行动。不如把利害关系讲清楚，他愿走就走。不愿走，把咱们转移的方向告诉他们，啥时候来都行。咱们也要有意地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这是对同志的态度。目前游击队正大发展，许多小游击队还没和红军会合过，这次处理不当，引起别的游击队顾虑，以后不好办事。咱们做得仁至义尽，他们不听，后果由他们负责。对新建的游击队也是一种教育。"

罗炎面向张金说："就这么办吧！你有什么意见？"张金推脱说："杜政委没回来，这个事……"罗炎说："裁缝死绝了，也得穿裤子。思学跟赵文启同去，给苗队长说清楚。"志丹说："文启同志留下！"文启一愣："还有指示？"志丹说："你不能再回去。游击队党员少，成分不纯，如果他们不听劝告，一变脸，你就会吃亏。思学人熟地熟，另带几个人

去吧！”

红军向北转移，走在大平原上，正遇上敌十七路军的摩托部队，恶战一场，摩托追得骑兵在平原上乱跑，红军一气跑了七八十里，翻沟到了山区，敌人无法行动，才撤回去。

休息一天，红军又突然返回，逼近辛字区，趁敌人不防，跑到淳化的侯家堡子，配合当地游击队，打了一天，消灭敌人一个营，只是堡子没打开。游击队伤亡很大。志丹有点奇怪，派葛明山去了解情况，明山回来报告：“这个游击队也是新成立的，人员太复杂，没有多少政策观念，说是打土豪，把中农、贫农也打了。敌人就趁机煽动，说是假红军，群众害怕，就钻进堡子，跟地主民团一块对付游击队。”志丹一听就生了气：“这样的游击队，怎能打胜仗？赶快整顿！”

回到照金，又派杨剑去找泾阳游击队，杨剑和思学来回跑了几天，回来说：敌人摩托部队追了咱们，返回去又打了他们。游击队被冲垮，苗队长牺牲，洋人被拉走了。几头落空。志丹问：“游击队还能集合起来吗？”杨剑说：“泾阳县委派人去了，要把好的集合起来，坏的清除。这回红军的名誉可好，新成立的游击队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不听红军指挥，谁就吃亏。”罗炎说：“老杨的话，倒引起我个想法，目前从照金到渭北，总有二十几个游击队，最大的有五六十人，最小的有十几个人。游击队多了，好是好，就是太乱，也该整顿一下。把小的合成大的，坏的去掉，留下好的。那样好指挥，作用也大。”志丹说：“严重的是，有些游击

队发生了土匪路线，侯家堡子那个游击队就是例子。发展太快，什么人都进来了。打的是红军游击队的旗帜，又侵犯群众利益，这是很危险的。快找徐一知、迪伯仁谈谈，目前的重要任务是整顿游击队。”

志丹的意见，同迪伯仁和徐一知不谋而合。几个人开了个会，订出计划，罗炎去特委帮助整顿游击队。该合并的合并，该精简的精简，一气刷掉十七个番号，编成了几个大游击队：耀西游击队、淳化游击队、栒邑游击队。

特委又决定，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县游击队。迪伯仁兼政委，赵宝魁任总指挥。

赵宝魁下保证说：“一定对游击队加强政治、军事教育，提高质量。游击队一展开活动，牵制了敌人，保险能使照金转危为安。”

第三十八章 骗 局

杜康跑回西安，就和李可夫闹起来；借红二十六军指战员代表的名义，要求改组省委。李可夫不理他，他就向中央写报告，一方面到处游说，要求开会。

省委找了个小偏巷，开起会。杜康觉得他在中央有熟人，就张牙舞爪骂起李可夫；指责李可夫主张在照金建立根据地，是推行梢山路线，是对中央指示口是心非，阳奉阴违。错打了庙湾是李可夫的责任。结果作战失利，照金不保，李可夫又文过饰非，反而批评不该打夏老九。这个李可夫，纯粹是两面派行为。

杜康说得头头是道，李可夫在西安找不到证人。有口说不清。明明是冤枉，还得被迫作检查。

杜康到底鬼大，没有多少天，中央就下来指示，把李可夫撤职。整倒了李可夫，杜康又代中央给红二十六军写了个“指示”，说红二十六军有这种错误和那种错误，杜康是这也正确，那也正确。这个“指示”只送给了中央的熟人，可没敢送给红二十六军。杜康又借机捞了大资本。杜康斩将夺旗，大获全胜，觉得自己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了不起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在省委，他没敢说杀了曾楚川，只推说有人检举曾楚川通敌，事出有因，无法查证。赖随自作主张，把他处理了。既属误杀，省委写个结论，算是给他恢复名誉。

省委已改组，杜康重任省委书记，还兼着军政委。照说大权集于一身，该心满意足了。可杜康上了愁，两手捉不住两只雀，顾住这头顾不住那头。从内心来说，军中生活艰苦，他不想再去受那个罪。如果留在西安，红军里有个刘志丹，不除掉，是个祸害。他明知道，自己是靠这支红军起家的，没有这个题目，他就做不成文章，也就没有他这条“正确路线”。名声在中央也不会这么响亮。亲自到红军里去坐镇，又怕李可夫留在省委，要死灰复燃。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思来想去，决定让杨伟林暂时主持省委工作，把李可夫带到部队“戴罪立功”，再见机行事。

杜康一到照金，见照金地区刚稳定下来，认为又是自己的功劳，他向李可夫夸口说：“出兵渭北，是我的决策！不然，红军早就被你葬送了。”又对思学说：“这次斗争，我又取得了胜利！真理在我手里嘛！”

李可夫心情郁闷，有苦说不出。一见志丹全神贯注闷头帮助罗炎整训部队，相比之下，心里才有点安慰。

事也凑巧，杜康刚回来，又遇上敌十七路军十个团的大“围剿”。总指挥是汪台基。杜康骂道：“队伍里准有内奸，我一回来，敌人就知道了，马上就来‘围剿’。”刘志丹说：“这次‘围剿’你倒不必怕，汪台基不比别人，过去干过革命，后来也不坏。咱们给他打个招呼，叫他应付应付场面，回西安

交差算了。”

杜康心里琢磨：果然你们有勾结！嘴里却说：“带这么多人来，难道不打几仗？咱们来个出其不意，北上！”

杜康再三鼓捣，这个政委，又催着队伍开动了。走了几天，刚到宁县境内，杜康又说：“咱们索性打通国际路线，到外蒙古去。至少也要到长城边上，建立神府苏区，扩大骑兵团，争取和外蒙古会合。那时敌人就奈何我们不得！”

大家见他搞军事投机，出尔反尔，都吵闹起来。志丹忍无可忍，当众对他提出质问：“这几个人能打到外国？刚学走路，就能赛跑？红军到了外国，中国革命就胜利了？难道叫人家替咱们革命？应当老实些！自己好好干，坚持照金苏区。万一坚持不住，就到桥山山脉中段，在庆阳、合水之间建立南梁苏区。”罗炎也说：“从地图上看，这么远，四五百人，也到不了外国。与其去蒙古，不如去南梁。”杜康一口咬定：“全是右倾机会主义！”

双方针锋相对，争执不下。罗炎派焕焕骑马连夜给照金特委送信。照金特委书记迪伯仁和革委会主席徐一知，接到来信，马上就写了信，焕焕带了回信，交给罗炎。罗炎打开一看，是写给杜康、可夫、志丹、罗炎四人的。上边说，照金特委反对红军去外蒙古，也反对去神府，要求红军回照金。还说：“汪台基来照金游了一圈儿，已撤走了。”杜康一看无法，只得返回。

走了几天，回到照金，杜康还是不遂心意，看见薛家寨

的大石山，山区的大森林，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心里又翻腾起来。这山沟沟，哪比得上城市！原以为打几个胜仗，西安指日可下，革命就会成功。谁知敌人竟这么难打，最后胜利渺茫，一辈子蹲山钻梢，多可怕！这种心情，又不敢外露，只得日谋夜算找借口。杜康果然想出了名堂，又召集会议，提出“下终南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开辟川陕苏区”。只盼一举成功，垂手而得天下。

杜康又冒出个大问题，许多同志忧心忡忡。杜康又在村里召开会议。他一讲意图，刘志丹头一个反对。志丹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环境就能好转。只有坚决依靠根据地，红军才能壮大。这里不行，就到南梁，红军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发展起来，还可以跟照金连成一片。怎么能轻易把照金丢掉？没有正确的政策，到哪里都会失败。”

迪伯仁代表特委和政府发表意见，支持刘志丹的意见，坚决守照金，要不就去南梁，也能照应照金。团政治部主任王思学，也说志丹讲得有理。杜康又说，这都是“地方主义”，各人从各人的地域观念出发。因为他坚持要去的终南山，也是山区。这次不好再斥责“梢山路线”，又另外编排理由。这倒不难，歪理十八条，只管由人讲。杜康讲起歪理，比谁都拿手。杜康说：“照金目标大，敌人常来‘围剿’。陕甘边界地广人稀，根本不适于红军发展。终南山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条件好，党的基础好，现在还有个强大的游击队。那里地方富，地形好，‘一夫挡关，万夫莫敌’，有天

险可凭。山北有秦川，部队不愁吃，不愁穿。川北有红四方面军，陕南有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川陕苏区连成一片，两头守住大门，就象个独立的苏维埃国家。看不见这个光明的前途，就是保守，就是缺乏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

杜康说得天花乱坠，又迷惑了一些人：既然这么好，不去也没道理。志丹说：“这是空中楼阁，不是现实。渭华起义就是在终南山失败的。我坚决反对南下。”杜康说：“现在和从前不同，有红四方面军，有红二十九军，还有游击队，再加上咱们，几股会合，声势壮大，再大的敌人也不怕。中央早有决定，能连成一片的苏区，都要连成一片。谁不执行，就是右倾。”杜康越说越迷人。罗炎说：“我可没去过终南山，不了解情况。”可夫说：“省委给红二十九军派去过政委，但是很久没消息了，有没有游击队，还没听说过！”杜康说：“你在省委是怎么领导的？一点情况不了解。叫张金说：南山有没有红军和游击队？”张金不敢违拗，怕惹恼杜康，自己也落个赖随的下场。就顺口说：“杜政委家在陕南，最了解情况。”杜康又教训可夫说：“叫你来戴罪立功，还不接受教训？再不敢跟着右倾机会主义跑！”

杜康代表省委，当下做了结论：坚决下终南山！创造陕南苏区。谁要违抗，就开除党籍，驱逐出部队。回头又决定李可夫、张金，罗炎、刘志丹组成指挥部。干部也重新调整，王之西任随营学校校长，杨剑任骑兵连长，魏子荣任步兵指导员。

回来后，罗炎老嘀咕：“南下有把握吗？”志丹说：“一点

把握也没有，我根本不同意这个决定。”可夫说：“他在中央有后台，他这一套有人支持，没有把握也得去。作了结论，就得服从。不服从就得各走各的。内部分裂，军队也完了。”

志丹内心非常沉重，他站在薛家寨的山上，了望着四周：这照金苏区的山山水水，哪一块儿没有同志们的血汗，没有同志们的足迹？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根据地，怎忍割舍？我们用啥办法才能保住这块地方？万一出去不行，又怎么办？总得使红军将来有个退路，不能让杜康把几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这个摊子全毁了。

志丹心如油煎，跑下山去找迪伯仁，又找徐一知，找了老吴，又找赵宝魁。一商量，大家都是一条心，一定要保住照金根据地，一定要扩大游击队，使照金成为红军的后盾。

谁知杜康早防着这一手，也去找赵宝魁。要把照金游击队也带走。志丹说：“你也太不象话，连这点老根儿都拔了，弄得连个退路也没有？难道去南山有绝对的把握吗？干革命应当从多方面想想，做多种准备，不能一头碰死南墙上。”同志们一听，也明白意思，都反对带游击队。杜康态度强硬：“游击队应当一律变成正规军！”迪伯仁急得冒火，和杜康吵了一场：“这几年我也把你看透了，就是想当秦穆公，在西北称霸。太不象话！非把游击队留下不可！要不，咱就到中央打官司，打完官司再南下。”

杜康倒不怕到中央打官司，因为中央有人保护他。他

怕的是拖延南下时间，丢个游击队事小，拉不去大红军事大，便让了步，答应把照金游击队留下。但是杜康不甘心，又出个花招，“把游击队的好枪，都调给红军！”徐一知不答应，杜康就骂徐一知：“你真是本位主义。”徐一知说：“你骂我本位主义，我也不同意把好枪都调走！”老吴说：“什么调枪，这是缴械！”杜康说：“非调枪不可！”双方顶了牛，迪伯仁说：“为了老刘好打仗，给调一点。”

杜康见伯仁松了口，便下了狠心，专挑好枪，弄得照金游击队全成了烂枪。游击队的人直骂娘，徐一知说：“算啦！有人就有枪，只要不让他把游击队拉走，咱们还能缴来好枪。”赵宝魁说：“要不是老刘也得去南山，我一条枪也不给他，杜瞎子算哪座庙里的神？对红军出过多少力？”

出发那天，志丹和赵宝魁、迪伯仁、老吴、徐一知又谈了好大一阵。他们说：“你放心吧！只要我们不死，就要保住这块根据地！”

部队由照金北梁出发，到渭北嵯峨山角下，张武轩、王思农带渭北游击队来会合，听说红军要去终南山，张武轩就不同意，当场就说：“大红军走了，照金和渭北失去主力，就不好坚持。丢掉这个，去建那个，得不偿失。到渭华是不是有把握？我看不一定。”杜康往麦场上一坐说：“你刚来渭北几天，也站在渭北的立场说话了！”

武轩去西安养伤回来，才分配到渭北，游击队也是刚恢复起来，王思农是总指挥，武轩是政委。他一说话，就被杜康顶回去。思农见这情形，更不便深说，只略微提了一下：

"不走为上策，到南山困难多。"杜康说："这是省委的决定，谁也不能动摇。"武轩、思农要求红军配合游击队打一仗，杜康也没心思。站在麦场上讲起话，把终南山描述得象天国。最后还特别强调说："中央号召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条路线是坚定不移的！你们把眼光放远些！"

部队在这里还没停一天，杜康就催着部队赶快南下。

部队浩浩荡荡前进，头一天，白匪民团到处截击。刘志丹和罗炎商量，把穿着白军服装的骑兵连调在队伍前面，还真灵，敌人搞不清是哪里的队伍，看见骑兵，放几下冷枪就跑散了。过了三原，刘志丹又对罗炎说："命令队伍强行军！"当夜冲出敌人的中心区。可是走到泾惠渠灌溉区，水道纵横交错，只能拉开一字长蛇阵，在小道上穿来穿去。走到高陵城东门外，天已微明。眼看要过渭河。腰断陕西省的渭河，水面宽阔，上下渡口，都有敌人把守。红军来得神速，把北岸昏睡的敌人缴了械，马上又派少先队，乘小划子，夺取对岸渡口。大队人马集结在岸边，等着过河。战士们趁这个间隙，才打一下瞌睡。猛然间，对岸打出信号，罗炎高喊一声："过河！"要跟敌人争取时间，在敌人完成部署以前，把队伍带进山区。

红军人马渡过渭河。老杨剑带领骑兵前边开路，迅速抢过距西安几十里的霸桥。守卫的敌军只有四五十人，骑兵冲到营房跟前，他们还在洗脸，枪支整整齐齐挂在墙上，没有抵抗，都作了俘虏。

部队一过霸桥，碰上个陈宏。陈宏见大家对他不解，忙解释说："我来找杜政委。"杜康也发出询问的目光，陈宏忙把杜康扶到路边说："杜政委，我刚从甘肃回来。你们的事，我全知道。"杜康问："什么事？"陈宏问："你还回不回西安？"杜康一口说了出来："我正要回西安。"陈宏笑说："那好，我陪你回去，有话慢慢说。"

杜康离开陈宏，回到队伍跟前，就发了话："我回去报告省委，通知渭华的地方党，叫他们迎接红军，事情办完，我从西安到渭华找你们，你们决不可动摇，到渭华等我，完不成任务，省委可不答应！"又指定李可夫代理政委，命张金任政治部主任。四下一找，张金不知去向，有人说留在渭北没来，有人说掉了队，也有人说开了小差。杜康气得骂娘，又指着王思学说："你任政治部主任。你在渭华做过地下工作，人熟地熟，也好带路。"

思学本来就反对南下，如今过了渭河，杜康又要走，他怀疑杜康没有好意，便说："我送你去省委吧！"杜康想发火，又忍着："咱们都走了，谁管部队，我要掌握全面，部署各地配合。你看不到这个大局，就会贻误军机。希望你和可夫合作，把部队带好！"可夫说："你最好别走，一定需要走，希望你快回来，我们在渭华等你！你如来不了，我们就返回去。"杜康说："一言为定。你们千万不能返回！"向大家招了招手，骑上马向西跑了。后边跟着陈宏。

杜康一走，王思学就骂人："杜瞎子为什么走？把部队押过了渭河，他倒撒了腿，什么意思？"虽然他没骂出是"临

阵脱逃”，谁也懂得他的意思。可夫说：“你胡思乱想什么？他有他的任务，咱有咱的任务！”思学说：“书呆子！给你说不清楚！”志丹也不理解，为什么把部队带过渭河，杜康要回西安？但是着急也是白搭，既然到了这里，再返回去也不可能，敌人已把渭河封锁，断了红军的退路。杜康存在与不存在，部队都得前进。只有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李可夫和罗炎，使部队能打胜仗，少受损失。

转眼间，王思学也不见了，李可夫到处找。罗炎说：“不用找了，他给我说了，三原中心县委派人来找他，叫他把杜康追回来，怕杜康回西安捣咱的鬼！”大家都愣住了。

第三十九章　终南山暴风雨

陈宏的出现，使大家怀疑，杜康的走，使大家不解。眼前怎么办？只有快进山，在公路上决不能久停。罗炎命令急行军！

到了临潼山西脚下。老杨剑送来一个被俘的巡官。志丹问过敌人的情况，留下望远镜，着警卫队把他押走。远处有汽车震动声，刘志丹拿起望远镜一望，西面尘土翻滚，心中一惊，忙把望远镜交给罗炎说："敌人追兵来了。快调骑兵作后卫，掩护步兵前进！"一边随步兵抢到骊山脚下，选择有利地形，掩护少先队、随营学校通过。部队刚绕到骊山后边的三官庙，骑兵连就跟敌人先头部队接了火。

走着打着，连续两天一夜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走路直打瞌睡，只有碰到跟敌人打起来，才惊醒些。天黑，进入许家庙，当晚就宿营了。志丹和罗炎两人轮流检查岗哨，几乎一夜没睡。天不明，敌人尾追上来，部队继续前进。尖兵到石鼓山下，碰上一股顽强民团，拖住红军不放，志丹见时间不能拖延，就调动骑兵，把白军冲散。刚喘口气，后边冯钦哉的两个旅又尾追上来。敌人多过自己几十倍，红军简直没有喘息的工夫。边打边走，虽然吃些苦头，倒收了好

多枪。还无闲话。

中午，队伍到了终南山的箭峪口，当年渭华起义，这地方就有过血战。刘志丹带些人到石嘴子村，这一带，麦子刚收进场，老百姓不知哪来的队伍，都跑个光。志丹叫队伍在麦场上休息，不要糟害粮食。又找来经理处长葛明山问："粮食筹的怎么样？"明山皱着眉头说："还没有着落！不过，倒碰见个人，他说认识你。是个老百姓，名叫陈义。"志丹记得这个名字。忙说："快叫他来，我认识他，渭华起义时，他是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

不一会儿，明山引来陈义。这青年人，中等个子，圆脸，大眼睛，二十四五岁年纪，穿着当地百姓常穿的白黄土布裤褂，头上包块白布，脚上穿双麻鞋，见了志丹，便撇了手里的镰刀和捆草绳子，双手抱住志丹的膀子直摇："不想能见上你，好不容易呀！这几年，地方上可叫白匪糟害苦了！"志丹说："四五年了，你的模样儿倒没大变。"又问这里党组织的情况。陈义说："你认得的没有几个了。不是跑出去讨了两年饭，我也剩不下。现在我给区委跑交通。红军过来区委还不知道哩！外边都说来的不知是些啥队伍，有人说是刘志丹的队伍，又有人说是杨虎城的队伍。也没个准信儿，要不老百姓怎么都跑了呢！我要是个胆小的，也溜了。"

可夫在一旁起了急："怎么？省委不是通知你们接红军了吗？怎么说不知道？"陈义一楞，想了想，不知怎么回答。可夫又追问道："那么，南山的游击队可有消息？红二十九军可有消息？"陈义越发不解，半晌才说："要有消息，我们也

不这么受苦了。”志丹说：“这些事恐怕你也搞不清楚，你快点去通知区委。我们在这里等你回话。”又嘱咐说：“红军要在这一带打游击，开辟新根据地。请县委通知区委，快向老百姓宣传，把逃跑的群众叫回来。咱们一路收了些枪，拿不了，叫县委来取一些，好组织人打游击。再有，要区委派出些侦察，红军走了远路，人困马乏，在这里停一两天，就要进箭峪。……”陈义别了镰刀，背上绳子，飞步走了。

陈义一走，可夫就焦急地说：“难道真象王思学说的，杜万言没安好心，把咱们骗了？”大个子罗炎两手捧着头，一动不动，嘴里说：“骗不骗吧，杜瞎子总算达到了目的，把咱们赶进南山，上不上，下不下，看怎么办吧？”杨剑说：“杜瞎子现在还不来，怕就是不来了，这事情咱们都糊涂，只有他清楚。”

志丹见这些情况，也感到有些意外，他平时就容不得半点虚假，何况无中生有，简直是叛变行为。不过，平心静气一想，也不奇怪，明知困难重重，杜康哪受得了？志丹早也作了准备，拼出全副精力，也要驾驭任何恶劣的环境。所以还能克制。李可夫却有难言的苦衷。他在省委主持工作期间，看过些报告，知道南山有过红军，以后怎么变化，自己不清楚，也没有下去看看。杜康设下圈套，自己没有识破，受了骗。好象伙同杜康制造了这个阴谋。委屈、责备、愤恨交织一起，不禁心如刀割，簌簌掉泪。志丹理解他的心情，就好言劝勉说：“不必再在杜康身上用心思了，他一个人无关紧要，以后再算旧帐，目前最要紧的是设法保存红军。我们本不

该把幻想当作现实。既已如此，多说也无济于事。现在是严重关头，每个共产党人，要把最高的党性拿出来，承担困难，开辟新路！”

当天夜里，陈义领着区委宋书记赶回来。宋书记虽是当地人，可常在外边跑，渭华起义失败后，才由西安派回来恢复党组织，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员。见了志丹，就拉住手说：“真没想到红军还会来！怎么事前就没一点消息？这里老百姓，眼前生活很苦，捐税又重，麦子还没打下场，官府、地主双双逼上门。已经出了几条人命。不知红军能支持群众抗款抗税不能？”志丹笑说：“这是应尽的责任。”又问南山有没有游击队？红二十九军到底在不在？老宋说：“早先听说，红四方面军路过汉南派了个人，把几个神团和民团活动起来，组成了红二十九军，陕西省委还派了人去当政委。今年三月，红二十九军在玛瑙垡被敌人包围消灭，政委、军长都牺牲了。从此，再听不到红二十九军的消息。至于我们这里，连个游击小组也没有。”

听说红二十九军完了，都很惋惜。眼前情况紧急，也顾不得多问。罗炎说：“这消息杜康早该知道，为啥还瞎吹？”李可夫说：“这也怨我，工作太不深入。……”志丹说：“不要说了。事情早晚会弄清！”

当下把多余的枪，都交给了区委。老宋连夜赶回去，组织发动群众。只一两天，逃跑的老百姓都回了家。县委动员几十个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军打了几家土豪，夺回抢去的麦子，领导群众截了敌人的洋面车，赶跑了催税催粮的民

团、地主。渭南的山里红火起来，群众又抬了头。都说：一九二八年又来了。

不几天，敌人两个旅追上来，红军全都进了箭峪口。一进箭峪，志丹心里酸疼：渭华起义失败后，就是进的这个峪口，这里流过同志们的鲜血，如今，又进这个峪口，他想起了唐澍的牺牲。那是个多么好的同志呵……志丹用眼搜寻着过去的足迹，心里呼唤着唐澍……

战士们议论着终南山的峪口：都大同小异，每个山沟口里，都有万丈高的峭石陡壁，两山之间又有泉水，冲击而下，这就叫峪口，峪中小路，都是犬牙交错的石头，忽上忽下，曲曲弯弯，通向深山。当地人穿的麻鞋，走石头路，几天就磨烂一双。可是，从渭北来的红军战士走惯了黄土路，一走石头路，两脚就起泡，骑兵就更艰难，不到一天，马掌都磨掉了，马蹄子磨出了血，上山下山，骑兵只好下地，牵着马走。人人咒骂杜膳子。"难怪杜康要往西安跑？"

终南山峰峦重叠，山连山，岭连岭，老百姓说，山里有"三十六峪，七十二幽"，其实，都是些险要的山沟，山势凶险，遮天蔽日，真是：云雾山中起，日月石上生。山上多石头，不长庄稼，老百姓靠挖药材、伐木材为生。零零散散的人家，散居在沟沟洼洼，搭一间破草房，种块巴掌大的包谷地，一年倒有三季缺粮，当地老百姓这样描写他们的生活：一碗饭两人争着吃——是说饭稀得看见人影子。晚上睡觉看月亮——是说房子露着天。红军四五百人进了山，吃没

得吃，住没得住。幸好志丹事前叫做了些干粮，才没饿肚子。

大家正坐在山坡上啃干粮，县委派陈义送来急信："张金投敌叛变，省委机关破坏，杜康下落不明。"可夫急切地问："这消息是哪里来的？"陈义说："县委早几天派人去省委请示工作，刚接上头，省委机关就破坏了。听说只逃出来两三个人。……县委找人作了侦察，带回一张反动报，上面登着张金的自首书。"说着，从裤腰里掏出一张磨烂的报纸，可夫接过一看，气得两手打颤，眼直了："无耻叛徒，真把咱们糟踏坏了！张金一投敌，杜康也危险，全部组织都得破坏，咱们处境更危险！"罗炎把报纸扔在地上，连踹几脚，恨恨骂道："叫他们滚吧，当走狗去吧！"骂一声踹一脚。志丹说："别骂了，张金公开叛变了事小，杜康还不知搞什么鬼呢！"

事情到这地步，大家才明白，杜康对于红军，从头到尾都是欺骗，直到阴谋断送红军。现在退路被敌人堵住，退回照金已不可能；在这里立脚未稳，有叛徒为敌人策划，势必全军覆没。指挥部在青石崖下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到豫陕边界的商洛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一来隔了秦岭，离西安较远；二来可以解决给养问题。晚上开到大龙庙，凑合吃了顿饭，随又进军张家坪。这是山里一个大镇。老百姓受了敌人的欺骗宣传，都跑了。志丹令各班吃了老乡的粮食要上报，按市价留下粮食钱。

夜里，指挥部又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进军计划；同时公布了张金叛变和杜康失踪的情况。大家把叛

徒恨得咬牙切齿。有的骂说：这些家伙大概早想叛变了！有的说也许原来就是内奸！有的说是投机分子，拿革命来押宝，押准了，说他最正确，好窃取党的领导权。押输了，他就摇身一变，去当叛徒走狗！

志丹见大家又急又气，他要用最大的力量稳定军心，他说："事到如今，骂也无用。省委有人叛变，给我们造成更多的困难，咱们的红军，从来还没经历过这样严重的局面：敌人从内部外部同时发动了进攻。我们没有及早识破他们，只怨我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不过，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背叛了革命事业，就是选择了死路。他存在的价值仅仅等于一条死狗。给革命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可以克服。经过这场斗争，我们会变得更老练，更坚强。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我们还是讨论正题吧！"

大家安静下来。经过讨论，都觉得只有进军商洛这条路。志丹又和罗炎布置天明后的行动。安排哪些人先走，哪些人后走。直到鸡叫两遍，才安置就绪。

散了会，志丹出门走走，看见不少战士蹲在地上呕吐。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把地主的桐油当成豆油，炸包谷糕吃了，中了毒。志丹连忙叫干部去检查，给吃过炸糕的人喝冷水。他曾听老年人说过，喝了冷水，把桐油吐出来就好了。闹腾一阵，志丹才倒下躺一会儿。不料就在这时，敌人偷偷逼近了村子。志丹听见枪响，一跃而起，爬上房一看，敌人从三面压过来。志丹命令焕焕吹号，紧急集合。战士们太疲劳，又闹了一夜桐油，路也走不稳。东摇西晃跑出来，敌

人已冲进了村子。

红军被截成三段，可夫、罗炎、志丹各带一部分人向外冲，也顾不得那些骡马物资了。刘志丹带了一百多人、三十多匹马，向蓝田方向撤退，不少人边走边吐，有的头昏，支撑不住，就由人架着跑。

到了一个村子，又发现敌人大股追兵。刘志丹带着队伍，越过大路，向箭峪口方向转移。来到一座山崖上，前边的骑兵都叫："绝崖，过不去！"再向后退，追兵已到，马蹄没有掌，在石山上不能行动，反成累赘。刘志丹传令，把马推下悬崖摔死。说着，一枪打死了自己的马。老杨剑以为"传错"了命令，跑上来问，一见志丹这样，马上转回去，闭上眼打死自己那匹大白马。

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红军方面，人无粮，枪无弹，路不熟，一日几场雨；要作有效的抵抗，已不可能了。狡猾的敌人看出这一点，就分成几股，一部分把守峪口，把终南山所有的大小峪口都守得严严紧紧，不让一个红军出去。一部分人守大镇子。终南山内，除了大镇子外，小村子就住不下几个兵。况且，守了大镇子也就是守了要道口。另有两个团，配合当地民团，四下搜捕，企图把红军消灭干净。

终南山满山葱郁，松柏参天，野草生得一人多深。刘志丹带着这一伙人，钻进了山林，遇到两个逃散的战士对他说："可夫受了伤，带一股人，往商洛方向去了。"

刘志丹听了，又添一件心事。忙检点人数，还有八十多个。马上派出侦察员，去寻找罗炎、鸿远、明山、之西。

但是派出去的，很久都回不来。志丹这些人，日夜在山林里打转，有的碰在漆树上中了毒，全身浮肿，有的跌在竹根上，扎烂了肉，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上不带伤的。刘志丹左腕也被漆树咬烂，化了脓。山上的小村子，大都住了敌军。红军只能采些野果充饥。

刘志丹看到，现在就是进军商洛，也不可能了。红军不能饿死在山林里，只有一条路，就是重回照金苏区。必须冲破一切艰险，回到照金去！他把这个思想向大家一讲，鼓起同志们的热力，志丹当即把身边的七十多人集合起来，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到这里，吃了大亏。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世界的，只要这条心不死，红旗就永远倒不了！我们从无到有，从几个人，打到几十人、几百人，将来也一定要打到几千人、几万人！人民要革命，有党就有红军！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同志们可以相信，红二十六军一定会重建起来！"刘志丹越说越激动。战士们眼里噙着泪，热切地望着他。这个人，是他们最信赖的人。他们共过生死患难，也只有他，能引大家走出困境。志丹又说："军队失败了，可是，党还存在着，我们为它流过血的照金苏区还存在，我们的徐一知、迪伯仁和老吴等许多同志还存在，赵宝魁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还存在！只要有决心，一定能冲破敌人的包围，回到照金根据地。"大家应声喊道："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回到照金苏区！"刘志丹又说："万一我们被打散，只要有一口气，都要挣扎回去！好，现在来编队！"

队伍还没编好，哨兵打了信号枪，敌人又冲上来。霎时间，四下里都是枪声，呼喊声，搏斗一阵，战士们又被冲得七零八落。志丹钻进了草丛，几个敌人跟踪追到。嘴里喊着："有人！"志丹料定走不脱，提着短枪，回头连打几发。忽然一个战士猛力拉着他跑了几步，向前一推，叫声："快走！"志丹猛一回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就在十几步远，腾起一团烟雾，那烟雾罩住了推他的人，也罩住了追来的敌人。志丹只觉两脚一软，好象栽到一个无底洞里。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另一座山林里，罗炎一边拨开茂草，一边低声呼唤着"老刘"。从张家坪冲到这座大山上，已经一个星期，还没有找见他要找的人。这里有随营学校校长王之西，连指导员魏子荣，经理处长葛明山，还有少先队几个小战士。饥饿煎熬着每个人，一个个眼窝陷得深黑，大个子罗炎眼睛更大得怕人。谁也不说什么，谁也不提下山，一心寻找"老参谋长"刘志丹。找不到老刘心不甘！……

罗炎用望远镜四下了望，忽然发现半山腰草棵子边上，有个小人儿跳来蹦去，象只猴子，就是看不清是谁。明山接过望远镜，小人儿忽然失了踪迹。罗炎对鸿远说："看着倒象焕焕！"又举起望远镜，那小人儿一闪，又被大树罩住。还是明山眼尖，一眼望见树底下冒烟，连忙叫道："有人在那里做东西吃呢！"众人顺着手指方向细看，果然树底下腾起一股细淡的青烟。

望远镜里出现的，正是焕焕。他也是逃散的，靠年岁小，不大引人注意，有时混到村子里，搞点东西吃。那天，他掏出口袋里的洋芋，正准备烧吃，猛一抬头，见树下倒着个人，焕焕一见草帽，就吃一惊，急跑过去。掀起来一看，呵呀，可不是老参谋长！他大声叫了几声，也叫不应。焕焕急得哭起来，双手去掰眼皮。志丹轻轻哼了一声，醒了过来。

还是前天，志丹被手榴弹震下山，加上饿，晕了过去。醒来强撑着爬了几步，再也没有力气走动，躺了一天一夜，已是奄奄一息。焕焕把志丹搀扶着，倚树干坐下。志丹突然连声笑着，好象疼痛难忍，又象冷得发抖。焕焕喊了两声，志丹就是说不出话。焕焕听老战士们说过，人饿坏了，就是这样，慌忙架起石头，点火烧那几颗洋芋。烧得半生不熟，就送给志丹吃。

刘志丹吃了几颗洋芋，精神恢复了点，才能慢慢跟焕焕说话。焕焕说："我跟罗团长上了山，出来找东西吃，又走散了。罗团长在山上找你好几天，还说，找不到你不出山呢！"志丹说："咱们喝点水，也去找他们，找不着，咱也不出山。"焕焕搀着志丹到沟里，双手捧着喝了点泉水。一抬头，见对面山上有人，志丹扶着焕焕爬到半山坡，钻进草丛。躲了一会儿，忽然"叭哒"一声，崖上丢下一块青石，就落在眼前，以后再没动静。志丹奇怪，叫焕焕把那块石头拣来，一看，石头上用烧树枝写了"找老参谋长。罗"几个字，志丹心里一热，霍地站起，向崖上招手，罗炎他们正攀藤附葛，往山半腰走。

在草丛中，罗炎把志丹一抱，流下热泪。十多人会合一

处，九死一生，终又见了面，就象做了场恶梦。志丹问："都碰见了谁？"罗炎说："听说老杨剑、王之西都出山了！"志丹说："咱们也出山吧！"

夜里，摸进个小村子，竟例外地没有驻敌军。在个老汉家里，打听了些情况，派人放了哨，当下买些包谷面，有的打水，有的烧火，作面糊糊吃。二十来天没吃点正经粮食，闻到包谷面的香味，都精神了。一时有说有笑，热闹起来。刘志丹坐在炕头上，抽着老汉的烟袋，和老汉拉话。老汉说："敌人已分兵把住山口，捉拿零散红军，还贴出告示，要捉刘志丹，就是前几年在这里搞起义的刘景桂。不论是死是活，一律赏洋一万元。"

刘志丹心想，老汉能说出真情，就是没有坏心。他镇静地笑笑说："这一万白洋，倒能解决困难呢！"老汉不知道眼前这人就是刘志丹，见他们一昧打趣说笑，便提醒说："你们快吃吧！说不定巡逻队一过来，就麻烦了。"这才提醒了大家，忙着找盆盆罐罐，能盛东西的都用上了。一边吃一边称赞南山的包谷。有的吃了两罐，有的吃了三盆，志丹平日饭量不大，也满满吃了两盆。刚吃完，哨兵回来报告，村东头发现火把，敌人巡逻队到了。老汉忙说："家伙我自己收拾，你们快走吧！"

眼下是不能打仗了。十几个人上了后山，走不几步，刘志丹肚子扭着痛，不能动了。这是饿久了，吃这顿糊糊，别人受得住，他可受不住，只好由人架着走。这夜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一个牵着一个的衣服走，一会儿就进了森林，

风呼啸着，头上打了个贼亮的闪，接着雷声滚滚，震得万山摇动，铜钱大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罗炎轻声叫着："快快上山！山洪暴发，都得冲走。"

一行人借着闪光，摸摸索索，磕磕绊绊，只顾往高处爬。雨猛风急，身上淋个透湿。终南山夏夜本有寒意，湿衣贴肉，冻得人直打颤颤。头顶上的破草帽，挡不住雨淋，倒显得碍事。有人索性把草帽子扔了。这座山直上直下，正往上爬，鸿远一阵头晕，咕咚倒下来，亏得明山在后，用头把他顶住，才没滚下山去。连叫几声，才把他叫应，看样子，这一夜暴风雨真要把人浇死。魏子荣说："不能走了，弄点柴火烤烤吧！"明山咕哝说："这鬼天气，到哪里找干柴去？"魏子荣说："有办法。咱们烧松树枝子，松树有油，一点就着。"

大家用手摸着走，摸到个大石崖下，都挤进去。魏子荣去摸了些松枝子，把水甩干。幸好这些日子，有了山林生活的经验，把火柴用油纸包着。一时把松枝点着，几个人，一边吹火，一边添树枝。围着火堆坐下，火堆上噗噗哧哧冒着蒸气。借着这股暖气，一个个睡着了。志丹和罗炎可没有睡，背靠石头，低声商量事情，直到天明，雨住了，再看看夜里住的地方，紧贴着万丈断崖边沿，翻个身就会掉下去。都觉得有点吃惊。志丹说："快活动活动，不然就要生病！"说着，就站了起来。

爬到山顶，太阳出来了。歇了一阵，罗炎又把大家叫到一块儿，开了个会。刘志丹说："原来计划大家一齐突围，回照金根据地。夜里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分散回去好。敌

人将山口把得再紧，一两个人总好想办法。人多了不好行动。大家说说，有什么困难。"

大家低着头，叹了口气，一说跟自己的同志分手，心里全没了底。鸿远说："回照金苏区，也是大家的要求，为什么叹气呢？"罗炎说："现在这样决定，也是不得已的事，为长期打算，只得暂时分手，各自想办法回照金。枪不好带就留下，由我和老参谋长负责处理。"

大家也看到，只有化整为零，才能突围。只是想起当年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红军，转眼弄得无影无踪，就象摘心似地疼。但他们是红军战士，不能被失败压倒。大家都说："请放心！只要有人在，枪一定能带回照金！"刘志丹心里也同样沉重，见大家有信心，就说："同志们！咱们分开走吧！这不是生离死别，是迎接新的任务！你们看，暴风雨后出现的太阳，更红更热。我们红军经过失败，也一定更有威力。当初我们也失败过，每失败一次，我们都更坚强，更团结，更向前进，我们又起来了。现在有了根据地，有了政权，还有许许多多经过风雨血火锤炼的革命战士，我们还怕什么！同志们说得对，我们应当昂首挺胸，信心百倍地回到照金苏区！……"

他还要说下去，可是一时激动得很，挥了一下手，望着大家。鸿远悄悄唤出几个战士，整整枪，拴紧麻鞋，对志丹说："老刘，我们先走了，回照金苏区再见！"摆摆手，急忙转回脸，走向闪光的树林。

第四十章 捉 鬼

这座山上，只剩下刘志丹、大个子团长罗炎、经理处长葛明山、连指导员魏子荣。他们四个人，有的正在把同志们留下的步枪卸开，有的正在到处挖坑，打算把卸开的枪，分散埋藏在深山里。

四条好汉，紧张的劳动之后，一人别了一支短枪，留着防身。先走的也都藏了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碰不上敌人便罢，碰上就拼。能走脱就走，走不脱就和敌人同归于尽。

四个人在山里转，指望打听到地方党的关系，设法出山。白日里，靠下山讨点生米生菜回来吃。魏子荣家住渭北，中学毕业后，就跟着王思学闹游击队。论年岁跟明山不相上下，可是处理事情，倒比明山稳重、老练，办法也多。

一天下午，子荣不知从哪里弄来些包谷粒，掏出来放在罗炎手上，罗炎数了数，叫起来："一百多个，一人能吃三十几个！"

大家都笑着说："救命包谷！"

志丹用两块石头挡住风，点起柴火，把包谷撒在火堆里，罗炎和明山各拿一根树枝拨着。罗炎吸吸鼻子说："真

香！”明山说：“哪有咱们家乡的羊肉香呀，这个鬼地方光出石头，石头不解饿，也啃不动。”子荣说：“是呀，别说比保安，连照金也比不上。这次回到咱们老苏区，打死我也不出来。”包谷粒子“劈劈叭叭”爆开了花，有的不知崩到哪里去了。四个人边吃边开玩笑，明山说：“上这回大当，把‘老头’给受结实了。越瘦鼻子越高，越象外国人了！”志丹抿了嘴笑：“你那张嘴象个布袋，这几天饿得更松了，该找根绳子扎起来。”明山不觉地摸摸瘦得搭拉下来的大嘴巴。素不开玩笑的罗炎也说：“最好截下几寸来补鞋！”

忽然，对面山坡上有人连声叫着：“老刘！老刘！”四人起身一看，草棵子里钻出薛增平。

明山一看说：“是他！红军刚进山时，他帮助筹过一点粮，还向志丹要过一条枪，说是要搞游击队。”大家也都认出是他。这阵子他又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见了志丹就说：“哎呀！志丹同志，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几天，我满山上转，哪里不找个遍！听说队伍失败了，我急得日夜合不上眼，心想，要是能找着你们，也好帮点忙。昨天碰上刘三丙，才知道你们在这座山上！”罗炎问：“刘三丙在哪里？”薛增平说：“在我家休息哩！”刘志丹截住问：“你的武装搞得怎样了？”薛增平满面愁容：“好同志哩，你还不知道，那天刚回去，敌人就进了山。哪还有活动的空儿。现在下边还住满了敌人，更不能动了。……你放心吧，早晚弄个游击队给你看看！”接着又转到原来的话头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家就在前边，你们下去住几天，从那边往山外走也方便。”刘志丹沉吟了一下，又看看罗炎，回答说：“我们不准备出去。你既有心帮助我们，那就请你办几件事：头一件，找一下地方党的关系；第二件，替我们买点粮食，弄几件衣服来……”子荣接上说：“还有雨伞。”志丹说：“对，买两把伞。第三件，探清楚敌人的情况。这几件事办妥了，别的我们自己能解决。”

薛增平眼睛眨了眨，指指志丹手腕上的疮说：“这几件事不难办。只是一件，送来的东西也没法做，你还害着疮，真叫我不安。”的确，大家也看到，志丹这块疮原来只有酒盅大，现在已烂到半个碗口大了。薛增平急得直跺脚，似乎一片好心被人辜负了。一会儿又说：“你们顾虑什么呢？怕我管不起粗茶淡饭，还是怕我受牵连？我这里亲戚朋友多，掩护你们几个人，也没有多少难处。这点事再办不了，还算什么革命同志呢！”刘志丹见他说得诚恳，又迟疑起来。就说：“好吧！你先回去，等我们商量商量，晚上再决定。”薛增平说：“我来一趟不容易。来来去去，别人看见要起疑。我下山喝口水，你们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也只好到我家去隐蔽。”

趁薛增平去山下喝水的工夫，四个人商量了一下。论起薛增平这人，在渭华起义时，就是党员，当过陕东赤卫队的分队长，表现也不坏，以后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坏事，不相信人家也无根据。大家特别觉得，志丹确实需要养息。最后决定下山看看。

当天晚上，趁着月色朦胧，薛增平领路，一起下了山。后半夜，进了山沟，爬了一个小坡，到了大龙庙西川一座小院。主人不敢点灯，摸着黑，安排四个人睡下，自己去搞吃的。

自进南山，什么大树下、石崖下，走到哪，睡到哪，两个月来，还是头一回睡在炕上。明山倒下就睡着了。志丹他们三个人还是睡不着，不知这是个什么地方，外边总有人走动。窗户一有亮光，志丹就坐起来，见薛增平忙进忙出，搞酒搞菜。志丹催他先办正事，买衣服，买粮食。薛增平笑着说："志丹同志，你放心，吃过饭就去办。你也不多睡一会儿？"

听见说话，三个人忙爬起来，薛增平大碟小碗摆了一桌，劝着吃饭，还死命劝酒，四个人迟疑着，见薛增平大口吃饭，四个人只啃了一口馍馍，谁也不肯喝酒。

吃过饭，薛增平出去办事。刘志丹到屋外，看看这个四合小院子，不象老百姓住的地方。信步走来，朝下一望，那条通大龙庙的大道，有不少民团团丁来往，刘志丹忙退进屋里。再看屋里，更不对劲。靠墙北头一条大土炕，几床铺盖，也很简单。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不象个住家的样子。刘志丹蹲在炕头上，点起水烟，抽着，定神思索起来。

罗炎他们三个，也四处观察，觉得这屋子可疑，正要说话，院子里进来个人，一直朝北屋走来，推开门看了看，问道："薛先生呢？我们团总叫他快到大龙庙去。"志丹手里托着烟袋，向罗炎丢个眼色，急忙答话："进来坐会儿，他就回

来。”又问：“这地方离大龙庙几里？”团丁见屋里坐的人，都穿着破军衣，以为是搜山的部队。便说：“八里地，不远。”

刘志丹把水烟袋递过去，团丁客气了一下，也就接了。见这几个人，对他客客气气，越发卖弄他那好口舌。志丹听出，他们住的院子，就是分团总办公的地方，薛增平早在民团里当了小头目。罗炎坐在门口听着，眼里直要冒火，咬着嘴唇强忍下了。团丁坐了一会儿，突然火烧屁股似的跳起来说：“哎呀，光顾说话了！我得去找薛先生，团总有急事，晚了又得挨骂。”

团丁前脚出去，罗炎就跳着脚骂道：“他妈的，姓薛的摆了圈套，要害咱们！老子要死死在战场上，也不能死在这窝囊地方！”说着抽出枪来：“我去把姓薛的干掉！”刘志丹拉他坐下，一只手按着肩膀说：“上了人家的圈套，急也没用！硬拼不行，这地方是个民团窝子，枪打响，就出不去了。”想了一下，又说：“你们把枪准备好，记着要留一颗子弹，逃不出去，也决不能叫他捉活的！”

明山和子荣也很焦急。天气本来就热，心中又有急事，头上的汗就不住地往下流。明山悄声说：“把这胸腔炸开了，也许好受一点！”望望志丹，也是不住地擦汗。回头又望窗外，院子里又进来个人，穿着长褂子，好象哪里见过。明山忽然想起：红二十六军过大龙庙，这人也筹过粮草，可能是薛增平的本家，明山趴在志丹耳边说：“那个姓薛的团总来了。”志丹忙走到门口，打招呼说：“薛先生，过来坐！”

薛团总满脸堆笑，忙应酬说：“你们吃得好？睡得好？这

回都受惊恐了。放心吧，搜山的队伍不到这边来。增平去给你们找便衣，换换装，好护送你们出山！你们好好养神，用啥东西只管说！”回头又叫人送茶送烟。南房里一直未露面的两个团丁，忙着出来招待。志丹他们又吃一惊。薛团总一边申斥两个团丁，不好好招待客人；一边亲自让茶让水；说了几句闲话，回到南房去了。志丹对两个团丁说：“兄弟，这里有几块钱，你们去买两斤点心来，剩下的你们两个打酒喝吧！”团丁接过五块大洋，点头哈腰一阵，高高兴兴地去了。

刘志丹叫过罗炎他们，悄悄说了几句，末后恨恨地说，“咱们叫他来个鬼捉鬼。”葛明山和魏子荣忙往外走。那个薛团总摇着扇子，出来劝阻说：“你们可不能露面，叫人看见不得了！”志丹说：“天气真热。这屋里闷得慌，咱们出去透透风吧！”薛团总无法，从炕上拉了条席，说：“走吧，到那核桃树底下躺躺去！”

这正中志丹的心意，和罗炎对了个眼色，两人就跟着走。到了院西头，薛团总铺上席，刘志丹见四周没人，突然掏出枪，一把抓住团总的衣领，这家伙使劲挣扎，大树背后转出明山、子荣，一左一右，架住膀子。刘志丹把枪口一扬说：“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不要怕。烦你送我们出去，我们决不伤你一个指头。”接着又厉声说：“如果你要跑，要叫唤，别怪我们不客气！”薛团总抖得象筛糠一样，结结巴巴地说：“参谋长，别多心！……”

明山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威吓道：“你要胡闹，就叫你脑袋开花！薛增平干啥去了？”薛团总只得实说：“这事跟我

无关。他到大龙庙，报告总团总去了。叫我攀住你们！我不能不应付应付，你好歹留我这条命！”志丹说：“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只和薛增平算帐！你送我们出去，担保无事！”罗炎前头开路，出了村子。薛团总迈不动脚，全靠两个死拉活扯拖着走。志丹忽然想起，这地方民团都在会道门，最是迷信，便起誓说：“红军说话算话，你把我们送出去，我们要是伤了你，天地不容！你要是拖延，薛增平追上，双方打起来，伤了你，可别怨我们！”那薛团总狠了狠心说：“好，我把你们送出去！追兵走大路，咱们走小路！前边过村子，你们放开我，不然有人见疑，倒出麻烦。你们只管放心，我要坏事，叫我五雷分尸。”

几个人钻过一片包谷地，又走了几里路，才进一个村子，志丹叫松了手，这位团总大摇大摆，拿起架子，认得他的都跟他打招呼：“团总到哪去呀？”团总说：“送送朋友。”有的团丁站在路边，还给他敬礼。明山只咧着嘴笑。

一出村子，两人又架起团总，飞跑起来。团总是个大胖子，累得喘不过气。一直穿过五六个村子，薛增平带了十几个团丁，由大龙庙方向追来。见前边拉着薛团总，也不敢放枪。跑出十五六里地，才到山脚下。志丹把枪一收，对薛团总说：“今天叫你受了惊。你以后只要不做坏事，我们共产党决不伤害你。好好记住这句话，咱们后会有期。叫那些团丁也回去吧！……”

子荣和明山把手一松，团总自觉拣了条命，连退了几步，突然转个身，撒开兔子腿就跑。魏子荣在后边叫着：“扇

子，给你扇子！”他哪里听得见？反而象个下坡的驴粪球，滚得更快了。

明山一眼看见路旁过来两个孩子，提着雨伞，背了条口袋，明山忙迎上去说：“小弟弟，我们是红军，想借你们这两样东西。”两个小孩面面相觑，还没开口，明山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说：“这钱拿回去，你们再买，我们行路人一时困难，很需要伞和干粮。”两个孩子接过钱，放下伞和干粮就走了。四个人拿起干粮、雨伞，一路狂奔，话也顾不上说。翻过一座山，又翻一座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下午，跑了四十多里山路。最后爬到一个山顶上，都不约而同地歪倒了。

夏夜来到山林，月光透过大树，洒到地上，沁人心脾。隐隐听见流泉淙淙，树叶悉悉索索。四个人躺在那里动也不动，好象睡着了。躺了很久，还是明山先开口说：“唉！你们都嫌我嘴大！想想刚才跑的这路，怕再有八张嘴才能喘得过气！”

谁也没心思玩笑。明山说的，也是真情。志丹翻身坐起来，抱着膝头：“真是活见鬼！革命这么多年，也不是娃娃了，还上了这么个当！可见一点疏忽不得！”罗炎说：“有朝一日，抓住薛增平这小子，哼！也不用毙他，只叫他尝尝咱们今天的味道。”

子荣噗哧笑出声来，说道：“我看也够他受的！这位团总回去，还不定怎么狗咬狗哩！”明山说：“薛增平怎么认识刘三丙？刘三丙为什么把咱们的地方告诉他？”罗炎说：“刘三丙没露面，干什么去了，还是个谜。”

第四十一章　出　山

刘志丹四个人，只得暂时栖身山林，渴了喝些泉水，饿了吃些干粮。

这里离山口还很远。几个人沟沟岭岭转了几天，也打听不到确实消息。眼看干粮吃完，又饿起肚子。只好弄些野菜野果，草根树叶充饥。看准了山凹里的零散人家，夜里摸进去，讨点吃的。真是度日如年。

十多天之后，有一天，刚进树林，突然遇到个砍柴的。几个人紧张起来，魏子荣端详了一会，迎上去问："你不是赤水镇的王纪？"打柴的紧接着问："你们里面可有刘志丹？"志丹见他来得蹊跷，拿的新筐新镰，子荣也认识他，就应道："有一个！"打柴的上前细看了一眼，见志丹眉心里有一粒小小的红痣，便一把拉住跳着脚叫道："是了是了！我是宋书记派来的，叫接你们下山。我找你们好几天了！"

魏子荣了解王纪。这个年轻人，家在赤水镇。渭华起义那年，他还是个儿童团的娃娃，也跟着大人一块打土豪，现在在县委工作。

王纪也说了些情况：他接受了党的任务，到山里来找刘志丹，在山林里转了十来天，一点影儿也没见着。后来听个

老汉说，有几个人夜里去村里讨吃，可能是红军。他就按着老汉指的方向，先跑到林子里来等着。这一下，还真叫他等上了。

四个人听得出神，见党派了人来，都象遇见了救星。志丹问起山下敌人的情况，王纪说："敌人宣传说，刘志丹已经枭首了，可是又到处贴告示：活捉刘志丹赏一万大洋。我们就知道敌人在自打自的嘴巴。你还在山里。"

罗炎问："咱红军下山的多不多？"王纪说："听说出去的不少，可说不清都是谁，我进山十多天了！恐怕下山的，也找不到县委的关系。张金叛变，各县党组织都受到破坏，咱们渭南党接头地点隐蔽，是在一个茶棚子里，敌人始终没发现，自己人怕也难找着。我倒听说过，最早下山的少先队员，叫敌人捉去了几个，狠打了一顿。末后一来二去，不知怎么搞的，连敌人的看守兵也跟那些娃娃跑了。老百姓都笑说，娃娃拐走了大人！"几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又跟王纪到村子里。王纪说："我就是在这里打听到你们的下落。"

晚上，还是和志丹拉过话的那位老汉，给做了一顿包谷糊糊吃了。商量了一下，决定好好睡一夜，养养神，明晚下山。几个人挤在一盘炕上，轮流着放哨。真不敢再大意了。这王纪也露宿了十多天，可就是激动得很，睡不着。他早听到许多关于刘志丹的传说。可是从来没见过面。现在挤在一盘炕上，连呼吸都听见了。等志丹翻了个身，王纪忙掏出手电说："志丹同志，我想看看你。"志丹笑着说："这年轻人！又不是新媳妇，还没看够！"王纪说："我怕找错了人呢，我立

了誓，完不成任务不下山！”说着手电一闪，又照见那粒小红痣，才安安静静地躺下。

王纪放了心，又递给志丹一张纸，志丹用王纪的手电照着看起来：原是敌人写的“刘志丹简历”，写有出身、年龄、学历……王纪说：“不用看了，我给你说说吧！他们特别强调你是黄埔的高才生，军事课特别好，才能出众，一九二七年是西北革命军的少将，一九二八年领导过渭华暴动，以后又在陕北组织红军，知识渊博，智多善断。但对这种人，决不允许放在共产党内，他是个祸根。能活捉，就拉到他们那边。不能活捉，就打死。现在必须制造舆论，说刘志丹枭首了，把他逼死，或者借共产党的手把他除掉……”

王纪又说：“志丹同志，他们恶毒得很，说不定还要制造假情报，将来看哪个内奸被他们利用吧！你可要小心。将来在党内，一定有内奸利用敌人的假情报害你。”

说得四个人全坐起来，明山骂道：“我操他祖宗！我们也会捉内奸！”志丹笑说：“他们白费心！”

第二天夜里，五个人吃顿饱饭，上了路，又走过许多山和沟，寻找出山的峪口，走了一夜，白天住在森林的石洞里。王纪带的几个钱早花光了，干粮也吃完了，又得饿肚子。不过，精神愉快了些，也不觉什么。夜里又走。天黑行路真难，连当地人王纪也迷了方向。刘志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摸摸这棵树，摸摸那棵树，随后说：“往这边走可能离峪口近。”几个人又走了几里路，到了峪口附近，王纪才转过方向

来。王纪说："你真行，连我本地人都迷方向，你怎么就认出来了？"志丹说："当兵人，不懂得这个，怎么夜行军？"

天亮，到了峪口，只见一条黑乎乎的水，打着旋儿，挡住了路。刘志丹拣起块石头一扔，"咚"的一声，他摇摇头说："不行，这水太深，得绕一绕。"

绕路出了峪口，下了终南山。五个人一齐回头，望着终南山发叹，明山坐在地上，把鞋脱掉，磕了磕土，跪着冲终南山磕了个响头说："好我的山祖宗哩！咱们各奔前程吧！你别想我，我也不想你。"惹得大家捧肚子笑。本来走了一夜，已累得不想动弹了，笑这一场，反而精神起来，志丹催着说："快走吧！你们看，那边村子里住着敌人呢！"

村子里的敌人，正在麦场上下操，山上山下，也都有人走动，料定白天是不能行动了。王纪一招手："都跟我来！"七弯八拐，就进了一条大沟，那里有个石窨子，正好藏身。安顿下来，王纪回赤水，报告县委，设法起南山埋下的枪，顺便也筹路费。

王纪走后，志丹又派子荣去找陈义。陈义住在郭家庄，路程不远，半日跑个来回，找他好搞些吃的。过午，魏子荣空手回来。明山见那神气，先就紧了紧裤带。不用问，陈义不在家。

原来陈义也是进山找刘志丹去了。那天他们送信回来，区委又搞了些鞋子和大圣丹、人丹等解暑药品，派他去送，陈义担着担子，到了青岗坪附近，听人说，红军打散了，只剩

下几十个人。接着青岗坪周围都住满了敌人。陈义看势头不对，怕遇上敌人把东西丢了，就把药和鞋子都塞到石头缝里，担上空担子回了家。刚回来，又得到口信，说刘志丹叫他送一斗粮食去，这个老实小伙子，果真背了一斗粮食，往指定的地点去了，到那里一看，民团正在搜山，只得又把粮食塞在石缝里。五六天后，又听说桥峪岭上有红军，跟民团打得很厉害。陈义又化装成讨吃的去探信，到底也没有探出个眉眼，只得又返回来。就这样几进几出，也没找上志丹，陈义心都凉了。忽然又听说，山里山外的大树上、大石头上都贴了捉拿刘志丹的告示。小伙子暗想："老刘还在这一带！不然敌人怎把告示贴到这里呢？"又岭前岭后转了一趟，晚上回来，把附近的告示统统撕了，揉成一团，埋在稻田的泥巴里，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些。

亮了天，陈义又毛躁起来。眼看稻子将熟，他也没心思干活。披件褂子，又往外走。一个同村的女人拦住他说："陈家兄弟，你们两口子，都忙的什么！有个长毛小伙子，天天挟个锄头来找你！你哪里找了那么个锄地的？头发长得象个草鸡窝子！"陈义想，这是红军了，说不定还是刘志丹派来的哩！忙说："是呀，我是找个锄地的，帮两天忙，这几天光顾卖酒，把他忘了。今天那人来了没有？"那女人笑着说："你忘了倒好！他给我锄了两天地哩！你家去看看，我去抱柴禾！"

陈义咳嗽一声，进了院子。那小伙子正两腿夹着锄把安楔子，听见咳嗽，一扬脸，陈义认得是红军指导员魏子荣。

子荣说："你找人锄地，来了你又不在。"陈义也忙说："以为你不来呢！前天卖酒去了。"说着，那女人抱了柴禾回来，还要留子荣再锄两天地，陈义只得代他答应了。

两人走到村外，子荣悄悄地说："快想办法吧，老刘、罗团长、葛明山都在窨子上挨饿哩。我打了两天短工，挣的还不够明山一人填牙缝的！"

大白天，陈义不敢上窨子，怕引起敌人的注意，歪着头想了想说："你把这锄搁下，挑两只水桶，装成担水的，先上去，赶天黑，引他们下来，我在稻地里等你们。"

把子荣打发走，陈义吩咐老婆快烙锅盔。眼巴巴盼到月亮上来，陈义提着锅盔去接人。到了稻地里，远远听见夜猫子叫了两声，陈义拍了两下巴掌，只见影影绰绰过来几个人。陈义忙打开布袋，等他们走近握手，一人塞了一个锅盔。那些人也不答话，拿起就啃。他们真饿坏了。可是，一人也就只吃了一个，因为饿了两三天，肚子受不了。陈义把他们带到老爷庙里住下，自己在门口守了一夜。只要这些同志能安安生生睡一夜，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日子，他为这些人担惊受怕，现在他们都在自己的保护之下，还有不尽心的！

天色微明，罗炎第一个醒来。陈义这才回到村里，把支部几个党员找来开会，研究怎样掩护这些同志。大家听说，刘志丹出来了，都想去看看，陈义劝道："晚上再去吧，白天人多，招坏人注意。"大家只得罢了，商量一阵，都说叫四个人分开住，一来因为这些党员都很穷，住在一个人家里没吃

的；二来不好掩护。陈义觉得有理，去问志丹。志丹说："我们服从组织的决定！"陈义笑了。当晚把罗炎他们送别人家去。把志丹留在自己家里，就在藏东西的棚上，腾出一小块地方，权且安身。

陈义家里很穷，爹娘早去世了。只有个老婆，也还缺吃少穿。老婆倒是个懂事人，总要给志丹另做点好饭吃。志丹说了几次她不听，志丹心里实在不过意。有一次，就到锅台边看着说："可不能做两样饭，咱们是一家人，该吃一样饭。"陈义老婆只是笑笑。志丹趁她烧火的工夫，把给他做的面条倒进了糊糊锅里。还说："你不要怪我！以后都吃稀些，可以节省点粮食，咱们都在困难中嘛！"

一连几天，志丹白天藏在棚子上，晚上出来透透气，到老爷庙跟村里的党员见见面，平时谁也不许进陈义的家里。只有隔壁那个女人，不断来找那个锄地的，陈义被缠不过，只得自己去替她锄了两天地。

一天晚上，几个人都来见志丹，罗炎进门就捧着头坐下了。志丹吃了一惊，忙问："是不是病了？"他最担心的是病倒。罗炎仰起脸，苦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看咱们也该走了！"陈义着急地问："是不是在那家受了委屈？"罗炎皱皱眉头。原来他住的那家，也是个党员。只是孩子多，生活困难。罗炎每次端起饭碗，看见那群孩子，就不忍心吃下去。陈义本来知道这个党员的家境，可是那家人好，地方僻静，没想到罗炎不忍心吃他们的饭。志丹笑说："前几天明山住得不安，不知这几天怎样？"

葛明山摇摇头说："我住那家又是一样，是咱们同志的老丈人，见我去了，脸拉下多长，只是堵嘴不说话，我给他谈了几次，心里舒服了。"罗炎说："你们不叫我下地干活，光吃别人的哪象话？"陈义说："不是时候啊！出头露面的，谁负得起这责任！"

说着，外面呼呼啦啦进来四五个人，大家吓了一跳。一看都是本村的党员，陈义抱怨说："这是干啥嘛！你们分着走，还怕狼叼去？这么成群结伙的，倒象是赶庙会！"大家见陈义怪罪下来，自知莽撞，都站在那里，不敢说话，志丹拉他们坐下，说："既然来了，坐下拉拉话也好！"几个党员互相看看，你推推我，我推推你。陈义笑道："到正经事上，你们又不肯说了！我说吧！还是要打金二阎王，对不对？"大家都笑了。陈义说："你们没看见老刘的疮还没有好？这么着急？"有个党员说："你光说人着急，这是个叫人着急的事嘛！你看见金二阎王抓人就不着急？"陈义无话，只望着志丹。

志丹早听他说过，邻村住着个渭南民团的分团总，叫金二爷，是个大恶霸，平日抢粮、抢地、抢人家妻女，做尽了坏事，村里穷人恨透了他。渭华起义失败后，姓金的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光是这村里，就被他杀了三个，人们都叫他二阎王。党员们早想把他除掉，就是不知怎么下手。志丹他们一来，大家就鼓捣陈义去说。陈义见志丹他们身体都很虚弱，极需休息，所以只是说了说，并没认真研究过。不料他们等不及，今天找上门来了！有个党员说："老刘同志，帮帮忙吧！不干掉二阎王，党员就活动不起来。村里民团常来

常往，压得谁也不敢说话！就象我那个村里，渭华起义时跟革命有点瓜葛的，被姓金的不是抓走杀了，就是罚粮罚款。如今四五年了，走走亲戚还有人看着他们哩。老刘同志，你说叫人着急不着急！”说完看着志丹。陈义也说：“你们没来以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了。”

罗炎不等志丹答话，便说：“这事可以干。不过，万一出点毛病，怕你们受牵连，我们一抬脚就走了，你们怕要吃亏。”有人接上说：“你们不干也可以，把枪借给我们用。”说话的坐在墙边，看不清脸，可听得出是有情绪。志丹摸着尖瘦的下巴，想了想说：“这事现在要干也得研究研究。这样吧，今天你们先回去，我和陈义同志再商量商量，明天再谈。”大家见志丹是赞成的意思，这才高高兴兴散去。

人们走后陈义问：“真的马上就干？”志丹说：“不干恐怕通不过吧？党员们都有这个要求。干掉金二阎王，也给这里除了一害，群众一定高兴。只是，要下手得仔细侦察，周密计划……”陈义说：“这还有问题？他们村就有七八个党员。”

罗炎听着，只不做声。他不赞成，有个缘故。志丹九死一生，好容易才出了南山，这下要暴露了，在这块塬上，跑也无处跑。他不怕牺牲自己，就怕伤了志丹。志丹看出他的心思，就向他解释说：“地方党员的情绪这样高，咱们不同意，他们自己也会干。那样就更容易出事。不如帮助他们，把情况弄清楚，多出些主意。搞不成也少受些损失，你说是不是？”罗炎听了，才点头说：“这次最好能弄点钱来，一部分

给地方党作经费，一部分留着当路费。”志丹笑道：“把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一起完成，毕其功于一役。”

就在那天夜里，罗炎就住在陈义家的棚子上，那棚子窄小，大个子只能跷着腿。第二天，陈义跑到邻村找那几个党员，一说要打二阎王的事，他们立刻磨拳擦掌，说：“可是巧！二阎王几年接不下个种，昨天讨了个小老婆，家里正办喜事哩！咱们也去看看新媳妇吧！”陈义暗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就同几个党员混在人群里，进了金二阎王的家，把这座四合头院子好好端详了一遍。出来到个僻静地方，陈义低声说：“嘴放严点，万不能走了风。趁二阎王在家，正好下手。你们来个人，跟我去找个参谋长参谋参谋。别人还是去看新媳妇！”

陈义领着个中年农民来见志丹。志丹见他四十来岁，问了名字，叫个张兴。志丹把金二阎王家的院有多大，墙有多高，家里有什么人，谁住哪间房子等等，都一一问了，张兴说得一清二楚。志丹又问：“金二阎王带枪回来没有？”张兴说：“这可没看见，往常回家他是带枪的。”志丹又提出几件事情，叫张兴回去打听。还嘱咐小心在意，不要打草惊蛇。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一趟。

晚上，刘志丹叫陈义把罗炎、葛明山、魏子荣和村里的党员都招到老爷庙里开会。葛明山最是个好热闹的，听说打仗，浑身都活了。笑着说：“我这个经理处长失业好久了，今天开开张吧！只是这喜事变成丧事，新媳妇可怎么受得了

呢？”志丹看他一眼，明山自知忘形，忙扭过脸去。志丹说："现在不早不晚，正是时候。过两天二阎王要回民团，就不好办了。我看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去。不过话说在前头：你们不能出面！”村里的党员都有些失望，志丹又说："不是怕你们干不了事！万一让人家认出一个来，事情就糟了。你们只在外边接应就是了！”大家这才没话可说。

志丹接着分配任务：大个子罗炎打二阎王，子荣和明山分别看住阎王的母亲和大老婆，志丹自己监视阎王小老婆。党员们都在大门口接应。又把从哪里上房，哪里进院子都规定了。志丹又问："还有什么意见？”罗炎只不同意志丹去。他说："你去我们还得操两份心，何苦来呢？”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商量了一阵，还是叫明山帮助罗炎，陈义化装去帮子荣。另一个党员李小林，哥哥是被二阎王杀的，要去报仇，大家只好同意，叫他往脸上抹把锅烟子，进去到出来，不许说一句话，他也答应了。陈义说："捉住金二阎王，先不要打死，咱们一片一片地割掉他，在民国十七年，杀了咱们多少人呀！”提起往事，大家又难过起来。

散去的时候，下起了罗面雨，子荣留在末尾悄悄对志丹说："你腕子上的疮，得快治！我看那疮口更大了。我住的那家，是个外科大夫，叫陈义给咱们俩换一换吧！”志丹说："等打完二阎王再说，现在顾不过来！你住在那里怎么样？还好吗？”子荣说："还好，就是闷得慌！”志丹说："陈义给我搜来一大堆旧书，你拿几本去解解闷儿。不过书上说的全是混帐话。”子荣笑道："算了！谁有心生闷气。”志丹说："混

帐也有混帐道理。看看也好，知道反动统治阶级怎样愚弄人民的。咱们才好揭露！”

雨一直到下午还不停，棚子上漏起雨来。志丹和罗炎忙着去堵漏洞，把棚子踩得格格巴巴响。志丹笑说：“淋就淋吧！搞得这么热闹，人家还当棚子上出了耗子精呢！”罗炎忽然想起路上“买”的雨伞，忙说：“咱们可是糊涂了，有现成的雨伞不会用。”撑开雨伞，两人的衣裳已湿得拧出水来！

到规定的时间，张兴跑来汇报。开口就说：“看来阎王死日到了！他回家没有带枪。”志丹跳下棚子，问：“消息确实吗？”张兴说：“一点不差！我到民团里去了，他的马弁在给二阎王擦枪哩。对了，他买小老婆的三百块大洋，还没有交给人主。”罗炎也跟着下了棚子，问道：“钱在哪里放着？”张兴说：“就在靠北墙柜子里。”志丹说：“这个任务交给明山！你还是全力对付二阎王！这个家伙会点武术，可大意不得！”又问了些情况，张兴去了。

天黑后，党员们都陆陆续续来到陈义家，陈义和李小林都抹了一脸锅烟子，跟明山、子荣对换了衣裳。又扯了一阵，到了十点多钟，张兴带着几个“打手”先去警戒，“主力部队”也随后出发。雨不大，路上却很滑。到了金二阎王门外，不过二更时分，“打手”们已作好准备。罗炎他们爬到金二阎王家的西房，从房上一看，金二阎王住的东屋还点着灯，二阎王躺在炕上抽大烟，小老婆坐在对面，西房、北房都是黑的。罗炎捏了子荣一把，子荣会意，就跟陈义顺墙溜了下去，摸近了阎王母亲住的北房，李小林心急，不顾好歹，就

从房上往下跳，不巧正掉在水坑里，栽个大跟头，拖了一身泥水，跑去开大门。回头见西房亮了灯，又往西房跑。哪知道西房的大老婆把门拴起来，推也推不开。还象杀猪一样叫唤起来："啊呀，院里有人！"

房上的罗炎紧跟着跳下地，三脚两步跑到东房，一脚踢开了门，抢到炕前，揪住二阎王。新媳妇又从背后搂住罗炎的腰。大婆子趁势爬到房顶上大喊大叫："土匪抢人啦，救命啊！"罗炎"当当"两枪，把金二阎王打倒，甩开女人窜到院子里。房上那个女人，一边嚎叫，一边揭瓦片往院里打。村里听到人叫枪响，起来不少人，往阎王家门口跑，罗炎顺着墙根跑了。

刘志丹正坐在家里等消息，罗炎、子荣、陈义、李小林先先后后，都跑回来，独独不见明山。志丹焦急地问罗炎道："你俩不是在一起吗？"罗炎忽然想起来说："是呀，我看见他也下了房。大概是搬洋钱去了吧？"正说着，明山一瘸一拐地回来了。进门就嚷："倒霉倒霉！跳墙闪了腿，还挨了母夜叉两瓦片。那死老婆子一叫嚷，枪一响，我以为外边来了人，就跑出来了，忘了那三百块钱。你们的政治任务完成了，我这经济任务没完成！"志丹说："算了吧，你小声点。腿闪得厉不厉害？"明山心绪不佳，"厉不厉害，也跑回来了。唉！小鬼到底是小鬼。"小林懊丧地说："这都怪我，那个大婆子一闹，把我闹慌了。门也弄不开！……"志丹笑道："你们都不用检讨，给人民除了害，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别的都不在话下，快去睡觉吧！"

第二天，陈义装着看热闹，和本村一伙青年人到那村听动静。人们都议论说，这小老婆太年轻，有相好，金二阎王不该娶她。这事大概是她相好的干的。有那好事的，就猜这相好的是谁？也有的说，是民团自己干的。不然情况怎么会那么清楚？又猜谁是二阎王的仇人。不管是谁杀的，听说打死金二阎王，没有一个不称心的。

陈义回来报告志丹。志丹笑道："让他们随便猜吧！你们可要沉住气！"反动政府来追查了几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填了个验尸单子作罢。

志丹转到那个外科医生家里，一边治疮，一边休养。陈义又送了些粮食过去。

第四十二章 偷渡渭河

渭河南岸是一片平川，由赤水镇再向南，就是当年渭华起义的中心——高塘塬。正象志丹说的："燃烧过烈火的地方，就会留下火种。"王纪、陈义就是两颗闪烁的火星。看见这些人，志丹有了新的信念。觉得南山失败，虽然是个沉痛教训，但终久也要埋下火种。他日东风劲发，革命烈火就会熊熊燃烧。……

除掉金二阎王不几天，王纪回来了。志丹派他和陈义一块进山取埋藏的枪。两人跑了一趟，只取回些枪栓。因为枪栓和枪筒是分开埋藏的，急切间，他们没找着枪筒。志丹说："交给县委，日后慢慢去找吧。"见手上疮已渐好，就准备上路，尽快回照金去。王纪又回县委，安排一切。志丹把埋枪的地点绘了一张草图，交他带回去。

动身前一天晚上，志丹他们正剃头刮脸，背后有个人轻轻说："好漂亮，都变成新女婿了！"志丹一回头，陈义带来个当地农民打扮的人，再往上看，却是王思学。志丹忙放下剃刀说："哎呀！你从哪里钻出来了？这么晚来，还没吃饭吧？"

思学说："那天我去追杜康，把他追丢了。追到西安，见着杨伟林，他又派我去追你们，不叫你们再往南走了。我刚

出城，就听说张金叛变，省委机关被破坏，伟林几个人都跑了。独独不知杜康钻到了哪里。我照着你们走的路线追，怎么也找不到。经过地方党的关系，转了多少弯，才打听到你们在这里。我是专门接你们来了。”罗炎说：“你既然来了，还是给我们带路吧，听说往渭北不好走。”思学说：“放心，敌人鬼大，我们也办法多！保证能回照金。”几个人都有意不谈杜康，好象他是恶梦里的恶鬼，忘得越快越好。

几个人都化了装，一色当地农民打扮。志丹穿的蓝便服，罗炎和明山还一人背着把伞。每人脚上穿了双尖口圆头黑布鞋。这十来天，住在地方党员家里，虽说没吃上什么好的，可是每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白天又不出门，倒都长胖了，也变白了。所以化装后，看着都合乎身分。趁天黑，都暗中带上枪，陈义带路，悄悄出村。一路上专走小道。

走上这条路，又引起志丹许多想法。渭华起义那年，省委派冯蕙琼化装接他回西安，也是走的这条路，今天又和同志们一块化装走这条路，可是各有不同的味道。人的生活，真是千变万化！现在蕙琼又到了哪里？

半夜时分，到了靠渭南县城二十里的赤水镇。前两天下雨发大水，街上成了河。陈义叫志丹几个人慢点走，自己先淌水进镇去联络。不多时，领着王纪来说，镇上的人都睡着了，可以进去。志丹怕有意外，仍吩咐分成两拨走，前后好照应。来到王纪家里，王纪用被窝挡住窗户，点起一盏小油灯。陈义完成任务，要连夜回去。王纪留他吃过饭再走，陈义说：“天亮碰见熟人，拉起话来麻烦。人多嘴杂，容易坏

事。我还是暗来暗去吧!"志丹知道不可多留，就握着他的手说:"回去谢谢同志们。我这小包里，还有双布鞋，你拿去穿吧!也省你老婆几天手工。这些天，她也够辛苦了，以后再谢她!还有支小手枪，送给你搞游击队去!"陈义接过枪和鞋子说:"你们走远路，更得穿鞋。"迟疑了一下，又说:"好好，留下留下!不知啥时候咱们才能见面呢!看见这些东西，就如见了你。这枪是宝贝，有了这支枪，我们就好活动了!"说着，从腰里解下块蓝绸子，给志丹往腰里一捆，说:"这是那年打土豪弄来的，庄户人没用处，送给你也留个纪念!"急忙挣脱手，跑了出去。在门外站了好久，才钻出那条黑暗的巷子。他鼻子有些发酸，离开这些同志，就象离开了亲骨肉。

屋里，王纪忙着弄饭吃。老婆不在家，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山帮他烧火。志丹抓起桌上的报纸，边翻边询问渭河渡口敌人守备情况。王纪说:"县委叫我护送你们过渭河，现在上下渡口看得死严，人人都要检查，有的渡口，还有叛徒守着认来往行人，看里边有没有红军。到处还挂着你的画像，你可不能从渡口过。"志丹说:"你再去渡口看看，什么样人要检查，什么样人不检查，什么样人查得严，什么样人查得松，怎么查法，回来咱们再商量。"王纪说:"我马上就走，顺便到北岸固市镇去，找那边的党员接个头。"思学说:"大白天挤在一块不好，不如我把志丹引到我亲戚家，你打听好来找我们。"吃罢饭，收拾收拾，天就亮了。王纪送出了

志丹和思学，又把粮食给罗炎他们安置好，把门反锁上走了。

志丹和思学每人手里都拄根棍，齐腰深的水冲得人头发昏。思学使劲儿架着志丹的膀子。前面高台子上，站着两个女人，一个穿的蓝大褂，一个穿的蓝短服，穿短服那个说："小蕙，你看那边来两个人，亲热得象老婆和老汉。"思学早认出是他老婆沈梦云，顺口答说："你看错了，两个都是老汉。"梦云也听出是思学的声音，脸一红说："哟！是你这个鬼呀！"

思学、志丹上了台阶。思学一摆手，忙进了房子。志丹一手拉着冯蕙琼、一手拉着沈梦云说："你们俩怎么也来了？"蕙琼没言语，眼里含着泪。志丹低声说："不许哭！"梦云说："唉！说不得！"

志丹和思学边换衣服边问情况。冯蕙琼说："汪台基骑兵团起义，敌人来午字区大'围剿'，渭北游击队撤到照金。区委见女同志带着孩子行动不方便，就把梦嫂送到这里了。"志丹说："这家人……"思学说："这家是咱们的同志，和我同过学，又是亲戚。"

志丹问蕙琼："几年不见了，你怎么到了这里？"蕙琼说："我一直在西安做青年和妇女工作。'四·二六'学生运动后，敌人注意上我，省委又叫我去一趟上海，情况松了，我又回来。省委破坏了，伟林和李大姐连夜把我送到这里，和县委接上头，县委叫我在这里等你，帮助王纪同志，送你们过渭河。"志丹说："真感谢地方党！汪台基起义后怎么样了？有

什么消息?”蕙琼说:“听说成立了义勇军!”

志丹听到这消息，一喜一忧。喜的是汪台基到底起义过来了，照这情况看，照金根据地不仅存在，还会有新发展。有了这块根据地，还怕不能恢复红二十六军?忧的是过不了渭河，就是过去，恐怕去照金的路也不通了。

晚上王纪跑来报告说:“和北岸的党员接上头，他们答应接。渡口怎么检查，我也看了。是人都要搜。只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妇女，不怕当兵的，吵吵闹闹不让搜!”

志丹低头思索了一阵说:“咱们这四条枪，无论如何要带回去。当初杜康硬把照金的好枪都调出来，留的全是坏枪。那里一定很困难。如今长枪带不回去，这四支驳壳枪是全军最好的，不带回去不忍心。要是有个能干的妇女就好了。赤水镇上有胆大的女同志没有?”王纪摇摇头说:“你别提了，要知道带枪过河，还不把她们吓死。不行，这里的妇女胆子象芝麻，别指望她干大事。”蕙琼说:“我带!”思学说:“不行!‘四·二六’后，省党部到处抓你，你可不能露面。”

志丹又把罗炎几个人找来商量，罗炎一向少说话，听说渭河这么难渡，也上了愁。见志丹问，便回答说:“我看咱们得绕路，渭河过得去，到照金的路怕也不好走。就说没有汪台基起义的事，那边的人差不多都认识咱们，路上也不方便。要保险，还是绕到保安县，从北边再绕下来。”子荣说:“这样倒好些。”明山说:“枪不好带，我装成个女的。”思学笑说:“你那黑脸大个子，装猪八戒倒有八分象。”梦云在门口正擀面条儿，听见几个人愁着没法带枪，跑进来说:“你们不

用愁，我带！”

这句话把几个人说楞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答应好。梦云见没人言语，把面手一擦，围裙一解说：“我干了好几年，不信这几条枪能难住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直望着志丹。志丹微笑着说：“相信你干得了！只是你还带着三岁的孩子，万一出点毛病，谁能忍心？”梦云说：“你放心，有孩子更好办事，你们把孩子一抱，装着走亲戚，就过去了！”思学说：“要干就干吧！她有这个劲头，就叫使使！”明山在旁插上一句：“对，把管教思学那股厉害劲都使出来。”说得梦云笑了：“你问问他，他只能哄人，还能服人管？”

正式准备过河，一人写了个条子，什么村子人，叫什么名字，往哪里去，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左邻右舍叫什么，等等，一样样背下来，好应付敌人的盘问。志丹自已也准备了一份。这些人名地名，都是王纪先打听来的。一边背一边互相考问。

吃过晚饭，志丹把魏子荣叫来说：“你先过河，到渭北找上三原县委，接个头，我们过了河，好互相照应。然后你再绕回照金。”子荣从小跑惯这段路，忙说：“今天晚上我就游水过去。”便随王纪走了。

志丹回头又安排梦云带枪的事。一共四支驳壳枪，让梦云身上别两支，再提个菜篮子，篮子底下放两支，因为思学在这一带很熟，怕被敌人认出来，不能和她一块走，要她和罗炎假装成夫妻走娘家，罗炎抱上孩子。

商量妥当，志丹把三岁的小男孩抱在怀里问：“平平，你

看哪个是你爸爸？”平平只是笑，谁也不叫。思学指着罗炎说：“这是爸爸！”平平摇摇头说：“不，你是爸爸！”思学笑说：“我是假爸爸，这个是真爸爸。”大家都笑。明山说：“还有我！”梦云说：“这个是三舅！”志丹把明山推开说：“你真该打嘴，再打岔，就把你一个人留在渭河南岸。”明山咕嘟着嘴说：“你们是白着急，把孩子弄得太紧张，他还敢叫？这孩子是在北平监狱里生的，回来后又是参加战争，家庭观念也不深。依我说，咱们都走开，叫大个子跟王嫂子一起，拉会儿话，管保不出三分钟，叫他叫啥他叫啥！”志丹觉得有理，便把两人留在里屋，罗炎买了儿块糖，不到半日，就跟平平混熟了。

准备齐楚，就要出发。罗炎抱着孩子，梦云穿件月白褂，黑府绸裤，左手提个菜篮子，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倒很象一对年轻夫妻。临出门，明山把篮子揭开一看，上边放块猪肉，几个馒头，再揭几层才看见枪，笑着说：“王嫂子，哪去呀？”梦云翻他一眼，笑着说：“走娘家，今天给我妈过周年！”志丹和思学连连点头：“不错！”刘志丹送到门口，把陈义留的那块蓝绸子递给梦云说：“梦云同志，送你留个纪念吧！”又一再嘱咐他们小心在意。

送走罗炎、梦云，又送思学、明山，他们要从另一个渡口过河。王纪找到两个会水的党员，打算把志丹架到对岸。志丹说：“渭河还涨水，我的水性不好，太麻烦别人了。”蕙琼说：“志丹同志，我们都准备好了，我表兄是水手，还找了个助手，都是自己人，一定保你安全过去！今天送走你，他们

明天还要送我呢！”志丹说："送你？你到哪里去？"蕙琼说：“我也去照金呀！我已约好，那边有人来接我。我不和你们一块走。”

天黑后，王纪和蕙琼领着志丹，到离渡口很远的地方，蕙琼咳了一声。柳树下有人轻轻拍了两掌，王纪过去细声交代了几句，接着从柳树根部钻出两个黑影。上来使劲捏捏志丹的手，只是暗中看不清眉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忙着脱衣下水。蕙琼把志丹的衣服包了包，交给他表兄："千万小心。"

志丹被架下了水，王纪和蕙琼站在岸边，看着黑影在水上逐渐消失，才起身各自回去。

王纪走到家，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几乎摔倒——志丹来这几天，他总是提心吊胆，怕出问题，就没有安生睡过一夜。蕙琼跑到表兄家，等着他回来问消息。

刚下过大雨，渭河水涨，浪也急。志丹虽也会游水，到底身体太弱，一气游不过去。幸亏那两个都是踩水能手。头顶着衣物，架着志丹的膀子，轻手轻脚就踩了过去。将到河边，听见下游有人吆喝，志丹扭头一看，远处有闪烁的灯火。心想：这就是王纪说的敌人正在运粮食。那两个党员也不理会，只顾从容地向对岸踩去。一时到了北岸，两个人又紧紧握了志丹的手，仍旧泅水回去，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志丹对这两个不相识的同志，心中充满了感情。回头又望南岸，一片漆黑，只有河水汹涌澎湃，闪闪发光。他好久不敢相信，真的冲破敌人的罗网。可是又明明站在北岸，宽阔的渭

河留在背后。忽然南下的情景，又在眼前映现：人喊马嘶，红旗招展。现在那些失散的同志，也许都回到照金了吧？也许他们一样在怀念自己。从失败中挣扎出来，见面又该是怎样一个心情呢？不管怎么样，惨痛的失败已成过去，等待着的，是新胜利的开始。……

天色微明，刘志丹来到固市镇附近。罗炎在一块包谷地里等着接他。告诉志丹，沈梦云过河后就回娘家了。志丹问："过河还顺利？"罗炎说："幸亏这个王嫂子，见敌人来搜查，她把眼一瞪：'有啥看头？上坟的猪肉。你们家没死过娘？娃他大！快把娃抱过去，不要叫吓着了！'就把我死拉活扯弄走了。不然又得干起来。"志丹说："过了河就是胜利！找到住处了吧？"罗炎说："我和个姓白的党员接上了头。就住在老白家里。我打听了，这里也不能直接去照金。到保安一千多里，这路费可怎么办？"志丹说："慢慢想办法！敌人把咱们搞到这个地步，少不了还得叫他出几个路费！"

两人说着进了村子。明山、思学都睡得正香。老白忙着过粮食。志丹打了招呼，看这三间正房，两头两个套间，一头是女儿住的，一头是老白两口子住的，如今三口人并到一处，空出一头给志丹他们住。

志丹洗罢脸，喝口水，有个十七八的大姑娘进来了，梳条大辫子，穿着粉衫蓝裤子。左手抱一捆韭菜，右手端一碗鸡蛋。老白说："同志们尽管住，我这女孩叫玉红，会侍候你们！"志丹问："你家过得还好？"老白说："我是个泥水匠，有活儿就弄回点吃的，没活儿就种地。家里有二亩地，大部靠

老婆种。家里洗洗做做，靠这女孩。三口人，马马虎虎能糊口。我出外跑工作的时候多。”

一会工夫，鸡蛋韭菜素馅饺子端上来。玉红又跑去叫醒思学、明山，给他们倒水。志丹看这姑娘，显然是经过事的，不怕生人。老白是支部书记，大概家中常有党员来往，招待惯了，这女孩也锻炼得精干利索。

志丹他们自下终南山，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全靠地方党员的帮助。这样下去，走得又慢，又危险。过了渭河，绕到保安转回照金，还得走一千多里。他们一心想搞点路费，赶快上路，只是地方党也很困难。老白这个泥水匠，养活这么多人，也够受了，哪还凑得出路费。

有一天，玉红对老白说：“爸爸，你看同志们的鞋都快磨烂了，哪能走远路？”老白急得没法，出去搭了几天工，拿回四块钱。志丹叫明山到镇子上去买四双鞋，偏偏他贪看热闹，背着鞋在人堆里挤，鞋又被人偷走了。明山空着两手回来，直骂自己“该死”。思学笑着骂道：“这个小偷总算手下留情，没有把你偷走。”明山红着脸，闷了两天。

凡是党员，大都穷得叮当响。志丹回照金心切，打算转个地方，另想办法筹路费。听说志丹他们要走，老白一家人都舍不得。玉红心里最不安，找着罗炎打听红军上要不要女的。老白对志丹说：“老刘同志，说实在话，我真想把玉红嫁给罗炎同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给了咱们的同志，我死也瞑目了。”玉红一听，扭头跑了。志丹说：“好吧，我赞成，就看罗炎怎样？”罗炎脸一红说：“我感谢玉红对我们的照

顾。只是战争时候，还不能谈这些问题，过几年再说吧！”志丹说：“还要看玉红的心愿，如果真愿意，等苏区发展了，你把玉红送来！”

离开老白家，往东绕过固市，来到柳村，找到个党员冯子章，暂时住在他家里。老冯也联络了本地党员，想打几个土豪凑路费。无奈这一带土豪家，都是高墙大院，为了防盗，连窗户口也都用砖垒上，家里都有几条看家枪，不好动手。罗炎、思学出去转了几趟，也没有找着门路。志丹终日愁眉不展，哪天才能回到照金呵！

就在这天夜里，四个人睡在房顶上，又商量起来。志丹说：“实不行，咱们就分开走，路上再想办法！”罗炎不同意，好象自己一离开，志丹就会出危险。罗炎说：“一千多里路呢，身无分文，得走多少日子？万一有个好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山说：“我看老等也不是办法。不如明天去大路上，劫几个坐架窝子的，那些家伙有油水！”思学说：“你真是异想天开，这是什么地方，搞不好把你绑了去！”

正说闲话，外边有人“嘭嘭”敲门，四个人吓了一跳。冯子章在房下问道：“谁？”门外回答：“我，冯世清，快开门！”志丹知道冯世清也是本村的党员，这么晚跑来，一定有急事。趁冯子章去开门的时候，他们四个也都下了房。

冯世清穿了条短裤，光着膀子赤着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冯子章把他扯进院里，闩了门，回头说：“也真不象话，你老婆刚回来，两口子不亲热亲热，怎么一见面就干架。”说

得冯世清一愣，半晌才意会到冯子章生了误会，以为他是被老婆赶出来的。冯世清说："别胡扯！我找老刘有要紧事。"志丹忙来到跟前，冯世清一把扯住说："老刘同志，这下可有办法了，快商量商量。今天我老婆从娘家姚村回来，晚上闲扯，她说她娘家村里那个税务局长，刚收了这个区的税，带了三百块大洋回家……"罗炎插嘴问："靠得住吗？"冯世清说："千真万确！这赵局长谁不知道，年年替官府收税，一半公，一半私，把这块地方老百姓坑苦了，谁不恨他。我老婆娘家跟他家是邻居，这话我敢担保。她说姚村都传遍了。我老婆不是个长舌头，靠不住的她不说。听说那三百块钱一块还没动，都锁在帐房里！"子章说："赵局长敲榨百姓是实，前两天为收税，把这几个村都快闹翻了。"思学说："我们现在就去！"志丹听说收税的，就起了火，问："姚村有多远？"冯世清说："二十来里，天亮能赶个来回。"志丹果断地说："思学熟悉这一带，由你负责，一定要完成任务。马上出发！"思学带了枪匆匆上路，冯世清顾不得去穿衣裳，临时穿了冯子章的鞋子就走。

姚村这赵局长弟兄两个，老大做烟土生意，老二是税务局长，另外请个管帐先生管家务。家里地连片，年年收了租，派不上用场，就去买地。两个人都很会盘算，不盖大房，怕显眼惹事，一家人只住了个小四合院。

夜深人静，思学近前一看，墙头不高，拍拍罗炎的肩膀，罗炎会意，忙蹲下来，思学脚踩着两肩，腾地一托上了墙，又攀着墙里的大杨树溜下去，轻轻开了门，罗炎也进了院子。

明山和世清在门外巡风，久久听不见屋里动静。冯世清光个膀子，跑了一头汗，歇下来凉风一吹，不住地打冷战。村东头，狗拼命地狂叫。明山疑心有人，提着枪往那边走了几步，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走动，忙转回来。只见思学站在黑影里，对着门洞说："你对姓赵的说清楚，今晚饶了他的命，再做恶，别想活长！"里面含糊应着，把门关上了。

思学招呼说："咱们走吧！"对面大树上，猛地跳下个人。思学一惊，那人说："别慌，是我！"原来是志丹，给他们守卫来了。事先说了怕他们不放心，人走完了他才来的。

神不知鬼不觉，三百块洋钱到了手，明山想不到这样轻而易举，悄悄问思学说："你们怎么闹的？人家还把你们送到大门口，象待贵宾似的？"思学说："不是贵客能半夜上门？不是税务局长还请不来咱们哩！"明山羡慕地说："还是你们运气好，伸手就拿过来。"

冯世清只顾在前头没命地跑，几个人都追不上。思学招呼说："后头没有追兵，跑啥？"冯世清说："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跑回去找衣服穿！"

鸡叫两遍，回到柳村，冯子章在屋里点了灯，打开包袱数那银元，三百块一个不短。志丹说："这样办，给地方留一百八，那一百二，就作我们四个人的路费。"冯子章说："你们留得太少吧？要回照金，怎么也得二百块。"志丹笑说："咱们这又不是坐地分赃，要互相照顾，我们留一点，能到保安就行了。这里地方党太困难，多留一点有用处。天亮你先拿八十块钱去，买一副货郎担子，办些洋广杂货，再买四双

鞋，几件衣服，就齐备了。有那四十块钱，足够路上花的！”商量停当，大家自去歇息。

半后晌，冯子章挑着花红柳绿的担子回来了。志丹叫去借一份木匠家具。吃过晚饭，自己就做起木活来。

货郎担一头是个大方箱子，志丹把木箱子又上了一层板，弄成双底。到半夜改装完了，叫醒罗炎他们，把子弹和枪都放在箱子底层。志丹擦擦脸上的汗说：“你们说弄个货郎担子麻烦，我看有了它，咱们可方便多了。把子弹和枪放进去，省得带在身上，叫人家查出来；再说，一个人担上担子，可以到村里串，天晚了，就找个小村子住下，不用住店，也就不怕查店的。”明山说：“恐怕有一百多斤重？我可挑不动！”志丹说：“你还没担，怎么知道担不动！咱们四个人，一人轮着担一天。两个一起走，担担子的，路上要打听情况。咱们早上出发，路上碰头，前后不要离得太远，有事好互相照应。每天的路线，住的地方，都在碰头时说好。你们看怎么样？”罗炎说：“这样做好是好，就是不知什么价钱。”志丹说：“咱们也不是做买卖，管它贵贱。你要不愿意卖，就多要几个。天晚卖它一回，找个睡觉处就成了。”

说着，志丹把新加的一层底板钉好了，思学担起迈了两步，压得摇摇晃晃，赶快放下了。志丹笑着说：“真是个知识分子，肩不能挑，咱们也来锻炼锻炼。明天出发，头天由我来担！”把东西收拾好，准备第二天赶路。四个人赶快睡觉去了。

第四十三章　回照金

虽已立秋，关中平原，依然很热，路上行人稀少。太阳快落山，大道上过来个货郎担子。那挑担子的，谁能想到，他就是叱咤风云的刘志丹。留一把胡子，清秀的脸上，熬出皱纹。才平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倒有四五十岁。南山短短几个月，把他磨老了。可是，他并不灰心。担着担子，顺着尘土滚滚的大道走了过来。

志丹走几步，就换一换肩。两脚不停，手不住抹汗，那块包头的白布，早扯下来当了汗巾。发现个小村子，便加快脚步，进了村子，放下担子，找老乡要碗凉水喝了，又找片阴凉地方，蹲在墙根，用手巾扇着，还强制自己，不要大口喘气。

村里的人正吃晚饭，一些年轻后生，端着碗在街上游荡，找人拉闲话。志丹摇起拨浪鼓，婆姨娃娃都跑过来，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人。一个婆姨问："老汉，这针怎么卖？""五分钱一包。""哎哟！这么贵！先头都卖一毛钱两包。……"一边数钱，一边摇头撇嘴。一个年轻姑娘问："老汉，这花布多少钱一尺？""两毛一尺！"大家叫起来："这么便宜！"你三尺，我五尺，一下抢光了，志丹忙得顾不上收钱。那

个嫌针贵的婆姨，慌慌张张，拿了一包针，不给钱就走了。志丹笑笑，只装没看见。

眼看天黑，志丹把翻得零乱不堪的担子收拾一下，旁边还站着个老婆婆，看看这，摸摸那，舍不得走。志丹说："老大妈，你喜欢什么，就挑一样，不用给钱，今晚给我找个住处就行。"这老婆婆正想给刚出嫁的闺女买点什么，就是没钱，听货郎这么说，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有歇处有歇处，跟我来吧！"

吃过晚饭，志丹叫老婆婆挑东西。看来看去，挑了五尺花布。志丹在灶旁铺了一捆谷草，倒头睡了，只感到浑身酸痛，翻个身也很吃力。心想，过去在家里，整天担水浇园子，也不觉着累，如今担这么点东西就累得伸不直腿，翻不过身，看来很得锻炼锻炼呢！天麻麻亮，老婆婆就起来烧锅做饭，准备出门。志丹只得爬起来捆草，扫地。吃过早饭，把货郎担往肩上一担，唉呀！钻心的痛，他一咬牙，晃晃悠悠出了门。

昨晚刮了一夜热风，太阳虽刚露头，草棵子上连个露水珠子也没有。清早就闷得呼呼喘气。到了个小山坡上，志丹放下担子，朝南望，远远来了两高一矮三个人，志丹坐在路边等着，不住地扇手巾。大个子罗炎老远就喊道："真行，比我们到得还早。"明山打量着志丹说："老汉累坏了吧？"志丹把小褂脱下来："你们给我看看，肩膀直发烧，不知是咋的？"罗炎近前一看，就皱起眉来，肩上肿起老高，红得快要出血。罗炎接过货郎担说："今天看我的吧！"

当下约定，明天一早在白水县北门外碰头。罗炎挑起担子走了。果然走得又快又稳当，这天一气赶了七八十里路。第二天一早，罗炎担着担子，直奔北门外，也压得左右晃荡，头上直出汗，快到城门口，忽然发现口子上有岗哨。罗炎吃了一惊，昨天把路打听错了？明明老乡说没有岗，今天怎么碰上了岗？再换个地方吧，又怕和志丹碰不上头，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

那个哨兵无精打采的，好象怕人家不知道他心烦，张开大嘴使劲打哈欠。罗炎看在眼里，心想："得给你派个差事！"把担子一直挑到跟前，那哨兵倒弄得摸不着头脑。罗炎递上一包香烟，笑嘻嘻地说："老总辛苦了，吃包烟吧！"说着，点上火，也蹲在一边，抽起烟来。哨兵闻见烟味，哈欠打得更凶了。怕人撞见，又不敢抽。罗炎说："你到墙后边去抽，长官过来我咳嗽一声，你马上出来！"哨兵觉得这主意不错，咧嘴笑笑，躲到墙后去了。

罗炎偷偷朝街外望着，也看不见个人影子。哨兵过完瘾，回来了。罗炎心下焦急，等得时间长了，怕人家怀疑。真是走也不是，等也不是。想了想，就对哨兵说："老总，麻烦你给看看担子，我去吃点东西。"哨兵说："你去吧，快点回来！等一会儿要换哨。"

罗炎进了饭馆，要了碗面条。放心不下，端着碗，眼睛望着外面。一碗还没吃完，志丹和思学都进了城，罗炎慌忙撇了碗，抹抹嘴，打了个对眼，接着明山也跟上来，朝他做鬼脸。罗炎只装没看见，回到哨岗前，道了声谢，担起担子走

了。一直走出二里地，才追上志丹。志丹见罗炎放担子，直咬牙咧嘴，放不下来，就过去接了下来，笑着说："年轻人！其实也不行！"罗炎说："真不行，空长这么大个子。"

这担子，木箱就重，叫谁担一天谁也担不了，只好前后换着担。为了避开岗哨，还得绕小道走。这一天简直是咬着牙过来的，思学和明山换着担了一段，也不行了。晚上进了村子，明山说："不如雇个人担！"志丹说："那不是货郎，倒是资本家了。还是咱们慢慢来吧！"罗炎说："能担到洛川，就不怕了。"

歇了一夜，又轮流着担。走出六十多里，要过个镇子，突然看见镇子口上把着几个兵，刘志丹忙拉了一下罗炎，绕上山走小道，谁知山上本没有路，绕了半夜，天又黑，衣服被圪针扯破了，还没找到村子。四个人走走歇歇，累得没法，只好在山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找着路，又磨了两天，才到洛川。

一进洛川县境，大家就松口气。走了几十里路，到了罗炎的家乡。四个人夜里摸进寨子，到了家里。窑洞里烟雾缭绕，罗炎的妈妈正在烧香，求告老佛爷保佑她那不知生死的儿子平安呢！罗炎轻轻喊了声"妈"扑过去，老人还没看见儿子的模样，就抱着儿子的头，呜呜咽咽哭开了。老人感戴老天爷有眼，哭哭啼啼又点了一炷香。

在罗炎家里住了几天，又打听了周围的情况。据说，敌人也听到刘志丹北上的消息，下令沿路捉拿，要路口上都贴

了告示。因此志丹不敢多住，一心想早日赶到照金。他们丢了货郎担子，别了枪，就出发。

到甘泉，好多地方党员跟罗炎认识，不是一起念过书，就是一起工作过，沿途照料得很好，志丹他们沿路也找党员们谈谈，了解些情况，给他们解决些工作上的困难。有的党员硬要跟上走，志丹说服他们，坚持地方工作，迎接红军到来。

过了甘泉，沿着洛河川，到保安县境，这里人熟地熟，大家松了点心。路上了解到：自从游击队撤走以后，保安县党的机关破坏了，旧县城里和永宁山、旦八寨子都住着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专门防范红军的。虽说到了家乡，也不敢冒冒失失去找人，楼子沟更不敢回去了。

他们一路走，一路念着熟悉的地名，王思学虽说来过一次保安，可是那些古怪的地名，一个也记不住，听罢就忘了。志丹说："保安县有几个出名的地方：永宁山，金鼎山，旦八寨……"思学说："八旦更顺嘴。"明山说："你可进了王八窝啦！"说完又失悔起来，因为他的家就在旦八。忙改口说："到了渭河两岸，你比我们熟，到这里，就得找我们当向导。咱们到我家里去吧。"志丹说："对，那里有个地方可住。"罗炎也想了起来："是不是石崖上那个窨子？"明山喜得手舞足蹈："就是。到那里住下，我给你们弄吃的。你们说吃啥？羊肉？荞面？"思学摇头说："都不如三原的疙瘩面。"明山说："叫你喝上南山的包谷糊糊就中意了！"

四个人说说笑笑，向安家沟走，绕来绕去，走进一道荒

沟里。到了一块石崖下，一个个扒着石脚印儿，爬进几丈高的石窨子里，思学打量一眼，窨子比两间屋还大。明山等他们安顿好，下去弄了点草，铺在地上，自己回家去办事。

夜里回来，明山的父亲也跟着来了，背着一只杀好的羊，半口袋荞麦面，明山也背着一个口袋，里边有粮食、盆、碗、锅，还有调料。当晚都很累，只随便吃了些干粮。足睡了一夜。

明山起来弄柴，思学烧火，罗炎捏荞面疙瘩，志丹把羊肉切成块儿，用油干炒后，又放进开水炖上，说："今天尝尝咱们的羊肉荞面，世上再没有这饭好吃了。"锅开着，又把事先缝好的小布口袋丢进锅里。思学瞪着眼问："那是啥东西？"志丹说："花椒口袋。你别看，缺了这点东西，味道就差多了。"锅里发出清香。思学说："有点意思！"明山说："岂仅有点儿！等会儿吃起来，只怕你放不下碗！"

忙了一前晌，羊肉炖好了。明山端上荞面，拌羊肉汤，羊肉很烂，汤也新鲜。四个人先用手抓上大块羊肉吃，然后用羊汤拌上荞面。越吃越香。谁也顾不得说话。只听呼呼噜噜，一碗接着一碗。撑得明山站起来揉揉肚子，又添了一碗。志丹说："越好越不能多吃，小心着点儿！"放下碗，躺在草铺上，算算这一顿，足吃了半只羊。志丹胃小吃不多，也是在南山有了经验，肚子越饿越不能多吃。他见三人都不动了，笑着问罗炎："你吃了几碗？"罗炎说："哪记得数！我看差不多也有七八碗。"又问思学："你呢？"思学说："陕北的羊肉就是好吃，我也吃过量了。"明山躺在一边，只是哼哼唧

唧叫唤。直到天黑，他才爬起来说："你们躺着别动，我去把昨天约好的几个人找来，他们都要见老刘。"

吃得过饱，晚上没再吃饭。当地的几个党员来谈了一晚上，志丹得到不少新情况，他常常记挂的王兆平，也有了下落。兆平被开除，不但没有消极，干得更出色了。回到家乡，搞了一次"交农运动"，领导农民围过保安县政府。还把张廷芝部队里的枪，搞出了一些。如今正在保安西区搞游击队。志丹很想见见他，可惜这里离西区太远，也不便找他们。兆平的住处也没一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更兴奋的消息，是照金根据地还存在，汪台基起义过来，又成立了新的军队。志丹心里真踏实了，到了这里，他就象鱼归大海，完全自如了。

天天晚上都有几个党员来看望，或者送点吃的东西。到第三天，志丹他们准备动身。谁知忽然下起雨来。四个人住在窨子里，除了吃，就是睡，那只羊也只剩了一条腿，放在盒子上，准备带到山里吃，因为他们准备串梢林过去，路上人烟稀少，没有吃的。忽然志丹听见窨子里有响动，睁眼一看，一只大黑狗，正啃那只羊腿。志丹喊了一声，狗叼起羊腿就跑。志丹在窨子口上吓唬了一阵，也没有把那只羊腿截下来。

志丹心想，这地方从不来人，狗能偷偷上来，人上来也不会察觉。这里离旦八寨子不远，住了这么久，万一传出去，敌人来了，逃也逃不出去，越想越觉得不妥当，再看看罗炎他们，大叉开腿，睡得正香。志丹推了几下，还没有醒。志

丹急了，照每人的鼻子捏了两下，罗炎坐起来，揉揉眼，迷迷糊糊地问：“怎么回事？”志丹说：“你们这些人，睡得好死！把你们扛走，也未必知道。你们看看，窨子里丢了什么？”指着空盆子说：“那条羊腿叫狗叼去了。”明山、思学都醒了。明山“啧啧”两声，惋惜地说：“那条羊腿少说也有五斤重呢！”思学说：“这该死的狗，怎么上来的？”罗炎说：“大概是炖羊肉的香味把它引来的。”志丹说：“是呀！狗上来叼走羊腿，你们还不知道，要是敌人上来怎么办？敌人的鼻子比狗还尖哩！”几个人面面相觑。志丹说：“咱们也该走了，这条狗就是征兆，狗能来，敌人就能来。旦八住着敌人，可大意不得。”说着，到窨子口望望天色，回头又说：“雨也小了，咱们走吧！”明山说：“快晌午了，做了饭吃再走吧！”志丹说：“你光顾嘴，可不顾脑袋。当了几年兵，还这样婆婆妈妈！”罗炎站起来说：“走就走，一个地方住长了，也不是好事。”

四个人一起收拾东西，背起一口袋荞面，提着锅、盆，下了窨子，顶着雨，走向梢林里去了。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他们就爬上对面那座高山，从山上往沟里看，山后边上来几十个国民党的兵，在石窨子跟前转了几转，看看石窨子太陡，不好上，就围了窨子。志丹看了明山一眼，明山吐吐舌头，做不得声。

四个人加紧脚步，下了山，转弯抹角，一气走了几十里。

第二天遇见赵羔子。志丹说：“你跑这么远干啥？”羔子说：“撵你来了。听说敌人围窨子，不知为啥事，围到天黑，见无动静，才进窨子搜，只看见一堆乱草，几堆草灰，几根羊

骨头。搜搜山，就走了。我一打听，说是捉刘志丹。奇怪！你回来我还不知道，敌人就知道了。非见见不可。我约摸你要走这条路，就撵来了。”明山问：“敌人怎么知道窨子有人呢？”羔子说：“我也打听了，还是来往的人不小心，夜里上窨子，叫土豪看见了。他去给敌人一报告，营长就派人去搜查。幸好你们走了，大家担心了一夜！”志丹说：“真感谢那条狗，救了四个人的命。”羔子问：“你知道阎小盛的消息吗？”志丹说：“我正到处打听他哩！”羔子说：“去年又到南梁闹队伍，和民团对打，走了一趟合水，叫敌人捉去，说他是共产党，在合水县押了一年多，死也不投降，到现在还没出来。”志丹感慨地说：“他还活着，还在革命，他做得对！”

志丹脑子里，突然浮上阎小盛的影子，又对羔子说：“你如有办法，就给透个信儿，我们一定救他出来！”羔子说：“你能记着他，我也放心了。”志丹催羔子回去，还对他说：“回去见了熟人，对他们说，咱们红军又快来了！”羔子舍不得走，又跟了几十里路，对志丹说了些地方情况，才返回去，四个人又向林子深处走去。

第四十四章 仲秋之夜

快到中秋，月亮照在梢山里，分外明亮。他们找到一座古窑洞过夜。这里几十里路找不到人家，离敌人也远了，完全是一块自由天地。四个人大声地喊，大声地叫，再不怕追捕了。志丹也放开嗓子唱了两句秦腔，在寂静的夜间，那声音显得特别清脆有力。大家心里高兴，也不觉得累了，直到半夜，还在说笑。志丹说："睡吧，快到中秋节了，咱们赶回照金，还可以和同志们过个团圆节！"

可是谁也不想睡。这里离照金还有四百多里，再有五六天，才能赶到。这一带都是梢林，又是过去的游击区域，他们真想插上翅膀，一夜就飞回去。虽然躺下来，志丹心里却翻滚着。睡意全失，翻身坐起来，外面月光如水，透过树枝，斑斑点点，洒落在窑洞前，凉风飕飕，在枝间逡巡，只听见树叶落地的轻响，志丹睁大眼睛，凝视着前方，回忆这一两年，部队几起几落，失败了再搞起来，再失败，再搞起来，……杜康的蛮横无理，欺骗，动摇；同志们的斗争、牺牲、勇敢。从姜海银、杨跃云的牺牲，一直想到有些人的走，曾楚川的死。不觉咬紧了牙关：党内钻进了坏人，损失太大。

志丹又想起刚离别的陈义、王纪、老白这些同志，多么纯朴，多么忠心。一花眼，仿佛又看见迪伯仁、老吴、徐一知，他们那么热情、忠厚、坚强；赵宝魁的成长。……志丹脑子里又涌出许多群众场面，饥饿、灾荒，敌人的勒索，群众的挣扎、抵抗。他们多么渴望红军、共产党。志丹好象在脑子里做总结：有了这些，苏维埃运动怎能不发展？革命的红旗怎能不鲜红？走着看吧！不把革命搞成功，死也不瞑目！志丹正在深思，竟忘掉这是白天还是夜晚，也忘记这窑洞里还躺着几个人。他自言自语起来："干，快干吧，弥补过去的损失！"

谁知那三个人也没睡着，思学答了一声："快点干！"罗炎说："怎么？都做的一个梦？大干！快干！"明山一轱辘坐起来说："这一辈子我头一回失眠，老想照金。"几个人都笑起来。志丹说："你们睡不着，咱们就拉拉话吧，眼看就要到了。"

罗炎爬起来，坐在志丹跟前，明山脸冲志丹躺着，思学背靠墙，半坐半卧歪在烂炕上。志丹说："咱们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教训。……"思学说："头一条，不该听杜康的话。"罗炎说："他代表党组织，不听怎样行？"

志丹说："这次南下，可要算路线性错误了。杜康调门最高，要北上，要南下，最后来了个逃跑，把队伍搞个光。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我们对杜康的斗争不够坚决，不够尖锐，顾虑太多，头脑不够清楚。杜康就利用我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假借党的名义，断送了红二十六军。这个惨痛的教训，

要牢牢记住，永生不能忘。实践经验证明：红军主力绝不能长期脱离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交通要道上，在平原上，在敌人统治较强的地方，离大城市近的地方，都不能建立根据地。……当然，这次失败虽严重，我们并不认输。有决心再干起来。……”

明山插上一句：“如果再来个杜康怎办？”志丹笑说：“杜康把你整怕了！”思学说：“最怕的是坏人掌权，你不反他，革命吃亏；你反他，又说你反党。好象他就是党，党就是他。”

志丹严肃地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能由一两个人决定；是对是错，要由实践检验，共产党人要能明辨是非，敢于坚持真理。我们相信：谁违背人民的意志，终会被人民抛弃。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原来我们一条枪也没有，干起来了。杜康这些人搞垮了，我们还会干起来！”

罗炎说：“不知怎搞的，越离苏区近，我心里越着急了。想一步踏进去。”志丹说：“都是一样心情。咱们加点油，把五天路压成三天走，你们看怎样？”明山说：“行，早走晚歇，赶他两夜就到了。”

大家回去的心切，这天，天不亮就起身。几分钟后，四条黑影就穿进梢林。落叶纷纷，秋虫唧唧，露水打湿了衣裳。天不热不冷，越走越有劲儿。第三天晚上，就赶到照金的薛家寨。

这正是中秋夜晚，明月当空。刘志丹爬上薛家寨寨后

山梁，抹一把额上的汗，四下了望，只见茫茫苍苍，清清幽幽，天野一色。右山上，灯火点点，隐隐约约，歌声笑语，随风飘动。志丹心里热乎乎的，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平安无恙！

后边三个人，也紧跟上来。山畔畔上，哨兵喝叫："口令！"罗炎高声回答："刘志丹回来了！"有人在山上吼了一声，"刘志丹回来了！"照金游击队总指挥赵宝魁，带着一群人跑出来，抢着问："在哪里？"一时把四个人团团围住，争着拉手，问好。山上山下，都在嚷着："老刘回来了！"

人们簇拥着，来到指挥部。两条强壮的胳膊，把志丹紧紧攒住。志丹只顾跟人打招呼，没看清是谁，急闪脸，见是汪台基，黑黑油油，结结实实，象座铁塔。汪台基不住声说："可把你盼回来了！"志丹身不由已，由人拖着拥着走。眼前是一张张笑脸，老杨剑、戴鸿远、魏子荣都回来了。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挤过来拉手，问好。可真红火呵！

窑洞里，吵得话也听不清。迪伯仁在门口挥手喊道："同志们静一静吧！"找空子挤到跟前，对志丹说："你不知道，大家盼你盼得发了疯！"志丹说："我们也是两步合成一步走的！"伯仁正要给志丹介绍新来的同志，旁边又有个人把他拨开，低头看，是焕焕拉着矿工老吴钻了进来。不等志丹开口，老吴说："你回来就算咱们胜利了！"说着流出眼泪。志丹握握他们的手，又摸摸焕焕的头说："你也回来了！"焕

焕说："我跟老戴同志装成叫花子，一路讨饭回来的。还在西安城隍庙睡了一夜，差点挨上警察的棍子呢！"又拉着志丹的手问："你的疮好了吗？"

说话间，照金革委会主席徐一知，新从渭北调回来的张武轩，也得到信儿，赶来探望。志丹说："我们丢盔撂甲回来的！"徐一知扑过来，好象见了最亲的人，双手捧住志丹的手，笑出了眼泪。"能回来就是胜利！咱们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你。"张武轩说："你不回来，把我的头发都愁白了。"

窑洞里人盛不下，院子的人也挤不进来，把门框挤得直摇晃。志丹见根据地这么兴旺，心中欢喜不尽。只是七嘴八舌，也听不出个头绪。光那些番号，什么义勇军、红四团，这个那个游击队，记都记不清，问又无从问起。大家钻前绕后，只顾在这四个人身上寻根究底。插不上嘴的，就摸摸头，拉拉手。

忽然间，门口有人高声唱起关中郿鄠调："白天盼来夜间盼，盼的是哥哥你快回还！"人们哄笑着，齐喊："杨大胆，杨大胆！"人们一松动，一个英武大汉挤进来了，原来是红四团政委杨冲，他唱开了头，就你一句我一句接上唱起来。志丹拉着他说："几个月不见，你也吃苦了！"杨冲说："还是你们吃的苦多！"伯仁见散不了场，就大声吆喝说："同志们，亲热不在一晚上。今天太晚了，大家休息吧，叫老刘他们也休息休息，明天再拉话！"大家被提醒了，才慢慢散去。志丹说："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根据地发展得好快！"伯仁

说："你不知道，也是差点儿站不住脚！三言两语说不清。休息两天，叫徐一知、张武轩好好给你说说。"

这天晚上，一知、老吴、武轩都没回自己的机关，和伯仁、志丹几个人睡在一个窑里。虽然都想照顾志丹的身体，晚上不准备多说话，可是哪能忍得住呵！躺下又扯了一大阵。志丹问："这次省委破坏，杨伟林同志怎样？"伯仁说："跑出来了！张汉民把他藏了好几天。我们见过面，他要到北方去。"志丹说："那也是个好同志！头脑非常清楚！"伯仁说："杜康也把他整苦了，他和可夫一样，死也不服。"

志丹又问起一些人的情况，徐一知都给说了：在小石崖、黄龙山养伤的同志都回来了。马罗武回来过一趟，又派他带些东西酬谢人家去了。

几个人稍微眯糊了一阵，天色透明，门外一群干部喊着要看志丹。伯仁不让开门，只在里边说："你们先回去，一会儿部队集合，大家都见见，现在叫老刘多睡会儿。"志丹听见声音，翻身坐起来，叫道："不要走，我给开门。我也想看看你们。"那几个人在门外说："你睡会儿吧，下午我们再来。"明山下炕开了门，那几个人已走了。

恰好特委、革命委员会、指挥部，都送来大包小包的东西，什么尤鱼、海参、猪肉，挂面，都是缴获品，平常舍不得吃的，都拿来了，汪台基还夹着一瓶酒，老杨剑捧着一盆猪头肉。进门就说："快吃！正热火哩！"志丹说："怎么？你搭了夜工？"杨剑说："不搭夜工，早上怎能赶上吃？"明山闻见酒味，急往外溜。思学赶上拦住，罗炎推推志丹，指指明山，志丹

见明山捂着鼻子，就说："呵！你的记性倒好，今天许你开戒，可不要醉了。"明山只是笑。台基说："不怕，尽量喝，喝坏了住医院，咱们的医院就要开张。"武轩说："不想住医院，到修械所把你修理修理。死了叫被服厂给你做件新衣服。咱们如今可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明山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还是饶了我吧！死里逃生回来，享不起这个福！"大家哄笑了一阵。

吃过早饭，伯仁、徐一知、老吴等一大群人，陪着志丹他们来到山梁上，准备同大家见面。汪台基正忙上忙下集合队伍，请志丹、罗炎给大家讲话，地方干部已经先到，坐了一大片，保卫队四下里警卫着。志丹从山梁向下望，几个山沟里都出来了队伍，打着红旗，一串一串往山上走。伯仁指着说："东边过来的，骑兵多的，衣服整齐些，是义勇军，是台基起义的队伍；西边那一路，是渭北游击队编的红四团；中间过来的，一色农民打扮，是耀县县委领导起义的农民，叫耀县游击队；从南面过来的，枪少矛子多的，是照金、栒邑、淳化的几个游击队；从北边过来，穿着各色军衣的，叫安定游击队。是强大光养好伤后，回到老家安定县搞来的，刚回来不久。"

说话间，军乐队骤响，几十杆子红旗，随风摆动着，到了眼前。各队人马都按照指定的地点跑步靠拢。山下百姓见队伍集合，以为又要打仗，都向山上招手，志丹兴奋地向部队招着手。

见队伍精神充沛，整齐严肃，都向志丹微笑致意。志丹

不禁点了点头，向大家敬了个礼，下面一片掌声。志丹对伯仁、一知、老吴、武轩、台基几个人说："共产党人可以战胜一切错误，失败了再干，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

1983年8月8日于北京修改完